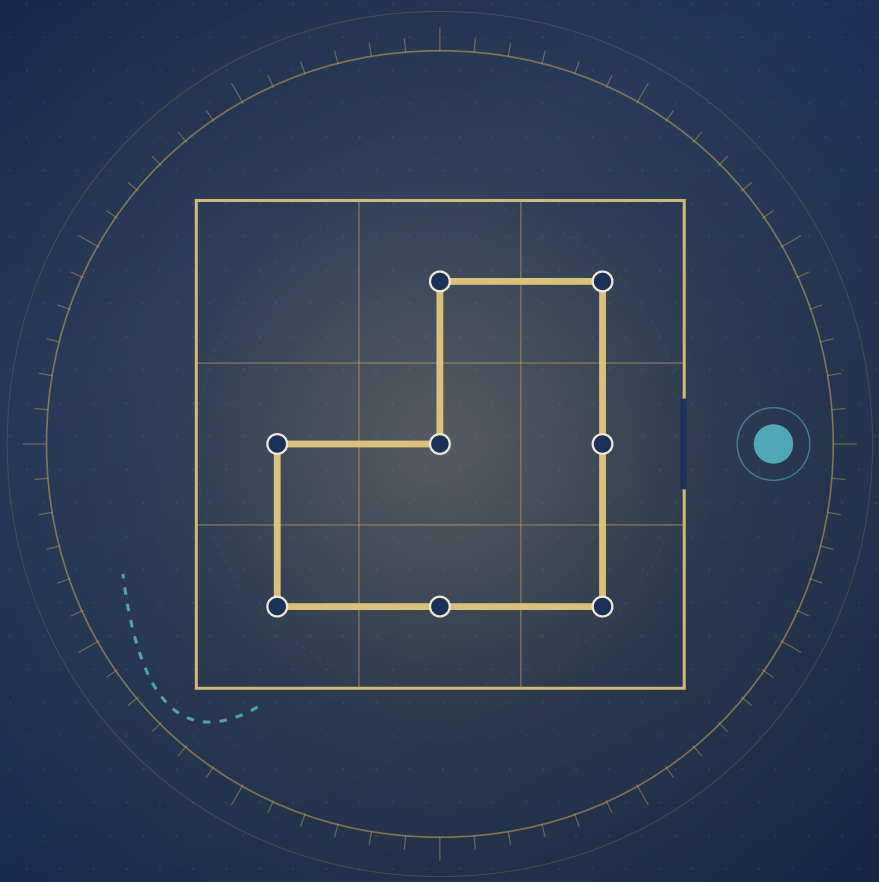
SDE UNIVERSES
德麦国际专著 · 第 482 号

空间与人的共生智慧

风水发生学

E 怎样进入方程
又怎样被写成命



邬燕琴　著

德麦国际出版社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德麦国际专著 · 第 482 号

风水发生学

空间与人的共生智慧

邬燕琴　著

德麦国际出版社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 Singapore

出　版　信　息

书名	《风水发生学——空间与人的共生智慧》
著者	邬燕琴
指导	王德生
出版	德麦国际出版社（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新加坡
编号	德麦国际专著第 482 号
ISBN	979-8-90690-173-6
定价	US$20.00
开本	170 mm × 240 mm
字数	约 28 万字
版次	2026 年 10 月第 1 版

AI 协作声明：本书由语言模型协助生成，著者邬燕琴选题并署名，王德生博士指导，并提供全书的方法底盘（SDE 方法论：三方程、六路径、三原理）。风水的定义、发生机制与固化命题为王德生博士口述。书中引用的两本现代风水书（附件书一、附件书二）为著者提供的 20 页书页照片，引文均不超过十五字，已对照书页核对；书名不详的标「书名不详」。凡标「本书的读法」处，是本书自己的发生学读法，不是旧书的原话。陪读人物杜明远一家、风水先生老周及各章的一次性人物与情节均为虚构，不承担任何证据。本书讲理解，不构成建筑、装修、投资或医疗建议，不预测吉凶；书中凡谈到病痛、凶事的旧书断语，只作机制分析，不当作事实；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全书结构：出版信息、作者介绍、题词、导论、目录；九编二十八章；结语、附录、参考书目。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风水不在地里，在日子一天天写进土里的痕迹里。

— 本书

作者介绍

邬燕琴，德麦读书馆领航者，英国格林多大学 EMBA，曾任上市公司副总裁、区域负责人，有十七年团队管理、市场运营与组织经营的实战经历，参与过企业从成长、扩张到资本化与上市的全过程。自 2019 年起跟随王德生博士研修「三视角」「321 智慧」、SIO 与 SDE 本体论，形成以整体生成、差异推进、关系纠缠为核心的系统观。本书是她从居家空间出发，对「人与空间的共生」所做的一次发生学追问。

指导老师王德生，德麦国际 SDE 学派创始人，提出显露（Show）、差异序列（Difference）、特征纠缠（Entanglement）的本体论框架。

目 录

作者介绍 iv

导论　风水是被发现的，还是被回写出来的? 1

第一编　定义：风水是 E 对方程运行的影响 **17**

第 1 章　一座房、一块地、一面镜子：都是一个新的 E 18

第 2 章　三方程不走向不等式：风水好坏的总判据 34

第 3 章　六六大顺：E 推不推得动六条路 52

第 4 章　三原理：动力足不足 70

第二编　回写：风水从哪里来 **89**

第 5 章　风水不是地里本来就有的：S 不断回写 E 90

第 6 章　人旺宅旺，人去宅衰 108

第 7 章　断语表本身就是回写 124

第三编　固化：风水怎样变成命运 **141**

第 8 章　E 固化：房子、规矩、习惯一起冻住 142

第 9 章　同一条路走三十年 158

第 10 章　命运，是整个 SDE 被冻住 178

第四编　E1 三界：土的三层 **199**

第 11 章　一条走廊，把一家人排成了什么样 200

第 12 章　墙上没有字，规矩在哪里 215

第 13 章　老宅为什么让人放不下 230

第五编　E2 信息三态：符号、逻辑与数学 **247**

第 14 章　一只貔貅，一个门牌号，一块红布 248

第 15 章　推得再用力，也推不回住进去以后的那个晚上 263

第 16 章　量一量：那间屋子下午到底有多晒 279

第六编　E3 能量三状态：真、善、美 **295**

第 17 章　这间屋子里，你睡得踏实吗? 296

第 18 章　早上七点，这条走廊把一家人排成了什么样? 311

第 19 章　为什么有的屋子，一进去就想做点什么? 327

第七编　用这把尺子重读旧书 345
第 20 章　门口那三条直路，冲着谁？ 346
第 21 章　房子没动，为什么"旺"变成了"病"？ 361
第 22 章　镜子挂上去了，为什么还是睡不着？ 377

第八编　解冻与重写：从看风水到写风水 393
第 23 章　先找冻住的地方：方程诊断法 394
第 24 章　几次松动的时机：买房、租房、装修、搬家、分房 414
第 25 章　店铺、办公室、学校、村落——公共空间的风水 434

第九编　应用：风水在教育、健康、事业上 453
第 26 章　那张书桌，是在帮孩子学，还是在盯着孩子 454
第 27 章　老人夜里起来三次，这条走廊替她做了什么 469
第 28 章　收银台后面那盆发财树，换了三回，生意是它带起来的吗 485

结语　从趋吉避凶，到解冻与重写 500

附录 513
附录一　方程诊断表（第 23 章） 514
附录二　本书引用的两本附件书：页码对照 516

参考书目 518

导论

风水是被发现的，还是被回写出来的?

◆ 一、杜家旧房的那扇门

杜明远在惠州县城开五金店，开了二十年。店在街面上，家在店后头隔两条巷子的一栋六层老楼里，三楼，九十平米，三室一厅，住了二十三年。

这套房子的大门一推开，正对着一扇门。那是厨房的门。

二十三年里，这扇门没有出过什么事。方晴下班回来，一开门就能闻到厨房里剩下的油烟味，顺手把包挂在门边的钉子上，侧身走进客厅。杜明远进门先看一眼厨房有没有人，有人就打个招呼，没人就拐去洗手。女儿小禾小时候放学回家，书包一甩，第一站永远是厨房，因为那里有吃的。

这件事要不是那天老周来串门，大概永远不会被人拿出来说。

老周是镇上的风水先生，六十出头，是明远的老主顾，常来店里买钉子和合页。那天他来送一把旧锁让明远帮忙配钥匙，明远顺嘴说了一句，家里的房子想卖了换新楼盘，你帮着看看新盘子。老周说，看盘子之前，先看你自己家。他跟着明远回了家，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没进去。

他说：“你这门对着灶。”

明远说：“对着二十三年了。”

老周说：“我没说它不行。我说的是，你要换房子，得先知道现在这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句话，就是这本书要回答的问题。

你家的门朝哪里，对着什么，这些东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它们本来就带着一种好坏，等着有本事的人去看出来？还是它们的好坏，是一家人一天天住出来的?

这两种答案，会把你引向两条完全不同的路。

◆ 二、两种说法，一个问题

先把旧的说法摆足，因为它不是没有道理。

一种说法是：好坏在地里，在山水里，在方位和时辰里。这块地背山面水，气聚得住；那条路直冲大门，煞气进得来。懂行的人用罗盘量一量，查一查哪一运、哪一山、哪一向，就能断出吉凶。这种说法把风水当成一种**被发现的东西**——它本来在那里，人只是去看见它。

这种说法说中过。老周就说中过几回，镇上人都知道。有一户人家在路口开店，先后换了三个老板，都做不长；老周看过，说这个口子的车流直冲店门，客人进来心里不踏实。后来改了门的朝向，生意慢慢好了起来。这样的事，说出来人人都信。

另一种说法来自近些年的建筑学和环境心理学。门朝哪里，影响的是采光、通风、私密、动线；一进门就看见灶台，是心理上缺少缓冲；这些都是可以测、可以改的。这种说法把风水当成一种**被还原的东西**——剥掉玄虚的外衣，里面是常识。

这种说法也对，对在它不糊弄人。

你会发现，两种说法都留着一个没问的问题。

为什么同一扇门，在杜家二十三年没出事，换到另一户就“不对”了？为什么同一种格局，有人住着旺，有人住着败？为什么老周说“先看你自己家”，而不是直接报一个吉凶？

如果好坏在地里，同样的地该给每一户同样的结果。如果好坏只是采光通风，那同样的采光通风也该给每一户同样的结果。日子却不是这样过的。

这个缝隙，就是本书要进去的地方。

◆ 三、一句话和七条承重话

本书的回答，用一句话说完：

风水不在地里，在日子一遍遍写进房子里的那层沉淀里；这层沉淀一旦冻住，就把日子和人一起冻住，人们管这个叫“命”。所以风水不只能看，还能写。

这句话里有三个意思，后面用整本书来慢慢讲。

第一个意思：风水不是地里本来就有的东西。它是一家人在一处地方过日子，过出来的。门口那条走廊，是房子建好时就有的；可是“走廊的风水”，是一家人几十年每天从那里走过，才慢慢成形的。

第二个意思：这层沉淀是会冻住的。一条路走了三十年，不用想就知道怎么走；一个摆件放了二十年，没有人再问为什么放在那里。冻住之后，不是房子在挡着人，是整个日子都被它排好了位置。

第三个意思：既然是写出来的，就能再写。看风水的人，是读已经写好的页；住在里面的一家人，每天都在写新的一页。

这个想法，是王德生博士提出来的。他在 SDE 方法论里给了一套很小的工具，可以把这件事讲得清楚。这套工具有三个字母：S、D、E。后面几节，用杜家的那扇门，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把它们认一遍。

在认字母之前，先把全书靠着的七条话摆出来。它们都是王德生博士口述的判断，本书只是把它们转成大白话，一条也不改，一条也不弱化。

第一条：风水的定义。风水就是——新的 E，如何与已有的 D、与目标的 S，形成一个和谐的方程。说成大白话：一个新的东西进来，它怎样跟已经在那里的路、跟你想过成的样子，合成一个说得通的整体。用方程的话说，这是三方程里的第三条，E=H(S,D)。

第二条：再宽一点说。风水好，就是三方程不走向不等式：S=F(D,E)、D=G(S,E)、E=H(S,D)，三条都还成立，没有哪一条走成了“对不上”。

第三条：它藏着两层。一层是六路径的通顺，也就是六条起手的路线都走得通，这叫“六六大顺”；另一层是三原理的动力充足，三种转换都转得动。

而且，所谓风水好、六六大顺，说到底就是**E 高度促进六路径的顺利运行**。E 不是站在六条路旁边的背景，是推着六条路一起走顺的那块土。反过来，风水差，就是 E 拖住了、卡住了其中某几条路径。

第四条：焦点是 E。E 是沉淀的那块土，里面有 E1 三界、E2 符号（信息三态）、E3 能量。这三大元素怎样影响 SDE 方法论的三方程、六路径、三原理，是全书的主线。

第五条：所以，风水就是 E1、E2、E3 对 SDE 方法论具体运行的影响。影响是正面的，就叫风水好；是负面的，就叫风水不好。这就是“风水发生学”。

第六条：发生机制。风水是 S 不断地回写 E 而形成的，就是日子不断沉淀回土里形成的。风水不是地里本来就有的。

第七条：固化与命运。风水固化，就是 E 固化；E 固化就会固化 D 和 S，于是整个 SDE 固化，整个日子被锁在一个形状里，形成人们所说的“命运”。

这七条话先放在这里。你不必现在就全懂。读到第二编，你会发现第六条是全书的转折；读到第三编，你会发现第七条里的“冻住”，是怎么一步一步发生的。

◆ 四、杜家一家和老周

本书里会反复出现几个人。他们是虚构的，可是他们的难处，你多半在自己家里见过。

杜明远，五十二岁，五金店老板。话不多，手上活细，认得世上大多数螺丝。他对风水的态度是：“信一半，留一半。”

方晴，四十九岁，明远的妻子，小学语文老师。她不信风水，倒有一个习惯：每次搬动家具，都要先在纸上画个草图，说是“省得白费力气”。这本书后来会证明，这个习惯比很多风水口诀管用。

杜小禾，二十六岁，他们的女儿，在深圳做室内设计，跟人合租一套两居室。她懂采光、懂动线、懂材料，对风水的态度是“有点烦”，因为客户总拿它来压价。只是她也想在深圳买一套小户型，买之前，她开始怕。

杜奶奶，明远的母亲，七十八岁，一个人住在乡下老宅。老宅是青砖的，有堂屋、灶间、禾坪和天井，她在里面住了五十多年，不肯离开。

这一家正在为三件事犯难：县城的旧房要不要卖了换新楼盘；乡下的老宅要不要翻修，奶奶要不要接出来；小禾想在深圳买一套小户型。

这三件事，每一件都是“新的东西要进来”——新楼盘、翻修后的老宅、新买的小户型。每一件，都是本书说的风水问题。

还有老周。老周六十出头，说话直，不绕弯。他说中过几回，也说错过几回。本书不把他写成骗子，也不把他写成神。他是一个在一块地方看了几十年房子的

人，眼睛里存着很多“这样的格局后来怎么样了”的记忆。这些记忆有的可以讲出道理，有的暂时讲不出。本书要做的，是把能讲出道理的那部分讲清楚，把讲不出的那部分老老实实留着。

每一章里，还会有一两个只出现一次的人，比如一个租客、一个店主、一个搬家后睡不着的人。他们都是你可能认识的人。

◆ 五、一扇门，咬出三条方程

回到杜家旧房的那扇门。

你看这套房子里发生的事，可以分成三样东西。

第一样，是**一家人过成的样子**。方晴下班，明远守店，小禾从小到大，一家人和和气气，谁也不嫌谁。这个样子，叫 S。它的意思是“显露出来的形状”：一家人的和睦、日子的平稳、人丁、财运，都是 S。注意，它是过出来的结果，不是谁定好了的图纸。

第二样，是**一步步走过的路**。每天早上方晴先进厨房，明远后进洗手间；晚上谁先回来谁先开灶；周末小禾回来，一家人在餐桌边坐多久。这些前后相接的顺序，叫 D。它的意思是“一步一步的序列”：作息、动线、家规、人从少年到中年的更替，都是 D。

D 里还分三层：想往哪里去（意义目标，D1）、怎么安排步子（路径组织，D2）、哪些事情不能做、做到哪里为止（优化约束，D3）。现在先不管这三层，记住 D 是“路”就行。

第三样，是**沉淀下来的那块土**。这套房子的格局，走廊的长短，门的朝向，厨房的位置，墙上挂着的东西，家里立的规矩，各人心里对这个家的记忆。它们是一家人过日子的底子。这块土，叫 E。

S 是样子，D 是路，E 是土。

杜家这扇门，要放到这三样东西里去看。

门对厨房，这是 E，是土里的一个特征。这个特征本身，没有说“好”或“坏”。

一家人从这扇门进来，先看到厨房，再绕到客厅，这是 D，是路。路被这个门的位置排成了一个顺序：先吃、再坐。

一家人和和气气、有吃有喝的样子，这是 S。

你会发现这三样东西是互相咬着的：门的位置排出了路，路走出了样子，样子又回头把门的位置“坐实”了——没有人再想过要不要换个位置。

这一圈，就是下面要说的方程。

把刚才说的那个“咬”，写成三句话：

S=F(D，E)：一家人过成的样子，是由走的路和脚下的土一起决定的。

D=G(S，E)：一家人走什么路，是由想过成的样子和脚下的土一起决定的。

E=H(S，D)：这块土长成什么样，是由过成的样子和走过的路一起写出来的。

F、G、H 只是三个记号，意思是“由……决定”。你不用管它们的数学形式。

这三句话，在 SDE 方法论里叫“三方程”。它们是同时成立的，一条咬着一条。

第三句最要紧。因为风水所说的“门对灶”“路冲”“水口”，说的全是 E，也就是土。第三句告诉你：土不是自己长成这样的，土是由样子和路写出来的。

这里有一个很不起眼、却改变一切的地方：**土被样子和路写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本书要在“发现”之外，另提一个词叫“回写”。

那么风水，到底在这三句话里占哪一块？

王德生博士给的回答，是第三句。风水就是：一个新的 E，要怎样和已有的 D、和想要的 S，合成一个说得通的整体。新的土进来，要对得上已经走的路，对得上想过成的样子。对得上，等号成立，叫风水好。对不上，等号变成不等号，叫风水不好。

这是全书最短的一句定义，第二章专门把它讲透。这里先用杜家的门做个预告。

如果杜家搬进的是新楼盘，门不对厨房，对着一面墙，一进门就是玄关柜。这是新的 E。它能不能和方晴先进厨房、小禾书包一甩的老习惯对上？能不能和一家人“有吃有喝、不嫌谁”的样子对上？

对得上，一家人几个月就习惯了。对不上，可能每天进门多绕一道弯，积几年，就是一种说不清的别扭。

这种别扭，不是门“有煞”，是方程在悄悄走向不等式。

◆ 六、六条路，起手不同

同一个家，有人从“样子”想起，有人从“路”想起，有人从“土”想起。

比如买房：有人先想“我要一个什么样的家”（先想 S），再想怎么过日子（再想 D），最后挑房子（最后才是 E）；有人反过来，先看到一套喜欢的房子（先 E），再想怎么住进去（再 D），最后才看出自己过成了什么样（最后 S）。

三个字母，排列起来有六种顺序：SDE、SED、DSE、DES、ESD、EDS。这六种，叫“六路径”。

一个家好不好，要看这六条起手的路，是不是都走得通。

杜家当年住进旧房，走的是 EDS：先碰上一套价钱合适的（E），再摸索怎么住（D），最后才住成了一个有吃有喝的家（S）。这条路在当时是通的。

小禾现在想买房，她是 SDE：先想“我要一个什么样的生活”（S），再想每天的安排（D），最后才找房子（E）。这条路也是通的。

如果小禾要把爸妈接过来住，她得走 DSE，从一家人怎么作息说起；如果她被一套样板房迷住，走的是 ESD。

一个家如果只有一条路通，别的五条路都堵着，遇到变故就难转身。六条都通，叫**六六大顺**。这个词人们口头上常说，本书把它变成了一个可以检查的东西。第三章专讲。

这里有一处要先说准。六条路通不通，不是由别的什么东西另外决定的，也不是靠一家人“运气好”。**决定它们顺不顺的，正是 E，那块土。**

你可以这样想：六条路像六条上山的小径，E 是山本身的坡度、石头、泥土和草。坡缓、土实、路上没有横着的树，六条小径都好走，走的人不用特别用力。坡陡、石滑、哪一段被山洪冲断，几条小径就卡住了，走的人再有力气，也是白费。

所以风水好，就是土在帮六条路一起走顺；风水差，就是土拖住了其中几条路。这不是比喻，这是本书的主张：E 不在六路径的外面，E 就在六路径的里面，它是最后一站，也是每条路都要经过的那块地。

再回到杜家的门。如果新房的门一进来就是狭窄的玄关，一家人先想“要一个宽敞的家”再去找房子（SDE）时，这条路顺。要是先被朋友推荐的这套房吸引住（ESD），进门才发现它和一家人的作息合不上，这条路就卡在了土上。同一块土，对一条路是帮，对另一条路是拖。风水好坏，要把六条路都过一遍才知道。

◆ 七、三种顶撞，三种转换

方程有了，路线有了，还差一样：动力。

日子是往前走的，不是静止的。往前走，就要有东西推着。推着的力量，在 SDE 方法论里叫“三原理”。

它们讲的是，两样东西顶在一起，第三样就会变：

样子和路顶撞，土变。比如一家人想要的样子（和睦、热闹）和现在走的路（各自吃饭、各自回房）对不上，顶撞出来的结果，往往是家里的东西慢慢被挪动：饭桌搬到客厅中间，电视移到墙边。土变了。

路和土顶撞，样子变。比如奶奶接进县城后，每天要爬三楼，这条路和老房子的楼梯（土）顶撞，结果是奶奶越来越不爱出门，一家人的样子变成“奶奶总在屋里”。

样子和土顶撞，路变。比如小禾想要“朋友来家里聚”的样子，只是合租的客厅只有六平米（土），顶撞的结果是聚会换到外面的餐馆，路变了。

这三种转换，转得动，日子就有活力。哪一种卡住了，日子就变成一潭死水，或者变成一次爆发。

这就是风水的“隐藏的两层”：六条路的通顺，和三种转换的动力。第三章、第四章分别讲。

◆ 八、回写，和冻住

现在回到本书最核心的两个词。

回写。意思是：一家人的样子，一天一天沉淀回土里。

杜家那条走廊，原本只是一条水泥地面的走廊。二十三年后，墙角的漆被书包蹭掉了一块，门边钉了一颗钉子专门挂包，地上有一条被鞋底磨亮的路。这些痕迹，是日子写进土里的字。

走廊在那里，谁第一次走进来，看见的都不是房子本来的样子，是二十三年日子写成的样子。

冻住。意思是：回写一旦写得太久、太深，土就不再能变。

杜家那颗钉子，其实可以换个位置。可是二十三年里没有人想过。因为这个位置已经和每个人的手臂高度、进门的步子、一天里最累的那个时刻，咬在了一起。挪走它，要先挪动整个日子。

土冻住了，路就走不出别的走法，样子就长不出别的长法。三样一起冻，就成了“命”。

王德生博士给命运下的定义，只有一句：命运，是土的长期稳定。

这句话的意思，不是在说人没有办法。恰恰相反，它告诉你命运是“稳定下来的”，而不是“定好了的”。稳定下来的东西，用对了办法，可以松开。这就是“解冻”。第八编专讲怎么解。

◆ 九、为什么叫“发生学”

到这里，有一个词该交代了：发生学。

讲一个东西，有两种讲法。一种讲法是：它在那里，我来描述它。门朝东，水在左，山在后。这叫“发现”，像是在野地里捡到一块石头，量一量，称一称。

另一种讲法是：它是怎么来的，又会怎么走下去。这扇门为什么在这个位置，一家人为什么这样进门，日子又是怎样因为这扇门，慢慢排成了现在的顺序。这叫“发生”，像是追着一棵树，从种子问到年轮。

旧的风水书，大多是发现的讲法。它们给你一张表：这个方位配这个吉凶，这个形状配这个结局。表是有用的，因为它是前人无数次看到的结果压成的。可是表只有结果，没有“怎么来的”。拿着表去对一户人家，对上了，说不清为什么对上；对不上，也说不清为什么对不上。

发生学补的，就是“怎么来的”这一段。

补上这一段，有一个很实在的好处：你知道了东西是怎么长出来的，就知道哪一处还能动。一块石头，你只能搬或者不搬。一棵树，你可以浇水，可以修枝，可以换一块土。

这也是本书一直在说的“看”和“写”的区别。看，是读已经写好的页。写，是知道页是怎么写上去的，所以知道下一行能怎么落笔。

这里要停一下，说一个容易滑过去的地方。

“写”这个字，很容易被读成“一个人提起笔来写”。本书不是这个意思。杜家那条走廊，是二十三年里一家人的脚步、书包、油烟、钉子一起写成的，没有谁是作者。所以后面说“松开一处”，也不是某个人拿到了大权，而是日子的某一个环节松动了，别的环节跟着有了新的走法。主语始终是日子，不是人。

这一点，是王德生博士一再强调的。它听起来像是咬文嚼字，其实决定了整本书的方向：如果把一个人放在最前面，书就会变成“怎样掌控风水”的指南；如果把日子放在前面，书才是在讲风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再用一个小例子，把三个字母和“怎么来的”连一连。

方晴有一年想在走廊墙上挂一排小学生的画，挂了半年，又摘了。问她为什么摘，她说：“进门就看见一排画，人好像总要停下来。”这是一个很小的事件。不过你用方程看：新挂上去的画，是一个新的土（E），它要对得上已经有的路（一进门先挂包、侧身进客厅），对得上想过成的样子（进门就松口气）。对不上，三五个月，一家人就在不知不觉中，把它摘掉了。

没有谁宣布这个决定。是土、路、样子三样东西的不一致，自己把这幅画挤了出去。

这就是“发生”。它不神秘，它是每个家里每天都在发生的事。风水发生学，就是把这件小事认真地讲清楚，再看它在一座房、一块地、一个村子的大尺度上，是不是同一回事。

◆ 十、先清三个误会

在往下读之前，有三个常见的误会，最好先清掉。

第一个误会：风水是一张迷信清单。

很多人以为，读风水书就是背：大门不要对厨房，床头不要对窗，镜子不要照床。这样的清单书店里随手能买到。本书不否认里面有的说法有来头，可是本书不打算再给你抄一遍清单。

清单的问题，不在它错，而在它**不问你家是什么样**。同样一条“大门对厨房”，在杜家是一件二十三年没人在意的事，在另一户，可能是每天都在吵架的起点。清单告诉你结论，本书要告诉你的，是结论是怎样长出来的。

举个例子。附件书二里有一条，说大门对着厨房门，“主家人好吃懒做，家业不振”〔附件书二·347页〕。这条说法，放进杜家，明显对不上：明远二十年没歇过店，方晴每天备课到十点。如果换成另一种情形——一家人下班回来，一推门就是灶台，没有地方放下东西、没有一口气缓一缓，日子长了，家里的人容易“进门就吃，吃完就躺”。这是方程的另一种走法。同一句话，在不同的家里，意思完全不同。

清单只给结论，方程给的是怎么长出来的。

第二个误会：风水只是建筑学。

建筑学说得对：采光、通风、噪声、动线、私密，都是真东西。本书后面也会专门有一章讲它们（第十六章）。

可是建筑学默认一个前提：房子是一个物体，人是使用它的人。本书想说的是，房子和人不是两个东西。房子里有一家人二十三年的日子，那些日子本身也是“土”的一部分。所以同样的户型、同样的采光，换一家人，就是另一块土。

还有一点。建筑学很少问：这套房子被卖掉，换一家人来住，它的“风水”会怎么变？本书会问。

第三个误会：风水是一个人可以掌控的东西。

最近几年，很多文章喜欢说“改变风水，改变命运”，好像只要摆对了摆件、换对了方位，就能把自己的日子扭转过来。

本书不这样说。

原因在上面：一家人的样子，是被日子一点点显出来的结果，不是某一个人的决定。你在这个家里，也是这块土的一部分，你的习惯、你的记忆、你每天走的路，早就写在土里了。想要“掌控”它，就像想要拎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

那怎么办？不是不做。而是换一种做法：不去“决定”，而去“松开一处”。找到那块最硬的地方，松一点，让日子重新有地方可写。这是本书第八编要讲的，听起来比“掌控”小很多，却真的有用。

◆ 十一、地图、读法和小账

本书一共二十八章，分九编，另有一篇结语。

第一编“定义”，四章。把风水定义为“新的 E 对方程运行的影响”，讲清三条方程为什么不能走成不等式，六条路径怎么通，三种动力怎么足。

第二编“回写”，三章。讲风水从哪里来：不是地里本来就有的，是日子一遍遍写进去的；人旺宅旺、人去宅衰，是回写方向变了；旧书里那些断语表，本身就是历代结局被沉淀下来的回写。

第三编“固化”，三章。讲风水怎样变成命运：房子、规矩、习惯一起冻住；同一条路走三十年，路和样子也被冻住；断语“准”的地方，往往正是冻得最深的地方。

第四编“E1 三界”，三章。土里有三层：现实界（山水、门窗、身体、器具），理念界（家规、宅规），自我界（记忆、身份、情绪）。老宅为什么让人放不下，答案在第十三章。

第五编“E2 信息三态”，三章。风水术里有符号（罗盘、八卦、摆件），有推演（飞星），有可计算的（采光、通风）。为什么风水术停在符号上，第十五章说。

第六编“E3 能量三状态”，三章。住得踏实是内能，一家人互相成全是动能，向往和期待是势能。

第七编“用这把尺子重读旧书”，三章。三箭射屋、路冲、蛇行路，飞星里的旺丁旺财，化煞与镇宅，都放到方程里再看一遍。

第八编“解冻与重写”，三章。从看风水，转到写风水。买房、租房、装修、搬家的时机；店铺、办公室、学校、村落。

第九编“应用”，三章。把这把尺子拿到三件最切身的日子里去用：孩子怎么学，身体怎么养，事业怎么做。三章都不给吉凶预测，不保证成绩、健康和生意，只看土和路、样子对不对得上。

最后是结语：从趋吉避凶，到解冻与重写。

不是每个人都有时间读完二十八章。下面给四条路线。

只有一个下午。读导论，再读第二章（三方程不走向不等式）、第五章（风水不是地里本来就有的）、第八章（E 固化）、第二十三章（方程诊断法）。这五篇连起来，是全书的骨架。

正要买房。读导论，再读第一章（新的 E）、第二章、第三章（六条路通不通）、第二十四章（几次解冻的时机），然后翻到第十一章（现实界）和第十六章（数学态）。看房的时候，把第二十三章的诊断单带在身上。

家里有老宅。读导论，再读第五章、第六章（人旺宅旺，人去宅衰）、第十三章（自我界：老宅为什么让人放不下）、第八章、第九章，最后读第二十三章。老宅的难处，多半不在房子，在“放不下”里面写着的那些字。

家里有孩子、有老人，或者有一间铺子。读导论，再读第二章，然后直接翻到第二十六章（教育）、第二十七章（健康）、第二十八章（事业），挑与你家最近的那一章。读不懂的地方，回头补第五章和第八章。

四条路线都可以随时转到别的章节。每一章都能单独读。

每一章的末尾，都有一个小栏目，叫“两行小账”。它只有两个问题：

这一章里的 E，让方程更和谐了，还是走向了不等式？

固化在哪里？解冻从哪一处下手？

你可以用铅笔在书上直接写答案。也可以在脑子里过一遍就好。

这两个问题，看着简单，其实是把一整章的内容压成了两条账。第一条账，问的是“眼前这个东西，对不对得上”。第二条账，问的是“哪里已经冻住了，从哪里松”。

读完整本书，你会发现这两条账不只在书里能用。你搬一次家、换一次门、买一件家具，都可以回头问一问这两行。

如果你只能记住本书的一件事，那就是这两行。

还有几句读书的约定，趁这里说完。

书里会用 S、D、E 这几个字母。它们是方法论的记号，不是暗号。每一章第一次用到时，都会再配一句大白话：S 是一家人过成的样子，D 是一步步走的路，E 是沉淀下来的那块土。忘了也不要紧，翻回这一页就行。

书里写到的杜家，是虚构的。他们遇到的事，是常见的事。书里引用的现代风水书，会在引文后标出处和页码，只摘一句短话，其余都用自己的话转述，方便你自己去对。拿不准的地方，会直说拿不准，不拿猜测当事实。

书里讲到环境心理学和建筑学的常识，只讲常识，不编造具体的研究和数字。

读的时候可以跳，可以倒着读，可以只读开头和末尾。每一章都留着“放回日子里”这一节，那是最想让你带走的部分。

◆ 十二、老周说中过，怎么算

读到这里，你可能还有一个疑问：老周说中过，这怎么算？

本书的态度是，不否认，也不替它背书。

路口开店那件事，换到方程里是这样看的。那个口子车流直冲店门，是一个新的 E 要和这家店已有的 D（客人进门、停留、挑东西的步子）对上。车一直冲着门来，进门的人下意识先躲一下，没有“慢慢走进来”的那一步，客人的路被截短了。路截短，样子（生意）就起不来。老周看了说“有煞”，换成方程的话，是“这块土卡住了客人的路”。

改了门的朝向，等于把土松了一处，路又接上了。

你看，老周的结论和方程的结论是同一个方向。差别在于，老周的话给你一个结局，方程的话给你一条可以检查的线：哪条路被卡，卡在哪块土上，松开哪一处。

那老周说错过的呢？多半是这样的情形：他把一条在别处说中的断语，原样搬到一户日子完全不同的人家，没有先问这家的路和样子。断语没有错，错在没问“对着谁”。

所以本书不要求你信，也不要求你不信。只要求你每看到一条说法，多问一句：它说的是哪一块土，卡住了哪一条路，对着哪一家的样子。

另外有一条纪律，要现在就讲定。旧书里常有关于疾病、凶事、官司、人命的断语，有些说得十分吓人。本书引用它们，只是为了分析“这样的话是怎样说出来的”，从不把它们当作事实转述，也不拿它们来吓你。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风水可以帮你把一间屋子理顺，替代不了看病。

最后还有一句提醒。

本书不承诺你读完就会“改运”。它承诺的只有一件：读完以后，你再走进一座房子、一间店铺、一个老宅，眼睛里会多出三样东西，一样是路，一样是样子，一样是土。看见这三样，已经比只看见方位多了一半。

还有一件事，值得在开篇就记下：这本书的每一个例子，都可以被你换成自己家的版本。杜家的门、老宅的天井、小禾的九平米，不是为了让你记住杜家，是为了让你借着他们，看见自己家里那条没被注意的走廊。读到哪一章，觉得哪一个例子像自己，就在那一页折个角。折角多了，你就知道，自己的难处，大概落在哪一编里。

◆ 放回日子里

回到杜家那天的傍晚。

老周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没有进去。明远问他：“那你说，这门要不要换个位置？”

老周摇头：“我还没说它有问题。你先告诉我，这二十三年，你们家的人进了这扇门，第一件事干什么？”

明远说：“先看厨房有没有人。”这句话说出口之前，隔了一会儿。

老周点点头：“那就对了。你这门对着灶，不是灶对着你，是你们一家人每天都在往灶那里走。这条路，是你们走出来的。”

这句话落下去，门口静了半天。

那天晚上，门口多了一个不换鞋、不挂包的人影，只是站着。门边那颗钉子、墙角被蹭掉的漆、地上一条磨亮的浅痕，一样一样被看了出来。

这些东西还没有名字。只是有一个念头自己浮了上来：这套房子，不是一直就这样，是一家人一点点把它走成这样的。

你可以今晚也试一件小事。回到家，开门，不要马上换鞋。站在门口，看三十秒。问自己一句：这个家里，哪一处，是你们一家人走出来的？

只看，不改。

第二天，方晴在冰箱旁边的小本子上，写下了一句话：先看路，再看土。

这一句，没有一个风水术语。不过后面的二十八章，其实都是在把这一句话说细：先看一家人是怎么走的，再看土是怎么写的，最后看两者能不能互相成全。

老周后来听明远转述了这句话，没有笑，也没有点头，只说了三个字：“是这么回事。”

然后他拿起那把旧锁，对明远说：“钥匙配好了吗？”

日子就是这样接着往下过的。

本书由邬燕琴著，王德生指导。

带走的话

风水不是等着被看出来的，是日子一遍遍写进房子里的沉淀；沉淀冻住了叫命，松开一处就能重写。

小　账

这一章里的 E，让方程更和谐了，还是走向了不等式？杜家门口的那扇门，二十三年里与一家人的路、样子是对得上的，方程成立。

固化在哪里？解冻从哪一处下手？固化在“没有人再想过要不要换”里；下手处，不是挪门，是先看见门边那条被走出来的路。



第　一　编

定义：风水是 E 对方程运行的影响

导　语

这一编只做一件事：把“风水”两个字，从一团雾里拎出来，放到桌面上，说清它是什么。

说不清它是什么，后面所有的讲究都容易变成各说各的。有人说风水是地理，有人说是迷信，有人说是心理暗示，有人说是一种古老的环境学。每一种说法都抓到了一点，却没有哪一种能回答：为什么同一块地，换一家人住，结果会不一样。

本编给的定义，来自王德生博士，短到一句话：**风水，就是一个新的 E，如何与已有的 D、与目标的 S，形成一个和谐的方程。**

这句话里的每一个词，都要拆开。第一章拆“新的 E”：什么叫新，什么叫 E。第二章拆“和谐的方程”：什么叫和谐，什么叫不等式。第三章拆六条路，第四章拆三种动力。四章读完，你手里会有一把尺子。后面的二十一章，都是拿这把尺子去量东西。

01

第 1 章

一座房、一块地、一面镜子：都是一个新的 E

◆ 一、杜明远在样板房里站了很久

周六下午，杜明远和方晴去看了县城东边的新楼盘。

售楼处的小姑娘穿着一身藏青的套装，递给他们每人一瓶水，带他们穿过一条铺着木地板的走廊，走进一套九十五平米的样板房。三室两厅，南北通透，客厅连着阳台，厨房是开放式的，岛台上摆着一只白瓷碗，碗里放了三个青苹果。

方晴走进去，看了看卫生间的干湿分离，摸了摸阳台的推拉门，说：“这个厨房好。”

明远没说话。他站在客厅中间，慢慢转了一圈，又走回门口，再走一遍进门的路。从门口到客厅，七步。一进门，是一面墙，墙上挂着一幅抽象画。要拐一下才能看见客厅。

他站了一会儿，说：“进门没有厨房。”

方晴说：“你不是说，门对着厨房不好吗？”

明远说：“我没说不好。就是……进门以后，手不知道往哪放。”

他说的是实话。二十三年里，他每次进门，右手是先去够门边的那颗钉子，把包挂上去的。这套样板房里，没有钉子，没有那个位置。新房子在他面前，像一件还没穿过的衣服，料子是好的，袖子的长度不对。

这一章，从这个“手不知道往哪放”开始。

◆ 二、旧书先看什么

先公平地说，旧的风水书碰到这个场景，会怎么讲。

它会先看“地”。这座楼盘所在的地块，是什么形状？前面有没有水，后面有没有靠？旁边有没有高压线、变电站、医院、庙宇？路是直冲还是弯抱？古人说“背山面水”，说“藏风聚气”，说到底，是在说一块地的条件好不好，能不能让人住得安稳。

接着看“房”。大门朝哪边，对着什么；客厅在不在全屋正中；厨房在不在吉位；卧室的床头靠哪面墙。附件书二的“室内设计必知风水知识”一节，开头就讲大门，引了一句老话“千斤门楼三两宅”〔附件书二·346页〕，意思是大门比整座宅子还要紧。它给出了一连串的讲究：大门要避开煞气，不要对着厕所，不要对着厨房，不要对着楼梯电梯〔附件书二·347页〕。

这一套说法的好处，要承认：**它把“新东西进来”这件事，当成了一件需要认真对待的事**。买房不是买一堆砖，是迎进来一块地方；这个念头，是对的。

可是旧书的看法有一个共同的方向：它是把地和房当成一件“本来就有吉凶”的东西，人要做的，是去看清它，选一个好的，避开坏的。

样板房里浮出来的，并不是“这个房子凶不凶”的问题，是“我和它对不上”的感觉。

这两件事，不是一回事。

◆ 三、换一个问法，认三个字母

旧书问的是：这个东西，吉还是凶？

本书换一个问法：**这个东西进来，日子还接得上吗？**

“接得上”三个字，是整本书的基本动作。

你有没有试过这样的事：搬进新家，第一个星期，总是找不到东西。明明是自己放的，手伸到旧位置，摸了个空。过了三个星期，东西找到了，只是总觉得“这个家还没住熟”。又过了三个月，不知不觉，一切都在“该在的位置”上了，你也说不出是哪一天开始的。

这个“住熟”的过程，就是日子接上新土的过程。

接得上，几个月就熟了。接不上，三年五年还觉得别扭，后来索性把这个别扭当成了房子的“脾气”。

所以，本书里的“风水”，不是房子单独的一个属性，是房子进到一家人日子里之后，发生的那一段关系。

这个关系，用三个字母来写。SDE 方法论里有三个最基本的记号，这里每个配一句大白话，后面就靠家常例子来撑。

S，是日子过成的样子。一家人的和睦、人丁、财运、一天的气氛，都是 S。它是显露出来的结果。

D，是日子走过的路。早上几点起，谁先进厨房，周末去哪里，奶奶什么时候出门晒太阳，一家人怎样吵架、怎样和好。一步接一步的序列，就是 D。

E，是日子沉淀下来的土。房子、地、家具、规矩、记忆、摆件，都是 E。它是一家人过日子的底子。

这三个字母之间，有一个很朴素的关系：**样子靠路走出来，路踩在土上，土又被样子一遍遍写厚**。

现在说“新的 E”。

新的 E，就是**一块新的土，被放进了一家人已有的路和想要的样子之间**。

“新”这个字，不是“新旧”的新。一块用了五十年的老宅，对于刚搬进去的人，也是新的 E。一件家里放了十年的老衣柜，换到另一间屋子，也是新的 E。“新”的意思是：**它和这家人的路、这家人的样子，还没有磨合过**。

这是风水问题出现的时刻。没有新的 E，就没有风水问题，因为一切都早已磨合好了。有了新的 E，就有一个问题要回答：它和已经有的路、想要的样子，合不合？

◆ 四、三样东西，先说一座房

这一章的题目里，有三样东西：一座房，一块地，一面镜子。

一座房，是一户人家最大的一块土。买房、租房、换房，是整块地换。

一块地，是一个更老的土。老宅的地基，村口的那块空地，一座新楼下面的土方，都是地。地不会跑，地上的东西却会变。

一面镜子，是家里最小的一块土之一。小的一面几十块钱，单手拎得动。它挂在哪里，会让一家人每天路过的步子，多出一个停顿，或者少一个。

这三样东西，大小不一样，价钱不一样，对一家人的影响在时间上也不一样。不过它们有一个共同点：**每一样，都是在一家人已经走着的日子里，突然多出来的一块土**。

所以本书把它们放在一起，叫“新的 E”。

要看一块新的土，不要先问它是什么，要先问：它放在什么日子里。

先说房。

你买一套房，不管是二手的还是新楼盘，其实是同时换掉了好几层东西。

第一层，是**现实界**的土：墙、窗、门、楼层、朝向、噪声、采光、周边的路和水。这些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第二层，是**理念界**的土：小区的规矩。晚上几点关门，能不能养狗，阳台能不能晒被子，楼道里能不能堆东西。物业的规定，邻居的习惯，约定俗成的“这里的人怎么过日子”。这些，也是土。

第三层，是**自我界**的土：这个家带给你的感觉。你站在门口，想起的是熟悉的味道，还是一片陌生。你在新房里叫“家”这个字，叫不叫得出口。

这三层，本书用 E1 的“三界”来称呼：现实界、理念界、自我界。第四编会一章一章地讲。这里只要记住：**买房，是把三层土一起换掉**。

旧书的看法，通常只盯第一层，而且主要盯方位。

你看样板房里那个动作：进门的七步，被走了两遍。这是身体在替日子测试，新的土和旧的路合不合。方位用不上，身体却比罗盘诚实，因为那套二十三年的路，早已被身体背熟了。

方晴注意到的则是厨房：开放式，岛台，抽油烟机嵌在吊顶里。落在她眼里的问题是：每天晚上，站在这里做饭，日子会是什么样子？她的路，是另一条。

两个人，站在同一套样板房里，在检查两条不同的路。这正是风水问题的真实面貌：**不是在替一座房断吉凶，是一家人的好几条路，同时去碰一座房**。

◆ 五、一块地：老宅和旧书里的地

再说地。

杜奶奶的老宅，在乡下，青砖，有堂屋、灶间、禾坪和天井，禾坪边上有一棵石榴树。老宅是奶奶的婆婆在世时盖的，到奶奶这里，已经住了五十多年。

现在家里在商量，要不要翻修。

翻修，等于对这块地，放进一些新的东西：一个新的卫生间，一条水泥地面，几扇铝合金窗。

这些新东西，是“新的 E”。可是老宅的地，本身并不新，它是五十多年一家人日子的沉淀。这里有一个很容易忽略的事：**新的 E 进来，不是进到一块空地上，是进到一块已经写满了字的土里。**

五十多年里，奶奶习惯了天黑前把禾坪扫完，习惯了从堂屋到灶间穿过天井，习惯了在石榴树下剥豆子。这些路，都写在地里：天井的石板被踩出一条浅浅的凹，灶间门槛的一角被磨圆了。

如果翻修的时候，把天井用水泥封上，装一个封闭的厨房，对方程来说，等于把一整条走了五十年的路，突然截断了。

奶奶可能嘴上不说，你却会看到，翻修之后三个月，她开始“不爱在家待着”，总往邻居家跑。不是因为新房不舒服，是因为路没了。

这就是“一块地”和“一座房”的不同：**地是记得更久的土。**

老周有一次对明远说过一句话，明远记到现在：“新盖的房子，三年看是房子；住了三十年的老宅，你动一块砖，动的是人。”

这句话，用本书的话来讲，就是：老地上的新 E，要先问它碰到了哪一条已经走了几十年的路。

再拿旧书里的一页，看“地”在旧书里是怎么读的，换成本书的读法又是什么样。

附件书二第 85 页，有一组关于屋后、屋前、屋西的短句，配着一张张方框图。其中一句说“后边有山可安庄”〔附件书二·85页〕，大意是：宅子后面靠着山，适合安家立业，家财和人丁都会旺。另一句说，屋前正对着一座大山，不适合在那里建庄院和坟墓，后面跟着一串很重的结局。还有的说，屋西有水池，住的人不宜。

这类说法，本书的做法是：先承认它们压着一个很长的经验，再拆开看它们是怎样长出来的，最后不把重的结局当事实转述。

屋后有山。拿现实界的眼睛看，这是一个很具体的东西：北风被挡一挡，后墙不用直接面对空旷，背后有“靠”的感觉。房子有靠，住的人心里踏实，这是 E3 里“内能”那一层，守得住自己。再往下想，山可以涵水，后坡不容易积水，这是数学态可以算的事。所以“后有山好”，不是山有什么神通，是靠着山，这块土在**帮**一家人“安稳”那条路。

屋前正对大山，视线被堵，早晨的光要晚来，空气不流通，人站在禾坪上抬头就是一堵墙。这块土在**拖**一家人“向外看、向前走”的那条路。这是 E3 里“势能”那一层，向往和期待被压住了。旧书把这种压，一路往后推，推到了很重很重的结局。那一部分，本书只当旧书的说法来读，不拿它当事实，也不拿它吓人。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你看，换成方程，旧书的一页，其实变成了一张“土帮哪条路、拖哪条路”的清单。

清单里没有写、本书要补的是：同一座山，对种地的人家，是靠；对要往外跑运输的人家，是挡。山没变，路变了，结果就不一样。

所以，读一块地，也是三步：先看这家人的路，再看这家人要的样子，最后看这块土的帮和拖。

◆ 六、一面镜子：最小的一块土

再说镜子。

镜子在风水书里是一个很常见的东西。方晴有一次在县城的一家家具店看见一面落地镜，一米八高，边框是浅橡木色，打折，两百多块。她问店员：放在走廊里行不行？店员说：行啊，显得宽敞。

回家的路上，她想起老周那天在门口说的话，心里有点犯嘀咕：“镜子对着门，到底行不行？”

她翻出明远书架上的一本旧书，是他当年随手买的，就是附件书二。书里讲到大门的煞气如何化解，其中一条说，大门外有不好的东西冲来，躲不开就用八卦凸

透镜化煞；另一条说，楼梯电梯冲着大门，可以在门口挂凸透镜，把煞气挡回去〔附件书二·347页〕。

方晴读到这里，觉得有点好笑。她是小学语文老师，她知道镜子可以反射光，只是“反射煞气”这句话，她不知道怎么落地。

不过她也留下了一个印象：这本书里，镜子是个“很重要的东西”。

用本书的话来问：镜子是一个新的 E。它挂进走廊，会碰到什么？

第一，它碰到**现实界**的光和空间。一面落地镜，让走廊看起来宽了一倍，进门的人不由自主地先看见自己。

第二，它碰到**一家人的路**。以前，进门，挂包，侧身。现在，进门，先看见镜子里的自己：衣服有没有皱，脸色好不好。这多出来的一眼，可能让人立刻整理一下表情；也可能在最累的那天，让进门的人被自己疲惫的样子顶一下。

第三，它碰到**一家人想要的样子**。如果这家人想要的是“进门就松口气”，镜子里那张疲惫的脸，会和这个样子对不上。如果这家人想要的是“出门前再看一眼，整整齐齐”，镜子就帮了忙。

所以，同一面镜子，在不同的家里，可以是好东西，也可以是别扭的源头。**镜子本身不是吉也不是凶，它只是一个新的 E，要看它和这家人的路与样子，对得上不对得上。**

这一点，镜子最清楚，因为它是最便宜、最容易挂上去、也最容易摘下来的一块土。你可以用它，做最小的实验。

◆ 七、E 里有什么，“新”对谁新

前面说“土”，说得有点笼统。现在把 E 的内部拆一拆。王德生博士的方法论里，E 有三个层面，每一层面又各分三份。本书后面三编，各用一编来讲其中一层面。这里先给地图。

E1，是三界。三界是土的三种“住处”。

现实界：山水、道路、门窗、墙壁、地板、家具，还有身体和器具。看得见，摸得着，占地方。

理念界：概念、规则、制度，比如家规、宅规、物业的管理、村里的老规矩。看不见，人人却都按它走。

自我界：记忆、身份、情绪、意志。对“家”的感受，还有觉得“我是这个家的谁”。

E2，是信息三态。土里不光有东西，还有“关于东西的说法”，说法有三种形态。

符号态：一条一条的、离散的东西。罗盘上的二十四山，八卦，九宫，断语，门牌颜色，摆件。你拿到手里，是一个“名字”。

逻辑态：一环扣一环的推演。从哪一年入住，到哪一运，到哪个方位生旺，这样一路推下去，是飞星的做法。

数学态：可以计算的数量。采光多少小时，通风多少换气次数，噪声多少分贝，到邻楼多少米。

E3，是能量三状态。土里还有“力”，它有三种状态。

内能，是真：这块土让人守得住自己。住得踏实，睡得稳，不用提心吊胆。

动能，是善：这块土让人流动起来、互相成全。一家人你来我往，不堵不卡。

势能，是美：这块土让人向往，让人期待。所谓“聚气”，多半是在说这个。

这是一张完整的地图。你不用现在背。你只需要有一个印象：**一块新的土进来，它同时带来三界、三态、三种力。**

旧书里讲得最多的，是符号态：这个方位叫什么，这个颜色配什么。偶尔讲到现实界的形和势。很少讲理念界、自我界，也很少讲能量的三种状态。

这就是为什么旧书常常说得不全。不是它说错，是它只看了土的一小块。

“新的 E”的“新”，需要再说清一次。

新，不是日历上的新，是**关系上的新**：这块土，还没有和这家的路、这家的样子磨合过。

这有几个小小的后果。

第一，一块老房子，对新住进来的人，是新的 E。同一座房，换一家人，就是另一个方程。

第二，同一块土，在不同阶段是不同的“新”。小禾小时候的卧室，对她是熟的；二十六岁那年她回家，睡在那间屋里，会觉得“有点窄”。屋子没变，是她的路和样子变了。

第三，一块曾经很新的土，会慢慢变成“已有的 E”。杜家的那扇门，二十三年前对杜明远，是新的。现在它已经是家里的老土了，这一点，下一章要接着讲。

这三点，指向同一个意思：**风水不是房子的属性，是房子和这家人的关系的属性**。同一座房，对一家是顺的，对另一家是拖的，不是房子在变，是它碰到的路和样子不同。

旧书里有一句话流传得很广，叫“有德者居之”。用本书的话解读，不是说有德的人能压住凶宅，而是说：一家人的路和样子，决定了一块土是不是对得上。

这里留着一个缝隙，不展开：这句话，历来被人讲成“好人有好报”。方程里没有这层意思。方程里只有：对得上，就顺；对不上，就拖。

◆ 八、先别急着判吉凶

现在，把前面说的几件事，连成一个动作。

下次你遇到一块“新的 E”，不管是一套房、一块地、一面镜子，先不要问吉凶。先问三个问题：

第一问：它进来之前，这家人是怎么走的？也就是已有的路（D）。作息，动线，每天从哪里进、从哪里出，谁先谁后。

第二问：这家人想过成什么样？也就是目标的样子（S）。是想要热闹，还是要清静？是要一家人常聚，还是要各自有个角落？

第三问：这块新土，和前两样对得上吗？

三个问题，第三个最后问。因为只有把前两样看清了，才有资格问第三个。

旧书的做法，往往是直接问第三个，还把答案写成了“这块土吉”或“这块土凶”。这个答案缺了前两样的支撑，所以放进不同的家里，一会儿对，一会儿错。

本书不是说旧书的结论都不对。很多结论，是在某一类家、某一类日子里反复对出来的。可是结论背后的那两样（路和样子），被隐掉了。把它们还回去，结论才有根。

这三个问题还嫌抽象，可以再按 E 的三界，各问一句，给“新的土”做一次体检。

问现实界：它占了哪条路的地方？一件新家具，一扇新门，一条新路，都会占掉一块原来有人走的空间。先找出被占掉的是哪条路。杜家想在走廊放一个鞋柜，占掉的是小禾每次回家“书包一甩”的位置。这一问，问的是东西和身体。

问理念界：它带来了什么新规矩？新小区的物业规定，新房子里的分房安排，新家具带来的“应该这样用”的暗示，都是规矩。杜家换了新楼盘，电梯里不让堆东西，门口不让摆鞋，这些规矩，对一个习惯在门口晒东西的奶奶，是一道墙。这一问，问的是说法和制度。

问自我界：一家人叫不叫得出“家”字？这一问最软，也最要紧。新的土再对得上，如果一家人对它没有一点记忆可以挂，没有一个可以说“这是我的”的角落，日子是接不上的。老人尤其如此。杜奶奶要是真被接进县城，她需要的，也许不是一间好房，而是一个能放她那只旧藤椅的角落。

三界问完，已经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印象。你会发现，三界里往往有一两界是“被忽略的”：现实界最容易被看见，理念界和自我界最容易被漏掉。很多搬家以后的别扭，是漏在后两界。

◆ 九、杜家的新楼盘：一个完整例子

现在，把杜家看新楼盘的事，完整地走一遍。

第一步，看已有的路。

方晴和明远一起坐下来，用一张纸，把家里一天的路画了出来。早上六点半，方晴起，进厨房，烧水，叫明远。七点，两人在餐桌边吃早饭。七点半方晴出门，去学校。明远八点半开店。中午各自吃饭。晚上方晴六点回家，进门先到厨房，明远七点半回家，洗手，到餐桌。九点，方晴备课，明远看手机。十点半睡觉。

周末，小禾偶尔回来，家里会多出一个人的路：她进门就进厨房，吃了东西，坐在客厅沙发上和妈妈聊天，聊到夜里。

这就是已有的路。

第二步，看想要的样子。

方晴说：“我想以后家里宽敞一点，奶奶来了有个房间，小禾回来有地方住。”

明远说：“我想不要太吵。老房子在街边，晚上卡车过，夜里睡不好。”

这就是目标的样子：宽敞、有奶奶和小禾的位置、安静。

第三步，看新土碰到什么。

新楼盘，有几个具体的东西：

一是进门。对着一面墙，要拐一下才能看到客厅。这对明远的老习惯（右手去够门边的钉子），是一次中断。不过它也有好处：一进门，家里的杂乱不会立刻被人看见，进门有一个缓冲。要看明远是不是慢慢愿意把那颗钉子换成一个玄关柜。

二是厨房。开放式，连着客厅。这对方晴“进门先到厨房”的路，是一次拉近，她做饭时，能看到客厅里的人。这和“一家人常聚”的样子，是对得上的。只是油烟怎么办？这是土里的数学态，要去核算排烟和通风。

三是楼层。如果是六楼无电梯，对奶奶是一道坎；如果是十二楼有电梯，对奶奶是一条新路，却可能是一条她不愿走的路。她在老宅里，出门就是禾坪，新楼里却要电梯、要门禁、要刷卡。这是新的 E 对奶奶那条“出门晒太阳”的路的碰撞。

四是噪声。这个楼盘靠着一条新修的路，晚上有没有车？要去看现场，晚上去，不是白天。

这四件事里，有两件是对得上的（厨房，空间），有一件要磨合（进门），有一件还不知道（噪声）。还有一件，对奶奶的路，要认真问她，不能替她定。

第四步，不下结论，只记一张账。

方晴用铅笔，在那张纸上画了一个小表：

新的土	碰到哪条路	对想要的样子	现在看
进门拐一下	明远挂包的习惯	有缓冲，可能好	要试
开放式厨房	方晴进门先做饭	一家人常聚，好	对得上
十二楼有电梯	奶奶出门晒太阳	要问奶奶	未知
靠新路	夜里睡觉	要安静	要去夜里看

这张表，没有一个“吉”字，也没有一个“凶”字。可是它比任何一句“此宅大吉”都更能帮一家人做决定。

老周后来看了这张表，笑了笑：“你们这是把我的饭碗砸了。”

他又补了一句：“表里这条，‘夜里去看’，这些年我见过太多人，不去看。”

◆ 十、一间朝北的小屋

再讲一个只出现一次的人，免得总在杜家转。

陈浩，二十八岁，在深圳一家软件公司做测试，去年秋天租了一间城中村的单间，十二平米，窗朝北，隔壁是楼梯间。中介说：便宜，有独立卫生间。

陈浩的日子是这样的：晚上十点下班，十一点半到家，倒头睡到早上九点。白天几乎不在屋里。

对他来说，这间朝北的、没有阳光的屋子，是不是“风水不好”？

旧书会说：朝北，阴，不见日，不宜久居。这话有它的道理。

用本书的问法，先看他的路：白天不在，夜里只睡觉。再看他想要的样子：存钱，换一份好一点的工作，一年后搬走。这块土，碰到的这条路，几乎没有什么摩擦。朝北，没有阳光，对他的路来说，几乎不起作用。他需要的只是一张床、一盏灯、一个安静的夜。

偏偏这间屋有一个问题：楼梯间。每天夜里有人上下楼，脚步声、开门声，从两点到四点。陈浩睡得不踏实。

你看，真正卡住他的那条路，不是朝北，是睡眠。真正的土，是楼梯间的声音。这是一个现实界里的数学态：声音，可以量。

这个例子要说的是：**同一间屋，不同的路，卡住的地方不同**。旧书给的“朝北不宜”，在陈浩身上几乎无关紧要；旧书没有提到的楼梯间，才是要害。

陈浩后来做了一件事：买了一副好一点的耳塞，又把床从靠楼梯的那面墙，挪到了另一头。三个星期后，他说睡得好多了。

没有挂镜子，没有摆摆件。他只是把一条被卡住的路松了一处。

◆ 十一、三种失手，三件小事

放进新的土的时候，人们最常见的失手有三种。把它们说出来，下次你就能看见它们。

第一种：只看土，不看路。

很多人看房的时候，把全部精神放在房子上：户型方不方正，朝向好不好，价钱合不合算。很少有人先问，我家现在的一天是怎么走的。结果搬进去三个月，发现家里每天最重要的两三条路，被新的格局挤成了别扭的样子。这是最常见的一种。

第二种：拿别人家的好，当自己家的好。

朋友搬了新家，一切顺利，你就想：我也要这样的户型、这样的朝向。可是朋友家的路，和你家的路不一样。他家有两个上班的人，早出晚归，一个大开间的客厅正合适；你家有一位在家带孙子的老人，需要的是一个能关门的小空间。同一种土，放进两家，一个顺，一个卡。

第三种：以为越贵越好，越新越好。

新装修的、新材料的、新家具的房子，常常很漂亮。可是漂亮不等于接得上。有时候，一块旧一点、平凡一点的土，反而和一家人的路咬合得更好。

这三种失手，用方程的话说，是同一件事：**把一个只有一半的问题，当成了完整的问题**。完整的问题，永远是三个东西一起问：土，路，样子。

失手说完，落到一个很实在的问题：下次要看房、看地，在不懂任何风水术的情况下，能做什么？

三件小事，都不花钱。

第一件：把你现在家里一天的路，画一张图。用铅笔，不用好看。早上从哪里起，进哪个门，坐哪里吃饭，晚上在哪里歇。这张图，是你的“已有的 D”。

第二件：在新地方，真走一遍。不是看，是走。换上你平时的鞋，拎上平时的包，从门口走到你最常待的地方，再走到你最不想去的地方。走的时候，留意手往哪里伸，眼睛往哪里看，什么时候你会停一下。

第三件：在你一天里最累的那个钟点，去看。不是白天看房，是在你下班最累的时候，去那个地方站五分钟。人在最累的时候，对土最诚实。明远后来就是这么做的：周三晚上收了店，他绕到新楼盘门口站了五分钟，看楼下有没有夜里过卡车的路，也看晚归的人怎么进的单元门，手往哪里伸。

这三件小事，用的全是本书的思路：把已有的路画出来，把新的土走一遍，在最难的时刻去验证。

它们不能代替专业的人。如果房子本身有结构、漏水、防火的问题，要请专业的人看。风水的话，管的是日子和土之间的对不对得上，管不了墙结实不结实。

◆ 十二、E 不是背景，留个问题

写到这里，有一个想法需要先立住，后面几章都要用。

很多人以为，风水是“背景”：人在前面过日子，风水在后面，好一点或差一点。好像一个舞台的布景，换一块更好看的，演出就好一点。

本书的看法不是这样。

按王德生博士的意思，**所谓风水好，就是 E 高度促进六条路径的顺利运行；风水差，就是 E 拖住、卡住了其中某几条路径。**E 不在六条路的外面，它是推着六条路一起走顺的那块土。

换成杜家的话：不是新楼盘站在一边“有好风水”，一家人在另一边“过日子”。是新楼盘的格局，本身就在帮方晴的那条路，也在帮明远的那条路，或者拖着奶奶的那条路。风水就是这个“帮”或“拖”本身。

这样理解，有一个好处：风水从一个“有或没有”的东西，变成了一个“帮多少、拖多少”的东西。它有了刻度。

第二章讲方程，第三章讲六条路，都是为了给这个刻度配上尺子。

这一章把一块新土放进了一家人的日子里，问了它对不对得上。不过还有一个没问的：一家人的路，不只一条。作息是一条，家务是一条，接送孩子是一条，照顾老人是一条。这些路，是从哪里起手的？是先想样子，还是先看土，还是先走路？起手不同，会不会走出不同的结果？

这就是下一章要讲的六条路。

最后补一句：新的土进来，并不总是麻烦。多数时候，它带来的是机会，一家人借着它，把平时没来得及看的路看了一遍。这也是为什么本书一直说，要先画图，后判断。

◆ 放回日子里

回到明远站在样板房里的那个周六。

回到家，他没有急着说“买”或“不买”。他做了一件很小的事：拿一张纸，把进门那七步画了出来，然后在旁边，画了老房子进门那三步：开门，挂包，侧身。

两张图并排放着。新房那张，七步里有一段是空的；旧房那张，三步一步挨一步，紧紧凑凑。他看了很久，对方晴说：“其实不是门对不对灶。是我进门以后那三个动作，新房子里没地方做。”

方晴说：“那就给它找个地方。”

明远说：“我是怕，找了地方，那三个动作也就变了。”

方晴看着他，没说话，把水杯推到他手边，过了一会儿说：“变了就变了呗。你二十三年前，也是学会了才有那颗钉子的。”

这句话，让明远愣了一下。

你也可以试一件事。下一次，你家里要放进任何新东西，不管是一件家具，一幅画，一面镜子，先不要问“放哪里好”。先问：它放进来之后，家里谁的哪一条路会和它碰一下？拿一张纸，画出来。

不用改，只画。

他把两张图贴在了冰箱门上，用的是那颗卖不掉的小磁铁，上面印着五金店的名字。

过了几天，方晴发现，图的旁边多了一行字，是明远写的：进门第三步，要一个能放手的地方。

她没有问，只是拿笔在下面画了一个小小的架子，又画了一个箭头，指向玄关那面墙。

这就是一次很小的“写”：不是谁决定要改变什么，是两张图并排放着，一家人的路在纸上自己露了出来，下一步该落在哪里，也就有了几分清楚。样板房还是那间样板房，只是它在杜家的日子里，已经不再是一块陌生的土，而是一块有了三个问题要回答的土。

带 走 的 话

房、地、镜子，哪怕大小不同，都是一块新的土；要问的不是它吉不吉，是它进来之后，这家人的日子还接不接得上。

小　账

这一章里的 E，让方程更和谐了，还是走向了不等式？ 新楼盘里，开放式厨房与方晴的路对得上，进门一拐与明远的老习惯要磨合，奶奶的那条路暂时是未知，不下结论。

固化在哪里？ 解冻从哪一处下手？固化在“进门三个动作”这条二十三年的老路上；解冻从看见它开始，先画出来，再决定给它换哪一处位置。

◆

02

第 2 章

三方程不走向不等式：风水好坏的总判据

◆ 一、饭桌上的一个等号

星期天晚上，杜家的饭桌上摊着三样东西：一张楼盘的宣传单，一张方晴画的草图，一部立在酱油瓶旁边的手机，手机里是小禾。

小禾在深圳，视频里背后是她合租房的衣柜。她一边嚼着饭，一边说：“你们别光看户型图，要看动线。”

方晴说：“动线是什么？”

小禾说：“就是人在屋里怎么走。你们那张图，画的不就是动线吗？”

方晴低头看看自己的草图，说：“我就是画着玩的。”

明远没吭声，伸手拿过那张草图，翻过来，在背面写了一个“=”，然后问：“你们说，这个等号两边，一边是什么，一边是什么？”

没人答。

他说：“我是问，咱们看房子，到底想让什么等于什么？”

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它正是这一章的题目。

看房、搬家、装修、摆东西，你每次都在做同一件事：想让新的东西，和你已经有的东西，**合得上**。“合得上”是一个模糊的感觉，如果把它说准一点，就是一个等号：两边得相等，至少得差不多。

这一章，要把这个等号说清楚。

◆ 二、旧书是怎样判好坏的

先看看旧书怎么判。

旧书判好坏，用的多是**清单加断语**。附件书二里，大门一节列了九条，每一条就是一句规矩：大门要朝来水处，大门忌向去水方，大门要避开煞气，大门不要对着厕所厨房房门，大门不要对着楼梯电梯。有几条后面，还跟着补救的办法〔附件书二·347页〕。

附件书一那一类玄空飞星的书，判法更精密：下元九运，辰山戌向，这一山这一向，各个方位的水路吉凶，是怎样断的〔附件书一·192页〕；下元八运，壬山丙向，又是怎样断的〔附件书一·170页〕。它们依靠的是年份、方位、山向，一路算下来，得出每个格子里的好坏。

这两种判法，有一个共同的样子：**好坏是土的属性，查表查出来**。

要公平地说，这有两层好处。第一，它给了人一个可以操作的东西：不用懂什么叫“方程”，只要照着查。第二，这些表里压着很多代人的观察，不是凭空编的。

可是它也有一层麻烦：同一格，对一家是吉，对另一家就不灵。每一个老周这样的先生，都有一套说法：“这格本来是吉的，只是你家的人……”“这运本来是旺的，只是你家的门……”后面跟着一串例外。例外一多，表就开始漏。

你会发现，那些例外，几乎都在讲同一件事：**土本身没有变，可是土碰到的东西变了**。

方程要做的，就是把“碰到的东西”，从例外里请出来，放到正文里。

◆ 三、等式、不等式，和那个 H

先说两个朴素的词。

等式，是等号两边得一样。比如：三加二等于五。左边是什么，右边就得是什么。一个人买菜，付了二十块，菜价十八，找回两块：二十等于十八加二，对得上。

不等式，是两边不一样。三加二，大于四。左边比右边多。

放到日子里，这两个词的意思更好懂。

等式，是日子里“账对得上”：你出的力气，和你得的结果，大致相当。你想要的样子，和你走的路，合得上。你要的东西，和你拥有的东西，匹配。

不等式，是“账对不上”：出的力气，大于得的结果；想要的样子，大于能走到的路；新来的东西，和已有的东西，咬不上。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要提前说清。**不等式不是坏事，它只是“对不上”**。对不上，可能是暂时的，可能是可以调的，可能是在某一个点上对不上，别处还是对得上。它不是一个罪名，是一个信号：这里有一块没磨合好。

风水好坏，在本书里，就是这个信号的有无和大小。

两个词认下来，就可以把风水的定义一个字一个字读了。

王德生博士对风水的定义，是三方程里的第三条：

E = H(S, D)

读出来，是：土，由样子和路决定。

用在风水上，要读得更细。这里有三个角色。

E：新的土。就是上一章说的，刚刚进到一家人日子里的那块土：新楼盘、翻修后的老宅、一面镜子。注意，这里的 E 是“新的”，它还没有磨合。

D：已有的路。就是这家人已经走着的那些路：作息，动线，习惯，家规，一天一天的序列。它们已经存在，在新土进来之前就存在。

S：目标的样子。就是这家人想要过成的样子：宽敞，安静，团圆，奶奶住得舒服，小禾回来有地方睡。注意，它是“目标”，是还没有完全显出来，但一家人在往那边去的样子。

H 是什么？H 就是“对得上”这件事本身。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裁判：新的土，对着已有的路和目标的样子，打一个分。

等号成立，就是“和谐”：新的土，既不和已有的路打架，也不和想要的样子打架。

等号不成立，就是“不等式”：新的土，要么和路对不上，要么和样子对不上，要么两样都对不上。

用杜明远写在草图背面的那个“=”来说：左边是新楼盘这块土，右边是杜家已有的路和想要的样子合起来的东西。两边对得上，风水好。对不上，风水差。

注意这里的顺序：**不是先有好坏，再有对不对得上；是对得上本身，就是好；对不上本身，就是坏。**

这是本书和旧书最根本的分别。

◆ 四、三种对不上，和谐不是相同

新的土和路、样子“对不上”，有三种常见的形状。把它们认出来，是这一章的主要功课。

第一种：土对不上路。

新的 E 进来，和已有的 D 打架。

杜家的例子：新楼盘的进门要拐一下，而明远二十三年的习惯，是进门右手挂包。路是硬的，土是新的，一碰，别扭。

小一点的例子：你买了一张很大的餐桌，放进家里，每次从厨房端菜去客厅，要侧身绕过桌角。你的路是端菜，桌子占了路。

这一种，路是旧的，土是新的，新土占住或截断了旧路。

第二种：土对不上样子。

新的 E 进来，和目标的 S 打架。

杜家的例子：如果新楼盘是一个朝北的大平层，采光不好，而方晴心里的样子是“家里亮亮堂堂，一家人晚上聚在一起”。路没有被截断，每天照样吃饭、睡觉，只是样子对不上。

这一种，路没有直接受阻，不过长远来看，一家人想过成的那个样子，被这块土一点点拉走了。

第三种：路和样子本来就对不上，土只是被推到了前面。

新的 E 进来，E 自己没什么错，只是它碰上了一对本来就不和的 D 和 S。

杜家的例子：奶奶想要“清静、不被打扰、自己做主”，而家里的路是“儿子儿媳每天晚上进来看她”。路和样子本来就在互相拉扯。如果这时候把奶奶接进县城，进到一块新土里，所有的别扭会被这块土放大，一家人会把账算在“新房子不好”上。

这一种最容易被误诊，因为人们看到的是土出了问题，其实是路和样子自己就不等。

这三种形状，在后面几章里反复出现。记住它们的名字也行，不记名字，只记这个画面也行：**新土进来，要和路对，要和样子对；它们两个自己之间，也要对。**

说到“对得上”，有一个误会要拦一拦：对得上，是不是新的东西得和旧的东西一模一样？

不是。

和谐，不是相同，是能互相成全。

方晴当老师，一个班四十个孩子，每个孩子都不一样，一个好的班，是四十个不一样的孩子，凑成一个大家都能待得住的班级。不同的孩子在一起，是和谐，不是复制。

家里也是这样。明远爱安静，小禾爱热闹，方晴爱整齐，奶奶爱有个地方晒太阳。四个人的路，和四个人要的样子，没有一条是一样的。一座好的房子，是这四条路都能在里面找到一个位置，互相不堵。

所以“等号”这个词，用在这里，是一个比喻：不是两边要一模一样，是两边要**接得上**，要能一起运转。

这里还有一点：**和谐允许一点“松”。**

在机器里，两个齿轮之间要留一点缝，才能转。咬得太死，反而卡住。家也是这样。一块新的土，和已有的路，刚好留一点余地，让人可以微调、可以试错，这是好的。一块土把每一步都规定死，哪怕规定得再“科学”，日子也会觉得被箍着。

这个“松”，在后面第八编讲解冻时，会变成最重要的一个词。

◆ 五、另外两条方程怎样走偏

前面说的是 E=H(S,D)，风水的主方程。王德生博士给的是三条，而且说风水好，是三条都不走向不等式。下面各用杜家的一个晚上，看另外两条怎样走偏。

先说配套的一条，S=F(D,E)：**一家人过成的样子，由走的路和脚下的土一起排出来**。

拿一个具体的晚上来看。去年腊月二十八，小禾从深圳赶回来，一家人在旧房里吃了年夜饭前的最后一顿晚饭。饭后，方晴说了一句：“今年咱们别各看各的手机，打一副牌吧。”

这句话，是杜家“三代团圆”这个样子（S）冒出头来的一刻。

接下来的二十分钟，是这样的：餐桌太小，四个人要挤着坐，桌面还没收；客厅的沙发朝着电视，和餐桌背对背；牌摊到哪里，都有人要侧着身子。明远站起来去挪椅子，椅子碰到了门边的鞋柜；小禾说要不去沙发吧，沙发前的茶几又太矮，打牌要弯着腰。折腾到九点，奶奶说：“算了，我困了。”牌没有打成，各人回屋。

你看这一晚：想要的样子，是实实在在冒出来了的；可是路（餐桌到沙发要穿过哪一块、谁坐哪一边）和土（桌子的大小、沙发的朝向、茶几的高度）合起来，排不出“围着打牌”的样子，只排得出“各自回屋”的样子。

没有人不想团圆。是土和路合起来，**长不出**这个样子。

这是 S=F(D,E) 走向不等式的典型情形：想要的样子，每年都会在某一个晚上冒出来，每年都没有走通。年复一年，一家人把这件事归给了“咱们家不是那种热闹的家”。不过方程提醒你：问题可能出在餐桌的尺寸和沙发的朝向，不是出在人的性子。

第二天早上，方晴把没收的牌扫进抽屉，抽屉里已经躺着三副没拆封的新牌，是前几年各买的。这个抽屉，是这家人几年来没走通的团圆，一层一层沉下去的样子。

信号很好认：**同一个愿望，每年冒出来，每年夭折在同一个环节上**。那个环节，就是要去松的那一处。杜家的那一处，是客厅里“吃饭的地方”和“坐着聊的地方”之间，没有一块能同时容纳四五个人的地方。

再说另一条配套方程，D=G(S,E)：**一家人走什么路，由想要的样子和脚下的土一起推出来**。

具体到一天。上个月的某个周四，方晴批改作业到十一点半，明远躺在床上刷手机，刷到十二点半。第二天早上，两人都说：“昨晚怎么又拖到那么晚。”

问他们为什么，答案是：“不知道，就是不想睡。”

这就是被挤出来的路。把那个晚上拆开：方晴想要的样子（S），是“晚上能安安静静备课，十点前收工”；只是书桌在卧室，台灯一亮，明远就睡不着，所以她转到客厅的餐桌；餐桌上方是顶灯，亮得刺眼，备课要比平常慢；备完已经十一点半。明远想要的样子（S），是“早点睡，明早开店精神好”；偏偏卧室里有人进进出出，门缝透进客厅的光，他睡不着，就刷手机。

两个人都想早睡，土（书桌在卧室、客厅灯太亮、门缝漏光）却推着他们走出了一条谁也没打算走的路：晚睡。

要注意的是：这一晚没有任何人“懒”，也没有任何人“不自律”。路是样子和土一起推出来的，推出来的方向，和样子相反。

D=G(S,E) 走向不等式的信号，就是这样：**一家人反复走一条自己并不想走的路，问起来，谁也说不清为什么**。

这时候，往往不必劝人自律，而是去看：样子要的是什么，土推出来的是什么，两者之间，哪一个环节错了位。杜家的错位，在书桌的位置和一盏灯上。换一盏落地灯，把备课的位置挪到有门的那间小屋，两个人的路，可能自己就顺了。

三条方程说到这里，你会发现一件事：**它们是互相咬着的**。一条走成不等式，另两条很快也受牵连：路被堵，样子长不出；样子长不出，写回土里的痕迹就变了；土一变，路又更堵。这是一个往下的圈。反过来，三条都成立，是往上的圈。

这个往上的圈，就是风水好；往下的圈，就是风水不好。

◆ 六、总判据：三条都不走成不等式

现在，把三条放在一起，得到风水好坏的总判据。

风水好，就是三条方程都不走向不等式：S=F(D,E)、D=G(S,E)、E=H(S,D) 三条，都还成立。

这是王德生博士给的一条宽判据。E=H(S,D) 是主方程，说的是新土进来，对不对得上。另两条是配套，说的是对不上以后，样子和路会怎样跟着变形。

拿这个总判据，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三问”。随时问，随时用：

一问：土对得上路和样子吗？（E=H(S,D)）

二问：想要的样子，能从路和土里长出来吗？（S=F(D,E)）

三问：走的路，是顺着样子和土自然走出来的吗？（D=G(S,E)）

三问都回答“是”，是风水好。有一问回答“不”，是方程在某一处走向了不等式。

这里要补上一句，也是王德生博士特别强调的：**所谓风水好，也就是土高度促进六条路径的顺利运行**。三条方程是静态的“账”，六条路径是动态的“走”。风水好，就是土在帮这六条路一起走顺；风水差，就是土拖住了、卡住了其中某几条。

方程回答“对不对得上”，路径回答“走不走得通”，两个问题问的是同一件事的两面。下一章，会专门讲六条路。

◆ 七、凑出来的等号，和活的方程

有一种“和谐”，是假的。

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事：一户人家，大门对着一条冲来的路，请了先生看，说摆一个摆件化煞。摆件摆上，一家人心里踏实了，生意也慢慢好起来。是不是等号成立了？

要看是哪种“成立”。

一种情形是：摆件让一家人心里安了，安了以后，一家人把原本因焦虑而乱了的路理顺了，样子长出来了。这条路里，摆件是一个符号，它起作用，是因为它改了一家人的心。这是一个真的等号，只是借了符号的力。

另一种情形是：摆件摆上，一家人心里安了，门口那条路却还在冲，每天有人被惊一下，生意还是慢慢掉。这时候，“安心”是靠符号撑着的，只要某一天发现摆件不灵了，或者听了另一个先生的话，说这个摆件放错了，整个“安心”就垮掉。

后一种，是“凑出来的等号”：新土没有真的对上路和样子，只是用一个符号，把对不上的地方糊了过去。

本书并不是说符号不能用。符号可以用，第十四章会专讲。可是**符号只动了符号态，没有动现实界和自我界，常常解不开真正的固化**。第二十二章“化煞与镇宅”会专门讲这一点。

在这一章里，你只需要记住一个检验的办法：**看等号是不是靠一个符号撑着的**。拿掉符号，一家人的路和样子，还对得上吗？对得上，是真等；对不上，是凑的。

凑出来的等号之外，还有一个容易漏的地方：**方程不是一次算完的**。

你买房那天，对上了；住了五年，可能对不上了。孩子出生，路变了；老人搬来，样子变了；一个人退休，一天的序列整个重排了。

所以风水好坏，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结论，而是一个“持续对”的过程。

杜家二十三年前买下的这套旧房，当年是对的：夫妻两个，一个孩子，一间小店。后来孩子长大，去了深圳；奶奶老了，需要照顾；店里生意起伏。每一次变化，旧房的“对得上”都在松动一点。到现在，一家人在谈论要不要换新楼盘，就是因为方程在某几处，已经开始不等了。

你看，**不是房子变坏了，是方程的另外两边，一直在走**。

用“活”的眼光看风水，一个很大的好处是：不用再把一次选择看得太重。选错了，可以调；选对了，也不能一劳永逸。风水，是一件要一直照看的事，像照看一盆花，不是像买一张保险单。

这一点，到第二编讲“回写”时，会更清楚：因为每一次调整，都会被写进土里，成为下一轮的“已有的 E”。

◆ 八、一个完整的例子：老宅翻修

现在，把老宅翻修这件事，用三条方程完整地过一遍。

背景。杜奶奶的老宅，青砖，有堂屋、灶间、禾坪和天井，禾坪边上有一棵石榴树。屋顶漏了两处，墙角返潮，灶间的烟道堵了。明远想翻修，顺便把灶间改成封闭的，再装一个卫生间。他说：“这样奶奶住着方便。”

奶奶说：“我不要卫生间，我习惯去屋后。”

先问 E=H(S,D)：土对得上路和样子吗?

新土：封闭灶间，室内卫生间。

已有的路：奶奶每天早上从堂屋走到天井，再到禾坪，一路晒着太阳，扫着地，再去屋后浇菜。晚上从灶间出来，在石榴树下坐一会儿。

目标的样子：奶奶想要的是“在自己的地方，自己做主地过”；明远想要的是“她身体不好，安全、方便”。

对不对得上？封闭灶间，奶奶不用在天井里来回穿，只是她的“早晨那段太阳”没了。室内卫生间，晚上起夜方便，只是她“去屋后看看菜”的路，没有理由再走了。

结果：对安全这个样子（明远要的），是对得上的；对自在这个样子（奶奶要的），对不上。这是一个“土对不上样子”的不等式。

再问 S=F(D,E)：想要的样子，能从路和土里长出来吗?

假设翻修做完了，奶奶住进去，路被改成：灶间—堂屋—卫生间，一个来回，不用出屋。这时候，土和路合起来，长出来的是“安全、封闭、不出门”的样子。而奶奶想要的“自在做主”，长不出来。

最后问 D=G(S,E)：走的路，是顺着样子和土自然走出来的吗?

奶奶本来的路是“出屋、晒太阳、种菜”。翻修后，这条路没有自然的理由了。奶奶开始“不知道为什么”不爱出门，总说：“腿不如以前了。”这是被挤出来的路。

你看，一个本意很好的翻修，三条方程可能同时走向不等式。

那怎么办?

不是不翻修。是翻修时，把已有的路和想要的样子，放进方案里。

比如：灶间可以封闭，只是留一扇通天井的门；卫生间可以装，只是保留去屋后的小路，路上铺平，装个扶手；屋顶漏雨，要补；墙返潮，要做；天井的石板，别动，因为那是五十年的路。

这样改完，新土（补好的屋顶，封闭的灶间，室内卫生间）对着已有的路（出屋、晒太阳）和想要的样子（自在、安全），三条方程都能成立。

这个翻修方案，没有一个字提到“风水”，它做的，就是风水该做的事。

◆ 九、小禾的合租房，和几个人的方程

小禾住的合租房，在深圳南山一栋老楼的十一层，两居室，三个人合租。她住小的那间，九平米，窗对着另一栋楼的墙。

她是做室内设计的，每天白天对着别人的户型图，改墙、挪门、调光。可是回到自己这间九平米，她什么也不能动：墙是房东的，床是房东的，连窗帘轨都是房东装的。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形：小禾是这方面的行家，却对自己的土没有一点办法。

先用 E=H(S,D) 看。新的土是这间小屋。已有的路：小禾早上七点半起，洗漱要等室友，九点到公司，晚上九点回来，吃一点东西，在床上用电脑修图到十二点。想要的样子：安静、能放松、有一点属于自己的角落。

土对得上路吗？洗漱要等室友，这一条路被土卡住了，每天早上有一段不必要的等待。修图在床上，是因为没有书桌的位置，这一条路被土挤变形了。

土对得上样子吗？“属于自己的角落”，九平米里有一个角落，是门后那块地方。小禾在那里放了一盏灯和一只小凳子，周末在那儿看书。这一处，是对得上的。

所以，这间屋子有两处不等式，一处等式。

你看，对一个租房的人，**不是一切都要改**。小禾能做的，是在不动墙的前提下，调一处路：把早上洗漱的时间，错开十分钟。也能守一处样子：那块门后的角落。

她后来做了一个很小的实验：买了一块可折叠的小板，架在床上，当成“床上桌”。每晚修图时，用板，不用床面。这一个小动作，把“在床上工作”的路，改成了“在板上工作”，床回到了床的位置。

三个星期后，她发现睡前不再那么难入睡。

她没有请先生看，也没有换房间。她只是把一条被挤变形的路，松了一处。

这个例子要说的，是租房的人也有风水可做：**土不能动，可以动的是路，是路在土上的摆法**。

方程是三条一起算的，三个变量之中，土不动，另外两个还可以调。

再往前走一步。前面的例子，大多是一个人或一对人。家里往往是好几个人，每个人的路和样子不一样。这时候，方程怎么算？

答案有点让人不舒服，却很实在：**一个家的方程，是几个人的方程叠在一起的，叠出来的可能互相矛盾**。

杜家的老宅翻修，明远要的是“安全方便”，奶奶要的是“自在”，方晴可能想的是“别花太多钱”，小禾可能想的是“最好留个能回来住的房间”。四个人，四个样子，四条路。

如果只用一个人的路和样子去看，新土可能是对得上的；换另一个人的，就对不上了。

这里本书不替你定“该听谁的”，因为那是家里的事，不是风水的事。不过方程给出一个有用的提醒：

先问，哪一个人的路，是最不能被截断的。

不是谁的声音大，不是谁出的钱多，而是谁的路，一旦被截断，整个家的日子会跟着塌。在杜家，这个人多半是奶奶：她的路最少，也最老，截断了，她没有别的路可以换。相比之下，明远的路、方晴的路、小禾的路，都还有替代的走法。

所以，在老宅这件事上，第一个要保住的，是奶奶那条出屋、晒太阳、看屋后菜地的路。别的人的路，围着它去排。

这个排法，不是“尊老”的道德，是方程里的一个事实：一条没有替代的路，被截断后，别的方程都会受牵连。

再说一点相反的情形。有的家里，最不能被截断的路，是一个孩子的学习，或一个病人的休息。这时候，别的人的路要让一让。这种“让”，如果是大家一起想清楚后让的，是和谐；如果是某一个人一直在让，让到没处让，那条路也会冻住，变成固化，这是第三编的话题。

◆ 十、不等式有多大

最后还要说一点，关于“不等”的大小。

不是每一个不等式都一样严重。有轻的、有重的，有暂时的、有已经固化的。

轻的：新来的东西，和旧习惯有一点小别扭，一两个星期就磨合了。比如杜家的玄关，明远多走几次，右手就会在新位置找到挂钩。

中的：别扭持续了三五个月，还在，但人有办法绕。比如小禾早上洗漱要等，她可以错开十分钟。

重的：别扭已经变成每天要付的代价，而且谁也不愿意再提。比如一家人为了避开某个角落，整个客厅的使用方式都变了；为了不吵架，各自回屋，一年不说一句话。这一种，往往已经和固化连在一起。

怎么判断大小？一个很简单的办法：**看有没有人在“绕”**。

绕，就是为了躲开某一块土，多走一段路、多花一份力、少做一件事。绕的人越多，绕的时间越长，不等式越重。

杜家的旧房，二十三年里，没有人在绕那扇门，所以它是等式。不过如果有一天，家里有人开始“不想走那条走廊”，或者“进门先看看没人才敢往里走”，那条路，就开始变成绕。

绕的代价，一开始很轻，只是会被写进土里。这就又回到本书最核心的两个词：回写，和固化。下一编的主要话题。

◆ 十一、把一条旧清单翻成三问

做一次翻译练习，让你看到方程怎样把旧书的话“接住”。

拿附件书二那条：大门对着厨房门，旧书说，主家人好吃懒做，家业不振〔附件书二·347页〕。再拿同一页另一条：大门不要对着厕所门，旧书说，一家人运气会衰，容易有病〔附件书二·347页〕。后者带着健康的话，本书只当旧书的说法，不替它作保。

现在，用三问去接它。

一问：土对得上路和样子吗？门一开就是厨房或厕所，是现实界里的一个事实：进门第一眼看见的东西，是灶台或马桶。对一个想“进门先松一口气”的家，这块土顶着人的第一眼，容易对不上。

二问：想要的样子，能从路和土里长出来吗？如果一家人想要的样子是“进门就有一个干净、体面的缓冲”，那么门口的气味、视线、水汽、油烟，都在拖这个样子。

三问：走的路是自然走出来的吗？进门就被灶台或厕所挡住视线，人会下意识地回避，侧身，快走。这条回避的路，本来不是一家人想要的路，是被土挤出来的。

三问问完，你会发现，旧书那句话里最有用的部分，不是“好吃懒做”这种结局，而是它指出了一个位置：大门口，第一眼，对着什么。这个位置，在方程里，是一个很敏感的点。

旧书给了位置，没有说清路径；方程补上路径，不带结局。

旧书里的补救，是挡一挡：设屏风，设玄关，用博古架隔开〔附件书二·347页〕。用方程的话说，这是在新土和路之间，加一块缓冲。缓冲一加，第一眼的冲击就被分担了。你看，旧书的办法，和方程的办法，在这里是通的。

通，是因为它们面对的是同一块土。

翻完这一条，再看一眼旁边的学问。这一章一直在说“别扭”“缓冲”，这些词，在环境心理学和建筑学里，也有很朴素的对应。这里只说常识，不引具体的研究和数字。

人进入一个空间，通常需要一个“过渡”：从外面的嘈杂、明亮，进入里面的安静、柔和，中间最好有一段缓冲，比如玄关、门廊、一小段走廊。缓冲让人的身体和注意力有时间换挡。

人在家里，多半喜欢“背后有靠、前面有景”：坐在一个位置上，背后是墙，前面能看见门和窗，会有一种安全感。这和旧书说的“后有靠山”，在感觉上是接近的。

人对自己常用的东西，需要“伸手就到”。东西放在习惯的位置，是一种省力；一旦被挪动，就要付出注意力，这是“手不知道往哪放”的由来。

这几条常识，没有一条在说“吉”或“凶”，每一条却都能对到方程里去：缓冲，是土对路的一个调节；背靠与视野，是土对样子的一个托举；伸手就到，是路和土的咬合。

所以，**环境心理学和旧风水书，面对的是同一块土，只是各说各的话**。本书做的，是找一个共同的问法，让两边都能被接住。

◆ 十二、这一章没说的话，和一张表

话说到这里，有一些事要老老实实交代，这一章没有说的是什么。

第一，这一章没有给你一套“方位吉凶表”。三方程是问法，不是答案。同一个方位，对不同的家，答案不同。

第二，这一章没有说“风水可以不管”。恰恰相反，它说的是风水要管，而且要管得比旧书更细：不光管土，也管路和样子。

第三，这一章没有说符号没有用。符号有时有用，有时是在糊。怎么分，第十四章和第二十二章会讲。

第四，这一章没有碰“凶事”“疾病”“官司”这类重话。旧书里这类断语很多，本书只在需要的地方，拿它们来分析“这样的断语是怎么说出来的”，不拿它们吓人。如果你或家人身体、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第五，这一章没有讲六条路径和三种动力。它们是方程的“动态”那一半，是下面两章。

最后，把这一章的东西，压成一张表，以后遇到事情，可以拿它对。

方程	问法	走向不等式的信号	杜家的例子
E=H(S,D)	新土对得上已有的路和想要的样子吗	一进来就别扭，手不知道往哪放	新楼盘进门拐一下
S=F(D,E)	想要的样子，能从路和土里长出来吗	努力很久，样子就是长不出来	长走廊让一家人各回各屋
D=G(S,E)	走的路，是顺着样子和土自然来的吗	开始走谁也说不清为什么的路	奶奶不爱出门

用表的时候，要注意两点。

第一，三条要一起问。一条走成不等式，很容易带着别的两条一起偏。

第二，问的时候，不要急着找“谁的错”。不等式是一个信号，不是一份判决。它只告诉你：这一处，值得再看一眼。

两个常被问到的问题，也放在这里。

有人问：三条方程，要是只能管一条，管哪一条？答：先管 E=H(S,D)，因为新土进来的那一刻，最先露出来的就是它。只是管完它，不能就此放手，另两条会在几个月后接着显形。

又有人问：不等式出现了，是不是一定要改？答：不一定。先看大小，先看有没有人在绕，先看能不能靠一次小调整松开。很多不等式，松一处就够了，用不着大动干戈。大动干戈，往往又是一次新的“新土进来”，要把三问重新问一遍。

还有一句话，留给着急的人：等号不是一天画出来的。先把三问问清楚，哪怕当天不改一件东西，这一天也不算白过，因为你已经把“对不上”的地方，从一团模糊变成了一个可以指着的位置。

◆ 放回日子里

回到饭桌。

小禾在手机里说完“动线”，明远盯着草图背面的那个等号，半天没说话。

方晴先开口：“你是不是想说，咱们看房子，是想让它等于咱们家？”

明远摇头：“不对。房子不可能等于家。我是想，新房子放进来，咱们那条老路，还能不能走。咱们想要的那个样子，还能不能长。”

小禾在手机里笑：“爸，你这话比我们教授讲得好。”

那天晚上，明远在那个等号的下面，又写了三行小字：土对得上路吗。样子长得出来吗。路是自己走出来的吗。

他把这张纸，夹在了楼盘的宣传单里。

你可以试一件事。今晚，找一个你家里最近“放进去”的东西，不管是一张新桌子，一个新习惯，一位新来的人，在纸上写一个等号，把三句话写在下面。每一句，打一个对勾，或一个问号。

只看，不改。

第二天晚上，方晴照着那三行小字，把老宅翻修的方案又过了一遍。她给奶奶打电话，不问“要不要装卫生间”，问的是：“妈，您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干什么？”

奶奶说：“开后门，看看菜。”

方晴在草图上，在后门的位置画了一个圈，写了两个字：别动。

这两个字，是这一章最实在的用处。它不是一个结论，是一个标记：这里有一条走了很久的路，新的土要绕着它走。很多时候，一个好的方案，不是加了什么，是在哪几处写下了“别动”。

放下电话，方晴又在圈旁边添了一行小字：屋顶要补，墙要做防潮，烟道要通。这三样，是土里确实坏掉的东西，要修。别动的，是路；要修的，是土。把这两件事分开，翻修就不再是一次“把旧的全换掉”，而是一次“把坏的修好、把活的留住”。

带 走 的 话

风水好，就是三条方程都不走成不等式：新土对得上路和样子，样子长得出来，路走得自然。

小　账

这一章里的 E，让方程更和谐了，还是走向了不等式？老宅翻修若把封闭灶间、室内卫生间一并做死，三条方程会同时偏向不等式；若留下天井门和后院小路，三条都还成立。

固化在哪里？解冻从哪一处下手？固化在“翻修就是把一切改新”的想法里；解冻从问“哪条路已经走了五十年”开始，那条路上的东西先别动。

03

第 3 章

六六大顺：E 推不推得动六条路

◆ 一、同一个厨房，三个人各说各的

腊月的一个晚上，杜家县城的旧房里，方晴正切着菜，明远从店里回来，鞋还没换好，先问了一句：“今年过年，老宅那边到底回不回？”

方晴没有马上答。她说的是另一件事：“我想的是，过年那几天，一家人能坐在一张桌子上，慢慢吃一顿饭。奶奶坐上首，小禾挨着我，你不要中间跑出去接电话。”

明远说：“那得先把老宅的灶修一修，不然奶奶一个人烧不动。”

小禾在视频那头插话：“先别急着修。先看看奶奶这个冬天自己是怎么过的，她每天走哪几步，哪几步最吃力，看完再说修什么。”

你听出来了吗？三个人说的是同一件事，起的头却不一样。

方晴从“想要的样子”起头：一桌人，慢慢吃饭。明远从“手边的东西”起头：灶、房子、能修什么。小禾从“日子怎么走”起头：先看奶奶每天的那条路。

三个人谁也没说错。只要其中一个人的起头被另一个人顶回去，这个晚上就不太愉快。明远会觉得方晴只讲想法，方晴会觉得明远一开口就是花钱，小禾会觉得两个人都没有先看一眼奶奶。

这一章要讲的，就是这件事：一个家把日子过顺，有六种起手的方式。哪一种都可以。要紧的是，六种方式在这个家里是不是都走得通。

走得通的那种状态，老辈人嘴里叫“六六大顺”。本书借这四个字，给它一个具体的意思。而这个意思，全压在一个字母上：E，也就是家里沉下来的那块土。

◆ 二、旧书看土，本书问路

在说六条路之前，先看看旧书是怎么起手的。

通俗风水书的顺序，大致是这样：先看外头，山在哪边，水在哪边，路从哪里来；再看门，大门朝哪个方向；然后进到屋里，大厅、厨房、卧室各占哪一方；最后才说，这样的房子，住进去的人会怎样。

本书所附的一本现代通俗书，就把屋外的形势当作头一桩事来讲。屋后有没有山，屋前有没有水，屋西有没有池，书里写得干脆，其中一句说“后边有山可安庄”〔附件书二·85 页〕。往下一句，就是住在这里的人家会怎么样。

这个顺序是：先有地，再有屋，最后有人。

它对不对？在很多情形里，对。一家人搬进一座现成的房子，门朝哪边、窗开在哪里，早就定了。人只能在这座房子里排日子，过出一种样子。先看房子，再看日子，再看样子，是很自然的次序。老周常说一句话：“人是后进屋的。”大部分人买房、租房，面对的都是别人先盖好的房子。

旧书还有一个好处，是它从来没有忘记：房子会影响人。这一点，本书一个字也不想退。

可是，只有一个顺序，会出什么问题？

家里一有不顺，旧书只能回头去查房子：门是不是开错了，灶是不是放错了，床头朝哪边。查来查去，永远是“土”这一头。而且查出来的结论，只有“这块土吉不吉”，一句话判到底。

至于这块土到底是怎样帮了这家人、又是怎样拖了这家人，旧书说不细。它没有告诉你：这座房子，拖住的是这家人的哪一步。

本书要换一种问法。

王德生博士讲，风水的焦点是 E。可是 E 不是站在一旁的背景，不是“环境好坏”四个字。

E 是家里每天的 S、D 赖以进行的那块土。样子要显出来，得靠土托着。路要走出去，得在土上走。

所以，判一座房子风水好不好，本书只问一句：**它推着这家人的路，走得顺不顺？**

再说得具体一点：一个家日子要往前过，有六条路可以起手。如果这块 E，对六条路都有促进，每一条从头走到尾，都比没有这块 E 的时候更容易，那就是风水好，也就是“六六大顺”。如果这块 E 对其中某几条路拖后腿，让它们走到一半被卡住，那就是风水差。

风水好，就是 E 高度促进六条路径的顺利运行；风水差，就是 E 拖住、卡住了其中某几条。

这句话有两个地方值得停一停。

第一，它说的是“促进”，不是“不妨碍”。好的土，不只是不挡路，还会帮着推。一个厨房好用，不是它没毛病，是它让做饭这件事比在别的地方更省力、更愿意做。

第二，它说的是“某几条”，不是“整座房子”。同一座房子，对 A 家的四条路是推手，对 B 家的两条路是绊脚石。吉凶不在房子身上，在房子和这家人的路之间。

下面，我们把六条路一条一条放进杜家的屋子里，每一条都问三件事：这条路走起来是什么样？E 怎样推它？E 又怎样拖它？

◆ 三、六条起手路线各是什么

先把三个字母放回大白话。

S，是形状，也就是一家人显出来的样子：和睦不和睦，旺不旺，有没有钱，孩子成不成器。D，是路，也就是日子一步步走的序列：几点起，几点睡，从哪里进门，家里的事先后怎么排。E，是土，也就是沉淀下来的那块地方：房子、器具、位置、摆设，还有家里的规矩和记忆。

三样东西互相牵着。样子由路和土一起显出来，路由样子和土一起排出来，土由样子和路一起沉下去。写成三条式子：S=F(D,E)，D=G(S,E)，E=H(S,D)。

既然互相牵着，从哪一个起手，就有先后。三个里挑一个先，再挑一个，最后一个排末尾，一共六种：

- S、D、E：先要样子，再排路，最后配土。
- S、E、D：先要样子，再备土，最后排路。
- D、S、E：先走路，走出样子，最后配土。
- D、E、S：先走路，路上沉出土，样子最后显出来。
- E、S、D：先有土，从土里看出样子，再排路。
- E、D、S：先有土，顺着土走出路，样子最后显出来。

这六种，日子里都有人在用，只是用的人自己常常没有发觉。

你会发现，不管从哪一头起手，E 都在场：有时它在最前，有时在中间，有时在最后。所以六条路通不通，最后都落在同一个问题上：E 在这一步，是帮着推，还是拖着不让走。

◆ 四、从样子起手的两条路

先说方晴那一路：S、D、E。

这条路的开头，是一句话：我们想过成什么样？

方晴说，想要一桌人慢慢吃饭。这就是 S。这个样子一说出来，下一步是排路：晚饭要有个固定的钟点，明远不能在饭点前后被电话叫走，奶奶要坐的位置提前留好，小禾回来那几天，饭后的收拾要有人分担。这些是 D。

路排出来之后，才轮到土：饭桌够不够大，灯够不够亮，厨房离饭桌隔了几步，奶奶那把椅子高不高。

E 推它的时候，是什么样？

假如杜家的厨房和饭厅只隔一道矮柜，端菜两步就到；饭桌是一张能坐六个人的长桌，头顶一盏暖光的灯，奶奶的椅子有扶手。这块土，每一处都在替“一桌人慢慢吃饭”出力。排好的路，走起来不费劲：钟点定了，明远一进门，桌子已经摆开，他自己都不好意思再接电话。

这时，E 是帮手。样子被它托着，路被它顺着，一次一次走，样子就越来越稳。

E 拖它的时候，是什么样?

假如厨房在走廊尽头，端一碗汤要穿过客厅，绕过沙发；饭桌是一张折叠小圆桌，坐四个人就碰膝盖，奶奶来了只能端着碗站在灶边；灯又黄又暗，对面的人看不清脸。这块土，每一处都在对“慢慢吃饭”说不。

路明明排得好好的，钟点也定了，人也到齐了，可是每一顿饭都有一点点不对。久而久之，方晴就不再提“想要一桌人”这句话了。

这是 S、D、E 这条路被 E 拖住的典型样子：**样子还在，却没人再说；说的人，被土一点点磨没了。**

你到这样的家里去，会觉得这家人什么都做，却不太知道在做什么。

问问自己家：如果从“想要什么样子”开始，这块土是帮着往前推，还是在半路拦下来?

同样从样子起手，还有一条把“备土”放在“排路”前面的走法，小禾的深圳小户型就是这样。

第二条：S、E、D。先要样子，再备土，最后排路。

这条路，和上一条只差一步的顺序，日子里的味道却很不一样。

小禾想在深圳买一套小户型。她跟爸妈说的话是：“我想有一个自己的家，下班回来能安静做图。”这是 S。她接下来做的事，不是先排作息，而是先去看房：几楼，朝哪边，有没有一个能放下大画板的窗边位置。她先把土定下来，打算住进去之后，再慢慢排日子。

这条路很像许多人买房的实际过程：先有一个“想要有个家”的念头，再去买房，搬进去再磨合。有的事，土不先备好，路根本没地方放。

E 推它的时候。

小禾看中的那套小户型，窗边有一块凹进去的位置，宽度刚好放下一块画板，白天的光从侧面进来，不晃眼。门口到窗边之间是空的，进门不碰任何东西。搬进去的第一个星期，她什么也没规定，早上不自觉就坐到了窗边。路是土自己带出来的。

这是 E 推得最好的一种样子：土先备下，路顺着土长出来，连“排”都不用排。

E 拖它的时候。

要是小户型的窗边位置，恰好是进门的过道，画板一放，开门就碰；要是窗外正对着邻楼的墙，白天也得开灯；要是房间小到床和桌只能背靠背，那么“下班回来能安静做图”这个样子，就算是有了，路也排不出来。

钱花了，房子也有了，样子也还想要，日子却一天天过得不像最初想的。人会说：“当时怎么没想到呢？”

这句话里藏着一个提醒：S、E、D 这条路，最怕的是备土的时候，没有把路想进去。

老周碰到过这样的人家。他到屋里不先看门，先问一句：“你们家人，早上谁先起，起来先去哪里？”问完才去看房子。他说：“房子是死的，人是走的，先看人走哪条线，再看房子挡不挡。”

这不是什么玄机。它是在 S、E、D 这条路的备土一步，替 E 补上一双“看路”的眼睛。

◆ 五、先走路：路一变，土成了墙

第三条：D、S、E。先走路，再出样子，最后配土。

这是明远的路。

明远开五金店二十年，从来没有对自己说过“我想要一个什么样子的家”。他做的事是：五点半起，六点出门去批发市场拿货，七点半开店，晚上八点关门，回家吃饭，看一会儿新闻，十点睡觉。

这是一条很稳的 D。二十年没怎么变。

走了二十年，家里显出一种样子：日子稳，孩子供出去了，没欠债，一家人彼此不烦。这样子不是哪一天定下来的，是路一年一年走出来的。

然后才是土。既然作息是这样，家里的东西就慢慢跟了过来：玄关放一个装工具的柜子，卧室的窗帘是遮光的，因为白天要补觉，茶几下面压着几本进货单。

E 推它的时候。

这块土，是明远的路一层一层沉出来的，所以它几乎处处都顺路。进门放鞋、挂外套、放钥匙，三个动作在一米之内做完；遮光帘让他白天补觉不被打扰；进货单有一个固定的地方，找起来不费神。这块土在替这条路“省力”，二十多年下来，省下的力气攒成了一种安稳。

许多老人家的日子，就是这样过的。路在先，土跟着路长，样子是长出来的。

E 拖它的时候。

这条路有一个特点：它很稳，不太经得起路的突然改变。因为它的土，是跟着旧路一层层沉下去的。路稳的时候土是帮手，路变的时候土就是墙。

今年县城新开了两家连锁五金店，明远的货走得慢了，他不得不想：晚上是不是提前关门，或者把店面缩小。路一变，他才发现：家里没有一样东西，是按“明远晚上六点就在家”准备的。客厅的沙发是方晴的，书桌是方晴的，茶几下面全是进货单。他多出两个小时在家里，家里没有他的位置。

于是他在家里转来转去，方晴觉得他碍事，他觉得自己多余。两个人都没有错，只是土是按旧路沉的，路一换，土就拦了路。

D、S、E 这条路，最容易堵在“退休”“店要关了”“孩子离家”这几个时候。那几个时候，路突然短了、断了、换了，而土还留在原处。

◆ 六、走着走着，土就沉下来了

第四条：D、E、S。先走路，路上沉出土，样子最后显出来。

这条路和上一条很像，差别在于：上一条是“路走出了样子，再给样子配土”，这一条是“路走着走着，土直接沉下来，样子是路和土一起显出来的”。

杜奶奶的老宅，就是这一条。

奶奶七十八岁，独自住在乡下老宅。她每天天一亮起来，先到院子里看一眼鸡，然后去灶间烧水，端一碗到堂屋的小桌上，坐着吃粥。上午去菜地，中午歇，下午在门口坐着，和路过的人说几句话，天黑就睡。

这条路她走了五十多年。

E 推它的时候。

走着走着，土沉下来了：灶间的门槛被踩得中间凹下去一块，堂屋小桌的边角磨得发亮，门口那张竹椅，椅脚下的泥地被磨出两个小坑。这些不是谁摆的，是路走出来的。

于是每一样东西都在手够得着的地方，每一步路都不多走。样子显出来：这是一个“老人安安静静把日子过下去”的家。别人一进来，就知道这是谁的地方。

这块土推得极好。老宅的好，很大一部分在这里。

E 拖它的时候。

路和土长到一起之后，土就不容易动了。

奶奶灶间门槛凹下去那一块，是五十年走出来的，可是对一个七十八岁、腿脚不太好的人来说，那块凹处，恰恰是最容易绊的地方。每一步都是熟的，也每一步都是险的。

要改，就得动土；动了土，奶奶五十年的路就被打乱了。不改，担心；改了，奶奶说：“你们给我弄乱了。”

老周说过一句话：“老屋子的毛病，往往也是老屋子的好处，要一样一样地改。”

D、E、S 这条路的堵，不是哪一步坏了，是 E 和 D 长得太紧，哪一样都不好单独动。这时候，E 对这条路，既是推手，也是锁。要解冻，得一小处一小处地松。这一点，后面的章节会专门讲。

◆ 七、房子先在的两条路

第五条：E、S、D。先有土，从土里看出样子，再排路。

这是新楼盘样板间的路。

你一定去过样板间。房子是先盖好的，家具是先摆好的，灯光是先调好的。你一走进去，就看见一种样子：孩子在飘窗上看书，大人在开放式厨房里切水果。你心里有个声音说：“要是我们家也能这样就好了。”

杜家的旧房要不要卖了换新楼盘，明远和方晴去看过两次样板间。第二次回来，方晴说了一句话：“我发现我想要的，其实就是那间有大窗户的餐厅。”

在这之前，方晴从来没这样说过。她以前说的是“想要一桌人慢慢吃饭”，很空。样板间里那间餐厅，让这句话有了形状。

E 推它的时候。

这是 E 推得最直接的一种：它替人把说不清的样子，借着一块具体的土，说清楚了。许多人在看房的时候，才第一次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板间的 E 在这里做了一件旧书没有强调的事，它帮“样子”长出来。

如果那间大窗户的餐厅，真的契合杜家的日子，杜家搬进去后，每天在那里吃晚饭，窗外的光就会替他们把“一桌人慢慢吃饭”这条路托起来。这是 E 先给出样子，再推着路去追。

E 拖它的时候。

样板间里的样子，是别人设计的。孩子在飘窗上看书的那个画面，不一定是杜家的。小禾已经二十六岁，不会再住家里；明远晚上八点才回来，没有开放式厨房里那种悠闲。买下来之后，样子是样板间的，路是杜家自己的，两样对不上。

这时家里出现的，是一种说不上来的“不像”：房子很好，住在里面总觉得自己是客人。许多人搬进新房头一年的那种别扭，常常是这样来的。

老周对新楼盘的看法有点意思。他说：“新房子我不怕，我怕的是人拿着别人的样子往里住。”这话用在 E、S、D 上，再合适不过。

这条路的 E，拖不拖，要看它给出的样子，是不是这家人自己的。

房子先在的另一种样子，是人顺着房子预先画好的线走。

第六条：E、D、S。先有土，顺着土走出路，样子最后显出来。

这是老周自己的路，也是旧风水书里最常见的路。

你再翻一翻旧书的次序：先看山水，先看门向，先看房位，这是 E。接着说在这样的房子里，人怎么起居、怎么进出、床放哪里，这是 D。最后才说，住在这里的人家是什么样子，这是 S。

这是三个字母里最“现实”的一条。它承认一件事：人是后进屋的，房子在先，路只能顺着房子走。

老周去给人看房，常常这样做：先站在门口，看四周，哪里有路，哪里有水，对面有没有高楼。然后进屋，沿着人要走的线走一遍：从门到客厅，从客厅到厨房，从厨房到卧室。走完了，他才说：“这家人，大概会是这样的。”

他说中过几次。有一回，一对夫妻搬进新房，他走一圈，说：“这家的男人，晚上多半不在家吃饭。”夫妻俩吓了一跳。他其实只是看到：玄关窄，餐厅和厨房隔着一条长走廊，吃饭的位置背对着门。他说：“这样的格局，吃饭时人是坐不安稳的。”

E 推它的时候。

房子的格局和日子的流向合得上，人在屋里走，每一步都不拧。进门、换鞋、洗手、坐下、吃饭，一气呵成。住进去的人，不觉得是房子在帮忙，只觉得“这屋子住着顺”。这就是 E 推得最自然的样子，推到人察觉不到。

E 拖它的时候。

房子盖好那一天，路就被预先画了一半。人搬进来，要么顺着这个预画的路走，要么和它别着劲过。

如果这家人的生活，本来就不是房子预画的那一种，E、D、S 就走不通。比如，一对老夫妻，一辈子习惯在院子里生炉子、晒菜、串门，住进了高层电梯房，门一关，邻居不见了，院子没有了。房子是新的，路却被土堵了一半，样子怎么也显不出来。

这时候，旧书会说：这座房子不吉。本书的说法是：这座房子对这家人的路，不推，拖。吉不吉，要看谁住，要看他们要走哪条路。

◆ 八、六六大顺，和一张对照表

六条路都在杜家屋子里走过一遍了。

你可以发现：六条路没有哪一条更高明。方晴的S、D、E，明远的D、S、E，小禾的S、E、D，奶奶的D、E、S，样板间的E、S、D，老周的E、D、S，各有来路，各有合适处。而在每一条上，E都在场，不是推，就是拖。

“六六大顺”要的是什么？

六条路上，这块土都在往前推。不是让六条路每天都走，是不管日子从哪一头逼上来，这块土都帮得上忙。

家里想改变的时候，有时候是方晴一句话提起来的，那是从S起手；有时候是明远发现门口的鞋柜挡路，那是从E起手；有时候是小禾说“我们每天晚饭都吃得太晚”，那是从D起手。这些起手不是谁选的，是日子逼出来的。哪个口子先裂开，哪条路先上场。

如果这块E对六条路都有促进，那么不管从哪一头起手，改变都能顺着走到另外两头：想要的样子能排成路，路能落到土上，土又能显出样子。

如果这块E对其中几条是拖，那么每当日子从那一头逼上来，家里就卡住。而且卡住的样子，每次都差不多。

所以，本书说“风水好”，有三层：第一层，三条方程都还成立，没有走向不等式；第二层，六条路径都通；第三层，也是最深的一层：路之所以通，是因为E在推。

把前面说过的，合起来看一看。这是一张对照表，拿它来对一对自己家，不要当成判决。

起手	E怎样推	E怎样拖	拖住时，家里的样子
S、D、E	厨房、饭桌、灯，处处替“想要的样子”出力	器具与位置对着干	每一顿饭都有一点不对，想要的样子渐渐没人提了
S、E、D	备下的土自己带出路	备土时没想路	钱花了，日子过得不像当初想的
D、S、E	土是路沉出来的，处处顺手	路一变，旧土成了墙	作息一被打断，家里没有一样东西接得住
D、E、S	样样顺手，服帖	路与土长死，哪一样都难动	样样顺手，也样样不好动，改一处牵一片

起手	E 怎样推	E 怎样拖	拖住时，家里的样子
E、S、D	土替人把样子说清楚	土里的样子是别人的	房子很好，人总觉得自己是客人
E、D、S	格局和日子流向合拍	房子预画的路与人要走的路别着	人要变，房子不变，两边别着劲

这张表有一个用处：它让你知道，家里的“别扭”大概出在哪一条路上，E 是在哪一处拖住的。

比如，一家人搬进新房子，三年了，总觉得不像自己的家。查来查去，门没问题，床位没问题，朝向也没问题。按旧书的办法，只能往后继续查，查到最后总会查出一个“不宜”。对着这张表，可以先问：是不是 E、S、D 这一条被拖住了？这个房子里显出来的样子，是不是别人的样子？

再比如，一对老夫妻，老伴去世后，剩下的那一位，家里什么都在，却一步也不想动。这是路断了，土还在，样子没了，D、S、E 或者 D、E、S 被冻在原处。

又比如，年轻人合租，每个人的东西都在自己屋里，客厅是空的。这常常是 S、D、E 被拖住：没有人说过“我们这个家想要什么”，土就没有一处在替谁出力。

同样是“别扭”，位置不同，解开的办法也不同。一个家里同时有两三条路被拖住，是常有的事，也没有什么大不了。要紧的是看清楚拖在哪里。

这张表里每一句“拖住时的样子”，都是日子里常见的情形，不是断语，更不是要吓唬谁。如果有人因为家里的难处，睡不好、吃不下、心里发慌，不要只在房子里找缘故。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房子能帮一部分的忙，帮不了全部。

◆ 九、一条被拖住，能绕过去吗

有人会问：既然六条都通才叫“六六大顺”，一般人家哪有六条都通的？

确实，几乎没有一个家，六条路是完全被 E 推着的。

好在这六条路之间，是互相有桥的。

明远的 D、S、E 被打断了，晚上多出两小时，家里没有他的位置。这时候，如果方晴能从 S 起手，说一句“我们要不要把周三晚上留给一家人做点什么”，S、

D、E 这条路，就替他把 D 的洞补上了一部分。再往下，家里添一张能坐三个人的小桌，那是 E 开始推。

镇上一户人家，新装修的厨房台面很漂亮，却做不出一顿热饭，因为灶台和水池隔着一整面墙，S、E、D 被拖。他们改从 D 起手：先把洗菜、切菜挪到靠近灶的一张小推车上，把路缩短，再谈台面。D、E、S 替他们绕了过去。

所以，六条路互相通连，是这套看法最有用的地方：一条被拖，不必死在那里，可以换一头进去。

只有一个条件：换进去的那一头，自己得是通的，而且 E 在那一头不能是冻住的。

要是方晴不再提想要什么样子，S 那头没了，明远的路被打断，也就没有别的路能替他补。要是房子里每一样东西都动不了，E 冻死了，不管从 S 还是从 D 起手，最后都撞在土上。

所以，“六六大顺”也可以倒过来读：**它不要求六条都畅通无阻，它要求 E 至少不要整块冻住。** 一块 E 只要还在松动，总有一条路被它推着，别的路就有桥可过。

一块 E 冻住，三条方程开始变成不等式；方程变成不等式，六条路就一条一条堵上。这是下一章要接着讲的事：路通不通，要看推路的动力足不足。路是沟，动力是水。沟挖得再好，没有水，也流不起来。

◆ 十、同一座旧房，六条路各打分

把杜家县城的旧房拿出来，对着六条路，从头到尾打一次分。这不是给房子判分数，是看一看，这块土在哪几条路上出了力，在哪几条路上拖了腿。

S、D、E 这一条，方晴想要“一桌人慢慢吃饭”。旧房的饭厅和厨房隔着一堵半墙，端菜方便，这是推；可是饭桌太小，奶奶来了坐不下，这是拖。这一条，是推着走，走到一半被桌子拖住。

S、E、D 这一条，小禾想要“有一个自己的家”。她回县城的时候，房间还留着，床还在，书桌还在。这块土对她，是推：回来就能躺下，一点都不陌生。可是

房间朝北，不太亮，她要在这里做图，就得开着灯。这条路，推了一半，拖了一半。

D、S、E 这一条，明远的路。玄关、工具柜、遮光帘，二十多年的日子沉出来的土，推得很稳。拖的地方，只有一处：路一变，没有他的位置。

D、E、S 这一条，更多属于老宅。县城的旧房住了二十三年，路和土也长到了一起：书房那张书桌，玄关那个柜子，都已经动不了。这条路，推得顺，也冻得紧。

E、S、D 这一条，是新楼盘样板间的路。旧房里这条路，几乎没有被用过，因为房子是二十三年前住进来的，当时没有人从土里看样子。如今杜家人去看新楼盘，这条路突然开了：他们第一次从别人的土里，看见了自己想要的样子。

E、D、S 这一条，旧房有它的格局：三居室，一条小走廊，一个朝南的阳台。杜家人的日子，大半顺着这个格局排出来。这块土，对这条路，大体是推的。

打完分，你会看到：同一座房子，在六条路上，有推有拖，没有哪一条是满分，也没有哪一条是零分。

这就是为什么，杜家人对这座旧房，说不清是爱还是烦。它有二十多年的好处，也有二十多年的毛病。两样东西，缠在一起。

要不要卖，不是一个“这房子好不好”的问题，而是一个“这块土，还能不能继续推杜家要走的那几条路”的问题。杜家今后要走的路里，奶奶要接来、小禾要有自己的位置、明远的店要变，这几条，旧房推得动几条，拖住几条？这一笔账，比“旧房风水吉不吉”，要具体得多，也要有用得多。

◆ 十一、E 靠什么去推路

最后，补一句：E 到底是靠什么去推路的？

前面各节里，其实已经出现了好几种“推手”。把它们归一归，大致有三类。

第一类，是**东西摆在哪里**。门槛高不高，灯亮不亮，饭桌大不大，柜子在不在手边。这是 E 的现实一层，最看得见。路好不好走，常常就差在一个位置、一个高度上。

第二类，是**规矩和说法**。家里有没有一条“周日晚饭不接电话”的规矩，有没有一句“这屋是奶奶的，进门要先招呼”的说法。这一层看不见，却比摆放更管用。许多路能走通，是因为有一条规矩替它挡了风。

第三类，是**记忆和心气**。一个房间让人想起什么，一把椅子让人觉得安心还是紧张，一个窗口看出去，让人有没有指望。这一层，是最软的，也是最顶用的。人愿不愿意在某条路上走下去，常常靠它。

三类推手，各出一份力。好的土，三份力都在往同一个方向使；差的土，一份往前，一份往后，人就觉得别扭，说不出缘故。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同样一个摆放，在这家有用，在那家没用。摆放只是第一类，它要和第二类、第三类对上，才推得动。一盏灯换亮了，人还是不愿意在饭桌上坐，是因为那一桌上，从前写下的是吵架。亮不亮，不是灯的事。

这一点，后面几编会一层一层展开：E1 三界讲东西、规矩、记忆；E2 讲符号、推演、计算；E3 讲守得住、流得动、盼得到。现在只需要记住：E 不是背景，它是一支由几个人手组成的队伍，六条路能不能走顺，要看这支队伍往不往一个方向使劲。

◆ 十二、老周的回访，和一次小练习

老周有个习惯：给人看过房子之后，隔一两年，他会顺路再去看一眼。不是为了收钱，是想知道，自己当年说的话，后来怎么样了。

有一户人家，姓谢，做小生意，夫妻俩带着一个上初中的儿子。头一回看，是搬进新房的第二个月。老周走了一圈，说了三句话：玄关太窄，进门就堵；厨房在最里头，做饭的人和吃饭的人，隔着整个客厅；儿子的房间对着大门，一开门就能看见。

谢太太照着做了几件事：玄关的鞋柜换成了薄的，厨房和客厅之间的矮柜撤了，给儿子的房门装了一道布帘。

两年后老周回访，发现房子变得挺顺。可是顺的，是哪几条路？

玄关通了：进门放得下东西，换得了鞋。这是 E、D、S 这一条，土配上了路，推了。厨房通了：做饭的人和吃饭的人，隔得近，能说上话。这是 S、D、E，土配上了想要的样子。

可是老周发现，儿子的房门，那道布帘，一年到头都拉着。儿子在里面的时间，越来越长。这是另一条路：D、E、S，路和土长在了一起，一个孩子每天的路，被一道帘子固定成了“进屋、拉帘、不出来”。

谢太太说：“这个帘子，是你说的。”

老周想了想，说：“我说的是一开门就看见，不太好。没说要拉一整年。”

这件事，老周后来常拿来讲。他的意思是：一个办法，在一个时候，推着某一条路；时间长了，它自己会变成另一种东西。帘子最开始是缓冲，后来变成了墙。

放进这一章的话来说：**E 推不推路，不是装上去就一劳永逸的。** 每一处改动，都要隔一阵再看一眼：它推的，还是不是当初想推的那一条？它有没有悄悄拖住了另一条？

所以，“六六大顺”不是一个达到了就完事的状态，而是一个要不断回头看的状态。六条路上的 E，哪一条在松，哪一条在紧，隔一两年，就要问一遍。这跟一个人去体检，是一个道理：不是等不舒服了才查，是平时有一个节奏。

那么，用什么来问？最简单的一个办法，是在每一年的年头，拿出六张小纸，每张写一句：这一年，我们家有没有谁，是从样子起手的？有没有谁，是从路起手的？有没有谁，是从土起手的？写完看一看，哪几张纸上写不出东西。

写不出东西的那一张，说明那一条路，这一年，没有被走过。没有被走过的路，土会慢慢长草。

老周那样隔一两年回头看一眼，自家也做得到，不用请任何人。有一个小练习。

找一个周末的晚上，一家人，或者你自己，拿一张纸，画六行。每一行，写一条路的名字：从样子起手、从路起手、从土起手，再各分前后。你不必记字母，写大白话就行。

然后，每一行问两句：这一年里，这条路上，家里的土，帮过一回什么忙？拖过一回什么后腿？

不要求每一行都写得满。写不出帮忙的，不必着急，也许是这条路这一年没怎么走。写出了拖后腿的，不必责怪谁，也不必马上去改。先把它写下来，放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以后，再看一眼。你常会发现，有一两条被拖的事，已经自己松了；还有一两条，越看越清楚，是家里一直绕不过去的地方。后一种，才是值得动手的。

动手的办法是：不要一次动整座房子，找最小的那一处，先松一松。也许是一个门槛，也许是一盏灯，也许只是一句“周日晚上不接电话”。

这样一年做一次，六条路的状态，就在心里有了一本账。哪一条一直畅，哪一条总是卡，几年下来，你会比任何人都清楚，这块土，对你们家，是怎么一回事。

◆ 放回日子里

回到开头那个腊月的晚上。

方晴要一桌人慢慢吃饭，明远要先修灶，小禾要先看奶奶怎么过冬。

现在看得出来：这个晚上，方晴是从样子起手（S、D、E），明远是从土起手（E、D、S），小禾是从路起手（D、E、S）。三个人起头不同，没有一个是错的。吵起来，不是因为谁错，是因为各人只认自己那一条，对另外两条上土的状况不太放心。

那个晚上，其实可以这样收尾。

方晴那条路被拖的地方，在于明远晚上走不开，所以请明远先说一句：过年那几天，店能不能关三天？这是替 S、D、E 补 D。

明远那条路被拖的地方，在于灶修了，奶奶也许不习惯，所以请小禾这个冬天先看一看奶奶每天的路，把凹下去的门槛、够不着的柜子记下来。这是替 E、D、S 里的土，装上一双看路的眼睛。

小禾那条路被拖的地方，在于她只看见奶奶的路，没看见全家想要什么，所以请她把方晴那一句“一桌人慢慢吃饭”也记进去。这是替 D、E、S 补 S。

三个人，三条路，互相补了一步。

你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找一张纸，写三行字：这个家最近想要的一个样子；这个家每天走的一条路；这个家里挡着路的一件东西。写完看看，哪一行最难写？

最难写的那一行，往往就是你们家的 E 最容易拖住的那一头。

带 走 的 话

六六大顺，是这块土在六条路上都推着走；从哪里起手都行，别让一块土把某几条路拖成家里的老毛病。

小　账

这一章里的 E，让方程更和谐了，还是走向了不等式？一座房子本身没有对错，要看它对六条路是推还是拖，哪一条被它挡住了。

固化在哪里？最容易冻住的，是路和土长到一起的那一条（D、E、S）。解冻从最小的一处下手：先动一个门槛、一个位置，别一次动整座房子。

◆

04

第 4 章

三原理：动力足不足

◆ 一、饭桌上一句没说完的话

春节前，杜家人真的坐到了一张桌子上，是在县城旧房里。方晴炖了一锅萝卜排骨，明远提前一个钟头关了店，小禾从深圳赶回来，一进门就先抱了奶奶。

吃到一半，方晴放下筷子，说：“其实我想问一句，咱们这个房子，到底卖不卖。”

桌上静了一下。

明远低头夹菜，说：“再看看。”小禾说：“看什么呀，再看一年，房价又不会涨。”奶奶说：“卖了我住哪。”

这几句话，没有一句是吵架。你要是在场，会觉得桌上有一种东西，被拧着。

方晴想要的，是一个更宽一点的家，一家人以后回来，各有各的地方。明远手里的日子，是店里每月的流水，房子卖了，换新楼盘，首付从哪里出。两样放在一起，对不上。对不上，就顶起来了。

你家里一定也有过这样的时刻。没有人拍桌子，只是一个念头顶着另一个念头，谁也不退，谁也不进。

这一章要讲的，是这种“顶着”的时刻，在 SDE 方法论里是怎样回事。王德生博士把它叫作三原理的第一步：两者顶撞。

顶撞之后会发生什么？有的家，顶着顶着，桌子换了，日子就松了。有的家，顶着顶着，谁也没动，一年又一年，直到顶得没了力气。

前一种叫动力足，后一种叫动力不足。这一章，就说这两种。

◆ 二、旧书说冲煞，本书说顶撞

先看旧书。旧书里有不少字，说的正是“顶”。

冲，是两样东西迎面撞上。路冲，是一条路直直地对着大门；门冲，是两家的门对着门。煞，是冲出来的那一股坏势。三箭射屋，是三条线朝着屋子来。蛇行路，是路绕着屋，绕出了一个弯。本书所附的现代通俗书里，这类的图和断语占了不少页〔附件书二·61 页〕。

旧书对这类情形，说法大致一致：有冲，就有煞，有煞，就要化。化的办法，是摆一块石头、挂一面镜子、种一排树，把冲过来的势挡一挡，或者引一引。

这个路数，公平地说，抓住了一件很真的事：**东西和东西之间，会顶。**

一座房子，门对着一条直路，夜里车灯一道一道扫进来，扫在床上。这件事是真的，不需要谁来判吉凶，躺在那张床上的人，睡不好是真的。旧书把这种“顶”，用“冲”和“煞”两个字记下来了，这是它的好处。

可是旧书有两个地方，说得不够。

第一，它只看到了“东西顶东西”：路顶门，水顶屋，梁顶床。它没有看到，更多时候被顶的，是人的想法和日子。方晴想要的和明远手里有的，也在顶。

第二，它几乎只给一种收场：**化**，也就是把这股势挡掉。它很少问：顶出来的这股劲，能不能拿来用？

本书要说的，正是这两件事。

先把“顶撞”说清楚。

SDE 里有三样东西：S（想要的样子）、D（日子的路）、E（沉下来的土）。三样东西，两两之间都可能对不上。

对不上，就是顶撞。比如：

S 和 D 顶：想要的样子，和日子现在的走法对不上。方晴想一桌人慢慢吃饭，明远的店八点才关门。

D 和 E 顶：日子的走法，和脚下的土对不上。奶奶每天要走过灶间的门槛，门槛那块凹处，对七十八岁的腿来说太险。

S 和 E 顶：想要的样子，和手边的土对不上。小禾想要在家安静做图，合租的客厅偏偏只有一张折叠桌。

三种顶，各有各的味道。

有人会说：顶，不就是矛盾吗？矛盾不是坏事吗？

这里要停一下。顶撞本身，既不是好事，也不是坏事。它是一股差，一股张力，一股被挤压出来的劲。

你拧过一个瓶盖吗？瓶盖和瓶口一开始是顶着的，越拧越紧，到某一个点，它松了。那股劲，就是从“顶”里来的。没有那一下顶，瓶盖不会开。

同样的道理：家里要变，要先有一个“对不上”。一个完全顺的家，没有什么要变的。一个完全不顺的家，变不动。介于两者之间，有顶，也有路，才有变的可能。

所以，顶撞是动力的来源。至于这股劲，最后变成了什么，要看后面发生什么。

◆ 三、三原理：两者顶，第三者变

王德生博士把这一个过程，总结为三原理。大白话说，就是：

两者顶撞，第三者改变，然后回写。

三样东西，S、D、E。其中两样顶起来，劲会传到第三样身上，让第三样发生变化。变化之后，把这个变化沉淀下来，写回去，就是回写。

对应起来，一共三种：

- S 和 D 顶，E 变。想要的样子和日子的走法对不上，结果是土变了：换张桌子，挪张床，添盏灯。
- D 和 E 顶，S 变。日子的走法和脚下的土对不上，结果是样子变了：家里的样子，从“奶奶自己过”变成“有人看着”。
- S 和 E 顶，D 变。想要的样子和手边的土对不上，结果是路变了：作息改了，动线改了，日子换了一种走法。

注意，三种“第三者”，各不相同，而且都是被动的。**不是谁决定去改它，是那一股顶出来的劲，把它推动了。**

这一点很要紧，也和旧书的看法不太一样。旧书常说“要改风水”，好像有一个人，站在房子外面，决定动哪一块。本书看到的是，家里的变化，常常是顶出来的：顶到一个地步，第三样东西就变了。

下面，一种一种说，各用一个家庭。

◆ 四、三种转换，各用一个家

先说饭桌上的那一件。

方晴想要的样子，是一桌人慢慢吃饭。明远的日子，是店里八点关门。两个对不上，就顶起来了。

顶了多少年？说起来有十几年。刚开始，方晴会等，菜热了又热。后来，方晴先带小禾吃，给明远留一份。再后来，饭桌就成了一个“吃饭的地方”，不再是“一家人坐下来的地方”。

这样顶着，E 会不会变？

会变，只是变得很慢，也很小。

第一次变，是饭桌上多了一个保温罩。方晴发现菜凉得太快，买了一个罩子，扣在明远的饭菜上。这个罩子，是 E 的一个小变化。

第二次变，是厨房灶台旁，多了一张小凳子。明远晚上回来，不想走到饭桌前，常常站在灶台边就把饭扒了。方晴看不下去，放了一张凳子。这又是一个 E 的小变化。

第三次变，是明远的店，装了一台小电视。他在店里等最后一位客人，看着看着，就在店里先吃了一点。这个变化在店里，那个店，也是明远日子里的一块 E。

你看出来了吗？三次变化，没有一次是“想要改风水”，也没有一次是“请人来看”。它们是 S 和 D 顶着，顶出来的 E 的小变化。

这些变化，让 S 和 D 之间的“对不上”，稍微松了一点。

这就是第一种转换：S 与 D 顶，E 变。

那么，这个变化，值不值得?

值不值得，要看变出来的这块 E，是不是又写回去了。保温罩、小凳子，是一个很弱的回写：它们让明远晚归这件事，好过了一点，却没有让 S（一桌人）更近一点。它们是在“顶”的这一头打补丁，没有把顶开。

如果方晴和明远有一次真的坐下来，把饭桌挪到离店更近的位置，或者把“一桌人慢慢吃饭”改成“周日这一顿一定在”，这个 E 的变化就不一样了。它是朝着 S 去的变化，回写进去，S 才能一点点显出来。

这就是同样是 E 变，有的变化只是缓冲，有的变化才是转动。这个区别，下一节会再说。

第二种，要回到老宅。

奶奶每天的路，是五十年走熟的。灶间门槛那一块凹处，是路的一部分，也是土的一部分。今年，奶奶七十八岁了。

D 和 E，本来是服帖的。可是奶奶的腿脚在变，D 一变，E 就没变，两样东西开始顶：以前走得顺的门槛，现在会绊。

有一天早上，奶奶烧水回来，在门槛那里踉跄了一下，手里的碗摔在地上，没有伤着人。邻居听见了，过来问了一声。

这就是 D 和 E 的顶。顶出来的是什么?

S 变了。

那件事发生之前，老宅的样子是“奶奶一个人，把日子安安静静过下去”。发生之后，样子慢慢变成了：邻居隔天来看一眼，明远每周日往乡下跑一趟，小禾在电话里问得更勤。老宅的样子，开始是“有人惦记着的老人的家”。

注意：没有人说“我们要改变老宅的样子”。是 D 和 E 顶着，把 S 顶变了。

再往下，S 变了之后，还要问：回写了吗?

如果S变成了“有人惦记着”，接着E里有没有加一个扶手、垫平一块门槛、换一盏夜里亮的灯？有的话，这个S，就沉下去了，变成了老宅新的一层土。样子、路、土，三样都跟着变了一格，新的方程，成立了。

如果没有，S变了，E没变，那么下一次顶撞的时候，还是在同一个门槛上。

这是第二种转换：D与E顶，S变。

这一种，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它常常是突然的。S的变化，往往是由一件“事”引起的：一次摔跤，一次生病，一次搬家。这时候，你看到的是“出事了”，其实是顶了很久，终于顶出来了。

老周讲过一句话，说得很糙：“出事的屋，不是那天出的事，是那天才让人看见。”这句话，从D和E顶了很多年、S才变这个角度读，是通的。

第三种，轮到小禾。

小禾想要的样子，是在家里安安静静做图。她在深圳的合租房里，E是这样的：三个人合租，客厅一张折叠桌，一台公用的电视，厨房窄，每人一个小房间，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一个小桌。

S和E顶着：想要的安静，和手边的土，对不上。

顶出来的是什么？D变了。

小禾的作息，变成了这样：白天上班，晚上七点到家，吃一点东西，洗澡，趁室友们在各自房间里，客厅这个点还没有人，她把电脑拿到折叠桌上，做到十一点。十一点之后，有人要出来倒水，她就收，回房间睡觉。

她早起不了，因为早上客厅最吵。她夜里做图，睡得晚，第二天的状态有时候不好。

这个路，不是她选的，是S和E顶着，顶出来的。路就是这样变的：顺着土里的缝，找出一条能走的。

再往下，D变了，回不回写？

如果小禾回写，就是：她把“夜里十一点之前的客厅”，变成一个固定的工作位置，每天这个时间，室友也知道，不来打扰。D沉下去，成了一条稳定的路，E也

相应地变一变：一盏台灯、一个小隔板、一副降噪耳机。S（安静做图）才会真的显出来一点。

如果不回写，D 变了，只是每天都是临时的。今天室友在，明天不在，每天都要重新找个位置。这样的路，不会沉成土，也不会推出样子。

这是第三种转换：S 与 E 顶，D 变。

这种在年轻人身上特别常见。因为年轻人的 E 往往是租来的、借来的、凑合的，改不了。E 改不了，顶出来的劲，就都落在 D 上，人的作息被土逼着改。很多人说“租房子住着，日子就是不安稳”，大概就是这个意思：E 变不了，D 要替它变，D 变多了，人累。

◆ 五、变完要写回去，动力才足

这三种转换，都有第三步：回写。

前面说过，回写是把变化沉淀回 E，让它成为新的一层土。

为什么要强调回写？因为光有“第三者改变”，还不够。

你想一想：明远的饭菜上扣了一个保温罩，这是 E 变了。可是如果哪天保温罩坏了，没有换，一切又回到原样。这个变化，没有回写，它只是一个临时的缓冲，没有沉下去。

再想一想：奶奶摔了一跤，大家很紧张，说：“要修门槛。”过了一个月，没有修，慢慢又忘了。这个紧张，这个“S 变了”，也没有回写。

真正的回写，是把变化变成一个稳定的东西：一个新的位置，一个新的规矩，一个新的习惯。它沉下去，成了土的一部分。从此，以后的路、以后的样子，都踩在这一块新土上。

回写有三种常见的样子：

一种是**改东西**：把门槛垫平，把饭桌换大，把灯换亮。这是现实界的回写。

一种是**立规矩**：每周日这一顿，不接电话；晚上十一点之后，客厅归安静。这是理念界的回写。

一种是**留下记忆**：那一次大家一起坐下来吃的饭，成了家里的“那一年”。这是自我界的回写。

三种回写，没有高低。能沉下去的，都是回写。不能沉下去的，哪怕做得再热闹，也只是一场“动一动”。

现在，可以说“动力足”是什么了。

王德生博士讲，三原理的动力充足，是风水好的另一层隐藏的东西。它的意思是：**三种转换（S 与 D 顶则 E 变，D 与 E 顶则 S 变，S 与 E 顶则 D 变）都转得动，而且变完能回写。**

一个动力足的家，大致是这样：

S 和 D 顶了，不会一直顶着，会有人想到，换一张桌子，挪一个位置。

D 和 E 顶了，不会等到摔了、病了才变，平时就有人留意，门槛、灯、路线，一旦觉得不顺，就去动一动。

S 和 E 顶了，不会让 D 一个人扛，会有人想：是不是把这块土改一改，不要全靠人去适应。

最重要的是：变完了，有人把变化接住，沉进日子里。

这样的家，你到里面坐一坐，会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活”。东西摆放总在微微地调，规矩总在慢慢地改，大家说话的时候，有一种“这事我们可以商量”的松动。房子是旧的，人也不年轻，倒是不僵。

动力足，和家里有没有钱，关系不大。有的人家很有钱，换家具像换衣服，每次换完，都没有沉下去，下一次又换，这不叫动力足，这叫折腾。有的人家很穷，一张桌子用了二十年，倒是每年都挪一次位置，每次都是为了谁的一件事，这样的桌子，是沉着的。

◆ 六、动力不足的几种样子

动力不足，也有几种样子。

第一种：顶了，但不动。

方晴想卖房换新楼盘，明远觉得再看看，小禾说别拖，奶奶说卖了我住哪。三个人顶着，谁也不退，谁也不进。过了一年，还是这个局面。

这时候，E 没有变：房子还是那个房子，没装修也没卖。D 没有变：每个人还是各走各的。S 没有变：想要的样子还是没有说清楚。三样都在原地，顶着的劲，就在人与人之间磨掉了。

这种动力不足，最常见的说法是“忍”：每个人都在忍，忍到最后，大家都累。

第二种：动了，但不沉。

家里有一次大扫除，换了窗帘，摆了新花，扔了几大袋东西。一个月后，一切又回到了原样。这是 E 动了，没有回写。没有新的规矩，没有新的习惯，新买的东西只是一场热闹。

这种动力不足，常被人叫作“三分钟热度”。对着家看，它的毛病，是变的东西没有长到日子里去。

第三种：只转一条，不转三条。

有的家，S 和 D 顶的时候，很会换东西，家里的家具三年一换，到了 D 和 E 顶的时候，奶奶的门槛没有人去管。有的家，S 和 E 顶的时候，总是要求人去适应，小禾夜里做图，没有一个人想起去动一动客厅。

三种转换，转得动一两种，另外一种死在那里。这样的家，动力是偏的：该动的地方不动，不该动的地方一再动。

这三种不足，旧书里大概都能找到影子：不动，是“有煞不化”；不沉，是“化了又来”；偏转，是“这一处化了，那一处又出事”。可是旧书的说法，总是把原因放在煞上。本书看到的是：问题常常不在煞，在**劲没有转成变**。

三种“不足”之外，还有两种偏差。前面说，顶撞是动力的来源，不过也不是越多越好。有两种极端，值得留心。

第一种，**顶得太狠**。劲太大，第三者接不住，一下子崩了。

镇上有一对开面馆的夫妻，姓陈，丈夫四十五岁，妻子四十三岁。两个人想法一直不同：妻子要把铺面扩大，丈夫想守着小店。顶了三年，有一天，妻子拿着积蓄，在隔壁租了一间铺子，说：“你不干，我自己干。”丈夫气得三天没说话。

这个顶，在当时看，是动了：S（扩大）、D（两处铺面的日子）、E（新铺子）都变了。只是变得太猛，没有回写，没有商量，没有让这块土一点一点长。三个月后，两间铺子都亏了，夫妻俩吵了一个春天。

这样的顶，不是动力足，是**劲过了头**。劲太猛，没有地方可存、可转，就把土冲垮了。

第二种，**顶得太久**。劲不大，只是一直在那里，从来没有转过。

杜家的卖房问题，就有一点这样的样子。卖不卖，说了三年，每一年的春节，都有人提，都没有结论。这个顶，不大，却一直在。它每年消耗一点力气，让大家对“商量”这件事，越来越没有信心。

顶得太久，会让人对顶撞本身，产生一种倦。到后来，哪怕有一个很好的转机，也没有人愿意再开口。这是动力不足里最隐蔽的一种，它不表现为吵，表现为“不说了”。

所以，动力足，不是顶得越多越好。它的样子，是**顶得适度，转得及时**：有一个顶，就接一个；接了，转了，就沉下去；沉下去了，再接下一个。

这个节奏，家里每个人心里，其实多少都有数。有的家，一年里一直在小小地顶、小小地转，每一次都不大，却从来没有停。这样的家，往往比一直平静、却突然一次大动的家，更稳。

◆ 七、杜家的饭桌，转了三个月

下面，用杜家的事，把三种转换和回写，一次走完。

春节后，方晴提了一句：“咱们别再说卖不卖房了，先说说这顿饭吧。”

她把“一桌人慢慢吃饭”这个念头，重新说了一遍，只是这一回，说得小了一点：周日晚上这一顿，一家人，如果小禾在家，奶奶在，就要有一顿完整的饭。

这是S，从“大而空”变成“小而具体”。

明远听了，没有马上说话。过了两天，他说：“周日晚上，我六点关门。”

这是 D 变了。S 和 D 顶着，D 让了一步。

只是 D 让了一步，E 马上就顶回来了。周日晚上六点，明远回到家，饭桌上已经摆着碗，只是饭桌太小，奶奶来的时候，没地方坐。

S、D 都在了，E 拖着。方晴说：“要不换一张大桌子。”

这就是第一种转换：S 和 D 的新对齐，顶着 E，E 变。杜家换了一张可以伸缩的桌子，收起来的时候占一半，拉开的时候坐六个人。

桌子换了。回写了吗?

一个月后，方晴发现，周日晚上这顿饭，每个人都按时到了。桌子成了一个“周日晚上”的标记：伸开，就是那一天。这就是回写：土记住了规矩，规矩又让土有了用处。

再往下，第二种转换也被带动了。奶奶来吃饭，要爬到三楼，明远发现奶奶歇脚时扶着的那一块墙，墙皮已经被蹭掉了。这是 D 和 E 顶。明远在那段楼梯的墙上钉了一个扶手。S 随之变了一点：这个家，开始是“对奶奶友好的家”。

第三种也出现了。小禾周日回来，吃完饭，想在饭桌上做一会儿图。方晴把桌子的一头清出来，铺一块布。S（安静做图）和 E（饭桌）原本不搭，D 变了：饭后一小时，饭桌归小禾。

三个月，三种转换，各动了一遍。每一遍，都有一点东西沉下去：一张桌子，一个扶手，一个“饭后一小时”的规矩。

这个家，没有请人来看，没有摆一块石头、挂一面镜子。三个月之后，这个家的 E，比三个月之前，更多地在推着三条路走。

这就是动力足的样子。它不戏剧，不神奇，倒是每一步都踏实。

把这一章的三种转换，收在一张小表里，方便你拿去对一对自己家。

谁和谁顶	劲传给谁	在家里的样子	动力足的收场	动力不足的收场
S 与 D	E 变	想要的样子和日子的走法对不上，饭点、作息、分工拧着	换桌子、挪位置、立规矩，并且沉下去	打补丁、保温罩式的缓冲，顶还在

谁和谁顶	劲传给谁	在家里的样子	动力足的收场	动力不足的收场
D 与 E	S 变	日子的走法和脚下的土对不上，门槛、动线、器具别着	在出事之前就动土，家的样子慢慢变得更稳	等到摔了、病了，样子才被迫变
S 与 E	D 变	想要的样子和手边的土对不上，空间小、东西多、没处放	动一动土，让路不必一个人扛	人去适应土，路越变越累

你可以拿这张表，挑一件家里正在顶着的小事，先判断：这是哪一种？再看一看：劲传给了谁？有没有人接？接了以后，有没有写回去？

这三问，加起来，就是动力足不足的诊断。

有一点值得补充：三种转换，不是各管各的。在真实的家里，往往是一种转起来，带动另一种。杜家换了一张桌子（第一种），桌子大了，奶奶来得勤了，扶手就有人想起来钉（第二种），奶奶来得勤了，小禾回家的那一天，饭后桌子就有了新用处（第三种）。一环扣一环，像一排小齿轮：第一个齿轮转起来，后面几个才有可能转。

所以，如果一个家，三种转换都转不动，不要同时去推三个齿轮。找最小的那个，先让它转一圈。小齿轮转起来，带着后面的，一格一格动。

这也是为什么，本书一再说：解冻不需要大动作。**一个小的顶撞，被接住、被转成变、被写回去，比十个大的计划，更有用。**

◆ 八、路径是沟，劲是水

再退一步，把前一章的六条路径和这一章的三原理，放在一起看。

前一章说，六条路径通不通，要看 E 推不推。这一章说，三原理转不转，要看顶出来的劲转不转成变。

两者的关系是：**路径是沟，原理是水。**

沟，是日子可以走的几条路线。水，是推着这些路线往前流的劲。沟挖得再好，没有水，不流；水再足，没有沟，四处漫。

一个家，六条路径通，三原理动力足，就像一片地，沟渠通，水也到，庄稼自然长。

反过来，如果六条路径堵了几条，动力还足，顶出来的劲会冲着堵住的地方使劲，家里会有很大的动静，吵，搬，改。动静大，不一定是坏事，因为它说明那个堵的地方，要通了。

如果六条路径都通，动力不足，家里很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死水。日子可以过，只是慢慢地，没有什么变化。一旦外面有什么风吹进来，比如退休、搬家、老人走了，这样的家，反应会比别人慢半拍，因为它平时没有“动”过。

如果既堵，又没有动力，就是最难的一种：每个人都知道有地方不顺，每个人都不动，每个人都在忍。到了这种时候，才是真的需要有一次解冻。后面几编，会专门说怎样解冻。

前面说，顶撞出来的劲，要转成第三者的改变。这里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条件：**劲要有地方去，要有东西接**。

你可以想一想一根水管。水压是足的，水管的末端却被堵死了，水就只能在管子里憋着，憋久了，要么爆，要么漏。家里的顶撞也一样。顶出来的劲，要有一个能动的第三者去接。

那么，什么样的第三者，才接得住？

要**有松动**。方晴和明远顶着，如果家里的桌子是爷爷留下的老红木，谁也不敢动，那么 E 这个第三者，就是死的，接不住。劲转了一圈，只好落回人的身上：两个人互相埋怨。这种时候，常常会有人说：“都是这个房子不好。”其实是房子的某一处，已经冻住，没法接劲。

要**有人看见**。顶撞出来的劲，有时候很细微，不吵不闹，只是一点点的不舒服。如果没有人看见，这股劲会慢慢散掉。杜家有方晴，她是那个常常“看见”的人，所以许多小顶撞，到了她那里，都被接住，转成了一张桌子、一个扶手。只是要提醒：“看见”的人，不等于“决定”的人。方晴看见了，说出来，大家一起动，才算接住。看见的是一个人，扛着的是另一个人，那是另一种不足。

要**有时间**。有些劲，要等一等才转得动。比如奶奶那块门槛，大家都觉得该改，只是改的钱、改的人手、改的时节，都要凑。凑齐之前，这股劲要有地方“存

着”：一张写着“春天回去修”的纸，一个记在手机里的提醒。存着的劲，不会白白散掉。

所以，动力足不足，有一部分，看的是这个家有没有这三样：能动的土，看得见的人，等得起的时间。

顶撞出来的劲，是从哪里来的?

王德生博士讲，E 里有三种能量：内能、动能、势能。本书第六编会专门讲，这里只借来一用，说明动力是怎么回事。

内能，是“守得住”的东西，一个家让人踏实的那一层底。一个家里，如果大家都觉得这里是安全的，说话不怕被笑，做错了不怕被骂，那么，顶撞出来的时候，人不会慌，不会一碰就崩。有内能的家，顶得起。

动能，是“流动”的东西，一家人彼此成全的那一层。一个家里，如果大家习惯你让一步我让一步，今天我多做点，明天你多担点，那么，顶撞出来的劲，容易转成改变。有动能的家，转得动。

势能，是“向往”的东西，一个家让人有指望的那一层。一个家里，如果大家心里都有一个想去的地方，哪怕只是“明年春节能一起回老宅”，那么，顶撞出来的劲，有方向，不会乱撞。有势能的家，转得准。

三样合起来：顶得起，转得动，转得准，就是动力足。

反过来，内能不足的家，一顶就崩，有人摔门，有人沉默，有人再也不提那件事。动能不足的家，顶了不转，各退一步的人没有，大家都等着对方先让。势能不足的家，转是转了，转到哪里去，没有人说得清，今天换桌子，明天换沙发，换完了还是不知道为什么。

这三样，也是一块 E 在日子里一点一点攒出来的。内能靠平常的踏实，动能靠平常的来往，势能靠平常的盼头。所以说，动力不是临时去“提”的，是平时去“攒”的。

◆ 九、旧书的化煞，放进三原理

现在，可以回过头，用三原理，重新看一看旧书里的“冲、煞、化”。

旧书说，路冲门，是有煞，要化。通常的化法，是在门前摆一块石头，或者种一棵树，或者挂一面镜子。

放进三原理里，我们可以问：这是哪一种顶撞？

路冲门，是 D 和 E 顶：外面的路，走进了家的土里，对着门，扫着床。这个顶，传到第三者，是 S 变：住在里面的人，睡不好，脾气躁，家里的样子，慢慢不安稳。

这时，旧书的办法，是在 E 上加一样东西：一块石头，一排树。这是对的方向：在 D 和 E 的顶撞里，让 E 变一点，可以缓一缓。一排树，真的能挡一部分车灯和噪声，这是实实在在的 E 的改变。

可是，有两种情况，这个办法转不动。

一种是：石头摆了，镜子挂了，真正顶着的却是别的东西。比如，夜里睡不好，真正的缘故，是明远每天凌晨五点起床，吵醒了方晴，这是 S 和 D 的顶，不是路冲门。这时候，摆一块石头，不但没用，还让人以为“已经化了”，真正的顶，就被放过去了。

另一种是：真的是路冲门，也真的种了树，只是树种在那里，没人管，三年死了，没有补。这是回写不足：变化没有沉下去。

所以，三原理对旧书的补充，是两个问题：**顶着的，到底是哪两样？第三者变了，有没有沉下去？** 这两个问题答清楚，化与不化，就不是一件靠运气的事了。

后面第七编会逐条重读旧书里的形煞。现在先记下这一点：旧书的“化”，是三原理里的一半，只做了“第三者变”，常常没有做“回写”，也常常没有先问“到底谁和谁在顶”。

化与不化，看的是劲有没有被接。再用一个对照，看同一个顶，两种收场。

镇上两户人家，各有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住在家里最大的那一间朝南房，另一间朝北的房，是儿子儿媳的。儿媳觉得朝南的房，应该给孩子住，老人住朝北的，更安静。老人觉得，自己住了半辈子的朝南房，不能换。

S（儿媳想要孩子有一间好房）、D（老人几十年住在那里的日子）、E（两间房的位置），三样顶在了一起。

第一家，姓郑。顶了一年，儿媳没有明说，只是每次说起孩子的功课，都叹一口气。老人听见了，过了几个月，自己提出来：“朝北那间，冬天我怕冷，你们给我装个暖气，我搬过去。”暖气装了，老人搬了，原来的朝南房，改成孩子的书房。老人后来说：“住北屋，早上起来看不到太阳，倒是晚上安静。”

这一家，是三种转换里的第三种：S 和 E 顶，D 变（老人的位置变了），E 跟着变（装了暖气），然后沉下去（成了新的位置）。动力足。

第二家，姓吴。顶了三年，谁也没有开口。孩子在朝北的小屋里写作业，抱怨光线暗；老人在朝南的屋里，觉得家里人嫌弃自己。表面上，没有一句争吵。

三年后，孩子上了初中，老人身体不好，一次摔倒，人躺了半年。家里人才第一次坐下来说话，已经是抱着一肚子的歉意。

这一家，不是没有劲，劲很足，只是没有任何一个第三者变过。顶着、忍着、各自消化着，最后落在了身体上。

同样一间朝南房，同样三样东西顶着，一家转了，一家忍了。区别不在房子，不在谁更有道理，而在那股劲，有没有被接。

老周看过这两家的房。他只说了一句：“房子一样，路不一样。”

◆ 十、动力足的家，五个小标志

说回平常日子，动力足的家有几个小标志。它们都很小，小到平时不会注意，你可以拿来对一对自己家。

一，家里有“挪过的东西”。 一个动力足的家，总有一些东西，是后来挪过位置的：沙发转了个角度，书柜换了一面墙，鞋架从门口移到了门后。这说明，这个家遇到“对不上”的时候，是肯动的。一个二十年一模一样的家，要么特别合适，要么早已冻住，要看其他标志。

二，家里有“新立的规矩”。 可以很小：洗碗的人不再固定，出门前最后一个关灯，周日晚饭不看手机。规矩小，没关系，要紧的是它是后来立的，说明顶出来的劲，曾经被转成了一条规矩，沉了下去。

三，家里的人，说得出“这个地方为什么这样”。 问一问家里的孩子：这个柜子为什么放在这里？如果他能说出一句“因为以前奶奶来住过”，说明这个家的改变，是被讲述过的，进到了记忆里。一件事被讲过，就沉得更稳。

四，家里的“小顶撞”，有人接。 谁家都有这样的时刻：孩子说房间太乱，大人说东西太多；老人说天冷，年轻人说太热。如果这样的小顶撞，常常有人接上一句“那我们试试这样”，这个家的劲，就是活的。

五，改过之后，有人回头看一眼。 一个动力足的家，改了一件东西，过一阵，会有人问一句：“这样好用吗？”问一问，这一笔回写，才算真的落了地。

这五个标志，没有一个需要花钱，也没有一个需要懂风水。它们看的，只是这个家，对“对不上”这件事，是什么态度：愿意动，愿意说，愿意回头看。

如果这五样，一样也找不到，也不必慌。一个家，从找到第一样开始，就已经在转了。

◆ 十一、钟家的那只大立柜

前面说的，都是顶着顶着转起来的家。现在，说一个转不起来的。

镇上有一户姓钟的人家，钟师傅六十一岁，退休前在粮站做会计；老伴五十九岁。去年冬天，儿子一家三口搬回来同住，孙女七岁，刚上小学。

三样东西，一下子就顶上了。老两口想要的样子，是孙女能有一张像样的书桌，晚上安安静静写作业，这是 S。儿子儿媳的日子，是晚上八点才到家，吃完饭已经九点，孩子要在这之前做完功课，这是 D。可是客厅里，靠窗最亮的那面墙，立着一只大立柜，是钟师傅岳父留下的，一米八高，两米宽，实木的，里面压着老伴娘家的几床被子和一些旧相册。孙女的作业，只能在饭桌的一角写，饭桌上同时有人切菜、摆碗。

S 和 E 顶着，按三原理，本该是 D 变，或者 E 变。这个家，两样都没有转。

腊月里的一个晚上，我们可以走进这个客厅看一眼。七点半，孙女趴在饭桌的一角，铅笔头在纸上划来划去，旁边是正在盛汤的奶奶。孩子抬头说：“奶奶，我看不清。”奶奶说：“忍一忍，吃完饭就好了。”灯是那盏黄灯，晃了一下。

钟师傅从房间里出来，看了一眼立柜，又看了一眼孩子，没有说话，回房间去了。

立柜为什么不能动？钟师傅说，是老伴不肯：“那是我爸留下的。”老伴说，是搬不动：“那么大，怎么搬，往哪搬。”儿子说，爸妈的事，他不好说。儿媳说，她刚回来，不好意思开口。每一个理由，单独看，都说得通。

这就是一股劲，顶得很实在，孩子每天看不清，就是每天一次顶撞；第三者，立柜这块 E，动不了：它背后是一位老人的念想，是女儿对父亲的记忆，它不只是一件家具，它是自我界里的一块，已经长在了这间屋里。D 也动不了：儿子的下班时间，不是家里能定的。

劲没有地方去，只能落回人身上。孩子的眼睛，一点一点往前凑，凑了两个月，老师来信说，孩子近视了，要去配眼镜。到了这一步，一家人才像被推了一下，开始说话。可是话一出口，却成了互相埋怨：“早说要挪的。”“你不也看见了？”

注意这个家里，没有人是坏心。每个人都看见了，也都难受，只是顶撞转不成改变，回写没有地方落。这就是动力不足最硬的一种样子：**劲是足的，土是死的。**

如果这个晚上之后，仍然什么也没有动，会怎样？孩子配了眼镜，坐在那个角落写作业，成了每天的样子。又过两年，没有人再提立柜，也没有人再提灯。这个角落，被写成了“孩子写作业的地方”，黄灯、饭桌、立柜，一起冻成了这个家的样子。

这样的情形，就是第三编要讲的固化的前兆：一处 E 动不了，顶撞转不动，日子只好围着它绕，绕久了，D 和 S 也被写成了绕着它的形状。第 8 章会接着说，这样的冻，从哪里开始，怎样一步步扩大。

那么，钟家还有救吗？有。只是不能从立柜下手，那是最硬的一块。可以先动灯，换一盏亮的台灯，这一处 E 不带记忆，动得了；再动位置，让孩子的书桌放在立柜旁边的窄处，不要碰它。先松最软的，劲有了去处，立柜那一处，才有机会慢慢松。

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孩子的视力，更应该找眼科医生，不要等房子改好。

◆ 放回日子里

回到春节的那个饭桌。

方晴问：“房子到底卖不卖？”桌上静了一下。

现在，你可以看出来，这一句话，是一次“顶”的开始。它问的是 S（要一个更宽的家），顶着的是 D（明远的店的流水）和 E（现有的旧房）。

这一顶，如果只是让大家各自憋着，三个月后还是那个局面，那是动力不足。如果换一种问法，不问“卖不卖”，问“周日这一顿，怎么能更好”，一个小得多的顶，就开始转了。

小的顶，转得动。大的顶，常常转不动。所以，真想让一个家松动，不必从最大的那一件事开始。找一个顶着的小地方，让它转一圈，让它回写一次。

你明天可以试这样一件小事：想一想，家里有没有一件“两个人各有道理、互相顶着”的小事？是饭点、是桌子、是客厅的灯，还是一个放东西的位置？把顶着的两样，写在纸上，再问：第三样，能不能动一点点？

如果能动一点点，就动。动完，别忘了让它沉下去：写一条规矩，或者钉一个钉子。

> **带 走 的 话**
>
> **顶撞出来的劲，只有转成第三者的改变，再写回土里，才算动力；光顶不转，家会累；转了不沉，家会空。**

小　账

这一章里的 E，让方程更和谐了，还是走向了不等式？ 看它有没有在顶撞出来的时候被改一改，而不只是被人忍着。

固化在哪里？ 固化在“顶着，却没人动”的那一处。解冻从最小的那个顶撞下手：先让第三者变一点点，再让它沉下去。

◆



第　二　编

回写：风水从哪里来

导　语

前面四章，把风水放进了一个新的位置：它是 E 对三方程、六路径、三原理的影响。一块土，推着一个家的路走，还是拖着一个家的路走，这就是风水好与不好。

这样一来，就逼出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这块土，是怎么来的？

旧书的回答很干脆：土是地给的。山水、方位、龙脉，是天地生成，人只能去找，去认，去避。风水先生的本事，就是把“本来就在那里的好地”认出来。

这一编，要给另一个回答。王德生博士的说法是：**风水是 S 不断地回写 E 而形成的。**一家人过出来的样子，一天天沉进脚下的土里，沉久了，这块土就有了脾气，有了好坏。风水不是地里本来就有的，是住出来的。

这个回答，会把许多旧问题换一个问法。人旺为什么宅旺？人去为什么宅衰？历代那么多断语，为什么看起来“准”？这一编的三章，要一个一个说。头一章，先把总根说清：风水从哪里来。

05

第 5 章

风水不是地里本来就有的：S 不断回写 E

◆ 一、一块空地，老周不肯开口

杜家老宅的东边，隔着一条小路，有一块空地。前几年，村里一户人家拆了旧屋，只剩下一片碎砖，长了半人高的草。

有一年清明，明远回乡扫墓，顺路带老周去老宅看看，想让他顺便瞧瞧那块空地。有人跟明远提过，说想把地买下来盖房，问他意见。

老周站在草地边上，看了很久，抽了半支烟，说：“这块地，我说不出来。”

明远说：“您不是常说这一带山水好吗？”

老周说：“山水是山水，地是地。你让我说这块地好不好，我只能说它朝南，不积水，离路近。好不好，要看谁来住，住成什么样。”

明远没听懂，老周也没有再解释。

后来，这句话一直留在明远心里。他开了二十年五金店，卖过很多钉子和铰链，他知道，同一把铰链，装在不同的门上，用起来是两回事。可是老周说的，好像是另一层意思：地没有“好不好”，只有“住出来是什么样”。

这一章，就是要把老周那句没说完的话，说完。

◆ 二、旧书说地好，好地谁认的

先公平地摆一摆旧书的说法。

本书所附的那本现代通俗书，讲屋外形势，有一页专论屋的四周：屋西有水池如何，屋后有山如何，屋前有大山如何〔附件书二·85 页〕。每一条后面，都跟着一句住户的结局。

这类说法，背后的想法是：**地先有好坏，人再去住**。　　好地，住进去的人家兴旺；坏地，住进去的人家出事。风水先生的本事，是看出地的好坏，告诉人：该住这里，不该住那里。

这个想法，有它站得住的地方。

有些地，确实比别的地好住。向阳的坡，比背阴的谷暖和；高一点的台地，比洼地不容易积水；靠近水源的地方，比远离水源的地方方便。这些差别，是真的，古人观察了千百年，积累下来，写成了口诀。这是旧书最有价值的一部分，本书一点也不想否认。

另外，一座房子盖好了，门朝哪边、窗开在哪里，是定了的，后来的人只能在里面过日子。这也是真的。

所以，旧书说“地有好坏”，不算错。

问题出在下一步：旧书把“地有好坏”，直接推成了“风水在地里”。

这里有一个小问题，我们不妨认真问一问。

旧书里说的好地，是一块“本来就好”的地。那么，请问：这块地“好”，是怎么知道的？

答案只有一个：因为住过的人，过得好。

你想一想：古人怎么知道一座山朝南的坡是好的？是因为有人在那里住了几代，发现人丁兴旺，庄稼长得好。怎么知道一条水绕着村子是好的？是因为村子在那条水边，一代代都挺过来了。

换句话说，“好地”这个判断，是从“住出来的结果”倒推回去的。先有人住，住好了，才说这块地好。

到了写书的时候，因果被倒过来了：不是“住得好，所以这块地好”，而是“这块地好，所以住得好”。

这一倒，风水就从“住出来的”，变成了“地里本来有的”。

这个过程，本书后面（第 7 章）会专门讲，它叫“断语表本身就是回写”。这里先只说一件事：**风水这个东西，从来没有被人在没有人住的地方，直接测出来过。** 每一次“发现”一块好地，其实都是在发现一块被人住好了的地。

老周那句“好不好，要看谁来住，住成什么样”，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 三、一块地，怎样有了脾气

现在，换一个看法。

先想一块真正的空地：一片荒草，没有房子，没有路，没有人。这块地，有没有风水?

按本书的看法，没有。它有山水，有土质，有坡度，有朝向，这些都在，只是它还没有“风水”。因为风水是 E 对 SDE 运行的影响，而这块荒地上，还没有 S，也没有 D。没有人的样子，没有人的路，土就没有可以推的东西，也没有可以拖的东西。

荒地上盖起一座房子。房子盖好，E 出现了：有了墙，有了门，有了窗，有了屋顶。这时候，这块地开始有一点“可能”：这座房子，可以推某些路，也可能拖某些路。只是它还没有脾气。

一家人搬进来。他们每天进门，每天做饭，每天睡觉。他们的 D 开始在土上走。他们想要过成一种样子，S 开始在土上显。

日子一天一天过。每天的路，在地上踩出了痕迹；每天的样子，在屋里留下了东西：这里放了一张桌子，那里钉了一个钩子，这里是孩子画的画，那里是奶奶的藤椅。规矩立起来了：谁坐哪个位置，谁先吃，谁不能在哪里抽烟。记忆也沉下来了：这面墙，是孩子第一次量身高的地方；这个窗口，是明远每天回家时望一眼的地方。

这些东西，一层一层沉下去，沉在屋里，也沉在人心里。

十年以后，这块地，有了脾气。

什么叫有了脾气？就是：它开始推某些路，拖某些路，而且很稳。进了这个门，人的步子自然就往某个方向走；坐在这个位置，人自然会说起某一类话；站在这个窗口，人自然会想起某一些事。

这个“脾气”，就是风水。它不是地里原来有的，是 S 一天一天、一层一层，回写进 E 里的结果。

风水不在地里，在 S 一遍遍回写进 E 的沉淀里。

◆ 四、什么叫回写，写在哪里

“回写”这个词，在本书里反复出现，值得停下来，说清楚。

SDE 里有三样东西。S 是显出来的样子，D 是走过的路，E 是沉下来的土。通常的顺序是：在 E 里，经过 D，显出 S。也就是说，土是起点，路是过程，样子是结果。

这是“向前”的方向。

可是日子不会停在这里。样子显出来之后，它不会消失。它会留下痕迹，这痕迹沉下去，变成新的土。新的土，又成了下一轮的起点。

这个“沉下去”的动作，就是回写：**S 沉淀回 E。**

举个最小的例子。一家人晚上吃饭，大家围坐在一张桌子旁，笑着说了一些话。这顿饭，是一个 S：那一晚的样子。这顿饭之后，桌子还是那张桌子，椅子还是那几把椅子，只是桌子上多了一道刮痕，是孩子切东西时划的；椅子上有一个坐久了的凹；墙上挂的那张全家福，是饭后拍的。这些，是回写进 E 的东西。

一顿饭，写进去的很少。一年有三百顿饭，十年有三千顿饭，这些痕迹叠起来，那个餐厅，就不是一个“放着桌子的地方”，是一个“这家人吃饭的地方”。

所以，回写不是一件大事，它是一天一天、悄悄发生的。**每一天的日子，都在往土里写一笔。**

而写的方向，是由 S 决定的：一家人过出什么样子，就往土里写什么。

回写是写进 E 里。而 E 有三层：现实界、理念界、自我界（这是 E1 三界，本书第四编会详细说）。回写，也就分三种写法。

写在现实界：痕迹和改动。

这是最看得见的一种。住了三十年的老宅，门槛磨凹了，墙上被油烟熏黑了，窗框被推拉了无数次，已经有点松。这是人的路，一步一步在现实里留下的痕迹。

还有一种，是人有意的改动：加了一间偏房，封了一扇窗，在院子里种了一棵树。这是人的样子，写进了现实。

杜家老宅的灶间，就是这样。门槛凹下去那一块，是奶奶五十年的路写下来的；灶台上那块被磨平的石头，是一代代人揉面、切菜写下来的。

写在理念界：规矩和说法。

理念界，是概念、规则、家规。一家人住久了，会有一些没有写在纸上的规矩：过年大家在哪里聚；谁来坐上首；孩子回家第一件事是什么；哪个房间是“不要随便进”的。这些规矩，一半是从路里长出来的，一半是被人一代代说出来的。

说久了，它们就成了这座房子的“说法”：这个屋，是老大住的；这个窗，朝着祖坟，要少开；这个堂屋，是不能放电视的。这些说法，不是房子本来有的，是人一遍遍说出来，沉到房子里去的。

写在自我界：记忆和身份。

自我界，是记忆、身份、情绪。一个人在一座房子里住了几十年，房子就成了他自己的一部分。这座房子里的每一个角落，都带着他的一段记忆。

奶奶不肯搬出老宅，那个地方已经写满了她的一生。她在这里生了孩子，送走了丈夫，看着明远长大。这座老宅，对她来说，是一个自己写出来的“自己”。

这三种写法，往往同时发生。一个门槛，既是现实里的凹，又是规矩里的“进门要抬脚”，也是记忆里的“小时候被它绊倒过”。三层叠在一起，才是一块“有脾气的土”。

除了 E1 三界，E 还有两个侧面：E2 符号（信息三态）和 E3 能量。这两个，也在被回写。

先说符号。一座房子，慢慢会长出一些“符号”：门上贴的对联，窗台上摆的一盆花，墙上的挂画，大门的颜色，门牌的数字。这些东西，一开始有的是别人安的，有的是自己放的。

放得久了，它们就有了“意思”。那盆花，是奶奶每年清明前后换的。那副对联，是明远父亲亲手写的，每年春节，一家人都要看看有没有褪色。这些符号，是一遍遍的事，回写出来的。

风水术里的罗盘、八卦，也是符号。后面第五编会专门说，符号有多大的力量，也有多大的限度。

再说能量。E3 能量，分内能、动能、势能。内能是“守得住”，一个家里让人踏实的那种东西；动能是“流动”，一家人互相成全的那种东西；势能是“向往”，一个家让人心里有指望的那种东西。

这三种能量，也不是房子带来的。是一家人的日子，一天一天，攒出来的。

一个家，长年和睦，内能就攒得厚，进了这个家，人会觉得踏实。一个家，长年有来有往，动能就攒得多，人在这个家里，会觉得自在。一个家，长年有人在盼着什么，势能就攒得高，人在这个家里，会觉得有劲。

反过来，一个家，长年吵吵闹闹，土里写进去的，是紧绷。这紧绷也会沉下去，到后来，新搬进来的人，一进门就觉得压抑，却又说不出为什么。

人们常说“这屋子有股气”，大概说的就是这个。这股“气”，不是地里升上来的，是人一天一天，写进去的。

◆ 五、发现，还是发生

说到这里，需要停一下，把本书和旧书的分歧，说得更清楚。

旧书的看法，是“发现”：风水本来就在那里，等着人去发现。风水先生的本事，是看出来，告诉你。

本书的看法，是“发生”：风水是在 S 回写 E 的过程里，一点点发生出来的。风水先生看到的，不是“本来就有的东西”，而是“已经发生出来的东西”。

这两种看法，在很多具体的判断上，会得出一样的结论。比如，一座背阴潮湿的房子，对住在里面的人不好，这一点，两种看法都同意。

不过两种看法在一件事上，会走向不同的方向：**当风水不好的时候，怎么办？**

如果风水是“发现”的，那么不好，就是“这块地不好”。能做的事，是躲开，或者用东西镇住。

如果风水是“发生”的，那么不好，就是“这块 E 和这家人的 SDE，没有对上”，而这块 E，是被写出来的。能做的事，就多了：可以换一种写法，把它重新写一遍。

旧书让你看风水。本书说，风水不只能看，还能写。

这是全书最根本的区别。后面的八编，都是从这个区别里长出来的。

◆ 六、杜家旧房，二十三年的写法

用杜家县城的旧房，把这件事完整走一遍。

明远和方晴，二十三年前住进这套房子。老小区六层楼的三楼，九十平米，三室一厅，朝南，一个小阳台。房子是开发商盖的，和同一栋楼里的其他户一模一样。

此刻，它是一块“没有脾气的土”。

搬进来第一年，方晴把朝南的那间做了书房：她在小学教语文，要备课，要改作业。靠窗放了一张书桌，书桌旁边放了一个小书架。

这是 S 的第一笔：这个家里，有一个人要读书写字。

明远开店，早出晚归，家里的事，他不太管。玄关放了一个装工具的柜子，鞋架上多了一排劳保鞋。

这是 D 的第一笔：这个家里，有一个人每天要早出晚归。

小禾上小学，房间在北边，窗外是邻居的墙，不太亮。方晴给她装了一盏台灯，放了一张小床，墙上贴了拼音表。

随着日子一年一年过：小禾上了初中，拼音表换成了英语单词表；上了高中，墙上多了一张考试倒计时的纸；上了大学，房间空出来，床上堆满了换季的被子。

每一次变化，都在 E 里留了一笔。

二十多年后，这套房子里，有了这样一些东西：

书房里的那张书桌，边角被手肘蹭得发亮，旁边墙上有一块被台灯烤黄的地方；那是方晴二十多年备课的地方。

玄关那个工具柜，门上的油漆被磨掉了一块，是明远每天开关的地方。

小禾房间里，墙上有一块新刷的白，是撕掉倒计时的纸后补的。

这房子，已经不是那个“和别人家一模一样的三居室”了。它有了自己的脾气：

朝南的书房，是整套房子里最安静、最有“读书气”的一间，家里有人想静下来，就往那里去。

玄关，是整个家“出门”和“回家”的闸口，一进门，人的状态就开始切换。

小禾的房间，北向，不太亮，倒是因为是小禾的，家里的人，路过那里，脚步会不自觉地放轻。

这些“脾气”，没有一样是房子盖好的时候就有的。

如果这时候，来一位不了解杜家的风水先生，看一遍，他会说：书房朝南，文昌位，主读书；玄关狭窄，聚财有碍；北房偏暗，主孩子压力大。他说的，不一定全错，因为这些脾气，确实在这里。

他只是会把这些脾气，说成是“房子本来的格局决定的”。杜家人听了，会觉得：原来我们家的人，是被这房子安排好的。

这就把因果倒过来了。

实际上，书房之所以“有读书气”，是因为方晴二十多年在那里读书。玄关之所以“有出门气”，是因为明远二十多年在那里进进出出。如果当年是另一户人家，住进这同一套房子，他们会写出另外一套脾气。

◆ 七、同一块地，两家两样

为了让这一点更清楚，再加一个一次性的例子。

镇上有一排连着的老房子，建于同一年，用的是同一批砖，格局一模一样，一户挨着一户。

靠东头的一户，住着一位做木工的师傅，今年六十三岁，姓秦。他在堂屋里支了一张大案板，白天在这里做活，晚上收了，一家人在这里吃饭。几十年下来，堂屋里满是木头的味道，地面被刨花、刨屑和脚步，磨得又平又亮。邻居们说，这一家人，“堂屋旺”，谁家有事，都爱到他家堂屋坐坐，因为那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稳当。

隔了三户，住着一位四十多岁的男人，姓林，自己在外面跑生意，常年不在家，妻子带着孩子住。堂屋里，是一套从来不怎么坐的沙发，一台电视。堂屋空着的时候多，来客人的时候少。邻居们说，这家的堂屋，“冷”，说不上为什么，进去就想出来。

同样的格局，同样的砖，同样朝向，同一个年份，两家的堂屋，一家“旺”，一家“冷”。

如果风水是地里本来有的，这两个堂屋，应该是一样的。可是不一样。因为一家把日子写进了堂屋：做活、吃饭、说话、待客。一家没有。

老周看过这两家。他后来说：“堂屋不旺不冷，是人把它住旺、住冷的。”

这句话还有后半句，老周没说，本书替他补上：**一旦住成了“旺”，这块土，就会开始反过来推这家人。** 秦师傅的堂屋，因为长年有人做活、说话，进去的人自然会坐下来，坐下来自然会说话，说话自然会多待一会儿。这块土，在推着“有人来往”这件事。这就是风水的好。

而林家的堂屋，因为长年空着，进去的人，没有地方可坐，没有话可说，自然会想走。这块土，在拖着“有人来往”这件事。这就是风水的“冷”。

写的方向，决定了推的方向。

再加一个对照，这回是同一块地，前后两拨住户。

镇口有一间临街的铺面带后院，位置不差，朝南，离汽车站不远。前一拨住户是一位做裁缝的婆婆，姓冯，在这里住了三十多年。铺面里终日摆着布，门敞着，街坊过来量衣服、说闲话，后院晾着一排排试样的半成品，晚上收进来，一家人在布堆里吃饭。三十年的回写，写成了一个“有人来、有话说、有手艺”的地方。镇上人说，那间铺子，“旺”，路过都想进去坐坐。

冯婆婆走后，铺子转给了一位做批发的老板，姓贺。贺老板用它囤货，铺面里堆满纸箱，门半掩，后院上了锁，晚上没人住，只开一盏灯守货。三年下来，那间铺子，路过的人再没有进去坐的念头，连墙上那块写着“量衣”的旧木牌，都蒙了灰。镇上人说，这铺子，“败了”，其实地没动，朝向没动，离车站的距离也没动。

动的，是回写的方向：前一拨，写的是“人来人往”；后一拨，写的是“只进不出”。冯婆婆写进去的那一层，没有人接着写，慢慢被纸箱盖住了。

反过来的例子，也有。同一个镇上，靠河边有一间老屋，潮、暗，北向，前面几任住户都说“住不长”，一个比一个走得早。后来来了一家，男人在镇上修自行车，女人带着两个孩子。他们没有去请人看，只是做了几件小事：把屋后的一棵树锯短了，让光进来；在门前加了一块高出地面的水泥台，雨天不灌水；把北墙刷成了浅黄。孩子在屋里写作业，女人在门口缝补，男人的修车摊就摆在门前。五年以后，这间屋，成了河边最热闹的一处：谁的车胎破了，谁的伞骨断了，都往那里去。

地还是那块地，北向，潮，临河。变的，是住在里面的人往土里写了什么。差地变好，好地变差，原料都在，回写的方向，才是后来的事。

老周听了这两个例子，只说了一句：“地给人开个头，往后怎么写，是人的事。”

◆ 八、地给原料，人写脾气

读到这里，你可能会问：难道地一点作用也没有吗？山水、方位、朝向，都没用吗？

当然有用。本书没有这个意思。

要分清的是：地给的，是**原料**，不是**风水**。

一块地，有它的山水、朝向、土质、坡度、周围的路，这些，是 E 的现实界里最早的那一层。它们是真实的，是后来所有回写的起点。南向的坡，天然多晒太阳；靠水的地，天然多潮气；临街的屋，天然多噪声。这些，会影响一家人的 D 和 S，影响他们的日子怎么走、样子怎么显。

不过，影响不等于决定。

同样是临街的屋，有的人家把靠街的房间做成店面，噪声变成了生意的热闹；有的人家把靠街的房间做成卧室，噪声变成了失眠。同样是背阴的屋，有的人家在北墙开了一扇小窗、刷了亮色的漆，慢慢住得很舒服；有的人家什么也不改，一年四季靠开灯。

地给了原料，人写出了风水。

这样看，旧书里很多“形势”的说法，其实都有它的道理：它们说的是原料，是起点，是 E 里最先出现的那一层。屋后有山，确实挡风；屋前有水，确实潮气重。这些，是后来回写的底子。

只是，旧书很容易把“底子”说成“定论”：既然后面有山，就是好；既然前面有水，就是坏。只是底子能长出什么，要看后来写了什么。

老周说中过几次，常常是因为他看见了底子，加上他看见了住在里面的人怎么在写。他说得准，是因为他看的不只是地，也在看人。他自己未必知道。

讲到“风水是住出来的”，有两个误会，很容易冒出来，先拦一拦。

第一个误会：那是不是说，风水全是心理作用？

不是。回写写进去的，是实实在在的东西：磨凹的门槛，熏黑的墙，挪过的家具，立下的规矩，攒下的记忆。它们既在现实里，也在人心里。一个门槛绊了人，是门槛在绊人。一间屋让人压抑，是几十年的紧绷，沉在了屋子的光线、位置和气氛里。

本书不是说“地不重要，心最重要”。本书说的是：地、屋、人、日子，是一个来回书写的整体，不能只看其中的一头。旧书只看地，容易把人看丢；只讲人的心态，又容易把地看丢。

第二个误会：那是不是说，随便怎么住，都能住出好风水？

也不是。地给的原料，不一样。一块长年潮湿的洼地，要写出一个干爽的家，比在高台上难得多；一条日夜喧闹的路边，要写出一个安静的家，比在巷子深处费劲得多。这些，是真实的差别，是起点上的不平等。

所以，选地、选房，仍然是要紧的事。旧书里关于选地的经验，很多是有价值的。本书只是想补一句：选好了，不等于完事；没选好，也不等于完蛋。起点只是起点，后面的路，是一天一天写出来的。

用大白话说：地是开头的一笔，不是最后的一笔。

这两个误会，其实是同一个道理的两面：一边把地看得太死，一边把人看得太满。本书想站的位置，在中间：承认地有影响，也承认人在写；承认写有根据，也承认写能改。

◆ 九、“准”的缘故，和读屋三问

说到这里，可以解答前面留下的一个小疑惑：老周为什么有时候说得准？

那一对新搬家的夫妻，老周说：“这家的男人，晚上多半不在家吃饭。”他是怎么看出来的？

他看到的是：玄关窄，餐厅和厨房隔着一条长走廊，吃饭的位置背对着门。他从这样的 E 里，读出了一种“推不推”：这样的房子，推不动一家人围坐的晚饭。

他说得对不对，要看这家人本来的 D 是什么。如果这家的男人，本来晚上就常在外面，这块 E 会把这个习惯再推深一层；如果这家的男人，本来晚上喜欢回家，这块 E 会成为一个麻烦，需要改。

所以，老周说中的，其实是 E 和 D 的搭配，而不是 E 单独的好坏。这也是为什么，同一个人看同一种房子，有时说中，有时说不中：说中的时候，是 E 和这家人的 D 恰好顺着；说不中的时候，是这家人的 D 另有来路。

还有一种“准”，是看到了已经回写完成的 E。一座住了三十年的老房子，里面的痕迹、摆设、说法，已经是一整套“脾气”，一个有经验的人，进去走一圈，看

一眼，就能大致说出这家人的样子。这不是预言，是读。就像看一个人的手，能看出他做什么活。

这个“读”，本书很敬重。可是它读出来的，是**已经写好的**，不是**必然要发生的**。

房子可以读，也可以重写。这是下一章要说的：人旺宅旺，人去宅衰，回写的方向一变，风水也跟着变。

关于凶事的说法，旧书里还有很多，比如某种格局，主病，主灾，主官非。这些说法，本书只当作“旧书的说法”，去看它们是怎样被写出来的，不当作事实转述，也不拿它们吓唬谁。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既然风水是写出来的，那么，走进一间屋，就可以试着“读”它。不用懂术数，三个问题就够。

第一个问题：这里，每天重复的是什么？

站在屋里，看哪些地方有“被走过”的痕迹：地板哪里磨得亮，墙哪里有手摸出来的印，桌角哪里被蹭掉了漆。这些痕迹，是慢的回写，写的是这家人的日常。它们告诉你，这间屋，平时在推什么路。

第二个问题：这里，有没有哪一处，大家都绕着走？

有的角落，东西很整齐，却没有人去。有的椅子，一直摆着，从来没人坐。这样的地方，常常有一件“快的回写”：一件事，在这里发生过。问一句，不必追问细节，只需要知道：这里，是一处不好碰的地方。

第三个问题：这里的东西，是谁的主意？

看一看，屋里的东西，哪些是这家人自己一件一件添的，哪些是别人送的、前人留的、开发商配的。自己添的，是 S 写进去的；别人留的，是别人的 S，还在这里占着位置。一间屋里，别人的 S 太多，人住进去，就有一种“客”的感觉。

三个问题问完，对这间屋的脾气，大致有数了：它平时推什么，哪里碰不得，哪里是别人的。

这就是“读”。它不预言，不判吉凶，只是看清，这块土，是怎样被写成现在的样子的。看清了，才谈得上，哪里接着写，哪里换一种写。

老周看房，其实就是这么看的，只是他不用这几个词。他进门先不说话，慢慢走一圈，摸摸墙，看看门槛，问一句“这个角落，平时谁用”。这几个动作，本书把它叫作读。

读完了，再动。顺序不能乱。先动、后读，常常是把别人写的字迹，当成自己的毛病，白白改了一场。

◆ 十、回写有快慢，也会写偏

回写不是一个速度。有的写得很快，有的写得很慢。

快的回写，是一件事。 一个家里，有一天出了一件大事：一次摔跤，一场病，一场吵架，一个人走了。这件事，几乎当天就写进了土里。出事的那间屋子，从那天起，人进去脚步就不一样；出事的那把椅子，从那天起，没有人再坐。

这种写法，很重，也很深，一夜之间，一间屋就有了“脾气”。老辈人讲“那间房不干净”“那个角落不吉利”，多半是这样写出来的。那不是房子里有什么，是一件事，一夜之间，写成了一间屋的记忆。

慢的回写，是一种日子。 一个家里，每天的饭、每天的话、每天走过的路，一点一点，不显眼，却从不间断。三十年，写出来的东西，比一夜写出来的深得多，也稳得多。

这种写法，没有人看见，也很难拆。一个人在一座房子里住了三十年，他在屋里的走法、坐法、放东西的习惯，已经不用想了，是“长”在屋里的。

这两种写法，常常叠在一起。慢的是底，快的是疤。底决定了一座房子大体的脾气，疤决定了其中几个特别敏感的地方。

所以，要看懂一块土，要问两个问题：这里，长年写的是什么？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前一个问题，答的是它平时推什么、拖什么；后一个问题，答的是它哪几处，碰不得。

杜家老宅，慢的回写是：奶奶五十年的清晨、灶火、菜地、门口的竹椅。快的回写，是杜爷爷走的那一年：堂屋里那张床，后来一直空着，没有人去动。这两样，叠在一起，让老宅有了一种“很静，也很重”的脾气。明远每次回去，一进门，话就少了。

回写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地方：**S 回写进 E 的，是“显出来的样子”，不一定是“想要的样子”**。

这两样，常常不一样。

方晴想要的，是“一桌人慢慢吃饭”。这十几年里，真正显出来的，是“明远晚归，饭菜留着，方晴和孩子先吃”。后面这个，才是被一天一天写进土里的东西。

于是，饭桌，在这十几年里，被写成了一个“各吃各的”的地方。饭桌上有给明远留的保温罩，有堆着的作业，有放不下的快递。这些东西，把“一桌人慢慢吃饭”，写成了“凑合吃饭”。

你想要什么，不重要；你显出来什么，才被写。

这是回写里最冷的一条规律，也是最有用的一条：**土只记得显出来的，不记得想过的**。

所以，很多人想改善家里的风水，第一步买东西、摆东西，日子还是那个日子，显出来的样子没变，新摆的东西，不久就被旧的写法覆盖了。花了钱，换了位置，三个月后，一切回到原样。

反过来，一个家里，如果显出来的样子，哪怕只改了一点点，比如周日晚上一定有一顿完整的饭，三个月后，土里就会多一笔。这一笔，哪怕很小，是真的。

所以，如果要换一种写法，不要先去问“我们想要什么”，要先问：“这个星期，我们显出来的是什么？”再问：“能不能有一个小小的地方，显出来的和想要的，对上一点？”

这是一个很朴素的办法。它不神奇，却真的是回写能听懂的唯一语言。

◆ 十一、新来的人，读到旧字迹

房子里的“脾气”，写出来之后，不会跟着人走。人走了，脾气留在土里。

这就产生了一个很常见的情形：新来的人，读到的是旧的写法。

杜家如果真的卖掉县城的旧房，下一户人家搬进来，面对的，是杜家二十多年写下的东西：书房的那块被台灯烤黄的墙，玄关那个磨掉漆的柜门，北向房间里那一块补过的白。

新来的人不知道这些是怎么来的。他们只会感觉到一种说不出的气氛：这间书房，让人想静下来；这个玄关，让人想快点换鞋；这个北屋，让人脚步放轻。他们会顺着这些脾气，开始自己的日子，一部分被推着，一部分被拖着，同时，也开始写他们自己的东西，慢慢盖在旧的上面。

这个“盖”，要几年。几年里，新来的人，可能会觉得“这房子有点怪”，或者“这房子怪好的”，其实都是在读前一户人的字迹。

所以，民间有一种说法：搬进旧房子，要“清一清”“请人看一看”。旧书里也有不少讲房子“出过什么事”的篇目，比如本书所附的现代通俗书里，有“有诉讼的房子”“妇女贪淫的房子”这样的小标题〔附件书二·400 页〕。这类断语，本书只当作“旧书的说法”来看：它们背后有一个朴素的感觉，就是前人的日子，会留在房子里。这个感觉，是对的。至于具体的吉凶判语，不作事实转述。

按本书的看法，搬进旧房子，真正要做的“清”，不是请谁来驱邪，而是：**先读一读它是被怎么写出来的，再决定哪些要接着用，哪些要重新写。**

这是第 6 章要接着讲的：人旺宅旺，人去宅衰，回写的方向一变，风水跟着变。房子里的字迹，是可以被盖住的，只要新的日子，写得足够久、足够稳。

这一章说了很多，可以收成三句话。

第一句：风水不在地里，在 S 一遍遍回写进 E 的沉淀里。地给原料，日子写脾气。

第二句：回写有三种写法，写在现实界（痕迹与改动）、理念界（规矩与说法）、自我界（记忆与身份）；也写进符号，写进能量。快的写法是一件事，慢的写法是一种日子。

第三句：土只记得显出来的，不记得想过的。所以，想换风水，要先换显出来的东西。

这三句话，是后面几编的底子。

下一章，会说回写的方向。一个家，人旺的时候，宅子也旺；人去了，宅子慢慢衰。这个“旺”和“衰”，不是宅子自己的本事，是回写的方向变了：从“S 写进 E”，变成了“E 不再被 S 写”。

再往后，第七章会说，那些历代传下来的断语，其实也是一种回写：无数个家的结局，被沉淀下来，变成了“规律”，又反过来，让后来的人，照着去看房子、去住房子。

到那时，你会看到，风水这件事，里里外外，都是人和土之间，一场漫长的互相书写。

◆ 放回日子里

回到那块空地。

清明那天，老周说“这块地，我说不出来”，明远没听懂。

现在可以听懂了：一块空地，没有风水；有风水的，是被人住过、写过的地。

后来，邻居想买那块地，来问明远意见。明远这回没有说“风水好不好”，他问了对方三件事：你们家想在这里过成什么样？每天的日子怎么走？你们打算往这块地上，一点一点放些什么？

对方愣了一下，说：“还没想过。”

明远说：“想想吧。想清楚了，这块地就有风水了。”

这是一句他自己也没有料到的话。

你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走进你家里的任何一个房间，站一会儿，问自己：这个房间的“脾气”，是什么时候、被什么样的日子，一笔一笔写出来的？

如果你能说出一两件，比如“那个角落，是孩子小时候玩积木的地方”“这扇窗，是我每天晚上看天的地方”，那你就已经看见了回写。

看见了，就有可能，换一种写法。

带 走 的 话

风水不在地里，在日子一天天写进土里的痕迹里；地给原料，人写脾气，脾气一旦写稳，就反过来推着人走。

小　账

这一章里的 E，让方程更和谐了，还是走向了不等式？看它是被一家人的日子写出来的，还是被别人的格局硬套上的。

固化在哪里？固化在“已经写稳了的脾气”里。解冻从“看见它是怎样被写出来的”下手：能看见写法，就能换写法。

◆

06

第 6 章

人旺宅旺，人去宅衰

◆ 一、堂屋里的那盏灯，这个秋天没有人开

杜明远周日下午回老宅，进门的时候，堂屋是黑的。

不是停电。是母亲有两三个月没有在这间屋里点过灯了。她的日子缩在东厢那一头：一张床，一个小电饭锅，一台放在凳子上的电视，从床边到灶间，十来步。堂屋在中间，供着祖宗牌位，正对着大门，以前一年到头坐满了人。

明远站在门槛上，闻到一股潮味。不是臭，是那种很久没有人大声说话、没有人把门开到底的屋子才有的味道。

墙角的水渍比去年大了一圈。天井里的青苔爬上了第二级台阶。屋后那片竹子长疯了，竹梢压到了瓦上。

他在堂屋里站了一会儿，想起小时候。同样是这间屋，同样是这个朝向，同样是这扇门，可那时候的堂屋是热的。过年的时候摆三张桌子，还坐不下，小孩子端着碗在天井里蹲着吃。

镇上的老周后来听他说起这事，只回了一句：“人旺宅旺，人去宅衰嘛。老话讲得一点不错。”

明远没有接话。他心里其实有一点不服气：这话听上去像是在说，是人走了，宅子才败的。可是老宅还在原来的地方，山还是那座山，门还是那扇门。如果风水真是地里的东西，它怎么会因为人走了就变呢？

这一章就从这个疑问讲起。

◆ 二、老话是怎么说的

“人旺宅旺，人去宅衰”，这八个字，你多半在哪里听过。

它有两种常见的讲法。

第一种讲法是：宅子好，所以人旺。一块好地，一座好房，把一家人养得人丁兴旺、财运亨通。这是大多数风水书的口气。你翻开旧书，会看到一条一条的断语，前半句说地形或门向，后半句说这家人的结局。房子在前，人在后，地里的好东西流进人身上。

第二种讲法是：人旺，所以宅旺。一家人兴旺了，房子看上去也就有了精神，门楣亮堂，院子热闹，邻居路过都说“这家好风水”。这是民间的口头禅，带一点事后诸葛的味道。

两种讲法并排放着，没人觉得矛盾。哪个说得通就用哪个。宅子好的时候，说是风水养人；宅子败了，说是人去楼空，气就散了。

本书要认真问一句：这两种讲法，到底哪个在先？

如果房子在先，人就是被风水“养”出来的，那么人走了，房子本身不该变。山向不变，门向不变，怎么会“衰”？

如果人在先，宅子只是人旺的影子，那风水就没什么好看的了。看人就行，何必看房。

两种答案都不满意。老话却偏偏说得那么顺口，那么多人觉得对。这说明它抓到了一点真东西。

那一点真东西是什么？在换一把尺子之前，先把话说公平，看一眼它到底对在哪里。

“人旺宅旺，人去宅衰”这句话，至少对在三个地方。

第一，它看见了**同一座房子会变**。很多风水断语写得像是一座房子一生下来就带着好坏，一辈子不变。只要你在一个地方住过二十年，就知道这不是真的。同一座房，新婚的时候是一个样，孩子上学的时候是一个样，老人病了的时候又是一个样。老话把“变”这件事说出来了。

第二，它看见了**人和房是一起变的**。不是房子单独变好，也不是人单独变好。是两边一起往上走，或者一起往下走。

第三，它看见了**空房子会败**。这是最老实的一条。没有人住的房子，三五年就能败给你看。瓦漏了没人补，墙潮了没人管，门轴锈了没人上油。再好的山向，也挡不住一场没人收拾的雨。

所以这句话不是迷信。它是几千年里无数个“房子空了就败”“一家人旺了房子也跟着体面”的日子，压缩出来的一句经验。

可是它有一个毛病：它只给了一个结论，没有给机制。它没说“怎么旺”，也没说“怎么衰”。你只能信，或者不信。

本书想把机制补上。补的办法，是把一座房子放进三个方程里看。

◆ 三、同一座房，两个年份

先看杜家的老宅，在两个年份里长什么样。

九十年代中期，老宅里住着七口人：杜爷爷和杜奶奶，奶奶的婆婆，还没有离家的明远，明远的妹妹，还有两位常年住在家里的远房亲戚。这些具体的人头本书不细数，只说一个数字：每天早晨在堂屋里有人吃饭的时候，至少坐着五六个人。

那时候的一天是这样排的。天不亮，灶间先有动静：烧火、烧水、煮粥。柴火一烧，烟从灶间飘过天井，一整座房子都是干的。接着是堂屋的门板被卸下来，大门敞开，扫地，抹桌子。上午，禾坪上晒谷子，鸡鸭满地跑。中午，各路人马从田里回来，在堂屋的桌子边吃饭，吃完了还要坐一阵。傍晚，邻居串门，天井边的矮凳上坐着三两个人。夜里，堂屋的灯一直亮到很晚。

这座房子每天都被用满。每一间屋、每一道门、每一级台阶，都有人在走。瓦漏了，当天就有人上去捡瓦。墙角潮了，下个月就有人拿石灰刷一遍。

现在这座房子里只有一位老人。灶间一天只烧一次水，而且用的是电水壶。堂屋的门大半天是关着的。天井边没有人坐。禾坪上长了草。

两个年份，山一样，水一样，门一样，朝向也一样。变了的是什么？

变了的是**每天走过这座房子的那条路**，和**这座房子被一天天用成的样子**。

这两样，正好是方程里的两个字母。

两个年份摆在一起，差别已经看得见了。要说清差在哪里，就得请出本书那把尺子，把老宅放进方程里。

本书从头到尾用同一把尺子：三个方程。

用大白话说，一户人家的日子里有三样东西：**形状**（S，这家人过成的样子：热闹还是冷清，兴旺还是萧条）、**路**（D，一步一步走的路：作息、动线、家里的规矩）、**土**（E，沉淀下来的那块土：房子、地、摆设、家规）。这三样互相牵着，两样定了，第三样就大致定了。

风水这件事，说到底是土（E）这一头的事：**新的土，怎样和已有的路、想要的形状，凑成一个和谐的方程**。写出来是 E = H(S, D)。

现在拿老宅来对。

九十年代的老宅，土（E）是什么？是一座按七八口人、三代同堂、种田为生的日子造出来的房子。灶间在东厢尾，因为烧柴火要靠近柴垛；堂屋在正中，因为要待客、祭祖、开饭；天井在中间，因为要采光通风、排烟排水；茅厕在屋后，因为要离饮食远一点；禾坪在门前，因为要晒谷。每一处安排，都是按那时的路（D）和形状（S）算过的。

那时的方程是成立的：七八口人的日子（S），沿着“灶间—堂屋—田里—禾坪”这样一条路（D）走，老宅（E）这块土，正好托得住。

现在呢？形状（S）缩成了一位老人的日子。路（D）缩成了“床—灶—电视”十来步。土（E）还是那块土，是按七八口人造的。

土没变，路和形状变了。方程的左边和右边，对不上了。

这就是所谓的“宅衰”。不是地气走了，是一块为大家庭造的土，托着一个小小的日子。托不稳，也托不暖。

◆ 四、回写的方向，掉了个头

只说“对不上”，还不够。因为还有一件事没解释：为什么九十年代那座老宅，看上去那么“旺”，而且越住越旺？

这里要请出本书最重要的一个动作：**回写**。

回写的意思是：这家人过成的样子（S），一天一天地沉淀回土里（E），把土改写了。

比如那座老宅。每天有人烧火，烟熏过房梁，木头是干的，不生虫，不返潮。每天有人开门，风从大门穿到天井，从天井穿到后窗，屋里是通透的。每天有人扫地，墙角没有积灰，没有霉。每天有人走过那些台阶，台阶的边被磨得圆滑，不绊脚。

这些全是回写。人的日子，一遍遍把土写成“适合人住的样子”。

所以老宅越住越旺，不是因为风水在养人，而是因为**人在养土，土又在托人**。这是一个往上转的环：日子兴旺，把房子写得好；房子好，又让日子顺。

现在方向变了。

奶奶一个人，日子小了。灶间一天烧一次，房梁不再被熏，开始返潮。大门常关，风不再穿堂，霉从墙角一点点长出来。堂屋没人走，没人扫，灰积起来。屋后竹子没人砍，竹梢压到瓦上，一场风雨就掀掉几片瓦。

每一件事都很小。只是这些小事一件接着一件，也是回写。只不过这次回写的方向，是**往坏的那边写**。日子小了，土被写成“不太适合人住的样子”。土变差，又让老人更不愿意走到堂屋去，更不愿意开那扇潮湿的门。环还是那个环，只是掉了个头，往下转。

风水不是房子自己带着的好坏，是日子和房子互相回写，往上转还是往下转。

你再回头想“人旺宅旺，人去宅衰”这八个字。它说的不是一个因果，是一个环。哪边先动，它都会带着另一边走。

◆ 五、不等式，是怎样一点点出现的

回写讲了环往哪边转。接下来再看一个更具体的问题：不等式是怎么出现的？

“不等式”是本书的一个词，意思是方程不成立：新的土，和已有的路、想要的形状，对不上。

老宅里，这样的对不上，一件一件地在冒出来。

先说夜里上厕所。茅厕在屋后。七八口人的年代，这不是问题：夜里有人起夜，有人点灯，有人在堂屋咳嗽一声，大家都知道谁在走。现在，奶奶夜里起来，要出东厢，穿过天井，绕过灶间，走四十来步，才到屋后的厕所。天井里的青苔夜里是滑的。七十八岁的人，走这四十步，是一件要提着心的事。

同一条路，在九十年代是日常；到了今天，是一道坎。路（D）没变，人（S）变了，土（E）就成了不等式。

再说灶间。灶间离东厢那一头不远，只是灶台是为烧柴造的，台面高，灶口低，要弯腰。奶奶早就不烧柴了，用的是电水壶和小电饭锅，插座在堂屋的墙上，要拉一根长长的接线板进来。这根接线板，是整座老宅里最危险的一样东西。没有人为它去想一想：这座按烧柴造的灶间，怎样接住今天的炊事。

再说台阶。堂屋门槛高，是为了防水、防鸡鸭、也讲个规矩，七八口人个个脚底有力，没有人觉得高。奶奶的腿，却每过一次，都要抬一次。

这三件事，没有一件是“煞”。没有一件能用罗盘量出来。可是它们叠在一起，就是“宅衰”：一座房子，对一位老人，已经不再成立。

你注意到没有，这里每一个“不等式”，都不是风水术里的某一个方位出了问题，而是**土的某一处，和今天的路、今天的人，对不上了**。风水的毛病，往往就出在这样朴素的地方。

对不上的地方一处一处冒出来，背后有一股劲在推。下面看这股劲往哪里使。

方程只告诉你“对不上”。要知道往哪里使劲，还要看三个方程背后的动力。本书把它叫做三原理。

大白话是这样的：两样东西顶在一起，会逼着第三样变。

形状和路顶撞，逼着土变。 一家人想过的日子，和每天走的路，常常是有一点拧的。这种拧，会逼着人去改房子：加一间房，开一扇窗，把厨房挪个位置。九十年代的老宅，就是这样一点一点长成的。

路和土顶撞，逼着形状变。 路走不通了，土又改不动，最后改掉的是日子本身。奶奶今天的状况就是这样：夜里走不动那四十步，老宅又没人改，结果日子缩小了，夜里不起身，白天少喝水，天一黑就关门。形状（S）被土（E）挤小了。

形状和土顶撞，逼着路变。 一家人想要热闹，房子却冷清；想要安稳，房子却漏雨。这时候人只能换一条路：搬走，或者把日子搬到别处去。明远一家搬进县城，小禾去了深圳，就有这一层。

你看，这三种改变，老宅里都在发生。只是**第一种**，也就是“人把土改好”，已经很久没有发生了。动力没了，不是因为风水出了煞，是因为七八口人变成一位老人，改房子的人没了、钱没了、心思也没了。

三原理的“动力不足”，就是这个意思。老宅不是被什么东西压住了，是**回写的力气断了**。

◆ 六、六条路，老宅卡在了哪几条

方程讲完，还要把“六路径”请出来。风水好坏的另一个说法，是看六条路通不通。

先把六条路说成大白话。一户人家的日子，可以从三个口子起头：从想要的样子（S）起头，从走的路（D）起头，或者从手边的土（E）起头。三个口子，排出六种起手的次序，本书叫六路径。六条都顺，就是常说的“六六大顺”。

这里要记住王德生博士的一句口径：**风水好，就是土（E）高度促进这六条路的顺利运行；风水差，就是土拖住了、卡住了其中某几条路。**

好风水不是“送”给你什么，是不挡路，还帮着路走。坏风水也没有“给”你什么灾，它只是挡了路，拖了后腿。

拿九十年代的老宅来对一对。

想要的样子是“一大家子热热闹闹过日子”，这条路从形状起头，往下排出一天的作息，再沉淀成房子的格局。老宅的灶间、堂屋、天井，帮着这条路走：想热闹，堂屋就在正中，一开门就是人。这条路是通的。

从路起头呢？先有“天亮就烧火、下田、中午回来吃饭”这样的作息，再慢慢长出房子的样子。老宅的禾坪、灶间位置，是被这样的作息长出来的。土不拦它，还顺着它。这条路也通。

从土起头呢？先有一座房子，一家人再照着它去过日子。老宅的堂屋朝向、天井大小，一代代人都认，住进来的新媳妇、新女婿，几天就学会了这座房子的走法。这条路依旧通。

所以那时候的老宅，六条路都顺，家里人说起来就是“住着舒服”。

现在呢？

从想要的样子起头：奶奶想要的，是安安稳稳在家待着，不麻烦儿女。这个样子，要靠夜里能起身、白天能烧水、下雨天屋里不漏来托住。老宅的夜路、灶台、屋瓦，正好把这条路卡住了。

从路起头：奶奶每天走的那十来步，想往外多走一点，到堂屋坐一坐，到天井晒晒太阳，只是台阶高、青苔滑、门槛重，土在拖她的后腿。

从土起头：这座房子本来要七八个人一起用才用得顺，一个人用，每一处都用不到，住进去的人要把自己缩到最小的一角，才勉强用得上。

你看，三条路卡住了，还有三条路没卡住。比如明远每个月回来两三次，带着菜、带着工具，一下车就能把灶间、堂屋用起来，这几条“外面人进来”的路是通的。这就是为什么奶奶说“我这里挺好的”，明远却觉得“哪里不对劲”：两个人走的是不同的路。

按这个口径，看老宅的“衰”，不用再问“是哪个方位坏了”，而是问：**哪几条路被土拖住了，哪几条还通着？**拖住的路，就是该动手的地方。

◆ 七、镇上的老门面：不只是老宅

如果你觉得，这只是乡下老房子的事，那再看一个例子。

镇上有一排老门面，其中最东头那一间，三十年前是供销社。老周说，那几年这间铺子“镇上最旺”：坐北朝南，门口正对着汽车站，进进出出的人流从早到晚不断。他那时候给人看风水，说起这间铺子，口头禅就是“聚财”。

后来汽车站搬到了镇外的新路口。人流改了道，不再从这间铺子门前过。供销社先是缩成半间，后来关了，门面租出去，换过四五任租客，卖过服装，开过录像厅，最后成了一间堆杂物的仓库。

镇上人至今说那间铺子“风水坏了”。有人说是门口新修的变压器冲了，有人说是对面开了药店。

可是你把它放进方程看，用不着任何一个煞。

那间铺子的土（E）没变：朝向，门面，进深，都是三十年前的样子。变的是路（D）：每天走过门口的那条路，从“汽车站出来必经”，变成了“没有人经过”。路一变，形状（S）也跟着变：不再有生意，不再有人气。土被一天天写成“没有人停留”的样子，更不会有人停留。

你看，这和老宅是同一个故事，只是尺度大了一圈。**同一块地，人流的方向一变，旺也跟着变。**

这个例子，老周自己说起来也不含糊：“那个铺子，没变呀。变的是车站。”他停了一会儿，又补一句：“你叫当年的人这么讲，他不信。他非要说是风水坏了。”

这一句，很有意思，下一章会专门讲。

老宅和铺子讲的是房子外面的人流。再换一个近处的例子，是明远在县城里每天路过的那栋楼：里面的人一户户换了，回写也换了方向。

明远五金店那条街的尽头，有一栋七十年代末建的教工宿舍，六层，红砖，每层四户。刚建成的时候，是全县最好的住宅楼：县中学的老师一家一户分进去，楼下有一个小小的院子，院子里有一棵黄皮树。

那时候这栋楼的名声很好。学校里的人说，这栋楼出人才，住过的老师，孩子几乎个个考上大学。老周也有一套说法，说这栋楼“前低后高，坐得稳”。

后来的事，明远看着长大的。学校搬了新校区，老师们陆续分到了新房，旧楼里的人一户户搬走，房子租给了外来的打工的人和做小生意的人。院子里的黄皮树被砍了，因为占了停车位。楼道里堆满了电动车。有两户的阳台，改成了小卖铺。

现在这栋楼，街坊都说“风水不行了”。

一位在旧楼里住了四十年的陈伯，七十二岁，退休的中学化学老师，是不肯走的几户之一。他的说法很朴素：“楼没变，变的是楼里的人。以前每家每户都认

识，晚上楼道里有人咳嗽一声，对门就知道。现在上楼，碰到的人我一个也不认得。”

陈伯讲的这件事，用方程看，恰好是回写方向的一次调转。

以前，这栋楼的日子（S）是：一群在同一个单位的人，孩子同校，作息相近，楼道里天天碰面。路（D）是：早上同时出门，傍晚同时回来，周末一起在院子里择菜聊天。这些日子一遍遍写进土里：楼梯间有人扫，院子有人浇水，公共的灯泡坏一个有人换一个。土被写成“互相照应”的样子。

后来，日子散了。每一户的作息不同，没有人再碰面，公共的地方成了“谁的都不是”。土被写成“谁都不管”的样子。

两种“样子”，土上的砖和水泥是一样的，可是砖缝里写进去的东西，不同了。

你可以把这件事和老宅放在一起看。老宅是**一座房子里的人变少了**，教工楼是**一栋楼里的人换了一种过法**。两件事，回写的方向都调了头。人旺人衰，靠的不是数目，是日子是不是还一遍遍写进同一块土里。

◆ 八、旧书里的“先富后贫”：两只钟

这一章讲的“回写方向一变，风水跟着变”，旧书其实并非没有看到。

本书所附的材料里，有一本现代通俗风水书，讲阳宅各种地形的吉凶。其中说屋子西边有水池的一条，有这样一句：“先富后贫少人知。”〔附件书二·85 页〕

这七个字，其实是一个很诚实的观察：**同一座房子，先是富，后来是贫**。

旧书看到了变，可它怎么解释这个变呢？它把变化也归给了那个水池。水池在西边，所以先富后贫。可是水池一直在那里，没有变。如果水池是原因，原因不变，结果为什么会变？

另一本玄空类的书，在各山各向的表里，写着“当运旺丁”“当运旺财”这样的字样。〔附件书一·192 页、170 页〕按它的算法，一座房子的旺衰跟着“运”转，每过一段年头换一轮。

这是另一种解释：天上有一只钟，叫“运”，它一走，各个方位的好坏就跟着换。

两种解释，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变的原因，都放在房子外面**，一个在水池，一个在天上的运。

本书的说法不同。**变的原因在房子里面，在这一家人自己的钟上**。这家人添了丁、搬了家、老了人、换了行当，每一件都是家里自己的时刻表，一件接一件地拨动着土和路的关系。

两只钟并不一定打架。天上的钟走它的，家里的钟走它的。有时候两只钟刚好合拍，有时候不。后面讲到飞星和“运”的时候，本书会把这两只钟放在一起仔细看。〔第21章〕这里只提醒你一件事：**当有人说“这座房子最近风水变了”的时候，先看一看，是家里的钟拨动了，还是房子外面的什么变了**。多半是前一个。

◆ 九、反过来：人少，房子也能“旺”

读到这里，你可能会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人多就旺，人少就衰。

这个结论不对。

老周讲过隔壁村的二婶。二婶也是一个人住，今年七十一岁，儿女都在外地。她的老屋，进去是亮堂的：门每天开，窗每天开，灶间里的灶台擦得发亮，天井的青苔每个礼拜扫一遍，屋后的竹子每年冬天砍一回。邻居都说，二婶那座屋“看着就旺”。

同样是一个人，同样是一座老屋。差在哪里？

差在**回写的量，和回写的方向**。二婶的日子很小，她把这个小日子，却一天不落地写进了每一处土里。她用完整座房子，房子也就一直被写成“有人用的样子”。奶奶的日子，把房子缩成了三样东西：床，电视，电饭锅。其余的地方，没有被她的日子“碰到”。

所以“人旺”这两个字，不能只数人头。更准确的说法，是**这座房子的每一处，是不是每天都被一个具体的日子碰到、修到、想到**。

这也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如果你想让一座老房子“回暖”，办法不是请一个懂行的人来摆一个什么物件，而是**让房子重新被使用**，一间一间地，一天一天地。

小禾在深圳的合租房，则是另一个角度。三个人合租的一套两居室，客厅里有沙发，有电视，三个人却各自忙，客厅几乎没有人坐，阳台的花死了两盆，厨房从来不开火。住的人比老宅还多，在这套房子里，“人”的回写，是各自缩进各自的房间。小禾对朋友说，那个客厅“像个过道”。

你看，这套房子里人是有的。人旺，却没有写进土里。所以“旺”这个字，**不能只靠人数撑起来**。

说到这里，容易冒出一个误会：既然房子是靠人回写的，那是不是谁勤快，谁的房子就好？谁懒，谁的房子就差？

本书不这样讲。

要是这样讲，风水就变成了“勤劳致富”的另一个说法，又回到把一个人当作发动者的老路上。一个人的勤快与否，只是日子里的一小部分。更要紧的是，**这家人的日子被怎样排布着**。

比如奶奶。她并不懒。她的日子之所以缩成床、灶、电视三点，是因为那条夜路让她不敢走，那个灶台让她不方便，那几层台阶让她不愿走。**是土把她的日子排成了这个样子**，而不是她选择了过这样的日子。

再比如二婶。她的屋子之所以一直亮堂，不只是二婶爱干净。是她的屋子，灶间离卧室近，厕所在室内，台阶低，窗户大，她的日子才有可能铺满每一间屋。如果换成奶奶的老宅，二婶也未必能把日子铺满。

所以，回写不是谁发的狠，不是谁立的志。**回写是日子和土互相咬着，一圈一圈转**。这家人的样子是被显出来的结果：日子顺的时候，转得快；日子卡的时候，转得慢，甚至往回转。

这样看，就不必埋怨奶奶不肯搬、不愿动，也不必责备明远回来得太少。老宅里的每一个人，都是这个环里的一环，都在被这座房子和这些日子，往某个方向带着走。

要换方向，不是去劝人，也不是去骂人，而是去找环上哪一处可以松一松。

◆ 十、一次大翻修，算不算回写

说到这里，杜家犯难的三件事之一，就会浮上来：老宅要不要翻修？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翻修，就是把土改好，应该是好事。

先别急着答。看翻修，要看两件事。

第一件，翻修这个动作，是在**回写**，还是在**一次性地改土**？

回写是日复一日的，是每天烧火、扫地、开门、补瓦，一点一点往土里写。一次性的大翻修，是花一笔钱，请一群人，在一两个月内把土改个样子，然后人走了，房子又回到一个老人手里。

如果翻修之后，日子没有跟着变，那房子只是新了，不是活了。新房子三年，没有人住，也会返潮，也会漏。老宅的“衰”，不是一次翻修能治的，因为它的根不在砖瓦，而在每天走过砖瓦的那条路。

第二件，翻修之后，土是按**谁的**日子造的？

如果还是按七八口人的老格局翻一遍，那只是把一块不合适的土，刷新了一遍。如果按奶奶今天的日子重新排：卧室靠近厕所，灶台降低，门槛放平，堂屋朝阳的一角放一把椅子，那才是把土改成了今天的路和今天的样子能托住的土。

这两个问题，本书先不替杜家回答。这里只留一个提醒：**别问“要不要翻修”，先问“翻修之后，这座房子里每天走的是谁的路”**。

后面讲到“方程诊断法”和“几次解冻的时机”的时候，会把这件事一步一步摆开。

翻修问题先放在这里。回头再听老周，他那句“人旺宅旺，人去宅衰”后面，其实还有半句，明远当时没听全。

老周说：“话是这么说，可也不全。宅子空着，人再回来，也不是原来那个味了。”他在镇上看了几十年房子，见过不少人回乡盖新楼，也见过不少人把祖屋翻得面目全非，住进去之后总说“不对劲”。

问他哪里不对劲，他讲不出一个方位，只讲：“东西都新，就是不顺手。”

这半句话，值得放进方程里看一眼。新盖的房子，土是新的，路（D）却还是老路：习惯走的几步、顺手放东西的地方、起夜的方向，都是旧的。新土和旧路一碰，就会出现一阵子的拧。这个拧，不是风水坏了，是新的土还没有被日子写顺。

老周把这个过程叫“养”。他说新房子要“养”两三年，才有人气。按本书的话说，这两三年，就是回写把新土一点点写成“我们家的样子”的时间。

所以老周的话，没有错，只是没有讲机制。他看到的是结果：人走了，房子会冷；人回来了，房子不会立刻暖。机制是：**回写需要时间，也需要一天一天不断。**一旦断了，土往一个方向走；一旦续上，要走回头路，也要走一阵子。

这一点，对杜家很要紧。奶奶一个人，几个月断了回写。明远偶尔回来，点一盏灯，吃一顿饭，续上一晚。一晚不够，一个月也许还不够。**回写不是一次的事，是节奏的事。**

◆ 十一、风水会不会“搬家”

还有一个常听到的说法：人搬走了，风水也跟着人搬走了。

比如，一户人家原来住老宅，运气不错，搬到县城之后，运气更好了，别人说“把风水带过去了”。或者反过来，搬走之后一直不顺，别人说“老宅的风水把人留不住”。

这类话，用本书的尺子看，其实说的是三件分开的事。

第一件，**人离开了旧土。**旧土没人回写，开始往下转。这是老宅现在的事。

第二件，**人进入了新土。**新土要和这家人的路、这家人想要的样子重新对一遍。对得顺，叫“新房子旺”；对得拧，叫“搬了新家不顺”。

第三件，**人把一部分旧的习惯带到了新土里。**比如老宅里那条“进门先洗手、饭前先拜一拜祖先”的规矩，搬到县城的楼房里，就变成了“门口放一个小香炉”。这样的习惯，是把旧土的一部分写进了新土。

所以风水不是一个能被背在身上带走的东西。能被带走的，是**日子的样子和日子的路。**把它们放进新的土里，新的土会被它们一点点改写。

明远一家搬进县城的那套旧房，也是同样的道理。二十三年的日子，已经写进了那套房的每一堵墙。现在要卖，这些写进去的东西，不会跟着卖出去，也不会跟着人搬走，它们只会留在墙里，成为下一户人家要面对的“旧土”。

下一章要讲的，就是这种沉淀下来的东西，怎样被后人当成“规律”。

◆ 十二、放回日子里

回到开头，杜明远站在堂屋门槛上的那个下午。

他没有立刻想到“风水”。他先做了一件小事：把大门开到底，把堂屋的几扇窗推开，让风从前门穿到后窗。潮味被推出去一点。

然后他找到了灯的开关，打开堂屋的灯。灯光落在八仙桌上，落在祖宗牌位下，落在二十年前的旧年画上。

母亲从东厢出来，站在门口看他，没有问什么。

那天晚上，他们没有在东厢的小桌上吃饭，而是把饭菜端到了堂屋的八仙桌上。就两个人，一桌四个菜。奶奶说：“这桌子好久没摆过了。”

吃完饭，明远把桌子擦了，又去后院把厕所门口那盏坏了很久的灯换了新灯泡。这都是小事。只是那一晚的老宅，被用了一次：堂屋有人吃饭，后院有灯，大门开过，窗户通过风。

这一章没有办法替杜家做那三件大事的决定。老宅要不要翻修，奶奶要不要接到县城，本书后面还会反复回到这些问题。〔第23章、第24章〕不过有一件事可以先试，明天就能做：

挑一座你家最久没人用的房间，或者一处最久没人走的地方，今晚去那里待上二十分钟：开灯，开窗，坐一坐，把它用一次。

不用想它有什么“方位”。只看一件事：用过之后，它有没有变得不一样。如果有，你就亲手看见了一次回写。

还可以多问一句：坐在那里的时候，哪一件事做起来最别扭？是灯太暗，是椅子不对，是离厨房太远，还是进门的那一步总要绊一下？别扭的那一处，就是土在拖住某一条路。把它记下来，不用急着改，只是记下来。

明远回县城的路上，在车里把这件事想了一遍。他想的不是“老宅的风水怎么了”，而是“母亲夜里那四十步”。这个问题小得多，也具体得多，具体到下个周末就可以带着卷尺回去量一量。风水的事，往往在变小的那一刻，才真正有了下手的地方。

方晴听他说完，想了想，只问了一句：“堂屋那盏灯，你换的是几瓦的？”明远一愣，说：“就是原来那种。”方晴说：“奶奶眼睛不好，下回换亮一点的。”这就是回写：一盏灯，一个瓦数，一句不经意的话，把日子又往土里写了一笔。

带走的话

风水不是房子自己带着的好坏，是日子和房子互相回写，往上转，还是往下转。

小　账

这一章里的 E，让方程更和谐了，还是走向了不等式？老宅这块按七八口人造的土，托着一位老人的小日子，走向了不等式：夜路、灶台、门槛、潮气，每一处都在对不上。

固化在哪里？解冻从哪一处下手？固化在“这座房子是给大家庭造的”这个事实上，也固化在没人回写的日常里。解冻可以先从最小的一处下手：让一间屋子重新被用起来。

◆

07

第 7 章

断语表本身就是回写

◆ 一、方晴的那个问题

县城新楼盘的样板间开放那天，老周被明远请去看了一眼。

说是请，其实是顺路。明远想买新楼盘，旧房要不要卖，一家人几个月没吵出结果，他想听听老周怎么说。老周来之前，在口袋里揣了一本旧书，一本书边都卷了的现代风水书，里面有各种山向的断语。他说：“你们家这户，我先查一查。”

那套户型朝东南，大门开在偏南一侧。老周站在门口，拿罗盘对了对，翻了几页书，念出一条。念的是什么，这一章后面再讲。方晴站在旁边，一直没有说话。等老周合上书，她才开口。

她问：“周师傅，这一页上的话，最早是谁写下来的？”

老周愣了一下，说：“老辈人传下来的。”

方晴又问：“老辈人是怎么知道的？是一户一户地问来的，还是算出来的？”

这个问题，老周答不上来。他不是没有答案，是从来没有人问过他。他学这一行的时候，师傅给他一本书，他背下来，用了几十年，见过几次说中，几次没说中，没中的他就当“这户人家另有原因”。

方晴是小学语文老师，二十多年都在跟“出处”打交道。孩子写作文，引用一句话，她要问：这话谁说的？在哪本书？她本来并不是在为难老周，只是习惯性地问了。

可这一问，问到了风水书最要紧的地方：**那一条一条的断语，是从哪里来的？**

这一章就来回答。答案可能出乎你的意料：断语表不是风水的“原因”，它本身就是风水回写出来的“结果”。

方晴的问题，要回答，先得把旧书的样子摆出来，摆公平。

本书所附的材料里，有两本现代的通俗风水书。一本是玄空飞星一类的；一本是《图解寻龙大侠赖布衣真传阴阳宅风水绝断》。〔附件书一、附件书二〕它们不是古籍原件，是现代的通俗读本，面向的是想自己看看房子的普通人。

这样的书，对读者很有诚意。它先画图，一座房子是什么样，门朝哪里，路从哪里来，水往哪里流，画得清清楚楚。然后写断语，这样的房子，住进去会怎样。再然后，有的还配上“白话释意”，把文言的断语翻成大白话，怕读者看不懂。

你读这样的书，会觉得它有一点好处：它把一个本来模糊的问题，变成了可以对照的条目。你家门朝哪边，对照一下，就知道书上怎么说。这比“凭感觉”踏实。

而且这类书有一个很老实的特点：它列的凶事，大多是人们真的怕的事。田土官司，家里生病，人口不顺，财运起落。这些事，是一个家过日子最怕碰到的。所以这样的书，在旧时的乡下，是被当作一种“防备”来看的：先知道哪里可能出事，才好提前留心。

本书要承认这一点：把一代代人的担心、观察、教训，整理成一张可以查的表，这件事本身有它的用处。

可是问题出在后面。这张表到底是怎么长出来的？它为什么看上去像是天生就有的规律？

◆ 二、翻开那几页

先看两页。

第一页是下元九运、辰山戌向的断语。〔附件书一·192 页〕页面上方是一圈罗盘似的图，二十四个方位围成一个圈，圈里标着数字。页面下半截，是一列一列的短条目：某某山，如何；某某水，如何。

第二页是下元八运、壬山丙向，格式一模一样。〔附件书一·170 页〕

你把两页并排看，会注意到三件事。

第一件，**好的结局很少，而且很简单**。九运那一页，只有“巽山”一条写着“当运旺丁”，“巽水”一条写着“当运旺财”。八运那一页，只有“坎山”“坎水”两条同样的话。其余十几条，写的都是各种难处：身体的，口舌的，意外的，人命的。

第二件，**好的结局全部是一个套话，坏的结局却各有各的写法**。“当运旺丁”四个字，换到哪一页，都是这四个字。坏的那些条目，有长有短，有的写身体，有的写官非，有的还带着“克”几宫命这样的句子。

第三件，**同样的句式在不同页里反复出现**。比如“克五宫命”在九运那一页，“克七宫命”在八运那一页。句子是同一个模子，只换了一个数字。

这三件事，放在一起，就是一个线索。

线索是：这样的表，**不像是一户一户问来的**。一户一户问来的，好的结局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写法，不会清一色“旺丁”“旺财”。它更像是：先有一个格子，再往格子里填。有的格子填了“旺”，大多数格子填了“难”。

所以问题就变成：这些格子里的内容，最早是从哪里来的？

先说清楚，本书不考证哪一条断语是哪一户人家的事。没有人能考证，书里也没有交代。本书只问一件事：**一张这样的表，有没有可能是怎样长出来的？**这是一个关于机制的问题，不是一个关于历史的问题。

◆ 三、明远的故障表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借明远的五金店用一用。

明远开了二十年五金店，卖过各种各样的东西：水龙头、电线、插座、热水器配件。他的柜台后面，贴着一张纸，是他自己这些年一点点记下来的。纸上写的是：“水龙头渗水：先查密封圈。”“热水器不出热水：先看是不是水压低。”“插座发烫：先看是不是用了劣质接线板。”

这张表，不是他拍脑袋想的。每一条，背后都是一个或几个顾客，拿着坏掉的东西回来，说“这个东西不行了”。他拆开看，发现问题，一次两次三次，同样的毛病出现多了，就记下一条。

所以这张表是怎么来的？是**一个一个具体的结局，慢慢沉淀成了一条条经验**。先有东西坏，后有这条记录。

这张表有用吗？当然有。新来的店员看着它，不用再摔坏三个水龙头，就知道先查密封圈。这是经验的好处。

不过你注意到，明远的这张表里有一件事，是很多风水表里没有的：**每一条背后，都带着条件**。

“水龙头渗水：先查密封圈”，这是在“用了三年以上的铜芯龙头”的前提下。要是新装的，就不一定是密封圈。“热水器不出热水：先看水压”，这是在“楼层比较高、水压不足”的前提下。明远自己知道，店员也知道，所以这张表一直是“参考”，不是“定律”。

想想看，如果一百年后，有人只拿到这张表，条件都不见了，只剩下“热水器不出热水：水压低”，他会怎样想？他会觉得，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他甚至会觉得，“热水器天生就跟水压有关”。

这个假想，正好是理解断语表的钥匙。

一张记账式的经验表，一旦丢掉了条件，就会长得像一条定律。

有了这把钥匙，就可以去开风水断语的锁。

设想一座房子，门开在某一个方位，门外有一条路，屋旁有一座高楼。一户人家住进去，住了二三十年。这二三十年里，家里出了几件事：老人生了病，儿子跟邻居为一块田打了官司，生意起起落落。

这些事在不在？在。它们是怎么回事，每个人说法不同。邻居说：你家那座楼冲着你们家的门。亲戚说：你家那条路直冲过来。老一辈说：你们家当年破土的时候没选好日子。

这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动作发生了：**人们把这家的结局，和这座房子的某一个特征，连在了一起**。

“门朝这边的房子，出过这样的事。”这句话，一旦在邻里间说开了，就成了一条记录。它有了一个格式：某个特征，对应某个结局。

这是第一步。**这家人的日子（S），被讲成了一句关于房子（E）的话**。这就是回写：S 沉淀回 E，只不过这一次，沉淀进去的不是砖瓦，而是一句话，一个符号。

用本书的词说，这是 E 的第二层：**符号**。符号态的特点，是一条一条的，离散的，可以背，可以传。一户人家的结局，变成了一条符号。

第二步，这条符号被别的人听见了，又拿去对照别的房子。另一座门朝同一个方向的房子，后来也出了一件事，邻居又说：看，果然。这条符号就多了一次“应验”。

第三步，有人把这些符号收集起来，整理成表。整理的人，不会一户一户地去核对条件，他只负责把说法归类、排序、配上图。

于是一张表就出来了。一户一户的、带着具体日子的、带着具体条件的结局，被抽掉了日子和条件，只剩下“这个特征，那个结局”的两头。

你看，这个过程里，没有一步是“发现了天地的规律”。每一步，都是**人的日子，被一层一层写进符号里**。

◆ 四、章氏断：数字怎么会说话

材料里有一页，把这个过程摆得特别清楚。

那是《图解寻龙大侠赖布衣真传阴阳宅风水绝断》第 400 页，一条“有诉讼的房子”。〔附件书二·400 页〕

案例写得很简短：申寅兼坤艮，七运造，巽方有高楼。然后配一张九宫格，里面是一组数字。

接着是“章氏断”。大意是：这座房子住进去，钱财还可以。不过巽方有高楼冲射，必有一位老妇人，为了田地起官司。理由是：六这个数字是官星，二这个数字是寡宿，又主田土。

书里的原话里有一句：“必有一老妇争田涉讼。”

你看，这句断语是怎么推出来的？它是用**数字的含义**推出来的：六代表官，二代表老妇人和土地，两个数字在同一个宫里碰上，就是“老妇人，为土地，打官司”。

这是一条完整的符号推演。每一个环节都是符号：六是官，二是妇与土，巽方是某个位置，高楼是某种冲射。符号和符号对上了，结论就出来了。

这里有一个问题。**这条推演的结论，是一个具体的故事：一位老妇人，一场田地官司**。这样具体的故事，是推演出来的吗？还是先有这样一个故事，再被用符号讲通了？

本书的读法是：更可能是后一种。你想，在一个以种田为生的社会里，田土官司是最常见的纠纷之一，老年妇人在家产争执里出面，也是很常见的场景。一个这样的故事，在某个房子里发生过，邻里口耳相传，后来被一位懂符号的先生接过去，用二和六的含义，把它“讲通”了。

这样一来，这个数字组合，就和这个故事绑在了一起。以后再遇到同样的数字组合，就会往“老妇人、田地、官司”的方向想。

这是**先有结局，后有符号；先有故事，后有规律**。

更有意思的，是这页书里还有一段“易学道人评”。这是现代编者加的批注，他在这条案例后面写了一句：“财气颇佳”的断语，是“原案例未讲明条件”。〔附件书二·400 页〕

这几个字，是整个这一章最有分量的一句话，而且是书自己说的。

编者自己看出来了：这条断语的条件，原来的案例没有讲明。

没有讲明条件，就是前面说的那个现象：条件丢了。一个结局的故事，被抽成了一条断语，原来的条件，没有一起传下来。

章氏断讲的是符号推演。再看一页图，倒因为果的痕迹更直观。

再看一页，这一页是图。〔附件书二·33 页〕

页上有两幅画。第一幅，一座正房，前面左右各有一间厢屋，书里叫它“水字房”，说住这样房子的人家，结局很不好，要用法术镇住，或者再加盖房子来配合。

第二幅，一座房子，只拆了一半，另一半还在。书里叫它“瘫疾房”，说这样的房子，主被官司口舌之类的纠缠，人口不利，要赶快用法术镇压。

先不管书里给它们配的结局，只看房子的样子。

这两种房子，是怎么来的？本书的读法是：它们更像日子留下的痕迹。

“水字房”的样子，是**正房在后，两边厢房在前**。这样的格局，什么时候出现？往往是一家人添了丁，原来的正房住不下了，儿子们成家，就在前面左右各盖一间。一代一代加盖，房子就长成了这个形状。

所以“水字房”的形状，本身就是一个**家族人口增多、分支出现**的痕迹。它是日子留在土里的一张照片。

“只拆一半的屋”呢？一座房子，为什么只拆一半？有几种情形，一是兄弟分家，各人拆各人那一半；一是遇到道路拓宽、征地，拆了一部分；一是产权不清，这一半归这个人，那一半归那个人，一方拆了，另一方不肯。

不管是哪一种，**只拆一半的屋，本身就是一场纠纷的痕迹**。纠纷在先，半拆的形状在后。

现在回头看书上的断语：“主被官司口舌等纠缠。”

你看出来了吗？**先有纠缠，才有半拆；断语却说成：因为半拆，所以有纠缠**。因果的方向，被倒过来了。

这是断语表里最常见的一种“倒因为果”：房子的某一种形状，本来是某一件事发生之后留下的**痕迹**，却被读成了那件事发生之前的**原因**。

用本书的话说，这是 S 回写 E 的一个典型例子。一家人的事（S），沉淀成了房子的形状（E）。后来的人看到这个形状，却忘记了它是被写出来的，把它当成了一个从来就在那里的“先天条件”。

◆ 五、再钉三处：句式、口诀和新词

说表是写出来的，光靠推想不够。下面从材料里再钉三处，每一处你都可以翻回原页去核。

第一处，断语的口气是“必”和“定”，不带条件。第 400 页的章氏断说“必有”一位老妇争田；第 61 页配图的断语，说门前路如蛇行的人家“定出病痨人”；第 33 页说“水字房”的人家，结局“总要”如何。〔附件书二·400 页、61 页、33

页〕三条出自不同的页，口气一模一样：必，定，总要。真正从日子里一户一户观察出来的话，不会这么满，它总会留一句“多半”“有时”。口气越满，条件丢得越干净。

这三页的健康和凶事内容，本书只当旧书的说法来分析，不转述为事实。要看的只是：同一种不留余地的句式，贯穿全书。

第二处，新词出现在老格子里。再回到下元八运、壬山丙向那一页。〔附件书一·170 页〕你会在条目里看到“车祸”两个字，也会看到几种按今天的病名写成的说法。对照九运那一页〔附件书一·192 页〕，里面同样有按今天的病名写成的条目。

一个以二十四方位和九个数字为骨架的老格子，里面却有这些读起来像是后来加进去的说法。本书的读法是：**这张表一直在被后来的人重写。**格子是老的，里面填的东西，像是各个时代的人用当时的词汇补进去的。车多了，就有车祸的条目；医院的诊断多了，就有今天的病名。这正是回写：不同年代的日子，一遍一遍沉淀进同一张表里。

这一点，比任何推想都硬：**表自己在显示，它是活的、被人写过的。**

第三处，口诀的样子。第 85 页上有四组短句，每组两行，每行七个字，后面跟着“白话释意”。〔附件书二·85 页〕比如那组“前有大山”的两行，和前面那句“先富后贫少人知”，都是顺口的对句。

对句有什么要紧？对句好背。一条要靠嘴传下来的话，会被慢慢磨成对仗、押韵的样子，因为这样最不容易走样，也最容易让听的人相信：说得这么整齐，一定是老辈人的真传。

只是整齐的话，也最容易把条件磨掉。“后边有山可安庄”这样一句，不会告诉你：山有多高，离得多远，山上有没有滑坡。整句话里没有一个数字，也没有一个条件。

另外，页上每组对句旁边，画着一个小方框，框里写着“吉宅”或“凶宅”。本书的读法是：这些图像是照着结论画出来的，先有“吉”“凶”的结论，再画对应的房。这和前面讲的倒因为果，是同一个方向。

三处合起来看：断语的口气不留余地，格子里填着不同年代的新词，句子被磨成了口诀。三样东西指向同一件事：这不是一份从天地里抄来的规律，是一份被很多代人一遍一遍写出来的表。

◆ 六、好的结局，为什么没有细节

回到第一页那个观察：好的结局很少，而且只有套话。

为什么？

可以想一个很朴素的道理：**坏事好讲，好事不好讲**。

一户人家，十年过得顺顺当当，没出大事，邻居问起来，只会说“还可以”“挺好的”。这样的话，没有细节，没有故事，也没有人愿意认真记录。

换一户人家，出了一场官司，或者家里有人病得很重，或者出了意外，这样的事，会被说很久。邻里会反复讲，会讲出许多细节，会去找原因，会把房子的各种特征，一条一条拿出来对。

所以在传话的过程里，**不好的结局，比好的结局，更容易被留下来**，也更容易留下各种各样的写法。这不是谁在故意夸大，是人讲故事的天性。

再加上另一个原因：**住旧时的房子，大部分人家的日子，都是平平常常的**。平平常常，是没有故事的，所以也不会留下一条断语。

于是当这些零零散散的故事，被收进一张表里，就出现了我们在那两页上看到的样子：好的只有“当运旺丁”“当运旺财”这样的套话，难的却有各种细致的写法。

这并不是说，书里的那些难处是假的。也不是说，那些难处没有发生过。而是说：**一张由故事沉淀出来的表，天然偏向讲得出来的那一头**。这是传话的偏，不是天地的偏。

顺便说一句，这里有一件需要说清楚的事。这些页上，写了很多身体方面的凶事。那些条目，本书只当作“旧书里的说法”来分析它们是怎么长出来的，不转述为事实，也不拿它们去吓唬谁。你若是读到的时候心里发紧，请记得：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传话偏向坏事，这是表偏的第一个来源。第二个来源，在表的整齐里。

现在来看表的另一个特点：它为什么看上去那么完整？

你再翻到那两页。页下方的列表，八个卦位，每个卦位都有两条：一条“山”，一条“水”。十六条，一格一条，没有空的。

一个真正从邻里口传里收集来的表，会这样整齐吗？不会。口传的东西，总有一些方位听到的多，一些听到的少，一些根本没有人说过。真实的经验，是**稀疏的、不均匀的**。

可是这张表，**每一格都填满了**。

填满的办法，是前面看到的那种“同一个模子，换一个数字”的句式。有了几条有真实来历的断语，就可以按照一定的规则，往其他格子里推。五行相生相克怎么对应，数字含义怎么对应，身体部位怎么对应，这些对应关系，都是现成的。有了它们，空格可以一个一个补上。

这一步，用本书的话说，是 E 的第二层里从**符号**走到了**逻辑**：不再只是收集一条一条的故事，而是用一套推演的规则，去生成更多的条目。

这一步，让整张表看上去**自洽、完备、有章法**。一个读者翻开，会觉得：这么严密的体系，一定有它的道理，不会是随便编出来的。

可是严密，不等于真实。**严密只说明规则自洽，不说明规则的起点是真的**。

这一点，本书后面还会专门讲。〔第15章〕这里先记一笔：断语表的完整，一部分来自经验的沉淀，更大的一部分来自规则的补全。补全出来的条目，没有任何一户人家的结局在背后撑着，却和有来历的条目，写在同一页上，用着同一种口气。

读的人，分不出哪一条有来历，哪一条是补的。

◆ 七、表里藏着的钟

两页断语表的页眉上，各印着一行小字：下元九运，辰山戌向；下元八运，壬山丙向。

这行字，容易被一眼带过，其实它很要紧。它告诉你，**同一张二十四方位的表，换一个“运”，就要重新排一遍**。九运有九运的“旺”，八运有八运的“旺”。

这就是上一章提过的“天上的钟”。旧书自己知道，一座房子的好坏，是随着时间变的。它的办法，是给时间也编一张表：一轮一轮地转，轮到哪一运，哪些方位就“当运”。

这里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旧书一边说风水是房子带着的、不变的，一边又在表头写明了“看哪一运”**。两句话，其实有点打架：如果风水真是房子本身带的，为什么要看哪一年？

用本书的话说，旧书在表头悄悄承认了：**路（D）一变，同一座房子的好坏就不一样了**。只是它把这条“路”，写成了天上的运，而没有写成这家人自己的日子。

这条线索，本书到第七编还要接着追。〔第21章〕这里请你先看到一件事：连断语表自己，都留下了一条时间的口子。

时间的口子之外，还有一层更值得看：判词里装的，不只是房子。

再回到第 400 页，看另一条。〔附件书二·400 页〕

在“有诉讼的房子”下面，紧挨着是另一个标题：“妇女贪淫的房子”。案例的描述是：子午兼癸丁，七运造，门开巽方，前面有一条宽直的路，从午方引人进来，门外有“抱头砂”。后面配一张九宫格。

这类条目，本书只当作旧书的说法来分析，不当作事实转述。要看的，是它是怎样长出来的。

先看一个事实：这一条的标题，针对的是**住在里面的女人的品行**。它不是在说房子出了什么毛病，而是在给一群人下一个道德的评语。

一座房子的格局，本身怎么会管到一个人的品行？这个问题，本书觉得，是回答不了的。换一个问法：这类评语，为什么会出现在一本讲房子的书里？

一种可能是：**旧时的邻里，需要一个说法**。某户人家出了让邻里议论的事，议论总要找一个地方放。放在人身上，是指责；放在房子身上，就成了“风水不好”。把责任推给房子，对当事人、对邻里，在某种意义上都轻松一点。

另一种可能是：这类评语，反映的是一个时代对女人的约束：门前有宽直的路，意味着“人来人往”，“人来人往”被联想成“不守规矩”。这是把一个社会的担心，写进了房子的形状里。

两种可能，都指向同一件事：**这条断语的原料，不是天地，是人间**。它沉淀的是一个社会对某类事的态度，是理念界里的规矩，借着房子的图形，被写成了符号。

这样看，所谓“断语”，其实有一大块，是**社会的评语被借了房子的壳**。

你读这样的条目，如果心里不舒服，那很正常。它本来就是一个旧时代的眼光，被抄进了一本现代的通俗书。今天的你，不必替它背书，也不必被它吓住。

◆ 八、表是怎样一点点“变准”的

到这里，你可能会问：既然这张表是这样长出来的，为什么那么多人用了觉得“准”？

这个问题要认真回答，因为它是风水为什么一直有人信的关键。

先说一个事实：**一张表一旦传开，它就开始反过来影响读它的人**。

设想一户人家，在买房子之前，先看了这张表，知道“这个方位的房子，主某某事”。住进去以后，会发生什么？

第一，家里会开始留意。每出一件事，都会被拿去和那条断语对一下。对上了，就记住：“果然。”对不上，就忘记：“这个不算。”

镇上有位刘阿姨，六十三岁。她的儿子前几年跟人为一块地起过一次纠纷。她后来回想，住的那座房子，西南面确实有一栋楼，比旧书上说的“高楼冲射”还要近。她逢人就说：“你看，这书说得多准。”她却没有算过，邻居们住在同样朝向、同样有高楼的房子里，有多少家一辈子没起过官司。这些“没有发生”的家，不会被提起，因为没有故事。

第二，日子会受影响。知道某个方位“不吉”，住进去就会心里没底，行事多一分小心，也多一分猜疑。夫妻吵架，容易被说成“这房子不好”。孩子成绩下

滑，容易被怪到那面墙。这样一来，原来平常的事，被放进了一个解释框架里，变成了“应验”。

第三，这家人可能真的会因为断语去改动房子。比如，知道“某方位水池不利”，就把池塘填了，这个动作本身，就是一次对土（E）的回写。

你看，这样一圈转下来，**断语表对读它的人，起了回写的作用**：它先从人的日子里长出来，又回头去影响人的日子，把人的日子往它的预言里引。

这是一个自我加固的环。每一次“应验”，都让表更像规律；表越像规律，读的人越容易按它去解释自己的日子；日子越被这样解释，“应验”越多。

这一条，是整本书里最重要的一个机制的预演：**符号一旦沉淀成 E，就会反过来固化 D 和 S**。这一点，第三编会详细展开。〔第10章〕

按王德生博士的口径，这就是所谓“风水好坏”的一个来源：当一张表被人们当作先天的规律，它就成了土（E）里一块很硬的东西，拖住或者促进了某几条路。**表本身不是真理，可是表造成的影响是真的**。

◆ 九、表如何拖住六条路

表的毛病看清了，最后还要把王德生博士的口径用上：风水好，就是土（E）高度促进六路径的顺利运行；风水差，就是土拖住、卡住了其中某几条路。

断语表是一块符号态的土。它对六条路有什么作用？

先看“从土起头”的那条路。一户人家买房子，先拿着表去查，再决定要不要住进去。这是一条典型的“土在先”的路。表如果是准的，这条路省力；表如果是条件丢光的，这条路会把人引错：明明房子本身很适合这家人，只因为表上一条补出来的断语，就被放弃了。反过来，一座本来不适合的房子，也可能因为表上一句“当运旺丁”，被选中。

再看“从形状起头”的那条路。一家人想要的样子，比如“和睦”“平安”，本来可以靠日子一点一点去过。有了表，这条路会被悄悄换了方向：不再问“我们要怎样过”，而是问“表上说我们会怎样”。想要的样子，被预言取代了。

再看“从路起头”的那条路。一家人的作息和动线，本来是按日子长出来的。读过表的人，容易在摆放家具、安排动线的时候，先避开某些方位，再在剩下的方位里勉强排日子。路被符号挤窄了。

你会发现，一张条件丢光的断语表，**对六条路是一块拖后腿的土**：它让人用预言取代观察，用方位取代日子。

同一张表，如果被当作“记账式的经验”，写明条件，说清来历，分开“亲眼见的”和“听说的”，它又可以反过来变成一块帮路的土。差别不在表，在读表的方式。

这个差别，决定了断语表是在帮六条路通，还是在拖住它们。

◆ 十、公平地说：这张表有用在哪

写到这里，要把话说平。本书不是要把断语表一笔抹掉。

它有三处用处。

第一，它是**一份记忆**。一代一代人对房子和日子的观察，被装进了这张表里。有些条目背后，确实有朴素的生活经验。比如“后边有山可安庄”，后面有山挡风，住起来踏实；比如“屋前直路冲”，路直、车快，对小孩老人确实有风险。这类条目，不需要什么神秘的解释，用环境和安全的常识就能讲通。〔屋后有山一条，见附件书二·85 页〕

第二，它是**一份提醒**。看到断语，你会去留意那个地方。有些留意，是对的，值得的。只要你把它当“看一看”的提示，而不是“命中注定”的判决。

第三，它是**一份文化的底片**。从里面能看出一个时代的人在怕什么，在求什么：田土，子嗣，财运，名誉，身体。这些关切，是了解一个社会的窗口。

可是这三种用处，都有一个前提：**把它当作“被写出来的东西”，而不是“被发现的东西”**。

被写出来的东西，是可以改写的。被发现的东西，不能改。这个差别，决定了读者面对一张表时的态度：是低头认命，还是抬头问一句“这条是怎么来的”。

方晴那个问题，问的就是这个。

还有一层，容易被忽略。这样的表之所以能传下来，是因为它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确实帮人省过力气。一个没有读过书的农户，要盖房子，要选地方，没有建筑师，没有地质报告，有这样一张表，就等于有了一份“前人踩过的坑”。表里有错的、补出来的、倒因为果的，也有真的。**一张有错的表，也可能是一份有用的账。**问题只在于：账要能查，要能改，要能在发现错的时候划掉。风水书最大的毛病，不是写了错话，而是不给人划掉的权利，把账写成了经。

这张表有用，也有毛病。怎样取它的用处、避开它的毛病，办法就是像方晴那样，问出处。

既然断语表是写出来的，读它的办法也就有了：不是信，也不是骂，是像方晴那样，问出处。

下面这张小表，是给你读任何一条断语时用的。它不针对哪一本书，只针对“这条话是怎么长成的”。

先问	为什么问	举个例子
它是先有结局，还是先有推演？	先有结局的，多半是故事沉淀；先有推演的，多半是规则补全	老妇争田那条，结局具体，推演是后来配上的
它的条件写了没有？	条件丢了，就容易长成“定律”	书里编者自己批的“原案例未讲明条件”
房子的形状，是原因，还是痕迹？	痕迹被读成原因，就是倒因为果	只拆一半的屋，多半是纠纷在先
它在评房子，还是在评人？	评人的，多半是时代的眼光借了房子的壳	品行类的判词

四个问题，你不需要每条都答全。哪怕只问了一个，也已经从“被预言”走到了“读材料”。

方晴拿着这张小表，后来把老周那本书里念过的几条，一条一条过了一遍。过完以后，她说了一句让老周很服气的话：“周师傅，这书里有一半是经验，一半是补格子。经验的那一半，我们认真看；补格子的那一半，我们当参考。”

老周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师傅也这么说过，只是没这么清楚。”

他又补了一句，很实在：“我看房子这些年，说中的，多半是因为我先看了人，再看房子。”这一句，是整本书里一位风水先生说过的最老实的话之一。它几乎就是本章的结论：**看房子之前，先看日子。**

◆ 十一、放回日子里

回到样板间的那个下午。

老周合上书，没有给出结论。他说：“这一户，书上是这么讲的。不过你们家的情况，我再想想。”

回家的路上，方晴一直没有说话。到了晚上，她把明远拉到饭桌边，拿出一个本子，一页一页翻。

那是她这些年随手写的家庭日记。里面有一条一条的记录：哪一年孩子考得好，哪一年奶奶住院，哪一年店里生意最难，哪一年一家人为了房子的事吵了一架。她用笔在旁边加了很多小注：那一年家里的灯换了，那一年小禾搬去外地读书，那一年旧房的阳台封了。

她对明远说：“你看，这本子就是一张断语表。每一条都是我们家的一件事，旁边挂着当时家里的样子。我们要是不记下条件，二十年以后，我们自己看，也会觉得是‘因为阳台封了，所以那年生意难’。”

明远笑了：“你这是在给自己家编‘规律’。”

方晴说：“对。所以才要把条件写清楚。”

她那天晚上做了一件很小的事：在本子上画了一条竖线，左边写“亲眼见的”，右边写“听说的”。她把今天老周念的那一条，写在了右边。

明远凑过去看，问：“那左边呢，左边写什么？”

方晴说：“左边写的，是我们自己见过的。比如这套旧房，夏天西晒，下午客厅热得坐不住；比如楼下那条小路，晚上车开得快，小禾小时候过马路我总提着心。这些是我们亲眼见的，有时间，有地点，有条件。”

明远想了想，说：“那这两条，要是写成断语，该怎么写？”

方晴笑了：“要是写成断语，大概就是‘西晒之屋，午后难安；路旁之宅，幼儿须防’。可是你看，这两句说的全是日子，一个字也没有罗盘。”

两个人对着本子笑了一阵。明远忽然发现，他心里关于要不要卖旧房的那团乱麻，被这张纸理出了一个头：**旧房值不值得留，要看的是这些左边的事，还有哪些能改，哪些改不了**。这不是风水书能替他回答的问题，是这个家自己的账。

方晴又补了一句，说得很轻：“书里那些话，要是真有一条对我们家有用，也该排在左边的账里，等我们亲眼看见了，再往里写。”

明天，你也可以试一试。

找一张纸，把你家这一年发生的三件事写下来，旁边各写一句“那时候家里是什么样”。再看一遍：这三件事之间，有没有哪两件，你以前习惯把它们连在一起，其实它们的“条件”并不同？

这个练习不是为了推翻什么，是为了让你亲手看一次：一条“规律”是怎样从一件一件的事里长出来的。做完以后，再把它放在一边过几天，回头看看，哪几件事你已经想不起当时的条件了。想不起来的那几件，就是“规律”最容易长出来的地方。

> **带走的话**
>
> **断语表不是地里长出来的规律，是历代住户的结局，被一层层写成符号，又被当成了先天的东西。**

小　账

这一章里的 E，让方程更和谐了，还是走向了不等式？断语表这块符号的土，一半是经验的沉淀，一半是规则的补全，条件丢了，却被当作定律，容易把读它的人的日子拖进它的预言，走向不等式。

固化在哪里？解冻从哪一处下手？固化在“把写出来的东西当成发现的东西”这个习惯上。解冻可以从问一句“这条是怎么来的、条件是什么”下手，并把“亲眼见的”和“听说的”分开记。

◆



第　三　编

固化：风水怎样变成命运

导　语

前两编，把风水放回了它出生的地方。

第一编讲，风水是土（E）对一家人日子的影响：土和路、和想要的样子，凑不凑得成一个方程，六条路通不通，三种动力转不转。第二编讲，这块土不是天生的，是一家人的日子，一遍一遍写进去的；连那一本本断语表，也是这样一层一层写出来的。

到这里，故事讲了一半。写进去的东西，不会一直软着。写得久了，它会变硬。

第三编讲的，就是“变硬”。土一旦硬了，不再肯被改写，就会把踩在它上面的路和走在路上的日子，一起拽住。时间长了，一家人的光景，就像被钉在了某个样子里，旁人看见，说这是“命”。第8章先讲土自己怎样冻住，第9章讲路和样子怎样被连带冻住，第10章讲三样都冻住以后，为什么人们会觉得断语“准”。

08

第 8 章

E 固化：房子、规矩、习惯一起冻住

◆ 一、一张沙发，摆了十四年

方晴想把书桌搬到窗边，已经想了三年。

县城旧房的客厅，朝南，有一扇大窗。窗下是一排矮柜，矮柜前面，是那张用了十四年的布艺沙发。书桌在客厅另一头，靠着北墙，旁边是书柜，头顶是一盏吊灯，吊灯的位置是装修那年定的，不正对书桌，所以她备课时总要再拉一盏台灯。

她想挪，很简单：把沙发转个方向，书桌搬到窗边。听上去一下午的事。

真要动手，才发现，没那么简单。

电视在沙发对面，电视柜后面是网线和电源，墙上预留的插座就在那里。沙发一转，电视就得跟着挪，网线要重拉。书桌搬到窗边，窗边没有插座，要接一根长长的拖线板，从矮柜后面绕过去。明远说，那根线横在地上，奶奶来住的时候要绊脚。

然后是那条不成文的规矩：一家人吃了饭，沙发上坐一坐，看会儿新闻。这是十四年的惯例。沙发转了方向，新闻怎么看？

最后是方晴自己：她备课备了二十多年，一直是面朝北墙，背对窗。要她面朝窗，她怕自己分心。

三年来，书桌没有动。不是没有人想动，是**每一次想动，都发现要动的不止是书桌**。

这一章，就从这张动不了的书桌讲起。

◆ 二、冻住这个词，先别急着嫌它

“固化”这个词，听上去不太好听，像是说一个人固执，一件东西僵死。本书用它，意思更窄一些：**土（E）被日子一遍遍写进去，写成了很难再改的样子**。

先要说一句公道话：**冻住，本来是好事**。

想想看，要是一座房子天天都在变，今天厨房在东边，明天挪到西边，后天卫生间改了朝向，一家人每天早上要重新认一遍路，日子还怎么过？一座房子之所以是房子，就是因为它的墙、门、窗、管线，都**稳定**。它们稳住了，人才可以不去想它们，把心思用在别的事上。

规矩也是一样。一家人说好“饭桌上不看手机”“晚饭一起吃”“晚上十点后不大声说话”，这些规矩一旦成了习惯，就不用天天商量，不用每次重新吵一遍。这也是冻住的好处：省力。

习惯更是如此。你进了家门，不用想就知道鞋放在哪里，钥匙挂在哪个钩子，夜里不开灯也能摸到去卫生间的路。这些，全靠身体把家里的格局记下来了。

所以，**冻住，是土的本事**。土之所以能托住一家人的日子，靠的就是它不乱动。

问题出在哪儿呢？出在**一件事上：土冻住的速度，和日子变的速度，不一样**。

日子是活的：孩子会长大，老人会变老，人会换工作，一家人会搬进搬出。形状（S）和路（D）一直在变。土却是慢的，一旦冻住，几年、十几年、几十年不变。

当日子变得很快，土变得很慢，两者之间的差，越拉越大，那个原来成立的方程，就一点一点滑向了不等式。

这就是固化的麻烦。它不是土坏了，是土**跟不上**。

◆ 三、三样东西，一起冻

再往细里看。一座房子里，到底是什么东西被冻住了？

按本书的分法，土（E）有三个层面，叫“三界”。大白话说，是三样东西。

第一样，**房子本身，是现实界的土**。墙、门、窗、管线、楼梯、地面、家具、器具、身体用惯了的那些动作。这是最看得见、最摸得着的冻。你想把一堵承重墙拆掉，要先问设计院；想把厨房的水管挪个位置，要先问师傅。

第二样，**规矩，是理念界的土**。家里说好的事，没说出口却人人守着的事，一代传一代的“我们家不这样”。这些东西看不见，却同样是土。一条家规，立了二十年，要改，比拆一堵墙还难：墙拆了，砖头就在那里；规矩改了，却要有人来承认“以前的做法不对”。

第三样，**习惯，是自我界的土**。身体的记忆，进门的先后，对位置的偏爱，对某个物件的感情，甚至是一个人对自己的看法：“我就是个坐北朝南才睡得着的人。”这一层最隐蔽，也最顽固。你问一个人为什么不肯换一张床，他可能说不出理由，只说：“睡惯了。”

三样东西，从硬到软，从看得见到看不见：房子，规矩，习惯。

这里有一个很要紧的现象：**三样东西不是各冻各的，它们是一起冻的**。

沙发摆在那里，所以电视摆在那里，所以一家人吃完饭坐在那里看新闻，所以“饭后新闻时间不许打扰”成了家规，所以方晴备课也要躲到另一头。这是一条链：房子，一个习惯，一条规矩，一个身份，一个接一个咬住。

链上任何一环想动，都会碰到前后的环。

三样东西冻在一起，冻得有深有浅。把它们按“好不好动”排一排，会有一张有用的表，不妨叫它“固化度”。

土的哪一层	例子	要动它，通常要付出什么
墙体、管线、门窗位置	承重墙、下水位、入户门	一大笔钱，几周工期，邻里手续
大件家具、固定柜体	沙发、衣柜、整体橱柜	一两个周末，一次搬抬，一点钱
摆放位置、日常动线	鞋放哪边，水杯放哪里	几天不习惯，一阵子别扭
家里的规矩	饭桌规矩、谁洗碗、几点关灯	一场谈话，也许一场争吵
对家的看法、身份	“我们家就是老实人家”“这是我的位置”	一段时间的难受，有时是一段人生

你看，这张表从上到下，越往下，花的钱越少，难度却常常越大。

很多人以为，改风水，就是改最上面的那几样：挪床，换门，摆物件。其实最不好动的，是最下面那几行：**看不见的规矩，和一个人对自己的看法**。

墙是冻在水泥里的。规矩和看法，是冻在人心里的。水泥可以请师傅敲开，心里的冻，没有人能替你敲。

◆ 四、冻是怎么发生的

土是怎样一点点冻住的?

前一编讲过回写：日子沉淀回土里。冻住，是回写的一个后果。

先是**重复**。第一次把鞋放在门左边，是随手。第十次，是顺手。第一百次，身体已经记住了。

接着是**沉淀**。重复的次数多了，这个动作就不再是“选择”，变成了“格局”的一部分。鞋柜装在门左边，是因为鞋一直放在门左边；鞋一直放在门左边，是因为鞋柜装在那里。因果开始绕圈。

再接着是**成本**。每多过一年，要改它的代价就多一分。以前改，只是挪一下鞋；后来改，要拆柜子；再后来改，要重新装修，要重新定一套动线。

最后是**理由**。人们总要为已经冻住的东西找一个理由，因为冻住的东西，常常是不舒服的，如果没有理由，心里会不安。所以“沙发就该靠这面墙，这样才聚财”，“门口就该放这双鞋，这样才安稳”，这样的话，在冻得足够久之后，就自动冒了出来。

你注意最后一步：**理由是冻住之后才长出来的**。不是因为有理由，才把东西放在那里；是东西已经在那里了，才有了理由。

这一步，对理解风水特别重要。很多风水上的说法，不是先有道理再去摆放，是先有摆放，后有解释。解释一旦有了，又反过来加固摆放。这个循环，就是“冻”的完整过程。

知道了怎样冻，再回到方晴的书桌，看看冻住的东西是怎样互相咬着的。

再回到方晴那张书桌。

把它拆开来看，一共咬着几个环？

第一环，是现实的：电视、网线、插座，这是一组硬件。要动书桌，就要动硬件。

第二环，是习惯的：一家人饭后坐在沙发上看新闻。要动沙发，就要动这个习惯。

第三环，是规矩的：看新闻的时候，不打扰。这条规矩，原来是为了让明远在一天忙完以后，有半小时清静。要动习惯，就要动这条规矩，动了规矩，明远的半小时去哪里？

第四环，是身份的：方晴是“备课时背对窗”的人。这是她二十多年工作方式的一部分。

所以，**书桌这个小东西，不是一个孤立的东西，是四个环的交点**。拆一个，另外三个会一起晃动。

这就是“咬合”。冻住的土，不是一块一块的，是互相咬着的。咬得越紧，越难动。

这一点，对任何想“改改风水”的人，都是一个提醒。你想挪一张床，挪的其实不只是床，还有床头对着的那堵墙、墙那边的动线、你每天夜里起夜的路线、你和伴侣睡的位置所代表的关系。这些东西，一起被冻在一个格局里。

材料里有一页，讲了一种有趣的房子。〔附件书二·33 页〕一座房子，只拆了一半，另一半还在。书里管它叫“瘫疾房”，说它主被官司口舌等纠缠。

先不管它的断语，只看这座房子本身，它是一个很好的“半冻”的标本：土被改了一半，另一半还留着原样。新的那一半，和老的那一半，接不上，合不拢，一半跟着新的日子走，一半拖着旧的日子不动。

很多人家的房子，其实都是这样的“半拆房”。装修只做了厨房，没做客厅；换了门，没换窗；改了格局，没改电路。这样的房子，每一处新旧交接的地方，都是不等式出现的地方。

所以改土，常常不在于改了什么，而在于**改了之后，哪几个环还咬着旧的**。

◆ 五、符号也会冻

土里还有一层，是符号。

家里摆着的东西，有些是纯粹用来用的，比如桌子、椅子、锅碗。还有一些，是用来“代表”的：门上贴的字，墙上挂的画，案头放的摆件，窗台上的小盆栽，钥匙串上的挂饰。这些东西，本书叫符号态的土。

符号的冻，比物件更特别。它不是因为难搬，而是因为**动了它，心里会发毛**。

镇上有一户姓林的人家，开了一间小饭馆，进门处放着一尊招财的小摆件，已经放了十一年。摆件的位置，是开店那年请人看的。这十一年里，店里生意有好有坏，摆件却从来没人动过。去年装修，工人要把摆件挪一下，老板娘说：“别动，动了生意要差。”

后来装修完，摆件原样放回，位置差了半个手掌，老板娘每天早上都要走过去，用手把它推回原位。

这位老板娘，并不是糊涂的人。她很清楚，摆件本身不会赚钱。可是十一年里，每一次生意好，她都在心里把它和摆件记在一起；每一次生意不好，她都在心里默默检查摆件有没有被碰歪。**摆件已经被冻进了她的自我界里**。它不再只是一个物件，而是一个把十一年的日子压缩起来的符号。

这样的符号，一旦冻住，对一家人的影响，其实比一堵墙更大。因为墙是死的，符号却连着心。心里有了一块不能动的地方，日子就会绕着它走。

这就是为什么，风水里的“化煞”“镇宅”，常常难以解冻。符号和心连在一起，一动，心里就不安，不安就要去找补，找补又是一层新的符号。第22章会专门讲这件事。

◆ 六、旧书里的“门规”

再看旧书怎么写。

材料里有一页，讲“室内设计必知风水知识”，从大门说到大厅、厨房。〔附件书二·347 页〕它写得很具体，一条一条，像是说明书。

关于大门，有这样几条。比如“大门口要朝向来水处”，意思是门要朝着水来的方向。比如“尽量开青龙门”，也就是门要向左边开。比如大门要避开各种“煞气”：尖角、直路、大树、高架桥、医院、庙宇等等，实在避不开，就挂一面八卦镜。又比如大门不要正对厕所、厨房门，大门也不要对着楼梯、电梯。

关于大厅，书里说客厅最好设在全屋的正中间，要方正，忌不规则。电视机放东边或左边，沙发放西边或右边。

这样的内容，有一部分，是真能讲通的。大门不对厕所，是因为厕所的气味和潮气，不该直接冲着进门的人；客厅方正，是因为方正的屋子好摆家具，好走动；大门不对着电梯，是因为人来人往，开门就对着陌生人，没有安全感。这些是**朴素的居住经验**。

不过书里也有另一类内容。比如，大门对厕所，说是主一家人的运气衰退，多疾病；大门对房门，说是主家人好吃懒做。这类话，本书只当作旧书里的说法来看，不当作事实。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这些条条款款，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写成了规矩**。

“要朝向来水处”，“要开青龙门”，“要避开煞气”。每一条，都是“要”或“不要”，是命令的口气。这样的话，一旦被一家人接受了，就进入了理念界，成了家里不能破的规矩。

从此，一家人在装修、摆放、搬家的时候，不再问“我们怎么住方便”，而是问“书上怎么讲”。理念界的规矩，成了现实界的约束。

这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土的第二层**。旧书的作用，不只是记录经验，它还在**制造新的冻**：它把一些本来可以灵活处理的事，变成了不能动的规矩，再通过规矩，去冻住房子的格局。

老周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他曾经对明远说：“你们家要是真信这书，一半的房子都不能住了。”他的意思是，书里的规矩太多，条条都照着办，没有一个人家能住得下去。

所以，聪明的人对待这样的规矩，往往是**挑着用**，用能讲得通的，放下讲不通的。可是挑着用的前提，是你知道**这些规矩是写出来的**，是可以挑的。

◆ 七、冻住以后，方程怎样了

现在把前面的几件事串起来，回到本书的主线：冻住了的土，对三个方程和六条路，做了什么？

先看方程。

风水的主方程是 E = H(S, D)：土，应当和路、和想要的样子，凑成一个和谐的式子。

当土（E）冻住了，而路（D）和形状（S）还在变，这个式子的左边不动，右边却一直在动。一开始，差得还不多，一家人凑合着过。差距拉大了，两边就对不上了。

这就是前面几章讲过的“不等式”。**固化，是不等式的温床**。

再看六条路。

按王德生博士的口径，风水好，就是土高度促进六路径的顺利运行；风水差，就是土拖住、卡住了某几条路。

固化的土，卡的是哪几条？

卡的，多半是**需要“改土”的那几条**。从形状起头的路，要把想要的样子，一步步落成土的新格局，这一步，要改土，土不肯改，路就卡在这里。从路起头的路，要把新的日子，一点点沉淀成土的新样子，土不肯接，路也卡在这里。

反过来，**那些靠“用旧土”走的路，反而会越走越顺**。从土起头的路，一家人照着现成的房子去过日子，土越稳，这条路越顺。所以冻住的土，会让一部分路特别顺，另一部分路特别难。

这样的家，外人看着，也许说不出哪里不对。家里的人却会感到一种说不清的“别扭”：想做的事，总是做起来特别费劲；而习惯了的事，总是顺顺当当地继续。

最后看三条动力。

三原理里，有一条是：形状和路顶撞，逼着土变。这是“改土”的动力。固化，恰恰是这条动力被**压住了**：顶撞是有的，只是因为土改不动，这股劲转而逼着别的东西变，要么形状缩小，要么路改道，要么人搬走。

这就是为什么，一座房子冻住以后，里面的人，常常会**悄悄地改变自己，去适应房子**：把日子缩小，把脚步放慢，把想要的东西往下压。这不是谁的决定，是土冻住以后，动力自己找出路的方式。

◆ 八、杜家的三处冻

把这些放回杜家。

杜家犯难的三件事里，其实各有一处冻。

县城的旧房，冻的是咬合。十四年的沙发，二十多年的家具，同一个客厅里的动线、规矩和身份，咬成了一团。一家人想卖了换新房，有一部分的原因，就是这一团太难拆：与其一处一处拆，不如整个换掉。只是换新房，也就是把旧土换成新土，新土上很快又会长出新的冻，除非这一次，一家人有意识地留出可以松动的地方。

乡下的老宅，冻的是自我界。老宅在奶奶心里，不只是一座房子，是她和老伴过了几十年的地方，是她“有家”的证据。她不肯搬，不是不知道老宅不方便，而是搬走，就要放下一整个她自己。这一层冻，不是砖和钢筋，是一个人对自己的看法。第13章会专门讲这一层。

小禾想买的小户型，冻的是预期。她还没有买，心里却已经有了一些东西：要朝南，要有个小阳台，要靠近地铁，要在某个价位以内。这些“要”，是从同龄人的故事里、从房产广告里、从朋友的经验里沉淀出来的。它们不是土，却已经开始变成土，一旦买了房，这些“要”会被钉进墙里，要三十年才拆得掉。

你看，三处冻，三种冻法。**一处冻在咬合，一处冻在心里，一处冻在还没发生的期待里**。

明远有一次对方晴说：“我们家怎么每件事都这么难动？”

方晴想了想，回答：“因为我们家什么都舍不得丢。”

这是一句很准的话。用本书的尺子看，还要再补半句：**舍不得，是因为每一样东西，都不是一样东西，是一串咬在一起的日子。**

方程说完，还要补一句公道话：冻住的东西，并不都该解。

话说到这里，容易让人以为：冻住总是不好的。其实不是。

冻有两种。一种冻在顺处，一种冻在拧处。

冻在顺处的，是那些和日子配得上的土。比如一座老房子，灶间、堂屋、卧室的位置，刚好合着这家人的作息，一代人传下来，几十年没动过，一家人住着一点不觉得别扭。这样的冻，是一份财富。外人看了，说这家“风水稳”。其实是土和路、和样子之间，早早凑成了一个方程，凑成之后，没有什么动力要去改它。

冻在拧处的，是那些和日子配不上的土。比如一座按大家庭造的房子，现在只有一个人住；比如一间朝西的卧室，夏天晒得人睡不着，却因为是“主卧”，不肯换。这样的冻，是一块硌脚的石头。外人看了，说这家“风水不顺”。

这两种冻，有时候**长得一模一样**。一张十年没动过的沙发，对甲家是顺处，对乙家是拧处。区别不在沙发，在这家人的日子，还在不在沙发能托住的范围里。

所以，判断一块土是好冻还是坏冻，不能只看它冻了多久，要看**它和今天的日子，对不对得上**。对得上，冻着无妨，甚至是福气；对不上，冻得越久，越要小心。

这也是为什么，本书不主张“一见冻就解”。该解的，只是冻在拧处的那一部分。冻在顺处的，让它冻着。

◆ 九、明远的五金店：二十年的货架

说到冻，明远有切身的体会，因为他的五金店，就是一个冻了二十年的空间。

店面不大，进门左手是一排货架，摆着螺丝、合页、门锁，右手是电料和水暖，最里面是柜台。开店那年，货架是请师傅按当时的货品做的，每一格的高度，是按那时候最常卖的东西定的。

二十年过去了，卖的东西变了。以前最大宗的是铁钉、螺栓，现在更多的是灯具、智能门锁、小家电的配件。货架却没有变：灯具要放在原来放螺丝的格子里，

格子太浅，一排排地挤着；智能门锁这样的新东西，没有现成的位置，只能放在柜台旁边的纸箱子上。

顾客进门，第一句话，常常是：“你们这里还有……？”明远要在脑子里翻一遍：它在哪个角落。他的脑子，成了这家店的目录。

这件事，明远不是不知道。有一年他想重新排一遍货架，把灯具和门锁放到最显眼的位置，只是要排，就得停业两三天，还要重新做一批新货架。他算了算，那两三天的营业额，加上货架的钱，不是个小数。他把这事一年年推迟了。

用本书的话说，这家店的土，**冻在拧处**：货架（现实界）、二十年不变的老顾客口耳相传的“找东西就找杜老板”（理念界）、明远自己对“这家店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看法（自我界），三层咬在一起。

有一次老周来买东西，随口说：“你这店，门口开得不错，就是里面顺不起来。”明远听了，半天没说话。他知道老周看的不是什么方位，是一进门人往哪走、手往哪伸、东西找不找得到。

明远后来用了一个很笨、很小的办法：把一排最旧的货架，每个月拆掉一格，换成浅一点的，一次只动一格，不停业。一年下来，店里新增了三排顺手的货架，生意没有断，一进门的人，也能比以前更快找到想要的东西。

这也是一种解冻：**不是一次性地把整个土推倒，而是一格一格地，把冻着的东西换成能动的。**

货架是自己的店。换一种处境，租来的房子，也会冻。

小禾那间合租房，又是另一种冻。

那套两居室，是房东的。墙面不许钉钉子，家具是房东留下的，位置固定，不许挪动。三个租客各自带来一点东西，塞进自己的小房间。

按说租来的房子，应该不用担心冻。到期就搬，一走了之。可是小禾发现，**她在这间屋里，已经冻上了好几处。**

比如，客厅沙发那一头，她从来不坐，因为室友甲习惯坐在那里看剧，久而久之，那个位置成了“他的”。比如，厨房的灶台，三个人各用一个灶眼，谁也不碰别人的。比如，阳台晾衣服，有一根杆子是“专用”的，别人不能占。

这些，没有写在租约上，也没有人明说，谁碰了，就会有人皱眉。**这就是理念界的冻，借着一间租来的房子，三个月就冻出来了。**

小禾是室内设计师，她对空间的敏感，比一般人强。她把这件事告诉了一个同行，同行笑着说：“你们这是‘占领地盘’，是人的本能。”

可是用本书的话说，这些“地盘”，不是天生的，是一遍又一遍的回写写出来的。第一次坐了那个位置，是随手；第二次，是习惯；第三次，就成了“他的”。冻，从第三次开始。

这也给了小禾一个提醒：**她将来要买的那套小户型，不管面积多大，也会在三个月内冻出自己的地盘。**与其等它冻得不知不觉，不如从一开始，就留出几块“不分地盘”的空地，比如一张谁都可以坐的桌子，一个谁都可以放东西的台面。

◆ 十、堂屋里的规矩

最后，回到老宅。

老宅的堂屋里，有一些没有写下来的规矩，奶奶从不提起，家里每个人却都知道。

比如，堂屋正中的八仙桌，上面不许放杂物，要留给祖宗牌位下的祭品。比如，小孩子不许在堂屋里奔跑，要跑去天井。比如，正月里，堂屋的灯要点到初三才能熄。比如，女客人来了，不坐正中的位置，要坐旁边。

这些规矩，有的是敬祖先，有的是讲礼数，有的是为了安全。它们是几代人沉淀下来的，从来没有人问过“为什么”。

你想一想，当奶奶一个人住的时候，这些规矩，在无形中做了什么？

它让堂屋，成了一个“不能随便用”的地方。桌子不能放杂物，所以不能在那里吃饭、写字、择菜；小孩不能跑，所以不能热闹；灯要等到特别的日子才点，所以平日是黑的。

规矩原来是为了让堂屋“有分量”，现在却让堂屋“没人敢用”。**奶奶不是不爱堂屋，是被堂屋的规矩，请出去了。**

这就是理念界的冻，**一条规矩，在大家庭里是庄重，在一个人手里，成了门槛**。

明远那天晚上把饭菜端进堂屋，其实是**破了一条规矩**：他在八仙桌上吃了一顿饭。奶奶没有拦他，只是说：“这桌子好久没摆过了。”那一句话里，有一点惊讶，也有一点松快。

规矩没有废，只是松了一次。

老宅堂屋里的规矩讲完，冻的故事还没停，它会再往前走一步。

这一章只讲了土自己的冻。可是冻不会停在土上。

想一想老宅里的奶奶。堂屋的规矩冻着，夜路的青苔冻着，灶台的高度冻着，这些冻住的土，每天都在对她的日子说话：别去堂屋，别走夜路，别烧柴火。她听了几年，慢慢就不再想去。日子的路（D）缩成了十来步。再过几年，她对自己的看法也变了：“我就是个不爱动的老人了。”形状（S）跟着缩小。

你看，土冻住了，路和形状没有停在原地，它们被土一点一点**拽**着，往同一个方向缩。

这就是下一章要讲的：**连带固化**。土冻住以后，同一条路走了三十年，路也跟着冻；路冻住以后，一家人的样子也跟着冻。三样东西，一个拉着一个，最后整个冻成一块。

到那时候，人们开始说一个词：命。

本书不急着给这个词下结论。这里只先记住一句话：**命不是从天上落下来的，它是从一座冻住的土里，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走到后来，回头看，路只有一条，人们便以为，它本来就只有一条。

为了让这个意思更清楚，不妨拿两户虚构的人家做个对照。

为了让这一章的意思更清楚，不妨拿两户人家做个对照。这是虚构的，却是我们身边常见的。

甲家住在一栋八十年代的老楼里。二十年前，一家三口搬进来，厨房小，客厅小，卧室朝北。他们的办法是：每隔几年，就动一点。孩子长大，把阳台封了做书

房；老人来住，把客厅隔出一小间；退休以后，把厨房的窗户加大。每一次，动得不多，花钱不多，每次都按那一阶段的日子做了一点调整。

乙家住在一栋新小区的大户型里，装修一次到位，豪华，漂亮，设计师说“不用再动了”。头五年，日子很顺。十年以后，孩子出国，老人去世，夫妻两人守着一百四十平方米的房子，每天只用其中的三十平方米。其余的地方，成了展示用的“样板”。他们不是不想动，是装修太完整，动哪一处都牵扯整体，也舍不得。

十几年后，甲家那套旧房，被一家人住得像一只合脚的旧鞋；乙家那套新房，却像一件漂亮的、不太合身的衣服。

差别不在房子好坏，也不在谁更会看风水。差别在**土有没有一直被日子轻轻地、小幅度地改写**。甲家的土，一直在被回写，所以始终没有冻到离日子太远；乙家的土，被一次性写满，冻得又快又完整，日子后来变了，土却已经改不动了。

这是一个很实在的道理：**对土来说，小步慢改，比一次到位，更不容易冻死**。

◆ 十一、怎样看一块土冻得过不过头

冻不是错，冻得过头才是麻烦。有没有办法，看一看自己家的土，冻到了什么程度？

可以问下面几个问题。它们不需要你懂风水，只需要你诚实。

第一个问题：**这件东西，现在为什么在这里？**如果答案是“因为有用”，那是健康的冻。如果答案是“因为一直在这里”，那就要打个问号。

第二个问题：**要是把它挪走，会有哪几件事跟着变？**能数出三件以上的，说明咬得很紧。

第三个问题：**家里有没有一条规矩，没有人说得出是谁定的、为什么定？**这样的规矩，多半是冻住很久的，找得到理由的，是还活着的。

第四个问题：**有没有哪个地方，谁都不愿意去碰，一碰就有人不高兴？**那个地方，多半冻着一段没说开的事。

第五个问题：**这一年里，家里有没有谁，因为房子或规矩，悄悄把自己的日子缩小了？**这是不等式的早期信号，最容易被忽略，也最早能被看见。

五个问题，不用一次答完。哪怕你只在其中一个问题前停了一会儿，土就已经松了一点点。因为**冻住的东西，最怕的是被重新看一眼**。

“一直在这里”的理由一旦被翻出来再问一遍，冻就开始有缝了。有缝了，才谈得上解冻。第23章和第24章，会把解冻的办法，一步一步讲清楚。

◆ 十二、放回日子里

回到方晴和那张书桌。

那个周末，她没有搬书桌，也没有转沙发。她只做了一件很小的事：把那盏吊灯下面的台灯，换成了一盏更亮的，位置挪到书桌的左后方。

明远问：“怎么不干脆搬了？”

方晴说：“我想先看看，这张书桌身上，到底拴着几根线。”

她拿出一张纸，画了一个小图：书桌在中间，旁边连出四根线，一根连着电视和网线，一根连着饭后的新闻，一根连着明远的半小时清静，一根连着她自己备课的老习惯。

她看着这张图，忽然说：“要是把每一根线单独松开，也许不用搬书桌，也能让窗边亮起来。”

她接着说出了第一步：先把沙发和电视之间的茶几挪开一点，让客厅中间多出一条通道；把窗边那张小凳子放在矮柜旁，试着在那里批一次作业；每周只试一次，看看身体是否习惯，一家人是否有意见。

方晴把这张图贴在了书柜侧面，没有告诉别人。过了几天，明远路过，看见那四根线，伸手在“明远的半小时清静”旁边，加了一行小字：“可以挪到饭前。”这一行字，是整张图上第一次有人动笔改它。图上多了一笔，土就多了一处可以写的地方。

这就是一次很温和的解冻：**不拆整个格局，只松动其中一根线**。

明天，你也可以试一试：

找出家里一样“一直在那里”的东西，把它旁边的三样东西写下来：它拴着谁，谁拴着它。然后选一根最细的线，试着松一松，只松一个星期。

看看松开以后，是出了麻烦，还是出了一点新的空气。不管哪一种，你都是在把一块冻着的土，重新变回可以写的土。

带 走 的 话

房子、规矩、习惯一起冻住，不是土坏了，是土跟不上日子；要解冻，先找那一根最细的线。

小　账

这一章里的 E，让方程更和谐了，还是走向了不等式？冻住的土，本来是稳住日子的好东西，只是当路和样子都在变、土却不动时，式子就一点点滑向了不等式。

固化在哪里？解冻从哪一处下手？固化在房子、规矩、习惯咬在一起的那一处，书桌背后的四根线就是例子。解冻不必拆整个格局，可以先松最细的那一根。

◆

09

第 9 章

同一条路走三十年

◆ 一、五金店里那条看不见的路

杜明远的五金店开在惠州县城的老街上，门脸不大，两开间，卷帘门拉上去，里头是一条窄窄的过道。

你要是在这家店里待上一整天，会看出一件有意思的事。

明远早上六点十分起床，六点四十到店。他从来不走前门，先绕到后巷，用钥匙开后门，进了仓库，先把电水壶插上，再去前头拉卷帘门。二十年了，顺序没变过。拉完门，他在柜台后面的那把藤椅上坐下，左手边是收银的抽屉，右手边是一排螺丝盒，伸手就够得着。客人进来，说要什么，他不用起身，手往右一探，十回有九回是对的。

中午方晴从学校回来，给他送饭。她也不走前门，从侧边一扇小窗递进来。过道窄，两个人同时站在里头，转不开身。

晚上八点关门，明远把当天的账本放进柜台下第二个抽屉，锁好，再从后门出去。

你看，这是一条路。

它没有谁画过。没有人坐下来说，这家店的动线就这么定了。它是一天一天走出来的，走到后来，连"走"这个字都用不上了，更像是水顺着沟往下流。

本章要讲的，就是这样一条路，走上三十年，会发生什么。

先说结论，后面慢慢看。**一块土被踩实以后，不光土本身硬了，踩土的那条路和路尽头的那个样子，也跟着硬了。**

这就是第8章讲过的 E 固化往下走的一步：E 一旦冻住，会顺着方程，把 D 和 S 一起带着冻住。这一步，本书叫它"连带固化"。

先交代一下记号，免得后面绊脚。本书里，E 是"土"，就是沉淀下来的那块东西：房子、地段、摆设、规矩、家里人心里的老印象。D 是"路"，就是一步一步走的次序：作息、动线、家里的分工、人生的阶段。S 是"形状"，就是一家人过成的样子：日子的光景、人丁、钱财、和睦。三者之间有三条方程，其中风水管的是 E = H(S, D)，土要和路、和形状配得上。

好，往下看。

◆ 二、老话说"住久了就是命"

在讲方程之前，先把老话摆出来。老话对这件事，不是没说过。

你在县城里随便找个上了岁数的人，问一句："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待了三十年，会怎么样？"

十个人里有八个会说：那就是这个命了。

还有一种说法更客气一些：人是环境养出来的，住什么样的房子，就过什么样的日子。

风水书里也有类似的路数。本书材料里那本现代风水书，开篇就把风水说成一种"能量场"，讲气的好坏〔附件书二·346 页〕。顺着这个思路，宅住得久，宅气和人气渐渐合成一体，吉的越吉，凶的越凶，是很自然的推论。

这话有一半是对的。

对在哪里？对在它看到了"合成一体"这件事。房子和人，住久了，确实不再是两样东西。你分不清是房子养了人，还是人养了房子。老话把这个现象看得很准。

老话接着往下走的时候，走偏了一步。它说：所以这是房子的气，是宅气在作用于人。

换成方程看，顺序是绕成圈的。

房子里本来没有什么"气"在那里等着人。是人一天一天地走路、做事、吵架、和好，这些事沉淀回房子里，成了房子的样子，也成了这家人对房子的看法。这是第5

章讲的回写。房子成了这个样子以后，又反过来约束人往哪里走、怎么走。这是第8章讲的固化。

所以"住久了就是这个命"这句话，说准了结果，说错了方向。

它说的是：房子管住了人。

本书说的是：这条路上，房子、人的走法、日子的光景，三样东西互相咬住了，谁也松不开谁。

你可能会问，这两种说法，听起来差别不大，值得费这个劲吗？

差别在后头会用到。如果是房子管住了人，办法只有一个：换房子，或者请人来压一压房子。如果是三样东西互相咬住了，办法就多了：从任何一处下手，松开一个齿，整个轮子就能转。第22章会专门讲，为什么只动符号常常解不开固化。这里先留个扣子。

◆ 三、土怎样把路锁住

现在换成方程看。先看第一步：E 怎样锁住 D。

D 是路，是次序。次序有一个特点，它不能凭空存在，总得走在某块地上。要先起床，再洗漱，再出门，这个次序得有地方放：床在哪，水在哪，门在哪。

所以 D 一直靠着 E 才能走。方程里写的是 D = G(S, E)：路，由形状和土共同决定。

平时我们都觉得，路是自己选的。今天想先洗脸后喝水，倒过来也行。再去看一间住了二十年的屋子，倒过来的次数很少。

为什么？

因为土会"记"。

杜明远店里的藤椅，摆在柜台后面偏右的位置，因为右边是螺丝盒。螺丝盒摆在右边，因为二十年前第一批货到的时候，货架只装好了那一侧。货架装在那一侧，是因为那时墙角的插座在那里。插座一开始就定了位置，是装修队随手留的。

你看，一个随手的决定，二十年后变成了一条路的起点。

这个过程可以拆成三步。

第一步，土先留下一个"方便的位置"。哪里顺手，哪里就成了走的地方。

第二步，反复走这个位置，走成了习惯。习惯就是 D 的第一层固化：次序被省略了、被打包了，不再一步一步想，而是一整套地做。

第三步，习惯反过来要求土保持不变。藤椅不能挪，挪了手伸出去就够不着；货架不能动，动了谁都找不到东西。土被路要求"不许变"，E 固化和 D 固化就这样互相加固。

你会注意到，这里没有谁"决定"要把店冻住。没有人下过这个决心。这家店是被一天天排成了这个样子。

这一点很要紧，也是本书反复说的：固化是路被走成了一个样子，这个样子本身有了拉力，不属于哪一个人的毛病，更谈不上"他太固执"。说"他太固执"，是旧本体论的讲法，把人当成了发动机。

再说一个小细节。你有没有试过，搬了新家，头几天半夜起来上厕所，会往旧家的方向走？

那一刻你的腿在走一条已经不存在的路。这条路没有地，却还在你的身体里。D 一旦被走实，就不光靠着土，还会把自己写进身体，写进自我界里。土换了，路还在。这是后面要讲的第二层锁。

◆ 四、路锁形状，形状压实土

第二步：D 怎样锁住 S。

S 是形状，是一家人"过成的样子"。方程写的是 S = F(D, E)：形状，由路和土决定。

这条方程说的是一件很朴素的事：走什么样的路，就显出什么样的样子。

杜明远走的是一条"店里一家里一店里"的路。早出晚归，中间几乎没有别的地方去。这条路，能显出什么样子？

能显出：踏实、可靠、街坊都认得他、账目清楚、一年到头收入虽然不多但很稳。

不能显出：忽然去外地跑一趟新货、半夜接到一个大单、白天不在店里也能赚钱。

这不等于说他没本事做这些。这条路上，这些样子根本显不出来。S 是显露，被路和土显出来，路不通的地方，样子就出不来。

于是形状被路限定在一个范围里。在这个范围里，日子可以好，可以差一点，起伏有限；出了这个范围，就是路上没有的东西。

更要紧的是，S 一旦长期稳定，它自己也会变成一种"要求"。

街坊都认定杜家五金店是个靠得住的老店。这个认定是 S，是显出来的样子。有了这个样子，进来的客人都是冲着"靠得住"来的，他们要的是固定的品种、固定的价钱、固定的服务。明远要是忽然改行卖智能锁，老客人未必跟着来，新客人也未必认得这块招牌。

所以 S 反过来管着 D：要保持这个样子，就得继续走原来的路。路锁形状，形状锁路，两样咬在了一起。

三步走到这里，圈还没有合上。最后一步是：S 回写进 E。

这是第5章讲的"风水从哪里来"的核心。一家人过成的样子，会沉淀回土里。

明远的五金店，二十年的老店，这个"老"字就是回写。招牌旧了，没人换，因为"老店招牌不能动"；柜台的木头被手磨得发亮，没人刨，因为"这个亮是我们家的"；货架上有的东西二十年没卖出去，也不清，因为"万一有人要呢"。

每一样，都是 S 回写进 E 的痕迹。

这些回写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在说"不要动"。

回写本来可以写进任何东西。可以写成"这里该改一改了"，也可以写成"这里就是这样"。固化阶段的回写，几乎都是后一种。日子稳了，稳本身就成了值得保存的东西。

连带固化的全貌就在这里：

E 固化，把 D 锁在一条道上；D 被锁，把 S 限在一个范围里；S 稳定，又一遍遍回写，把 E 压得更实。

一圈下来，土更硬了。再来一圈，更硬。

每天一圈，一年三百六十圈，三十年就是一万多圈。一块土被踩一万多遍，是什么样子？

它不光硬，而且有了形状。它不再是一块"可以长任何东西"的地了，它成了一块"只长这一种东西"的地。

◆ 五、杜家的县城旧房

五金店是一处，县城的旧房是另一处。这处更能看出连带固化的纹路，因为它是"家"。

杜家住的是老小区六层楼的三楼，九十平米，三室一厅，没有电梯。二〇〇三年搬进来，到今年二十三年了，那年小禾刚三岁。

当时的格局是这样安排的：主卧给夫妻俩，朝南的次卧给小禾，朝北那间小的作书房，其实是放杂物的，兼做方晴批作业的地方。

这个安排在当时是顺的。方程是通的：一家三口，孩子要有个朝南的、安静的房间，大人要有个能放杂物的地方。E 和 D、S 配得上。

二十三年过去了。

小禾去了深圳，朝南的次卧空了出来。按理说，这间最好的屋子，该换个用途了：给方晴当书房，或者给奶奶来住时当卧室，或者重新刷一刷，当客房。

只是这间屋子没有变。

床还在，书桌还在，墙上还贴着小禾初中时的奖状。方晴每个周末进去擦一擦灰，擦完关门。明远偶尔进去拿点东西，也是放回原处。

方晴批作业，仍旧在朝北那间小屋里，坐在二十多年前那把椅子上，旁边是堆着的旧报纸。

你问她为什么不搬到朝南的屋里去，她会说："那是小禾的房间。"

这句话里藏着连带固化最典型的样子。

屋子（E）：朝南次卧，被固定为"孩子的房间"。

路（D）：方晴的日常动线，仍旧是主卧、客厅、北屋；明远回家的次序，也还是那一套。朝南的屋子不在路上。

形状（S）：家里是"小禾回来才用得上的房间"，"一家三口"的光景被保存着，虽然三口人早已散在两个城市。

三样东西互相咬住了。屋子不变，因为路不经过它；路不经过它，因为屋子"是小禾的"；"是小禾的"，又因为这家人想保存"三口之家"这个样子。

而这个样子，已经和现在的日子对不上了。

小禾走了以后的这些年，朝南最好的一间屋，每年有人睡在里头的天数，加起来不到六十天。

这就是不等式的前兆。E 还在按二十多年前的方程摆着，而 D 和 S 早就换了。D 和 S 又不容易换，因为 E 把它们锁着。

冬天奶奶来县城小住，爬完三层楼梯，睡的是客厅里临时支起来的折叠床。朝南那张床空着，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没有人说一句“奶奶去睡那间吧”。一说，就等于动了“小禾的房间”这四个字，谁也不愿先开这个口。折叠床撤掉以后，客厅又回到原来的样子，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方晴有时候夜里批完作业，会在北屋里闷得头疼。北屋采光差，冬天冷。她没往"屋子"上想，她想的是"老了，眼睛不行了"。

这是固化的另一个特点：它让方程不成立的难处，被认作自己的毛病，或者认作"命"。

本书不下结论说方晴的头疼是屋子造成的。头疼、眼睛，是身体上的事。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这里只说一件事：同一间北屋，同一把椅子，二十多年没动过，它和方晴现在的日子，已经配不上了。

◆ 六、陈师傅和刘丽的两处地方

再看两个不是杜家的人，免得你觉得这只是杜家的事。

先说陈师傅，五十八岁，在隔壁镇上开摩托车和电动车修理铺，三十多年了。铺子在国道边上，一间前面做生意、后面住人的砖房。

他的一天是这样的：天不亮起来，把工具箱从后屋搬到门口，把一排待修的车推出来摆好；白天蹲在门口修；傍晚把车推回去，工具收进箱，箱子放回后屋，一模一样的位置。

三十多年里，铺子对面开过两家新的修车行，都比他的铺子亮堂，有电脑检测。他看了，也说"人家那个好"，他还是没动。

有一次他儿子回来，劝他把铺子往里挪一挪，腾出前面的地方，摆几辆新车卖。儿子在城里做销售，算过账，说这样一个月能多挣不少。

陈师傅说："我这地方，修车的人都知道。"

这句话听上去像是固执，其实是一条很清楚的连带链。

他的"地方"（E）是国道边上一个修车点，三十年里有人会专门停下来的点。这个点上，走出了一条路（D）：路过的人车坏了，往这里一停，蹲着修，修完走。这条路显出的样子（S）是：修车的"陈师傅"，一个只修不卖的老把式。

如果他往里挪、摆新车，D 就变了：他得开始和人谈价钱，管库存，应付厂家。S 也要变：从"老把式"变成"店老板"。他的手艺、他的熟人、他三十年的口碑，都长在原来那条路上，一旦换了路，这些东西不一定跟着来。

所以他懂账，只是懂的是另一笔账：他的土，只长一种东西。

这是一个连带固化的例子，里头还没有出现坏的结果。陈师傅的日子过得不错，儿女都有出息，铺子一年到头不空。下一章会专门说：固化不等于坏。这一章先只看它的纹路：土、路、形状，三样一起变硬。

再换一个年轻点的。刘丽，三十四岁，会计，在深圳一家小公司上班，租了一套一居室，住了三年。

她的房间里，床靠墙，书桌靠窗，衣柜在门边。三年来没动过。

有一回，她读到一篇文章，说床的位置不要冲门，她看了一眼自己的床，床头正好对着房门。她想了想，没改。

想改的。床挪了，书桌就放不下；书桌挪到别处，笔记本电脑的插座够不着；插座够不着，就得买拖线板；买拖线板，又得想线怎么走，走哪里不绊脚……

她想到这里就停了，觉得"算了，将就吧"。

这样的"算了"，在她的屋子里不止一回。窗帘短了一截，没换；柜门关不严，用一本旧杂志塞着；每一处都不碍大事，三年下来，屋子里没有一样东西是她后来才挑的。

这个"算了"，看着是个人的懒，其实是屋里的路已经通到了床、书桌、插座三样东西上。每一样都靠着另外两样，抽掉一样，要动全部。

这是 E 固化的最小样子，也是连带固化的最小样子。三样东西，就足够互相咬住了。

那么 D 呢？她的作息：回家，开电脑，吃饭，看视频，睡觉。每天一个晚上都差不多。

S 呢？她的日子：安稳，不出错，也没什么新鲜。有时候她会觉得，三年了，自己好像哪里都没去。

她没有往"屋子"想，她想的是"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说"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时候，其实是在说"这套土、这条路、这个样子，已经连成了一体"。

这一步，旧书会说"命就是这样"。本书会说，是一整套东西冻在了一起，而且冻得不算深，一个下午就能松开一个齿。

◆ 七、三个齿轮和五个迹象

前面讲了三步一圈。现在想请你换个图来看：三个互相咬合的齿轮。

土是一个齿轮，路是一个齿轮，形状是一个齿轮。

三个齿轮咬在一起，只要转起来，就按固定的比例转。转得越久，齿面越光，咬得越紧，到最后几乎严丝合缝。

这时候，想单独拧动其中一个，是拧不动的。拧路，土和形状会拉住它；拧形状，土和路会拉住它。

这就是为什么"想改变命运"的人常常会遇到一种感觉：我明明很用力，怎么推都推不动。

力气够不够倒在其次，推的方向上，另外两个齿轮在反向咬着。

这个图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好处，它说明了连带固化的"连带"二字：三样东西互相约束着一起硬了，各自的硬倒在其次。

第二个好处，它给了解冻的线索：不要硬拧一个齿轮，要先找到三个齿轮里最松的一个，轻轻拨一下，让整个机构错开一点，再往下走。

"哪个最松"，每家不同。杜家，五金店里最松的可能是后门的钥匙顺序；旧房里最松的，可能是朝南那间屋的用途。后面的章节会讲怎么找。

要先能认出连带固化，才能谈解冻。下面这张表，给你一个简单的认法。不是考试，也不用每条都对上。有三条以上，大概就是了。

迹象	听起来像什么话	它在说什么
位置不能动	"这个得放这儿，不然找不着"	土在要求路不变
次序不能改	"我一向是先……再……"	路被打包成了整套
样子不能破	"我们家向来……"	形状在要求路和土都不变
难处归到人身上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方程不成立，被当作性格
变化只能整套来	"要改就全改，不改就别动"	三个齿轮锁死，局部动不了

这五条里，第四条最容易被忽略。

一家人的难处，往往最先落在"怪自己"上。怪自己笨、怪自己老、怪自己命不好、怪老公不上进。退后一步，看看这家人的屋子、路、样子，会发现很多"怪人"的话，其实是在替屋子、路、样子说话。

第五条也值得多说一句。"要改就全改"这个念头，是连带固化的典型标志。它的潜台词是：我知道这三样是一体的，所以我不敢只动一样。

这个直觉没错，三样确实是一体的。它得出的推论却是错的：既然是一体，就只能整体换。

一个齿轮咬着另外两个，不等于三个得同时拆。可以先松一个。这个后面慢慢说。

◆ 八、六条路只剩一两条灯亮

如果你读过第3章和第4章，到这里可以回头看一眼：连带固化时，六路径和三原理是什么样子?

先立一把尺子，后面会反复用。

什么叫风水好？本书的说法是：**E 高度促进六条路径的顺利运行，这就是六六大顺**。土不只是"不碍事"，它还在帮忙。想从形状入手，它帮你；想从作息入手，它也帮你；想先动一动摆设，看看日子会怎样，它同样让你动得起来。六条路都走得通，而且走起来不费劲。

什么叫风水差？是 E 拖住了、卡住了其中某几条路径。比如一间屋子，让你很难"先想清楚要什么样的日子，再安排其他"，因为每一回想，都被现成的摆设顶回来。

固化是这把尺子上更靠后的一格。E 冻住了，它不再促进，也不只是拖住几条，而是**只剩一个作用：把路径锁在一两条上**。

你可以把这三种状态想成一条走廊的灯。好风水，是六盏灯都亮着，走哪盏下面都看得清。差风水，灭了两三盏，走到那里会绊一下。固化，是只剩一两盏灯亮着，其他全灭了，而且灯罩焊死，换不了灯泡。不是不想走别的路，是黑的地方根本看不见路。

杜家的五金店，只剩一条灯亮：从土到路到形状，也就是 E→D→S。土怎样，路就怎样，样子就怎样。想从别的地方起手，比如"先想想店要变成什么样子"，走不通，一想就碰到土和路的反对。

这就是"六六大顺"的反面。六条路里五条都被锁成了"想想而已"。

这也解释了一件事：为什么三十年的老店，没有哪一天"变坏"，却总觉得"透不过气"。它的土不坏，只是不再帮你走别的路了。

再说三原理。三原理是三种动力转换：S 与 D 顶撞，E 改；D 与 E 顶撞，S 改；S 与 E 顶撞，D 改。动力足，就是三种转换都转得动。

固化的家，三原理里常常只剩一种在转，而且转的是最没有改变力的那种：矛盾出来以后，大家的反应是"让路改"，也就是让 D 去适应。

比如方晴在北屋批作业觉得不舒服，这是 S（想要舒服的日子）与 E（北屋）顶撞了。按三原理，这应该改 D，也就是改变她的路，比如换到南屋去。D 又被锁着（南屋是"小禾的"），改不动。矛盾没有出口，变成了闷着，变成"老了，眼睛不行了"。

所以，连带固化到后来，连"拧巴能转成改变"的那个机制，也会卡住。

这是个很重要的点：**固化最深的地方，不是房子不好，是矛盾出来了，没有地方转**。

◆ 九、三十年，一圈圈走实的

前面说，三十年大约是一万多圈。这话容易听成数字，现在换成日子来看。

一块新土，头一年，路是试出来的。明远开店的头一年，货架换过三回，柜台挪过两次，后门原本是锁着的，因为贼，后来才改成每天进出的口。那一年，E 的三个面都是软的：理念界里没有"店该怎样"的规矩，现实界里每样东西都可以动，自我界里他对这家店也没有"老店"的想法。

三五年，路开始成形。哪个顺手，哪个就留下。这时候还谈不上固化，只是"有了习惯"。

十年上下，是一个关口。这时候店有了"老街坊"，有了"老字号"的影子。S 稳了，开始回写。招牌不换了，因为换了客人认不出来。藤椅旧了不换，因为"坐惯了"。路的每一处，都有了一个"为什么不能动"的理由，而且理由都说得通。

二十年，理由开始变成了规矩。"我们家向来后门进"，这是理念界里的一条宅规，只是没人写下来。

再往后，到三十年上下，规矩进了身体，进了自我界。再问："为什么走后门？"会愣一下，说："没为什么。"

走到这里，才算完全。这时候，路不再需要理由，理由已经被走路本身取代了。

这是一条很安静的路。每一年都像没发生什么，每一年又都往里压了一点。这里没有哪一天是"关键的一天"，所以人们常常等不到可以说"从那天起就冻住了"的那一天。

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喜欢说"命"。命是一个不用交代时间的词。它省略了一万多圈。

有一回，老周到县城办事，顺路进了明远的店坐了坐。老周六十出头，镇上的风水先生，说话直，几次说中过，镇上人敬他，也有人背后笑他。

他没带罗盘，只是坐在藤椅对面的小凳上，喝了一杯水，往后门那边看了几眼。

"你这后门，一直开着？"

"白天开，晚上锁。"

"你进出，是不是都走这儿？"

明远说是。

老周点点头，没再说什么。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这店，二十年不大动，也不大亏，对不对？"

明远笑了："是这样。"

老周说："这种店，我见过不少。你说它好，好；你说它不好，也不好。就是不往上走。"

旧书里有一类说法：大门朝向来水处，财源滚滚；大门忌向去水方，主退财、败财〔附件书二·347 页〕。老周的话，听着和这路数很近。

别急着把它当成"风水先生神了"。老周说的这几句，换成方程看，是什么？

他看出了：土只促进一条路（从后门进，到柜台，到收银），其他路径没有灯。他用的是他那一套话：气口、财路。两套话指向同一件事：这家店是稳的，只是稳得只剩一条道。

旧书和老周，有时候是对的。他们对的地方，是看见了某种长期的样子。他们错的地方，是把它说成"门的位置决定了财"，顺序倒了。长期的财路，把门的位置走成了这个样子；然后门的位置，又把财路锁在了这个样子里。

这个判断留给下一章展开。这里只想让你看到：老周那一眼，看到的正是连带固化的外壳。

还有一个现象，值得单独说一说：连带固化越深，当事人越看不见它。

这听起来有点怪，既然已经锁了，应该是感觉最强才对。实际上，感觉最强的时候，常常是锁到一半的时候。

锁到一半，还有"拧巴"，还有"想动动不了"的感觉。你知道你要的和你有的不一样，所以你难受。

锁到全满，难受也没有了。难受的参照物没有了。没有"别的路"可想，也就没有"想去别的路"的难受。路只有一条，走在上面，觉得"就应该这样"。

杜奶奶就是这样。

她在老宅里住了五十多年。你要问她："老宅冬天冷，你不想换个暖和的地方吗？"

她会说："冷是冷，惯了。"

她怕冷，只是她的路里，没有"换地方"这一格。这一格没有被禁止，它根本不存在。在她的土里，没长过这种东西。

所以，连带固化的最深处，反而最安静。它不吵，不闹，不拧巴。看着一个人，觉得他挺满足，其实可能是他的方程里，已经没有第二个解了。

这里要小心一个误会。满足不是坏事。奶奶在老宅里确实踏实，这份踏实是真的，是好东西。下一章会专门说。这里只是说：**踏实和冻住，从外面看是一样的。**区别在于，踏实的家遇到变动，还能转；冻住的家遇到变动，会崩。

◆ 十、小禾带着路搬了家

现在说小禾。

小禾二十六岁，在深圳一家室内设计公司上班，和另一个女孩合租了一套两居室，一人一间。她回老家的时候，睡的是朝南那间自己的旧房间，每次回去，都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房间还是那个房间，她却和它对不上了。

前面讲，朝南屋被固定成了"小禾的房间"，是 E 固化。这几年里，小禾自己也在发生一件事：她从这间屋里走了出去，走到了深圳，走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土里。

她的合租房很小，房间只有十平米出头。她做室内设计，在公司里每天画别人的家，画的时候讲究动线、讲究采光，说得头头是道。回到自己的十平米里，她发现自己的床位、桌子、衣架，摆法和老家那间屋几乎一模一样：床靠墙，桌在窗边，衣柜在门侧。

这是她后来自己发现的。有一天她在网上画图，随手画了自己的房间平面，然后把老家那间也画了出来，摆在一起，愣了一会儿。

这就是连带固化的第二层：**路是会搬家的**。

土换了，路没换。路已经写进了身体，写进了她对"房间该是什么样"的默认设定里。这个默认设定，是她十几年里在那间屋子里一遍遍走出来的，属于 E 的自我界部分，也就是"记忆、身份"的那一层。

所以，只是搬走，并不等于解冻。一间老屋的固化，可以跟着人走进新的土里，在新的地方重新长出一模一样的东西。

很多人搬了家、换了城市，还觉得"怎么又回到原来的样子"，原因就在这里。

小禾对此很有感觉。她有时候会跟妈妈打电话说："妈，我觉得我好像带着家在走。"

方晴说："那不好吗？"

小禾说："好不好倒不好说，我想换个摆法，每次都下不了手。"

这一句"下不了手"，值得你停一下。

她是室内设计师，她懂怎么摆。她下不了手，因为"下手"这个动作，需要三样东西同时松动：床的位置、桌的位置、她对"这样才是房间"的默认。三样里，最难松的是最后一样，它不在屋里，在她身上。

这里要补一句，免得读成"小禾性格太固执"。路被走成了这个样子，这个样子本身有拉力。她站在拉力里，没有站在拉力外面做决定。

回头看杜家正在犯难的三件事：

第一件：县城旧房，要不要卖了换新楼盘。第二件：老宅要不要翻修，奶奶要不要接出来。第三件：小禾想在深圳买一套小户型。

这三件事，表面上是三个选择，每一个都有价钱，有利弊，有亲戚的意见。换成连带固化的眼光，它们有同一个纹路。

第一件，旧房。卖，是要动土。土已经和路、和形状咬了二十多年：朝南屋是"小禾的"，北屋是"方晴批作业的"，客厅是"一家人看电视的"。卖房等于三个齿轮同时拆，所以一家人心里天然排斥。这个排斥，舍不得的是整套，钱倒在其次。

第二件，老宅。奶奶不肯搬。奶奶的土，是那座老宅；她的路，是每天天不亮去后院，喂鸡、烧水、坐在门槛上；她的形状，是"杜家的老太太"。搬走会同时拆三个。

第三件，小禾买房。这看起来和固化无关，细看，她买房要选的是"哪种户型"。她会下意识地偏向带一个南向小房间的格局，因为那是她心里的"房间"。她的路在影响她的土。

三件事连起来，是同一个现象：一家人的土、路、形状在三处各自咬着。

单看哪一件，都像是"要不要"的问题，是个决定。换了眼光，你会看到，难的在咬合，决定倒在其次。

这也是本书后面第八编展开的一个提法：**别急着问"要不要"，先问"咬着的是哪几个齿"**。

◆ 十一、测一测，也松一松

如果你想自己测一下锁深不深，可以问下面三句，不用马上回答，先放在心里。

第一句：这个月，家里有没有哪件事，是"第一次"做的？

不用大事。第一次走一条新路回家，第一次换了一个碗，第一次让孩子坐了不同的位置，都算。

如果一个月里一件都想不出来，说明路已经走得很顺，顺到没有新东西进来。

第二句：家里有没有一个"不能动"的东西，而且说不清为什么？

比如一张桌子，一棵花，一个柜子，一块墙上的钉子。如果能说清楚为什么，说明它是有理由的稳；如果说不清，只能说"一直在那"，说明它是被走实的。

第三句：如果明天有人来家里，说"你们这几样东西全换了吧"，你们会舒服，还是会紧？

舒服，说明锁得浅，土还软；紧，说明三个齿轮都已经咬到了你们自己的身上。

这三句，没有标准答案。它只是帮你看见：你家里的连带固化，在哪几处更紧。

杜家做了这个小测验。明远答第一句，想了半天，说："后巷里那箱锁，算不算？"

方晴答第二句，没犹豫："朝南那间屋。"

小禾在电话里听了，笑着说了第三句："要是有人说换，妈妈肯定先紧。"

方晴说："我？"

小禾说："你批作业的那把椅子，是我小学的。"

方晴愣了一下，没说话。

这不是责怪，也不是揭短。这是一家人，第一次，一起看见了同一个齿。

说了这么多锁，也得给一个松的例子，免得读成"一旦冻住就没救"。

方晴的同事，姓蒋，五十三岁，也是小学老师。她在学校的办公室，十几年里一直坐靠门的位置。靠门的位置吵，进出的人多，改作业总被打断。她习惯了。

前年学校翻修，办公室重新排位。新位置分给她的是靠窗角落。她起初不愿意，觉得太偏。

过了半个月，她发现自己改作业快了，半小时能多改五六本。她没多想。又过了半年，她开始在窗台上放一小盆绿萝，办公桌的抽屉也重新理过。

这是一次土的被动换位，没有人"想通"什么。土一动，路跟着动了：她改作业的次序变了，先改后喝水，不再先喝水再改。路一动，形状也有了一点细微的变化：同事们开始说"蒋老师今年精神好多了"。

这个例子不用说得太大。它只说明一件事：连带固化是互相咬着的，所以只要有一个齿松了，别的也会跟着动。三十年的锁不是不可松，松的时候，往往需要一个外力，把某一个齿推开。蒋老师的外力是学校翻修。杜家的外力是什么？这就是后面几章要找的东西。

讲连带固化，常常引出两种相反的误会，也值得提前堵一堵。

第一种误会：既然都咬在一起，那一家人不就没救了。

咬在一起，说明牵一发动全身，同样也说明，动一处，全身都会有一点动静。蒋老师那间办公室，只是座位换了个边，作业改得快了，绿萝也上了窗台。连带固化是双向的：它能把坏的锁在一起，也能把好的带起来一串。区别在于，找对了那个齿没有。

第二种误会：既然是土在锁路，那把房子换掉就行。

小禾的例子已经说了，路会搬家。有人换了新房，三个月后发现屋里又长成了旧房的样子：沙发的位置一样，吃饭的次序一样，连晚上谁先关灯都一样。土是新的，回写的方式没变，新土很快就被老路踩成了老样子。

这两种误会，一种太悲观，一种太乐观，毛病出在同一处：都把固化看成了某一样东西的事，要么全是人的事，要么全是房子的事。而本章一直在说的是，它是三样东西咬合的事。

所以，面对连带固化，比较稳当的态度，是既不怕它，也不急着推翻它。先认出咬在哪几个齿上，再找最松的那一个。这套办法，本书会在最后一编整理成一套有步骤的诊断法。

在那之前，每次走进家门的时候，不妨多看一眼：今天，哪一件东西，是照着习惯在用，没有照着今天的需要在用。

最后讲几句容易误会的地方。

第一，本章讲的是"同一条路走三十年"，不等于三十年就必然冻住。有的家，走了三十年，每年都在微调，那是活着的稳。后面会专门讲。

第二，本章用了很多"锁"、"咬"这样的字，这是比喻。真实的情形比比喻柔和，大多数连带固化不是铁锁，是软锁，一个下午的认真就能松开一格。

第三，不要把这一章读成"你家的屋子是你们难处的原因"。屋子是三者互相咬合的一个环节，原因倒谈不上。

第四，旧书里讲的各种断语，如诉讼、凶事、疾病，有一些也和长期固化有关，放在下一章处理。那里会明确说：旧书的说法只作为说法来分析，不当作事实；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 放回日子里

回到杜明远的店。

九月的一个傍晚，明远关了门，从后门出来，看见后巷里堆着一摞新到的货箱，是装智能门锁的，纸箱子很新。这是小禾上个月托人捎回来的样品，说是深圳现在好多人家都在换这种。

他没拆，就那么放在后巷的墙角，已经放了半个月。

他有时候看一眼，觉得该试试，一想到要在店里腾出一块地方摆它，要找个新的价签，要重新想柜台怎么站，就觉得"回头再说"。

你看，连带固化不是什么大事，它就是这样：每一件事都不难，每一件事又都牵着另外两件。

后巷的墙角有一块地方，容得下三四只纸箱，不碍谁的路，也没人催。就是这块不碍事的地方，让那几只箱子可以一直等下去。等得久了，它们也慢慢成了后巷的一部分，像那把旧藤椅一样，没有人再问它为什么在那里。

如果你也有类似的一件事，这里给一个明天就能试的小办法，叫"挪一样"。

第一步，选一样你家（或你店里）最顺手、最没人动的东西。比如那把椅子，那个抽屉，那条回家的路线。

第二步，只挪它一个，挪一点点，挪一个手掌宽，或者今天换个顺序走一次。

第三步，什么也别改，只留意：挪了以后，还有什么东西跟着不对劲？它们就是跟这个位置咬在一起的齿。

记下来，不用解决。下一章，我们要用这些记下来的东西，去看一件更大的事：当三个齿轮咬了三十年，那个我们通常叫作"命"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如果这一章让你有点沉，请记住它没有说你家有问题。它只是把三个互相咬住的东西，摆在桌面上，让你看得见。看得见，就已经松了一点。

带 走 的 话

同一条路走三十年，土、路、形状会互相咬成一体；固化最深处，是矛盾出来了，却没有地方转。

小　账

这一章里的 E，让方程更和谐了，还是走向了不等式？ 五金店的土仍和路配得上，旧房的朝南屋和现在的日子，已经开始对不上。

固化在哪里？ 朝南屋的用途、藤椅的位置、后巷的货箱。解冻从最松的一处下手：只挪一样，看谁跟着动。

◆

10

第 10 章

命运，是整个 SDE 被冻住

◆ 一、老周说的那几句，怎么都中了

秋天的一个周末，杜明远把老周请到县城的旧房里来。为的是商量卖房的事，顺便让他看看。

老周在客厅里站了一会儿，没拿罗盘，嘴里念叨了几句，大概是这样的：

"你们这家，这几年钱是有的，但不见涨。家里的老人，腿脚上有点不利索。家里的孩子，不在身边。夫妻俩，不吵，但话不多。对不对？"

明远没吭声。方晴在厨房里削苹果，手停了一下。

这几句里，每一句都有对的地方。

钱是有的，不见涨，对。老宅里的奶奶腿脚不好，对。小禾在深圳，对。夫妻俩话不多，也对，二十年了，话是少了。

老周没有查户口。他进门前，没人给他介绍家里的情况。

你会怎么想？

第一种想法是：这个人真有本事，看一眼就知道。

第二种想法是：这几句话说得宽，换谁家都能对上一两句。

第三种想法，是本章要说的：这几句是对的，对的原因，不在老周的眼睛，也不在房子的"气"，而在这家人的整个日子，已经冻得足够深，深到一个外人站在门口，就能读出大致的纹路。

读得出来，是因为它不变了。

这一章，要回答一个问题，也是前面两章一直在铺垫的问题：

命运，到底是什么？旧书里那些断语，为什么有时候准？

◆ 二、旧书怎么说，先承认它对在哪里

先把旧书的立场摆足。我们不要一上来就说它不对。

本书的材料里，有两类书。一类是玄空飞星一路的，讲的是不同运、不同山向的吉凶；另一类是现代的通俗阴阳宅书，讲的是房子的形、门、水、路与人事的对应。

这些书，说法各有不同，但大意有一个共同的底：**宅的形势，对应人的命运。**

比如，某书讲到"有诉讼的房子"，先画一张九宫图，再写一句断语：巽方有高楼冲射，屋里必有一老妇为田土起讼〔附件书二·400 页〕。同一页的下一节，断语落在女眷的品行上，换了一种家宅，又换了一套说法〔附件书二·400 页〕。还有一类，讲到水从哪个位置流出：流对了，说是富贵、人丁兴旺；冲犯了，说是败绝〔附件书二·208 页〕。

这类断语，今天读起来，有的让人皱眉，有的让人觉得吓人。本书的态度是：这里只把它们当作"旧书的说法"，分析它们是怎么发生的，不把任何一条当事实转述，也不拿它们来吓人。

那么，这些断语是怎么来的？

不会是凭空编的。前人看了很多家，看到某一类房子里，经常出现某一类事。看多了，就记下来，总结成一条一条的规律，写成断语。

这是一种归纳。归纳的是什么？归纳的是"住了很久以后的样子"。

注意这四个字：住了很久以后。

前人看的不是一个家住了三个月，而是一个家住了十年、二十年。他们看到的，是已经被固化过的样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后面要用。

所以旧书有对的地方：它看到了"长时间之后，某类房子和某类日子常常是一起出现的"。这个观察是真的。

它错的地方，我们后面说。现在先把"对"站稳。

◆ 三、第一种准：断语是回写的记录

按本书的看法，断语为什么有时候准，有三种来源。

第一种，是第7章讲过的：断语本身就是回写。

一家人的日子，被沉淀成了房子的"样子"；很多家的样子，又被前人沉淀成了书里的"规律"。书里的规律，再回过头来，成了下一个人看房子的眼镜。

这是一个三层的回写。

最底下一层：一家一家的日子，回写进各自的房子。

中间一层：看房的人，把房子和日子对上了，记下来。

最上面一层：记录成书，书又成了下一批人的看法。

所以，当老周站在杜家的旧房里，说"钱不见涨、老人腿脚不利索、孩子不在身边"，他读的不是房子的气，是一副被很多家庭磨出来的眼镜，用它去读一个典型的"住了二十多年的老房子"。

这副眼镜，对于典型的老房子是准的。

为什么？老房子的日子，本来就容易走到这几处：钱存得住、涨不快；老人上了岁数；孩子长大了走远。这是时间的事，跟房子关系不大。

只是这里有一层有意思的东西：时间的事，被房子"认领"了。

房子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岁月是看不见的。日子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总得有个地方放这个答案，房子就成了那个地方。于是，岁月的作用被说成了"宅的作用"。

这是第一种准。准，在于断语写的是岁月会在哪里留痕。

◆ 四、后两种准：冻得深，话说得宽

第二种准，是本章最要紧的一种。

你想想，如果有两个家，一个活得很灵活，每隔几年就调整一下，搬一次，换一次布置，换一种营生；另一个家，二十年没动。哪个家，更容易被"断"准？

当然是第二个。

断语是一种预测，预测要求被预测的东西有稳定的样子。要预测一个家未来五年会怎样，前提是它未来五年大概会和过去二十年差不多。

灵活的家，每隔几年就是一个新方程，旧断语对不上。固化的家，二十年一个方程，旧断语一对一个准。

这样，我们就得出了一个有点反直觉的结论：

断语准的地方，正是固化最深的地方。

家被固化得越深，越容易被读出一条"命"，这和"准所以家有命"是两回事。

请把这句话多读两遍。"准"证明不了命的存在，"准"证明的是冻的程度。

你可以把断语想成一把尺子，只有放在直的东西上，量出来的才准。放在歪歪扭扭、一直在动的东西上，量不出什么。

老周对杜家说得中，杜家是什么样的家？二十三年的旧房，二十年的五金店，二十多年没动过的朝南屋。是一个直的家，一个站住了的家。他的尺子能量得出来。

如果换一家：男主人去年才换了行当，女主人刚搬了地方，孩子在国外，老人刚接到身边。老周量一量，很可能一句也对不上。

这不怪老周，是尺子碰到了会动的东西。

这就是第二种准。准，因为被断的东西本身不动了。

还有第三种，需要老老实实地承认。

老周那几句话，说得宽。"钱有，不见涨"，这几乎是所有做小生意的人家的写照；"老人腿脚有点不利索"，年过六十的老人，十个有八个；"孩子不在身边"，县城里二十多岁的孩子，大半在外面；"夫妻话不多"，二十年的夫妻，也多数如此。

这是常识。

常识里也有一条：一句话说得越宽，越容易被对上。听的人会自动补上细节，把自己的情况往上套。这在生活里很常见，谈不上谁的错。

本书不杜撰什么研究来证明这一点，只是提醒你，在评估一条断语"准不准"的时候，先问一句：这句话要是放到隔壁一家，会不会也对？

如果会，它准，但没有说明什么特别的事。

这也是公平的。老周说中了，没有骗人；他说的话，也没有神到不能解释。他的话，一半靠眼力，一半靠这家人本来就是典型的固化的家。

这三种准加起来，旧书的"有时准"，基本能解释了：

- 它记录了回写的结果，所以像规律。
- 它面对的是冻得深的家，所以像预言。
- 它说的话够宽，所以像神。

这三种，没有一种需要"宅里有一股决定命运的气"。

◆ 五、命运，就是整个 SDE 冻住的样子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那个问题了。

前面几章，一直在用一个词，"命"，没有给它下定义。现在给。

命运，就是整个 SDE 被冻住的样子：土冻住了，路被锁住了，形状也停住了，三条方程只剩下一个解。

换成更简短的说法，就是本书开头说过的：

命运＝E 的长期稳定化。

为什么是 E?

在三者里，土是最先"留得住"的。路（D）是走出来的，走完就过去了，它要靠土才能保存；形状（S）是显出来的，显完也过去了，它要靠回写才能留下。唯有土，是实实在在摆在那里的，房子、摆设、规矩、记忆、身份，都是土。

所以，土长期不变，路就有了"固定的地方可以走"，形状就有了"固定的地方可以回写"。一家人的日子，才被"留住"了。

留住的日子，一年又一年重复，最后就叫作命运。

这个定义，有三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命运不是外在的东西，不是天给的，也不是宅给的。它是一家人的日子、长年累月沉淀回土里，又被土约束住的整个过程的名字。

第二个要点：命运是三件事的咬合，单独哪一件都够不上。如果只有土冻住，而路和形状还活着，那是"房子旧了"。如果只有路固定，土和形状还动，那是"习惯"。三者同时冻住，才是命。

第三个要点：命运有程度。没有"有命"和"没命"，只有"冻得浅"和"冻得深"。冻得浅，叫"这几年顺"；冻得深，叫"这辈子就这样"。

这个定义里，没有谁在掌控，也没有谁在被审判。不用说"他怎么这么倒霉"，不用说"她命真好"。只是描述：这里有一块土，一条路，一个样子，三者咬在了一起。

再用方程的眼光，把冻住的样子说细一点。三条方程：

S = F(D, E)，形状由路和土决定。

D = G(S, E)，路由形状和土决定。

E = H(S, D)，土由形状和路决定。

在一个活的家里，这三条方程是三个可以动的关系。S 变了，会推动 D 或 E 变；D 变了，会推动 S 或 E 变；E 变了，同理。三者之间有流动。

在一个冻住的家里，这三条方程依然都成立，注意，是"成立"，没有走向不等式。它们甚至成立得很稳，稳到每一条的输入输出都一个样。

只是，它们只有一个解。

解是什么？就是现在这个样子。S 是现在的 S，D 是现在的 D，E 是现在的 E。不管从哪一条方程入手，算出来的都是同一组答案。

你可以想象一个房间，四面墙，一扇门。门被焊死。从任何一面墙出发，走到的都是另一面墙；不管怎么走，走回来的都是原地。

这个房间不坏，里面可以很舒服。它只是没有出口。

这里要特别指出，冻住的 SDE 和"方程走向不等式"是两回事。

走向不等式，是方程不成立了，三者对不上，会有摩擦、冲突、不舒服。这种情形里，反倒容易有变。

冻住，是方程过于成立，成立得没有任何缝隙。没有摩擦，也就没有变的动力。第4章讲过，三原理的动力来自"两者顶撞"。没有顶撞，就没有转换。

所以冻住的家，往往是静的。静到一种你分不清是平静还是死寂的程度。

这也回到了上一章末尾提出的问题：矛盾出来了，没有地方转。冻住的后期，连矛盾也出不来，因为矛盾所需要的"第二个解"，已经不存在了。

最后回到第4章的三原理，看看冻住的时候，它们是什么样。

- S 与 D 顶撞，E 变。
- D 与 E 顶撞，S 变。
- S 与 E 顶撞，D 变。

活的家，三种都转得动。想要的日子和现有的路不合，就换换布置；路和土不合，就改改想要的光景；想要的光景和土不合，就调调路。

冻住的家，通常只剩一种能转，而且往往是最被动的那一种：改 S。也就是降低期待，改变对日子的看法。

"算了，将就吧"、"老了，眼睛不行了"、"这就是命"，都是 S 在改。想要的变少了，矛盾就平息了。

这是一种很隐蔽的转换。它也算"转得动"，所以当事人不觉得被锁。代价是 S 被降低：这个家想要的越来越少，日子越过越窄。

而另外两种，改 E 和改 D，被锁住了。土不能动，路不能改。

你可以用这个办法诊断：听一听家里人说"算了"的次数。"算了"越多，说明三原理里只剩下"改 S"这一条在转。

这就是命运最安静、也最深的样子：日子还过得下去，想要的却一点点被调到了土能给的那么多。

好风水，是土去促进路，去迎接 S，让想要的日子能够长出来。冻住的土，反过来，是让 S 去迁就土。

这一正一反，就是"风水"和"命运"之间那条细细的分界线。

◆ 六、拆一条凶断语，看它怎么发生

说到这里，一定有人想问：那些吓人的断语呢？官司、病、凶事，也是这么回事吗？

本书的纪律是：这类断语，只当旧书的说法来分析，不当事实，不背书。下面就拆一条，看它的发生机制。

就拿前面那条"有诉讼的房子"来拆〔附件书二·400 页〕。页上给的是：巽方有高楼冲射，结局是一位老妇为田土起讼。页上还有一位评者，在旁边写了一句"原案例未讲明条件"。连评的人也承认，这条断语省掉了前提。

拆开看，里面有三层。

最外面一层，是形：一座高楼，正对着房子的一角。这是 E 里的现实界。

中间一层，是一种日子：高楼压着采光，也压着视线；楼里人家的窗口对着自家，两家挨得近，地界、排水、遮挡这些事，容易起摩擦；摩擦起来以后，这一家怎样应对，是忍，是吵，还是去找人评理。这是 D，是路，是一家人怎么走、怎么相处。

最里面一层，是结局：争田、涉讼。这是 S。

书里把三层压成了一句：形—结局。中间那层，路，被省掉了。

读书的人会本能地把这一层补回来。读到"高楼冲射，有人起讼"，心里会想：对，楼那么近，难免有争执。这一补，断语就显得合理了。

那么，这条断语什么时候"准"？

当一家人真的长期在这样的格局里，用同一种方式应对同一种摩擦，一年年积下来，成为日子的底色，回写进土里，成为"这家人就是爱争"的样子，成为邻里之间的看法，成为这家人自己对自己的看法。这时候，形、路、结局三层咬在一起，三十年不动。老周或者别的先生一进门，就能说出"你家是非多"。

它准，因为冻深了。

那么，它什么时候不准？

高楼虽在，这家人的窗口早就错开了，和楼里的人家处得好，有事当面说开；或者这家人隔几年就搬一次，没有积累。形还是那个形，路已经换了，结局就不是那个结局。

所以，这条断语里真正的内容，不是"这个形必然带来这个结局"，而是"这个形，加上长期不变的这条路，容易带来这个结局"。

多出来的"长期不变的这条路"，才是承重的部分。

至于其他的凶事，如健康、女眷、凶死之类的断语，处理方法同上：它们是旧书对"长期积累后的某种局面"的叙述，不是对某一个具体的人的判决。本书不转述它们为事实，也不拿它们来推断任何一家人。

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不要拿一本旧书去对号。

既然断语的准，来自于固化，那它就有一个有效期。

这个有效期，由"冻度"决定，和年份关系不大。

只要这家人的土、路、形状还冻着，断语就一直有效，哪怕是三十年前写的。一旦土松了，路多了，形状变了，断语就开始失效，哪怕才写了三年。

这给了我们一个很实用的读法：读旧书的时候，不要问"这条准不准"，要问"这条断语，描述的是什么样的冻法"。如果你家不是那种冻法，它就不适用。

这样，旧书没有被扔掉，反而被读成了一本"各种冻法的描述集"。它记下了很多种长期稳定的样子，每一种，都有一个形、一条路、一个结局。你可以拿它当地图，看看你家有没有走进其中一条。

走进了，不用慌，也不用信，只要问：我家的哪个齿，是咬在这条路上的?

旧书就这样从"判决书"变成了"地图"。地图是有用的，你不会因为地图上画了一个沼泽，就认为自己必然陷进去。你知道它在那里，路过的时候，会先看看脚下。

◆ 七、人们为什么愿意相信"命"

既然命只是"冻住的样子"，为什么这个词这样有生命力？为什么几千年来，人们总愿意用它?

有三个原因，说出来，不是为了笑话谁，因为这三个原因，正好是固化的三个面。

第一个原因：命解释了"为什么我推不动"。

前面说过，三个齿轮互相咬着的时候，推一个，另外两个反向拉着。这个感觉很具体：我很用力，没有用。人需要一个词来装这种感觉，"命"就是这个词。它没有

错看，对"推不动"这件事的描述很准确，只是没有说明推不动的原因在咬合，把原因放到了天上。

第二个原因：命给了"没有第二个解"一个体面的说法。

冻到深处，一家人的方程里只剩一个解。这个时候，人们不会说"我们家只剩一条路"，这话听着像失败。说"这是命"，就体面多了，也轻松多了。它把"没得选"改成了"本来如此"。

第三个原因：命让经验可以传下去。

老一辈见过很多家，看到某类房子里反复出现某类日子，总结成话，传给后人。后人拿它去对照自己的家，对上了，就觉得"信"；对不上，也不一定怀疑，因为总可以说"你的命不在这条上"。

这三个原因，没有一个是愚蠢的。它们都是在固化的现场，人们的实际体验。

所以本书不说"命是迷信"。本书说的是：命描述的是一个真实的现象，只是对它的原因解释错了位置。它把一个"冻出来的结果"，当成了"先在的安排"。

这个错位，有一个直接的后果：既然是先在的安排，那就只能认。认，就等于不再去找那个最松的齿。

这一点，才是旧书最让人惋惜的地方。它的观察没有错，它的结论，把门关上了。

◆ 八、固化不等于坏，稳也有稳不住的时候

到这里，如果你读成"固化是坏事，命运是坏东西"，那就读偏了。现在要把这个偏扳回来。

固化不等于坏。稳定也是好风水的一部分。

想想一座老字号，开了一百年，招牌、店面、配方、规矩，几乎没变。它是固化的吗？按本章的定义，是的：E 长期稳定，路和形状也跟着稳定。

它没有坏。它很可能是一个特别好的家：客人知道在哪儿能找到它，伙计知道自己明天做什么，一代代的手艺有地方存放。稳，给了它一份厚度。

再想想一个居住了几代人的祖屋，门槛被磨得凹下去，堂屋的位置从没换过，灶台的方向，祖母那一辈就定了。孩子们长大了，走了，每年过年都回来。这个屋子把一家人的记忆装得好好的。

这也是固化，你不会说它不好。

稳定，对一家人来说，有一份实实在在的价值。

第一，省力。路已经走熟了，不用每次都重新想。闭着眼睛也能摸到灯的开关，这是一份礼物。

第二，安全。知道明天大概是什么样子，心里踏实。第17章会专门讲内能，也就是"真"，守得住自己，就靠一份稳。

第三，有厚度。事情经过一遍遍积累，才有了"传统"、"老"、"家"这些词的重量。一块土，不踩上几年，长不出老树。

所以，好风水里本来就包含稳定。在前面那条尺子上，"E 高度促进六条路径"，并不是说六条路每天都在换，而是说，不管走哪一条，土都能稳稳地接住。稳是土的一个本事。

那么，固化的坏，到底坏在哪里？

坏在冻到不能回写。

回写，是第5章讲的：S 沉淀回 E。一个活的家，每过一阵，日子里新长出来的东西，会被写回土里：墙上多了一张新照片，规矩里多了一条新的，屋里多了一件新家具。土在这个过程里是软的，可以接得住新东西。

冻住了，就是土不再接新东西。日子里长出了新的，写不回去，被弹回来。新东西要么被挤掉，要么在土的外面长着，和土越来越不一致。

这个时候，不等式才真正出现：土还是老的，路还是老的，样子还是老的，外面的日子早已不是老的了。里面的东西与外面的东西对不上，而里面又不让改。

这才是坏。

稳定不坏，不能回写才坏。

拿杜奶奶的老宅，可以把这条线画得很清楚。

奶奶今年七十八岁，独自住在乡下老宅。这座宅是杜家祖上留下的，三间正房，一个小院，后院有口井，早就不用了。

老宅，从很多角度讲，是一处好风水。

它稳：住了几代人，哪个屋住谁，哪里放什么，几十年没变。它有厚度：墙上的泥灰，门框上量身高的刻痕，院子里那棵枣树。它有人味：街坊邻居都认得，隔着矮墙就能说话。

这些是真的好，是 E 里最宝贵的东西。

奶奶今年有一些事在悄悄发生。她腿脚不如从前，晚上起夜，要穿过一个黑黑的院子才能到后头的茅房；冬天屋里冷，她靠一只老炭炉；井早就不能用了，水要从邻居那边提。

这是旧的土与新的难处对不上了。

方程出现了一点不等式的苗头。老人要安全地起夜，这个 S（想要的日子）与那段黑黑的院子（E）不配。

按照三原理：S 与 E 顶撞，应该 D 改。D 是什么？是奶奶起夜的路径、生活的安排。D 可以改：比如在屋里放一个坐便器，在院子里装一盏灯。

这时候，**固化出现了**。

奶奶的屋子，三十年没装过灯，没动过一块砖。装灯意味着拉线，拉线意味着在墙上打孔，打孔意味着"动了老宅"。动老宅，在奶奶的自我界里，近乎冒犯。她说："这墙是你爷爷那一辈垒的。"

放一个坐便器，意味着屋里有了"那种东西"，违反她从小到大"屋里屋外要分清"的规矩。这是理念界的锁。

于是，一条本来可以走通的路——改 D——被锁住了。

三个层次的锁同时出现：现实界（墙不能动），理念界（规矩不能破），自我界（"这是我的家"）。

奶奶的老宅就站在了一条线上。

线的一边：稳，厚，好。

线的另一边：冻到不能回写，新的难处写不进去。

明远他们为老宅要不要翻修犯难，原因就在这条线上。翻修，如果一次性推倒重来，是把三个层次的锁一次性砸开，奶奶可能受不了，老宅的厚度也一并没了。不翻修，一年年放着，奶奶的难处一年比一年大。

这是一种很典型的两难，难处在"稳"和"能回写"之间，"要不要"只是它的表面。

本书后面会讲，这类两难怎么办：不砸，也不放着，而是找一处最小的解冻点，让土重新学会接新东西，同时守住老的厚度。比如，奶奶从老宅里挑一件最顺手的东西，让它挪一个位置，只此一处，看看奶奶自己的反应。第23章会展开。

这里只想让你看到：同一座老宅，既是最好的风水，又是最危险的固化。把两个分开的，是房子还能不能接得住新东西。

◆ 九、郑伯的茶铺，和三个判据问题

再看一个好的例子，说明"稳"和"能回写"是可以同时有的。

郑伯，七十一岁，在县城的老茶街上开一家茶铺，四十多年了。铺子里还是老样子：一张八仙桌，几把竹椅，墙上挂着一块旧匾，柜台后面一排大茶罐。

按理，这是一家典型的固化的店。你去坐一坐，会发现有一点不同。

茶罐的标签是新的，是他孙女用手机打的，贴了二维码，扫一下能看这款茶的产地和冲泡方法。八仙桌的一角，放着一个充电的插座，是为了给来喝茶的年轻人充手机。柜台后面挂着的价目表，每年换一次，从来不会写旧价。

他没改八仙桌，没换匾，没动茶罐。他只是让土的边上，长出了一点新东西。

你可以问他："郑伯，你怎么想到装插座的？"

他会说："小年轻来，手机总没电。"

没有什么"想通了大道理"的时刻。他的店一直保持着一种习惯：有什么新的难处冒出来，就在旁边添一点，不拆旧的。

这家店的 E，稳，而且软：旧的核心不动，边缘接得住新东西。它的 D，也有几条路：老客人走老路，年轻人走新路，两条并行。它的 S，是"一家有来历、也懂变通的老茶铺"。

如果用前面那把灯的尺子来量：六盏灯里，至少有三四盏是亮着的。它不是六六大顺的极致，但已是一个稳的好风水。

这家店有"命"吗？如果命就是 E 长期稳定，那它有，而且是一条好命。四十年的稳，给了它厚度，给了它口碑。它的命没有冻死，因为一直能写。

所以，别把"命"读成坏词。**命，本来是一个中性的词，指 E 长期稳定后，整个 SDE 的样子。好命，是稳而能写；坏命，是稳而不能写。**

怎么分辨你家的稳，是好的稳，还是冻？这里给三个问题，可以看作前面三个问句的深一层。

第一问：家里的新东西，有地方落脚吗？

新东西，指新来的人、新来的物、新来的想法、新的难处。一个家里，小孩出生了，老人生病了，经济状况变了，工作换了，这些事发生以后，家里的布置、规矩、作息，有没有一点点跟着调整？

有调整，哪怕很小，说明土还能接。

一点调整都没有，新东西一直在外面，说明土已经不接了。

第二问：某个旧东西，要动它的时候，是舍不得，还是不敢？

舍不得和不敢，是两种感觉。

舍不得，是我知道它很重要，我要保留，但如果有必要，我能动。

不敢，是一想到动就紧张，似乎动了会出大事，却说不清是什么事。

舍不得是稳，不敢是冻。

第三问：如果六条路径里，有一条想走，却走不通，是因为不想，还是因为没有灯？

不想，是自己选择不走。没有灯，是想走，眼前却是黑的，没有任何东西帮你。

前者是自由，后者是锁。

三个问题，分别对应 E 的三个面：第一问问现实界和理念界能不能接新东西；第二问问自我界有没有松的余地；第三问问六条路径还有几条是活的。

杜家做了一遍。

第一问，明远想了想，老宅是"没地方落脚"，旧房是"落了一点，但落在了不要紧的地方"，店里是"勉强有，比如后巷那箱锁"。

第二问，方晴说得最清楚："朝南那间屋，我不是舍不得，是不敢。"

第三问，小禾说："我想先画图再动手，一进那间屋，手就收回来了。"

这三个答案，已经够了。它们得不出"你家冻不冻"的判决，只是把冻的位置标出来。

◆ 十、杜家的冻度图，和夫妻话少

把前面的东西收一收，给杜家画一张诊断表。不是判决，是标出位置。

地方	土（E）	路（D）	形状（S）	冻度	最松的齿
五金店	柜台、货架、后门	后门进出、藤椅取货	靠得住的老店	中深	后巷那箱智能锁
县城旧房	朝南屋"是小禾的"	方晴北屋批作业	一家三口的光景	深	朝南屋一把椅子
乡下老宅	墙、规矩、黑院子	起夜穿院、炭炉取暖	杜家的老太太	最深	院子里一盏灯
小禾的合租房	十平米，床靠墙	回家、开电脑、睡	画别人家的设计师	浅	床和桌换个边

这张表有三点值得看。

第一，冻度不一样。小禾的屋子最浅，因为是新土，路还没走实；老宅最深，因为土、路、形状都走了五十多年。

第二，每一行都有一个"最松的齿"。这个齿，不一定最重要，只是最容易松。解冻不从最要紧的地方开始，从最松的地方开始。

第三，四个地方不是分开的。小禾的床靠墙，和朝南屋的床靠墙，是一个纹路；明远的后门习惯，和奶奶的老规矩，也是一个纹路。同一家人的几处土，彼此在互相复制。

所以，一家人的命，很少只在一处。它常常是同一种冻法，在几处同时出现，互相印证，互相加固。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老周只站在一处，就能说中全家。他读到的是同一个纹路，不用看遍每一间屋。

老周那几句里，最让方晴手停下来的，是"夫妻俩不吵，但话不多"。

这句话，值得单独拆一拆，因为它最容易被读成"谁的毛病"。

二十年前，明远和方晴话是多的。那时候店刚开，小禾刚上学，晚饭桌上，一个讲店里的事，一个讲班里的事，说不完。

后来话慢慢少了。没有谁说了什么，也没有谁变了心。

换成方程看，是路被走成了两条平行线。明远的路：店、家、店。方晴的路：学校、家、批作业。两条路在晚饭那一小段重合，重合的时候，两个人都累了，桌上摆的是电视。

电视，是家里的一个固定的土。它摆在客厅正对饭桌的位置，二十多年没挪。吃饭的时候，两个人的脸朝着它，背对着彼此。

这里没有谁"决定"不说话。土排出了一个朝向，路走成了一个次序，样子显成了"不吵但话少"。三者咬合，二十多年，成了老周一眼看出来的"夫妻之象"。

旧书里讲夫妻不睦，常把原因归于卧房的位置、床的朝向。本书不下这个断言。本书只说：**话多话少，是这家人的饭桌朝向、各自路线、疲惫程度一起排出来的，和哪一个人的性格关系不大。**

所以，要松的话，不必从"你们该多说话"入手。那是把两个人当作发动机，叫他们加把劲，仍是旧本体论的讲法。

可以从土入手。比如，晚饭时，把饭桌的一边转个角度，让两个人的椅子斜着相对，而不是并排朝着电视。只此一处。

方晴后来真的试了。她没说为什么，只是周六晚上把桌子往旁边挪了一尺。明远坐下来，看了看，说："这样，电视看不到了。"

方晴说："那就不看。"

那天晚上，他们说了二十分钟的话。说的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二十多年来，晚饭桌上，土第一次换了朝向。

◆ 十一、小禾的新土，和怎样松开

趁着小禾的合租房冻度浅，说一下她想买房这件事。它是杜家三件难事里，唯一一件"在新土上起手"的事。

新土，是一块还没有被走过的地。这类地有一个好处：回写还没有开始，路还软，样子还没有定。买房，在方程上，就是给自己一块新土。

小禾看了几套小户型，中介带她去了一套四十平米的，一室一厅，朝东。她进去站了一会儿，说："采光不错。"

中介说："你打算怎么摆？"

她下意识地说："床靠北墙，书桌在窗边，衣柜在门口。"

说完，她愣了一下。

这就是上一章讲的：路会搬家。她还没有买，只是站在新土上，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是老土的格局。

如果她就这样买了，摆了，住了，用不了一年，这块新土就会长成老土的样子。三五年，又是一块冻的地。

这不怪她，也不怪房子。新土上的第一遍回写，几乎总是从老土带来的。

那有什么办法？

她回去以后，做了一件小事。她把这套四十平米的平面图，画了三遍，每一遍都故意把床、桌、衣柜放在三个不同的位置。画完，一张一张贴在合租房的墙上，每天看一眼。

她没打算选哪一遍，只是想让自己的"默认"松一点。

三个月后，她有了决定。哪一遍最好看倒在其次，要紧的是，有一遍，她发现自己能想象早上从床上起来，朝窗户走过去，看见光落在桌上。

这是一次从 S 起手的路径：先想要什么样的早晨，再安排土和路。六条路里，她在新土上，把一条以前没用过的路，亮了一盏灯。

这个例子，放在本章里，是要说明一件事：解冻可以在最开始就做，在土还软的时候做，成本最小。

对比一下，奶奶的老宅，要松一格，需要费很大的力。小禾的新土，只要画三遍图。

这也是一个提醒：越早动，越容易；越晚动，越要小心。

这一章到这里，还有两个容易读偏的地方，值得说清楚。

第一个：别把"解冻"读成"推翻"。

读到"冻住是问题"，很多人的反应是：那就都改了吧，旧房卖了，老宅拆了，店面翻新。这是把"冻"当作敌人，想一次性消灭。

前面说了，稳是好东西。一次性推翻，往往连好的稳一起砸掉，奶奶可能受不了，老街坊可能不认店。推翻之后，新土上马上又开始新的回写，如果没有改变回写的方式，新土很快又长成老样子。

解冻，是让土重新能接新东西。它是一个小得多的动作。

第二个：别把"命运是冻"读成"没有命运是最好的"。

有人读到这里，会想：那最好的状态，就是什么都不固定，天天变。这也是偏的。

一个什么都不稳的家，土永远是软的，路永远是新的，形状永远在飘。这样的家，第17章会讲，叫"内能不足"：守不住自己。没有稳，就没有厚度，没有"真"。

所以最好的状态，既不是不冻，也不是全冻，是**稳的核心加上软的边缘**。像郑伯的茶铺：八仙桌不动，插座可以加。

这两个偏，其实是同一个偏的两个方向：把固化当成一个"开关"，要么全开，要么全关。它其实是一个"程度"，一条光谱，我们要找的是适合这一家这一处的那个位置。

最后，把"命运"这个词再收一收。

前面讲了，命运是整个 SDE 被冻住的样子。这是名词的用法：命运是什么。

还有动词的用法：命运是怎么发生的，又怎么能松开。

命运的发生，是每一天的回写。今天的日子，沉淀进土里，土约束明天的日子，明天的日子再沉淀。一遍一遍，到后来冻成一个样子。

这是它的名词来源：一个动词的长期结果。

命运的松开，也是动词：找一个最松的齿，拨一下，让土重新接一点新东西。接了新东西，路就多一条，路多一条，形状就多一种可能。再回写，土又软一分。

这样，"命"就成了一个正在转的东西，不再站在你面前。

这里要避免一个误会。不要读成"我可以决定我的命运"。那仍是旧本体论的讲法，以为有个人站在命运外面，伸手去改它。

本书的说法是：一家人的样子，是被土、路、形状一起显出来的。显出来的样子在变的时候，没有谁决定了变，是某一处的土松了一点，路多了一条，样子就跟着不同了。

没有谁在掌舵。只有一个轮子，其中一个齿，被拨动了。

◆ 放回日子里

回到那个秋天的周末。

老周说完那几句话，明远沉默了一会儿，问他："你说，这是命吗？"

老周想了想，他没有说"是"，也没有说"不是"。他说："我只能说，你们这家，长得很稳。稳是好事，稳也有稳的难处。"

明远又问："那怎么办？"

老周说："我看风水，只看到这里。往下，是你们自己家里的事。"

这句话，本书觉得，是老周一句很诚实的话。

他走的时候，在门口站了一下，回头对明远说："有一样我不敢说准：你们这个家，哪天要是有一处松了，我这些话就不灵了。"

明远笑了："那你不是砸自己招牌？"

老周也笑："招牌不是给人信的，是给人用的。话说准了，你们不动，我这话就成了你们的命；话说不准，你们动了，才是好事。"

这句话，本书引来作结，是因为它说出了一个朴素的意思：断语的准，从来不是越准越好。它准得越厉害，越说明这一家被冻得越深。

那天晚上，明远一个人在店里关了门。他没有马上走，坐在藤椅上，往后门那边看。后巷里，还是那箱智能锁。

他站起来，走到后巷，抱起一箱，搬进店里，放在柜台的左侧，也就是他平时不碰的那一边。

只是放着，没拆，没摆，没想怎么卖。

这是一个很小的动作。一箱货，从右边换到了左边，从后巷搬进了店里。

在方程上，这是一次小小的回写：土里，多了一件新东西。

如果你也想试，下面是明天就能做的一个办法，叫"添一件"：

第一步，选一个你家（或你店里）最近冒出来的新东西，一件还没有位置的东西。

第二步，不拆旧的，不挪旧的，只在旁边给它一个位置，哪怕是暂时的。

第三步，过三天，看看：这件新东西有没有把别的东西带动一点点？

如果带动了，说明那处的土，还软。从那里开始，往下走。

带 走 的 话

命运是整个 SDE 冻住的样子，断语准的地方，正是冻得最深的地方；稳不是坏，坏在冻到写不回去。

小　账

这一章里的 E，让方程更和谐了，还是走向了不等式？ 老宅和旧房是稳的好土，却已有不等式的苗头；郑伯的茶铺稳而能写，方程仍然和谐。

固化在哪里？ 奶奶的墙与规矩、方晴的朝南屋、明远的后巷。解冻从最小的一处下手：给新东西一个位置，不拆旧的。

◆



第　四　编

E1 三界：土的三层

导　语

前三编把话说到了这里：风水是新的 E 怎样与已有的 D、与目标的 S 摆成一个方程；这个 E 不是地里本来就有的，是 S 一遍遍回写出来的；回写久了，E 会冻住，连带把 D 和 S 也冻住，人们管这叫命。

这一编要问的是：那块“土”，到底是由什么做成的？

王德生博士把 E 拆成三层来看，第一层叫 E1 三界。一家人住的地方，同时有三种东西在起作用：摸得着的，写得出的，放不下的。摸得着的是山水、路、墙、门窗、器具，还有你自己的身体，叫**现实界**。写得出的是规矩、说法、制度、合同上的条款，叫**理念界**。放不下的是记忆、身份、情绪和一股不肯松的劲儿，叫**自我界**。

这三界一起把土垫厚。旧书大多只看第一界，而且只看它的形状。本编三章，一界一章：先看现实界，再看理念界，最后看老宅为什么让人放不下。每一界都回答同一串问题：它怎样进入三方程，怎样影响六条路径和三条原理，怎样被 S 回写，又怎样被冻住。

11

第 11 章

一条走廊，把一家人排成了什么样

◆ 一、早上七点的走廊

杜明远家在惠州县城的老小区，六层楼的三楼，没有电梯，住了二十三年。进门是一条一米一宽的走廊，左手是鞋柜，右手是厕所门，走到底才是客厅。

早上七点，这条走廊最忙。方晴要赶去学校，一手拿着教案，一手拎着饭盒，往外走。明远要下楼开五金店的卷帘门，往外走。冬天，奶奶从乡下来小住，穿着厚棉袄往里走，要去厕所。三个人在一米一宽的地方错身，鞋柜的角正好顶在谁的胯上。

小禾小时候最爱在这条走廊里骑她的小三轮，从客厅骑到门口，一米一的宽度，刚好够一辆小车和一个大人错开。后来她长大了，车早就不知去向，走廊倒没有变，成了这家人每天早上都要过一遍的窄口。

这样的日子过了很多年，没有人觉得这是“风水问题”。方晴说过一句：“这个家，早上总是急。”明远回得很快：“早上谁不急。”

你家里也有这样一个地方吧。一个拐角，一扇总是被撞到的门，一张没人坐的椅子。大家都知道它碍事，又都不说它碍事，因为它一直在那里。

本章要看的就是这种地方：它是现实界里的一块土，它没有开口，却每天在替这一家人排日子。

◆ 二、旧书先看见了什么

先说句公道话：旧书在现实界这一层，看得很细，也有它对的地方。

附件书二讲室内设计，一开头就把大门摆在第一位。它引了一句老话，叫“千斤门楼三两宅”，意思是大门的分量重；又说大门开得好坏，“关乎一个企业、一

个家庭的兴败”〔附件书二·346 页〕。接下来是一串条文：大门要朝来水处，要避开尖角、直冲的路、高架桥、大树，要避开医院和庙宇；大门不要和厕所门、厨房门相对；大门忌对楼梯和电梯〔附件书二·347 页〕。

再往前翻，是图。有一幅图，门前三条直路像“川”字伸向房门，旁边写着“三箭射屋主”；另一幅，路在门前弯来弯去，像蛇爬行〔附件书二·61 页〕。还有一幅，正房前面两边各加一间，叫“水字房”〔附件书二·33 页〕。

这些图后面跟着的断语，多半是凶的：灾祸不断、人口不利。本书不把这些断语当事实转述，也不拿它们吓你。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我们只问一件事：旧书为什么总在盯着这些东西看？

因为这些东西是真的。路是真的，门是真的，尖角是真的，一条窄走廊撞胯也是真的。**旧书看对了位置，现实界确实是风水的第一块地基；它看偏的地方，是把“结局”直接挂在“形状”上。**形状会进入方程，可它不单独写出结果。结果是方程运行出来的。

这一章先把现实界讲清楚，再回头看旧书那一串条文，究竟是在警告哪条路走不通。

“现实界”这个词有点硬，说白了就是：你伸手能碰到、抬腿能走到、睁眼能看到的那一层。

它有三块。第一块是**地理**：山、水、坡、路、方位、日照、风向，一块地怎么躺在那里。第二块是**房子和器具**：墙、门、窗、楼梯、走廊、灶台、床、桌子，还有鞋柜。第三块是**身体**：你的个头，你的膝盖，你多大年纪，你一抬手够到哪里，你一天能走几级楼梯。

身体为什么也算 E？因为房子是对着身体量的。一级台阶二十厘米，对二十六岁的小禾是一步，对七十八岁的奶奶是一道关。同一个门槛，对谁是“土”，要看谁的腿在迈。

这三块有一个共同的脾气：**不听劝**。你可以跟人讲道理，不能跟承重墙讲道理。墙在那里，路在那里，膝盖在那里，它们不会因为你今天想换个活法就变软。

所以现实界的第一条性格是：**硬**。第二条性格是：**同时在场**。你不用想起它，它也在。走廊不会因为你没留意就窄一点，也不会因为你留意了就宽一点。

这两条性格，决定了它进入方程的方式。

◆ 三、它怎样进入第一条方程

先看 S=F(D,E)：一家人过成的样子，由走的路和脚下的土一起排出来。

走廊这块土，一米一宽，鞋柜在左，厕所在右。一家人要走的路是：早上出门，晚上回家，半夜起夜。这条路穿过那块土，每次都要经过同一个窄口。

窄口把什么排了出来？一是**急**。早上谁先出门，谁就得先抢走廊。久而久之，谁起得早谁占位，起得晚的人被迫赶。二是**回避**。方晴有时宁可等明远走完再出来，等的那几分钟里，两个人都没说话。三是**物品退让**。小禾小时候的自行车，先在走廊放了半年，后来搬去阳台，又后来去了楼下，最后不知所终。

没有人写过“这家人早上要急”。急是一米一宽的土加上七点钟的两条路，**显出来**的一个样子。把“急”说成方晴的脾气，或者说成明远的毛病，都是错认了出处。

你也可以把它看成一场每天早上的小考试：同样的一米一，七点钟考谁让谁，考谁等谁，考谁先开口。这场考试考了二十多年，这家人答得很熟，熟到没有人觉得自己在答题。

这就是主方程第一次走进现实界：**现实界不替你定目标，它替你定路径的宽窄，路径的宽窄又定下一家人过成什么样**。

再看 D=G(S,E)：要走的路，由想要的样子和脚下的土一起决定。

方晴有一个愿望：晚饭后，一家人在客厅里坐一坐，聊一聊。这是她想要的 S。客厅只有九平米，沙发正对着电视，靠阳台的一边堆着明远从店里拿回来的几箱货。要实现这个愿望，路该怎么走？她最后选了最省事的路：吃完饭各回各的屋。

这不是方晴放弃了愿望，是土把路改了。**想要的样子相同，土不同，走得通的路就不同**。一家人想要“晚上聊聊”，在一个有餐边小桌、沙发朝向窗户的房子

里，路是“饭后挪两步，坐下，倒茶”；在九平米的客厅里，路成了“端碗回屋”。

旧书讲“客厅最好设在全屋的正中间”，讲电视机放东放西〔附件书二·347页〕。把那些方位的说法暂时放下，里面有一个朴素的道理：厅是会客、聚友之处，它的位置和形状，决定了人能不能在里面停下来。停得下来的厅，路是围着坐的；停不下来的厅，路只是穿过去。

所以第二条方程在现实界里说的是：**目标再清楚，也要看土给不给路**。土给不了路，目标就变成一句愿望，躺在那里。

◆ 四、新的土一进门，方程怎样起变化

风水的主方程是 E=H(S,D)：新来的土，要与已有的路、想要的样子摆成一个和谐的方程。

杜家眼下就有一块新土等着进来：县城里一个新楼盘，样板间做得很漂亮，电梯，两梯两户，南北通透，客厅四米多宽。明远和方晴去看过两次，方晴站在样板间的阳台上，说了一句：“要是早点有这样的房子就好了。”

她这句话里有一个没说出口的 S：一家人能坐在一起吃饭、说话。新楼盘的土看上去给得出这个。E=H(S,D) 还要问第二件事：新土与**已有的 D** 对不对得上。

已有的 D 是什么？明远早上六点半要下楼开店，晚上九点回家；方晴下午四点半到家改作业；奶奶每年有两三个月住在这里，不习惯电梯，要走楼梯；小禾偶尔回来，睡在书房。这些 D 是二十多年排下来的，不会因为搬了房子就自己换掉。

新楼盘离五金店远了四公里，明远早上的路多了二十分钟的车。电梯对奶奶不是便利，是一个陌生的铁盒子。样板间的客厅宽，明远晚上九点回家，那时候厅里没有人。

这样看，新 E 对 S 是友好的，对 D 是有摩擦的。**一个方程里只要有一项对不上，就开始滑向不等式**。这不等于不能搬，只是在搬之前，要把这三条线摆在一张桌子上看，而不是只看样板间。

◆ 五、六条路径，哪几条被土堵住了

三方程有六种起手方法，六条路径：SDE、SED、DSE、DES、ESD、EDS。六条都走得通，叫六六大顺。

现实界最容易堵的，是从 S 起手的几条。比如 SDE：先想要什么样子，再排路，最后配土。杜家想要“晚上聊聊”，排出来的路是“饭后坐客厅”，这时候回头看土，客厅九平米，货箱堆着。这条路在最后一步卡住了。

再比如 SED：先想要的样子，再看土，最后排路。你站在九平米的客厅里，先看见了货箱，再看见了沙发，然后路就只剩下“端碗回屋”。

从 E 起手的路径，现实界反而最顺：EDS 和 ESD。你住进一个房子，先被房子的形状推着走，路就这么走出来了，样子也这么显出来了。**问题是，这条顺的路，是别人替你排好的**。你什么也没想，一年后你就是这个房子让你成为的样子。

所以现实界在六条路径里扮演的是两个角色。从 S、D 起手时，它是最后一道关，常常卡住。从 E 起手时，它是最强的推手，顺着它走很省力，也很难回头。

六六大顺的意思，就是不管你从哪里起手，都不会被现实界卡死；也不会因为太顺，被现实界牵着走。杜家的旧房，现在的情形是：SDE 卡住了，EDS 却太顺。

◆ 六、三原理：谁和谁顶，哪个会变

三原理讲的是动力：两个东西顶撞，第三个改变，再回写。

在走廊里，这三种顶撞都能找到。

S 与 D 顶撞，E 变。想要的样子（晚饭后聊聊）与现有的路（各回各屋）顶起来了。顶得够久，就可能有一天，方晴说：把货箱搬走，把沙发转个向。土变了。这是最常见的改法，也是最健康的一种：先有想要的样子，路走不通，于是改土。

D 与 E 顶撞，S 变。路与土顶起来：每天早上的错身，在窄走廊里撞胯。顶久了，样子就变了：一家人变得早上急，晚上累，话少。这一种常常不被察觉，因为没有人想变，样子是被土顶变的。

S 与 E 顶撞，D 变。想要的样子与土直接顶起来：想要一家人坐在一起，客厅放不下。这时候，路只好改：有人开始习惯在厨房的小桌边吃饭，有人习惯在阳台上喝茶。路绕了弯，新的路又会沉淀出新的土。

动力足不足，要看这三种顶撞，能不能都变得动。有的家，只有第三种在转，前两种转不动：想要的样子没人提，路也没人改，只有土在悄悄把人逼到各自的角落。这种家，现实界是有动力的，只是动力全在土那一头。

现实界看上去是硬的，是“本来就在那里”的。仔细看，它有很多是被走出来的。

去乡下走一走，村里的路，多半没有人设计过。先有人从这家走到那家，走一次踩出一道印，走十年成了一条小径，再后来铺了水泥。路是 D 的沉淀，是一遍遍的走，把一条线写进了地里。

在家里也一样。明远家的鞋柜原来在门的另一侧，是后来挪过来的，因为小禾上初中以后换鞋慢，总堵门。门边那块地砖上，有一道浅浅的白印，是旧鞋柜的脚留下的。厕所门把手被撞掉过一次漆，因为起夜的人总在黑里伸手去摸。

这些痕迹，是 S 回写 E 的最小例子：一家人的样子，一天一天地，沉回墙里、地里、门里。

于是，旧书里“三箭射屋主”那种图，可以换一种读法。门前三条直路对着房门，不是土地里有一种杀气，而是：**路是人走出来的，路对着门，说明有一大批人、车、水，习惯性地朝这一家走来。**这对一户人家的日子意味着什么？噪声、尘土、被窥视的感觉、出门时要躲车。这些东西是真的，会进入方程。风水书把它们编成了一个“煞”，再往后写出一个结局。我们取的是前半，不取后半。

门前之路如蛇行的图〔附件书二·61 页〕也是一样：弯路，意味着车来得慢、人走得绕。有的家因此安静，有的家因此出入不便。进入方程之后，是哪一种，要看这家的 D 是什么。

◆ 七、现实界怎样促进，又怎样卡住六条路

王德生博士给风水好坏下的口径是：风水好，就是 E 高度促进六条路径顺利运行；风水差，就是 E 拖住、卡住了其中某几条。现实界是最容易拿来验证这句话的一界，因为它的拖和卡都看得见。

拿杜家的旧房逐条过一遍。

SDE，先有想要的样子，再排路，最后配土。旧房在最后一步卡住：想要“晚饭后坐一坐”，土里没有可坐的地方。

SED，先有样子，再看土，最后排路。土一看就让人泄气，路排不出来。这条路被卡在中间。

DSE，先走起来，再看显出什么样子，最后沉成土。这条旧房反而走得通：一家人日子一天天过，样子一点点显，走廊也一点点被磨出痕迹。只是显出来的样子，常常是“急”。

DES，先有路，再看土，最后显出样子。每天的路是现成的，土是窄走廊，显出来的样子，就是那个早上的匆忙。这条路是顺的，顺出来的东西不一定是想要的。

ESD，先看土，再看样子，最后排路。这是搬家看房的路：先看房子，再想一家人会过成什么样，最后排日子。杜家去看新楼盘，走的就是这一条，样板间把样子替他们显出来了，路还没排。

EDS，先有土，土推着路，路显出样子。这条最省力，也最难回头。

可以看出来，**一块土好不好，不看它自己的形状，要看六条路里有几条被它拖住了**。旧房拖住的是 SDE 和 SED，也就是“先想要什么”的那两条；顺着走的 DES、EDS 反而太顺。一个家如果只剩顺着走的路是通的，它就会越来越像它的房子。

反过来，现实界促进路径的样子是什么？是一个宽的门口，一张可以围着坐的桌子，一条不挤的楼梯，一扇早晨能进光的窗。这些东西不稀奇，它们的好处是：不论一家人从哪条路起手，都有一块地方接得住。

现实界里最容易被忘的，是你自己的身体和手边的器具。

杜小禾在深圳做室内设计，与人合租一套两居室，她那间十平米出头，朝北。她每天做的事情是：早上八点半挤地铁，晚上十点回来，在一张一米二的书桌上改图。她说，那间屋子里唯一让她舒服的东西，是一盏自己买的台灯。

台灯是器具，是现实界里最小的一块 E。可是你问她，她会说：“有了这盏灯，我晚上才愿意坐下来。”灯把“坐下来改图”这条路，从很费劲变成了可以走。

你看，器具不只是物件，它是路的把手。一把顺手的刀，让做饭这条路变得好走；一个够高的灶台，让奶奶不用弯腰；一个够大的鞋柜，让走廊不被堆满。这些东西，在风水书里很少出现，因为它们没有方位，也没有断语。可是在方程里，它们是最容易改、最见效的一类 E。

身体也是同样的道理。方晴有颈椎的老毛病，批改作业一低头就是两小时。她那张书桌，朝窗，光线好，只是桌面太低。风水书里说的是桌子应该朝哪个方位，方程里问的是：这张桌子，让她改作业这条路顺不顺。桌面抬高五厘米，对她来说，比换一个方位要紧。身体不舒服时，请找医生；桌子的高度只管路顺不顺，不替代看病。

小禾那间屋子也有卡住的地方：窗朝北，冬天早上暗，她起床总是拖到最后一分钟。起床这条路，被土卡了一下。她后来换了一盏会渐亮的床头灯，没有改动一块砖。

现实界里有一大半的“风水”，是在手边，不在远山远水。能把手边的器具调顺，等于已经松开了很多路径的第一道扣。

◆ 八、地理与门窗：山水路，是替谁挡，替谁引

现实界的另一头，是大地方：山、水、坡、路。

杜奶奶的老宅在村子的西头，背后是一座矮山，门前三十米是一条小河，河那边是田。旧书里有成串的断语，一句讲屋西有水池，一句讲屋后有山，一句讲屋前有大山，各配一个结局〔附件书二·85 页〕。本书不去背那套说法，只问：这山这水，对老宅里的日子做了什么。

背后有山，北风被挡了一半，冬天灶间暖和。门前有河，夏天蚊虫多，可是奶奶在河边洗衣服，一洗就是半个上午，遇见邻居聊两句。河水涨的年份，门槛被淹过两次，所以老宅的门槛比一般人家高出一截。

这几件事，对应的是几条路。背山，促进了“冬天待在家里”这条路；河，促进了“洗衣、聊天”这条路，又拖住了“夏夜纳凉开着门”这条路。山水不是吉或凶的牌子，是一些把日子往某个方向轻轻推的力。

门和窗是现实界里最小的“山水”。**门，是一家人与外面世界进出的口子；窗，是看和被看的口子。**旧书对大门有九条要求，不要对厕所门、厨房门、房门，不要对楼梯和电梯，门要适宜地高大〔附件书二·347 页〕。拿方程读，几乎每一条都是在问：这个口子，是不是被什么东西直接顶住了。

大门对着厕所门，一进来先看见的是厕所；大门对着楼梯，一进来就是一股往下走的势；大门对着房门，一家的里外没有缓冲。**缓冲**是现实界里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它让进门的人有一步的时间，从外面的角色换成家里的角色。没有这一步，换不过来，家里的气氛就会带着外面的急。

旧书教的补救，是挂镜子，放屏风，做一道玄关。读成方程，这些办法的共同点，是替土多添一步缓冲。它们有时有用，有用的地方不在符号，在那一步缓冲是真的。

门前直路也好，蛇行路也好，说到底都是一件事：外面的东西怎样到达你的门口。直冲的，来得快；蛇行的，来得慢。快的有噪声和尘土，慢的有绕路和不便。哪一种更合适，要问这一家想走的是什么路。开五金店的杜明远，需要货车直接到门口；教书的方晴，要的是安静。同一条门前路，对他们两个是两种东西。

冬天奶奶来县城小住，要爬三层楼梯。这件事，杜家没有一个人把它写进过任何一张“风水图”。

奶奶每次到楼下，要先歇一口气，扶着扶手一层一层上，到二楼拐角停一停。她不说累，只说“这楼梯陡”。明远在后面拎着东西，不敢催。到了家门口，奶奶站在鞋柜前，换鞋要扶着墙，因为走廊窄，没有可坐的地方。

这一串小事，换成方程是：身体这块 E，已经不能再承受这座楼的高度。奶奶想要的 S 是“和儿子一家住一阵子”，土里却有一段三层的楼梯，走一趟耗掉半天的劲。于是路被改了：她来得越来越少，住的时间越来越短，最后只在过年住三五天。

没有人决定“让奶奶少来”。是楼梯一级一级，把这条路磨窄了。

反过来，如果这座楼有电梯，或者是一层带院子的房子，奶奶来的这条路就是顺的，一家人团聚的样子也就多出来几个月。**同一份孝心，在不同的土上，走出的路长短不同。**

这是现实界里很实在的一课：一块土好不好，常常取决于它对最弱的那一位走路人友不友好。孩子的身高，老人的膝盖，病人的轮椅，拎着重物的人。能让他们顺利通过的地方，对所有人都顺。

旧书讲大门要“适宜”，不要过高过低；楼梯对着门要有缓冲。这些话里最值得保留的一半，是它在提醒人看进出的口子。进出，是一切路径的起点。起点堵了，后面五条路再顺，也走不起来。

◆ 九、装修与动土：一次在现实界里改写

现实界是硬的，可是它不是不能动。装修、翻新、搬家具，都是对它动手。

邻居老胡家前年装修，把厨房和阳台之间的墙打开了，做成一个开放厨房。装完以后，他老婆做饭时能看见客厅里看电视的孩子，孩子也愿意在餐桌边写作业。他们家的路径发生了变化：以前是“做饭”和“看孩子”两条分开的路，现在合成了一条。

旧书对动土这件事很谨慎，什么时候动，朝哪个方向动，都有讲究。本书不去核对那些时间和方位。旧书的谨慎里有一个值得留下的意思：**动土等于改写 E，而改写 E 会让方程重新走一遍。**你拆一面墙，不只是少了一面墙，你同时改变了谁能看见谁，谁能走到哪里，声音怎样传过去，光怎样落下来。

所以动土之前，值得先问三件事。这面墙，是谁每天走过的路在用它？这扇窗，是谁每天在看它？这个角落，是谁在这里放过什么东西？如果这三件事没有问清楚，装修完的房子，可能漂亮，可能不顺。

老胡家的开放厨房，也有后来的小麻烦：油烟飘到客厅，孩子写作业时被炒菜声吵。他们加了一台功率更大的抽油烟机，又在厨房与客厅之间装了半截玻璃推拉门。这是第二次改写：第一次改写让一条路顺了，却卡住了另一条，第二次把它补上。

改土，很少一次到位。它更像和一块硬东西来回商量。商量的办法，是改一点，住一阵，看哪条路松了，哪条路又紧了。

再说一个杜家以外的人。小陈，三十二岁，在县城做会计，去年租了一套一楼的两居室，租金比同小区的二楼便宜三百块。

住进去一个月，她发现几件事：梅雨季墙角发霉，鞋子放在地上会长白毛；窗外是小区的步道，晚上总有人经过，她习惯性把窗帘拉死；早上光线进不来，起床要开灯。她那个月的睡眠不太好，白天容易烦，下班不想回家，常常在外面吃完饭才进门。

如果去问旧书，旧书会有一套说法：一楼阴湿，气不上扬之类。本书不去讲这些，只想把她那个月里发生的事，一件一件放进方程。

潮气是现实界的一个 E，它拖住的是“睡觉”这条路：被子发潮，睡不踏实。窗外有人经过，拖住的是“开窗透气”这条路：为了安全感，窗帘永远拉着。光线进不来，拖住的是“早上起床”这条路。三条路被拖慢，她想要的样子——“下班回家，轻松一点”——就显不出来。显出来的是一个晚上不愿意回家的人。

没有人会说这是她性格的问题。她后来买了一台除湿机，在窗玻璃上贴了一层半透明的膜，让光进来而人看不进去，又把床挪到离墙远一点的地方。三个小动作，各管一条路。一个月后，她说：“回家这件事，突然没那么抗拒了。”

这个例子里，有一个值得记住的顺序：**先找哪条路被拖慢，再找是哪块土在拖。**不要先问这间房是吉是凶，那是在给土贴标签；问“哪条路不顺”，才能找到改动的地方。

◆ 十、给现实界做一张诊断表

把上面的话收成一张小表。你可以对着自己家，逐行过一遍。

现实界的块	它可能拖住的路	你可以问自己
门口、走廊	进出、交接、早晚高峰	进门第一步，有没有缓冲？两个人能不能同时通过？
客厅、饭桌	聚、谈、停留	人坐得下来吗？坐下来互相看得见吗？
厨房、厕所	做饭、起夜、清洁	手边的东西顺手吗？夜里要摸黑吗？
卧室、床	睡、醒、独处	光、潮气、声音，哪一样在干扰？
楼梯、台阶	老人、孩子、重物	最弱的那位走得上去吗？
窗、外景	看、被看、通风	开窗有没有顾虑？拉上窗帘是不是常态？
门前路、周边	来、往、噪声、尘土	外面的东西以什么速度到你的门口？
身体、器具	每一件日常事	桌高、灯光、灶台高度，对谁合适？

这张表不判吉凶，它只问哪条路被拖慢。每一行答一个“是”，就是一处值得动的 E。**一间房里被拖慢的路越少，就越接近旧书说的“好风水”；只是旧书用结局来称呼它，本书用路径来称呼它。**

填完这张表，再回头看旧书里那些条文。你会发现很多条文是同一类问题的另一种说法，有些是看得准的，有些是被后来人加上去的。分辨它们的办法，就是看它能不能落回到一条具体的路上：落得回去的，保留；落不回去的，暂时放着。

◆ 十一、现实界是怎样冻住的

现实界冻起来，有三种方式。

第一种是**造得死**。钢筋混凝土不会因为你的愿望自己长出一扇门。承重墙在那里，管道在那里，窗朝北就是朝北。住进去之前，这些就已经定了。

第二种是**搬不走**。山水地理，是一整片的，不能带走。你的房子靠着江，江就是你的邻居。你可以搬出去，不能把江带着。

第三种是**身体老了**。膝盖的毛病不是土，是土里最贴身的那一块。人到七十八岁，三层楼梯也成了一道关，房子再好，对她也是不等式。身体这一块固化，有时候不是房子的错，是时间的事。

固化不全是坏事。一块好土冻住了，是安稳；一栋房子住了三代，家里每个人闭着眼睛都能摸到灯的开关，那是一种很深的踏实。问题出在冻住的是什么：冻住的是一条让人发急的走廊，一条总被撞到的门，一个再也坐不下来的客厅。

现实界的固化，要靠看见才能松动。看不见的固化，最牢。杜明远家的那条走廊，二十三年没有人说它有问题，所以二十三年没有被改动。

现实界的固化，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连带：它会往另外两界里渗。走廊窄了二十三年，一家人就会形成一条没写出来的规矩，叫“早上不说话，先出门”；规矩又会沉进每个人的自我里，变成“我们家就是这样的”。到了这一步，墙已经不是唯一的障碍，说法和身份也一起站了上来。后面两章要讲的，正是这两层。

所以松动现实界，常常是最划算的第一步。它最具体，最看得见，也最容易试。动一个鞋柜的位置，不需要全家开会，也不需要谁认错。不过别指望动一次就全松：现实界松开了，理念界和自我界里的那几道扣，还要一道一道去看。

有一回，老周顺路到明远的店里买几个合页，明远顺便问他：“我那县城的房，你有空过去瞧一眼。”

老周去了。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说：“进门右手就是厕所门，走廊又窄又长，一眼望过去没个遮挡。你们家早上是不是总在吵？”

方晴愣了一下。明远说：“也没吵，就是急。”

老周点点头：“急就对了。”他用的是风水书里的话：大门忌对厕所门，主一家人运势衰退〔附件书二·347 页〕。他又补了一句：“不过我看，厕所的事倒在其次，是你们这条走廊太窄，大家都要抢。”

本书不替老周背书，也不替旧书背书。换成方程来读，老周这两句话各有各的位置。**第一句，用的是符号态的断语；第二句，是现实界里一个看得见的 E。**两句话指向同一个地方：走廊。

这条走廊要怎么松？不需要拆墙。杜家夫妻用了三个很小的动作。一是把鞋柜从进门左手，移到了阳台门边，走廊宽了二十厘米。二是在厕所门外装了一盏小感应灯，起夜的人不用摸黑。三是把早上的出门时间错开十分钟：方晴先走，明远后走。

三个动作都不大，却分别动了 E、D 和 S 三个地方。鞋柜是土，出门时间是路，“早上不急”是想要的样子。三者一起动，方程才重新写得通。

◆ 十二、放回日子里

回到开头那条走廊。

今晚，你可以做一件很小的事：拿一张纸，把你家从起床到出门这一小时里，每个人走的路线，用不同颜色的笔画出来。不用画得好看，画出一条线就行。

画完看哪里线最挤，哪里线绕了弯，哪里没有线。线最挤的地方，是你家的“窄口”；绕了弯的地方，是土在让路径让步；没有线的地方，是一块没有被用过的土。

明天早上再走一遍，只看一个地方：窄口。你不用改任何东西。看一天，看两天。你会发现，那个你以为是性格的“急”，有一半是在走廊里。

杜家夫妻后来还是没有马上决定要不要搬去新楼盘。可是他们开始会说：“我们要搬，是为了客厅，还是为了走廊？”这个问题，比样板间的灯光更值钱。

再多走一步。周末找一个晚上，让一家人一起做这张纸：每个人用自己的颜色画自己的路线，再放在一起看。你会看到一些平时看不到的事，比如奶奶的线总是绕开某一块地，孩子的线总是停在某一个角落，而你自己的线，一整天都在同一条走廊上来回。

这时候不用急着下结论，也不用急着改。有一个问法很管用：这条线，是它自己想这样走的，还是土让它这样走的？答案常常是后一种。一旦看见是土在引路，家里的火气就会降下来，因为“你怎么总是这样”变成了“这个地方让人只能这样”。

如果有一两处你想动，先动最便宜的：挪一件家具，换一盏灯，加一个挂钩，把一个箱子搬走。动完住一周，再看线有没有松。现实界很硬，可是它对小动作很诚实，改一点，路就松一点。

最后留一个提醒：本章讲的这些小事，没有一件是“风水大师”才能做的。它们都是普通人，在一个普通的晚上，拿一张纸、一支笔就能看见的东西。风水好不

好，不在于你有没有请人看过，而在于你有没有看见：哪几条路，被哪块土拖住了。看见，是松动的第一步，也是最便宜的一步。

再多说一个小地方：厕所门的把手，是现实界里最不起眼的 E。杜家那只把手松了三年，每次开门都要多用一点力，起夜的人在黑里摸它，总要停半拍。换一只新把手，不到二十块钱，起夜这条路就顺了一点。

带 走 的 话

现实界不替你定目标，只替你定路的宽窄；路一宽一窄，一家人就被排成了不同的样子。

小　账

这一章里的 E，让方程更和谐了，还是走向了不等式？ 新楼盘对 S 友好，对 D 有摩擦；旧走廊对 D 不友好，对 S 压得很紧，都有一项对不上。

固化在哪里？ 固化在一米一宽的走廊和二十三年没人提的习惯。解冻从最小处下手：挪一个鞋柜，错开十分钟，装一盏灯。

◆

12

第 12 章

墙上没有字，规矩在哪里

◆ 一、一条没人写过的规矩

杜家老宅的饭桌，奶奶不坐下，别人不许动筷子。

这条规矩没有人写过，也没有人宣布过。明远小时候，父亲还在，奶奶端上最后一盘菜，解下围裙，在靠灶台的那个位置坐下，一家人才开始吃。明远结婚后带方晴回来，方晴头一次不知道，先夹了一筷子，婆婆没说话，只是把筷子停在半空。方晴看见了，把菜放回去，脸红了一下。

后来小禾出生，会走路了，也学会了这条规矩。她三岁就知道，奶奶还在灶台那边，不能先吃。

这样的规矩，每个家里都有。有的家，饭桌上不许谈工作；有的家，晚上十点以后不许大声说话；有的家，客人来了先上茶，再问事。你想一想自己家里有哪几条，是从来没人写下来，却谁也不敢破的。

这一章要看的，是现实界之外的另一层土：理念界。它没有形状，摸不到，它也是 E。一家人的路，一天天被它拦住，也一天天被它领着。

◆ 二、旧书把规矩写成了方位

先看旧书是怎么处理“规矩”的。

附件书二讲客厅，说电视机应放东边或左边，因为东是青龙位，沙发放西边或右边，因为西是白虎位。后面一句话很有意思：“白虎要低”〔附件书二·347 页〕。又说，客厅要正方形或长方形，忌不规则的形状。讲大门，是一连串的“要”与“忌”：要朝来水处，要避开煞气，不要对厕所门，不要对楼梯。

这些条文有一个共同点：它们是**规矩**。它们说的是“该怎样”“不该怎样”，而不是“实际怎样”。你按着这些规矩摆家具，你的客厅就进入了一套名字：青龙、白虎、财位、煞位。

先公平地说一句：这套规矩不是没有来处。青龙、白虎，原本是东西两侧山势的名字，是看地形时的经验：左边的山高些，右边的山低些，风从哪里来，水往哪里去。后来这些名字被搬进了屋里，成了摆家具的口诀。口诀好记，省去了每次重新看地形的功夫，这是它的好处。

可是口诀有一个特点：它一旦成了规矩，就不再追问当初的理由。电视放左边，为什么？因为青龙位。青龙位为什么好？因为书上说。这一圈绕下来，理由落回了规矩自己身上。

理念界的第一个性格，就在这里：**它是一些说法，说法一旦被相信，就能让一间屋子照它的样子被摆起来**。

旧书把规矩写成方位，是理念界里最显眼的一种样子。把眼界放宽一点，理念界到底装了些什么，可以一块一块数一数。

理念界，说白了，就是“被说出来的东西”。

它包括四块。第一块是**概念**：什么叫“家”，什么叫“客厅”，什么叫“主卧”，什么叫“财位”。一个名字，把一块空间圈起来，规定了它该做什么。同一间十二平米的屋子，叫“儿童房”，里面放的是床和玩具；叫“书房”，里面放的是桌和书；叫“杂物间”，里面放的是纸箱。

第二块是**规矩**：家规、宅规、饭桌上的次序、谁睡哪间、谁的话算数。

第三块是**制度**：物业的管理规定，小区的公约，房产的产权，租房的合同，银行的贷款条款。这些是别人替你写好的，写在纸上，有时有章，有时有罚。

第四块是**说法**：风水书里的断语，老人口里的“这样不吉利”，亲戚随口说的一句“这房子朝向不好”。

这四块东西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可以被说出来、被理解、被记住**的。现实界的墙你不理解也在那里；理念界的规矩，你不知道它，它就管不到你。所以，理念界进入方程的方式，是先通过“知道”，再通过“相信”或“害怕”。

理念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比墙软，比墙滑**。墙拆起来要请工人，规矩改起来只需要有人说一句。你试过就知道，说一句有时候比拆一面墙更难。

◆ 三、规矩怎样进入三方程

规矩进入第一条方程，S=F(D,E)，是通过“把某些路封上，把某些路打开”。

杜家老宅的那条规矩，奶奶不坐不开饭，它做了什么？它把“吃饭”这条路排成了一个次序：先等，再坐，再吃。这个次序显出来的样子，是一家人饭桌上的某种从容和某种压着的气氛。孩子从小学会等，学会看人脸色；奶奶从来不会饿着，因为总是最后上桌；谁来晚了，也不用担心没饭，因为饭菜总要等人齐。

规矩进入第二条方程，D=G(S,E)，是通过“改写目标的样子”。小禾一直想要的 S，是一家人吃饭轻松地聊天。老宅的规矩，让她自己也默认了：吃饭不是聊天的时候，是听大人说的时候。这条规矩，把她想要的样子压低了一格。

规矩进入第三条方程，E=H(S,D)，是通过“让新进来的土要先过一关”。方晴嫁过来，是新 E。她要与已有的 D（饭桌上的次序）、已有的 S（一家人吃饭的样子）形成一个和谐的方程，才能在这个家里自在。她头一次夹菜，其实是新 E 在碰旧方程的边。婆婆没说话，筷子停了一下，这是方程在给她一个信号：对不上。

你看，规矩不是一个背景，它是这个方程里很实在的一项。**改了规矩，方程就变；不看规矩，方程的账就算不清**。

规矩进了三条方程，下一步要问的，是它对六条路径到底是帮手还是绊脚石。

王德生博士的口径是：E 高度促进六条路径顺利运行，是风水好；E 拖住、卡住某几条，是风水差。这句话放在理念界里，看起来特别清楚。

一条好规矩，是一个促进路径的东西。比如，杜家小区有一条物业规定：每天晚上十点以后，楼道里不许大声喧哗，不许搬动重物。这条规定，把“夜里睡觉”这条路护住了。你用不着每天去跟楼上楼下协商，也不用谁来做恶人，规矩替你把这件事办了。

家里也一样。方晴订了一条家规：吃饭时不看手机，一放下碗，每个人可以拿。这条规矩，促进了“一家人坐在一起”那条路。它不是法律，没人惩罚，可是每次有人拿起手机，另一个人就会看一眼，那个人便放下了。

同样，坏规矩是卡路径的东西。杜家老宅里另一条规矩是：谁家的事，谁家自己关起门来处理，不许让外人知道。这条规矩，曾经护住了一家人的体面，却也卡住了“向外求助”这条路。明远的父亲晚年生病，一开始拖了很久没去看，原因之一，就是怕邻居议论。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这一类规矩，不是邪恶，是它当年护过人，后来没有人想起它还在。

六条路径里，规矩最容易卡的，是 SDE 和 DSE：因为这两条路是从“想要的样子”或“实际走的路”起手，都需要说话，需要提出来、商量、协调。一个家里如果有一条“不要提”的规矩，这两条路就先天少了一半的动力。

好规矩是一座桥，坏规矩是一堵看不见的墙。同样是没写出来的东西，一个把路修顺，一个把路堵死。

◆ 四、规矩与谁顶撞，又从哪里沉出来

三原理在理念界里，有一个特别的样子：顶撞往往发生在“说法”与“日子”之间。

第一种，**S 与 D 顶撞，E 变**。想要的样子与现有的路顶起来，有时候，变的是规矩。小禾工作以后，每年要回杜家过年。她想要的样子是一家人轻松地吃年夜饭，现有的路是按老宅那套次序坐，两边一顶，第二年年夜饭多了一条新规矩：小辈可以先吃热菜，不用等全桌齐。这条新规矩，是 E 的改变。

第二种，**D 与 E 顶撞，S 变**。路与规矩顶起来：每天的路要快，规矩要慢。比如，明远的五金店晚上要七点半关门，而家里“晚饭必须一家人齐了才开”，两边一顶，晚饭拖到八点半，一家人的样子变成了“晚饭晚，人都累”。

第三种，**S 与 E 顶撞，D 变**。想要的样子与规矩直接对上：小禾想要独立，可是老宅的规矩里，女儿没出嫁前，周末必须回家。这时候，要么她的 D 变（周末不回），要么她的 S 变（她放弃想要的独立）。

理念界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顶撞常常被“情面”盖住**。现实界里的顶撞是疼的，撞到了就知道；理念界里的顶撞是闷的，说不出口，也找不到伤口在哪里。很多家庭的不顺，不是因为谁错了，是因为一条规矩一直在和一条路顶着，没有人把它说出来。

三种顶撞说的是规矩怎样被改。反过来问，这些规矩又是怎样长出来的？

有一件事很多人不知道：规矩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从一次次的日子里沉出来的。

杜家老宅“奶奶不坐不开饭”这条规矩，源头已经找不到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可能的起点：很多年前，有一顿饭，奶奶忙到最后，别人先吃了，她站着吃了几口，什么也没说，丈夫后来说了一句：“以后你坐了再吃。”这句话说了一次，没人在意；再过一次，成了习惯；十年以后，成了规矩；二十年以后，没有人记得为什么。

这是 S 回写 E 的一种形式：**一家人的某个样子（尊重主妇），被一遍遍走出来（等她坐下），沉成了一条规矩，规矩又转回来，规定下一代的路。**

物业的规定、小区的公约，也是同样的来路。比如，某个小区有一条规定“不许在阳台外面晾衣服”。它的来源，可能是某一年有人家的衣架掉了下去，砸了楼下的车。一次事故，引出一次投诉，引出一个业主会议，引出一条规定。写下来以后，没有人再提那次事故，只剩下这条规定，管着以后所有的阳台。

所以，理念界的规矩，大部分是**一个过去的 S 沉淀下来的**。它当初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后来变成了问题本身。

旧书里的断语表也是这样。它的来路，第 7 章已经讲过，这里不重复。只记住一点：**规矩是写给过去的，而日子是活在现在的**。当两者对不上，不等式就出现了。

◆ 五、合同、物业，与一句闲话

理念界里有一类规矩，不是家里长出来的，是从外面落进来的。

杜小禾在深圳租的房子，房东给了一份合同，合同有六页。大部分条款她第一遍就跳过去了，只记得几条：不许在墙上钉钉子，不许养宠物，不许改动房屋结构，退租时墙面要恢复原样。合租的另外两个人，还有一份自己写的公约：厨房的灶台用完要擦，卫生间的洗漱用品不放在公共区，晚上十一点以后不要开洗衣机。

这些条文，小禾从来没有觉得它们是“风水”。你把它们放进方程里看，就会发现它们的分量不轻。

“不许在墙上钉钉子”，是一条土上的规矩，它直接卡住了一条路：把这间屋子慢慢变成“我的”。小禾做室内设计，最擅长的就是用一面墙、一盏灯、一幅画，把一块地方布置得有人味。在这间屋子里，她的手被合同绑住了。她只能用不伤墙的挂钩，用胶，用可以拆走的东西。结果，她的屋子一直像一个旅馆房间：干净，整齐，没有根。

她没有一天觉得这间屋子是自己的家，不是因为她不会布置，而是因为土上有一条规矩，把“住下来”这条路按住了。

再看新楼盘的物业规定。明远夫妻去看楼盘时，销售给了一本《装修管理规定》，里面有一条：装修时间每天只许八点到十八点，周末与节假日不许施工；另一条：外立面不得改动，不得安装外挂式防盗网，空调外机要放在指定位置；还有一条：阳台不得封闭。

这些条文，对一个想把阳台封起来做书房的人，是一道关；对一个爱清静的人，是一份保护。同一条规定，在不同的方程里扮演不同的角色。所以，对外来的规矩，不要先问“好不好”，先问：**它与我们家已有的路、想要的样子，能不能摆成一个方程。**

买房、租房之前，把合同和规定读一遍，比看样板间更重要。样板间给你看的是土，合同和规定给你看的是土上的规矩。有的房子土很好，规矩把它封死；有的房子土一般，规矩让它活得松快。

合同和公约，是白纸黑字落进来的规矩。还有一种来得更轻，连纸都不用，只是一句话。

理念界里最轻的一块，是“说法”：一句话。

你大概经历过这样的事。你搬进新家，亲戚来串门，在客厅里站了一会儿，随口说：“你这房子，大门对着厨房，不太好。”你笑一笑，没往心里去。可是那天夜里，你躺下，忽然想起了这句话。第二天，你去厨房，看了一眼门的方向。再过几天，你开始在门口放了一块布帘。

这件事里，没有一块砖变了，变的只是**一句话落进了理念界**。这句话一旦落进来，它就开始在方程里占位置：你去厨房做饭时，心里多了一丝不安；你在客厅与

家人说话，眼睛会飘向那扇门。这一丝不安，进入了你们一家人的 D：做饭的路、说话的路，都多了一个小小的停顿。

旧书里的断语，对一个相信它的家庭来说，就是这样的一句话。比如，附件书二讲大门对着厕所门，说“主一家人的运气衰退，多疾病”〔附件书二·347 页〕。本书不把这当事实转述。你想：一家人读到这句话，家里恰好大门对着厕所门，恰好家里有人最近身体不太好，会怎么想？他们多半不会把这当成一个独立事件，会把它当成“应验”。

这就是说法的力量。**说法不改变一块砖，它改变一家人看这块砖的方式；看的方式一变，路就跟着变**。真正的风险，是一句话把原本可以靠医生、靠休息、靠沟通处理的事，变成了“房子的问题”，而人们转去挂镜子，却没有去检查身体。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说法也可以是好的。老周有一句口头禅：“家里有一个人安稳，这个家就稳。”这句话没有方位，没有断语，却让很多人在家里找到了一个可以守的位置。好的说法，也是一种 E。

◆ 六、一个名字，和忘了理由的规矩

概念是理念界里最安静的一块，也最有力量。

杜家县城旧房有三间卧室。主卧是明远夫妻的，另一间原来是小禾的，第三间是书房。小禾去深圳以后，那间屋子，名字有一次悄悄变了：以前叫“小禾的屋”，后来叫“小屋”，再后来，叫“放东西的屋”。

名字一变，里面的东西也跟着变：小禾的书桌上堆了明远的账本，床上放了过季的被子，墙角是方晴捡回来的纸箱。每次小禾回来，她要先把床整理出来才能睡。她有一次说，那间屋子，已经不是她的了。

名字是怎样改了屋子的？**名字规定了这间屋子该做什么、该留给谁**。“小禾的屋”，是一个等着人回来的屋；“放东西的屋”，是一个等着东西进来的屋。同一块十平米的地，因为名字不同，进入方程的方式不同。前者里的路是“小禾回家，睡下”，后者里的路是“东西进去，不再出来”。

老宅的“堂屋”也是一个很有力量的名字。堂屋在中间，正对大门，供着祖宗牌位，逢年过节在那里吃饭、祭拜、待客。这个名字让它成为家里的“中心”：没有人把杂物堆在这里，没有人在这里大声吵架，孩子在这里走路会不自觉放轻脚步。

这是命名的力量，也是命名的限制：**一个名字把一块空间的用途定死，别的用途就不容易出现**。想要让一间屋子有新的活法，有时候不用动一砖一瓦，改一个名字，比如把“放东西的屋”叫回“小禾的屋”，再往里放一张她愿意坐的椅子，路就重新通了。

名字改了屋子的用处，规矩则改了屋子里的日子。两样东西有一个共同的毛病：立起来容易，忘了理由以后，就不容易拆。

一条规矩一旦立起来，它的寿命常常比它的理由长。

杜家县城旧房有一条规矩：客厅里不许吃饭，吃饭只在厨房那张小桌上。这条规矩最初的理由，是明远的母亲、也就是奶奶，在这里住的那一年说过：“沙发上吃东西，掉渣，招蚂蚁。”那年夏天，家里确实有过一次蚂蚁。后来蚂蚁没有了，奶奶回了乡下，沙发也换了新的。可是这条规矩一直在，一家人二十多年里在厨房那张只能坐四个人的小桌上吃饭，小禾回来加一个人，要搬凳子。

为什么没有人去改？因为这条规矩的理由已经消失了，没有人可以争论，也没有人想起它是一个规矩。**它不再是一个“该不该”的问题，它变成了“本来就这样”**。

规矩比理由长寿，有三个原因。第一，**理由往往是一个事件，事件会被忘；规矩是一个动作，动作每天都在重复**。每重复一次，它就多沉一层。第二，**改规矩，要有人开口，而开口意味着要承认“以前的做法是有问题的”**。家里没有人愿意当那个开口的人。第三，**规矩常常跟着一个人，那个人不在了，它反而更不好改**，因为改它像是在改对那个人的记忆。

所以，理念界固化的方式，不是“造得死”，是“忘了理由”。你去问一个家庭，这条规矩为什么，常常得到的是一句：“我们家一直这样。”

理念界的固化，最难处在于没人觉得它是一个可以问的问题。可是只要有人问出口，它往往松得很快。杜家有一次小禾回家，把客厅茶几搬开，说：“今晚我们

在这里吃吧。”奶奶不在，明远愣了一下，方晴笑着说：“可以。”那顿饭，一家人坐在客厅的地毯上，吃了一顿火锅。第二天，没有人想起要把规矩立回来。

有时候，一条规矩被松动，是因为一个很小的人。杜家的孙辈还没有，邻居家的孩子来串门，问了一句“为什么你们家客厅不能吃东西”，一屋子大人都答不上来。孩子的问题，常常是松开规矩的第一把钥匙，因为孩子不怕问理由。

◆ 七、旧房卖不卖，两本账

杜家现在最难的三件事之一，是县城这套旧房要不要卖。

拿现实界看，这套房在六层楼的三楼，有一条窄走廊，没有电梯，离店近。拿理念界看，它的“规矩”要复杂得多。

第一层，是**产权与贷款**。这套房是二十三年前买的，当年的公积金贷款，还剩最后几年没有还完。贷款合同里有一条：提前还款需要提前一个月申请，卖房需要先还清贷款，解除抵押。卖房的过程中，每一步都有手续、有期限、有税费。这些条款不是风水，却是一块实实在在的 E：它决定了“卖”这条路能走多快、走得有多费劲。

第二层，是**家里的说法**。明远的亲戚里，有人说：“房子是根，卖了就没根了。”这句话落在杜家人耳朵里，不是一个事实，是一份分量。方晴听了不吭声，明远听了，回去连着几天没有再提卖房的事。

第三层，是**一个名字**。这套房，一家人叫它“家”。老宅叫“老屋”，县城旧房叫“家”，新楼盘叫“新房子”。名字的差别，说明了很多：旧房在一家人心里，已经不是一块资产，是“家”。卖它，就像卖掉一个名字。

把这三层放进方程，你会发现一件事：**旧房卖不卖，现实界的账与理念界的账是两本**。现实界的账说：走廊窄，没电梯，对奶奶不友好；理念界的账说：卖房有手续，亲戚有说法，“家”这个名字舍不得。两本账对不上，所以一家人一直在原地。

有一天晚上，方晴把两本账分开写在了一张纸上。左边写：这套房子，现实上给了我们什么，拖住了什么。右边写：这套房子，在说法和名字里，给了我们什

么，拖住了什么。她写完，把纸给明远看。明远看了很久，说：“左边的我可以想，右边的，我想不动。”

这句话很诚实。**理念界的账，往往比现实界的账更难算，因为它的单位不是钱，是体面、是记忆、是别人眼里的自己**。可是只要把它分开来写，一件事就清楚了：该解的不是同一把锁。

再想想年夜饭。杜家后来有一条新规矩：谁做了一道拿手菜，就由谁说这道菜的来历，说完大家再动筷。这条规矩，是小禾回来过年时提的，她只是想让饭桌上多一点话。没想到，奶奶头一个讲，讲的是她嫁过来那年，灶上蒸的第一笼馒头怎么塌了。全家人笑了一阵。

你看，这条新规矩，没有废掉旧的，它是在旧的上面，多开了一条缝：奶奶仍然最后坐，坐下以后，她成了饭桌上第一个开口的人。规矩没有被推翻，只是多了一个出口。**好的改法，常常是加一条缝，而不是拆一堵墙**。

◆ 八、改规矩的三步

理念界的固化，有一个好处：它的锁比墙软，只要有办法，就能松。

有三步可以试。

第一步，**把规矩写下来，哪怕只在心里列一张单子**。你家里有哪几条没人写过的规矩？饭桌上的、门口的、睡觉的、花钱的、过年的。写下来，你会发现有些你自己都没意识到。这一步不用改任何东西，只是让它显形。

第二步，**问一句理由，并且给它找一个日期**。每条规矩后面问：它是什么时候立的，当时为了什么？答案可能是“不知道”，那也是一个答案。杜家那条“客厅不许吃饭”，追到最后，是二十多年前一次蚂蚁。找到日期，就等于给规矩一个年龄，一个二十多年的规矩，和一个二十天的规矩，分量不一样。

第三步，**给规矩一个复审的时间**。不是废掉它，是把它改成“试一阵子”。比如“这个月客厅可以吃饭，下个月看看怎么样”。试期会让每个人都放松：只是先试一试。试的结果，可以是保留，也可以是改，都不丢脸。

有一点要特别说明：改规矩不是为了“破”。有的规矩是好的，护住了很多东西。杜家那条“奶奶不坐不开饭”，奶奶若在，就不必改；奶奶不在了，也不妨留

着，改成“长辈先坐”。规矩有时候是一个家的骨头，不能随便抽，只有在它真的卡住了某一条路的时候，才需要动。

动的时候，**写成 SDE 的运行态，不要写成“谁决定”**：不是“明远决定改规矩”，而是“这条规矩被一次火锅松动了，松动之后，饭桌上的路多了一条”。一家人的样子，是被一遍遍的小事显出来的，不是被一个决心定出来的。

◆ 九、规矩钻进砖里，也钻进楼里

规矩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它不总是停在嘴上，它会钻进房子里。

杜家老宅的堂屋，门槛很高，是一整块青石，奶奶说是祖上留下来的。孩子小时候要迈过去很费劲，大人说：进门要抬脚，不许踩门槛。这是一条规矩。可是你想，这块门槛为什么这样高？一个可能是防水，河水涨起来会淹；另一个可能是挡风。时间一长，高门槛成了一个“规矩的物件”：它不许你踩，也让你每次进门都要低头、抬腿，做一个小小的“进”的动作。

这是规矩进入现实界的一个典型例子：**规矩先是话，后来成了砖**。一块门槛，把“进门要恭敬”这句话，一天十几次地重复，不需要任何人开口。

灶台也是如此。老宅的灶，朝东，灶王爷的画像贴在灶后的墙上。谁在灶前站着，谁就在这条规矩里：灶前不许说粗话，不许踢灶门，过年要擦灶、供糖。灶是一块土，规矩是写在土上的话，二者缠在一起，拆不开。

这就是为什么，对很多人来说，老宅里的规矩比县城房子里的规矩更“硬”。县城的规矩，只是一句话，换个房子，话就可以换；老宅的规矩，已经长进了门槛、灶台、堂屋的位置里，你改规矩，就要动砖。

这里要提醒一件事：理念界和现实界不是分开的两块，它们像一件衣服的里和面，缝在一起。动其中一边，另一边会牵。想翻修老宅，不只是在问“这面墙拆不拆”，也在问“这条规矩留不留”。后面讲到杜奶奶，会用到这一点。

规矩钻进砖里，是在家里的事。放到一栋楼里，规矩也一样在替人省力，换一个杜家以外的晚上就看得清楚。

再说一个杜家以外的晚上。

老何，五十一岁，是县城一个小区的物业经理，干了十一年。他说过一句很实在的话：“我们这行，一半时间在管楼，一半时间在管规矩，规矩比楼难管。”

那个晚上，三楼和五楼的两户人家，为了阳台晾衣服起了争执。五楼的住户把衣服晾在阳台外面的杆子上，水滴到三楼的阳台上，三楼的老人刚洗完的被子被淋湿了。三楼的人上去敲门，五楼的人说：“小区里没规定不许晾。”三楼的人说：“你不要脸。”

老何到的时候，两边都站在楼道里。他没有先讲道理，他把小区公约翻出来，指着其中一条给他们看：“阳台外侧不得晾晒衣物，以免高空坠物和滴水影响他人。”五楼的人愣了一下，说：“我没看过这个。”

这件事里，有一个很典型的现象：**规矩不在，吵架就是人和人的事；规矩在了，吵架变成了人和规矩的事**。规矩把一个“你不要脸”的情绪，转成了一个“是否符合条款”的问题。前者的路是越吵越僵，后者的路是找个办法。

老何后来在各栋楼的单元门口，贴了一张彩色的提示：晾衣请晾阳台内侧，下面画了一个小小的衣架。贴出去以后，投诉少了很多。

这是理念界最温和、也最有用的一面：**一条被看见的规矩，能替人省很多吵**。所以，规矩不是越少越好，也不是越多越好，是该有的有，有了的能被看见。

对一个家来说也是这样。有些家里一直吵，吵到最后才发现，是因为有一条规矩从来没有被说出来，大家各按各的理解办。把它写下来，贴在冰箱上，吵架的次数会少很多。

◆ 十、规矩与六条路：逐条过一遍

前面说规矩会促进或卡住路径，这里把六条路按顺序，用理念界的眼睛过一遍。

SDE，先有想要的样子。它最怕的规矩，是“不许想”：想要什么是不体面的，是不懂事的。在这样的规矩里，S 提不出来，这条路没有起点。

SED，先有样子，再看土。它最怕的是“土已经被规定好”：这间屋子叫什么、给谁用，早就定了，想要的样子进不去。

DSE，先走起来，再看显出什么。它最怕的规矩是“不许试”。一家人想换个吃饭的地方，想换一个睡觉的安排，听到的是“从来没这样过”。路不能走，样子也显不出来。

DES，先有路，再看土，再显样子。它最需要的规矩，是“有路可循”：有次序，有分工，有大家都知道的做法。这条路在理念界里最容易被促进，一个家的日子能不能稳，常常靠它。

ESD，先看土，再想样子，再排路。它最怕的规矩，是“合同和公约已经把路封死”：租房不许动墙，小区不许改外立面，你想从土出发，却发现土上的规矩先挡了。

EDS，先有土，土推着路，路显出样子。它是被规矩推得最顺的一条：有人住进一个规矩齐全的小区，一切按公约走，日子就像被推着一样。可是推得太顺，也意味着没有自己的声音。

这六条路里，**理念界对 DES 和 EDS 最慷慨，对 SDE 和 DSE 最吝啬**。也就是说，规矩多的地方，人容易“照着走”，不容易“提出来”。这并不是规矩的错，规矩本来就是为了让路稳定。可是一个家如果只剩这两条路是通的，它就会稳，却不会长新东西。

所谓六六大顺，在理念界这一层，就是：有规矩可循，也有说话的缝；能照着走，也能试着改。

◆ 十一、一张诊断表，一张红纸

你可以拿这张表对着自己家，问几个小问题。

理念界的块	它可能卡住的路	你可以问自己
屋子的名字	这间屋子能做什么	它叫的名字，和现在的用法对得上吗?
饭桌与座次	一起吃、一起说	谁先动筷，谁不能说话，有没有人觉得不舒服?
钱与分工	花钱、做家务	谁做主，是不是从来没商量过?
来客与出门	待客、外出、请求帮助	有没有“不要让外人知道”的规矩?
合同与公约	装修、养宠物、改动	条款读过吗? 有没有一条正好卡住你想做的事?

理念界的块	它可能卡住的路	你可以问自己
外来的说法	看待自己的家	谁说过什么，之后你的做法变了吗?

这张表没有“对”与“错”，它只是帮你看见：哪一块说法，在悄悄占着路。

再补一层。规矩进入自我界以后，会变成“我是什么样的人”。杜家的孩子从小学会等奶奶坐下才动筷子，长大后在别人家吃饭，也会不自觉地等一等，别人说“你先吃”，她还是有一点不自在。这一点不自在，就是规矩沉进了身份。到了这一层，改规矩就不只是改一句话，还要给一个人一点时间，让她重新认识自己。这是下一章要讲的内容。

所以，改规矩的时候，要对被规矩养大的人温和一点。你在松的，是她的一部分。

还有一个小小的补充，放在老宅里最合适。灶王爷画像旁边，奶奶多年前用红纸写过一行字，贴在墙上，字迹已经淡了，是“进门先净手”。没有人记得是谁教她写的，也没有人问过。杜家的孩子进了老宅，先去洗手，几乎成了本能，连方晴也是。一张红纸，把一条规矩钉在了墙上；墙又把它一年年递给下一代。

规矩钉在纸上，纸再贴到砖上，这是理念界进入现实界最朴素的一种办法：先说，再写，再贴，最后没人记得是谁说的，只记得墙上有。

杜家后来把这张红纸的意思，抄成了一张新的，贴在县城旧房的鞋柜上方。字不一样，写的是“进门先换鞋，换了鞋再说话”。方晴说，这样每天晚上，进门那一步缓冲就有了名字。一张纸，把现实界的缓冲和理念界的规矩，贴在了同一个地方。

◆ 十二、放回日子里

回到开头那张饭桌。

奶奶过年到县城来住了五天。第三天晚上，方晴把菜端上桌，奶奶还在厨房里，擦着灶台边的水。明远看了看桌子，又看了看厨房，没有动筷子。小禾坐在他旁边，也没有动。

奶奶擦完，解下围裙，往桌边一坐。一家人几乎是同时拿起了筷子。

这一幕里，没有一个人说话。你会发现，那条没有写过的规矩，在这个县城的饭桌上，也在运行。它的力量不在于它被谁盯着，而在于它已经沉进每个人的手里。

这一章留给你的小办法，只有一个：今晚吃饭时，留意一下，你家的饭桌上，有没有一件事，是大家都不说，却都这样做的。可能是谁先动筷，可能是谁盛饭，可能是谁洗碗，可能是谁的手机放在哪里。

不用点破，只看。看完以后，在心里问一句：这条规矩，当初为的是什么？它现在还在护着谁，又在拦着谁？

明天，你可以挑一条最小的规矩，试着松一个晚上。比如，今晚换个座位，今晚不洗碗，今晚在客厅吃。观察一下，一家人的路，有没有因此多出一条。

最后补一句。理念界的规矩，常常是一个家里最有温度的东西，也是最容易被误会成“管人”的东西。好的家规，不是让人怕，是让人省力：知道饭什么时候开，知道谁在什么时候需要安静，知道遇到事该找谁。省力的规矩，是路径的朋友。

带 走 的 话

规矩是过去的 S 沉下来的土，它护过日子，也会拦住日子；问一句当初为什么，是松开它的第一步。

小　账

这一章里的 E，让方程更和谐了，还是走向了不等式？好规矩促进了路径，如夜里十点后的安静；旧规矩与新日子对不上，就拖住了路径，如“客厅不许吃饭”“不要对外人说”。

固化在哪里？固化在忘了理由的规矩和被名字定死的屋子。解冻从哪一处下手？从写下规矩、问出日期、给它一个试期开始。

◆

13

第 13 章

老宅为什么让人放不下

◆ 一、中秋，明远去接母亲

中秋前三天，杜明远开着店里那辆旧面包车，回了乡下。

杜奶奶七十八岁，一个人住在老宅。老宅是三间瓦房，有堂屋、灶间和天井，门前一块禾坪围成了小院，院里有一口井，一棵橘子树，一个鸡棚。明远的父亲走了十一年，这十一年里，奶奶没有离开过这个院子超过一个星期。

明远这次回来，是要劝母亲搬去县城。他的理由很实在：母亲年纪大了，夜里一个人，万一有事没人知道；县城有医院，近；方晴也说，可以把书房腾出来给奶奶住；小禾也说，奶奶搬过来，周末她回来能陪。

奶奶坐在灶前剥花生，听完，没有抬头，说了一句：“我走了，灶谁烧。”

明远一下子没听明白。他说，县城有煤气，不用烧灶。奶奶说：“我说的不是这个。”她把一颗花生剥开，两粒红衣的仁放在手心里，看了一会儿，又说：“你爸走的时候，也是坐在这个灶前。”

明远没有再说话。他在院子里坐了很久，看着橘子树。他想起小时候，这棵树刚栽下去，才到他的膝盖。

这是杜家三件难事里，最难的一件。它难，不是因为谁不讲理，是因为明远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奶奶说的那一句，也是对的。两边的话，放在同一张桌子上，对不上。

本章要看的，是 E1 三界里的第三界：自我界。它是记忆，是身份，是情绪，是一股不肯松的劲儿。它看不见，摸不到，它也是土，而且是三界里最深的一块。

◆ 二、旧说法，和自我界的四块土

先摆足别人的说法。

常识会说：老人恋旧。人老了，对熟悉的东西有感情，换了环境会不适应，会失眠，会孤独，会焦虑。所以，搬迁对老人是一件需要慎重的事。这是对的。一个人在一个地方住了五十年，那里每一步的路、每一块石头、每一个邻居，都是他世界的一部分，一下子把他搬走，他的世界就缺了一大块。

亲戚会说：老人固执。他们不是不懂道理，只是舍不得。你好好跟她说，她总会通的。这一半是对的，另一半有点轻。“固执”这个词，把一种很深的东西，说成了一种脾气。

旧书会怎么说？旧书讲老宅，常常讲“动土”：拆屋、翻修、改门，都要慎重。附件书二里有一幅图，一间屋子被拆了一半，留下一半，旁边写着，这叫“瘫疾房”，主被官司口舌等纠缠，人口不利〔附件书二·33 页〕。这类断语，本书不当事实转述，也不拿它们吓你。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可是这幅图有一个值得留下的地方：**旧书看出了，对一间老屋“动一半、留一半”，是一件让人心里不踏实的事**。这个不踏实，是真的，只是它不来自屋子里的某种气，而来自屋子与人之间，那条沉了几十年的线被扯断了一半。

所以，常识、亲戚、旧书，各说了一半。常识看见了“不适应”，亲戚看见了“舍不得”，旧书看见了“动不得”。本章要把这三半，合成一个整体，放进方程里看一看。

三半怎样合起来，要等看清自我界这块土到底由什么做成。

自我界是三界里最难讲清楚的一界，因为它不在外面，在里面。

它有四块，每一块都有一个很具体的样子。

第一块是**记忆**。不是“我记得某件事”那种记忆，是被房子托着的记忆：门框上刻的身高线，灶台上被火熏黑的那一块，院子里哪块砖松，哪块砖踩上去会响。这些记忆不靠“想”才有，你一走进去，身体自己就回来了。一进老宅，奶奶不用想灶在哪、水缸在哪，手自己知道。

第二块是**身份**。你是谁，常常是被一个地方说出来的。奶奶是“这个院子的当家人”，是“杜家的老太太”，是“村西头那个会腌酸菜的”。这些身份，一部分是别人给的，一部分是她自己一天天做出来的，它们靠一个地方托着。换了地方，托着它们的那块土没了，身份就悬在半空。

第三块是**情绪**。每一个地方，都沉着一种情绪的味道。老宅的味道，是烟火，是旧木头，是安心。县城的新房子，对奶奶来说，可能是整齐，是干净，也可能是陌生，是不知道该把手放在哪里。

第四块是**意志**。一个人的“我就是不想走”，是一种很具体的劲儿。它不总是讲得出理由，它却在，像一根拴在老宅上的绳。

这四块东西，**都是 E**。心理学家会把它们叫心理活动，在这本书里，它们更像一块土：记忆是土里的纹路，身份是土上长出的植物，情绪是土的湿度，意志是土的硬度。它们都是被回写出来的，被一天天的日子沉下去，沉了五十年。

自我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性格：**它跟着人走，也不跟着人走**。一个人搬走了，自我界的一部分跟着他走了，另一部分留在了老地方。留下来的那一部分，就是他放不下的东西。

◆ 三、自我界怎样进入三方程

先看第一条方程 S=F(D,E)：一个人的样子，是由走的路和脚下的土一起显出来的。

杜奶奶在老宅里的样子，我们可以这样说：她早上五点半起，开院门，倒夜壶，喂鸡，扫院子，烧水，煮粥，蒸馒头；上午去菜地；中午午睡；下午晒花生，缝缝补补，和隔壁的婶子聊天；晚上关院门，看一会儿电视，睡觉。这是她的 D，一条一天里要走的路。

这条路穿过老宅这块 E：院子、灶、菜地、鸡棚、橘子树，以及一整套的记忆、身份、情绪。显出来的样子，是一个**很有用的人**：她的每一天都有事做，每件事都有人需要，鸡等着她喂，菜等着她浇，灶等着她烧。

这个“有用”，是她 S 里最重的一块。她不是一个“被照顾的老人”，她是一个“当家的老人”。

再看第二条方程 D=G(S,E)。奶奶想要的样子（有用、当家、有尊严），加上老宅这块土，推出她每天要走的路。这条路是顺的：想要的样子和土之间，没有摩擦。

最后看第三条 E=H(S,D)。现在，如果有一块新土进来，县城的书房，一个九平米的小屋，一张新床，三楼的楼梯，一个没有鸡的世界，它要与她已有的 D（一整套院子里的路）、她想要的 S（有用）摆成一个方程。

这个方程摆得成吗?

在县城书房里，她的路是：早上起床，没有院门可开，没有鸡可喂，没有水缸可挑，没有地可扫。粥有人煮，饭有人做，衣服有洗衣机。她的 D 一条一条被取走了。剩下的是：坐，看电视，等。

D 一取走，S 也跟着塌：一个“有用的当家人”，变成一个“被照顾的老人”。这是一个很大的落差，大到她自己也说不出来，只能说一句：“我走了，灶谁烧。”

这句话，是一个方程在不等式边缘的呼声。灶是 D 的代表，“谁烧”是 S 的代表：她在问，我走了，我还是谁?

◆ 四、老宅托着，县城拖住

王德生博士的口径：风水好，是 E 高度促进六条路径顺利运行；风水差，是 E 拖住、卡住了某几条。放在奶奶身上，这个说法特别清楚。

在老宅里，六条路径是这样的。

SDE，先有想要的样子（做当家的），再排路（每天做事），最后配土（院子、灶、菜地）。这条路在老宅里完全是通的：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可做。

SED，先有样子，再看土，最后排路。土是现成的，一看就知道路该怎么走。通。

DSE，先走起来，再显出样子，最后沉成土。每一天的路走下去，显出一个“当家人”，再沉进门槛、灶台和菜地的痕迹。这条路是奶奶的日常。通，而且很深。

DES，先有路，再看土，再显样子。通。

ESD 与 EDS，从土起手：先有院子，院子推着路走，路显出样子。通，顺到几乎不用想。

六条路，在老宅里是**六六大顺**。所以奶奶在老宅里，无论身体怎么样，精神上是稳的。

到了县城书房，六条路里有几条被拖住了。

SDE：她想要“有用”，土里却没有可用之处，这条路没有出口。SED：先有样子，土一看就不给路，卡住。DSE：先走起来，没有路可走，走不起来。DES：同样。ESD 与 EDS：土推着路走，这块土推出来的路，是“坐”和“等”，显出来的样子是“被照顾的人”，不是她想要的样子。

六条路里，几乎有五条被拖住，只剩下最后一条顺顺地走，它却把人送到了一个她不愿成为的样子。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老人搬进新家，物质条件好了很多，却越来越沉默。不是新家不好，是新家对他们的六条路，拖得多，促得少。

路径走完一遍，再看推着这些路走的动力。

三原理在老宅这件事里，是三股力同时在顶。

S 与 D 顶撞，E 变。奶奶想要的样子（当家、有用），与明远提的路（搬去县城，被照顾）顶起来。按理说，顶的结果应该是土变，也就是：县城的家，要变成一个让奶奶有用的地方。可是县城的家还没变，因为方晴和明远都在想“让她歇着”，而奶奶想的是“让我干”。

D 与 E 顶撞，S 变。奶奶的路（一天的活）与县城的土（没有院子）顶起来，如果她真的搬过去，顶的结果是 S 变：从“当家人”变成“被照顾的人”。这是奶奶最怕的变，也是她的不肯松，在保护的东西。

S 与 E 顶撞，D 变。奶奶想要的样子与县城的土顶起来，路只好变：她可能会在县城找新的事做，比如接送小孩、买菜、在阳台上种点东西。这是一条可能的解冻路径，只是它需要时间，也需要一家人为她准备。

三股力里，**现在转得动的只有第二股，而且是往坏的方向转**。第一股（让土变）没有人去推，第三股（让路变）还没有开始。动力不足，不是因为谁不想，是因为一家人把“搬不搬”当成了唯一的问题，没有去问另外两股。

◆ 五、老宅怎样被写进了她

要理解她为什么放不下，要再往前走一步：老宅里的土，是怎样一点点变成她的一部分的。

这是回写：S 一遍遍沉回 E。

奶奶五十多年前嫁进杜家的时候，这座老宅是婆婆在世时盖起来的，灶上还是婆婆当家。她的第一件事，是认识这口灶。灶要怎么烧，火怎么压，什么时候添柴，每一个动作，是她用手背上几块疤学来的。后来，灶成了她的灶。

她在这个院子里生了三个孩子，其中一个没有养大。那个孩子埋在村东的山坡上，每年清明，她要去一趟。老宅到那个山坡，走路二十分钟。她没有跟明远提过，明远知道。

她在这个院子里送走了公公、婆婆、丈夫。每一次，堂屋里都摆过灵位，每一次，她都在灶前守过夜。

她在这个院子里栽了橘子树，是明远上小学那一年，从邻居家要的一棵苗。树活了，结的橘子很酸，每年秋天，她都要摘一篮子，分给邻居。

这些事，一件件沉下来，沉成了门槛的磨损，灶台的熏黑，橘子树的粗，山坡的路。这些痕迹，已经不只是“她的东西”，它们是她的一部分。她走进院子，院子里的每一件东西，都在对她说一句话：你是谁，你做过什么，你在这里有过什么。

回写到这个程度，E 已经不再是一个“可以拿走”的东西。它是一个和她缠在一起的东西。拿走 E，就等于拿走她的 S 的一半，拿走她的 D 的一半。

旧书里“拆屋只拆一半”的图，如果拿这个角度读，倒有几分意思：**一个地方被一个人回写了几十年，再把它拆一半，等于把这个人的记忆剪掉一半**。这个剪，不是玄学的剪，是真的疼。

老宅怎样一点点被写进她，已经讲过了。现在换一个角度，问问自我界这一层，为什么比前两界都更深。

现实界是硬的，理念界是滑的，自我界是**深的**。

现实界的固化，看得见：墙在那里。理念界的固化，说得出：规矩是这样。自我界的固化，常常既看不见，也说不出，只觉得“放不下”。

它为什么深？有三个原因。

第一，**自我界的 E，沉在人里面，不在人外面**。现实界的墙，你可以不看；理念界的规矩，你可以不听；自我界的记忆和身份，你躲不开，因为它们就在你自己身上。搬到哪里，它跟着去哪里。

第二，**自我界的 E，是现实界与理念界一起沉出来的**。灶台是现实界的，“灶前不许说粗话”是理念界的，“我是灶前的人”是自我界的。三层叠在一起，才形成一个“放不下”。你拿走其中一层，另外两层还在拉着。

第三，**自我界的固化，是 E 固化连带 D、S 一起固化最典型的一块**。奶奶的路（每天的活）被老宅固定了，她的样子（当家人）被路固定了，路和样子又回写进她的记忆和身份里，成了她对自己的认识。这是整个 SDE 一起冻住的样子，也就是第 10 章讲的“命运”的一个微小版本。

所以，**自我界的冻，不是谁固执，不是谁不讲理，是一个人被自己的一生缠成了一个结**。劝她搬，等于让她解开这个结。这个结，不是一句话能解开的，也不应该由别人来解开。

◆ 六、阿强，和一家人的储藏室

再说一个杜家以外的人。阿强，三十四岁，在珠三角一家物流公司做调度，六年里搬了六次家，都是租房。

他对每一处房子的评价，几乎一样：“挺好的，住着方便。”你去他的屋里，会发现一个特别的地方：墙上什么也没有，没有一张照片，没有一幅画，没有一个挂钩。他的东西，全部装在两个行李箱和三个纸箱里，随时可以搬走。他说，这样搬起来快。

有一回，同事问他：“你不觉得这样太空了吗？”他想了想，说：“我也不知道，就是不想往墙上放东西。放了，搬的时候要取，取下来，心里不舒服。”

这是一个自我界“悬着”的例子。阿强的身份，没有被任何一块地方托住。他每次住进去，都不让这块土记下他，因为他知道，几个月后，他要离开。这是一种保护：不回写，就不会疼。

可是这个保护有它的代价。**没有回写，就没有沉淀；没有沉淀，土里就没有“我”**。阿强回到家，看见的是一间别人的屋子，闻到的是别人的味道，没有一块地方在对他说：你是谁。他的下班路径，是“进门，洗澡，躺下”，没有任何一条是“在这里待着”。

阿强的例子，和杜奶奶是两头：一头是被一块土缠得太深，一头是不肯让任何一块土缠上自己。两头都是自我界的不平衡。杜奶奶的难处，是她的回写太深，放不开；阿强的难处，是他的回写太浅，落不下。

所以自我界不是越深越好，也不是越浅越好，是要有一块地方，既能让人留下自己，又能让人在需要的时候松手。

阿强和奶奶站在两头，中间那一段，才是自我界最好的样子。

前面讲的多是自我界卡住路径的一面。它还有促进的一面，而且这一面更要紧。

土上有记忆、有身份、有安心的情绪，住在里面的人就会很自然地做出一些事：敢出门，因为知道回得来；敢冒险，因为知道有退路；敢吵架，因为知道吵完还能坐在同一张桌子边。这些，是自我界对六条路径最大的促进。

你想想自己小时候。那个有门槛、有味道的老屋，是不是你后来在外面敢闯的一个底？杜小禾在深圳与人合租，一个月换一次工作思路，一年改十几次方案，她敢这样，是因为她知道，县城那个旧房里，有一间屋子的门，是为她开着的。哪怕那间屋子现在叫“放东西的屋”，她知道，床底下那个旧箱子里，还有她的初中日记。

这是一个很微妙的事：**一个地方，对一个人的最大意义，常常不在他每天住在那里，而在他知道自己可以回去**。

所以，杜奶奶的老宅，对杜家，不只是奶奶一个人的老宅。明远回去，会觉得心里有个底；小禾回去，会觉得世界没有那么大；方晴嫁到杜家二十多年，每年回一次老宅，也在那里学会了怎么做婆家人。

老宅是杜家这一家人自我界的一个公共储藏室。**奶奶不肯搬，不只是她自己放不下，是一家人的一部分自我，也放在那里。**这一点，明远在院子里坐了一下午才想明白：他以为他在劝母亲搬家，其实他是在劝自己，也把老宅的一半放下。

◆ 七、老周怎么说，四根线

中秋过后，明远回镇上办事，碰见了老周。老周在茶馆里坐着，看到他，问：“你妈还不肯搬？”

明远说：“不肯。”

老周喝了一口茶，说：“我这些年去过很多老屋，看过很多风水。有一个体会，不一定对，你听一听。老宅的风水，不在房梁上，在老人身上。老人在，宅就活；老人走了，宅就空。你要是把老人从宅里拿出来，宅就死了，老人也不见得活得好。”

明远说：“那我怎么办？不管她吗？”

老周看了他一眼：“我没有说不管，我说，别拿一个人，去换一块地。你要想办法，让她在宅里，也不吃苦；或者让她出来，也不丢东西。”

这几句话，本书不替老周背书，只把它放进方程里读。

老周说的“宅活”，是 E 里有一个人在持续回写；“宅死”，是回写停了。他说“别拿人换地”，是在提醒：搬不是单一的路，搬之前要先看看，哪些东西可以一起搬，哪些东西只能留下。

这一点，老周不是说中了什么，是他在乡下几十年见过太多“人搬走了，魂没搬走”的老人，凭经验说出了一句差不多对的话。把这句话落到日子上，就是：不要问“搬不搬”，要问“她的哪几条路，在哪里能继续走”。

老周那句话，落到实处，就是把那一团拆开来看。

对一个被老宅缠了一辈子的人，解冻不是劝，是找线。

找哪几根线？把奶奶和老宅之间的那一团，拆成几根：

第一根是**记忆**。有的记忆可以搬：门框上的身高线，可以拍下来，也可以连门框一起锯下一段带走；橘子树的枝，可以剪一枝，去县城阳台的大花盆里插；灶王爷的画像，可以请回去，贴在县城的厨房里。这些东西，不是替代品，是记忆可以接上去的把手。有的记忆搬不了：那个山坡，那口井，那条去村东的路。这些，需要留下来，需要有人带她定期回去。

第二根是**身份**。奶奶要的身份是“当家的、有用的”。县城能不能给她一个新的“有用”？比如，一个阳台上的小菜地，她来管；一份每天去学校门口接邻居孩子的小事；一个她说了算的厨房角落，可以腌酸菜、晒花生。身份不一定要在老宅，可是它需要一块能被做出来的土。

第三根是**情绪**。老宅的情绪是烟火和安心，县城的情绪是整洁和陌生。情绪不能靠劝，只能靠气味、声音和重复：把老宅的旧锅带去，把她爱听的收音机带去，让第一个月的每一天，都有一件她熟悉的事。孤独、失眠、不想吃饭这些信号，如果持续，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不要把它们当作“适应期”硬撑。

第四根是**意志**。意志是最硬的一根，不能碰，只能等。她说“我不走”，这四个字不用反驳。可以问：你不走，需要什么，才能不那么累？一个人的意志，不是被说服松的，是被看见了才松的。

这四根线，各有各的松法。**不要同时拉四根，一次拉一根，哪一根松了，哪一根才轮到下一根。**

◆ 八、三种做法，用方程比一比

杜家眼前有三种做法。我们不替他们选，只是把三种摆在方程旁边，看看它们各自对六条路径和三原理做了什么。

做法	对六条路径	对三原理	固化的风险
全搬去县城	老宅的路径全断，县城的路径多数被拖住	D 与 E 顶撞，S 被动变成“被照顾的人”	自我界被剪掉一半，难以回写

做法	对六条路径	对三原理	固化的风险
不搬，回老宅翻修陪护	老宅六条路继续通，但独居的风险没解	三股力都在转，可是动力来自奶奶一个人	老宅 E 继续固化，一家人更难放下
半搬：县城有一间屋，老宅保留，来回走	两处各通一部分，路径变长，但不被切断	S 与 E 顶撞，D 变得多了一条：来回	解冻最多，摩擦也最多

表里没有“正确答案”。它只想让你看到：每一种做法，动的是方程里的不同位置。**全搬动的是 E，不动 D 和 S，所以最容易走向不等式；不搬什么都不动，所以固化继续；半搬同时动三处，最麻烦，却最可能让方程重新写通。**

还有第四种，是明远后来想到的：让奶奶自己来选，选的过程本身，就是回写的一部分。

还要说一句公道话：半搬并不总比全搬好，也不总比不搬好。有的老人，真的在县城住了半年，反而睡得更踏实，因为夜里有人，白天有医院；有的老人，在老宅里反而更健康，因为每天的路都在。一家人要看的，是奶奶自己在哪一种土上，六条路走得更顺，而不是哪种做法听上去更体面。

另外，一个人的难处如果已经不只是“放不下”，比如整夜睡不着、不吃东西、总说没意思，那就不在风水能管的范围内，请带她去看医生。方程是用来看日子的，不是用来替代医生的。

◆ 九、让她参与写，不是替她写

这一章最重要的一个提醒是：杜奶奶不是一个“被决定”的对象，明远也不是一个“来拯救”的人。

“明远决定接母亲”“方晴安排书房”，这样写，仍然是旧的看法：一个人站在外面，拿着方案，去改变另一个人的土。

SDE 的看法是：这一家人的样子，是被一条条的路显出来的；奶奶的放不下，是被一生的回写沉下来的；一家人要走哪一步，是三方程、六路径、三原理一起运行出来的。你不是在“做决定”，你是在**让这个运行重新开始动**。

具体到老宅，这意味着一件事：**不要替奶奶写新的土，让她自己往新的土里写**。

比如，翻修老宅，不要先请工人画图纸，先问奶奶：灶，你想放在哪里？水龙头，你想装在哪里？夜里去厕所，你想从哪里走？这些问题，把一个“被安排的老人”，变成了一个“在重写自己的土的人”。

比如，县城的书房，不要先布置好，先问奶奶：你想把你的那张床，朝哪个方向放？你要不要把你的旧柜子运来？你要不要有一个只属于你的小角落？

这样做，E 还是新的，可是回写的人，是奶奶自己。回写一旦开始，土就不再是“别人给的”，而是“我做出来的”。

风水不只能看，还能写。写的时候，笔要在那个住在里面的人手里。

让她参与写，先得知道她放不下的是哪几层。把三界放在同一个灶前看，会更清楚。

灶，先是现实界的东西：砖砌的，朝东，烟囱通到屋顶，火从灶门进去，烟从烟囱出来。它有高度，有温度，有重量，有一整套只有用惯了的人才知道的脾气。

灶，也是理念界的东西：灶前不许说粗话，过年要供糖，初一不许在灶里倒脏水。这些话没有写在哪里，却一代一代传了下来。奶奶嫁进来的头一年，婆婆指着灶说过一句，她到现在还记得是哪一句。

灶，更是自我界的东西：她在灶前学会做饭，在灶前守过夜，在灶前听过丈夫最后一句话。灶对她，是一个会回答她的东西，是她的一部分。

三层叠在一起，才叫“放不下”。如果只有现实界的灶，换一个更好的灶就行；如果只有理念界的规矩，换一套新规矩就行；可是三层缠在一起，换哪一层，另外两层都还在拉她。

所以，劝一个人离开老宅，最容易出的错，是只去处理其中一层。你说“县城有煤气灶，比土灶好用”，处理的是现实界；你说“现在没有那么多讲究了”，处理的是理念界；你说“妈，你想开点”，处理的是自我界的一小块。三句话都对，可是都不够，因为它们各管一层，奶奶是三层一起在。

一个人放不下的东西，从来不是一件东西，是三界缠在一起的一个结。要松它，也得三界一起看：现实界里，有没有一个新灶，让她的手认得；理念界里，有

没有一条她可以带过去的规矩；自我界里，有没有一个新的位置，让她仍然是“灶前的人”。

三个问题都有了回答，结才会松一点。

◆ 十、小禾想买的那套小房子

杜家的第三件难事，是小禾想在深圳买一套小户型。看上去，这件事和老宅没有关系。把它放进自我界里看，两件事其实是一件。

小禾二十六岁，租房租了四年。她对朋友说，想买房，是因为“租房太没有安全感了”。这句话你熟悉吧：很多年轻人都这样说。

自我界里的“安全感”是什么？它是一块能回写的土。小禾在那间十一平米的朝北屋子里，不能钉钉子，不能刷墙，不能改灯，不能养一只猫。她每天晚上回去，看见的是别人的墙、别人的家具、别人的规矩。她的自我，没有地方放。

所以她想买房，想买的不只是一套房，是一块可以让她自己的记忆、身份和情绪沉下去的土。这是一个很深的愿望，比“投资”“升值”要深。

你想，这个愿望和奶奶的老宅，是一件事的两头。奶奶因为回写太深，放不下；小禾因为回写太浅，落不下。两个人在同一个家庭里，各站在自我界的一端，彼此看不懂：奶奶觉得小禾“不扎根”，小禾觉得奶奶“守着一个破院子”。

其实她们要的是同一样东西：**一块能认得她、托住她的地方**。

这个看见，对杜家很有用。因为它让一家人在谈“买房”和“搬家”的时候，不再只谈价格、面积、地段，开始谈：这块地方，能不能让这个人把自己写进去。

小禾后来对明远说了一句话：“爸，我不是一定要买，我是想有个地方，可以往墙上钉钉子。”明远听了，半天没说话，后来说：“老宅的墙上，钉子很多，你要的话，回去钉。”

◆ 十一、一枝橘子苗，一把铜勺

后来的事，不必写成一个圆满的结局，因为它没有结局，只有一些开始。

明远把那一枝橘子苗用湿布包好，带回了县城。方晴去花市买了一只大花盆，奶奶看了一眼，说盆太浅，根站不稳。方晴换了一只深的。奶奶蹲在阳台上，自己动手，把枝条斜着插进土里，又从老宅带来的一个袋子里，抓了一把院子里的土，撒在上面。

那一把土，是这一章里最值得看的一个细节。它是现实界的东西，一把土；它里面有理念界的东西，“插枝要带原土”是乡下人的老说法；它也是自我界的东西，是老宅向县城伸过来的一只手。三界一起，落在一只花盆里。

插完，奶奶拍拍手，站起来，说：“水要隔天浇，不能天天浇。”这是她到县城以后，头一次用“当家”的口气说话。方晴马上说：“好，你说了算。”

这一个小场面，就是一次新土上的回写。奶奶在县城的阳台上，有了一件只有她知道怎么做的事，有了一块别人不能乱动的地方。她的 D 多了一条：隔天浇水。她的 S 多了一点：有用。她的记忆接上了一个把手：这是老宅那棵树的孩子。

这一枝苗，三个月后不一定活，也许会黄叶，也许会要换土。不过，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方程重新开始能写了**。以前，县城对奶奶是一块只能被动接受的土；现在，它有了一小块，是她自己写出来的。

回写是从很小的地方开始的。一个花盆，一把土，一句“水要隔天浇”。有了这一笔，后面的笔，才有地方落。这就是前面说的：风水不只能看，还能写。

回头看奶奶说的那句“我走了，灶谁烧”。现在可以换一种听法：它不是在拒绝县城，是在问一个方程题：我的路在哪里，我的样子在哪里，我的土在哪里。三个问题都没有回答之前，任何“搬”的方案，对她都只是一句话。三个问题有了回答，同一个“搬”字，听起来就是另一件事了。

明远后来想明白，他这几年一直在用“孝顺”两个字，去和一块几十年的土谈判。孝顺是真的，可是孝顺不是方程，方程要把路、样子和土一起摆上桌，才算得出来。

回头说一说中秋那个晚上，还有一段没讲完。院子里的月亮上来以后，奶奶把一只旧竹篮从柜顶取下来，放在灶前的矮凳上。篮子里是一把铜勺，勺柄磨得发亮，勺底有一处凹痕。

明远认得这把勺。小时候他发烧，母亲就是用它舀米汤，一口一口喂他。他伸手想接，奶奶没有给，只把勺在手里翻了翻，说：“这勺跟了我五十一年，比你爸陪我的日子还长。”

明远没有接话。他看着灶膛里的火光落在铜勺上，忽然明白，母亲说“灶谁烧”的时候，手里想的是这把勺：它不是一件厨具，它是她在这个院子里一天天做出来的那个人，留下的一处凹痕。

奶奶把勺放回篮子，又说了一句：“人搬得走，勺搬得走，灶搬不走。”这句话她说得很轻，像是只说给灶听。可是明远听出来了，这句话里，已经有一条缝：勺搬得走。

后来他一直记着这个晚上。他没有再提搬家，只是在走之前，把那把勺的样子拍了一张照片。他想，如果县城的厨房里有一个挂勺的钩子，这把勺，也许是老宅和县城之间，第一根可以接上的线。

临走那天早上，奶奶又站在院门口，把门闩拉上，试了试，才转身上车。明远问她，不是还回来吗，闩它干什么。她说：“门不闩，屋子就不知道我走了。”

这句话，明远在车上想了很久。屋子不知道，是因为她把屋子当成了一个要告别的人。一个把屋子当人待的人，要搬的就不只是行李，要搬的是一场告别。他后来在县城腾书房时，特意留了一面墙，没有贴任何东西。方晴问为什么，他说：“留着，给她挂东西。”

◆ 十二、放回日子里

回到开头的院子。

中秋那天晚上，明远在老宅住了一夜。夜里，他睡在小时候的那张床上，听见母亲起来，拉开灶门，往里添了一把柴。他躺着没动，听着火噼啪响了几声，又静下来。

第二天早上，他起来，看见母亲坐在灶前，没有烧水，只是坐着。他走过去，在她旁边蹲下，问：“妈，要是县城有个小灶，你愿不愿去？”

奶奶没有回答。过了很久，她说：“你先把橘子树的苗，给我剪一枝。”

明远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他去院子里，找了一把剪刀，剪下一枝。

这一章留给你的小办法，只有一个：想一想，你家里有没有一个“放不下”的地方。可能是一间老屋，一个老物件，一个已经搬走的老街。今晚，在纸上写下三件它让你放不下的东西。

不要写“因为它值钱”，写具体的：门框上的刻线，窗台上那盆花，灶前的那把椅子。写完，问一句：这三件里，哪一件可以带走，哪一件只能留下，哪一件可以换一个样子活下去？

明天，把能带走的那一件，真的带出来一次。哪怕只是拍一张照片，放在新住处的桌上。你会发现，自我界的土，有时候只需要一个把手，就能接着往下长。

带 走 的 话

放不下，是一个人被一块地方回写了一辈子；解冻不是劝她离开，是让她的路和样子，能在新的土上接着写。

小　账

这一章里的 E，让方程更和谐了，还是走向了不等式？老宅对奶奶是六六大顺，县城书房对她拖住了大半的路径，是不等式；半搬与让她参与回写，可以让方程重新写通。

固化在哪里？固化在门槛、灶台、身份和一辈子的记忆缠成的结里。解冻从哪一处下手？先找一根线，一次拉一根，让奶奶自己来写新的土。

◆



第　五　编

E2 信息三态：符号、逻辑与数学

导　语

前面四编，把风水从地里请了出来：它是一块新的土，进到一家人的方程里，是促进了六条路的通顺，还是拖住了某几条路。第四编走完了 E1，也就是三界：现实界的山水门窗，理念界的家规宅规，自我界的记忆和放不下。

这一编看 E 的第二个面向，E2，叫信息三态。同样是一块土，有的东西靠"认"才起作用，有的东西靠"推"才起作用，有的东西靠"量"才起作用。认的，叫符号态；推的，叫逻辑态；量的，叫数学态。三态是一把梯子，越往上，越容易回头检验。

本编三章，正好走完这把梯子。第 14 章看符号：罗盘、八卦、门牌、颜色、摆件，它们进了方程，到底算什么。第 15 章看逻辑：飞星排盘是一条真正的推演链，它为什么推得那么用力，又为什么停在符号这一层。第 16 章看数学：采光、通风、噪声、距离，这些能算的东西，怎样让一块土的好坏第一次有了"可以对账"的样子。

14

第 14 章

一只貔貅，一个门牌号，一块红布

◆ 一、收银台后面的那只猫

杜明远的五金店开在县城老街，二十年了。收银台后面的架子上，摆着一只招财猫，一盆发财树，还有一个小小的铜葫芦。猫是开业那年一个供货商送的，树换过三回，葫芦是镇上的老周看过铺面以后，说挂在门梁上"压一压"，明远嫌高处够不着，顺手放在了架子上。

你要是问明远，这些东西灵不灵，他会笑一笑，说不好讲。只是他有个习惯：每天早上开门，第一件事是擦一遍那只猫，不管有没有灰。方晴说他擦的不是猫，是给自己找个开工的仪式。

这话说得很准。再往下想一步，就有意思了：那只猫在方程里，到底算什么？

它不是一块地，不是一堵墙，没有重量，也没有体积，更不会真的招来一分钱。明远每天早上因为它而慢下来、站定、擦一遍，这一天的开头就有了一个固定的动作。猫没有动，是明远那一天的头一步被它排好了。

这一章要讲的，就是这一类东西。罗盘、八卦、九宫、门牌号、墙上的颜色、玄关的摆件，它们都是符号。符号进了方程，既不是凭空多出来的力气，也不是一句"心理作用"就能打发的小事。

◆ 二、符号是什么，旧书怎么说

先把"符号态"说清楚。

符号态，是 E2 三态里最先出场的一态。它的样子是离散的：一条一条，各是各的。八卦有八条，九宫有九格，二十四山有二十四个名字，门牌是一串数，颜色是

几种色，摆件是一件一件的物。每一条都有自己的名字，名字背后挂着一串约定好的意思。

乾，是天，是父，是西北，是圆，是金。坤，是地，是母，是西南，是方，是土。这样的"挂靠"，一条条排下去，就是一张查找表。看风水的人手里，有很多这样的表。

符号的第一个特点，是**它的意思不在它身上，在约定里**。一枚铜钱在五金店里是废铜，在老周手里是"压煞"的物件，在孩子手里是个能抛的玩意儿。同一枚铜钱，意思三个，是因为约定的圈子不同。

符号的第二个特点，是**它离散，不连续**。八卦就是八种，不会有"乾和兑之间的第三点五种"。二十四山就是二十四个，你站在两个山名的交界上，也得归到其中一个。离散，让符号好记、好传、好争论；离散也让符号显得很硬，好像世界天生就被切成了这么几块。

符号的第三个特点，是**它便宜**。挂一只葫芦，贴一张红纸，换一个颜色，花不了几个钱，也不动墙。你想动一堵承重墙，要拆要批要花大钱；你想换一个摆件，今天就行。这一点，后面会越讲越要紧。

符号是什么，大致说清楚了。接下来看旧书把它们安放在哪里，又拿它们做什么。先把旧书的说法摆足，不急着挑毛病。

一本讲室内设计与风水的现代通俗书，开篇就把话说得很满：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气是能量，是场，是信息；风水好的地方，能量场强；风水差的地方，能量场弱〔附件书二·346 页〕。接下来，它把大门、大厅、厨房，一样一样交代过去，大门排在"阳宅三要"的第一位，开得好不好，关乎一个企业、一个家的兴败〔附件书二·346 页〕。

在这样的说法里，符号的位置是这样的：罗盘测出方位，八卦和九宫给方位命名，命名以后，每个方位有了"性格"——属金、属木、主财、主官、宜动、宜静。再往下，摆件和颜色，是用来"补"或"泄"某个方位的：缺了，补一补；冲了，化一化。

这套办法有它对的地方。

第一，**它给了人一套共同的话**。一家人要商量"客厅西北角怎么摆"，得有个说法。没有一套大家认得的名字，连争都没法争。符号，先是一种语言。

第二，**它把模糊的不安变成了有名字的东西**。住在一间说不出哪儿别扭的房子里，最难受。老周一句"这里是冲"，别扭有了名字，名字就有了对付的办法。人对付有名字的难处，比对付没名字的雾，要稳得多。

第三，**它让改变有了入口**。很多家里的难处，卡在"想动，却不知道从哪里动"。符号给了入口：先从玄关摆一对东西开始。入口小，就容易迈。

可是，旧书一般接着说下去：这些符号，本身就带着气，摆对了，气就顺；摆错了，气就乱。从这里起，我们要换一个看法。

◆ 三、两套读法，三个"劫"字

翻开附件书一的 257 页，是先天八卦与后天八卦的对照。那一页用很短的几行，说明怎样把先天的某一卦，通过爻位互换，变成后天的某一卦：乾坤两卦居天地之位，取中爻互换，先天乾变成后天离，先天坤变成后天坎；坎离、震兑、巽艮，各自按规则互换。页尾一句总结，大意是先天的坎，对应后天的兑；后天的坎，对应先天的坤〔附件书一·257 页〕。

这一页，常被当作玄妙的东西。换个角度读，它其实是一份很朴素的"翻译规则"：同样八个符号，有两套摆法，两套摆法之间，有一张换算表。

这件事对本书很要紧。它告诉我们：**符号系统是自己带着换算规则的**。同一块地、同一个方位，用先天的读法，是一个意思；用后天的读法，是另一个意思。读哪一套，书里有规矩，规矩是人订的。

于是，一个方位的"性格"，并不长在方位上。它长在"用哪一套符号、哪一种读法"里。地没有变，读法一变，性格就变了。

你可以回想一下自己的经验。同一间朝北的屋子，租房中介说"清净，适合学习"，另一个人说"阴冷，不见太阳"。屋子没动，两个人用了两套词。风水里的先天后天，是一套更古老、更成体系的"两套词"，规矩更严，性质却相同。

同一套符号有两种读法，中间要靠一张换算表接起来，这已经够让人意外了。再往后翻，符号做的事就更重一些。

再看附件书一的 283 页。那一页的标题是：坤卦天劫、案劫、地刑位图解。图上画着一个坐山，从坐山往外，展开一个扇形，扇形两侧各标着一个方位。文字大意：坐坤向艮的宅，天劫位在震卦的甲卯乙一带，地刑位在坎卦的壬子癸一带，案劫位在艮卦的丑艮寅一带〔附件书一·283 页〕。前一页，也就是 282 页，是兑卦的同类图解。

你看，这一页做的，是一件非常整齐的事：给定坐山，查出三个位置，给每个位置起一个名字，名字叫"天劫""案劫""地刑"。

我们在这里先不问灵不灵，只问这三个字做了什么。

"劫"和"刑"，是两个很重的字。住在这间卧室里的人，被告知"你的床头对着地刑位"，这句话进了耳朵，就进了自我界。接下来的夜晚，躺在床上，躺下去的身体还是那张床，那面墙，那个朝向，心里就多了一个会醒来的东西。

对这样的事情，要说得很小心。本书不判断书里的方位说法对不对，也不去重复那类断语里的病名与凶事。要看的只是一条机制：**一个重名字，被钉在一块具体的地方上，住在那里的人，每一次看见那个地方，都会把名字再读一遍**。读得多了，名字就像是从地里长出来的。

这便是符号态最容易被误认的地方：名字是回写上去的，看起来却像是地里原有的。

◆ 四、罗盘一圈圈，九宫一格格

说符号，绕不开罗盘。

罗盘是一个圆，圆心是一根磁针，围着磁针，一圈一圈刻着字。最里面几圈，是八卦、九宫的名字；往外，是二十四山，一圈二十四个名字；再往外，有的盘上还有干支、星宿、分金。三百六十度的圆，被二十四山平分，每个山占十五度，这是算得出来的。

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圆被这样一圈圈切下去，每切一刀，多出一批名字。同一个方向，在不同的圈上，有不同的名字；这些名字之间，又有各种对应。熟手拿起罗盘，对着门口一站，念出一串话：坐某山，向某向，属某运。这一串话，几乎没有一个字，是在描述"这扇门外面有什么"，全是在报告"这扇门在符号系统里的坐标"。

这一点，要看清。罗盘里那根磁针，测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物理量：方向。这一步，属于下一章要讲的数学态，可以量，可以复查。可是针一停，下一步就是"查名字"。名字是一套约定的符号，由此往后，所有的话，都是在符号这一层里说的。

所以，罗盘像一座桥：一头接着可以测量的现实界，另一头接着一整套符号。**桥的这一头是量，那一头是认**。多数争论，都发生在过桥以后：两个师傅量得一样，名字也查得一样，对"这个名字在这家人身上意味着什么"，说法并不一样。这时候再争，已经不是在争地，是在争读法。

罗盘把一个方向，变成了一串名字。另一个常用的符号，是把整座房子也变成一串格子。

九宫是另一个常用的符号。把一座房子画成三乘三的九格，每格配一个数、一个卦、一个方位、一种性格。

附件书二的 400 页，有一个案例：某宅，七运造，巽方有高楼。书里画了一张九宫图，每一格里有两个小数字，格子下面另有一个汉字数。章氏断语的大意是，这房子住进去以后，财气不错，可是巽方有高楼冲射，必有一位老年妇人为田土起争执〔附件书二·400 页〕。后面一位评注者，在"财气颇佳"这一句旁边加了一个括号，写着原案例没有讲明条件〔附件书二·400 页〕。

这一页，后一章我们还要用，这里先只看九宫这个符号做了什么。

九宫做的，是**把一座连续的房子，切成九个有名字的格子**。真实的房子，墙是斜的，走廊是拐的，一间屋子可能横跨两个格子。把它切成九块以后，问题就变得好处理：这一块属什么，那一块属什么，缺了哪一块，补哪一块。切，是符号的本事；切出来的东西容易记，也容易说。

可是切，也有代价。一家人真正的日子，是连着走的：从卧室到厨房，从厨房到饭桌，从饭桌到门口。日子是 D，是一条线；九宫是九个点。把线切成点，线上的"先后"就丢了。第 11 章讲过动线，那是现实界的事，到了九宫里，往往一句话也不提。

这并不是说九宫没用。它是一张索引，像书后面的页码表，帮你很快找到一个位置。只是索引不是书，格子不是日子。

◆ 五、颜色最轻，力气是借的

再看颜色。

很多家庭谈风水，最容易下手的，是颜色。卧室不宜红，书房宜青，客厅偏黄，厨房忌黑。这些说法，来自五行配色：木青、火红、土黄、金白、水黑，每一个颜色，挂着一个方位、一类性格。

颜色是最轻的一种符号。它不占地方，不用装，涂上去就行，不满意再涂。因此，它也是最容易被试出效果的一种。

试出来的效果，常常是真的：红色墙面的屋子，有的人觉得热闹，有的人觉得躁；浅色的屋子，有的人觉得清爽，有的人觉得空。这些感受，是颜色在自我界里起的作用，也有一部分来自光线：同一堵墙，朝南和朝北，颜色看上去不一样。这一部分，已经是数学态的事了，到第 16 章再说。

要提醒的是，颜色的"意思"，家家不同。有的人一看见红，想到婚礼；有的人一看见红，想到小时候家里的一场争吵。同一个颜色，挂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记忆。风水书里配好的"某某色宜某某"，只是一张通用的查找表。你家里的墙，要涂什么色，最后还是要由你家人的记忆和日子说了算。

颜色的例子，其实已经透了底：它起的作用，一半在人的记忆里，一半在光线里，墙漆本身没有多出什么。顺着这个线索，现在把符号整个放进三方程里，看看它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先说不能做的。一只貔貅、一张红纸，自己不发电，不发热，不挡风，不聚财。按本书的口径，E 的"能量"一面，由 E3 去管，那是内能、动能、势能的事，到

第六编再讲。符号态在 E2 里，它管的是**信息**。信息要起作用，得有人读，得有人按它去做。

所以，符号进方程，有三条路。

第一条，**进 D，排日子**。明远每天擦猫，那一下，把开门这件事的开头，固定成了一个动作。方程里的 D，是一步一步走的序列，符号可以成为序列里的一个"节拍"。春节贴春联，清明扫墓，进门先看见祖宗牌位，这些符号都在给一家人的日子打拍子。

第二条，**进 S，描目标**。S 是一家人想过成的样子。很多时候，人说不清自己想要什么，看见一幅画、一个字、一种颜色，会说"就是这个"。符号把模糊的向往，画成了一眼能看见的形状。墙上挂一幅"家和"，大家未必都信它，它却把"和"这件事，放在了每一个人的眼前。

第三条，**进自我界，调心情**。符号能安抚，也能惊吓。一个人搬进新家，发现门牌号里带着"四"，心里一紧，这一紧，是真的紧。紧了以后，睡不好、挑剔、吵架，这些后果，都是真的后果。符号没有直接做什么，它借着人的心，做了很多事。

三条路，有一个共同点：符号不是自己动，是借着 D、S、自我界动。**符号的力气，是借来的**。借给它的，是这一家人的日子、愿望和心情。

这一点，对风水术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同一件摆件，进了不同的家，借到的力气不一样。有的家借得多，它就很管用；有的家一点也不借，它就只是一件摆设。管用不管用，要看这个家里，日子和愿望有没有把它接上。

◆ 六、符号怎样促进，怎样卡住

本书第 3 章讲过，六路径，是 S、D、E 的六种起手顺序：SDE、SED、DSE、DES、ESD、EDS。六条都通，是"六六大顺"。风水好，是 E 高度促进六路径的顺利运行；风水差，是 E 拖住、卡住了某几条路径。符号这一态，促进和卡住的，各有哪些？

先看促进。

符号最擅长的，是**起手时给方向**。一家人要开始一件事，最难的是第一步。S 起手的路径（SDE、SED），是先想好要过成什么样，再往下走。这时，符号帮的是"把想好的样子说出来"。方晴想让家里多一点读书的气氛，她挂了一幅字，放了一个小书架。这一幅字，把 S 画了出来，后面的 D（睡前读二十分钟）和 E（书架、台灯）跟着就有了方向。

符号还擅长**让 D 的序列有记号**。D 起手的路径（DSE、DES），要靠一步一步的序列推进。序列容易忘，容易乱，符号就是路标。老宅堂屋里的那面祖宗牌位，杜奶奶每天早晚上一炷香，这炷香，把一天分成了两段。一天被切成段，日子就有了形状。

符号还擅长**让 E 的更换有一个说法**。E 起手的路径（ESD、EDS），是先有了土，再从土里长出日子和样子。新搬进一个陌生的房子，最怕"这里什么都不是我的"。这时贴一张红纸、挂一个门牌、摆上一盆家里带来的植物，是在告诉自己：这块土，开始是我们家的了。新的 E 与已有的 D、S，借着符号，接上了头。

所以，符号促进六路径，主要靠三件事：**给 S 一个看得见的形状，给 D 一些可以踩的节拍，给新 E 一个"归我家"的认领**。做到这三件，符号这一态，就是在帮六条路一起走顺。

促进的一面说完了，另一面同样要看。再看卡住。

第一种卡，是**符号抢在 S 前面，把 S 定死了**。老周说，这间屋子宜做书房，不宜做卧室。这句话，原本是一个建议，可是一家人听了以后，如果就把它当成"定论"，S 就被符号牵着走了：这个家想过成什么样，不再由这家人的日子决定，由一张查找表决定。路径上，本来 S 和 D 是在互相调整的，现在 S 被钉住，SDE 与 SED 这两条以 S 起手的路，就走不动了。

第二种卡，是**符号带来的恐惧，堵住了 D**。读到"地刑""案劫"这样的字，心里先怕了，一怕，家里就多了很多"不敢"：不敢睡那间，不敢动那一角，不敢在那个方向做事。D 是靠一步一步往前走的，"不敢"一多，序列就断。DSE、DES 这两条以 D 起手的路，也就慢了下来。

关于这一点，书里也留了余地。本书不转述那类断语里的病名与凶事。只想说一句：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符号的名字再重，也替代不了一次检查、一次谈话。

第三种卡，是**把符号当成了 E 的全部**。一家人遇到难处，最省事的办法，是去换一个摆件。换完了，心里踏实一阵。难处真正的来源，也许是走廊太窄、作息太乱、两代人的话说不到一块儿。这些东西，一个摆件解不开。路径的卡点还在，只是心里暂时好受了。时间久了，符号换了一件又一件，方程却还是那个方程。

这三种卡，有一个共同的样子：**符号从"帮着说话的东西"，变成了"替人做主的东西"**。到这一步，它就不再促进路径，转头拖住路径了。

◆ 七、门牌上的"发"，小禾看房

前面说，风水是 S 不断回写 E 形成的。符号，是这种回写里最快、最显眼的一种。

举一个市面上的例子。在广东，很多人买楼，爱看楼层和门牌里的数字。"八"与"发"同音，"四"与"死"近音，"十八"又被读成"要发"。这些读法，是几代人用方言一遍一遍说出来的。说得多了，楼盘里带八的单元，有的价钱就要高一点；带四的，有的就要便宜一点。

你看，这就是回写：S（想发财的向往），回写进了符号（八），符号又回写进了价格（E）。到最后，一个数字，成了一块实实在在的土。想买这套房的人，不得不为这个数字多付钱；不想付的人，也得面对"别人会怎么看这个号"。

所以，**符号不是中性的**。它一旦被一个圈子认得，就会变成这个圈子里的现实。你不信，也得承认你的邻居、你的亲戚、你将来的买家信。

这给了我们一个提醒：对符号，要同时看两个层次。一层是它在 E 里的"硬度"：有多少人认，有多深的传统，能不能影响价钱和关系。另一层是它在自家 SDE 里的"实际作用"：这一家的日子，有没有被它排好，这一家的愿望，有没有被它画出来。

两层可以不一致。一个全城都爱的号码，对某一家人可能毫无意义；一个别人看不上的号码，对某一家人也许是满满的记忆。

这些读法，不只是市面上的故事。杜家的小禾，就在一个周末，把它们一起摆到了自己面前。

杜小禾，二十六岁，在深圳做室内设计，与人合租。她这两年一直在想买一套小户型，攒了点钱，也有了点底气。

一个周末，她看了一套小户。中介热情，一路介绍：楼层好，十八层，"要发"；门牌尾号是八；房子朝南，客厅方正；客厅西北角，是旧书上说的"财位"。

小禾笑着听完，没有急着回话。她做室内设计，对符号很敏感，知道符号的力气是借来的。她回去以后，把这套房子拆成了三份清单，放在方程里一项一项看。

第一份，看符号读出来的东西。 十八层、尾号八，价钱里有溢价，这是别人写进去的。"财位"在西北角，这只是一套读法，换一套读法就会变。她写下三行：溢价是实的，读法是软的，心情是自己的。

第二份，看符号借得到什么力气。 她问自己：这套房子里，哪些符号，她愿意借给它力气？她想要一个能在家里做模型、画图的角落，这是 S。她的 D 是晚上会工作到很晚，早上很晚才起。她在西北角那堵墙上想了很久：如果把工作台放在这里，每天晚上，她会坐在一个"位置正"的地方，心里踏实。符号在这里，进的是自我界，让她愿意在这个角落坐下来。她觉得，这是一个正当的借法。

第三份，看符号盖不住的东西。 十八层是高层，夏天会不会很晒；楼与楼之间隔多远；晚上楼下的车声大不大。这些问题，符号一个也答不了。她把这几条，留到下一个周末，带着尺子和手机去量。（这一类问题，是第 16 章的事。）

她最后的判断很清楚：号码好听，是个添头，不是理由；真正的理由，要从日子里去找。

这个例子，让符号回到了它该在的位置：**它是一种语言，一种认领，一种打拍子的方式，它不是出租房子的合同，也不是买房子的理由。**

◆ 八、符号为什么常常"说中"

说到这里，有一个问题绕不开：既然符号的力气是借来的，为什么那么多人觉得它"准"？

本书不去判断每一个具体断语的对错，只给几条机制，让你自己看。

第一条，**读法会引导注意力**。一家人被告知"东南角主财"，以后留意的，多半是东南角的事。家里东南角放了一个鱼缸，哪天生意好了，他记住了；哪天生意差了，他想到的是别的原因。这样，符号和结果之间，慢慢攒起了许多"对上了"的例子，没对上的，不那么容易被记住。

第二条，**读法会改变行动**。被告知"这个角落是财位"，一家人会在那里放钱箱、放账本，也会常常去看一眼。这一看，就是 D 里多出来的一步。账目比以前清楚，钱也许就比以前好管。这是符号经过 D，产生的真实结果。

第三条，**读法会安抚情绪**。住进陌生地方的人，被告知"这里是旺地"，心里就放松。放松以后睡得好，做事顺。这样的效果，是真的，只是来源在自我界，不在方位。

这三条，有一个共同的结论：符号"说中"的时候，我们要问的，不是"地里有没有这股气"，而是"这个符号，借着什么渠道，改变了这家人的日子"。渠道找到了，符号的作用就看得清楚；渠道找不到，那只"准"，也许只是巧合。

同样，符号"说不中"的时候，也要问渠道：是这个家没把它接上，还是读法本来就和这家人的日子搭不上。

◆ 九、谁来读，老周怎么说

符号既然是约定，就要问一句：谁在约定？

杜家老宅的堂屋里，大门两边，一直贴着一对门神，是杜奶奶年年换的。杜小禾小时候怕它，大了觉得它有点老气。明远说，老宅翻修的时候，可以把门神换成现代一点的画。奶奶不说话，第二天自己又买了一对新的，贴上了。

这一幕，说的是符号和"谁来读"的关系。门神对奶奶，是一整套记忆：几十年的春节、过世的老伴、村里的邻里。对小禾，它只是一幅图。对明远，是一件孝心的事：换不换，要看奶奶的意思。

同一对门神，在三个人心里是三个东西。你要是只问"门神在风水上旺不旺"，三个人都没得到答案。要问的是：这个符号，在这个家里，被谁读成了什么；这三种读法，能不能放在一起，让一家人彼此看得见。

所以，家里的符号，不要由一个人说了算。一个符号，如果每个人对它的读法，彼此都不知道，那它很可能在暗地里，成了一个小小的"不等式"：有人觉得安心，有人觉得别扭，谁也不说，各自忍着。把读法摆到桌面上，让一家人说一说，符号就从一件东西，变成了一次谈话。谈话，本身就是一次解冻。

读法摆到桌面上以后，还有一个人，该听听他怎么说。这一章写到这里，要给老周留一段。

老周六十出头，在镇上看了三十多年风水。他的罗盘，是师父传下来的，盘面磨得发亮。有一回，明远问他：这些东西，到底灵不灵？

老周没有马上答。他把罗盘放在桌上，说：灵不灵，我不跟你吵。我只说一件事：我去人家里，十家有八家，我话还没说完，主人已经松了一口气。你说，这口气，是我的罗盘给的，还是我这个人给的？

明远没有回答。老周自己接着说：我想，是两样都有。人家请我来，是想听一个说法；我给出说法，他就有了一个往前走的理由。我也见过，说法给了，人还是原样，原样的人，说法再好，也没用。

这段话，几乎就是本章的结论。符号给的是一个"说法"，说法能给日子一个开头；可是日子能不能真的往前走，要看这一家人，有没有顺着这个开头，把后面的路走出来。

老周不是骗子，也不是神。他是一个懂得用符号给人开头的人。符号用得好，是一种手艺；符号用得不好，是一个替人做主的壳。区别不在符号，在用符号的人和住在符号里的人，各自怎样对待它。

◆ 十、便宜是好处，也是陷阱

前面说，符号便宜。现在回头把这一条讲透。

便宜，是好处。**很多家庭动不了现实界**。租房的人，不能砸墙；老房子的人，没钱翻修；挤在一起住的人，没有多余的空间。这时候，符号是他们唯一能改动的E。一张红纸，一盆绿植，一幅画，一个新的称呼，就是在给这块土写字。这些字虽小，却是真正的回写。

便宜，也是陷阱。**因为便宜，符号最容易被用来"顶替"更难的事**。一家人不想谈钱、不想谈老人怎么养、不想谈孩子的学业，转头去买一个摆件，换一个颜色，似乎就算做了点什么。符号于是成了一块遮羞布：它让人觉得，难事已经处理，实际上，难事还在原地。

所以，有一个简单的判断办法。动一件符号之前，先问一句：**这件符号，是要接上哪一条路径的？** 接得上，它就是一个路标、一个认领，值得做。接不上，只是为了心里好过一点，那就先别急着做，先去找那条真正被卡住的路。

老周自己，也有这个意思。他有一次对明远说：摆件摆了，该吵的架还是要吵，该谈的话还是要谈，东西摆好了，是好开口了，不是不用开口了。这句话，说得比很多书都清楚。

符号的便宜，还有一层后果，落在三原理的动力上。方程讲完，再看动力。三原理说的是：两样东西顶撞，第三样被改变，然后回写。S与D顶撞，E变；D与E顶撞，S变；S与E顶撞，D变。动力足，是这三种转换都转得动。

符号在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位置：**它是最容易被拿来当"第三者"的东西**。一家人的想法和日子对不上了，想过成的样子和每天的作息顶撞起来，按原理，应当有一块土变一变。最省力的变法，就是换一个符号：换一幅画，换一个摆件，换一种颜色。这样的变，是真的变，它让顶撞有了出口，所以一时之间，家里会轻松不少。

可是，如果每一次顶撞，都只靠换符号来消化，另外两种转换就慢慢生锈了。D与E顶撞时，本该由S变：家里的走廊太窄，作息太挤，原本该重新想一想"我们要过成什么样"，现在却是再换一件摆设。S与E顶撞时，本该由D变：房子的格局不合用，原本该改一改家里的走法，现在也是再换一件摆设。

于是，符号用得太勤，会让三原理里的两条，长期闲着。这是符号态拖住动力的方式：不是它自己有毒，是它太方便，把别的转换替代掉了。

反过来，用得好的符号，正是顶撞的"记录员"。一家人吵过一场，谈出了新的规矩，把规矩写成一张小字条贴在冰箱上。这张字条，是 S 与 D 顶撞以后，被回写进 E 的第一笔。以后每次开冰箱，每个人都再读一遍，规矩就一点一点沉下去，成了家里的土。

所以，同样是贴一张纸：先顶撞、后落笔的，是回写；不顶撞、只想躲过去的，是遮盖。纸一样，位置一样，两种用法，一家人的日子，差得很远。

◆ 十一、给符号做一次体检

最后，给一张可以拿去用的小表。家里每一件有"说法"的东西，不管是摆件、颜色、门牌，还是一条流传下来的忌讳，都可以按这四问过一遍。

问	问的是什么	答案偏向哪边
它接着哪一条路	这件符号，是在帮 S 画形状、给 D 打拍子，还是在给新 E 认领	说得出来，是促进；说不出来，只是摆设
谁在读它	家里每个人，各自把它读成了什么	读法摆在桌面上，是语言；各自藏着，是暗地里的不等式
它借的是什么力气	它靠 D、S，还是靠自我界里的安心或害怕	靠日子和愿望，站得住；只靠害怕，要小心
动它以后会怎样	把它拿掉，家里谁会不安，哪一步日子会断	拿掉没事，可以换；拿掉就乱，说明它已经成了 D 的一环

这张表，不是为了把符号一件件清出去。符号是家里的语言，一个家没有一点符号，也是冷的。表是为了看清：哪些符号，是在替这家人说话；哪些符号，是在替这家人做主。前一类，留着，好好养；后一类，一件一件松开。

松开的办法，不用粗暴。先问，再摆到桌上，再商量，最后才动手。很多固化，就是在这一连串的"问"里，先松了一半。

◆ 放回日子里

回到收银台后面那只猫。

那天晚上，明远关了店，把卷帘门拉下来，在柜台前坐了一会儿。他看着那只猫、那盆树、那个铜葫芦，忽然想：这三样东西，各自接的是什么？

猫，接的是早上的开门，一个固定的动作。树，接的是一点绿，让一天里有个不那么紧的地方。葫芦呢，他想了半天，没想出它接了什么。它只是被老周说过一句，就放在那里了。

方晴在一旁整理账本，听他这么一说，笑了：那你就把葫芦收起来，换成一个月底对账的小本子，摆在同一个位置，看看会怎么样。

明远没接话，第二天早上，他把葫芦收进了抽屉，把对账本放到了架子上。

你也可以在这个周末，试一件小事。找出家里一件你说不清它为什么摆在那儿的摆设，问问它：它接着哪一条路？接得上，就留着；接不上，换成一件能接上的东西，看看三个星期以后，这一角的日子，有没有什么不同。

带 走 的 话

符号没有自己的力气，它的力气是借来的；借给它多少，要看它接上了日子里的哪一条路。

小　账

这一章里的 E（符号），让方程更和谐了，还是走向了不等式？ 接得上 S、D、自我界的，是在促进六路径；抢在 S 前面、带来恐惧、顶替真问题的，是在拖住六路径。

固化在哪里？ 固化在"名字被当成了地里原有的东西"。解冻从哪一处下手？先问每一件符号接着哪一条路，再把读法从"定论"改回"建议"。

◆

15

第 15 章

推得再用力，也推不回住进去以后的那个晚上

◆ 一、方晴手机里的那张盘

方晴是小学语文老师，批改作业的时候，最看不得一道题没有过程、只有答案。

那天晚上，她在批作文，明远凑过来，把手机递给她。屏幕上是一张九格的图，每一格里挤着三个小数字，格子外面标着方位。是镇上老周用一个小程序给县城旧房排出来的盘，发到了明远微信上，说："你们家这房子，运过了，你们自己看着办。"

方晴把红笔放下，认认真真看了一遍。三个数字，一格一格，井井有条。她问明远：这几个数，是怎么算出来的？

明远说，老周讲过，是按房子建成的年份和门朝的方向，一步一步排的。

方晴点点头，说：那这一部分，是算的，我信一半。她又往下看，看到每一格旁边附着的几行说明，有的写"旺丁"，有的写"旺财"，有的写着让人看了心里一沉的字。她把手指停在其中一行上，问：那这个呢，也是算出来的吗？

明远说，不是，是查出来的。

方晴说：那就是两回事了。

这一句话，正是本章要讲的事。

飞星这套办法，在风水术里，是推演最用力的一部分。它有前提，有规则，有一步一步往下走的步骤，有最后的结果。可是方晴听出来了：结果的前一半是"算"，后一半是"查"。算的部分，是一条链；查的部分，是一张表。链和表，在信息三态里，分属两个不同的层次。风水术把链的部分做得很漂亮，可是它的最后一步，落在表上。这就是本章要说的"符号态封顶"。

◆ 二、什么叫"逻辑态"

先说逻辑态是什么。

E2 的三态里，符号态是"认"，逻辑态是"推"。推，是指有一个起点，有一套规则，规则把起点一步一步变成终点。每一步，都能被拿出来单独检查：这一步用了哪条规则，从什么变成了什么，有没有算错。

菜谱就是一条逻辑链。先放油，再放蒜，爆香以后放菜，翻炒几下，加盐，出锅。每一步，都可以问一句"为什么在这里放盐"，也可以问一句"这一步搞错了，后面会怎样"。一道菜出了问题，你能顺着步骤，找到是哪一步出的事。

地图导航也是一条逻辑链。从这里出发，经过哪几条路，在哪里转弯，几点到。路上遇到了堵车，系统会重新算。

这两个例子，有两个共同的特点，对后面的讨论很重要。

第一，**链上的每一步，都是可以复查的**。别人拿同样的起点，按同样的规则，应当走到同样的终点。走不到，就是有人算错了。

第二，**链的终点，会被现实拿回来对一对**。菜做出来了，要尝一口，咸了，下次少放盐。导航说二十分钟到，结果四十分钟，系统就知道那条路的预估有问题。终点和现实之间，有一个回头的动作，推演链因此能被修正。

一条链，有了第一个特点，叫"可推"；再有第二个特点，才叫"可校"。**可推，是逻辑态的起码要求；可校，是逻辑态长大成熟的标志**。

记住这两个词，下面看风水里的飞星，就容易看清它推得好在哪里，又少了什么。

◆ 三、飞星是怎样排出来的

玄空飞星，是风水术里最像"算术"的一部分。这里不教你排盘，也不去评判各家流派的细则。各家取法略有出入，本书所附的书页，又多是排好了的盘面和断语，没有把每一步摊开。本书不敢假装教得对，也用不着教。本书只想把它的骨架摆出来，让你看见：这是一条什么样的链。

骨架大致是这样。

第一步，**定运**。传统的说法，把时间分成三元九运，一运管一段年头。房子建成或装修入住的年份，落在哪一运里，就叫几运的房子。

第二步，**定坐向**。拿罗盘，量出这座房子背靠哪个方位，门朝哪个方位，再从二十四山里找出对应的名字。比如某一栋房子，坐辰山，向戌向。这一步，罗盘上的磁针是量出来的，二十四山的名字是查出来的。

第三步，**排运盘**。九宫格的中间，放进当运的数字，然后按一条固定的路线，把数字依次布到九个格子里。

第四步，**排山盘和向盘**。坐山一边、向首一边，各取一颗星，再按各自的规矩，在九宫里飞一遍。顺着飞，还是逆着飞，各家有各家的取法，本书不展开，只记住一点：每一步都有规则可循。

第五步，**三盘叠起来**。运盘、山盘、向盘，叠在同一张九宫格上，每一格就有了几个数字。几个数字碰在一起，就叫"某某组合"。

看到这里，你会觉得：这是一件很有章法的事。它有一个起点，有五六步规则，每一步都能写下来，两个人各自排，结果应当一样。

这是飞星这一套办法，最值得承认的地方。

换句话说，它在"可推"这一条上，几乎做到了满分。后面要讲的，是它在"可校"这一条上，还差什么，不是要把前面的分数抹掉。

◆ 四、旧书拿盘做什么，链好在哪

排出盘以后，旧书往下做的，是"断"。

附件书一的 192 页，是"下元九运辰山戌向"的页面：上半页是一张圆形的盘图，一圈圈小字；下半页，列着各个山和水的断语，一行一格，一山一水〔附件书一·192 页〕。170 页是"下元八运壬山丙向"，格式一样〔附件书一·170 页〕。

这样的页面，有一个整齐的样子：每一个方位，分成山和水两栏，各一两行字。当运的那一格，写的是旺丁、旺财；其余各格，后面跟着的多是病症、口舌、刑杀、克某某一类的说法。

这些断语，本书一律只当作"旧书的说法"来读，不当作事实，也不去重复它们的内容。要提醒读者一句：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我们要看的，是这一页的结构：**圆盘在上，表格在下**。上面的盘，是一条推演链的结果；下面的表，是一张查找表。读这一页的人，目光从上往下走，走过了从"算"到"查"的那一道缝，却不一定觉察。

附件书二里，有同样的做法。400 页有一个案例，题作"有诉讼的房子"：申寅兼坤艮，七运造，巽方有高楼。书里画了九宫盘，然后给出一句"章氏断"：住后财气不错，只是巽方有高楼冲射，会有一位老妇为田土起争讼。理由写的是"六为官星，二为寡宿"，再接一句田土〔附件书二·400 页〕。

这句理由，是一个很好的解剖样本，下一节专门看它。

在挑毛病之前，要把好处说足。

第一，它把"玄"变成了"步"。不少风水说法，开口就是"此地有气""此宅有煞"，无从问起。飞星不同，它先给你一张盘，盘是怎么来的，一步步交代。哪怕你不信它的结论，也能顺着步骤看它是怎么走的。这是对读者的一种尊重。

第二，它让两个师傅可以对账。同一座房子，两位懂行的师傅，各自排盘，数字对不上，就知道有一个人错了。这在很多手艺里，是很难得的。算错，是能被查出来的错。

第三，它把"算错"和"断错"分开了。盘排对了，断得不对，是后一步的事。你想批评它，可以指出具体批评哪一步。这对一个传了几百年的术，是很大的自觉。

第四，它的推演，确实在 E 上用了力。第 2 章讲过，风水好坏的总判据，是三方程不走向不等式。飞星里，有一个朴素的想法：一座房子的格局，会随着时间的更替而"得运"或"失运"。这个想法，抓住了一件真事：E 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和时间有关系。一座旧房子，随着日子的推移，和住在里面的人，会越来越不相配。这一点，本书第 21 章还要认真讲。

所以，不要因为后面会指出它的封顶，就把它看轻。它是风水术里，最接近"方程"的一部分。

◆ 五、链的最后一步，是查表

现在回到 400 页的那个案例，把这句理由拆开看。

这句理由里，有好几个"为"字。每一个"为"，都不是推出来的，是查出来的。

按通行的对应，六配乾，二配坤。乾，在八卦的查找表里，是天、是父、是官、是尊长。所以六是官星。坤，是地、是母、是老妇、是田土。所以二是寡宿，也是田土。巽方的高楼，冲射在这个组合上，书里就读成"老妇""田土""争讼"。

你看，整个过程，由三次"查"串成：数字查八卦，八卦查人物，人物查事件。每一次，都是把一个符号，换成另一个符号。这是**符号换符号**，不是从一件事推出另一件事。

在逻辑里，从"所有人都会死、苏格拉底是人"推出"苏格拉底会死"，是推演。前提里的东西，被规则带到了结论里。可是"二是坤，坤是老妇，老妇会争田"，不是这种推。它没有一个"所以"，只有一连串"也是"。

这并不是说这样的连接没有道理。符号系统本来就靠联想和对应起作用，古人用它整理世界，自有他们的用意。只是，当它穿着推演链的外衣，出现在盘的后半段，读的人就容易以为，整条路都是推出来的。

排盘，是推；断语，是查。推到了查的门口，链就停住了。

说到底，推和查的区别，你在日子里天天用：算账是推，翻黄历是查。两样都有用，只是遇到大事，要分清手里拿的是哪一样。拿着黄历，别当成账本；拿着账本，也别指望它告诉你哪天是好日子。

这句话，是第 15 章最重要的一句。

◆ 六、这条链缺的两处

接下来，说这条链缺的两处。

第一处，是它的输入。

回头看飞星的骨架：第一步要年份，第二步要坐向，后面各步都是在这两样东西上做文章。整条链，从头到尾，需要的原料，只有两样：**这座房子建在哪一运，它朝哪个方向**。

换句话说，同样是坐辰向戌的九运房子，住进去的是一对刚结婚的年轻人，还是一户三代同堂的人家，是开店的，还是在家教书的，盘面完全一样，断语也完全一样。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缺口。按本书的主方程，E = H(S, D)：一块新的土，要和这家人已有的日子（D），和这家人想过成的样子（S），一起，才能谈"和谐"。判断一座房子好不好，要两头都看：E 是什么，S 是什么，D 是什么，三者对得上还是对不上。

不过，飞星这条链，只算了 E 的一头，而且这一头，是由日历和罗盘决定的。S 和 D，它一个都没有问。

这么一来，推演再用力，也只是在"E 这一边"用力。方程的另外两条腿，没有进来。它回答的是"这座房子在符号系统里是什么"，回答不了"这座房子和这家人是不是配"。

这就好比一位裁缝，只量了布，没量人，剪得再整齐，也不一定合身。

第二处缺，在终点。

前面说过，一条成熟的推演链，终点要被现实拿回来对一对。菜要尝，路要走。飞星的终点，是断语。断语能不能被拿回来对？

我们不妨认真想一想，要对，得有什么。

第一，**断语得写明条件**。比如"旺丁"，是什么时候旺，旺到什么程度，旺的是哪一个人。只有条件写清，才能在若干年后，翻出账本，看看是不是对上了。

第二，**住进去以后，得有记录**。哪一年搬进来，之后每一年家里发生了什么，不能靠记忆，要有纸面的账。

第三，**对不上的时候，得知道改哪里**。是盘排错了，是规则不对，还是这家人的情况和书里的案例不是同一类。

现在看一看旧书里的案例。400 页那个案例后面，另有一段"易学道人评"，头一句是对"财气颇佳"的括注：原案例未讲明条件〔附件书二·400 页〕。这一句，说得很实在：连书里的评点者，也看见了条件缺着。

条件缺着，是个普遍的情形。书里的断语，常常带一连串小前提：有水无水，有楼无楼，当运失运，山好水好。这些前提，让断语显得很周全，也使它很难被对质：对上了，是"应验"；对不上，是"某个前提没满足"。一个断语，能用任何一种结果去解释，就失去了被检验的机会。

这样说，并不是指责古人有意为之。一门传了许多代的手艺，积累起来的断语，本来就是从零零散散的口传里整理出来的。只是，到了今天，你拿着这张盘，要拿它做一次卖房、翻修的决定，就有理由追问：这张盘，能不能被检验。

一条链，只往前推，不往回看，就只能算一半的逻辑。

◆ 七、"符号态封顶"是什么意思

现在，可以把本章的核心说出来了。

信息三态，是一把梯子：符号态、逻辑态、数学态。风水术在这把梯子上，一直是用符号态在做事：罗盘、八卦、九宫、断语，全是符号。飞星，是它向逻辑态伸出去的一只手：它搭起了一条推演链，每一步都有规则，可以复查。

可是，这只手没有真的抓住逻辑态。因为：

- 链的前端，输入是日历和罗盘，没有这家人的日子；
- 链的中段，有一段推的，也有一段是"符号换符号"的联想；
- 链的末端，落在一张断语表上，表里的条目，不接受住后回看的检验。

于是，整条链，从起点到终点，都在符号态的范围里转。推得再用力，也只是在符号的世界里，把一个符号换成另一个符号，换得更整齐、更复杂，可是它没有一步，走出符号去接受现实的校正。

这就是**风水术的"符号态封顶"**。

"封顶"这个词，说的不是风水术不好，是它在 E2 这把梯子上，到了符号这一层，就上不去了。它想上的时候，用的是推演的样子；可是上面那一层需要的东西，它没有备好：一个可以回头对账的终点。

你可以想象一间屋子，楼梯修得很漂亮，一直修到二楼的门口，可是门是画在墙上的。人走到那里，以为到了，其实只是到了一幅画。

封顶，对一家人有什么实际后果？有两个。

第一，**断语成了终点，D 和 S 就没有了修改的余地**。一张盘说这个方位不宜睡人，这句话落下来，一家人往往就不再问：我们这家人，需要什么，这间屋子能给什么。方程被盘面截住，只剩下盘上的话。

第二，**链上没有回写的位置**。住进去以后，日子里长出来的东西，没有地方回到盘里去。第 5 章说过，风水是 S 不断回写 E 形成的；这条链里，没有这一道回路，所以盘永远是那一张盘，不会因为一家人住了二十多年，长成另一张。

◆ 八、逻辑态怎样促进，又怎样卡住六条路

按本书的口径，风水好，是 E 高度促进六路径的顺利运行；风水差，是 E 拖住、卡住了某几条路径。逻辑态这一层，怎样促进，怎样卡住？

先说促进。

逻辑态最擅长的，是**把一件大事，拆成有先后的步骤**。以 D 起手的两条路（DSE、DES），最需要的就是这个：先做哪一步，再做哪一步，哪一步依赖哪一步。一家人要搬家、要装修、要把老人接出来，都是一串有先后的事。一条清楚的链，可以让这串事走得稳，不会前后打架。

逻辑态还擅长**让分歧找到落点**。一家人吵起来，常常是各说各的。如果有一条链，大家能一步一步指着说"我们是在这一步分开的"，吵架就变成了找岔口。这对 S 与 D 顶撞的时候，非常有用。

再说卡住。

飞星这一类"到了断语就停"的链，对路径的卡法，有三种。

第一种，**把 E 变成了起手的一步，还是不能商量的一步**。一张盘一出，格局已定，一家人再去谈想要什么样子、怎么过日子，都得绕着它走。这样，本来 S、D、E 三者可以从任何一头起手，现在只剩了"E 先说话"这一条，其余几条路，被盘面压住了。

第二种，**让矛盾找不到"第三者"**。三原理讲的是，两者顶撞，第三者要变。，在一条没有回写的链里，顶撞出现以后，会被解释成"运不对""山向不对"，而不会被

解释成"我们家的日子和想要的样子，对不上了"。矛盾被推给了盘，三原理的转换就转不起来。

第三种，**让时间成了对手**。"运过了"这句话，听上去是一个推演，实际上，它把"家里发生的事"，归给了"一运一运轮着换的运"。一旦这样归因，一家人手上，能做的事就少了：运是换不了的，只能等下一运。

可见，逻辑态本身，不是坏东西。它在方程里，是一把很好用的尺子。**只是这把尺子，要两头都装上：前头装上这家人的日子，后头装上住后的回看**。装上了，才叫真的逻辑态；没装上，它就只是一件穿着推演衣服的符号。

◆ 九、一条可校的链，和小禾的做法

光说飞星缺什么，不够。要让你看见，一条补齐了的链，是什么样子。

拿一间朝西的卧室来说。把它排成一条链：

前提一：这间卧室的窗，朝西。前提二：下午的太阳，会从西边斜着照进来。规则：太阳照进屋子，屋子会升温，墙面吸了热，到晚上还要慢慢放出来。推出：夏天的晚上，这间屋子睡前，会比别的屋子热一些。

到这里，是推演，每一步都能复查。接下来，是装上"回头"的那一步：拿一支便宜的温度计，放在床头，连着几个晚上，睡前记一下数。数字出来了，要么对上，要么对不上。对上了，说明这条链站得住，下一步该想办法遮阳、通风。对不上，比如实际上并没有很热，就回头查：是窗外有树遮着，还是隔壁楼挡了光，还是这条链里漏了一个前提。

你看，这条链和飞星的差别，不在于谁更玄、谁更科学，而在于**它的终点是一个能被现实拿来对一对的东西**。对不上，链会被改；对上了，链会被留下来，下次再用。

链一旦能被这样修，它就开始"长"。用上十次，前提会越写越细，规则会越来越贴这一家的实际情况，这就是逻辑态的成熟。

风水术里，当然也有这样的成分。老师傅看一个门口，说"这个位置风大，门一开，火就灭"，那是一条被很多次现实对过的链。只是，这样的链，在今天通行的飞

星盘里，是和另一些没被对过的东西，混在同一张盘上的。读者要做的，是把两种东西，分开放。

说到这里，不妨看一个把盘放回日子里的人。

小禾是做室内设计的。她的客户里，偶尔有人拿着飞星盘来找她，要求"那个方位别做卧室"。

她的做法，有一个很实在的分寸。

客户拿出盘，她先看一遍，说：这一部分是排出来的，我能核对，没排错。然后她问客户：您家平时几点起床，几点回家，家里几口人，老人住哪间。客户一边答，她一边在图纸上画：动线、窗、光线、柜子。

画完，她说：这间屋子，按盘上的话，不宜做卧室。可是按您家的日子，它是家里最安静的一间，也是离洗手间最近的一间。您要是家里有老人，我倒是建议把它做成老人房。要不然，我们换一种办法，在这间屋里，把盘上说的那个"忌"，用别的方式化开。比如床头别靠那面墙，换个方向。

客户常常听完，松一口气。

小禾后来对明远说过一句话：盘，我当它是一个客人带来的"问题"。我的工作，是把问题放回他家的日子里，一起看。

这是一个很干净的做法：不否定盘，也不被盘截住。

这样做，盘没有被扔掉，也没有被供起来，它被放回了它该在的位置：一个等着和日子对账的输入。在她的图纸上，盘变成了方程里的一个输入，S 和 D，是另外两个输入。三者放在一起，才有一个"和谐"可言。

◆ 十、为什么愿意信，信了会怎样

话说到这里，还要补一个问题：既然终点接不住回看，为什么这一套办法，会传得这样广，这样久？

答案，不能简单说成"迷信"。有几个很具体的缘由。

第一，**人对不确定的事，天然想要一条路**。买房、迁居、装修，都是几十万、上百万的大事，事前没有办法确定结果。一张盘摆在面前，一步一步，有章有法，

人会觉得，我不是在乱来。这份"有章法"的感觉，本身就是真实的安慰，也是真实的决策帮助：它让人有勇气往前走。

第二，**推演的外形，给了断语以重量**。同样一句话，由老人随口说出来，和由一张九宫盘推出来，听的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盘面的数字，像是一张"证据"。

第三，**链里确有可推的部分**，人们由此对整条链放了心。上一节说的，排盘本身确实可以复查，这一部分让人觉得"这套东西是严谨的"，于是这份信任，顺着链，滑到了后半段的查表上。

第四，**住进去以后，没有人去回看**。买了房、搬了家，日子照常往前，谁也不会拿一本多年前的断语来对账。没有人对，断语就没有被推翻的机会，也没有被修正的机会，一年年传下去，成了"老话"。

这四条，没有一条是在说传这套办法的人不真诚。它们说的是：一件手艺，在一个没有回看的环境里传了许多代，会长成什么样子。

愿意信，信久了，就有了后果。断语一旦成了终点，固化就开始了。

一张断语，如果被当成终点，它对一家人的日子，会发生什么？

先是，**它给 E 贴了一个标签**。这间屋子"宜"什么，"忌"什么。标签贴上去，一家人对这间屋子的看法，就被固定了。以后家里谁进这间屋子，心里都带着那个标签。

再是，**标签改变了 D**。"忌"住人的屋子，没有人敢住；"宜"摆财物的角落，所有人都往里放东西。一年年下来，家里的走法，被标签排成了固定的样子。

再往后，**D 的固定，改变了 S**。一家人想过成什么样，也被它悄悄地改了。一间屋子长年空着，家里就少了一个房间的日子；一个角落长年摆着贵重物，家里就多了一个不能碰的地方。

这就是第 8、9 章讲过的连带固化：E 一冻，D 跟着冻，S 跟着冻。断语的作用，是给这一串冻结，提供了一个"听上去很有道理"的开头。后来，再有什么事发生，人们会倒着去找原因：我们家就是因为那个方位……这条因果，越说越像真的，因为它越来越符合这家人被固化后的日子。

这也就是第 10 章要讲的：断语"准"的地方，往往是固化最深的地方。不是断语看穿了命，是断语帮着，把命排成了断语里的样子。

所以，对一家人来说，真正要紧的，不是这张盘算得对不对，而是**它有没有被允许，随着日子往前，被改写**。允许改写的盘，是一个好用的工具；不允许改写的盘，是一块越来越重的石头。

◆ 十一、杜家的二十三年账，和五步

回到方晴手机里的那张盘。

县城的旧房子，杜家是二〇〇三年住进去的，到今年二十三年。按老周的算法，这套房排在上一运里。如今换了新运，老周说：运过了，格局上，这套房子的旺位，已经换了地方。至于怎么办，他没往下说，只说"你们自己看着办"。

这件事，对杜家来说，不轻。旧房要不要卖掉换新楼盘，是三件犯难的事里的第一件。

方晴没有急着做决定。她做了一件语文老师最擅长的事：把过程找出来。

她先把老周这张盘，拆成三列。第一列，写"算的"：房子建成年份，坐向，运盘、山盘、向盘的数字。第二列，写"查的"：每一格后面那几行说法。第三列，留空，标题是"我们家住进来以后，看到的"。

然后，她拉着明远，花了一个周末，在第三列里，把这二十三年一件一件地写：店铺哪一年开始扩，哪一年有一回生意很差；小禾哪一年上高中，哪一年考去了深圳；方晴自己哪一年换了学校；杜奶奶哪一年说什么也不肯来县城长住。她没有写病名，也没有写任何带"凶"字的事，只写了日子里的事。

写完，她拿着这张纸，去找老周。

她问了老周三个问题。

第一个：这张盘里，哪几步是算的，哪几步是查的。老周坦率，说，排盘是算的，往后的断语是老书里查的。

第二个：断语里写的"旺丁""旺财"，有没有写明，是哪一年的哪一类事。老周愣了一下，说，书上没写那么细，老辈人讲的是个大概。

第三个：你们看过的、住过的房子，有没有人拿住后的账，来对过这张盘。老周沉默了一会儿，说，我自己，三十年看下来，有的家对得上，有的家对不上。对不上的，我也说不清是哪里错了。

这是一句很诚实的话。一个看了三十年房子的人，肯在一个小学老师面前，承认自己说不清哪里错了，这份坦白，比一张完美的盘，更让人敢往下谈。老周接着又说了一句，方晴后来想了很久：盘是死的，人是活的，我看盘，最后还是要看你们这家人。

你看，老周自己，已经在盘的末端，加了一道"看人"的工序。这一道工序，在他的手里是有的，只是在书里没有被写进链。

老周那天没有急着走。他让方晴把第三列念给他听，念一条，他点一下头，或者摇一下头。念到"小禾考去深圳那年，走廊里的鞋柜换了位置"，他说：这一条有意思，人少了，东西就该挪。念到"奶奶不肯来县城长住"，他沉吟了一会儿，说：这个我不好说，老人家的心，不在盘上。

方晴把他点头和摇头的地方，用铅笔在纸边上各画了一个小记号。回家的路上，她跟明远说：你看，老周点头的，都是家里的日子；他摇头的，都是我们没办法量的事。盘上的话，倒一句也没被他拿来当证据。

方晴拿着自己的那张"二十三年账"，和盘面对了一对。有几处，能对上，比如店铺的一次扩张，正赶上家里添了新的货架，走廊换了摆法；有几处对不上；更多的事，怎么看，都和新商业街开张、铺租涨了、供货商换了有关，和房子方位，没有明显的关系。

她把这张纸，放在饭桌上，对明远说：这张盘，我们不扔，也不当圣旨。把它当成一个要被我们检验的说法。接下来这套房子卖不卖，咱们换一种问法：这套房子，现在和我们家的日子，哪几处对不上了？

明远想了想，说：楼梯间太窄，搬货上楼费劲，这是一处。方晴说：还有，朝北的小屋，一到梅雨天就潮，奶奶要是来住，不合适，这是第二处。

这两处，不再是符号，它们是可以量、可以看、可以改的东西。下一章，我们就专门说这类事。

如果你手里也有一张这样的盘，可以按下面的做法，让它往"可校"的方向走一步。

第一，**把算的和查的分开**。拿一张纸，左边写下这张盘里能一步步复查的部分，右边写下靠查表得来的部分。左边可以信它的"算对没有"，右边只能当作一种读法。

第二，**把家里的账补上**。盘有一张，家也要有一张。把你们住进来以后的事，按年份写下来，只写事，不写评语。账有了，才有东西可以对。

第三，**把断语改写成能被验的话**。比如把"旺丁"，改写成"这几年，家里有没有添人口、有没有人回来住"。改写以后，盘上的话，才有了接受回看的可能。

第四，**对不上的地方，别急着怪盘，也别急着怪自己**。先问：是条件没写清，还是这套规则不适合这家人，还是日子里另有原因。三个问题，每一个都值得单独谈。

第五，**把对账的结果，写回家里**。这是回写的一步：对完账以后，哪些地方要改、哪些地方不用改，写成一条一条的小事，放进接下来的日子里。账对完了，盘才算真的"进了方程"。

这五步，没有哪一步，是要你推翻一张盘。它们只是替这条链，补上它缺的两头。

还有一点，容易被漏掉：补完这五步，盘的位置也变了。它不再是一张"宣判"的纸，变成了家里的一份"待验的假设"。假设可以对，可以错，可以改，可以保留，也可以在若干年后，被一家人亲手改写成另一张。到了这一步，盘才真正走进了 E = H(S, D) 里，成了方程的一个输入，而不是方程的替身。

◆ 十二、把方程写出来：H 的两个自变量被换掉了

最后，用方程再看一眼，会更清楚。

本书的主方程，是 E = H(S, D)：这块土应当长成什么样、配成什么样，由一家人想过成的样子（S）和已有的日子（D）一起决定。风水要问的，是新来的 E，和这两样对不对得上。

飞星这条链，也在回答"E 是什么"。可是它写出来的式子，是另一个样子：E = H'(年份, 朝向)。H 的两个自变量，S 和 D，被换成了日历和罗盘。

这一换，换出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它算出来的 E，对所有同年同向的家，都是同一个**。你想，S 和 D 是每家每户不一样的东西，把它们拿掉，剩下的，当然是所有人共用的一张盘。盘能传，能复制，能教学，靠的就是这一点。

可是，一张所有人共用的盘，要回答"这座房子和你家配不配"，就只能靠查表里写好的话。这些话，是对"所有同年同向的家"说的，不是对这一家说的。

这么看，飞星像一面很规矩的镜子，照出的是房子在日历和罗盘里的影子。你要的是自己家的样子，就得再加上两样东西：家里的 S，家里的 D。加上它们，H' 才变回 H。

这件事做起来，并不神秘：和一家人坐下来，问他们想过成什么样，问他们每天怎么走，然后拿着这两样东西，回头去看那张盘。有的地方，盘上的话和这家人的日子正好吻合，这是一次小小的验证；有的地方，对不上，那就是一个值得认真琢磨的缝。验证和缝，都是有用的东西。

飞星留下的，是一条漂亮的"前半段"。后半段，要靠每一家人，用自己的日子去补。

◆ 放回日子里

回到那个周末的晚上。

明远和方晴把那张三列的纸，收进了一个文件夹，封面上写着"家里的账"。这个文件夹，往后多了一个用处：以后每年年底，两个人会坐下来，往第三列里添一年的事。

那天夜里，明远问方晴：你说，要是老周的盘，早些年就配上这样一张账，会怎么样？

方晴想了想，说：那就不是一张盘，是一个会长大的东西了。

你也可以试一次。找一张你手里有的"说法"，不管是排盘，是生肖，是谁给你家看过的什么话，拿一张纸，分成三列：算的，查的，我们家住后看到的。第三列，哪怕只写三行，也比不写强。三行写下来，那条链就有了回头的路。

带 走 的 话

推演再用力，只要终点不接受住后回看，它就停在符号态；给链装上回头的路，它才长成逻辑。

小　账

这一章里的 E（飞星盘），让方程更和谐了，还是走向了不等式？ 输入里没有这家人的 S 与 D，终点又不回头，所以它常常只让一边的话说得很响；用得好，它能帮 D 起手的路排出先后。

固化在哪里？ 固化在"断语成了终点"，一家人的日子被截在盘面上。解冻从哪一处下手？先把算的和查的分开，再补一张家里的账，让盘能被回看。

16

第 16 章

量一量：那间屋子下午到底有多晒

◆ 一、墙在出水

三月的惠州，天一回暖，空气里就能拧出水来。老街上的人管这个叫回南天：地砖湿得发亮，墙面渗着一层水珠，衣服晾三天还是潮的。

杜家县城的旧房子，每年这个时候，朝北的小屋墙角最先遭殃。壁纸起了边，柜子后面一股霉味。方晴每年都要擦一遍，擦完又是一遍。

那年，老周来家里喝茶，看见墙上的水印，说了一句："这屋阴气重。"明远听了，心里咯噔一下。

方晴没说话，第二天下班，在五金店隔壁的电器行，买了一支湿度计，没多少钱，放在朝北小屋的墙边。她又拿一张纸，一格一格画了表：早上、中午、晚上，各记一次。

一个星期后，表上有了数。朝北小屋，梅雨天里，湿度一直偏高；客厅朝南，同一时间，低一些。有两天，晴了，窗开着，北屋的数字也跟着往下掉。她又用手摸了摸，水珠总是先出现在靠外墙、靠地面的那一角。

方晴把这张表，拿给明远看。她说："你看，这间屋子不是阴气重，是潮气进得多、出得慢。窗太小，开一次只开一条缝，墙角又靠着外墙根。"

明远说："老周说的也有道理，潮的屋子，人住着是不舒服。"

方晴说："对，他说的是感受，这一点，他说得对。可是，他给的名字是'阴气'，我们得到的，是一句没法下手的话。表上给的名字，是'潮气进得多、出得慢'，这句话，我们能下手：开大窗，加个排风，墙角抬高一点，家具别贴墙。"

这是一次很小的事，只是它讲了一件大事：同一间屋子，同一种难受，用两种话去说，下一步就走向两个不同的地方。

这一章，要讲的就是后一种话：数学态。

◆ 二、认、推、量

E2 三态，现在走到了最后一层。我们把三层放在一起，用最家常的话比一比。

符号态，是**认**：这个方位叫什么，这个摆件叫什么，这个数字吉不吉。它给东西起名字、挂意思，让人有话可说。

逻辑态，是**推**：从这个前提，按这些规则，往下走几步，会到哪里。它给事情排先后，让人知道"一步引出一步"。

数学态，是**量**：它是多少，比昨天多了还是少了，比隔壁多了还是少了。它给事情定数，让人有账可对。

这三层，不是三个并排的东西，是一把梯子。越往上，越能被现实拿来对一对。符号态的意思，大家认就算数，没有现实可以对质；逻辑态的链，终点能被拿去对，只是风水术里的链，常常没装这一头；数学态不同，它**天生就带着对账的结构**：一个数，放在那里，明天再量一次，就知道变了没有。

这一点，对本书的主线，有一个很要紧的意思。

前面说，风水是新的 E，与已有的 D、与目标的 S，能不能形成一个和谐的方程。方程要谈"和谐"，就得有办法看出"和谐不和谐"。符号态和逻辑态，给了我们很多话，可是话和话之间，难分高下。数学态给的，是**让 E 进入方程以后，能被检验**的那一部分。

比如，"这间屋子适合睡觉"，是一句话。"这间屋子夜里很安静，窗关上以后噪声很小，凌晨光线不进来，夏天夜里不闷"，拆成了几件可以量的事。每一件，都能被量，也能被改，改了以后，还能再量。

所以，数学态的价值，是**把"感觉不对"，翻译成"哪一个量，对不上"**。

◆ 三、旧书里藏着的"数"

先说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很多旧书里的风水说法，一翻过来，底下藏着的，是一个可以量的东西。

附件书二的 61 页，有两幅图。第一幅，门前有三条直路，像"川"字摆开，斜对着房门，书里称作"三箭射屋"，说这样的宅，灾祸不断〔附件书二·61 页〕。第二幅，门前的路像蛇一样弯来弯去，书里说这样的家，会出病弱的人，家业日渐衰落〔附件书二·61 页〕。

本书不转述这两条断语里的凶事，也不背书。可是，把这两幅图当作"一个门口的几何"来读，里面其实有很多能量的东西。

一条直路，正对着门，意味着：车辆和行人的方向，正对着这扇门，一旦有车失控、有人快跑，冲进来的方向，就是这个方向。这是**距离和速度**的事。三条路汇到一处，人声、车声、灯光，也一并朝着这个方向来。这是**噪声和光**的事。门正对着一条长长的直路，风从长路上灌进来，门一开，屋里就是一股穿堂风。这是**通风**的事。

蛇行的路，则是另一种情形：路弯，车慢；弯的外侧，车灯会扫过房子的某一面；弯多，行人的步子也跟着缓下来，到门口的时间变长。这些，都是一个一个的"量"。

再看 85 页：屋西边有水池，书里说居之最不宜；后面有山，则安庄最好〔附件书二·85 页〕。同样可以翻译。屋西有水，下午的太阳从西边斜射，水面会把光反射到屋里，也会让傍晚的空气更潮。这是**光和湿度**。屋后有山，北风被挡一挡，冬天屋子好过一些；山又不压在屋前，南面的阳光还进得来。这是**日照和挡风**。

还有讲"屋梁不直"的那一页，书里说住宅屋顶的主梁若不是一线贯穿全屋，主大凶〔附件书二·43 页〕。从工程上看，梁不直，要查的是它承重有没有问题，这是真要量的事，而且和安全直接相关。

这几个例子，想说明一件事：

本书的读法是：**旧书里的形煞，不少地方，是古人对"可以量的东西"，用符号写下来的经验**。读者可以自己再找别的例子，找的时候，每一条都问一句：它压着的，到底是哪一个量？他们没有温度计、没有噪声仪、没有日照模拟，只有长年累月的观察，和一套便于记忆的名字。名字就是"煞"。名字背后，是门口的风、光、声、距离。

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办法：**读旧书的说法时，先问一句，它底下压着的，是哪一个能量的量**。找到了，就可以去量，可以去改，不必再停在名字上。

下面这张表，是几个常见说法的翻译：

旧书里的说法	底下可能压着的量	可以怎样量
路冲、三箭射屋	车辆和行人正对门的距离与速度，噪声、灯光的朝向	站在门口量到路的距离；晚上看车灯照到哪一面；记录夜里最吵的时段
蛇行路	车速、灯光扫过的面、到门口所需的时间	看车灯，数步子
屋西有水池	西晒与水面反光，傍晚的湿度	下午在屋里记光斑、记温度和湿度
后有山	对北风的遮挡，对日照的影响	冬天比一比有无遮挡处的风感，看看冬至前后太阳能不能进屋
屋梁不直	梁的变形与承重	请懂行的人用仪器查，别靠肉眼

这张表是本书的读法，不是原书的话。

◆ 四、日照和采光：光从哪里来

很多人买房，爱问"朝南好不好"。朝南好，是因为朝南的屋子，冬天的太阳走得进来，夏天的太阳又进来得少。这背后，是一点很简单的几何，你自己就能想明白。

太阳在天上的高度，随着季节变。夏天，正午的太阳几乎在头顶上；冬天，正午的太阳斜得多，低低地挂在南边。惠州在南方，夏天的太阳比北方人见惯的更陡，冬天也比北方的高一些。

所以，南面的窗，只要有一小截出檐，夏天的直射光就进不了屋；冬天太阳斜着来，能照进屋子深处。南方老房子的屋檐伸得那么远，就是这个道理。

再往下想一步，就能"算"影子。遮挡物越高，影子越长；太阳越低，影子越长。冬天的太阳低，所以前面那栋楼，冬天遮你的光，比夏天遮得多。

拿一个粗算来说。前面一栋楼，越高、离你越近，冬天遮住的窗口就越多：低楼层的窗，先被遮掉；楼层越往上，越晒得到太阳。反过来，前楼矮一点、离得远

一点，低楼层也有光。三个量：前楼多高，离你多远，你家在几层。改哪一个，结果都会变。

这个算法是粗的，只想着正午，也没算楼的宽窄和方位偏斜。真正的日照时间，要用专门的软件，按当地的要求去核，这里不抄规范，也不编数字。粗算已经够用，因为它让你知道**问题出在哪一个量上**。

现在，你再想一想"新楼盘要不要买"这件事。杜明远和方晴要是拿着这套想法去看楼盘，会问售楼处什么？不会是"这是什么朝向、什么吉位"，而是"前面一排楼多高，离我这栋多远，我家在几层"。这三个问题，比一百句"朝南好"，更能让方程成立。

日照说的是太阳能不能进来。进来以后，还有采光的事：进来的是什么样的光，进来多少，什么时候进来。

先说**多少**。一间屋子的光线好不好，有一个很朴素的量：窗面积和地面积的比。窗太小，白天也要开灯；窗太大，夏天晒、冬天冷，还容易有眩光。这个比值，规范里有明确的要求，不同房间、不同地区不一样，这里不抄，也不编。你只要知道，它是一个可量的东西就行。

再说**什么时候**。同样是一扇窗，朝东的，上午来光，下午凉；朝西的，下午晒，傍晚热；朝北的，光线柔而稳，没有直射，冬天也少暖意；朝南的，冬暖夏凉，光线随季节变。这是几何，不是命。

最后说**什么样**。直射的光，亮，有热；散射的光，匀，不烫；反射的光，来自对面的玻璃、水面、浅色墙，有时会晃眼。一间书房，最怕反光落在屏幕上；一间卧室，最怕凌晨的光直直打在脸上。这些，旧书里有的叫"反光煞"，转成数学态的话，就是：光什么时候落在哪一个面上。用手机拍几张照片，连着拍几天，就看得清楚。

采光这件事，和 D 的关系特别密。一家人每天什么时候醒、什么时候在屋里、坐在哪里，是 D。光什么时候来、落在哪里，是 E。两者对得上，方程就顺；对不上，就有了小小的不等式：下午在家读书的人，偏偏书桌在逆光的窗前；上夜班的人，偏偏卧室朝东。

◆ 五、通风：风从哪里来，往哪里走

再说通风。

通风的道理，也不玄：空气从压力高的地方，流到压力低的地方。屋子里有两个以上的开口，开在不同的面上，风就能穿过去，带走热、湿和味道。两扇窗开在同一面墙上，风进得去，却出不来，通风就差很多。

说"穿堂风"，就是这个意思。老房子里，前门后门对着开，夏天一拉开，屋里就凉。

几个小事，可以从这里想起。

窗的位置，比窗的大小，有时更要紧。一间屋子有一扇大窗，没有对面的出口，风进来转一圈，又退出去，空气换得慢。一间屋子有两扇小窗，开在对面，风能穿过去，换气反而快。

风的来向，要看本地。夏天和冬天，风来的方向不一样；具体到一个小区、一条街，还要看周围楼是怎么排的。楼与楼之间的缝隙，有时会让风变快，叫"巷道风"，有的人家的门口，常年有风，原因就在这里。旧书里把这一类叫作煞，名字吓人，其实用手感觉一下、拿一条细布条挂在门口看它飘不飘，就知道风是不是真的大到让人不舒服。

湿，是南方的大事。回南天的水，是怎么来的？暖湿的空气，碰上了比它冷的墙面和地面，温度一低，空气里的水汽就凝成水珠，出现在墙上。这个"空气里的水汽开始凝成水的温度"，叫露点。墙面的温度，低于空气的露点，就出水。

一个很好用的办法，是：回南天里，少开窗，别让更湿的外气进来；等晴天、干燥的时候，再大开窗。这个办法，是从"露点"这个量里推出来的，不是从什么"吉凶"里得来的。

厨房和卫生间，是屋里水汽和气味的源头，要有出口，要有排风。第 11 章讲过动线，这里补一句：排气的方向，别对着邻居的窗，也别让油烟往家里别的屋子里倒灌。这些，一件一件，都能量，也都能改。

◆ 六、噪声：耳朵是对数的

噪声，是数学态里，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量。

人对声音的感觉，和声音的物理强度，不是一一对应的。声音的强度用分贝来量，这个单位是按"倍数"排的：数字上看着差得不多，实际的强度可以差出很多倍；耳朵的感觉又不跟着强度一起翻倍，只是觉得"响了一点"。

这个特点，带来一个有意思的结果：**一点点的差别，人也许听不出来；不过把一点点加在一起，到了睡眠里，会有不同**。

距离对噪声的影响，有一个常识：离声源越远，声音越小；一个点状的声源，比如一台机器，远一点就弱得快，一条车流那样的线状声源，弱得慢一些。实际的情形，还要看地面、墙面的反射，有没有树，有没有楼挡着，这里只是帮你建立一个概念。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临街不好"：街上的车流是一条线，离街近，声音就大一截。楼层高一点，离路面远一点，窗关紧一点，声音就小一些。关窗以后，噪声会降低不少，降多少，取决于窗的玻璃和密封，这一项，也是可以比较的。

对睡觉这件事，卧室的夜间噪声，规范里有建议的上限，这里不抄，也不编。你不用背那个数，只要知道：一间卧室，夜里的噪声，是一个能记下来的量。可以在睡前，用手机的噪声软件，粗略记一下，换一天，换一个窗位，再记一下。手机的软件不精确，不同机型有差别，不能当作法律上的证据，可是用来比较"这一晚和那一晚、窗开和窗关"，已经够。

噪声，在方程里，进的是哪里？它首先进 D：夜里睡得好不好，是日子里最基础的一步。D 的一环断了，S 里那个"精神好、脾气顺、一家人和睦"，就跟着受影响。这一条线，一旦出了问题，家里会有一些说不清的争吵。有人会说"这家人风水不好"，其实，是夜里的声音，一点一点把睡眠削薄了。

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噪声只是一个原因，不是唯一的原因，也不能代替看病。

◆ 七、距离：一家人的"步数"

最后一个量，是距离。

距离，听上去最简单，它在方程里却扮演着一个很深的角色：**它是 D 的长度**。

一家人每天要走的路：从卧室到卫生间，从厨房到饭桌，从家门到店铺，从老宅到镇上的卫生院。每一条路有长度，每一次走有时间，每一天走几次，加起来，就是一家人一年的"步数"。

成年人走路有个大概的快慢，拿它去乘一条路的长度，就知道走一趟要多久。杜明远从旧房到五金店，走过去不算远，所以中午还能回家吃一口热饭。要是搬到新楼盘，离店铺远了，每天往返就要多花一段时间，中午那口热饭也许就没了，这是一件看得见的成本。

对杜奶奶这样的老人，距离的意义更重。老宅离镇上的卫生院有多远，夜里起夜，从床到卫生间有几步、路上有没有台阶、灯亮不亮，这些，都是量得出来的东西。距离，在老人的日子里，不是几个数字，是一件事能不能顺利做成的条件。

书里讲风水，常说"山水环抱""有案有靠"，把远近，写成符号。读成数学态，就是：这座房子离什么近，离什么远，到一个常去的地方，需要走多久。近的东西，在日子里，有多大方便；远的东西，有多大隔阂。

这一条，对一家人买房、搬家、分房的决定，用处最大。很多时候，我们一边问"这个方位好不好"，一边忘了问"这里到孩子学校，要走多久"。后者，每天都要走，每走一次，都在 D 里写一笔。

◆ 八、数怎样让 E 进入方程以后"可检验"

前面讲了几个具体的量。现在，把它们和本书的方程接起来。

E = H(S, D)：新的 E，要和已有的 D、目标的 S，形成一个和谐的方程。这句话的难处，在于"和谐"两个字，很难直接检验。数学态给了一个办法：**把 E 拆成几个可以量的变量，把 S 和 D 也各拆成几个可以对上的东西，然后看，哪几对对得上，哪几对对不上。**

举一个例子：

一家人的 S 或 D	对应的 E 里的量	怎样对
夜里要睡得安稳	卧室夜间噪声、凌晨进光、夏夜温度	记几晚，换个条件再记
下午孩子要在家写作业	书桌的光线、有没有眩光、屋里的湿度与温度	下午记光斑，记温湿度

一家人的 S 或 D	对应的 E 里的量	怎样对
老人夜里要自己上卫生间	床到卫生间的距离、地面高差、夜间照明	量距离，查高差，走一遍夜路
每天要出门做生意	家到店的步行时间、路上的拥挤与安全	走几天，记时间

这张表里，每一行，都是一个小小的方程。左边是 S 或 D，右边是 E 里的量。对得上，这一行成立；对不上，这一行是不等式，要么改 E，要么改 D，要么重新想 S。

三原理，在这里跑得很清楚。S 与 D 顶撞（想睡得好，却要熬夜），E 要变（换厚窗帘、换位置）；D 与 E 顶撞（作息固定，房间却很晒），S 要变（先接受"夏天午后不在这间屋读书"）；S 与 E 顶撞（想要一间大书房，家里却没有这么大空间），D 要变（改成客厅里一角一角分时间用）。三种转换，每一种，都有数字作依据，一家人吵起来，也有了一个能放在桌上的东西。

还有一件事：**数，让"回写"可以看见**。风水是 S 不断回写 E 形成的。回写是什么？一家人想过成什么样，把它沉淀进了房子里。过去，这个沉淀，是看不见的，一家人住了二十多年，说不出屋子是怎么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数学态给了一个办法：每次改动，前后各记一次数。几年之后，翻开本子，就是一部家里的回写史：哪一年加了窗，湿度降了多少；哪一年换了床位，夜里的声音少了多少。

这样的账，是风水术最缺的一样东西，也是数学态送给它的最大礼物。

这份礼物，也不贵。一个本子，一支笔，一支温湿度计，一家人一年里抽出几个晚上，就能攒出一份别人拿不走的账。日子一年年往下过，这本账，慢慢就成了这座房子的"履历"：它让下一个住进来的人，不必从零开始。

◆ 九、数学态促进六路径，也会卡住它

按本书的口径，风水好，是 E 高度促进六路径的顺利运行；风水差，是 E 拖住、卡住了某几条路径。数学态这一层，怎样促进，怎样卡住？

先说促进。

数学态最擅长的，是让 **E 起手的路径（ESD、EDS）走稳**。搬进一座新房子，最怕两眼一抹黑，不知道这块土里有什么。先量一量：光、风、声、水、路，量完了，对这块土有了底，D 和 S 再往上长，就不慌。

它也擅长让 **D 起手的路径（DSE、DES）有的放矢**。一家人的作息，已经是定的，要找的是适合这个作息的 E。拿作息去对数：几点用光，几点要静，几点要凉。

它还擅长让 **S 起手的路径（SDE、SED）落地**。想要的样子，往往很含糊，"想要一个舒服的家"。数学态帮它拆成几个能检验的小目标：夏天夜里别热到睡不着，冬天阳光能照到书桌，到学校的路，走得下来不吃力。目标拆开了，一步一步，就有了落脚点。

再说卡住。

数学态也会卡路径，有几种常见的方式。

第一种，**把数当成了 S**。一家人把"达标"当成了目的，湿度、噪声、采光，样样都在规范里，可是日子过得并不舒心。数字是为 S 服务的，如果反过来，一家人为了数字生活，路径就拧了。

第二种，**数没有量对，或者量得不够**。只量了白天，没量夜里；只量了一天，没量一个季节。结论下早了，改错了地方。一次错误的"科学"改动，比没有改动，还要糟。

第三种，**对数的焦虑，成了新的固化**。有的家庭买了湿度计、噪声仪，天天盯着数，数字偏一点，心里就紧一点。这时，数字成了新的符号，一个会吓人的符号。这是要小心的。数是拿来对账的，不是拿来给自己加压力的。

第四种，**把数学态当成唯一的态**，看不起符号和逻辑。一家人的日子里，门口那一对春联，堂屋里的牌位，孩子房里的一幅画，都是符号，它们给日子打拍子，给心安放处。数字说不了这些，也不该取代这些。

所以，数学态，是梯子上更高的一层，可是它不是要把下面两层拆掉。**三态合起来，E2 才是一块完整的信息之土**：符号给意义，逻辑给次序，数学给分寸。

◆ 十、量的几条规矩

量，也是一门手艺。有几条朴素的规矩，值得在动手前记一记。

第一，**先问再量**。不是什么都要量。先问：我们家，哪一件事最不顺？是睡不好，是屋里潮，是下午太热，是老人夜里不方便？问清了，再决定量哪一个。漫无目的地量一通，得到一堆数，反倒更乱。

第二，**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时间，重复量**。一个数，只量一次，说明不了什么。同一个位置，每天同一个钟点，连着量几天，看它是稳的，还是跳的。跳得厉害，往往是有别的原因插进来了：开了窗，下了雨，邻居装修。

第三，**换一个条件，再量一次**。窗开着与关着，空调开着与关着，晴天与雨天，各量一回。这样的对比，才能说明"改了什么、变了多少"。

第四，**量的时候，把自己的感觉也记下来**。数字旁边，写一句"今晚睡得好"或"今晚闷"。日子久了，你能慢慢找到：自己的身体，对哪一个量最敏感。这一点，因人而异，是书本替你说不了的。

第五，**记得量的工具有多准**。手机的噪声软件、便宜的温湿度计，都有误差，不同的牌子，读数可能差一点。拿来比较自己家里的"前与后"，足够；拿来和别人家的数一较高下，就没有意义。需要认真对待的，比如梁的变形、墙体的裂缝、燃气和电路的安全，请找专业的人，用专业的仪器。

第六，**量完，要写下来**。写在一个固定的本子里，注明日期、地点、条件。这一条，是前面五条的归宿：本子，就是一家人的"回写账"。

这六条，没有一条需要什么高深的知识。它们只是要求你，对自己的家，认真一点，耐心一点。

◆ 十一、老周和数

写到这里，要回头给老周一点位置。

老周不懂什么噪声分贝、露点温度，不过他看了三十年房子，嘴里有很多实实在在的话。比如，他看一栋房子，总要先在门口站一会儿，抬头看天，低头看地，再问一句："这里下雨天，水往哪里流？"这句话，翻成数学态，就是排水和坡度。比如，他爱问："夏天下午，哪面墙最晒？"翻成数学态，就是朝向和日照角。又比如："夜里这条路上，拉货的车多不多？"翻成数学态，就是噪声和车流。

他并不用这些词，他用的是"气"、"煞"、"冲"。可是只要你顺着他的话，往下追一句，"你是在看什么"，他的回答，常常落在一个很具体的东西上：水、光、风、声、路。

这给了我们一个提醒：**老师傅的经验，不要因为它披着符号的外衣，就整个扔掉**。很多经验，是被现实对过很多遍的链，只是在流传的时候，丢掉了"量"这一环，只剩下名字。我们今天要做的，是顺着名字，把那一环找回来。

找回来以后，会出现三种情形。

一种是，老师傅说的，和量出来的，对上了。这时，名字可以继续用，它是一个好用的简称。

一种是，老师傅说的，量出来没有这回事。这时，就该让名字退一步，去看这家人的日子，到底是什么在起作用。

还有一种是，量出来有，老师傅没说。这时，是数学态在补符号态的缺。

这三种，一种都不用争。把它们各自摆在桌面上，是一家人，也是一门手艺，往前走的办法。

◆ 十二、杜奶奶的老宅，先量三样

杜家的第二件犯难事，是乡下老宅。奶奶七十八岁，独自住着，不肯搬。明远想翻修，小禾说先别急着动，先量。

这一回，是小禾牵头。她从深圳带回来一把激光测距仪，一支温湿度计，一个手机上的噪声软件，还有一个小本子。她给自己定了三样：光、潮、路。

光。　她在老宅堂屋、奶奶的卧室、厨房，各选一个固定位置，每天上午、中午、下午各拍一张照片，记下光斑落在哪里。一个星期以后，她发现，奶奶的卧室，只有上午有一小块阳光，下午整间屋是暗的。堂屋倒是下午有光，不过奶奶白天，一直坐在厨房门口的小凳子上。

潮。　她在北屋、卧室、厨房，各放一支温湿度计。北屋的数一直偏高，卧室的数，在雨天里也偏高，但比北屋稍好；厨房的数，起伏最大，因为一烧火，水汽就多。

路。 她量了从奶奶的床，到屋外那个旱厕，有多少米，中间有几级台阶，夜里有没有灯。她又打电话给村里的邻居，问从老宅到村卫生室，走路要多久。她让奶奶像平常一样，走了一趟，自己拿手机计了时。奶奶走得不快，可是很稳，这让小禾放了一点心。

三样都量完，她把数字，一行一行抄到本子里，晚上给明远和方晴念了一遍。

结果，比谁想的都具体：老宅最大的问题，不是什么"方位不顺""煞气重"。卧室的窗太小，朝向对，倒是下午的光被屋后的一棵大树和旁边的矮墙挡了。北屋潮，是因为地势低，墙角挨着排水沟，雨天水渗进去。夜里去旱厕那一段，没有灯，台阶边缘不显眼。

三件事，每一件，都是一个具体的"改"：加一扇窗，或者把窗开大一点；把墙脚的排水沟，挖得深一点、远一点；夜里，在去厕所的路上，装一盏感应灯，台阶边上贴一道反光条。

翻修的钱，一下子，花得有了方向。

这一步，小禾没有一个人闷头做。每量完一样，她都拿着本子，坐到奶奶旁边，把数字翻成家常话念给她听："您这间屋，上午有太阳，下午就没了，所以您下午老爱搬着凳子去厨房门口坐。"奶奶听了，笑了一声，说她坐哪儿，从来没想过是为什么，就是觉得那儿暖和。

小禾又问："夜里起来，您最怕哪一段？"奶奶想了想，说是门槛外头那两级台阶，黑黢黢的，脚探出去，总怕踩空。这一句，和小禾本子上"夜路没有灯"那一行，正好对上。数字和奶奶的话，各管一头，合起来，才是这座老宅的账。

她还留了一个习惯，是后来明远学去的：每改一处，先在本子上写下"改之前"的数，隔一两个月，再写"改之后"的数，中间空一行，留给奶奶说一句自己的感觉。那一行，往往比数字更早告诉人，这一处改得对不对。

原先打算整栋拆了重做的预算，现在可以分成三小笔：窗、排水、夜路。三笔钱花下去，奶奶的日子，立刻有了变化，也不必搬离她熟悉的屋子。这些改动，花得不多，却改在了奶奶的 D 上：每天起夜、每天坐在门口、每天睡的那间屋。

这时候，老周也来了一趟，看了小禾的本子，说了一句："这个本子，比我的盘好用。"

这句话，不是客气，他说的是真的：他的盘，是对所有人的；小禾的本子，是对这一家的。可是他又补了一句："不过，后山那棵大树，我劝你别砍。"小禾问为什么，老周说，那棵树，是奶奶嫁过来那年栽的。

这一句话，把我们带到了下一个地方：数字量不出来的东西。那棵树，挡了一点光，可是它是一块"自我界"的土，是奶奶的记忆。数学态说，它让光少了几成；符号态和自我界说，它是不能随便动的。小禾后来没有砍它，只是把卧室的窗，开在了另一边，让光从侧面进来。

方程里，数是数，记忆是记忆，两样都在，才是一个完整的 E。

老宅的事说到这里，还剩一扇窗。用这一扇窗，把 E2 三态收在一起。

杜奶奶卧室里，那扇朝西的小窗，三态各有一种读法。

符号态读它：西，属兑，属金，主秋，主少女，傍晚的方位。旧书里，对西边开窗，另有一套说法。这一层，给这扇窗起了名字，也给奶奶的卧室，带来了一些说不清的联想：夕阳、黄昏、老去。这些联想，是真的，会进奶奶的心。

逻辑态读它：窗朝西，下午的太阳斜射进来，屋子升温，墙面蓄热，夜里放热，所以夏天睡前，屋里偏热。这是一条链。链上每一步，都可以检查。

数学态读它：下午三点到五点，窗前的温度，比屋子另一头高几度；窗口的光斑，几点到床，几点离开。这是一组数，一个月以后，可以再量一次，看看加了遮阳以后，变了多少。

三种读法，说的是同一扇窗。符号让它有了意义，逻辑让它有了道理，数学让它有了分寸。哪一种都不能少，哪一种也不该一家独大。

奶奶后来在窗边放了一把小竹椅，傍晚坐在那里，看一会儿夕阳。窗帘是半透的，光落在她的膝盖上，暖而不烫。这个傍晚，三态在她的身上合到了一处。

一家人对这扇窗的处理，因此也有三步：先听听奶奶对"西窗"有什么感受，再按逻辑想一想遮阳的办法，最后用温度计验证，加了窗帘以后，夏天的傍晚，是不是真的凉了一点。三步走完，这扇窗才算真的被"写"了一遍：S（奶奶想要的安稳），D（她下午的作息），E（窗、帘、光），三者碰在一起，对得上。

E2 三态，从符号到逻辑到数学，是一把往上走的梯子。不过，它同样是一张可以同时铺开的桌子：三种读法，摆在一起，互相照着，哪一块缺了，就补哪一块。

◆ 放回日子里

回到杜明远家的那间朝北小屋。

那个周末，明远把窗框换成了可以开大一点的，墙角的家具，往外挪了一掌的距离，又在窗台下装了一个小小的排风扇。他把方晴那支湿度计，放回了原来的位置。

过了一个梅雨季，方晴把今年的那张表，和去年的表，并排放在一起。数字没有变得很漂亮，可是比去年低了一些，墙上的水珠，也比去年少。她在表的最下面，写了一行字：窗开大了，家具离墙了，这一年，比上一年好一点。

你也可以在这个周末，选一间你家最不舒服的屋子，量三样东西：光（几点有，落在哪里）、潮（湿度计放三天）、声（睡前记一下）。三样都记在同一张纸上，旁边留一栏，写下你自己的感觉。一个星期以后，看看感觉和数字，有没有对上；对不上的地方，就是下一步要问的。

带 走 的 话

数学态不是要把家变成实验室，是让"感觉不对"，找到一个能下手的量，然后改了再量，一家人的回写，有了账。

小　账

这一章里的 E（光、风、声、距离），让方程更和谐了，还是走向了不等式？——能量、能改、能再量的，让六路径起手更稳；把数当成目的、或量得太少就下结论的，反倒会卡住。

固化在哪里？ 固化在"感觉不对，却说不出是哪一个量"，于是只能靠名字去吓自己。解冻从哪一处下手？先找一个可以量的变量，量完，改，再量，把结果写回家里的账本。

◆



第　六　编

E3 能量三状态：真、善、美

导　语

前面五编，一直在看土里有什么。第四编看的是三界：山水门窗是现实界，家规宅规是理念界，记忆和身份是自我界。第五编看的是信息三态：罗盘门牌是符号态，飞星挨排是逻辑态，采光通风是数学态。

可是一间屋子里，还有一样东西，前面两编都没有正面说：这间屋子**有没有劲**。

有的屋子，样样都对，朝向、户型、采光、家具，挑不出毛病，住进去却总觉得发虚，像一碗放凉了的汤。有的屋子，墙皮掉了、窗框歪了，一进门却叫人坐得下来，想把鞋脱了，想把手里的事放一放。这种说不清的差别，旧书里叫「气」，本书换一个说法，叫 **E 的能量**。

本编讲能量的三种状态，分别是内能、动能、势能。德麦国际的方法论里，王德生博士把它们和真、善、美对上：内能是真，动能是善，势能是美。这三个字不是拿来押韵的。内能管一家人守不守得住自己，动能管一家人流动起来时能不能彼此成全，势能管一家人往前看的时候有没有东西牵着。

三章里，每一章都要回答同一个问题：这一种能量，怎样让三原理的动力充足，或者不足；它怎样被一家人的日子回写进土里；它又怎样一步步冻住。

先从内能开始。

17

第 17 章

这间屋子里，你睡得踏实吗？

◆ 一、方晴半夜醒来的那个晚上

方晴今年 49 岁，在县城小学教语文。这一年入秋以后，她有了一个说不上毛病的毛病：夜里两三点会醒，醒了就睡不回去。

她躺着听。冰箱压缩机一阵一阵地响，隔壁的水管偶尔哗地过一下，明远在旁边打着不重的鼾。窗帘缝里漏进来一道路灯的光，正落在衣柜的把手上。

这些声音她听了二十多年，从前都不碍事。现在不知怎么，每一样都像在提醒她什么，却又说不出提醒的是什么。

白天她跟同事说起，同事笑她：「是不是你们那房子风水不好？」

方晴也笑，没接话。回家的路上，她把这句话在心里转了好几遍。

这一章，就从这句话里问起。一间屋子睡得不踏实，是房子的问题，是人的问题，还是别的什么？如果用风水的话来说，这算不算「气」出了毛病？

先说一句本章的纪律。方晴睡得不好，原因可能很多：年纪、更年期、学校里的事、母亲独自住在乡下的牵挂。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本章只讲一件事：**房子在这件事里，占的是哪一份**。

◆ 二、旧书怎么说「气」

本书的材料里，有一本现代通俗风水书，叫《图解寻龙大侠赖布衣真传阴阳宅风水绝断》（附件书二）。它在「室内设计必知风水知识」那一篇开头，先讲了「气」。

大意是这样：气是风水学的核心概念，各家说法不同，近代以来大体趋于一致，认为气是天地万物共同的基础。书里还给了一个很直白的翻译，说气就是「能

量，是信息，是场」〔附件书二·346 页〕。接着往下推：风水好的地方，能量场就强；不好的地方，能量场就弱。

这段话，要公平地摆出来，先承认它对在哪里。

它对的第一处，是承认了**屋子有强弱**。同样的四面墙，有的叫人松下来，有的叫人绷着。这是住过几处房子的人都有的体会，不用谁教。把这种差别叫成「能量场的强弱」，至少没有装作看不见。

它对的第二处，是把气和「序」连在一起。书里说，气是由周围环境中各个物体在时间和空间上所占的「序」决定的〔附件书二·346 页，转述〕。这句话里藏着一个很要紧的意思：能量不是凭空飘来的，是东西摆成什么样、事情排成什么样，一起造出来的。

它对的第三处，是写明了改一改家具、办公桌的位置，环境就会跟着变。也就是说，这股「气」不是命里注定的，动手是可以动的。

那它缺在哪里？

缺的地方也有三处，说得清楚一点，后面才好接着走。

第一处，**它只说有，不说是谁的**。「能量场强」，是谁的能量？是这座房子的，还是住在里面的人的，还是两边合起来的？旧书里的气，像一口公共的井，谁走近了谁就沾上。不过同一间屋子，杜明远住着踏实，方晴住着发虚，这口「井」就说不通了。

第二处，**它只说强弱，不说怎么来的**。「风水好的地方能量场强」，那这股强是地里自带的，还是一代代人住出来的？旧书倾向前一种。可是前面第五章已经讲过：风水不是地里本来就有的，是一家人的样子一遍遍回写进土里，沉淀出来的。

第三处，**它只说一股，不说三种**。把「气」当成一整块东西，好就是强，不好就是弱，这样一来，睡不踏实、一家人撞来撞去、过日子没盼头，三种完全不同的难处，都被塞进同一个「气弱」里，改起来就只剩一个办法：补气。

本书把这一整块拆开。照王德生博士的方法论，E 里的能量有三种状态：

内能：守得住的那一份。动能：流动起来的那一份。势能：悬在前头的那一份。

三种状态各管各的事，缺的东西不同，补的办法也不同。这一章只看第一种。

◆ 三、内能是什么：锅里留着的那点余温

先给一个大白话的说法。

内能，就是一个地方**能把你存住的那份底子**。

你冬天回到家，进门时屋里是暖的，那是因为早上出门时灶上还有热水，墙还留着昨晚的暖，被子里还有昨夜的体温。这一份「留着的」，就是内能。如果每天回来，屋里都是冰的，一切要从头生火，人就累。

放到人的身上，内能是这样几样东西：

你在这间屋里，有一块地方是自己的，别人不随便动。你说过的话不会马上被翻出来当柄。你回到这里，不用先把自己整理成别人期待的样子。你睡着的时候，不用留一只耳朵听着外面。

所以德麦国际的方法论里，把内能对应成「真」。这个「真」，不是真假的真，是**与自己相符**的真。一个地方让你可以是你自己，不用演，这个地方的内能就足。

内能是 E 里最沉的一种。墙的厚度、门锁的牢靠、一个角落的固定，都是它的材料；一家人说话的分寸、哪些事不拿出来翻，也是它的材料。前者属于现实界，后者属于理念界和自我界。内能就是这三界沉淀到一定程度之后，出来的那一份「稳」。

回到方晴。她夜里醒来，听到的是冰箱、水管、路灯。这些声音每一样单独看都很小。内能的特点，恰恰是一旦它薄了，**小东西就都有了分量**。屋里要是让人觉得稳，冰箱响也就是冰箱响；要是觉得哪里不稳，冰箱响就成了「这屋里有什么在动」。

◆ 四、内能怎样让三原理转得动

第四章讲过三原理：两样东西顶撞，第三样跟着变，再回写。三条分别是：S 与 D 顶撞，E 变；D 与 E 顶撞，S 变；S 与 E 顶撞，D 变。

三条都需要一个东西垫底：**顶撞之后，人还得在**。

这话听着有点怪，换个例子就清楚了。杜小禾在深圳合租的房子里，有一回和室友为了客厅的使用吵起来。她心里想的样子（S），是住得干净、有点自己的空间；室友每天晚上十一点后在客厅打游戏（D）。这两样顶撞了。按三原理，顶撞之后应该是 E 变，比如加一道帘子、换个时段、给客厅加一盏灯，把土改过来，让两边都能过。

只是那天晚上，小禾没有这么走。她的反应是：门一关，戴上耳机，半个月不在客厅吃饭。

为什么？因为她那间屋子的内能太薄：门关不严，墙是木板隔的，一翻身床就响，她没有一寸地方是确定属于自己的。**顶撞一来，她没有地方站，只能躲**。躲，就是三原理没转起来。矛盾一直在，E 没有变，D 没有变，S 慢慢往下沉。

所以内能足不足，对三原理来说，是这样一个问题：

顶撞发生的时候，一家人是不是还有底子，可以站着把事说完。

内能足，三原理里的第一步（顶撞）就不会变成逃跑或爆炸，第二步（第三者改变）才有机会发生。内能不足，顶撞来了，要么躲，要么炸，两种结果的共同点是：方程没有被写下去。

这里要说清楚一件事，免得读成「忍耐」。内能足，不是说人能忍，是说**人不用忍**。有底子的地方，两个人可以大声吵，吵完各回各的角落，第二天早上还能一起吃饭。没有底子的地方，一个人的一句话就能把整个家掀掉。

◆ 五、内能和六条路径：土在推，还是土在拖

第三章讲过六条路：SDE、SED、DSE、DES、ESD、EDS。起手不同，哪一条通，哪一条堵，看这家人这件事的情形。

这里要先把一句话立住。王德生博士的口径是：

所谓风水好、六六大顺，就是 E 高度促进六路径的顺利运行。风水差，就是 E 拖住了、卡住了其中几条。

这句话里，E 的位置值得多看一眼。E 不是六条路旁边的一幅背景画，它是六条路都踩在上面的那块土。土松软、有劲，路就走得动；土发硬、发虚，路就陷进去。同一个人，同一个打算，换一块土，走得顺不顺会不一样。

内能是 E 里最沉的一份。它对六条路的作用，可以说成一句家常话：**内能足的时候，土在推着你走；内能不足或者错配的时候，土在拖着你走**。

内能和这六条路有什么关系？大致是这样：

从 E 起手的两条路，最吃内能。 ESD 和 EDS，都是先换土：先改房子、先置办东西、先搬家，再看日子怎么过、样子怎么变。一家人如果底子薄，换了土之后，新土里没有留着的东西，要从零开始存，这两条路走得最慢，也最容易半路停下。

从 S 起手的两条路，最怕内能空。 SDE 和 SED，是先有一个想要的样子，再往回找路。一家人如果底子空，那个样子就容易飘，今天想要这样，明天想要那样，因为没有一个「我们是什么人」的垫底。

从 D 起手的两条路，反而能给内能攒东西。 DSE 和 DES，是先改日子：每晚固定一个时间一起吃饭，每周留一个晚上不谈钱。这些小小的、重复的、不贵的 D，正是内能最便宜的来源。

反过来看，卡住是什么样子，也有几种常见的面孔。

内能薄的家，卡得最多的是 E 起手的路。方晴和明远前年想过把客厅隔出一间书房，ESD 的路：先动土，再看日子，再看样子。结果隔板立起来，两个人都不爱去那间书房，板子上落了灰，一年后又拆了。那间书房的位置，没有任何「存过的东西」，土是冷的，路走到一半，土把它拖住了。

内能错配的家，卡得最多的是 S 起手的路。小禾的合租屋就是例子：她心里先有了「想要一个待得住的窝」这个样子，可是土是薄板、短锁舌，S 往下走，D 接不上，路在第二步卡死。

内能过厚的家，卡得最多的是 D 起手的路。奶奶想改一改作息，晚上早点睡，白天少折腾，D 想动，只是屋里每一个位置都管着她该在什么时候做什么，土硬，D 动不了。

所以同一块内能，用对了是推，用错了是拖。这不是内能本身的好坏，是**它和此刻这条路配不配**。

这一点很要紧，值得单独说一遍。

内能不靠买，靠重复。 一座新房子，墙是新的，门锁是新的，地板是新的，可是内能是零，因为没有人在里面「存」过。一座老房子，墙皮掉了，不过几十年里每天晚上有人在这个桌子边上吃饭，这个位置就存了东西。

杜奶奶舍不得老宅，有一部分原因就在这里。她说不出来，只会说「搬不动」。其实她不是搬不动，是**一整块一整块的内能都在那座房子里，搬不走**。

◆ 六、内能是怎样被存进去的：回写的四个入口

回写，是 S 沉淀回 E。一家人过成的样子，一天天往土里存。内能是这个回写里最慢的一份，它有四个入口。

第一个入口，**同一个位置，同一件事，重复**。奶奶每天早上坐在堂屋门槛边的那张矮凳上剥豆子，一坐就是几十年。那张凳子现在没有人坐，路过的人仍然会觉得「那是奶奶的位置」。这个位置，已经被回写成了一块土。它不贵，不起眼，可是它有分量。

第二个入口，**说过的话，没有被翻出来**。理念界里的内能，是靠一家人对「哪些事不再提」的默契存起来的。谁在这个家里犯过错，错完了，翻篇了，这一页没有再被拿出来用，这个家的内能就厚了一层。反过来，一个家里什么旧账都留着，随时能翻，那么每一个人在这里都是带着一只耳朵生活，内能就薄。

第三个入口，**身体的松弛**。现实界里，一个人在某个地方睡过很多个踏实觉，身体记得。床、枕头的位置、窗帘的厚度，这些东西，身体认。换了新房，哪怕床是同一张，也会睡不好，就是因为身体还没来得及「存」。

第四个入口，**被允许**。自我界里，一个人在这个地方被允许有情绪，被允许不好、不强、不体面。这一份很难量，倒是一家人都能感觉到它在不在。

这四个入口，没有一个是靠摆东西能补上的。用今天的话说，内能是**住出来的，不是摆出来的**。

◆ 七、固化的两种样子

内能一旦存下来，也会固化。前面第八章讲过 E 的固化，内能的固化有两种面孔。

第一种，**存不住**。这个家的内能一直是薄的，薄到成了习惯。常年租房、频繁搬家、家里人各住各的，每个人都像过路的。这种情形，时间久了，不只是「家里没有底子」，而是这个家里的人开始**不相信存东西这件事**。小禾合租三年，换过两次房子，她后来有个习惯：搬进新地方，行李箱不全拆开，留着半个。她自己说是「万一又要搬」。这半个没拆的箱子，就是内能的固化点：她不再往这类地方存东西了。

第二种，**存太死**。杜奶奶的老宅就是这一种。每一样东西都在老位置，每一把椅子都不让动，每一个角落都有来历。内能足到什么程度呢？足到**任何新东西进来，都要先被这股底子顶出去**。去年明远给奶奶买了一个新的电热水壶，奶奶用了两天，放到了柜子顶上，仍然烧着灶上的老铁壶。

这两种固化，从外面看正相反，一个太薄，一个太厚，只是从方程里看是同一回事：**内能不再随着 D 和 S 的变化而更新**。薄的那一种，是不肯存；厚的那一种，是不肯换。两种都冻住了。

冻住以后，方程会怎样？

薄的一种，E=H(S,D) 这条方程里，E 永远只是个临时的土，S 和 D 不管怎么变，土都托不住，第三条原理里「S 与 E 顶撞，D 变」转不起来，因为 E 太虚，顶不住 S，S 一用力 E 就散了。

厚的一种，E 太硬，S 和 D 想变，都被它顶回去。第二条原理里「D 与 E 顶撞，S 变」转不起来，因为 E 不让。

内能的毛病，不在多少，在它还肯不肯跟着日子长。

◆ 八、一个完整的例子：小禾那间屋子

把这些放回一个具体的地方。

杜小禾在深圳合租的那套房子，三室一厅，她住最小的一间，十平米出头。门是空心的，锁舌短，关门要用力才扣得上。隔墙是一层薄板，隔壁翻书都能听见。窗外是另一栋楼的墙，一天里只有中午前后两个小时有光。

她是做室内设计的，手上的活很好。她把这间屋子收拾得干净、好看，一张折叠桌，一盏暖光灯，一面小小的软木板，钉着看过的展览票根。

可是她自己知道，这间屋子「不住人」。

从方程来看，是这样：

E（土）：墙薄、门不严、没有固定的角落，现实界的内能很薄；租约一年一签，随时可能被房东收回，理念界里没有任何一条「这是我的」的规矩；自我界里，她把这里当作暂住地，行李箱半个没拆。

S（样子）：她想要的样子，是一个能安静画图、周末能在家待一整天的小窝。

D（路）：她的日子是加班、地铁、回来洗澡倒头就睡，周末一半时间出去，因为不想待在屋里。

E=H(S,D) 这条方程，在这里是**不成立**的。S 要的是「待得住」，D 是「能出去就出去」，E 没有一寸能接住这两样。更要紧的是，三条原理都没有动力：想要的样子和现实顶撞，她躲出去了；日子和土顶撞，她少回来了。**这间屋子不是风水不好，是内能没有机会被存。**

这个例子里，有一件事值得停下来想。

很多人给小禾的建议是「搬到一个好的地方」。好地方不等于有内能。她换一套朝南的、有阳台的、地段更好的房子，如果仍是合租、仍是租一年一签，内能还是薄的。

那从哪里下手？从「便宜的重复」下手。她后来做了三件小事，没有花几个钱：

第一件，换了一把门锁，是带内锁扣的那种，关上之后，她知道外面的人打不开。

第二件，在床边的墙上贴了两层吸音棉，不为了完全隔音，是为了让她知道「我这一块，是我的」。

第三件，每天晚上回来，先坐在那张折叠桌前十分钟，不开电脑，不看手机，倒一杯水。**同一个位置，同一件事，重复。**

三个月后，她发现自己周末开始愿意在家了。她没有觉得「房子变好了」，她觉得「我在这里了」。

这就是内能被存进去的样子：不是房子变了，是一份底子开始有了。

◆ 九、老周的一句话：藏风那个「藏」

老周在镇上看了三十多年风水。有一回，明远去请教老宅的事，问到「气」的问题，老周说了一句：

「你们都问气旺不旺，我看一间屋子，先看它**藏不藏得住**。」

前面引过的那本书，在开头摆了一句古语：「得水为上，藏风次之」〔附件书二·346 页〕。这句话的前后，大意是说，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气使它不散，行气使它有止，所以叫风水。

「聚」「止」「藏」，说的都是同一个意思：**不让它散**。

按本书的说法，这里面有两层。一层是动能和势能的事，留给后两章。另一层，是最朴素的一层：**屋子要能把东西存住**。存住温度，存住声音，存住隐私，存住一个人松下来的那一口气。这就是内能。旧书里的「藏风」，翻译成今天的话，一部分就是：墙要有厚度，门要有锁，窗要有帘，日子要有固定的位置。

老周没有读过什么方法论，可是他看了一辈子房子，看出来一件事：**那些「旺」的老房子，不一定朝向最好，却一定是「有人在里面存东西」的房子**。

他说：「新楼盘我也去，看着样样都对，可我总觉得进去像进了一个盒子。过了十年，那些人家把盒子住成了家，我再去，就不一样了。」

这句话，翻成本书的话是：**风水里的「真」，不是看出来的，是住出来的**。

再往下说一层，身体和心里先知道。

回到方晴。

她后来做了一件事：连着一周，每天夜里醒来的时候，不看手机，不看时间，只听。她发现，她听的不是冰箱，是**走廊里的那扇门**。

那扇门是卫生间的门。老房子的格局，卫生间正对着主卧，门轴有点松，夜里风一过，门会极轻地动一下，发出一点声。

她听了二十多年，这是第一次听出来。她问明远，明远说：「你不是一直说它是这样的吗？」

她想了想。过去二十多年里，这扇门响的时候，女儿小禾还在隔壁屋，奶奶偶尔来住，家里是满的。那个响，是**一家人都在**时的背景音。现在小禾去了深圳，家

里只有两个人，三间屋子空着一间，那扇门响，在她耳朵里的意思变了：响给谁听？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内能变化。

房子没有变，门没有变，声音没有变。变的是**这座房子里「存着的东西」**。过去二十多年里，这座房子的内能，有一大半是靠孩子在家的日常存着的：脚步声，关门声，半夜起来倒水的声音。现在这一份出去了，房子的底子一下子薄了一块，而一家人还住在原来的格局里。

这就是「人去宅衰」里最安静的一种。不是风水坏了，是**回写的方向变了**，原来每天往土里存的那些东西，少了一路。

方晴后来没有换门，没有挂符，只做了一件小事：每周日晚上，让小禾视频的时候，不挂电话，把手机立在客厅的桌上，各做各的，谁想说话就说一句。一个小时下来，也许只说了三句话。只是家里那一块，又有了声音。

她说：「睡得比以前好一点。」

这里不能说「因此好了」，也不能说「是这个办法治好了」。她睡眠的事，里面有很多别的因素。只能说，**内能的一个入口，被重新打开了一条缝**。

再说一遍，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风水是土，土不能代替看病。

◆ 十、内能的诊断：四个问题

一间屋子，内能足不足，可以用四个问题问一问。不用打分，只要你心里有个数。

第一问：**这里有没有一块地方，是我（或我们）确定的？** 不用最大，不用最好，只要是确定的：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抽屉、一个固定的睡觉位置。

第二问：**我在这里说过的话、犯过的错，有没有被一页翻过去？** 哪些事在这个家里是不提的，大家都知道，而且这个「不提」是出于体贴，不是出于害怕。

第三问：**我睡着的时候，需不需要留一只耳朵？** 这一问，不是问噪音，是问安全感：门锁、隔音、有没有人会突然进来。

第四问：**这个地方，我肯不肯往里存东西？** 买一个好一点的锅、种一盆会长大的花、把一件重要的东西放在这里。如果你一直不肯，那是内能在告诉你：这里还没有成为土。

四问里，一两问答不上来，不算毛病，是常态。三问以上答不上来，就要想想，这个地方现在在方程里是什么位置：是一个临时的土，还是一个应该长内能的土？

如果是临时的土，比如过渡期的租房，那就不必强求，**只要把「便宜的重复」做起来**，留一个小的、固定的、属于自己的角落。

如果是应该长内能的土，比如县城里住了二十三年的那套旧房子，那就要查：**是哪一路回写断了？**

诊断之后，还得说一句守和松。

最后，要把固化的话再说得稳妥一点，免得读成「内能越足越好」。

内能是真。真是好东西。可是第三编讲过，E 一旦冻住，就把 D 和 S 一起冻住，叫「命」。内能是 E 里最沉的一块，它冻住的可能性最大，冻住之后后果也最重。

所以内能这个状态，要两头看。

内能不足的家，要做的是**攒**：用便宜的重复，一个入口一个入口地存。这不是三五天的事，是一年两年的事。

内能过足的家，要做的是**留缝**：不是把存的东西扔掉，而是让新东西有一个地方可以进来。奶奶不肯换壶，没有人要她扔掉老铁壶，可以在灶台旁边留一个位置，让新壶挂在那里，不用，只放。放久了，哪天老铁壶漏了，新壶就接上了。这一步，叫**让土有一个能长的边**。

这一章里，没有任何一个办法要求你花很多钱，没有一个办法要求你相信什么。因为内能这一种能量，本来就是最「家常」的一种。它不在罗盘上，不在飞星里，不在大门朝哪里，它在**你每天晚上回来，往哪里坐，坐下来之后，有没有人叫你起来**。

◆ 十一、明远的五金店：同一份内能，换个地方照样有

话说到这里，容易让人以为内能只属于住的地方。其实店铺里也有。

明远的五金店开了二十多年，货架的排法他闭着眼睛都知道：螺丝在左，水管在后，电线挂在门边。老主顾进来，不用问，直接走到想要的那一排。这一份熟，是店的内能。

前年隔壁商场想让他搬过去，租金给得便宜，位置更亮堂。他去看了两回，没有答应。账面上他算得过来，只是他说不清地觉得：「搬过去，我得把货架重新认一遍，客人也得重新认一遍。」

这句话，翻成本书的话，是一条很准的判断：**内能清零的代价，是双方一起付的**。店主要重新认，客人也要重新认。熟，是两边共同存出来的。

用三方程看，这里 S=F(D,E) 是成立的：店的样子（S，老主顾放心、生意稳）是由每天的卖法（D）和货架的位置（E）一起造出来的。一搬，E 变了，D 要跟着重写，S 会先掉一阵再回来。明远没有搬，是因为他心里那本账里，有这一行。

再看杜家眼下的一件难事：县城那套旧房，要不要卖掉换新楼盘。

家里算账，算的是这些：旧房能卖多少，新楼盘首付多少，月供多少，学区、电梯、小区绿化、离店面多远。每一样都写得出数字，每一样都是数学态，能算。

这笔账里，少了一行：**这套房子里存着多少内能，卖掉以后，新房子要用多久才能存回来**。

这一行没有数字，所以常常被略过。可它真实地在。二十三年里，这套房子里存下的东西很多：女儿在饭桌边写作业的位置，明远每天晚上关店回来换拖鞋的那个角，方晴备课时坐的靠窗那张桌子，奶奶偶尔来住时睡的那张折叠床。这些位置，一件一件，都是内能。

换一套新房，意味着这一整份底子**清零**。不是说新房不好，是说清零要付代价：头一两年，夜里醒得多一点，说话客气一点，各自找位置，找了又换。这是 ESD、EDS 这类路走起来的常态，土是新的，还没有劲，路只好慢。

所以这笔账有一个很朴素的算法：**新房子的好，要大到能抵得过内能清零这几年的慢**。大得抵不过，就不必换；大得抵得过，就换，可是换的时候，要主动**带几**

样会存东西的东西走：那张饭桌，那把椅子，窗边那盆长了十年的花。它们不是风水摆件，是内能的种子，新土里有了它们，存起来会快一些。

这样说，不是劝人别换。换房常常是对的，孩子要上学，老人要电梯，生意要换地段。只是别让内能这一行，在账上空着。

◆ 十二、内能和「命」有什么关系

第三编说过，命运是 E 的长期稳定化。内能是 E 里最稳的一块，所以它和「命」靠得最近。

人们说一家人「命里带着守」或者「命里留不住」，其实多半是在说这家的内能：有的家，几代人住下来，东西越攒越多，连小孩子都有一种说不出的稳；有的家，一辈一辈地搬，一辈一辈地散，孩子长大以后也像漂着。

这些说法里有真东西，也有被固化出来的东西。真的那一半，是内能确实会代代回写，一家人的稳不稳，会传。固化的那一半，是人们把这个传下来的样子，当成了天定。

本书的看法是：**内能是写出来的，所以也能一点一点重写**。一个漂了三代的家，不是命里留不住，是三代人都没有机会在同一个位置，把同一件事重复够久。从这一代起，留一个位置，守一件小事，哪怕每天只有十分钟，二十年之后，这个家的土就不一样了。

这是很慢的办法，慢到看不见。风水里最实在的东西，往往就在这种慢里。

还有老宅。

杜家的第三个难处，也和内能有关：老宅要不要翻修。

奶奶的老宅，漏雨，地湿，墙角发霉，这些是现实界里的毛病，不修，住着确实辛苦。只是一翻修，内能就有一份危险：**新的东西进来，会不会把存着的东西顶掉**。

懂行的师傅有一个朴素的做法，叫「修旧如旧」。从本书的眼光看，这个做法里有很实在的内能道理：**该换的换，该留的留，留的是那些被日子磨出来的位置**。

具体地说，翻修老宅时，有几样东西最好不动：奶奶坐了几十年的那张矮凳和门槛边的位置；灶房里灶台和水缸的相对位置，那是她闭着眼睛走的路；睡房里床

的朝向，身体认了几十年。屋顶可以换，墙面可以补，地可以垫高防潮，可是这几样「位置」，尽量原样留着。

换掉的，是容易出毛病的东西：电线、水管、屋顶、门窗。这些是现实界里的**器具**，换了以后，奶奶的生活会更安全。

这样翻修的结果，是**土换了一半，内能留了一大半**。奶奶回到老宅，仍然觉得是家，不会觉得「这不是我的地方了」。

如果翻修做得太彻底，推倒重来，盖一座漂亮的新房子，那相当于一次内能的清零。奶奶 78 岁了，从零存起，要多少年？这笔账，不能不算。

所以老宅这件事，在本书里的看法是：**翻修可以，别把存着的东西一起翻掉**。

最后防一种读偏。

你大概见过这样的人家：表面上安安静静，什么事都不说，什么话都不提，看着很稳。不过那份稳，是靠不说话换来的，一家人谁都不敢动那块冻着的东西。这种稳，叫**压**，不叫内能，别把内能读成「忍」。

真正的内能，**碰得起**。一件事拿出来说，说完了，家还在，每个人还有地方站。它不怕说，因为底子在。

所以判断一个家的内能，有一个很简单的试法：看这个家里，**吵过架之后，第二天早上，有没有人做早饭**。有，说明底子还在；没有，说明那一场吵，把存着的东西一起掀了。

这个试法不准确，也不用拿去量别人家。它只是提醒：内能的「真」，是**敢真**的真。

◆ 放回日子里

再回到方晴。

那个周日晚上，小禾的视频还没接通，方晴先在厨房里烧了一壶水。明远在客厅里翻他那本五金目录，翻得很慢，翻几页，抬头看一眼手机。

手机亮了，小禾的脸出现在屏幕上，背后是那面软木板。她说：「妈，我今天换了个锁。」

方晴说：「怎么换的？」

「就是那种……里面能反锁的。」

方晴没有接话，过了一会儿说：「好。」

就这一个字。可是明远抬起头，看了她一眼。三个人隔着一块屏幕，谁都没有再说什么。灶上的水开了，壶盖轻轻响。

那天夜里，方晴睡到了天亮。没有人知道为什么。

你明天可以试的办法很小：**今晚，给自己找一块地方，一把椅子也行，坐十分钟，什么也不做，每天同一个时间**。坐满一周，再看这块地方，是不是有一点不一样了。

带 走 的 话

内能不是屋子本来有的，是日子一遍遍存进去的；你在哪里有一块确定的地方，那里就先有了真。

小　账

这一章里的 E，让方程更和谐了，还是走向了不等式？小禾的合租屋是不等式：S 要待得住，D 却是能出去就出去，土托不住两头；便宜的重复开始之后，方程才有了走向和谐的底子。

固化在哪里？一头是「存不住」的半个行李箱，一头是「存太死」的老铁壶。解冻从各自最小的一处下手：薄的，先留一个固定的位置；厚的，先在旁边留一个可以放新东西的边。

◆

18

第 18 章

早上七点，这条走廊把一家人排成了什么样？

◆ 一、七点钟的走廊

杜家县城的房子，在老小区六层楼的三楼，九十平米，三室一厅，二〇〇三年住进来，到今年二十三年了。一条窄走廊从入户门通到阳台，两边各开着几扇门：左手是主卧和次卧，右手先是卫生间，再是厨房，走廊尽头是客厅。

早上七点，这条走廊是一天里最挤的地方。

方晴六点四十起床，要赶七点半到校。明远六点五十起来，八点要开店门，不过他要先去菜场买早点。放假回来住的小禾，起得最晚，不过她一醒就想洗澡。家里唯一的卫生间，门正对着主卧的床脚。

于是每天早上，这条走廊上发生着同一出戏：方晴端着牙杯等在卫生间门口，明远在她身后拿着塑料袋找钥匙，小禾头发乱糟糟地从次卧探出半个身子，三个人在一米出头的宽度里，一边侧身一边说「你先你先」。

没有人吵架。可是方晴每次从这条走廊走出去，到了学校门口，心里总有一小块东西是绷着的。她以前以为是工作的事，后来才慢慢看出来：**绷的是这七分钟**。

这一章要讲的，就是这七分钟。

上一章讲内能，是一家人**守得住**什么。这一章讲动能，是一家人**动起来**的时候，怎样走、怎样让、怎样互相成全。德麦国际的方法论里，动能对应的是「善」。善在这里不是做好事的意思，是**这个人的动，没有压住那个人的动**；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路上走，路与路在一间屋子里交错，谁也没有被谁耽误。

◆ 二、旧书怎么说「气要流通」

先听旧书怎么说。

本书的材料里，附件书二在大门、大厅、厨房这一部分，讲了很多条「该怎么样、不该怎么样」。其中有一类，是讲**流**的：气从大门进来，经过客厅，走向各个房间，要顺，不要直冲，不要憋住。这一类说法，后世风水里的名目很多：穿堂煞，是大门和后门、窗子一线直通，气一进就出；门对门，是两扇门正对着，气撞着走；厕所对卧室，是秽气冲着睡的地方。附件书二讲大门的那一页，就有一条：大门不宜与厕所门、厨房门、房门相对，后面还跟着一串断语〔附件书二·347页〕。断语本书不转述，只取它指的那件事：门与门、路与路碰上了。

这一路说法，要公平地讲，对在哪里。

它对的第一处，是看见了**屋子里有「走」这回事**。很多人买房子只看面积、朝向、几室几厅，没有一个人站在走廊里问一句：「早上七点，一家人怎么走？」旧书里的气「要流通」，翻成大白话，就是屋子里的路要通、要顺、不要撞。这句话放到今天，一点也不过时。

它对的第二处，是看见了**撞**。门对门，说穿了，是两个人开门时会碰面；穿堂风，说穿了，是一阵风直着吹过来，吹着人、吹着东西。旧书用「煞」这个字，把这种碰撞叫出了名字，好让人在盖房子时留意。

它对的第三处，是它把这些事和**一家人的盛衰**连在一起看。一个家里，如果每天早上都有人被挤、被撞、被吹，日子久了，人的性子会变，话会少，火气会大。旧书里「家宅不宁」的断语，里面总有一点这样的底子。

那它缺在哪里？

缺的有三处。

第一处，旧书讲「气」的流，**没有问是谁在流**。同一条走廊，对杜家来说是挤，对一对只有两个人的年轻夫妻来说，也许宽宽松松。气的「通不通」，要看这条路上有几个人、每个人要去哪、什么时间去。旧书里的通，是屋子本身的通；本书里的通，是**人和屋子合起来的通**。

第二处，旧书只讲「煞」，**不讲「成」**。它告诉你哪里撞，哪里冲，哪里要避，却很少说：什么样的屋子，能让一家人在一起动的时候，反而互相托着？这是「善」的另一半，它不只是不撞，还要有成全。

第三处，旧书的办法常常是**挡**：挂一道帘，放一个屏风，摆一盆植物。挡有时候有用，只是挡只动了符号和现实界里的一小块，没有碰到真正在拉扯的东西：一家人各自的日子（D）怎么排。

这就是为什么这一章要把「流」换成「动能」来看。

◆ 三、动能是什么：不是力气，是顺不顺

先给一个大白话的说法。

动能，就是**一家人此刻正在动的那一份**。他们起床、走路、做饭、洗澡、开门关门、说话、开灯关灯，这些「动」的总和，就是动能。

在力学里，动能是运动的物体带着的能量。这个说法拿来借一下，倒也合适：一个家里，每天有无数个小小的运动在发生，这些运动有它自己的「量」和「方向」。量大，是这个家忙；方向乱，是这个家撞。

德麦国际的方法论里，动能对应「善」。为什么是善？

因为动能的好坏，不看动得多不多，看**动与动之间的关系**。两个人各走各的路，没有一个人被另一个人拦住，这就是善；两个人走在一起，一个人的动恰好给另一个人让出了路，这是更高一层的善；三个人、四个人，一家人的动合起来，像一支各有声部却合得上拍的曲子，这叫成全。

反过来，两个人迎面撞上，一个人的动挡住了另一个人的动，这叫「煞」。旧书里的煞，大部分可以翻成这个：**动与动撞上了**。

所以动能的毛病，有两种形状。一种是**撞**：人多路窄，动线交叉，该错开的错不开。一种是**滞**：路是通的，只是人不想动，或者没有地方可去，一家人各自坐着，屋子里一天到晚没有什么在动。

屋子里的动，主要由四样东西组成。本书把它们叫做动能的四样材料：**线、光、风、声**。

线，是动线。人在屋里走的路径：从大门到客厅，从卧室到卫生间，从厨房到餐桌。这是最硬的一样，因为它由墙和门定下来，改起来最贵。

光，是一天里光的走法。早上从哪里进来，中午落在哪里，傍晚退到哪里。光是一家人节奏的钟，它一动，人跟着动：早上东窗一亮，人醒；傍晚西晒热了，人往别处躲。

风，是空气的走法。窗开着，风怎么穿过房间；厨房的油烟往哪里去；夏天哪个房间闷。风的走法，决定了一天里哪些位置待得住，哪些待不住。

声，是声音的走法。冰箱、水管、电视、说话、脚步声，从哪里来，传到哪里。声音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样，因为它看不见，却每天都在推着人：谁在哪个房间能静下来，谁一开口会传到谁耳朵里。

这四样东西，在前面第十六章讲数学态的时候，已经算过它们的数：采光几个小时、通风几次换气、声音几分贝。那是**算它们有多少**。这一章换一个问法：**这四样东西，每天怎样推着一家人，把人排成了什么样？**

◆ 四、走廊的账：七分钟里发生了什么

回到杜家那条走廊。

用本书的方程看，这七分钟里，三个人的**路（D）**是这样的：

方晴：起床，洗漱，换衣服，吃早点，七点十分出门。

明远：起床，洗漱，下楼买早点，回来，吃，七点五十出门。

小禾（假期在家时）：睡到七点半，起床，洗澡，磨蹭，吃早点，十点出门。

三条路，起点相近，时间交叠，**共用一个卫生间**。

这里的**土（E）**，是一间卫生间、一条窄走廊、三扇正对着的门。**样子（S）**，是一家人想要的「一早上有条不紊」。

E=H(S,D)，这条方程在每天早上的七点到七点三刻之间，是**勉强成立**的：三个人靠「你先你先」的客气，把土撑着。可是它没有余量。一旦有一个人起晚了，或者有一个人那天心情不好，方程立刻走向不等式：走廊里有人喊了一声，门被摔了一下，早饭吃得没有话。

这就是动能不足的样子：**土没有为这几个人的动留出让路的地方**。

注意，这里不能说「是风水不好」，也不能说「是人不会让」。他们每个人都很会让，让到手酸。说起来，是**土在要求他们一直让**，一天一天，让成了习惯，让成了一股绷着的劲。这股绷着的劲，被回写到每个人的身上，也回写到这个家里：方晴在学校总爱提前十分钟到，她说是「怕堵车」，其实有一部分是不想在家里待到那一刻。

走廊的账算完，再看三原理。

第四章讲的三原理，三条都要靠动能来转。

第一条，S 与 D 顶撞，E 变。一家人想要的样子，和每天的日子对不上，这时候应该是土改：加一个卫生间，挪一扇门，给走廊让出一点地方。要让这一步转得动，需要有一种动能叫**把撞的感觉说出来**。

杜家的七分钟，已经撞了二十多年，可是撞的感觉一直被「你先你先」吞掉了。没有人说过：「这条走廊其实不够用。」每个人都在适应它，每个人的适应都很成功，所以土一直没有被改。

动能不足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撞得太客气。撞一下喊一声，反而有救，因为方程听到了。撞得太客气，什么也没有发生，土就一直不变，一家人的适应能力成了土不变的理由。

第二条，D 与 E 顶撞，S 变。日子和土对不上，样子跟着变。杜家的情形是：D 里有三个人的作息，E 里是一个卫生间，S 就变成了「一家人早上都有点烦」。这个 S 不是谁的脾气，是顶撞的产物。

第三条，S 与 E 顶撞，D 变。一家人想要的样子和土对不上，日子跟着调。杜家最后其实走过这一条：方晴悄悄把起床时间提早了二十分钟，赶在明远和小禾前面洗漱。这是 D 变了，来适应 E。这样做是对的，只是有代价：方晴的睡眠被削掉了一块。她后来半夜醒，可能有这一份在里面，也只是一份，不能算作原因。

这三条里，每一条都需要动能「足」。足不是动得多，是**动得顺**：话说得出来，让得出去，改得动。

◆ 五、动能和六条路径

按前面说的口径，风水好、六六大顺，就是 E 高度促进六条路的顺利运行。动能是 E 里管「动」的那一份，所以它对六条路的作用最直接：**路与路在屋里相遇的时候，土是在帮忙分道，还是在帮倒忙**。

具体看六条路：

DSE、DES，从日子起手。这两条路最吃动线和时间。如果一家人想先把作息改一改，早睡早起，轮流做饭，只是走廊窄、卫生间只有一个，D 一动就撞上别人的 D，路在第一步就卡了。

SDE、SED，从样子起手。一家人想要的样子，比如「早晨一起吃顿饭」，如果厨房和餐厅隔着一道墙，隔着一条总有人走的走廊，想要的样子就很难往下排出日子来。

ESD、EDS，从土起手。先改房子，再看日子，再看样子。动能在这里的作用是**先把路修宽**：拆一堵墙，挪一道门，改一个卫生间，让以后的日子有地方走。这两条路，如果动线设计得好，是最有效的，因为它直接改了 D 和 E 之间的关系。

所以，动能足的时候，六条路都有人帮着走；动能不足，被卡住的往往是**D 起手的那两条**，因为日子是最先撞上墙的。

这一点，对一家人想要改变生活的时候很有用。很多人想改变，从日子起手，早起、运动、少吃糖、少玩手机，改了一个月就败下来，就说自己意志力不够。本书的看法是：**也许是 E 没有给 D 让路**。早上想跑步，出门前要穿过一条被鞋子堵住的玄关；晚上想读书，客厅的灯正好照着电视。D 要走的路上，土堵着。

◆ 六、回写：一家人的动，怎样写进土里

动能也会回写。一家人每天的动，一遍一遍，写进土里。写进去的东西有这样几样：

磨出来的路。厨房到餐桌之间，地砖磨得发白，是那条走了二十多年的线。客厅沙发前的地毯，有一块颜色深些，是人最常站的地方。这些痕迹，是动能的回写，直接写在现实界里。

排出来的钟。一家人的起居时间，会慢慢排成一个钟。几点开灯、几点关灯、几点有水声、几点有人回家，邻居听得出来。这个钟，一旦排成，就变成了土的一部分，人想改，要和这个钟顶一回。

养出来的默契。理念界里，一家人对「谁先谁后、谁让谁」有一套不说出口的规矩，比如，老人先洗，孩子后洗，做饭的人最后吃。这套规矩，被动线一次次强化，最后成了「就应该这样」。

吵出来的避让。有的家人之间有过争执，于是屋子里慢慢出现了一些「谁不去哪儿」的地方：爸爸不进女儿房间，婆婆不进厨房。这些地方，被回写成了「禁区」。

这四样，每一样都是 S 往 E 里回写的结果。它们起初都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磨出路，是为了快；排出钟，是为了不乱；养出默契，是为了少吵；留出禁区，是为了安静。可是办法用久了，成了土。

动能也会冻住。

动能的固化，是一条路走了二十多年，成了「只能这样走」。

杜家的七分钟，就是一个例子。哪怕现在小禾不住家里了，明远和方晴两个人，早上还是按那个顺序：方晴先洗，明远后洗，谁也不抢。其实现在家里只有两个人，完全可以同时用，一个刷牙一个洗脸。他们还是一个一个来。

这是动能的固化：**土已经变了（人少了），可是路没有跟着变**。

另一种固化，是**滞**。有一个例子，是明远一个老朋友，姑且叫他老彭，58 岁，退了休，儿子女儿都在外地。老彭一个人住着一套九十平米的房子，动线很宽，各个房间之间畅通无阻，什么都不堵。老彭每天的活动范围，只有三个点：卧室、沙发、厨房，来回走。其余的房间，门一直关着。

这间屋子，土是通的，动能却很低，**没有什么在动**。这样的屋子，也有它的毛病：人一天到晚坐着，说话的对象是电视，身体的动、情绪的动、关系的动，都被压到很小。

这两种固化，一种是**撞的固化**，一种是**滞的固化**。方向相反，机制相同：**D 和 E 之间的互相适应，停了**。

◆ 七、一个完整的例子：王姐的早餐店

再看一个别处的例子，看看动能放到店里是什么样。

王姐，38 岁，在县城的一条小街上开早餐店，卖豆浆、包子、粢饭团，两个孩子，丈夫在外地跑货车。她的店面是一间十八平米的小铺子，前面是门面和蒸笼，后面是个小隔间，放面粉、冰箱和一张折叠床。

她的店是**白天最旺，下午最静**。她却总觉得「气不顺」，请老周来看过。老周在店里站了十分钟，说了两句：

「你这个门开得对，可是蒸笼放在门口，风一吹，热气全往外跑。还有，你后面这张床，对着后门，下午睡的时候，有穿堂风。」

老周说的两句话，都是旧书里的话：气往外跑，穿堂风。用本书的话重讲一遍，是这样：

蒸笼放在门口：这是一个动线和热能的安排。早上五点到八点，客人排队，要在门口看蒸笼、点单、付钱、拿走。蒸笼摆在门口，客人的动线最短，只是热气被门外的风吹走，蒸笼里的包子凉得快，王姐要不停地换屉。这是**动能和内能的冲突**：动线顺了，留不住热。

折叠床对着后门：下午两点以后，王姐要在这张床上躺一会儿，补早起的觉。后门有一点缝，风一吹，她会醒。她睡不踏实，下午带孩子放学时就有点没精神。这是**动能压到了内能**：风穿过来，把她的歇息打断了。

按本书的方法，王姐要做的有三件小事：

一，把蒸笼往里挪四十厘米，在门口做一块小挡风的玻璃，客人的动线多走了一步，但蒸笼的热留住了。

二，给后门装一道门帘，把风挡在外面，让折叠床能睡。

三，在后隔间的墙上，加一块小木板，每天下午孩子放学以后，孩子的作业就写在那里。从此，这个小隔间不只是她睡觉的地方，也是她和孩子的角落。

这三件事，没有一件花超过几百块。不过按顺序看：先让动线和热能配合（E 内部顺了），再让风不打扰休息（内能不被动能压到），最后让一块地方多一个用途

（D 有了新的位置）。一个月以后，王姐说：「也不知道是不是风水，反正这个月下午的觉睡得着了。」

这里不能说「风水改好了所以生意旺了」。生意是别的很多事一起的结果。只能说：**动线和内能不再互相拖，她的一天少了一些没有必要的撞**。

◆ 八、光、风、声：三位看不见的向导

动线是硬的，光、风、声是软的。软的东西，很多时候比硬的更会推人。

先说**光**。一个家里，如果早上最亮的地方是客厅，一家人早上就往客厅走；如果最亮的是阳台，大家就往阳台去。光是一个无声的指路人。杜家的客厅朝南，早上九点以后，光铺满整个地板，那个时间点，家里有人，人就会坐到光里。奶奶在乡下老宅也是这样，早上堂屋正对着东门，一开门，光一直打到神龛，她就坐在那里剥豆子。

光的毛病，是**太弱或者太固定**。弱，人就懒得动；太固定，一直是同一个角度，人也只往同一个地方去。

再说**风**。风是一天中最不稳定的一样，却对一家人的位置影响最大。夏天哪个房间闷，一家人就会躲到哪个房间；冬天哪个位置有穿堂风，人就不愿意坐在那里。旧书里的「穿堂煞」，把风这件事看得很重，这是对的，因为风是一个**每天都在推你**的东西。

最后说**声**。声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家，有的屋子，声音收得住，有人说话，隔壁听不见；有的屋子，一点声音就满屋走，谁在哪里做什么，所有人都听得见。声的走法，决定了一家人**能不能各做各的事**。

杜家的次卧和主卧之间，是一道薄墙。小禾回来住，晚上和朋友视频，方晴在隔壁听得清清楚楚，不是要偷听，是声音自己过来。方晴不好意思说，小禾也不知道她听得见，两个人都在彼此面前有一点收着。这是声的回写：**一家人说话的方式，被一道薄墙慢慢修改了**。

这三样，光、风、声，把它们对着一家人的动线放在一起看，才算看到了动能。

老周也说过一句。

老周有一次对明远说：

「你们讲气要流，其实我觉得，气是**人走出来的**。你把一个屋子关起来，没有人进，气不会流，只会死。有人走，气才活。」

这是一句很准的话。

按本书的说法，旧书里的「气流通」，一大半是在说**人的动**。一个没人用的大房子，不管它的格局多么「通」，也不算旺；一个人来人往的小店，哪怕格局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也有活气。因为动能不是土自己有的，是**人在里面走出来的**。

所以老周说，看风水，第一件事是看这个家里**有没有人在走**。走的路线顺不顺，是第二件事。

这和前面说的「风水不是地里本来就有的」是连着的。土里本来没有动能，是一家人的动，一天一天，写进去的。

◆ 九、动能的诊断：四个问题

一间屋子，动能怎样，可以问四个问题。

第一问：**早上和晚上最挤的那个时间，是哪里挤？** 站在那里，看一遍，哪几个人在那一刻要经过同一个点。

第二问：**有没有哪个地方，一进去就想退出来？** 这是风或光或声的问题，往往是某一样把人推走了。

第三问：**有没有哪一件事，大家都在让，已经让了很久？** 让得久，是撞被吞掉了。

第四问：**一天里，这个屋子有没有一段时间，整体是静的、没有什么在动的？** 如果有一整个下午，屋里的每一个人都坐着不动，各看各的屏幕，这也是一种动能的毛病。

四问问下来，通常能看出：这个屋子的动能，是**撞多于滞**，还是**滞多于撞**，还是两样都有。

撞多的家，要做的是**让路**：改动线，错开时间，把一件共用的东西变成两件。

滞多的家，要做的是**起一个头**：不是改房子，是在一天里，设一个「大家都到客厅里来」的时间，哪怕只有半小时，让屋子里有一点流。

这里也要说一句：一家人之间的难处，如果已经重到每天吵、不说话、有人不敢回家，那就不只是动线的事了。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土可以改，土不能代替谈话**。

◆ 十、奶奶的四十几步夜路

四问问的是眼前这一间屋。杜家还有一件更远的事，也要拿动能的尺子量一遍：老宅要不要翻修，奶奶要不要接到县城来。

明远每次提，奶奶都是同一句话：「我搬不动。」前面第十三章讲过，这句话里有自我界的分量。这里换一个角度，只看动能：**老人的动线，和年轻人的动线，是两种东西**。

奶奶 78 岁，在老宅里，每天的路是这样的：天一亮起来，从睡房到堂屋，十二步；从堂屋到灶房，八步；从灶房到后院，六步；夜里起夜，从床头摸到门边，再到后院的茅厕改成的小卫生间，十五步。这四十几步，她闭着眼睛也走得下来，因为每一步的脚都知道踩在哪里，哪一块砖有点翘，哪一道门槛要抬脚。

这是一条**被身体记住的动线**。它不是靠看，是靠脚。

把奶奶接到县城这套房子，她会遇上的，是一条完全陌生的动线：走廊是窄的，卫生间在走廊的另一头，门槛很低，地砖却光滑，夜里起夜要经过两扇门。每一步都要重新认。

本书不敢说「接到县城对奶奶好不好」，那是一个要几个人坐下来谈的问题。不过从动能的角度，有一件事可以先看：**接出来之前，先把夜路走一遍**。从她要睡的那间屋，到卫生间，到夜里要喝水的地方，一步一步走，看哪里有门槛、哪里地滑、哪里光不够。这条路上如果有一个会让她紧张的点，那个点要先改。

老人夜里摔倒的事，家家听说过，这里不吓唬谁，只说一个朴素的办法：夜路上留一盏小夜灯，地面防滑，床边有能扶的东西。这是动能里「善」的最小一格：**她的每一步，不要成为她自己的危险**。

如果最后决定把奶奶留在老宅，那么要翻修的，就不是堂屋的格局，而是**这四十几步**：把后院那条路铺平，把小卫生间的灯换亮，把门槛处加一个扶手。动线要为人改，不要让人为动线改。

◆ 十一、善不是让，是谁也没被耽误

读到这里，容易有一个误会：动能足的家，是不是人人都在让、人人都很体谅？

不是。有一种「善」，是**一直在让**。杜家的七分钟就是这样：你先你先，让了二十多年，每个人都很善，可是土没有变，每个人都付了代价。这种善，说到底是一种**靠人撑着的善**。

另一种善，是**土帮着撑的善**。走廊宽了，卫生间多了一个，时间错开了，三个人同时起床也不用让。这时候没有人需要大度，也没有人需要忍，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路上走，路与路之间留了缝。

本书说的动能之善，指的是第二种。**好的屋子，是让一家人不必那么善的屋子**。

这句话听着有点反着来，其实很实在。如果一个家，要靠每一个人天天克制才能不吵架，那说明土在要求人超出常人地好。人不是天天都有力气超出常人的。偶尔累了、烦了、有心事了，那一刻，让不出去，就撞。土如果在这时候能接住，撞就轻；土接不住，撞就重。

所以风水里的「善」，不是教人做好人，是**把土修到不要求人做圣人**。这是很低的要求，也是很高的要求。

老周也看过杜家的走廊。

有一回，明远顺路请老周到县城的家里坐坐，没说看风水，只说喝茶。老周进了门，站在走廊口，没有拿罗盘，先看了一圈，说：

「你这条走廊，旧书里有一说，叫『一线穿心』，大门对着阳台，一眼望到头。」

明远说：「那是不是要挂个帘子？」

老周摇头：「帘子挂得上。可是你家真正的毛病，不在这个。你看，卫生间的门正对着主卧的床脚，每天早上有人进进出出，你们床上的人要么醒着，要么半醒着。这才是气不顺的地方。」

这句话里，老周用的是风水先生的路数，他看的是「冲」。他说的事，翻成本书的话，是准的：**主卧的人，早上是被走廊上的动静叫醒的**。动能的路，直接压在了内能的睡眠上。

这就是前一章和这一章之间的关系。内能和动能，不是两个分开的房间，是同一块土里的两种状态，会互相推也会互相压。王姐的蒸笼和折叠床，是这样；杜家主卧和卫生间，也是这样。

老周看完，喝了一杯茶，说了一句：

「你们别急着动墙。先把时间错开，看一个月。一个月之后还觉得不顺，再来找我。」

明远后来想，这位镇上的风水先生，说的话比他想的实在得多。

按本书的方法，老周这一句，其实是**先走 D 起手的路**：先改日子，看土有没有反应；土没有反应，再考虑改土。这个顺序，是省钱的顺序，也是对一家人负责的顺序：能用日子解决的，不动墙；日子解决不了的，才动墙。

读到这里，容易把动能和下一章要讲的势能混在一起，这里先分一下。

动能是**此刻正在动的**：一家人这会儿在走、在让、在撞、在成全。它是现在进行时。

势能是**悬在前头的**：一家人想要但还没有到手的东西，一个盼头，一份期待。它是将来时。

一家人，可以动能很足、势能很弱：每天忙忙碌碌，进进出出，只是不知道忙什么，没有一件想要的事悬在前头。也可以势能很强、动能很弱：满脑子的愿望，家里却谁也不动，愿望一直悬着。

这两样，下一章再细讲。这里只提一句：**动能是「怎样走」，势能是「往哪走」**。一间屋子，两样都要有。

◆ 十二、三个入手处，和最高的好

说了这么多，一间屋子的动能该从哪里动手？，有三个入手的地方，从便宜到贵：

最便宜的，是**错时间**。不动任何东西，只把几个人的作息错开十分钟。卫生间只有一个，就错开；厨房只有一个灶，就轮着用。这一步不花钱，只要一家人坐下来，把早上的七分钟摆在桌上说一回。

其次，是**挪东西**。鞋架挪到不挡路的地方，垃圾桶放到不用绕的位置，把常用的东西放到顺手的高度。这一步花几十块，效果是把一些「每天碰一下」的小撞，清掉。

最贵的，是**动墙**：拆一面隔墙、挪一道门、加一个卫生间。这一步，要请设计师，要算钱，要等装修的时机。第二十四章会讲到，什么时候是动墙的好时机。

大多数家，用前两步，就能把动能改善一大半。很少有一个家，上来就非要动墙不可。

动能的好，最高处是**成全**。

什么叫成全？不是谁让谁，是**一个人的动，恰好成了另一个人的路**。

举个例子：方晴早上先起，烧上了水，明远起来刚好用到热水；明远买回的早点，放在餐桌上，小禾醒来就能吃；小禾洗完澡，顺手把卫生间的地擦一下，方晴下班回来不滑。这是成全。

这些事，一件一件，不需要谁安排，也不需要谁大度。它们发生的前提是：**三个人的动线是配得上的，有一个顺序，每个顺序里都留了一点给下一个人**。

这样的家，动能是足的。三原理转得动：谁觉得不顺，一句话就能改；改了，土变了，日子顺了，一家人的样子也就更舒服。

这是风水里很安静的一种好：**不是某个位置特别旺，是一家人在里面走，没有人被耽误**。

声音这一样，还要补一笔，因为它是动能里最容易被忽略的一样，也是一家人之间最不好说出口的一样。

杜家次卧和主卧之间那道薄墙，让方晴和小禾，在彼此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各自收着。方晴听得见女儿夜里和朋友说笑，听见了，又不好意思说；小禾不知道妈妈听得见，只觉得「在家说话总得压着一点」。

这是声音的回写：一道薄墙，把两个人之间本来自然的松弛，改成了一份小小的拘谨。没有人吵架，没有人不满，可是**每个人在自己家里，都多了一份不必要的小心**。

这样的事，在很多家里都有。孩子长大以后，父母和孩子之间的那道墙，不是隔开了感情，是隔开了「可以放松地做自己」的那一块。

解决的办法，很多时候不用拆墙：在墙边放一个满的书柜，吸掉一些声；换厚一点的门帘；把说话大声的那个人的位置，挪到离墙远一点的地方。更要紧的是，一家人坐下来，说一句：「这堵墙，其实挺薄的，咱们都听得见。」

话说破了，**小心就轻了一半**。因为薄墙的毛病，大半在「不说」里。一说，土没变，可是动能先顺了一点：撞被听见了，三原理的第一步，就转起来了。

最后防一种读偏。

你也许见过这样的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入口、自己的卫生间、自己的小客厅，一家人几乎碰不到面，安静得很。这样的家，动能反而低。读完这一章，别把「顺」读成了「不动」。因为**成全，需要碰面**。早上在厨房里碰一下，递一杯水；晚上在走廊里碰一下，说一句话。这些「碰」，不是撞，是一家人彼此照应的缝。

所以好的动线，不是把碰面取消，是把**撞**和**碰**分开：该碰的地方，宽一点，让人愿意停；该错开的地方，窄一点也行，只要有时间错。

杜家的走廊，如果有一天改了，也不必改成各走各的。把卫生间错开，让厨房和餐桌之间的路更宽一点，就够了。一家人的动，要有撞少、碰多的样子。

◆ 放回日子里

回到杜家那条走廊。

那个周末，明远在家里吃完早饭，站在走廊中间看了很久。方晴问他在看什么，他说：「你说，要是把卫生间的门挪到朝着厨房那边开，会怎么样？」

方晴愣了一下：「那不就不对着床脚了？」

「也不碰着咱俩的主卧门了。」

两个人一起站在走廊里，比划着，第一次把这七分钟当成一件**可以改的事**来谈。

其实最后没有改，改动要拆墙，太贵。可是那一天，他们做了三件小事：把走廊里的鞋架从左边挪到右边，让两边都能多出十五厘米；方晴把牙杯放到了厨房的水槽边，不再占卫生间的位置；明远把买早点的时间提前了十分钟，错开最挤的那一刻。

一周以后，方晴说：「走廊好像宽了。」

走廊没有宽，**路宽了**。

你明天可以试的办法是：**早上起来，站在你家最挤的那个点，看一分钟，找出一件今天可以挪、可以错、可以不占的东西。就一件。**

带 走 的 话

动能的好，不在动得多，在一家人各走各的路，却没有谁被谁耽误；走廊窄不要紧，要紧的是撞了有人肯说。

小　账

这一章里的 E，让方程更和谐了，还是走向了不等式？杜家的走廊靠人人客气撑着，方程勉强成立、没有余量；挪鞋架、错时间之后，D 与 E 之间才重新有了让路的空。

固化在哪里？一处是「一个一个来」的老顺序，土变了路没变；一处是老彭那样的「滞」，屋子通而人不动。解冻从最小的一处下手：错开一个时间，或者在一天里设半小时「都到客厅来」。

◆

19

第 19 章

为什么有的屋子，一进去就想做点什么？

◆ 一、小禾看房的那个周末

杜小禾 26 岁，这一年夏天，她第一次认真看起了房。

她想在深圳买一套小户型。不是什么大地方，四十来平米，一房一厅，在一个不算新的小区里，离地铁站走路十分钟。她攒了几年的钱，加上家里能拿出的一部分，勉强够一个首付。

那个周末，她看了三套。

第一套，楼层高，采光好，装修得很干净，中介在旁边说得头头是道。她站在客厅中间，看了一圈，心里说：挑不出毛病。出门的时候，她发现自己没有回头看一眼。

第二套，旧一些，厨房的柜门掉了漆，阳台上还留着前房主养过花的盆架。她站在阳台上，看见远处有一线海，被楼隔得只剩一指宽。她站了很久，直到中介在客厅里咳了一声。出门前，她回头看了一眼阳台。

第三套，格局最方正，价钱也最低。她没有多待，说了声「谢谢」就走了。

晚上，她回到合租的小房间，把三套房的照片一张张翻了一遍。第一套的照片最好看，第三套的数字最好看，翻到第二套，停在阳台那一张上，手指没有往下滑。

她给方晴打电话，说：「妈，我觉得第二套。」

方晴问：「为什么？那套不是最旧？」

小禾想了一会儿，说：「我也说不清。就是站在那个阳台上，觉得……好像有什么事要发生。」

这一句话，是这一章的开头。

「好像有什么事要发生」，这是一间屋子里的**势能**。

◆ 二、旧书怎么说「聚气」

先听旧书怎么说。

在风水里，「聚气」是最常被提起的一个词。「藏风聚气」「聚财」「聚水」，一个「聚」字，几乎成了风水的口头禅。本书的材料里，附件书二讲到水的部分，有「金局生向当面出水之图」这样的出水图〔附件书二·208 页〕；讲到屋外地形，有屋西有水池、屋后有山各一条断语〔附件书二·85 页〕，说的是屋子周围的水与山，怎样和一家人的兴衰连在一起。旧书里还反复讲「财位」「财库」，也是同一个意思：有一个地方，是钱和运气聚起来的所在。

这一路说法，同样要公平地讲，先承认它对在哪里。

它对的第一处，是看见了**屋子里有一种「积」**。有的屋子，一进去，感觉里面像攒着什么东西，要涨出来；有的屋子，感觉是空的，什么也没有。这种感觉是真实的，很多人有过。

它对的第二处，是看见了**这种积与盛衰有关**。一个家，如果长期是「攒着」的状态，攒着钱，攒着盼头，攒着一个要办的事，这个家往往有一股往上的劲；如果一直是「泄着」的状态，钱留不住，事做不成，这个家往往越过越塌。旧书把这个叫作聚气和泄气，这个观察，不算错。

它对的第三处，是把这种积和**位置**连起来：财位在哪，水口在哪，大门朝哪。这些说法里，有一部分是在说：**一家人想攒什么，要在屋子里给它一个固定的地方**。

那它缺在哪里？

缺在最要紧的一处：**它把势能看成地里本来有的**。

旧书说「这个位置是财位」，好像那里有一股钱的气，是地理和星运给的，住的人只要把床放对、把保险箱放对，就能沾上。换句话说，势能是屋子的，不是人的。

可是想一想小禾那个阳台。

那一线海，并不是什么财位，也不在任何罗盘的吉方上。阳台的朝向，还不如第一套。不过它给了小禾一种感觉：**这里有一点什么，是还没有到手的，又是能看见的**。这就是势能。

势能不是地里的，是**人往前看的时候，被眼前的什么东西接住了**。一线海，一盆没有开的花，一间还空着的小屋，一个孩子将来要住的房间，都能接住。

所以，本书对势能的说法是：势能是 E 里**那一份悬着的、没有到手的、却被看见的东西**。它由两样东西合成：一样是人的期待（S 里的想要），一样是土里有什么东西能把这个期待托住（E 里的接住）。缺了任何一样，势能都散。

德麦国际的方法论里，势能对应的是「美」。美，不是好看，是**被牵引**。一个东西美，是因为它让你想往前一步。

◆ 三、势能是什么：弓拉开着，箭还没出去

先给一个大白话的说法。

势能，就是一张弓拉开着，箭还没有放。

力还在，方向有了，还没有出去。这种状态，叫做势。

放到一家人身上：想买一套房，在攒首付；想让孩子考上大学，在陪读；想把店面扩一间，在看铺子；想把老宅翻新，在存钱。每一件都是一张拉开着的弓。弓拉得越满，势能越大。

这种能量，有三个特点。

第一，**它是悬着的**。不在手里，也不在眼前，在前头一点点的地方。

第二，**它要被看见**。一个心里想着、从来没有被什么东西接住的愿望，很快就散了。要有一样东西，让人每天看一眼：存折上的数字，墙上贴的一张图，窗外的一线海。这样东西，叫**接住势能的锚**。

第三，**它要有出口**。弓一直拉着不放，人会累，会酸，会松手。势能要能**释放**：箭出去，事办成，或者至少办成一小步。一个家如果总是在攒势，从来没有放过，势能就会慢慢变成一种压着的东西，叫焦虑。

所以，旧书里「聚气」这个词，翻成本书的话，其实包含了两半：**聚，是势能的积累；散，是势能的释放**。风水好，不是只聚不散，是该聚的时候能聚，该放的时候放得出去。

◆ 四、势能怎样让三原理转得动

回到三原理。

第一条，S 与 D 顶撞，E 变。一家人想要的样子，和每天的日子，对不上。这时候，土应该改。**势能就是把这一句「对不上」变成动手的那股劲**。小禾看房，是因为她想要的样子（有自己的窝）和现在的日子（合租）撞了。如果撞了以后没有势能，她会叹口气，继续合租；有势能，她会去看房。

第二条，D 与 E 顶撞，S 变。日子和土对不上，样子被改。这一条最需要势能，因为样子的改变，靠的是**期待的接力**。一家人想把日子往好里过，每天做一点小事，这一点一点的事，靠的是对前面那个样子的期待。期待要是没了，D 就会塌回原来的路。

第三条，S 与 E 顶撞，D 变。想要的样子和土对不上，日子被改。杜家的老宅翻修就是这一类：奶奶想要的样子（住得惯），和老宅的土（漏雨的屋顶、地湿的堂屋）撞了，日子要变，比如要不要搬。这时候的势能，是**一家人对新日子的想象**。想得出来，就转得动；想不出来，就一直卡着。

所以势能不足的家，三原理常常转不动，不是因为矛盾不够大，而是因为**顶撞之后，没有人往前看**。矛盾在，大家都知道，只是每个人都觉得「也就这样了」。这种「也就这样了」，是势能的缺位，比任何煞都更要紧。

势能和六条路径的关系，是这样。

按照王德生博士的口径，风水好、六六大顺，就是 E 高度促进六路径的顺利运行。势能是 E 里管**往前走**的那一份，所以它对六条路的作用，可以说成：**路有没有被往前拉着**。

SDE、SED，从样子起手。这两条路，天生和势能连在一起。样子，就是期待。起手的时候，有一个清楚的、被接住的样子，路才走得起来。小禾看房，走的就是这一类：先想好「要一个有阳台的、能看见一点海的小窝」，再看日子怎么排

（攒钱、贷款），再看土怎么选（哪个小区）。如果她心里的样子是糊的，后面两步都乱。

ESD、EDS，从土起手。先换土，再看日子，再看样子。这类路，要靠土里**有没有东西牵着人**。一座新房子，如果只是干干净净的四面墙，没有一件事悬在前头，住进去的人往往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装修好以后三个月，家里反而没有劲了，就是这个原因。

DSE、DES，从日子起手。先改日子，再看样子，再看土。这类路也需要势能：每天做的事，要有一个往前的方向。没有的话，日子是日子，改了也只是换一种忙法。

势能足，六条路都被往前拉着，一条路走累了，另一条路接上。势能不足，六条路都是往前推着走，推得累，推不动，就卡。势能错配，比如愿望很大，土却托不住，路被拉得绷紧，容易断。

最后一种，需要多讲一句，因为它是现代家庭里最常见的：**势能透支**。

◆ 五、弓拉得太满，或者没有弓

陈师傅，45 岁，县城里开出租车。前几年，他咬咬牙在新区买了一套房，一百一十平，首付掏空了两家的积蓄，每月还贷四千多。

他把客厅布置得很讲究。正对着大门，挂了一幅「家和万事兴」的字，下面摆着一尊貔貅，据说能招财。沙发后面的墙上，用射灯照着一幅装裱好的山水。他买这些东西，花了一万多块。

可是他的日子是这样的：每天早上五点出车，晚上十一点收车，一个月跑下来，扣掉油钱、份子钱，到手六七千。还了贷，剩下两千出头，一家三口的开销。

他对老周说：「我这房子，风水不好。你看，我摆了貔貅，挂了字，钱怎么就是攒不下来？」

老周没有急着看房，先问了他一句：「你每个月还贷之前，心里想的是什么？」

陈师傅愣了一下：「想……想这个月又要还。」

老周说：「那你这房子里，有没有一件事，是悬在前头的，让你觉得再熬两年就不一样的？」

陈师傅半天没答。过了一会儿说：「没有。熬着。」

这个对话，翻成本书的话，是这样：

陈师傅的房子里，势能是**满的，也是空的**。满，是因为这套房子本身就是一张拉得很满的弓：贷款、首付、一家人的将来，都压在上面。空，是因为这张弓**没有一个看得见的箭靶**：他不知道熬到哪一天，不知道还完贷款之后要做什么，也不知道孩子明年会怎么样。

势能只有被看见、被接住，才叫势能；拉着，却看不见、接不住，就只是压力。

他的貔貅和字画，是**符号态**里的补救：试图用东西去补一份没有被接住的期待。可是符号补不上，因为这份期待缺的不是一个吉祥的象征，是一个**具体的、可以数的前方**：贷款还清的那一天，孩子上大学的那一年，换一辆车的那个月。

后来，陈师傅做了一件事：在厨房冰箱门上，贴了一张纸，画了一个简单的表格，一格是一个月，每还完一个月，涂一格。一共 240 格，他从头涂起。

他说不上有多大用，每次涂完一格，心里会松一下。

这张纸，是一个很小的**势能的锚**。它没有改变钱，也没有改变贷款，不过它让这张弓，有了一个能被看见的刻度。

这里不是说，涂格子就能让人过得好。贷款压得人喘不过气，是真的难处，如果心里的重量已经大到睡不着、吃不下、喘不上来，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只是想说：**一个家里，拉着的弓，要给它一个看得见的靶**。

势能透支，是拉得太满。还有一头，是**一张弓也没有**。

这种情形，常见在两种家里。一种是老人的家。老彭退了休，儿女在外地，每天的事是吃饭、看电视、睡觉。屋里没有一件悬在前头的事，没有一个盼头。他说不上难过，只是觉得「日子一天一天，都是一样的」。

另一种，是过了拼的阶段、事业稳定的家。该有的都有了，贷款还清了，孩子也大了。这时候，家里没有一件缺的东西，也没有一件要去争取的东西。势能慢慢降到零。

这两种家，旧书里很少有对应的说法，因为旧书讲的是「聚」：怎样聚得更多。对一个已经聚够的家，或者一个已经无处可聚的家，**问题不再是聚不聚，而是前面有没有东西**。

杜奶奶在老宅里，其实是这第二种：她的一生，已经把该攒的都攒了：房子、儿女、一个完整的家。她没有什么需要往前够的东西。这也是她「搬不动」的另一层：**搬，需要一个往前去的理由；她没有**。

如果要把奶奶接出来，光说「县城条件好」是不够的。要有一样东西，在前头牵着她：比如，孙女下半年要回来住一阵；比如，县城的家里，有一小块地方可以让她种菜；比如，一个她会觉得「还想看看」的事。这样东西，不必大，要有。

势能的缺位，是不容易被察觉的缺位。因为它不吵，不闹，不出事，只是慢慢地让一个家，越来越静。

◆ 六、回写：期待是怎样被写进土里的

势能也会回写。一家人的期待，一遍一遍，写进土里。

留出来的空。一家人想要一个孩子，会提前留一间房，哪怕现在是堆东西的。这间房，在没有孩子的时候，就已经是一块「势能的土」：它悬着一个将来。

添置的东西。买一架钢琴给还没有学琴的孩子，买一盏好灯给还没有开始画画的人。这些东西，是期待落到现实界里的样子。

墙上的东西。一张地图、一张照片、一张目标表，贴在最显眼的地方。这些东西是一家人在自我界里的盼头，被写到了墙面上。

说出来的话。理念界里，一家人对「将来」的说法：「等咱们攒够了，就去……」「等孩子大了，就……」。这些话，说了很多遍，成了家里的口头禅，本身就是一块土。

这些回写，有的是好的：它让期待有了落脚点。可是回写也会固化。

势能也会冻住。

势能的固化，有两种。

第一种，把盼头冻在了过去。一个家，在二十年前有一个很大的愿望，比如「让孩子出国」「把生意做到省城」。后来愿望没有成，家里一直保留着它的痕迹：墙上的地图，书架上的留学资料，抽屉里的计划书。这些东西，没有人去动。它们成了一个**已经落空、却一直悬着的弓**。每次一家人看见，都有一点说不出的刺。

第二种，把盼头冻成了一个符号。陈师傅的貔貅就是这种。本来是为了让一个家有盼头，时间一久，这个符号成了盼头的**替身**。摆着它，人就觉得「我已经在盼了」，不用再去想具体的事。符号占住了势能的位置，真正的期待反而没有地方长。

第二十二章会专门讲化煞与镇宅，说它为什么常常解不开固化。这里先提一句：**符号能接住势能，也能顶替势能**。接住，是它连着一件具体的事；顶替，是它成了事的替身。

这两种固化，从方程的角度看，是同一回事：**E 里那份悬着的东西，不再跟着 S 和 D 的变化更新**。一个家，S 变了，想要的样子不是二十年前那一个了，土里还挂着旧的期待。土里一直有一张旧的弓，新的弓就没有地方拉。

◆ 七、小禾的阳台，和老周的一句话

回到小禾。

她最后买了第二套。过户那天，她一个人去了那套房子，站在阳台上，那一线海还在。

她开始想怎么布置。原本的想法很常规：沙发、电视、书架、餐桌，一套标准的小户型方案。她是做室内设计的，这些她比谁都熟。

可是她站在阳台上的时候，改了主意。

她把家里最好的位置，留给了那一个阳台：靠窗放了一张很窄的长桌，一把椅子，一盏暖光灯。桌上放着她的绘图板。这张桌子不是为了「设计风水」放的，是为了**每天早上，她可以坐在那里，看一眼那一线海，再开始画图**。

她后来对方晴说：「妈，我发现我每天早上都想去那张桌子。」

用本书的话，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势能的安排：

S（样子）：她想要的样子，是一个能让她安心地做自己手上的事、一点点往前走的地方。

D（路）：每天早起，去阳台，画一个小时图，再去上班。

E（土）：一张桌子，一盏灯，一线海。

三样合在一起，E=H(S,D) 成立。更要紧的是，**三原理都转得动**：她画图时遇上难处（S 与 D 顶撞），可以调整桌子、灯、时间（E 变）；她早上起不来（D 与 E 顶撞），样子会往下掉，她就在前一晚把灯先开好（S 变回来）；她想要的越来越多（S 与 E 顶撞），日子被调整，加一块板，摆更多画稿（D 变）。

这里，那一线海，没有一点风水上的意义。它起了一个**势能的锚**的作用：一个远的、看得见的、够不着的东西，把她每天早上拉到那张桌子前。

这是风水里比较少被说起的一种好：**不是聚财，是聚盼头**。

小禾的阳台还有后话。老周看小禾的新房，是明远带他去的。他在阳台上站了一会儿，说：

「这个位置，旧书上可能不算什么吉位。可是我看你们家姑娘，坐在这里，往外看，眼睛是亮的。」

他没有用「气」这个字。

明远问：「那这是不是好风水？」

老周说：「我只说一件事。一个人坐在一个地方，往前看的时候，眼睛里有东西，那个地方，就不会差。」

这句话有点玄，不过翻成本书的话，其实很朴素：**一个地方，让人往前看时，眼睛里有东西，这个地方的势能就是活的**。

旧书里的「聚气」，大半是在讲这件事。只是它把「眼睛里有东西」，说成了「地里有东西」。

本书的看法，把这一步倒了过来：**地里没有，是人的盼头，被地里的一个什么接住了，才有了。**

这样看，势能也是可写的。财位不用去找，**可以去做**：给一家人最想要的那一件事，在屋里留一个固定的、看得见的位置，每天经过时，都能看一眼。这一块，就是这个家的「财位」。

◆ 八、势能的诊断：四个问题

一间屋子，势能怎样，可以问四个问题。

第一问：**这个家里，有没有一件事，是悬在前头、大家都知道的？** 一件就够。可以很小：夏天去一趟海边，明年换一张餐桌。

第二问：**这件事，在家里有没有一个看得见的地方？** 一张图，一个存钱罐，一块留着没动的角落。

第三问：**这件事离得多远？** 太近，几天就能到，势能用得太快；太远，十年二十年，势能散得太早。一般的家，一年到三年的前头，最容易接得住。

第四问：**这件事，是现在这一家人想要的，还是以前想要、现在没人想了？** 前面说的固化，在这一问里最容易被看出。

四问问下来，通常能看出：这个家的势能，是**缺**，是**满而无靶**，还是**旧的没有放下**。

缺的，要做的是**起一张弓**：不用大，找一件小事，一起盼。

满而无靶的，要做的是**画一个靶**：把压力变成刻度。

旧的没有放下的，要做的是**松一下弦**：把旧的愿望，认真地、有仪式地收起来，哪怕只是把那张地图从墙上取下，放进盒子。这一步，是解冻。

旧书讲水，不光讲「聚」，也讲「出」。附件书二里有一组出水图〔附件书二·208、209 页〕，大意是水从哪个方位来、从哪个方位去，各有吉凶的讲究。读的人往往记住了「聚水」，忘了「出水」也是一门学问。

这一点，放在势能里看，很有意思。

一个家，如果只聚不出，势能会变成一池死水。钱攒着不用，愿望悬着不办，人就慢慢变得小心、变得抠、变得什么都不敢动。旧书里的「出水」，翻成本书的话，是**势能要有出口**：该花的时候花得出去，该办的事办得成，该放的箭放得出去。

明远的五金店，有一年压了一批货，想等价钱涨了再出。货堆在后面的小仓库里，一堆一年。价钱没有涨，货的包装却旧了。方晴说，那一年，明远的脸色总是沉的。后来他把那批货打了折，一次出清，换回的钱，加上存着的一点，把店里的灯换成了亮一些的，把门口的招牌重新刷了。他说：「出掉了，反而松快。」

这就是势能的释放：弓拉得久了，放一次箭，人才会松，下一张弓才拉得起来。

◆ 九、势能卡住的几种脸

按本书的口径，E 高度促进六条路时，风水好；E 拖住、卡住某几条路时，风水差。势能卡住路径，常有三种面孔。

第一种，**愿望悬着，土托不住**。路是 SDE，样子很清楚，只是一往下走，土里没有一样东西接得上。就像陈师傅，想要「还完贷款过轻松日子」，屋里没有一件东西把这个愿望变成每天看得见的事。路在 D 这一步卡住：不知道每天该做什么。

第二种，**土里有盼头，样子却没了**。路是 EDS，先有了土，比如买了房、留了一间屋，只是一家人心里想要的样子变了，旧的盼头还挂着，新的没有生出来。路在 S 这一步卡住：房子在，不知道要过成什么样。杜家县城那套房子，有一间次卧，一直原样留给小禾，只是小禾现在更想要的是深圳那个阳台。这间屋，是一份旧的势能，托着一个已经不在的样子。

第三种，**日子在拉，土在拖**。路是 DSE，日子每天在努力往前改，屋子里每一样东西却在往回拉。家里有人想学画，没有一个能摊开纸的地方；有人想早起跑步，玄关被杂物堵死。路在 E 这一步卡住：土不接。

这三种卡，办法各不相同：第一种要画靶，第二种要松旧弦，第三种要在土里给新的盼头让一个位。不过它们共同的意思是：**势能不是越大越好，是要和这一家人此刻的路配得上**。

再回到奶奶的堂屋。

老宅的堂屋，有一张八仙桌，桌子正中，摆着一只旧时的座钟。这只钟二十年前就不走了，可是奶奶一直没有让人拿走。

明远小时候以为，奶奶留着它是舍不得。后来他才慢慢明白，奶奶留着，是因为每一个春节前，儿女回来，大家围在桌边，有人会说：「钟是不是该修了？」奶奶说：「等你们都回来再说。」

这一句话，一说就是二十年。

从本书的眼光看，这只不走的钟，是一件很特别的东西：它是一份**被固定下来的盼头**。奶奶盼的，不是钟走起来，是「你们都回来」。钟就这样成了盼头的锚，一年一年，悬在堂屋正中。

这是势能里最温柔的一种固化，也是最结实的一种。它让这座老宅，在没有人长住的日子里，仍然有一点「等」在里面。这份「等」，是老宅的势能。

所以，如果将来老宅要翻修，有一件事要先问奶奶：那只钟怎么办。不是问钟值不值钱，是问：**翻修以后，这份「等」，放在哪里**。

如果只是把钟扔了，老宅的土就丢了一块很深的势能。如果翻修时，让钟换个位置，修好了，放在新堂屋里，让它重新走起来，那就是一次很美的解冻：**把一份等了二十年的盼头，终于放了一次箭**。

◆ 十、三种能量，怎样合在一起

写到这里，三种能量都讲了。可以把它们放在一起，看一个家的 E3 是什么样子。

内能（真）：这个家**守不守得住**？一家人有没有一块确定的地方，说过的话是不是被一页翻过去，睡觉的时候需不需要留一只耳朵。

动能（善）：这个家**动得顺不顺**？早上七点，走廊上有没有撞；一家人各走各的路，有没有谁被谁耽误。

势能（美）：这个家**往前看有没有东西**？有没有一件悬在前头的事，被一样东西接住。

三样合起来，是一个家的 **E3**。它们不是三个房间，是同一块土里的三种状态，会互相推，也会互相压。

内能足而动能差：这个家很稳，只是走起来磕磕绊绊，像一个很结实却很挤的老屋。

动能足而势能差：这个家很顺，每天忙忙碌碌，只是不知道为了什么，像一架空转的机器。

势能足而内能差：这个家盼头很大，只是底子薄，像一栋刚搭起架子的楼，风一吹就摇。

三样都足，才是旧书里说的「旺」。可是本书的看法是：**三样不必同时足，却要彼此配得上**。

有的时期，需要攒内能，就少折腾；有的时期，需要走动能，就别太守；有的时期，需要拉势能，就先把底子稳住。**哪一种能量缺，补哪一种，补的时候不压着另外两种**。

这又回到了本章反复说的那一句：能量充足时推着路径走顺，不足或者错配时卡住。**风水好，是 E3 三种状态配得上这一家人此刻要走的路**。

最后，说势能和「命」的关系。

人们说「命里有盼头」或者「命里没盼头」，很多时候，说的其实是从小**生活在哪种势能里**。

一个孩子，从小到大，家里总有一件事悬在前头：攒钱供他读书，盼着他考上大学，等着他回家过年。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往往心里自带一份「前面有东西」的底子。他遇到难处，会想「过了这一段就好了」。这是势能的回写：一个家的期待，被孩子带进了他自己的自我界。

另一个孩子，从小的家里，没有什么悬着的事，大人每天忙，只是为了「过日子」。这个孩子，长大以后，也许会觉得「日子就是这样了」，不容易生出往前的劲。这不是他的错，也不是命，是他长大的那块土里，势能很薄。

本书不想说「势能薄的孩子就没有将来」。恰恰相反：**势能是可以写的**。成年以后，也可以在自己的屋子里起一张弓，画一个靶，一点一点把前面的东西，放回眼睛里，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这是风水从「看」到「写」的一个最小的例子：不是找一个财位，而是**给自己的盼头，造一个位置**。

◆ 十一、好看的屋子，不一定有势

读到这里，有一个问题躲不开：既然势能对应「美」，那是不是屋子越好看，势能越足？

不是。好看，是 S 里很浅的一层，是眼睛一下子就能收到的东西。势能的美，是更深的一层：**它牵着你往前走**。

一间样板房，每一样东西都摆得漂亮，灯光打得刚刚好，一进去人会说「真好看」。可是住进去的人常常说，三个月之后，就没有感觉了。因为样板房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已经完成的**，没有一件是悬着的。完成的东西，没有势。

一间正在住着的屋子，哪怕乱一点，有一个角落堆着没拆的画框，有一面墙空着、一直在想挂什么，有一盆刚买来的花还没有换盆，这些都是**还没有做完的事**。每一件没做完的事，都是一小张拉开着的弓。

所以，会过日子的人家，常常有意地**留一点没做完**：留一面墙，留一个角，留一件想添的东西。这不是懒，是给势能留位子。

反过来，一个家，如果买了新房，一次装到位，家具家电全部配齐，连窗帘都挂好了，搬进去的第一天，就是「完成」的那一天。这样的家，势能反而最低：前面没有东西了。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搬进豪华新居之后，说不出的空。不是风水不好，是**弓没有地方拉**。

还有一头也要防：想要得多，不等于势足。

有的家，什么都想要：换大房、换好车、孩子出国、店面开三家，墙上贴满了愿望。想要得多，家就旺吗？别把势能读成了贪。想要得多而土托不住，是前面说的透支。真正好的势能，**大小和这一家人的土配得上**：想要的，是踮一下脚够得着的，不是跳起来也够不着的。踮一下脚够得着，每一天都有一点点往前的感觉；跳起来也够不着，每一天都是在被拽着。

所以旧书里讲「知足」，本书不反对。知足不是不想要，是想要的东西，和脚下的土，配得上。配得上的盼头，美；配不上的盼头，累。

这个分寸，一家人没有谁能替谁定，只能在一遍一遍的回写里，慢慢摸出来。摸得准的家，有一种说不出的从容：不是不求，是求得有数。

◆ 十二、买房时，该问的三句话

说回小禾买房的那几天。

方晴帮她想过一个办法，不是看朝向，不是看户型，只问了三句话：

第一句，**站在这个屋子里，你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小禾说：在阳台上画图。这件事，是一个具体的、能放在每天里的盼头。

第二句，**这个屋子里，有没有一个地方，是现在还空着、你已经在想它以后的样子的？** 小禾说：阳台。这个空，是势能的位置。

第三句，**一年之后，你站在这里，希望什么事已经发生了？** 小禾想了很久，说：希望我能画出一套自己的东西，哪怕只有十张。

这三句话，算是给势能做了一次小小的诊断。它们和价格、地段、学区没有任何关系，不过**一个家买下来之后会不会有劲，很大一部分取决于这三句话答不答得上来**。

当然，买房不能只问这三句，钱、贷款、通勤，都要算。第二十四章会专门讲买房租房的几次解冻时机。这里只想说一件事：**数学态里算得出来的东西，要算；势能里算不出来的东西，也要问**。

两样都问过了，这个决定，才算是一个完整的方程。

最后一个小问题：一个家的势能，能不能从别处借来？

能借一部分。小禾去看第二套房时，那一线海，不是她家的，是远处的、公共的、谁都能看的。她借的，是窗外这一份。很多人家买房，愿意多花一点钱买一个「看得见山」「看得见河」的位置，贵的就是这一份可借的势能：窗外有一个远的、不会被你用完的东西，天天把眼睛往前拉。

借来的势能，有一点要留心：它不归你，也许哪一天被一栋新楼挡住。所以借的同时，家里要自己存一份：一张图，一个盒子，一件在攒的事。借来的是引子，自己存的才是底。

小禾后来在阳台上放那盒贝壳，也许就是这个意思。海是借的，贝壳是自己捡的。

◆ 放回日子里

小禾搬进新房的第一个周末，方晴和明远开车去看她。

房子很小，进门就是客厅，客厅尽头是阳台。方晴没有急着看厨房，也没有看卫生间，直接走到了阳台，站在那张窄桌前。

桌上，绘图板旁边，放着一个小小的盒子，里面是一些贝壳，是小禾上个月周末去海边捡的。

「这是什么？」方晴问。

「就是……」小禾说，「每次捡一个，攒着。不知道攒来干什么。」

方晴笑了：「攒着就行。」

那天晚上，他们三个人在小小的客厅里吃了一顿饭，有点挤，可是没有谁觉得不舒服。窗外，很远的地方，有一点点光，是海。

回县城的路上，明远一直没说话。过了很久，他说：

「咱们家那个阳台，一直是堆杂物的。」

方晴没有接。可是回到家，那个晚上，她把阳台上的纸箱子，搬走了两个。

你明天可以试的办法，很小：**找一件你们家想盼的事，不用大，写在一张纸上，贴在每天都会路过的地方。一周以后，看一看，路过的时候，眼睛有没有停一下。**

带 走 的 话

势能不是地里的财气，是一张拉开着的弓；一家人往前看时眼睛里有东西，那个地方就先有了美。

小　账

这一章里的 E，让方程更和谐了，还是走向了不等式？陈师傅的房子是不等式：弓拉满了却没有靶，貔貅顶替了盼头；小禾的阳台是和谐的：一线海、一张桌、一个早晨，把三条原理都带得动。

固化在哪里？一处是落了空的旧愿望一直挂在墙上，一处是符号顶替了真正的期待。解冻从一个动作下手：把旧的认真收起来，把新的写在一张看得见的纸上。

◆

第　七　编

用这把尺子重读旧书

导　语

前面六编，本书一直在做一件事：把风水从「地里本来有的东西」，换成「新的 E 进来之后，三条方程还成不成立」。定义有了，回写有了，固化有了，E 的三界、三态、三种能量也一样一样摆开了。

现在该拿这把尺子，去量一量邬燕琴女士带来的那几十页旧书了。

这一编不是来驳旧书的。一本书能被人翻到书角发软，能被抄、被印、被几代人拿去看房子，总有它看见了的东西。本书的做法是三步：先把旧书看见了什么说足，说公平；再看它说的那件事，在方程里是哪一条路径被堵、哪一条方程走成了不等式；最后看它开出的药方，动的是 E 的哪一层。书页上有些断语涉及疾病、凶死、官司，本书只拆它的发生机制，不当事实转述，也不替它背书。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20

第 20 章

门口那三条直路，冲着谁？

◆ 一、先是路，后是话

九月底的一个傍晚，杜明远在五金店里给人称钉子，老周踱进来，没买东西，站在柜台边看他手机里的照片。

照片是方晴拍的，县城旧房楼下的路口。三年前，县里在小区门前修了一条新路，直直的一条，到楼前刚好到头，成了一个丁字。路是好路，水泥的，宽，夜里有路灯。可是自从路通了，方晴每晚都说，睡着睡着，总觉得有车灯要从三楼的窗帘缝里直直地扫进来。

老周看了两眼，说了四个字：「这是路冲。」

明远没接话。他在柜台后面把钉子倒进袋子里，心里想的却是另一件事：老周这四个字说出来之前，方晴那句「总觉得」，已经说了三年。

话是先有的，还是路是先有的？这一章要问的，就是这个。

先把这一编的意思说在前头：这一章读的是旧书里最像「看得见的东西」的那一类说法，叫形煞。门前的路，屋外的柱，屋顶的梁，墙角、烟囱、桥、塔。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 E 里最硬的一块，现实界的一块。所以拿尺子量它们，反倒最容易看清：旧书到底看见了什么，又把什么当成了全部。

◆ 二、旧书先看见了什么

先把旧书摆出来。邬燕琴女士带来的附件书二，是一本现代通俗的图解风水书。它的第 61 页上，有两幅小图。

一幅，画的是一座房子，门前有三条笔直的路并排伸出来，像一个「川」字，正斜对着房门。书上说，这样的路叫「三箭射屋主」〔附件书二·61 页〕，随后跟着

一串凶断，灾祸不断，还有血光。另一幅，画的是一条弯弯曲曲的路，像蛇一样爬到门前。书上说，门前之路如蛇爬行，那家人要出病人，家业日渐败落。

第 347 页上，是另一种口气。那一页在讲「大门」，列了八九条要点，其中一条要大门避开煞气，举的例子有烟囱、铁塔、变压器、对面冲来的墙角，还有「直冲马路」〔附件书二·347 页〕。一路念下去，你会发现，这张单子上的东西，今天去看，大多数是真东西：烟囱有烟，铁塔有噪声，变压器有嗡嗡声，直冲过来的马路有车灯、有尾气、有出事的可能。

这里要先承认一件事。旧书说「煞」，指的是门口有一样东西，正正地冲着人住的地方。这个感觉，是对的。

人住一座房子，最要紧的一点是「出入」那一下。回家，是从外面的世界卸下来的一下；出门，是往外面的世界投出去的一下。门口，就是这两下的交界。交界上若是一条直直的、快的、亮的、响的东西迎面而来，这一下就卸不干净，投也投得慌。老书不会说「过渡」，不会说「缓冲」，它说「煞」。名字不同，指的是同一块地方。

所以，第一句公平话：形煞的清单，大半是一份「门口有什么硬东西」的清单。它不是胡编的。

◆ 三、一块新的 E，卡住了哪几条路

把尺子拿出来。

先配一句大白话：S 是一家人过成的样子，D 是他们一步一步走的路，E 是他们脚下沉淀下来的那块土。风水的主方程，是第三条，E = H(S, D)：这块土，要和已有的路、想要的样子，配得上。

门口多了一条直路，在方程里是什么？是一个新的 E，现实界的 E。它不是这家人放进去的，是县里修的，等于有人在这家人的土里，替他们加了一块石头。

这块石头进来之后，方程要问三句话。第一句，它和这家人已有的路，对不对得上？第二句，它和这家人想要的样子，对不对得上？第三句，三条方程还成不成立？

先看第一句。杜家的路，一天里是这样走的：早上方晴六点四十出门，去学校；七点半明远开店；晚上七点多，两个人先后回来，开门，换鞋，煮饭。这条路最要紧的是「回家那一下」，门一开，换了鞋，脸上的班才算卸下。路修通之后，楼下多了一样东西：夜里货车过来，灯光先扫过楼门，再扫过三楼的窗。回家这一下，就多了一个动作，先要在楼门口停半秒，看一眼车。

半秒不多。可是三年是一千多个晚上。

再看第二句。这家人想要的样子，是睡得稳、过得静、不惊不乍。灯光扫窗，声音隔夜，这个样子就被拉出了一道口子。想要的与得到的，对不上了。

第三句，三条方程。S = F(D, E)：样子由路和土共同长出来。E 这一块一变，样子就跟着变，变成了「总觉得不踏实」。这条方程，没有断，只是它出来的结果，已经不是这家人要的结果。这就叫走向不等式：左边想要「安」，右边给的是「惊」。

所以，同一件事，旧书说「路冲」，本书说「新进来的现实界 E，和这家的回家动线、和想要的安稳，对不上了」。两句话说的是同一块石头。

方程说清了，再看六路径。

六路径是六条起手的路线：从样子出发（SDE、SED），从路出发（DSE、DES），从土出发（ESD、EDS）。六条都通，叫六六大顺。王德生博士对风水好的说法是：E 高度促进六条路径的顺利运行。土不是站在六条路旁边看热闹的背景，它是推着六条路一起走顺的那块地。反过来，风水差，就是这块土拖住了、卡住了其中几条。

所以形煞这个题，换成方程的话，就一句：这块 E，卡住了哪几条路径？

拿杜家旧房的路冲逐条过一遍。

SED，样子先说话，土被改，路再顺。这家人要「睡得稳」，本该先对土开口，要一块帘子，一排树。只是路是县里的，这条路三年没走起来。卡住了。

DSE，路先走，样子显出来，土再被改。回家那一下天天在走，睡不稳的样子天天在显，只是显出来之后，没有人把它送回给土。显了，没有回写，卡住了。

ESD，土先到，样子被改，路被改。这条走得很顺，顺到把一个不想要的样子做得稳稳当当。它通，只是它是在往坏处推。

EDS，土先到，路被改，样子显出来。同样是通的，同样推向坏处。

SDE 与 DES，两条从样子、从路起手而最后落在土上的路线，杜家倒是偶尔走通：方晴想过换卧室，明远量过窗，只是每一次都走到「回写进土」那一步就断了，因为总有一句「路是别人的」。

数一数：六条里，两条被卡死，一条半截断，两条通得太顺（顺着坏处走），一条偶尔通。这就是路冲在这家的真实面貌。它不是「一股冲劲打在人身上」，是一块土，把六条路里最要紧的几条，从回头的那一端堵住了，只放行了「土推着人走」的方向。

注意，这里没有说「这家人不对」。主语不是人。是这家的日子，被这条路一天天地排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而样子回头去改土的那几条通路，在这家的日子里，一直没有被排进去。

◆ 四、三箭射屋：三条直路在干什么

回到第 61 页的那幅「川」字图。

老宅在乡下，杜奶奶一个人住。去年村里修了三条水泥路，通向后面的几块地，三条都直，都平行，其中两条的尽头，恰好冲着老宅的门楼。村里人开玩笑，说这是「三箭射屋」，杜奶奶不理他们，她说，路修得好，三轮车进出方便。

这句话，值得停下来想一想。

旧书说，三条直路对着门，是「宅中灾祸不断」。可是同一个现象，杜奶奶看见的是三轮车好走。两个人看的是同一块 E，一个看出了「射」，一个看出了「通」。这说明了一件事：形煞不在路上，在 E 与 D 的对接处。

杜奶奶的 D 是什么？七十八岁，不下地了，白天坐在门口看人。路多，来往的人就多，说话的人就多，一天的日子，被这三条路排得热闹了。对她来说，这三条路，是一条从外面伸到她门前的「人来人往」。她的 S 是「不孤单」，E 来了，方程成立。

可是换一个人。同一座老宅，若是住着一个怕吵的、要静养的、夜里睡不着的人，三条直路就是三条直直的声音，从三个方向灌进来。方程立刻走成不等式。

所以，三箭射屋的「射」，射中的不是房，是房和人之间那一个缺口。路没变，门没变，变的是这个缺口两边的人。

再往下，还有一层。三条直路，是人工修的，直，意味着快。快的东西冲着门来，数学态里有它的数：车速、视线、距离。门前的直路越长，司机看见房门的时间越长，门里的人看见车的时间越长，这是可以量的。旧书不量，它说「射」。这个「射」字，是符号态，把一个可以计算的东西，压成了一个字。我们到第 15、16 章已经说过：风水术常常停在符号态，停在「射」这一个字上，不往下走到逻辑态、数学态。

那么该怎么走？把「射」拆开，问三个问题：谁在射？射到哪里？射到的那一处，对这家人的哪一步路最要紧？三个问题答完，「煞」就变成了一张可以动手的单子。

◆ 五、路冲和蛇行路：想说的事

回到杜明远的旧房。丁字路口，路到楼前为止。

老周说的「路冲」，在旧书里有现成的位置，第 347 页那张单子里，「直冲马路」就在门外煞气的名目里〔附件书二·347 页〕。旧书的补救办法也写在那一页：如果避不开，就用八卦透镜来化煞〔附件书二·347 页〕。

这个办法，下一章要专门说。这里先看路冲本身在方程里是什么。

路冲和三箭射屋，有一点不一样。三箭是几条路汇向一点，路冲是一条路到此为止。到此为止，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所有顺着这条路来的东西，车、风、声音、灯光、陌生人的目光，都会在这一点上「收住」。路是一条流，门口是它的终点，终点上，东西最容易堆积。

这个堆积，是真的。凭常识也想得到，丁字路口尽头的房子，最容易被车灯扫、被噪声撞，也最容易被失控的车误闯。这些事不是凭空的，是路形所致。旧书说「冲」，把这类事的规律，收成了一个字。

不过，再往前走一步，旧书有一个习惯：它把这个规律，立刻接上一串后果。冲，则财败；冲，则伤人；冲，则出不孝。后果是一条链，只是链上的每一环，都没有说明白。

从路冲到「财败」，中间隔着多少环？路的噪声，让人睡不好；睡不好，让人白天没精神；没精神，生意上多了出错；出错，让财路受损。这条链可以讲通，只是每一环都有别的可能，也都有别的补救。旧书把整条链压成一个「冲」字，一个字里装了五六个环节，读的人却只看见开头和结尾。

所以，第二句公平话：形煞的直觉，抓得准；只是它的后果链，抓得太满。准的是 E，满的是断语。

路冲说完，再看第 61 页下面那幅图。它说的是门前之路如蛇爬行，后面跟着病人和「家业日渐败落」一类的断语〔附件书二·61 页〕。这类断语本书不背书，只看它的发生机制。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先想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蛇行路」？一条弯弯曲曲的路，多半是顺着地形走的。顺着地形，是因为有坡、有水、有田埂、有不能动的石头。所以，蛇行路出现的地方，常常是地形复杂的地方：山边、河边、坡地。

地形复杂的地方，在旧日的日子里，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出一趟门要花更长的时间，意味着请医生、运货、卖粮都更费劲，意味着遇到急事，赶不上。那么，「家业日渐败落」和「出了病人也难救」，在那种日子里，可能真的比平地更容易连在一起。

这是本书的一种读法，不是证据，也不是旧书的原意。它想说的只有一点：一条断语，不一定是一个迷信，它可能是很多代人把一类 E 的后果，沉淀成了一句话。这就是第7章说过的：断语表本身，就是回写。

可是你看，这句话里的 E，是「远、绕、慢」，不是蛇。蛇是一个符号，把「远、绕、慢」的感觉，装成了一个形象。形象一立，就脱离了当初它装着的东西。后来的人只记住了蛇，没有记住「远」，于是今天的县城里，一条设计得很好的缓弯景观路，也被说成「蛇行」，吓了住在路边的人一跳。

杜奶奶老宅前面进村的那段公路，就是这样一条弯路。老周第一次来，皱了皱眉。明远问他怎么了，他说：「路绕。」明远说，绕有绕的好处，车开不快，孩子不会被撞。老周愣了一下，说，也是。

这一问一答，值得记下来。老周看见的是 E 的「形」，明远看见的是 E 的「用」。两个人谁也没错，是这块土，同时有两种读法。

◆ 六、屋外见主柱，屋梁不直

接着看第 43 页。这一页有两幅图。

上一幅，画的是一道拱门，门里能看到屋里最大的那根主柱。书上说，从屋外可以看见此屋最大主柱的方面，此宅住家可能出不孝子，宜避免〔附件书二·43 页〕。下一幅，画的是一座平房，屋顶的线像波浪一样起伏。书上说，住宅屋顶主梁非一直线贯穿全屋，尤其平房住宅，主大凶〔附件书二·43 页〕。

把这两条放在一起读，有意思。

第一条，说的是「屋外能看见主柱」。先从形上看：一座房子，从门外一眼望进去，直接看到屋里最大的柱子，说明什么？说明进门没有任何遮挡，没有影壁，没有屏风，没有拐一下的玄关。这是一座「一览无余」的房子。

一览无余，对住的人有什么影响？回家这一下，从外面直接进到里面，没有过渡；家里的人在做什么，门外的人一眼就知道；家里的活动，没有一块可以退回去的地方。这是现实界里，「内」与「外」之间缺了一层。

旧书不这样讲。它说的是「出不孝子」。不孝，是理念界的事，说的是家里长幼之间的秩序。主柱，在老房子里，是顶梁的东西，自然而然和「家主」、「父」连在一起。旧书的逻辑是：顶梁的东西被外人一眼看透了，家里的「顶梁」就立不住，晚辈就不敬。这是符号态的逻辑：柱等于父，外露等于不稳，所以子不孝。这条链，每一环都是比喻。

比喻没有错，不过比喻不是因果。真要问「为什么这样的家里孩子更不听话」，要问的是别的：这家人的话，是不是都摆在外面？长辈有没有一块可以安静说话的地方？这是 D 的问题，是理念界和现实界之间的问题，不是柱子的问题。

第二条，说的是「主梁不直」。这一条就不一样了。梁不直，是一个可以看、可以量、可以修的东西。房梁弯了，可能是木头本身不好，可能是年久受潮，可能是白蚁，可能是下面的墙在往一边沉。在数学态里，这是一个结构受力的问题。

杜奶奶老宅的主梁，去年被邻村的木匠看过，说有一点弯。老周也看过，摇头，说不吉。两个人说的是同一根梁，木匠要的是「撑不撑得住」，老周要的是「吉不吉」。

这里有一句要紧的话。旧书说「大凶」，是因为它不能区分这根梁「弯得有多厉害」。木匠能。木匠的一句「还能撑五年」，比老周的「大凶」，对这家人的下一步路更有用。可是木匠不会告诉杜家：这根梁在奶奶心里，是爷爷当年亲手上的。这是自我界的 E，老周隐约知道，木匠不懂。

两个人各看见一半。旧书是把两半，都压成了一个「凶」字。

◆ 七、八煞：同一个煞，几种结果

接下来看一组更远的东西，附件书一的第 224、225 页，「庚申八煞」和「申庚八煞」。

这两页说的，按字面，是墓的朝向和来水的方向，来水弯曲、并流，几股水从不同的方位，汇到一处。每一页都画了一座山，山前面有水，水旁边标着「大房位」「二房位」「三房位」。

页上说「庚向见申水」〔附件书一·225 页〕，下面跟着一串很重的话，说的是绝子灭孙、刑狱、凶死。这些话本书不转述，也不当事实。我们只看它的结构。

那一页的第 224 页有一句，很不起眼，却对本书这一编极有用：「长二两房多富秀」〔附件书一·224 页〕。意思是，同一个煞，长房、二房反而多出富贵、出文章，受害的只是三房。

读到这里，要停一下。

一个「煞」，同一块 E，同一条水，怎么会对三个房份，分出三种结果？

按方程看，这个现象很好解释，也很有价值。E 是同一块，只是三个房份的 D 与 S，是不同的：大房有大房的路、二房有二房的路、三房有三房的路。同一块 E 进

来，与三条不同的 D 对接，得出三个不同的 S。这不是煞的「威力」，是方程里 H(S, D) 的两个自变量不同。

旧书是怎么处理这件事的？它把水来的方位，对应到房份：这个方位的水，属于三房；那个方位，属于大房。方位和房份，一一挂钩。挂钩之后，一个家族里各房谁好谁差，就被「读」进了地形里。

这是回写的另一个样子。一个家族里实际上发生了的事：谁家兴、谁家衰，被后人沉淀成了「某方位的水，应某房」。再有后人来看风水，就拿这条规律反过来去「预测」。预测的依据，就是当年那场回写。所以，这些断语「准」的地方，常常是它们当年被写下来的那个家族里，而不是别的家族里。

这个地方，第10章已经说过了：断语准，是因为固化深。这里再补一句：断语的「准」，有时只是一个家族的账，被抄成了所有家族的账。

◆ 八、两张诊断表：哪条方程、哪几条路

现在，把这一章里所有的形煞，放进同一张表里看。

下面这张表，是一张诊断表。它不是要你背，是要你拿到任何一个「煞」字面前，先问一遍。

旧书说的煞	实际进来的 E	被堵的那一环	走成不等式的方程
路冲、三箭射屋	现实界：直、快、亮、响的东西正对门	回家与出门的缓冲没有被排进日子里	D = G(S, E)：想要的「安」，被土改成了「惊」
蛇行路	现实界：远、绕、慢	急事要办的路，被拉长了	S = F(D, E)：想要的「家业兴」，和土给的「远」对不上
屋外见主柱	现实界到理念界：内外之间缺一层	长幼说话的地方被摊开了	E = H(S, D)：家规要的「稳」，和房子给的「露」对不上
屋梁不直	数学态：结构受力	修与不修之间没有人量过	三条都可能：先是 E 本身不稳
八煞方位对房份	符号态：方位与房份一一挂钩	各房的不同路被压成了一个方位	对不同的房份，同一块 E 方程成立与否不同

这张表，要看几遍，才能读出三点。

第一点，几乎每一个煞，进来的 E 都是真的，只是被堵的那一环，常常在 D，不在 E。也就是说，这一块石头之所以成了问题，是因为这家人的日子里，没有一条路绕过它，也没有一条路对它说话。

第二点，表里最后一列，走成不等式的方程，每一行都不一样。旧书把它们一律叫「煞」，一个字，盖住了五种不同的毛病。五种毛病，要五种药，不能一种药到处开。

第三点，也是最要紧的一点：旧书的「煞」字，把「这块 E 本身」和「这块 E 与这家人的对接」，混在了一起。同一块 E，换一家人，成立；再换一家，不成立。煞，不在 E 里，在对接处。

煞不在那块石头里，在那块石头和这家人的路之间。

这句话，是这一章的承重处。旧书看见了石头，也看见了石头旁边出事的人，只是它没有看见中间那条线，所以它只能把石头叫作凶，把人叫作倒霉。

上面这张表，问的是哪条方程走成了不等式。再换一个问法，问路径：每一种煞，主要卡住了六条路里的哪几条？

旧书说的煞	主要卡住的路径	卡在哪一步
路冲、三箭射屋	SED、DSE	样子对土说话、显出来的样子回写进土，这两步都没有人接
蛇行路	DES、DSE	路上的急事（请医、运货）被土拖慢，路走不顺，样子也跟着拖
屋外见主柱	SDE、DES	想要的「家有分寸」落不到房子上，房子又不给路留一块退回去的地方
屋梁不直	ESD、EDS	土自己先不稳，从土出发的两条路根本起不了步
八煞方位对房份	因房而异	同一块土，对大房放行了某几条，对三房卡住了另几条

这张表有个好处：它把「凶」字拆开了。以前一句「大凶」，现在是「ESD、EDS 两条从土出发的路起不了步」。起不了步，是一个能被检查的状态：去量一量梁，去找个木匠，去看看墙往哪边沉。查出来了，路就能重新通。

还有一点要说清。卡住，不等于死。卡住的意思是，这一条路走起来比别的路费劲。人家日子里本来有别的路可走，一条被卡了，另外几条会代着走。所以同一

个路冲，有的人家过了三十年，什么事也没有，有的人家一年就觉得不对。分别在于：有些人家的六条路，本来就有富余。

这也回答了一个常见的问题：为什么旧书的煞，有的准，有的不准？准的那些人家，六条路本来就窄，再卡一条，就见了底。不准的那些人家，路多，卡一条，别的路绕过去了。老周说「有的说中，有的没说中」，说的就是这个。

◆ 九、一个铺面的例子：老何的门口

再看一个杜家以外的例子，算是把前面的话落一遍地。

老何，四十六岁，在县城开一家早餐铺，铺面在一个丁字路口的尽头，路冲得很厉害。他盘下这间铺子的时候，房东就提醒过：「这个位置，风水先生都说不好。」老何不信，他只信一件事：路口的人流大，早上上班的人，要从这里转弯。

开了两年，铺子红火。老何每天凌晨三点起来和面，四点半开火，六点到九点最忙。路冲的车灯，对他没有用处，反而是个好处：他的招牌，被每一辆转弯的车灯扫一遍。

可是第三年，出了一件事。一辆送货的小货车，夜里刹车失灵，冲上了人行道，撞坏了铺面的卷帘门。人没事，只是老何半个月没开张。

事后，老周去看了，对老何说：「我说过吧。」老何说，你没说过。老周愣了一下，说，我说的是别人。

这件事里，有三点值得停下来想。

第一，路冲对老何来说，一开始是 E 促进了路径：人流、招牌、转弯的车，把「开铺子赚钱」这个样子，一天天推上来。他的 D（凌晨起、早上忙）与这块土，天然对得上。六条路里，土在推着走。

第二，出事之后，土的另一面显出来了：路冲不光带人流，也带车。这时旧书的话，才变得有分量。不过注意，这个分量来自一件真发生了的事，不来自断语本身。

第三，老何后来在铺面前面立了两根粗铁桩，又换了厚一点的卷帘门。花了一千多块钱，没请人，没挂镜。立了桩之后，他说睡觉踏实了。铁桩是现实界的 E，改

的是路径：把「车冲上人行道」这一条被土带来的坏路，从土里直接掐断。它走的是 SED：样子先说话（我要铺子平安），土被改（立桩），路再顺。

同一个丁字路口，同一个煞，进到老何手里，变成了先被土推着走、出事之后被样子改了土，这样一个来回。比一句「路冲不吉」，细多了，也有用得多。

◆ 十、煞怎样被一家人「养」出来

前面说的，大多是 E 从外面进来。这一节说一件反过来的事：有些煞，是这家人自己养出来的。

旧书里没有这一类，可是日子里常见。一户人家刚搬进新家，在门口放了一排鞋架，三年后，鞋架旁边又放了自行车，自行车旁边又堆了一摞没拆的快递箱。门口窄了，进门要侧身。这时，有人来看，会说：「你这门口有煞，被堵住了。」

这个「煞」，是这家人的 S 一次次回写进去的。每一次放东西，都是一个小小的回写：今天放一个鞋架，明天放一辆车，后天放一摞箱子，每一件都有自己的道理。这些道理，在同一个地方叠起来，就长成了一块冻住的东西。

第8章讲过，E 固化是房子、规矩、习惯一起冻住。门口这个例子，说的就是它的起点。起点那一刻，没有人想过要做一个「煞」。

所以读形煞，要读两层。外面进来的那一层，是县里的路、对面的楼、远处的塔；自己养出来的那一层，是门口的堆、过道的箱、窗台的杂物。两层都在卡路径。外面进来的，改起来难；自己养出来的，改起来容易，只是人家常常只盯着外面。

有一个简单的小办法：在家里走一圈，从大门走到你每天最常待的那个地方，一路上伸手摸一摸，哪个地方要侧身，哪个地方要绕，哪个地方要抬脚。这一路的「侧、绕、抬」，就是自己养的煞，用不着请先生，一个下午可以解开一半。

◆ 十一、冲的是路，还是力

形煞说到底，是把一种「被冲」的感觉，安到了一个地方。这个感觉，在 E3 能量三状态里，有它的位置。

内能是真，是守得住自己。门口一条直路对着，夜夜灯扫窗，内能最先受损：人在自己家里，却守不住一块不被打扰的地方。方晴说「总觉得」，说的就是这个。

动能是善，是流动与成全。直路带来的流，本来可以是好事：人来人往，货进货出。五金店的明远，若是店门口有这样一条路，就是福。不过同一条路对着卧室窗，就成了单方面的冲，只有进，没有成全。

势能是美，是向往，是聚。丁字路口的尽头，视野开阔，一眼望得远，这本来是一种势。老何的早餐铺，路口一望，招牌就在眼前，是势的好处。旧书只记了「冲」，没有记「望」。

所以，同一块 E，三种能量各有它的账。形煞的毛病，是只算一笔账，只记亏的那一栏。把三笔账都算上，有的煞会变成「半煞半福」，有的会变成真煞，不过不管哪一种，都比一个「凶」字说得清。

这也是为什么，本书一路在讲：风水不是一块石头的属性，是石头和人之间，三种能量的往来。

◆ 十二、旧书的后果链，和一句公道话

最后，再问一个问题：旧书为什么非要在每一个煞后面，跟一串后果？

想一想一本通俗风水书的读者。他们翻开书，不是为了学形，是想知道：我家这样，要不要紧？旧书的回答必须有分量，才能让人动手。「这个门口有点窄」，没人理会；「这个门口主灾祸」，人立刻去买门槛、去请人。后果，是旧书的「动员」。

可是动员有代价。后果一旦写成了定语，就开始往人心里沉。读的人记住了「不孝」，往后看自己家的孩子，每一件顶嘴的小事都有了出处；记住了「败落」，往后每一次生意不顺，都被收进同一个账里。这就是回写：一句话，被生活一遍遍地「应验」，因为人拿它当尺子去量日子。

本书不反对动员。人需要被提醒，门口真的窄了，真的有车灯。本书只想把动员的方式换一换：不说「凶」，说「这一步卡住了」，不说「败落」，说「这几条

路走得费劲」。话换了，人一样会动手，只是动手之后，心里没有多出一块冻住的东西。

后果链说到这里，要回过头，替旧书说一句公道话。

这一编写下来，可能让你觉得，旧书到处都是漏洞。不过读第61页、第347页的时候，请再想一想：旧书为什么把这些东西编成一份清单？

因为它们真的会出事。直冲的车，真的会撞；弯弯的坡路，真的难走；弯了的梁，真的会塌。旧书的编者，不是在吓人，是在把一代代人踩过的坑，一个一个标出来。标得粗，标得夸张，只是标的位置，大半是对的。

老周也是这样。他看到路冲，皱眉，说「不好」，他不是在编故事，他是一路看过来，见过丁字路口尽头的人家怎么过日子。他的经验，是真的。

旧书的毛病，不在于看见了什么，而在于看见之后，只留下一个「结论」，把推演的路拆了。一旦拆了路，后人就只能背，不能验。背熟的人说「路冲不吉」，验不出来的时候，就说「你的运不一样」；验出来的时候，就说「你看，准吧」。两头都说得通，这就是固化的开始。

把推演的路补回来，只需要三步：这是哪一块 E？它和这家的路怎么对接？对接处断在哪一环？三步走完，旧书的断语，就从一句「凶」，变成了一张可以动手的单子。

◆ 放回日子里

那天傍晚，老周走之前，对明远说了一句话：「你那房子，路冲是真的，可是你家的事，不是路冲能解释的。」

这话明远琢磨了好几天。

周末，他从店里拿了一块厚窗帘布，又去量了窗户，方晴说，窗帘之外，在窗边再摆一排花，把灯光挡掉一半。两个人没挂镜子，没请人，下午就弄好了。

那天晚上，方晴睡得比平时早。半夜车过来的时候，她翻了个身，没醒。

明远躺在旁边，想起老周那句话。他想：这条路是别人修的，可是窗帘是自己挂的。

如果你家门口也有一样「冲」着你的东西，今晚可以试一件小事：先不管它吉不吉，只在纸上写三行。它是什么，一条路、一根柱、一个角？它冲着你家哪一步，回家、睡觉、做饭？你家有没有一件东西，是专门用来对它说话的？三行写完，煞字就先退了一半。

再补一个小办法，给门口有「冲」的人：别急着量那条路，先站在门里，面朝门外，闭上眼睛，听三十秒。声音从哪个方向来，有多响，有没有节奏。再睁开眼睛，看三十秒：灯光落在哪里，人影晃过哪里。这六十秒的所得，比任何一句断语都实在，它会告诉你，这块石头，到底打在你家日子的哪一环上。

最后补一句公道话：形煞这一类旧说法，最值得留下的，是它逼着人先出门看一圈。走到门外，站一站，看看路从哪来、墙角朝哪、树挡不挡，这个动作本身，就比待在屋里翻书强。很多家的毛病，不是不知道，是从来没有站到自己门口，用陌生人的眼睛看过一遍。旧书让人去看，这一点，本书全盘接下。看完以后，再问是哪几条路被卡住，这才是本书多走的那一步。

再说一个小例子。杜家旧房的楼下，其实还有一棵树，是前任房主栽的。方晴说，夏天它挡了路灯的光，冬天落叶，光就进来了。这棵树，没有人当它是风水，可是它一年里替这家人调了两回光。你看，土里有的东西，不一定都是煞，也有悄悄帮忙的。

带 走 的 话

煞不住在石头里，住在石头和这家人的路之间；把推演的路补回来，一句「凶」才能变成一张能动手的单子。

小　账

这一章里的 E（直路、弯路、外露的柱、不直的梁），让方程更和谐了，还是走向了不等式？——多数是不等式，而且常常是 S 对 E 回话的那条路没有走起来。

固化在哪里？固化在「路是别人的，改不了」这一句里；解冻从一块窗帘、一排花这样的小回话下手。

◆

21

第 21 章

房子没动，为什么"旺"变成了"病"？

◆ 一、老周换了一句话

二〇〇三年，杜明远和方晴搬进县城这套旧房。第二年，老周来看过一回。那时他说的是："八运，好时候，这房子当运。"

二十多年过去，同一个老周，坐在同一张凳子上，喝同一杯茶，看着同一间客厅，换了一句话："现在九运了，你这房子，飞星换了位，要当心。"

明远没吭声，端着杯子，看了看墙角。墙角还是那个墙角，沙发还是那张沙发，窗外还是那条路。房子一块砖也没动。变的只有一样东西，日历。

方晴在厨房里听见了，探出头问："当心什么？"

老周说："九运，旺的方位换了。你那间卧室，原来在旺位上，现在在……"他顿了一下，没往下说，只是摇了摇头。

方晴没再问，回头去洗菜。那晚饭桌上，谁都吃得不太香。

这一章要问的，就是这一桌饭里没说出口的那件事。按旧书的通行说法，一块砖没动，八运说"旺"，九运说"不好"，凭什么？它是真的变了，还是只是换了一本账？

先配一句大白话。S 是一家人过成的样子，这里就是旺不旺；D 是这家人一步一步走的路，这里就是年年月月的阶段；E 是脚下沉淀的那块土，这里就是房子的方位与朝向。三条方程里，S = F(D, E)，样子由路和土一起长出来。这一章要看的，是路一变，土没变，这条方程会怎么样。

◆ 二、先看书页上写了什么

先把旧书摆出来，说公平。

邬燕琴女士带来的附件书一，是玄空飞星一路的书，书名不详。它的第 192 页，标题是"下元九运：辰山戌向"，中间一个圆盘，九宫八卦、二十四山，一圈一圈排着字；圆盘下面，是一份长长的清单，一个方位一行，后面跟着断语。清单的第一行，是"巽山　当运旺丁"，第二行，"巽水　当运旺财"〔附件书一·192 页〕。

第 170 页，换了一个运、换了一个山向，"下元八运：壬山丙向"。圆盘的样子差不多，清单也差不多，第一行变成了"坎山　当运旺丁"，第二行，"坎水　当运旺财"〔附件书一·170 页〕。

这两页，有一件事极好，值得先说。

旧书承认变。它不是一本"这座房子一辈子就是这样"的书。它的每一页，开头都写着一个"运"：下元八运，下元九运。每页清单的头两行，都挂着"当运"：旺丁、旺财，只在这一运里算数。"当运"二字，是页上真有的证据，它本身就在说：旺是有条件的，跟着运走，运一过，这句话就不再管用。这是玄空飞星这一路最了不起的地方：它把"时间"，直接写进了风水里。

很多人以为风水是一块死的东西，今天看明天看都一样。旧书的作者们，早就知道不是。他们看见了一件事：同一块土，在不同的阶段，对同一批人的作用，不一样。只是他们用一种特别的办法，把这件事算了出来：通行的算法，是二十年上下一运，九运一轮，每一运里，九颗星在九个宫位里飞，飞到哪个位置，哪个位置就当令。

所以，第一句公平话：旧书看见了 D 在变，而且把这个变，做成了一张可以查的表。这在三方程出现之前，是很了不起的一步。

再把一件事说老实。

读者很容易把第 170 页和第 192 页并排看，得出一个结论：同一座房子，八运旺，九运病。仔细看页头，一页是壬山丙向，一页是辰山戌向。山向不同，就是两座朝向不同的房，所以这两页不能写成"同一座房子的前后对照"。本书手里，也没有"壬山丙向的九运"或"辰山戌向的八运"那样的页子。两页的清单读起来各不相同，那是山向和运两样东西一起变了的结果，分不出哪一处差别是运带来的。

那页上真有的证据是什么？是"当运"二字。两页的第一行，都写着"当运旺丁"，第二行，都写着"当运旺财"〔附件书一·192 页、170 页〕。"当运"，就是"正当这一运的时候"。一个断语先挂上"当运"，等于先承认：这句话有时效，运换了，它就不管了。

所以，不必借"同一座房"，页上已经够了：旺，是有条件的；条件是运；运是 D。至于"同一座房子，八运旺，九运换位"，是玄空一派的通行说法，本书只作转述〔待核〕。

结构是这样的：旧书的每一个盘，由两个条件定下来，一个是房子的山向，一个是此刻的运。山向是 E，运是 D。两个条件一定，盘就定了。这是一个函数：旺不旺 = F(山向, 运)。

杜家的旧房，在本书里是一个虚构的家，本书不替它编某个具体的山向，也不去编哪一页上写了什么。只借这个结构：山向不动，运一动，F 的值就变。本书要问的，是 F 这个函数本身，哪里值得追问。

◆ 三、等式是怎样变成不等式的

把这个结构，放进三条方程里。

S = F(D, E)。样子由路和土共同长出来。旧书的"旺丁旺财"，是这里的 S，也就是想要的样子：人丁兴旺，财运亨通。

E 是什么？是那座房子的朝向、位置、格局。它在盖房子那一天就沉下来了，之后基本不动。

D 是什么？在旧书里，D 是"运"。二十年上下换一次，不由这家人说了算，由天上的星、历法的规矩来排。所以，旧书的 D，是一个外来的时钟。

这个时钟一拨，方程的右边变了一项。左边想要的，还是旺；右边土没变，路变了。F(新的 D, 原来的 E)，得出来的值，和 F(旧的 D, 原来的 E) 不一样。八运的时候，右边凑出来一个"旺"；九运的时候，同一块土凑不出来了。这就是不等式：左边要"旺"，右边给的不是"旺"。

这里有一个细节，要看清。不等式不是从 E 变坏里来的。E 一点没坏，砖还是那些砖，朝向还是那个朝向。不等式是从 D 变了里来的。

所以本章的头一句话是：房子没动，D 一变，等式成了不等式。这句话，旧书自己是认的。它的"运"就是 D。

不过旧书和本书，从这里开始分叉。

旧书说：D 变了，是天的安排，你只能顺应，换房，或者换屋里的位置，或者请人化解。本书说：这个 D，只是这家人的 D 里的一小部分。一家人真实的路，不止是二十年上下一换的运，还有孩子上学、老人生病、生意起落、退休搬家。这些才是这家日子里最要紧的 D。旧书把 D 缩成了一个公共的时钟，所有人家共用同一张表，于是同一个运，所有同向的房子，都同一天变。

这一点，值得往下追。

◆ 四、旺丁旺财，是谁写的 S

现在来问第二个问题：左边那个"旺"字，是谁写上去的?

旧书的断语里，最常见的两个词，是"旺丁"和"旺财"。丁，是人丁，添人进口，传宗接代；财，是钱，发家致富。这两样，是旧日一户人家最要紧的两样东西。

先公平地说：这两样东西，今天依然重要。一家人没有新的生命，没有钱，日子要过得很吃力。旧书抓住的，是日子里的真东西。

只是把这两个词当作"一座房子好不好"的唯一尺子，就有问题了。

想想杜家。明远、方晴，五十上下，要的不是"添丁"。女儿小禾二十六岁，正为买一套小户型发愁，也没有急着成家的打算。奶奶七十八岁，一个人守着老宅，要的是有人说话、有人照应、不摔跤。"旺丁"，在这家，已经不是那个意思了。

再说"旺财"。明远开五金店二十年，生意靠回头客，一年到头平平稳稳，没有大起大落。方晴是小学老师，拿的是固定的工资。这家人要的，更多的是不亏、不欠债、老来有保障，不是大富大贵。"旺财"，在这家，也换了意思。

所以，一个问题就摆出来了：旧书里的"旺丁旺财"，是谁写的 S?

回答是：不是这家人写的，多半是写那页书的那个年代写的。那个年代的日子，要紧的是祖宗留后、田产兴旺、门户壮大。这样的S，沉淀成了理念界的一条规矩，又被写进了每一张表的第一行。

第3章说过，S是目标，D1是意义目标。风水好不好，要看E与S配不配，而S本身从哪里来，是一个独立的问题。旧书的做法，是把S固定成两个字，然后拿它去量所有的房子。这就好比拿一把只刻了"斤"的秤，去称所有的东西，包括要称"斤"以外的东西。

旧书把S当成了不用问的前提，而一家人的S，是会变的，也是可以改写的。

这一句，是这一章的承重处。

既然S能改写，就来试一试。

假设杜家把S改成两句话：一，老人在这里住得安全、有人陪；二，一家人回来的时候，能坐在一起吃一顿饭。这两样，才是这家人当下最想要的"旺"。

再看同一座房子，会怎样？

旧书的盘，把卧室放在某个位置，说是"当运"或"失运"。换了S之后，要问的是别的：这间卧室离卫生间远不远，夜里老人起夜方不方便？厨房离餐桌近不近，一家人好不好凑在一起？客厅的光够不够，坐得住人吗？

这些问题，旧书的盘里没有。它们却是这家人真正需要的"旺"的材料。而且，每一条都是可以量的：距离、光线、台阶、地面的防滑。

于是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情况：换了S，旧书说"失运"的那间小卧室，也许恰好最适合老人，因为离卫生间只有几步，夜里不用穿过客厅；旧书说"当运"的那间，也许反而最不适合，因为它在最里头，要绕过饭厅和阳台。

这并不是说旧书错了。它回答的是另一个问题：在"人丁兴旺"这个S之下，哪个位置当令。本书只是提醒：这个S之下的答案，换了一个S，就是另一个答案。

方程不是只有一个解。方程的解，由左边想要什么来定。

◆ 五、八运通着，九运卡在哪里

再把六路径请出来。

六路径通不通，看的是 E 是不是在推着六条路一起走顺。旧书的"当运"，如果用这句话翻译，大致可以读成：这一段时间里，这块土，对这家人的几条路，是推的。"失运"，是这块土，对其中几条路，是拖的。

杜家的房子，八运的时候，老周说它当运。这二十年，这家人的日子，的确过得不坏：搬进来，小禾读书、工作，明远的店站稳，方晴转正。六条路里，从样子出发的路（想要有个安稳的家、想要店站稳），走得顺；从路出发的路（一年一年把日子过起来），走得顺；从土出发的路（房子本身就在那里，不给添乱），也走得顺。

这一切，有多少是"当运"的功劳？

细想一下，这二十年，杜家的日子，每一步都有别的理由。搬进来的时候，县城房价平稳，首付凑得上；小禾读书的时候，学校就在附近；明远开店的时候，县城正在扩，人多了，货好卖。这些，是路上的顺。旧书把它们，归到"当运"这一个名下。

九运到了。杜家的日子，换了一个阶段：小禾离开县城，去了深圳；明远五十二，开始想店的下一步；奶奶年纪越来越大，老宅的事越来越急。这些，是 D 的真变化。

在 D 的这些变化里，旧房的某几条路开始吃力了：从路出发、要把一个人在乡下的老人照顾好，这条路，被"房在县城、老人在乡下"拖住了；从样子出发、要把日子过得宽松一点，这条路，被"三室一厅只住两个人、空屋要收拾"拖住了。

旧书说，这是九运飞星换了位。本书说，这是 D 真的变了，旧房的 E，对新的几条路，不再是推的，成了拖的。两种说法，指的是同一件事，药方却不一样：旧书的药，是换位置、挂东西；本书的药，是问清楚是哪几条路拖了，然后从这几条路的两头下手。

前面说过，风水好，是 E 高度促进六条路径顺利运行；风水差，是 E 拖住、卡住其中几条。旧书说"当运"与"失运"，本书可以拿同一把尺子，把它逐条翻成大白话。下面这张表，是一张练习用的对照表，用来读任何一页飞星盘。

路径	当运时，土在推什么	失运时，土在拖什么
SDE	想要的样子，容易落进房子的安排里	想要的样子，在房子里找不到落脚的位置
SED	想要的样子，容易说动土去改	想改，却改不动：太贵、太麻烦、没有人牵头
DSE	日子照常走，样子自然显出来	日子走着走着，显出来的是不想要的样子
DES	走出来的路，顺势改了土	走出来的路，撞上土，被迫绕行
ESD	土先在，推着样子和路一起成形	土先在，推着样子和路往不想要的方向成形
EDS	土先在，路被顺顺地排好，样子随后显出	土先在，路被排成了别扭的序列

这张表有两个用处。

第一，它能让人看见，"当运"不是一个神秘的状态。它的意思，是六条路里，土在推。"失运"也不是一个灾，是六条路里，有几条被土拖了。拖了几条、拖了哪几条，是可以逐条检查的，不必笼统地说一句"不旺"。

第二，它能让人看见，同一块 E，对不同的路径，推拉不一样。杜家的旧房，八运的时候，推着 ESD 和 EDS：房子在，路就顺着排好，样子顺顺地显出来。九运以后，这两条还是通的，推的方向却变了，推向"屋子大、住的人少、事事都要自己收拾"。变的不是推不推，是往哪边推。

所以，旧书说的"当运"，在本书里，可以直接翻成："这一阶段，土推的方向，和这家要去的方向，是同一个方向。"反过来，"失运"，是两个方向岔开了。

◆ 六、病名清单，和那个"准"字

这一章还有一个绕不开的东西：两页上，山水位置后面，除了头两行的"当运"，其余几乎都跟着一串病名。第 192 页是这样，第 170 页同样。有的连着"克某某命"之类的话，也有刑杀、车祸一类的字眼〔附件书一·170 页〕。

这些，本书一个字也不当事实转述。本书只想问一个问题：这样一份清单，是怎么长出来的？

先看它的形状。一个方位，挂几类病；换一个方位，挂另一批病。这是符号态里的挂钩：八个卦，对八个方位，每个方位后面各挂一串病名。这份清单很整齐，

整齐到读起来不像从经验里长出来的，更像是从一个符号体系里排出来的。这是本书的读法。

第5章、第7章说过，断语表本身就是回写。历代结局被一代代人沉淀成"规律"。到了这一类病名清单上，沉淀下来的，更像是一套对应的规矩：先有对应表，再往里填断语。后来的人看房子，是拿着对应表去对号入座，哪个位置有人身体不好，就找这个位置挂的病名，对上了，说"准"；对不上，说"还没到时候"。

这就是第15章要说的：风水术停在符号态，不往逻辑态、数学态走，所以它排得出一张整整齐齐的表，却验不出一条真正的因果。

回到杜家。假设方晴最近睡不好、肩颈疼。老周一看盘，说："这个方位，主肩颈的毛病。"方晴将信将疑。她睡不好，是因为这半年小禾不在家，她夜里总惦记；肩颈疼，是因为每天批改作业，低头三个小时。这是两件真事，在自我界和现实界，都不在盘里。盘里有的，只有一个位置，一个病名。

所以，本书的态度是：这类病名，一律只当旧书的说法。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风水可以看环境，不能替代检查。

这样说，是不是意味着飞星一定不准？也不是。

老周有几次说中，是真的。杜家的朋友里，也有人说，换了运之后，家里真的有一阵不顺。这些事，不能一口否掉。

本书的看法是，"准"有几种来路，大部分与星无关，却与 D 有关。

第一，二十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一座房子，住满二十年，里面的人必然经历了孩子长大、老人变老、工作变动。这些变化，本来就会带来家里的起伏。运换的那一年，往往正好是一家人的阶段换的那几年。老周说"九运要当心"，等于说"二十年了，你家该换一个阶段了"。这句话，说中的机会，本来就不小。

第二，断语宽。"要当心"这三个字，容得下几乎所有的结果：钱、身体、孩子、感情。一年之内，哪一家没有一件事，能被说成"当心"的应验？

第三，说出来，本身就是一次回写。老周说完"九运要当心"，方晴记住了。往后每一次睡不好，每一次店里生意淡，都被收进这个账里。这是人心的力量，一句话进了自我界，就开始给日子排队。

第四，老周看得见别的东西。他进门看一眼家具的摆法、老人的气色、小孩的脸色，这些都是真东西。他说的"飞星换了位"，有时只是一个体面的包装，里面装的是他一路看人家过日子攒下来的判断。

这四条，没有一条在为飞星"证实"，也没有一条在否认老周。本书只是把"准"这个字，拆成了四个来路，每个来路都可以单独验。

◆ 七、售楼处里的九运

现在换一个场景。

方晴的同事刘姐，五十二岁，也是老师，去年在县城新楼盘买了一套房。她拉着方晴去看过一次，方晴回来说，售楼处有一块大板，写着"九运旺宅"，下面一排小字："当运旺丁旺财，坐向合九运。"

售楼小姐，二十八岁，姓林，说话利索。她给方晴看了户型图，指着一个位置说："这间卧室，是旺位，睡这间，贵人多。"方晴问，旺在哪里？林小姐说："九运，这个方位当令，人丁旺。"

方晴没买，回来之后，她想了一晚上。

这个场景，在本书里，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不是来笑话谁的。

售楼处卖的，是一个"新的 E"，一套新房，同时，它把一个 S 一起预付了：旺丁旺财。这个 S 不是买房的人写的，是楼盘写的。买房的人拿出的是首付，拿回的是一个已经写好的目标。

一套新房进入一个家，方程要问的是三句：它和这家已有的路，对不对得上？它和这家想要的样子，对不对得上？它自己带来的"旺"，是谁定的？

方晴和明远，若是要换新楼盘，应该这样问：旧房里的老人怎么办？新房离学校、离店、离奶奶远不远？每月还贷多少，这个数在店里生意淡的那几个月，撑不撑得住？这三问，是路和土的问题。"旺位在哪"，也可以问，要排在后面，排在这三问之后，排在这家人自己写下"我们要的是什么"之后。

方程里有一条规则：S 要先于 E。先有想要的样子，再选土；先选了土，又让土来定义想要的样子，这是把次序倒过来用，容易把一家人的目标，拴在别人的表上。

◆ 八、给杜家的旧房，重算一次

好了，现在可以给杜家的旧房，做一次本书式的重算了。不用飞星，只用方程。

第一步，写下 S。杜家目前最想要的样子，是三句话：老人晚年有人照应；一家人一年里至少有几次，能坐在同一张桌子边；钱上不紧，不用为房贷和开销睡不着觉。

第二步，写下 D。这家人眼下的路，是：明远五十二，店要再撑十年；方晴四十九，还有几年退休；小禾在深圳，一年回来三四次；奶奶在乡下，一个人。

第三步，看 E。旧房在县城老小区，六层楼的三楼，九十平米，三室一厅。屋子不算大，可两个人住，总有一间屋空着、堆着东西；离店近，离奶奶的老宅一小时车程。

第四步，三条方程各查一遍。S = F(D, E)：想要"老人有照应"，而 D 里，老人在乡下、其余的人在县城，E 又是县城的房，所以这条不成立。D = G(S, E)：想要一家人坐一桌，D 里，小禾一年回来三四次，这条半成立。E = H(S, D)：旧房对现在的 S、D，空屋多、要收拾，要爬到三楼，奶奶若来住，楼梯是头一道坎，对"钱上不紧"这个 S 也有点拖，所以这条也走成不等式。

第五步，六路径。从样子出发、要把老人接近一点的路，被 E 卡住；从路出发、一年里凑几次团圆的路，通着；从土出发的路，因为空屋多，在拖。

你会发现，这五步下来，没有出现"几运"，也没有出现"旺位"，杜家要面对的真问题，却一件一件摆出来了：屋子空了，老人远了，钱紧了。这些，比"九运飞星换位"，更直接。

接下来才轮到那三件难事：旧房卖不卖，老宅翻不翻，奶奶接不接。这三件事，都是对 E 的重写。往下的几章，会一件一件讲。

◆ 九、小禾的小户型：一间还没买的房

三件难事里，还有一件，和这一章直接相连：小禾想在深圳买一套小户型。

小禾二十六岁，在深圳做室内设计，和人合租，一个月房租占了工资的三分之一。她看中了一套四十平方米的小户型，朝向不算好，有一面窗对着另一栋楼的墙。她打电话回来，问明远，爸爸，你问问老周，这种朝向行不行。

明远把电话放下，去问老周。老周看了她发来的户型图，说，这个朝向，在九运里，不算最旺。

明远回电话，原话转述。小禾在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说："爸，我是学室内设计的。这套房子的问题，我比老周清楚：一面窗对着墙，采光差，我可以用浅色的墙、反光的地砖，把光补回来；格局小，我可以做一个折叠的床。这些我都想好了。我现在担心的，是月供，不是朝向。"

这个电话，值得慢慢读。

小禾的 S，是"有一个自己的地方，月供不压垮自己"。她的 D，是一个刚工作几年的设计师，收入还在往上走，却不稳。她看的 E，是一套四十平方米的小房子，一面窗，一堵墙。三条方程，她查得很清楚：采光是数学态的问题，她会算；格局是现实界的问题，她会改；月供是 S 与 D 之间的问题，她在担心。

老周的"九运不算最旺"，进入她的方程，只占了一格：符号态里的一个条目。这一格，没有被扔掉，也没有被当真，被放在合适的位置。

这是一个很好的示范：手里有一套尺子的时候，旧书的话，是一条参考，不是一道门。

明远挂了电话，对方晴说："女儿比我们明白。"

方晴说："她比老周也明白。"

明远笑了一下，说："老周也不糊涂，他说的是他那一套。"

这句话，是对的，也是这一章最想留下的一句：旧书那一套，自有它的位置，只是它不是唯一的尺子。

◆ 十、七运造的一间房：账里少了一行条件

旧书里，其实有一页，把"运"的问题，写得比任何评论都直白。

附件书二的第 400 页，是一个案例：申寅兼坤艮，七运造，巽方有高楼。书上给了一个九宫格，是飞星盘。下面是"章氏断"，意思是这屋住后财气颇佳〔附件书二·400 页〕，不过因为巽方有高楼冲射，必有一个老妇人为争田涉讼。

紧接着，是后人加的一段"易学道人评"。这位评者在"财气颇佳"后面，括号里加了一句：原案例未讲明条件〔附件书二·400 页〕。

这句话，是整页最诚实的一句。

它承认了一件事：原先的断语，是有条件的，条件却没有写下来。"财气颇佳"，是在什么情形下颇佳？是造好之后立刻，还是住了十年之后？是对户主，还是对全家？是在七运里，还是以后的运里？原案例没有说。一句断语，抛掉了它的条件，剩下来的，就是一个看起来永远成立的结论。

条件是什么？按方程说，条件就是 D 和 S。财气颇佳，是 S；佳在哪个阶段、对哪些人，是 D。没有 D 和 S，这句话在方程里是一个悬空的值：E 一个人，是推不出结果的。

这样的断语，旧书里到处都是。第 192 页和第 170 页的每一行，都是同一类。"当运旺丁"，哪一年，对谁，拿什么尺子量，页上没有写。所以，要用一个这样的断语，去看自己的房子，必须先把条件补回去：这个"旺"，对我家现在的哪个阶段，是什么意思？补不回去，这句话就是一句好听的空话；补得回去，它才变成一句有用的提醒。

这件事，说起来很小，其实是整个"重读旧书"的一把钥匙：旧书的每一句断语，都是一个缺了自变量的函数值。重读的办法，就是把自变量补回去。

◆ 十一、转不动的开关，和两只钟

前面几节，都在说 D 一变，方程怎么散。现在换一个方向：既然散了，怎样重新凑起来？这要用到三原理。

三原理是三种转换：S 与 D 顶撞，E 变；D 与 E 顶撞，S 变；S 与 E 顶撞，D 变。动力足，就是这三种转换都转得动。

先看杜家九运以来的情形。

S 与 D 顶撞：想要的样子（老人有照应、钱不紧），和眼下的路（老人在乡下，一家人在县城），顶上了。这一顶，按原理，应该让 E 变：房子要动，要么翻老宅，要么换一个离老人近的房。杜家的这个转换，转了一半，因为"卖不卖旧房"这个念头，在这个家里，一直没有被说出口。

D 与 E 顶撞：眼下的路，和现有的房子，也顶上了：两个人住三室一厅，空着的那间越堆越满，打扫、收拾都费劲。这一顶，按原理，应该让 S 变：想要的样子要改一改，也许"宽敞"不是现在最要紧的，"省心"才是。这个转换，这家人其实已经在转：方晴说过很多次，屋子空了，打扫累。

S 与 E 顶撞：想要的样子，和现有的土，顶上了。这一顶，应该让 D 变：路要改。比如，一年里，换一个季节，让奶奶来县城住一阵。这一步，目前只是方晴在饭桌上写了一行字。

三个转换，一个转了一半，一个在悄悄转，一个刚起步。这叫动力不足，却不是没有动力。

对照旧书，"飞星换位"想说的，其实也是一次转换：D（运）一变，E 里的位置，就要重新排：把原来的主卧换到另一间，把办公桌挪到另一个角。这是一个很具体、很小的转换，只用到了原理里的一种：D 与 E 顶撞，用换位来回应。而 D 与 E 顶撞的另一个出口，改 S，旧书里没有。

所以，旧书给的药方，经常是"换个位置"，因为它只有这一种转换的开关。三原理里，其余的开关，旧书没有装。

这个家里，其实有两只钟在走。

一只，是旧书的钟，二十年上下一格，九格一轮，全天下通用。每家每户，只要朝向一样，这只钟拨到哪里，大家一起拨。

另一只，是这家自己的钟。孩子几岁，老人几岁，店在第几个年头，贷款还剩几年。这只钟，每家都不一样，走得快慢也不一样，有的家三年就走过一个阶段，有的家二十年只一格。

旧书把第一只钟，看得很重，把第二只钟，只当作"被带着走"的东西。本书的看法，反过来：对一家人真正要紧的，是第二只钟。第一只钟，只在两只钟碰巧同步的时候，才说得上话。

杜家的情形，就是一个例子。八运那些年，这家的钟，和旧书的钟，走得差不多：搬进来、小禾上学长大、店站稳、方晴转正，都在那二十年里。所以，老周说"八运当运"，这家人觉得准。九运来了，这家的钟，开始走自己的节奏，孩子离开、老人加重、店要转型，这些事，和"飞星换位"没有关系。两只钟在差不多的时候一起响了，这家人就容易把它们当成一只。

要把两只钟分开，只需要一个习惯：每遇到一件"不顺"，先问一句，这是旧书的钟响了，还是我家的钟响了？问了，往往就清楚。

◆ 十二、旧书这一类，该怎么读才不吃亏

到这里，可以把这一章对"飞星、旺丁旺财"这一类旧书，该怎么读，说成几句实在话。

第一，把页头读成条件。"下元八运：壬山丙向"，不是一个标题，是两个自变量，一个 D，一个 E。看见一页飞星盘，先问：这是哪一个运？哪一个向？跟我家对不对得上？对不上，这页就不是我家的。

第二，把"旺丁旺财"读成一个待问的 S。先问：我家现在要的是什么？人丁、钱，还是别的？要的跟旧书给的一致，旧书的盘有参考价值；不一致，盘就只是一份别人的账。

第三，把断语读成"旧书的说法"。尤其是那些病名、凶事，一律不当事实，也不拿来对号。一个位置挂一串病名，这是符号态的排布，不是验过的因果。

第四，把"当心"读成"该问问自己家的钟了"。老周说"要当心"，最有价值的用法，是借它这个提醒，去盘点这家眼下的阶段，而不是去买一件摆设。

第五，别忘了，旧书看见的"变"，是对的。房子不是一辈子都好，也不是一辈子都坏。这是它留给后人最大的一份礼物，本书照单全收。

最后，回到开头那一桌没吃好的饭。

一座房子，一块砖没动，因为 D 变了，方程从等式变成了不等式。这个道理，旧书讲了几百年，用的是"运"。本书讲的是同一件事，用的是"这家的阶段"。

两种讲法，各有所长。旧书的好处，是把"变"说在了前面，让人不要以为一座好房子一辈子都好。本书补的是另一半：D 变了，不等于只能等天换盘，也不等于只能换位置、挂东西。D 变了，意味着 S 和 E 都可以重新写，让方程重新成立。

这一点，是风水好不好的真正关键：看的不是房子有没有"旺位"，而是这家有没有一条走得通的、让 S 回头改 E 的路。八运的"旺"，是一次碰巧凑上的等式；九运的"病"，是 D 变了，等式散了。散了的等式，可以重新凑，只要重新问一遍：我们现在要什么。

◆ 放回日子里

那顿没吃好的饭之后第三天，方晴在饭桌上，拿出一张纸，放在明远面前。

纸上是她写的三行字：奶奶，一年里至少接到城里住三个月；店，十年后要不要缩小；旧房，要不要换一套小一点的。

明远看了半天，说："这跟九运有什么关系？"

方晴说："没有关系。我只是想，我们要的是什么，这件事，还是我们自己写比较好。"

明远没说话，拿起笔，在第三行后面，加了一个问号。

如果你家也有一句"旺丁旺财"挂在心里，今晚可以试一件小事：拿一张纸，在左边写下"我们现在最想要的三样"，右边写下"四五年前我们想要的三样"。两列放在一起看，哪几样变了，哪几样没变。变了的那几样，就是你家 D 已经动了、S 该重写的地方。

再留一个小办法，给手边有一本旧飞星书的人：翻开你家那一页，先不看断语，只抄页头，哪一运，哪一向。然后在旁边写一行字：这一运，我家发生了哪三

件大事？写完把两样东西并排放着。若大事里有一半，和书上说的对得上，也别急着佩服，再问一句：换成别的任何一本书，别的任何一个说法，会不会也对得上？这一问，为的是让你清楚，你手里的尺子，量到的究竟是房子，还是自己的日子。

补一句，免得读成另一个极端：说"当运"是有条件的，不等于说它没有用。有条件的话，恰恰最适合拿来核对。把条件写全了，一句断语就从一个吓人的结论，变成一个可以回头去验的问题：这一运，我家真的是这样吗？验得上，记下来；验不上，也记下来。记得久了，这家人手里就有了自己的一本账，比任何一张通用的表都贴身。

带 走 的 话

房子没动、日子动了，等式就散了；"旺"是谁写进左边的，这家人就有权重写一遍。

小　账

这一章里的 E（房子的山向与格局），让方程更和谐了，还是走向了不等式？——E 没变，是 D 变了，所以不等式来自路，不来自土。

固化在哪里？ 固化在"旺丁旺财"这个没问过谁的 S 里，也固化在"D 就是公共的运"这个想法里；解冻从"写下这家人现在想要的三样"这一步下手。

◆

22

第 22 章

镜子挂上去了，为什么还是睡不着？

◆ 一、一面八卦镜

九月的一个周六，杜明远从店里拿回来一面小镜子。巴掌大，圆的，外面一圈八卦的纹，背面带一个挂钩。店里不卖这个，是隔壁杂货铺老板送的，说是"别人订多了"。

起因是方晴。旧房对面，去年新起了一栋楼，楼的一个尖角，不偏不倚，对着旧房卧室的窗。方晴说，每次拉开窗帘，一眼就看见那个角，像一把刀，立在眼前。

老周说，那是"尖角煞"，要化。化的办法，最简单：在窗外挂一面八卦镜，照回去。

那天下午，明远踩着凳子，探出半个身子，用铁丝把镜子拴在了窗外防盗网的横条上。镜面朝外，正好对着那个尖角。他从凳子上下来，拍了拍手，对方晴说："好了。"

方晴看了一眼，没说话。

三个月过去了。镜子还挂在那儿，被雨打得有点发白。方晴还是睡得不好，有时半夜两三点醒来，盯着天花板。有一晚，她轻声问明远："你说，镜子照得到那个角吗？"

明远翻了个身，没有答。

这一章要问的，就是这个问题：只动一点 E，只动符号，镜子挂上去了，为什么常常解不开？还有一个相反的问题，也要问：为什么有的人挂了，立刻睡得好了？

先配一句大白话。E 是一家人脚下沉淀的那块土，土里有三层东西：现实界（房子、路、门窗）、理念界（家规、说法）、自我界（记忆、情绪）。符号，是 E2 里

最轻的一层：罗盘、八卦、镜子、挂件。这一章要看的，就是只动这最轻的一层，会发生什么。

◆ 二、旧书开的药，各动哪一层

先把旧书的药方摆出来，说公平。

附件书二的第 347 页，是"室内设计必知风水知识"中讲大门的那几条。其中一条，说大门要避开煞气，举的例子有烟囱、铁塔、变压器、对面冲来的墙角等；如果大门的煞气不可避免，就要用八卦透镜来化煞〔附件书二·347 页〕。另一条，说楼梯从上面冲下来对着大门时，补救办法有两个：门口挂凸透镜，把煞气挡回去；或者做一条三寸高的门槛〔附件书二·347 页〕。

这几条放在一起看，有一点很有意思：旧书的药方，不是单一的。有"挂镜子"，是符号；有"做门槛"，是一块实实在在的、三寸高的木头或水泥。前一个，改的是眼睛里的东西；后一个，改的是脚下的东西。

再往前翻，第 346 页，是整篇的开头。旧书在这里，讲了一个道理：简单地说，气就是能量〔附件书二·346 页〕。后面接着说，风水学的意义，在于对能量场的把握和改变；环境的改变，包括家具、办公桌这些位置的改变，都会引起气的改变。

这一段，值得停下来读。旧书自己说，改变环境，就是改变气，而且举的例子是家具、办公桌这样的东西。这是本书要特别承认的一点：旧书在理论上，知道风水是可以改的，知道改的办法，不限于符号。只是到了具体的药方里，符号占了很大的比重。

再看第 33 页，说的是另一种。那一页，有两幅图。第一幅，是三座房子，中间一间正房，前面两边各有一间，旧书叫它"水字房"。书上说，这样的房子，要作法术镇住，或者加盖房子来配合，才得吉利〔附件书二·33 页〕。第二幅，是一座拆了一半的房子，旧书叫它"瘫疾房"，说这样的房子，应赶快法术镇压〔附件书二·33 页〕。

这一页同样有两种药：法术镇压，是符号；加盖房子，是现实界的 E。

所以，第一句公平话：旧书的药方，并不只有符号。它有两条腿，一条走符号，一条走实物。后来被人记住的，多半是前一条。

要把药方放进方程，先做一件小事：把每一种药，归一归类，看它动的是 E 的哪一层。

旧书开的药	动的是 E 的哪一层	能不能让被卡的路径通
挂八卦镜、凸透镜	E2 符号态：一件有"含义"的物件	要看这家人的路，是不是真被"看见那个角"卡着
做三寸高的门槛	E1 现实界：一块真的门槛	能：门口多一道可以感觉到的"进"与"出"
屏风、玄关、博古架	E1 现实界：一块真的遮挡	能：把一眼到底的直线打断
作法术镇压	E2 符号态 + E1 自我界：一场仪式	视这场仪式在这家人心里留下了什么
加盖房子	E1 现实界：一块真的新空间	能，也会带来新的方程要查
拆屋只拆一半，后来补完	E1 现实界：一次真的施工	能：把未完成的土，做成已完成的土

这张表读下来，会发现一件事：旧书的药，有两类。一类动的是 E1，现实界，是真改动；一类动的是 E2，符号态，是一个符号换另一个符号。

先说一个公道话。第二类也不是废的。一个符号，一旦进了这家人的自我界，就会变成真的东西。挂了镜子，这家人心里有了一句"已经处理过了"，这一句，就是一块 E3 里的内能：踏实。很多时候，煞给人的难受，一半在 E1，另一半在"没有办法"的无力感，而符号恰恰能补上后一半。

话说回来，只补后一半，前一半还在。这就引出下面的事。

◆ 三、镜子为什么没让她睡着

方晴的镜子，为什么没有让她睡着？

先把这件事放进方程。S 是"睡得稳"。D 是她每天的路：晚上十点躺下，一点多醒，想事，两三点才又睡着。E 呢？E 里有一个现实界的东西：窗外一个尖角；有一个自我界的东西：这半年小禾不在家，她夜里总惦记；有一个理念界的东西："卧室要安静"这条规矩；最后才是符号界的那面镜子。

明远挂镜子，动的是最后一个。

方程要问的，是这一动，有没有让 S、D、E 三者的关系变了。对 S 来说，睡得稳还是睡不稳。对 D 来说，一点多醒、想事、再睡，这一串，有没有变？答案是没有。D 是一条序列，要靠重复的小动作改出来。而挂镜子，是一次动作，挂上去，就完了，D 里什么也没有被排进去。

所以三原理里，"S 与 E 顶撞，D 变"这一步，没有发生。样子想要睡得稳，土里多了一面镜子，路却没有变，一点多还是醒。

这是只动符号的第一个毛病：符号是一个点，路是一条线。一个点，没有办法改一条线。

再看第二个毛病。方晴的睡不好，有多少是尖角造成的？她自己心里清楚，可能只有一小部分。更多的，是 S 里那个"小禾不在家"的位置：空了一个人，夜里就多了一块醒着的时间。这块，镜子够不着。

睡眠的事，本书只分析机制。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所以，只动符号，常常解不开，原因在于它动的那一点，往往不是这个家里真正卡住的那一点，与符号有没有用关系不大。

符号是一个点，路是一条线；只动一个点，改不了一条线。

镜子没让方晴睡着，也有人，挂了立刻睡得好。这怎么解释？

杜家的一位亲戚，表姐，四十六岁，在县医院做护士，一直睡不好，听人说，床头对着门不好，就把床挪了一下，又在门后挂了一串小铜钱。第二天，她打电话来，说睡得特别好。

这件事，本书不否认。表姐睡得好，是真的。

问题只在，是什么让她睡得好。几种可能的来路，可以逐条看。

第一，床挪了，是现实界的真改动。床头不再对着门，夜里门外有人走过，不会一抬头就看到。这是视线，是数学态能算的东西。

第二，铜钱挂上了，是符号，进了她的自我界。她心里有了一句话："我处理过了。"这句话，给了内能：守得住自己。

第三，她为了挪床，把房间收拾了一遍。收拾，是一次小小的重新排布，多少改了一点 D：晚上睡前，多了一个"关门、看一眼"的动作。

第四，还有一个更朴素的原因：表姐睡不好，已经很久了，找到一个"原因"，本身就是一种放松。睡不着的时候，最难受的，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了一个说法，焦虑少了一半。

这四条，是本书的读法，不是旧书的原话，也不是什么研究的结论。它们想说的是一件事：符号起作用的时候，往往是搭着别的一起起作用的。这些"别的"，才是承重的东西。

所以，老周说"挂了就好"，有时候对，对的是整个组合；说"挂了也没用"，有时候也对，对的是只有符号的那一次。同一件事，两种结果，分别在于：符号背后，有没有真的改动，有没有一条被改变的路，有没有一块被放下的心。

◆ 四、门槛与加盖，都是真东西

回到旧书的那一条药："做一条三寸高的门槛"。这一条，值得多说两句。

三寸，大约十公分。一条十公分高的门槛，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要抬一下脚。一个小孩，要抬得更用力。一个冲出去的人，会被这十公分，绊一下，慢半拍。一阵从外面刮进来的风，会被它挡一挡。一盆泼到门口的水，会被它拦住。

这些，全是真的。旧书的原意，是"让气不要从门口泄出去"，所以要做一个门槛，把气收回来。本书的读法，是把"气"换成"东西的流动"：人、风、水、灰，门槛一放，流动被轻轻地打了个顿。

对杜家来说，旧房的大门，开在三楼，一开就是客厅。方晴说，门一开，客厅一眼到底，楼道里的风和邻居家的油烟味，一股脑儿进来。明远在店里拿了一块板，做了一个小小的门槛，也就几十块钱。做完以后，进门有了一个抬脚的动作。那一抬，就是一个小小的"到家了"的标记。

这一条，和镜子比，有三个不一样。

第一，它是现实界的 E，改了动线。第二，它会天天被用到：每次进出，都要抬脚，这一抬，就成了 D 里一个新的小动作。第三，它有一个看得见的、可以评价的结果：风小了没有？灰进来少了没有？孩子绊了没有？

所以，本书对旧书的这一条药，要打满分。它是旧书里最接近"改 E1，改 D"的一条。

接着看第 33 页的"水字房"。

那一页的图，是三间房，一间居中偏后，两间在前面左右各一，三间的位置，像"水"字的三笔。旧书说，这样的房子，要作法术镇住，或者加盖房子来配合，才得吉利〔附件书二·33 页〕。（页上同一句里还有一处凶断，本书不转述，也不背书。）

先看形。三间房，一间在后，两间在前，中间留一块空地，往往是一个小院子。这样的格局，在旧日的农村和小镇，很常见：正房住长辈，两侧住子女。

再看加盖。旧书说"加盖房子来配合"，意思是，在两间前房之间，或者在前面，再加一间，把这个"水"字，变成一个更完整的"口"形，或者别的什么形。

按本书的读法，加盖这件事，实际上有一个更朴素的意思：把院子围起来。院子围起来，里面的人，出入有了一个明确的门，内外有了一道墙。对一个多代同住的家来说，这意味着：长辈的正房，和晚辈的两间，被一个共同的院子连起来；院子有了门，这个家就有了一个"我们"的边界。

这是现实界的一次真改动，它会改变 D：每天出门、回家，都要经过那个共同的院子门，一家人天天要照面。它也会改变理念界的一条规矩：这个院子，是大家的。

不过要看到，加盖也会带来新的方程：新加的房子，是谁出钱？归谁住？占了哪块地？邻居答不答应？这些，旧书没有写，可是现实里，是加盖最容易出事的地方。一块新 E 进来，永远要再查一遍三条方程。

所以，对水字房，本书的看法是：旧书开的药，加盖，是对的方向，因为它动了现实界；只是它给的理由，"配合那个字"，是符号态的，药好，理由不必信。

◆ 五、先有分歧，才有半间屋

再看那一页的第二幅图：拆了一半的房子，叫"瘫疾房"，书上说，这样的房子，主官司口舌，人口不利，应赶快作法术镇压〔附件书二·33 页〕。

这一条，是本书觉得最有意思的一条。

问一个很朴素的问题：一座房子，为什么会只拆一半？

最常见的几种情形：一家人分家，兄弟俩对房子怎么分，谈不拢，一个人拆了他那一半，另一半没有人动；或者，拆到一半，钱不够了，工程停了；或者，拆到一半，邻居不同意、村里有话说，施工被拦；或者，老人不愿意，一半留着。

这些情形，有一个共同点：半拆的房子，不是原因，是结果。是先有了分歧、没钱、争执、拖延，才有了一座拆一半的房。

旧书的断语，说这样的房子，会有官司口舌。从方程看，这句话，可以翻成：一个房子拆了一半，往往说明这个家里，有一个没有谈拢的东西；而这个没谈拢的东西，的确容易走到口舌，乃至官司。

可是，这里的因果，是反着的。不是半拆的房子带来官司，是那个没谈拢的东西，既造出了半拆的房子，也造出了官司。房子，是一块回写：这家人的分歧，沉淀成了一堵没拆完的墙。

第5章讲过，风水是 S 不断回写 E 形成的。半拆的房子，是回写得最直白的一个例子。

那么，旧书开的药，"赶快作法术镇压"，在方程里，是什么？它是在已经冻住的 E 上，再贴一个符号。冻住的，是那个没谈拢的东西，是自我界和理念界里的一块；贴符号，贴不到那一块上。

真正的解冻，是把这半座房子的事，谈完：谁拆，谁补，谁出钱，谁住。谈完了，半座房子，要么拆完，要么补完，一块未完成的 E，变成一块已完成的 E。而这一步，常常也是官司口舌最能被拦下的一步。

这不是旧书的药方，是本书的读法。不过它把旧书的一句凶断，变成了一份可以动手的谈判单。

说到半拆的房子，杜家也有一座。

杜奶奶老宅的东边，原来有一间偏房，是明远小时候住的。三年前一场大雨，塌了半边屋顶，墙也裂了。明远和他的弟弟，在电话里商量过两次，一次说要拆，一次说要补，一直没谈拢。偏房就这样，一半立着，一半塌着，三年没人动。

老周去过一次，看了看，说："这个，不好，要镇一镇。"

明远没吭声。

后来方晴回乡下，看了那间偏房，说了一句话："这不是风水的事，这是你们兄弟俩的事。"

这句话，戳中了。

按方程说，那间半塌的偏房，是一块冻住的 E。它冻着三样东西：一是兄弟之间没谈拢的一件事，是理念界；二是明远对小时候的房间放不下，是自我界；三是真的有一块屋顶，可能砸到人，是现实界。

镇一镇，动的只是符号。要解冻，要动的是三层：先把塌的那半边，做个安全处理，防止砸人，这是现实界，一天就能办；再让兄弟两个，坐下来谈，偏房到底留不留，这是理念界；最后，明远自己，要对那间房，说一句再见，也许拆之前，拍几张照片，也许把门框留下来，这是自我界。

三层一动，那间偏房就不再是"瘫疾房"，成了一件办完的事。

◆ 六、老周为什么有时说中

写到这里，一定有人要问：既然符号常常解不开，为什么老周，还有很多风水先生，有时能说中？

这个问题，值得公平地回答，因为本书没有打算把老周写成一个骗子。

老周说中的时候，大致有这几个来路。

第一，他真的看见了 E。丁字路口，对着墙角，漏雨的屋顶，潮湿的墙。这些，是他一路看房子看出来的，是真经验。他用风水的话说出来，话是旧的，事是真的。

第二，他看见了人。他进门之前，已经在看：这家人的气色、说话的方式、谁先开口、谁沉默。这些，让他对一家人的 D，有一个大概的判断。他说"你家有一个人最近睡不好"，是看出来的。

第三，他的话宽。"当心"、"要注意"、"有点不顺"，一句话，可以接住多种结果。一年里，一家人遇到不顺，几乎是必然的。

第四，他说出口，本身就是一次回写。他说了，这家人记住了，往后看日子，就多了一个视角。这个视角，会让一些本来不起眼的事，变得扎眼；让一些本来会被忽略的细节，被注意到。这有时候，真能帮上忙，比如他说"这个角度光线不好，常在这屋待的老人，要加灯"，这一句，实打实有用。

第五，他给了一个"该做什么"的理由。很多人，其实早就想改一件事，只是缺一个说法：想把客厅的沙发挪一下，想把阳台的杂物清掉，想换一个床位。老周一句"这样摆更好"，成了一张通行证，这家人做了本来就想做的事。

这五条，没有一条是为了否认老周，也没有一条是为了证明飞星镇宅的灵验。本书只是想说：风水先生说中，常常是因为他在做别的事，只是借了风水的话来做。

而他说不中的时候，往往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想用一个符号，去解决一件需要三层一起动的事。

有人会问：本书这样说，是不是不用请风水先生了？

不是。本书对老周，有一份实在的敬意。他走过很多房子，见过很多人家，知道哪种格局，一家人容易吵；知道哪种朝向，老人容易潮湿；知道哪种门，晚上不好关。这是真经验，请他来看，会有用。

本书想做的，只是换一下"怎么请"。

请他来的时候，先把这家人的 S、D 说给他听：我们家要什么，这几年在走什么路。然后，请他说出他看到的 E，是什么，在哪里，卡在哪儿。他说的话，要是能落到现实界，窗、门、动线、光、水，就当作一份难得的现场勘察；要是落在符号上，就当作一个参考，等做完前三问，再决定要不要。

这样请，老周也会舒服。因为他的好处，被用在了对的地方。

杜家后来，请老周去了老宅，看那间半塌的偏房。老周看了一圈，没提"镇"字，只说了一句："这墙再不撑，要出事。先找人把梁托住。"明远愣了一下，说，您不是说要镇一镇吗？老周说："镇是镇，墙是墙，先托墙。"

老周的这句话，本书想用来结束这一章里关于他的所有讨论：镇是镇，墙是墙，先托墙。

◆ 七、镜子照回去，照给了谁

挂镜子的逻辑，旧书写得很明白：煞气打过来，镜子把它挡回去。门口挂凸透镜，是"把煞气挡回去"〔附件书二·347 页〕。

这个逻辑，值得多想一步：挡回去，回到哪里？

方晴窗外的尖角，是对面楼的。镜子对着它，等于把一个"冲"，原样递还给对面的楼，和楼里的人。如果对面也有人挂一面镜子对着这面镜子，两面镜子，互相照来照去，谁也讨不到好。

从方程看，这里有一个问题。化煞，是为了让自己这家的方程，不走向不等式。可是"挡回去"，把不等式，推给了另一家。另一家的方程，因此有可能走向不等式。这是用别人的 E，换自己的安心。

再往深处想，这件事的一个后果是：邻里之间，多了一层看不见的敌意。一面镜子，是一个符号，可是它在两家人之间，成了一句话：我防着你。这句话，进了理念界，进了自我界，慢慢变成了固化的一部分。

这不是说，挂镜子的人不对。人在不安的时候，想要一个办法，这是人之常情。只是，本书想把这个后果，摆出来：符号有时候，不只是动了自己的 E，也动了别人的 E。

杜家后来想过这件事。明远对方晴说，对面那栋楼，其实住着他一个老顾客，是个开药房的，姓钱。要不是楼盖得近，他们也不会有什么过节。方晴说，那你过两天，去看看钱老板，顺便问问，那个尖角，夜里会不会亮灯。

这一问，很有意思：它把一个"煞"，变成了一个邻居之间可以问一句话的事。

◆ 八、化煞到底动了什么

前面几章，一直在说，风水好，是 E 高度促进六路径；风水差，是 E 拖住、卡住几条。那么，化煞这件事，在路径上，到底动了什么？

先拿尖角的例子，逐条看。

SED，样子先说话，土被改，路再顺。方晴想要"安静的卧室"，这是 S；对 E 说话，要换个房间，或者挡一挡窗，这是改土。镜子，算不算改土？它改的是 E2 的一个符号，土的"含义"，不是土的"形"。这条路，通了一半。

DSE，路先走，样子显出来，土再被改。方晴每天的路没有变，所以显出来的样子，还是"睡不稳"。镜子对这条路，没有任何改动。

ESD 与 EDS，从土出发的两条路。尖角这块土，推着路往"拉窗帘、背对窗睡、翻来覆去"的方向走。镜子挂上之后，这两条路的推力，一点没减。

所以，镜子这一个动作，对六条路里的五条，没有改变，对第六条，改了一半。这就是为什么，它常常"不解"。

反过来，换一间卧室，这一个动作，改的是 E1 里的现实界：窗的朝向、窗外的景。它同时动了好几条路：SED 通了，因为样子说话，土被改了；ESD 的推力，换了方向，因为新卧室窗外是一棵树；DSE 里显出来的样子，也跟着换了。一个动作，通了三条路。

两种动作的对比，把一件事说得很清楚：动 E1，一般能同时动好几条路径；只动 E2 的符号，往往只碰到一条路径的边。这是"先实后虚"的道理。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旧书里，那些改现实界的药，门槛、屏风、加盖，哪怕理由是符号的，效果却往往比纯符号的镜子来得好。

路径之外，再把 E3 的三种能量也过一遍，因为化煞的结果，常常是在这里感受到的。

内能，是真，是守得住自己。挂镜子、挂铜钱、请人镇一下，最容易增加的，就是这一种：这家人心里，多了一句"我们处理过了"。这是真的内能，不要看轻。夜里睡不着、总觉得有东西盯着的时候，一旦有了一个"已经挡住了"的说法，人会实实在在地安定下来。

可是内能有一个特点：它靠一个说法撑着。说法在，内能在；说法一动摇，内能就掉。方晴三个月后问"镜子照得到那个角吗"，就是说法动摇了。所以，只靠符号撑起来的内能，是借来的，要还的。

动能，是善，是流动与成全。化煞里，最能增加动能的，是现实界的改动：门槛让进出有了节奏，屏风让一家人的动线不再直冲。这类改动，多出来的是"顺"。镜子不增加动能，它是一个静止的物件。

势能，是美，是向往，是聚。一间房子里，让人看着舒服、愿意回来的东西，会增加势能。方晴说，镜子留着，是因为想起明远探着身子挂镜子的样子，这是势能的一种：它不是镜子本身的美，是镜子背后的一份心意。

三种能量放在一起看，会发现：符号对内能和势能有用，对动能没有用；现实界的改动，对动能最有用，对内能和势能也有用，但路更长。所以，最好的化煞，是两样都做：先改现实界，让动能先通；再放符号，让内能和势能有个落款。

◆ 九、仪式在这家心里做了什么

旧书两处说"法术镇压"。一处是水字房，一处是拆了一半的房子。法术，在本书里不能当作它自己所说的那个意思去讲，也不能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

要看的，是一场仪式，对一家人，做了什么。

想一想，一场镇宅的仪式，大致是这样：请一位先生，选一个日子，全家人聚在房子里，摆东西，念几句话，贴一道符，或者埋一件东西。做完，大家一起吃一顿饭。

这一整件事里，有几样东西，是真的。

一是"全家人聚在房子里"。一年里，这样全家人在同一间屋子里、为同一件事忙活的时候，不多。仪式提供了一个理由。

二是"选一个日子"。选日子，等于把一件拖了很久的事，定在一个具体的时间点上。拖着的东西，有了期限。

三是"念几句话"。话是对着房子说的，也是对着家人说的。几句话里，哪怕全是套话，也是一次公开的表态：这座房子，我们认。

四是"吃一顿饭"。仪式的最后，总有一顿饭。饭桌上，会有人提起一些平时不提的事：这房子当年怎么盖的，谁出过力，谁受过委屈。

这四样东西，都进了理念界和自我界。仪式过后，这家人对这座房子的感觉，常常会变。这是真的改变，是 E1 里的自我界、理念界被动了。

所以，对"法术镇压"这件事，本书的态度，既不嘲笑，也不夸大：它是一次集体的回写，把"这座房子有问题"这一句，改写成"我们一起处理过这座房子"。这一改，有真实的作用。

可是它的作用，有一个边界。仪式改的是人对房子的态度，没有改房子，也没有改房子背后那个没谈拢的事。半拆的房子，要是兄弟俩没有谈拢，仪式办得再隆重，办完之后，两个人各回各家，房子还是一半立着、一半塌着。仪式把心里的结，松了一松，松到什么程度，要看这一松之后，有没有人接着去办真事。

◆ 十、动手之前先问三句

前面这么多，可以收成一张小单子。下次想化一个煞，先在纸上问三句。

问题	问的是什么	答不出来时说明什么
一，这个煞，卡住的是哪几条路径?	把"煞"变成可以检查的状态	还没看清它在哪里卡，动手容易动错地方
二，我要动的这一样，是 E 的哪一层?	现实界、理念界、自我界，还是只是符号	动的只是符号，就要准备好后面还有几步
三，动了之后，怎样验?	夜里睡得怎样、进出顺不顺、一家人说话多了还是少了	没有验的办法，就没有解冻，只有心安

三问下来，大部分的"煞"，会自己变成两三件很具体的事：一块窗帘，一道门槛，一次谈话，一次修缮。剩下的一小部分，是真的需要一个符号来盖章的，那时候，符号就有了地方放。

这张单子，用来对付旧书里的任何一个煞都管用：三箭射屋，问卡了哪几条路；屋外见主柱，问动的是哪一层；屋梁不直，问怎样验。验的办法，常常比旧书的断语，来得便宜。

那么，面对一个"煞"，一个想化的东西，该从哪里下手？

本书给一个顺序，叫"先实后虚"。

第一步，先动 E1，现实界。能量的第一个出口，永远是真东西：窗帘、门槛、屏风、灯、床位。这一层最快见效，也最容易验。

第二步，再看 E1 里的理念界。这个家里，有没有一条规矩，让这块 E 一直卡在这里？比如"那间房不能动"，比如"老人的东西不许扔"。规矩松一松，方程才有空间。

第三步，再看自我界。这个家里的人，对这块 E，有什么没放下的？一间旧屋，一块坟地，一张老床。放不下的，不用强行放下，可以先说出来。

第四步，最后才是符号。符号放在最后，不是看不起它，是把它放在已经有了真改动之后。到那时，一面镜子、一串铜钱，是对已经发生的事的一个确认，是给这家人的一个"落款"。它有分量，因为后面有东西撑着。

反过来，先挂符号、后做别的，常常是做不下去的：符号一挂，人心里那句"处理过了"先落了地，后面三步，就没有人再做了。这是化煞最大的陷阱：药的作用，太好，好到替代了病本身。

◆ 十一、镜子留着，换了房间

回到方晴和那面镜子。

方晴那天晚上问明远："镜子照得到那个角吗？"明远没有回答。第二天，他找了一个下午，量了窗户，去店里拿了一块遮光的帘布，又订了一块隔音的窗贴。他把窗帘挂好之后，又和方晴商量，让她换到北边那间小一点的卧室去睡，那间窗外没有尖角，窗外是一棵树。

镜子，他没有摘，也没有再提。

换了房间的第一个星期，方晴还是醒了几次，不过醒的时间短了。第二个星期，她说，好多了。

她后来对明远说："也不全是因为换了房间。你那天问我睡不好是不是因为小禾的事，我想了想，是的，一半。我后来给小禾发了一条消息，说每天晚上十点，视频一下，说五分钟。她说好。"

明远说："那镜子呢？"

方晴想了想，说："留着吧。它照不到那个角，可是它挂在那里，我看着，会想到你那天探着身子挂镜子的样子。"

这句话，让本书觉得，是这一章最诚实的一句。

一面镜子，没有化解任何煞，可是它挂在窗外，成了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做过一件事的凭证。这是符号真正的用处：它不是一把剑，是一枚印章，盖在已经发生的事上。

◆ 放回日子里

那天晚上，十点，方晴的手机响了，是小禾的视频。

屏幕里，小禾在她那间合租房里，背后是半堵墙，墙上贴了一张设计稿。她说："妈，我今天看了那套小户型，我觉得可以。"

方晴说："朝向呢？"

小禾说："一面窗对墙，我会补光。妈，你别担心朝向。"

方晴笑了，说："我不担心朝向。我担心你吃饭。"

明远在旁边，把手机拿过去，对着屏幕，认认真真地说了一句话："闺女，先别急，月供算清楚了再定。"

挂了视频，他在客厅坐了一会儿，抬头，看见窗外那面镜子，在路灯下反着一点光。

如果你家也挂过一样东西，今晚可以试一件小事：站在它面前，问自己三句。它是挂在哪里的？它改了什么，路、土，还是只是我心里的一句话？它后面，有没有一件真的东西在撑着？答不出来的，不必摘下来，只需要先补那件真的东西。

还有一个更小的办法，适合只想先试一试的人：把你家里挂着、摆着的所有"有含义"的东西，镜子、挂件、摆件、红绳、符，在一张纸上列出来。每一样后面，写两个字，"为谁"，写它当初是为哪一件事挂的。写完你会发现，有几样，是为一件早已过去的事；有几样，是别人送的，从没问过为什么；有几样，真的还在为一件事撑着。过去的那几样，不必急着摘，可是可以认出来：它们已经不是药，是一段日子的纪念。认出来，本身就是一次轻轻的解冻。

写完这张单子，再看墙上那几样东西，感觉会不一样：它们不再是一堆说不清的"讲究"，成了一份可以逐条交代的账。能交代的，就留着；交代不了的，就是下一件要谈的事。

最后留一句给想动手的人：化煞的好坏，不看挂了什么，看挂完之后，这家人的日子里，多了哪一个新的小动作。多了一个，就是路动了；一个也没多，就只是多了一件摆设。

再补一个细处。旧书里的药，常常写得很干脆：挂一个、摆一个、做一个。干脆，是它的好处，也是它的缺口：它不问这家人挂完之后，每天的路有没有变。本书想补上的，就是这一问。一件东西挂上去，要连着一个新的小动作一起挂：每晚关灯前看一眼，每周擦一次，每月问一句家里人睡得怎样。有了这个动作，符号才接上了路，它才不会变成墙上一件落灰的摆设。

带 走 的 话

符号是一个点，路是一条线；先动真东西，再盖符号这枚印章，镜子才有分量。

小　账

这一章里的 E（镜子、门槛、加盖、半拆的房），让方程更和谐了，还是走向了不等式？——动了现实界的，多半更和谐；只动符号的，常常只改了一句话，方程没有变。

固化在哪里？ 固化在"符号一挂，就算处理过了"这个心安里，也固化在半座房背后没谈拢的那件事里；解冻从先动一件真东西、再谈一句真话下手。

◆



第　八　编

解冻与重写：从看风水到写风水

导　语

前七编做的事，是把一把尺子磨出来。风水是新的 E 如何与已有的 D、与目标的 S 形成一个和谐的方程；风水好，是三方程都不走向不等式，六条路径通顺，三种动力转得动。风水不在地里，在 S 一遍遍回写进 E 的沉淀里；E 一冻，D 和 S 跟着冻，人们管这个叫命。旧书里的形煞、飞星、化煞，也用这把尺子重新读过一遍。

尺子磨好了，该拿它干活。这一编不再问「风水是什么」，问的是另一件事：一家人住在一个已经冻住的地方，明天早上起来，能碰哪一处？

从看风水到写风水，中间隔着一个动作。看，是站在外面端详；写，是承认自己也是沉淀的一部分，一边住一边往土里落笔。第23章给一套做法，叫方程诊断法；第24章把它放进买房、租房、装修、搬家、分房这些最容易松动的时机；第25章带到店铺、办公室、学校和村落。读到这里，你手里该有一张表、一支笔，和一点不着急的耐心。

23

第 23 章

先找冻住的地方：方程诊断法

◆ 一、方晴把笔记本摊在饭桌上

国庆假期的第三天，晚饭后，方晴把一本旧笔记本摊在饭桌上。

本子是女儿小禾前年画图用剩的，封面印着一行英文。里面抄的东西，却是方晴自己的：一页是邬燕琴老师的居家风水做法，五个步骤，用铅笔写得很整齐。第一步识别问题，第二步诊断环境，第三步分析关系，第四步制定方案，第五步验证效果。

杜明远凑过来看，嘴里还叼着半口饭。

「这不是挺好的吗？」他说，「一步一步来，有头有尾。」

「是挺好。」方晴说，「可我照着做了一遍，做完觉得不对劲。」

她翻到后一页。那上面是她自己对县城这套旧房画的草图：九十平米，三室一厅，二〇〇三年住进来的，住了二十三年。草图上，她在走廊里画了一排小方块，旁边标着「货」。

「第一步，识别问题：走廊堆货，通风差，采光暗。第二步，诊断环境：朝向、楼层、门窗。第三步，分析关系：人和空间。第四步，制定方案：货搬去店里，走廊腾出来。第五步，验证效果：过一个月看看。」

她用笔尖点了点最后一行。

「我一个月后看了，走廊是空的。你猜怎么样？」

杜明远没出声。

「货又回来了。先是两箱，后来是半面墙。」

这就是这一章要处理的事。若换成家里别的角落，换成你家的玄关、阳台、书桌，情形多半也差不多：做了，对了，没留住。一套做法，每一步都说得通，做完却什么也没留下。毛病出在哪一步，下面一步一步找。

可是先要把话说在前头：邬燕琴的五步，本书不推翻，要吸收。它对的地方不少，缺的地方只有一处，但那一处恰好是整个循环能不能转起来的地方。

◆ 二、五步对在哪里，缺在哪里

先把话说公平。

五阶段框架，最大的好处是把风水从「一句断语」拉回到「一个过程」。旧书里常见的写法，是一间屋子拿过来，罗盘一架，断语一翻，吉凶就出来了。那是一步到位，没有过程，也没有「先看清再动手」的耐心。

邬燕琴的五步，至少有四处是对的。

第一，先识别问题。问题不是风水先生开口说的，是住的人先觉得别扭：夜里睡不踏实，早上出门总像落了东西，一家人饭桌上越来越少说话。从「觉得别扭」起手，比从「屋子凶不凶」起手，离日子近得多。

第二，诊断环境。不凭印象，去量、去看、去问：朝向，采光，噪声，动线，家具怎么摆。这一步和本书第16章数学态里讲的东西是接得上的：能量的、能算的，先算一算。

第三，分析关系。不是单看房子，也不是单看人，是看人和空间之间怎么互相作用。这一步已经走到了方程的门口。风水不是房子的属性，也不是人的属性，是二者之间的关系，邬燕琴的框架从第三步起就把这一点写进去了。

第四，制定方案。有了诊断才有方案，不是先摆一个镇物再说。

第五，验证效果。方案做完要回头看，不是做完就算。这一点在旧书里更少见：多数旧书只管「化」，不管「化完怎么样」。

换句话说，这五步已经是一个相当负责任的工作流程。如果一家人真照着走一遍，比对着断语表一条条挂摆件，要踏实得多。

那么问题在哪儿？

方晴的经历给了一个线索：每一步她都做了，每一步也都做对了，可一个月后，货回来了。

做对了，却没留住。这说明五个步骤本身没错，错在它们的排列方式，和它背后默认的那个图景。

细看五步的主语。

识别问题的，是「我们」；诊断环境的，是「我们」；分析关系的，是「我们」；制定方案的，是「我们」；验证效果的，还是「我们」。被识别、被诊断、被分析、被改的，是房子。

这个排法有一个很自然的图景：有一位办事的人，站在房子外面，拿着听诊器，对一个叫「房子」的病人，做检查，开药方，复诊。

这个图景在医院里没毛病，在风水里就漏了一个洞。

洞在哪里？在于这位站在外面的人，其实就住在里面。

方晴画走廊草图的时候，那条走廊里堆着的货，是杜明远一箱一箱搬进来的；搬进来的理由，是店里的仓库放不下；放不下的理由，是这两年网购抢了实体店的生意，货压了一批卖不动；卖不动的货，每搬一箱，家里就多一份「店里的事」。这些，一样也不在「环境」里，它们是这家人日子的走法，也就是 D。

用本书的话说：被诊断的不只是 E，诊断本身就是 S 在写 E，而诊断出来的结论，又会成为下一轮 D 的一部分。

五阶段框架把房子当成「被看的东西」，所以方案落在房子上：搬货，腾走廊，加灯。房子上的东西，的确是 E，动它没有错。可是方案只动了 E，没问过一句：这个 E 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是谁一天一天地把它排成这样的？

这个问题，一问就问到了回写。

房子不是被诊断的病人，房子是这家人的日子一天天写出来的字。只改字，不问是谁在写，字很快会写回去。

方晴的货回来了，不是因为杜明远不听话，也不是因为方晴的方案不好。是因为走廊上的货，是「店里仓库放不下」这条路径落在家里的沉淀。沉淀的来路还通着，把沉淀清掉，来路仍然往里灌。

所以第二处缺口，就是下一节要说的。

◆ 三、验证完就结束，为什么是个问题

五阶段框架的最后一步是「验证效果」。验证完以后呢?

框架没有写。大概的意思是：效果好，就结束；效果不好，回到第一步再来。

这个安排听上去也没有问题，可是它藏着一个想法：问题是一件有头有尾的事，解决了就是解决了。

住过几年房子的人都知道，不是这样。

第一个月，走廊腾出来了，家里亮了，一家人都觉得松快。第二个月，松快成了常态，没人再说它。第三个月，有人把一个箱子顺手放在那儿，反正「暂时」。到了第六个月，箱子成了一排，新的松快又一点点被占掉。

这里面没有谁做错什么。是方案落下去之后，新的样子开始往土里沉：走廊空着的那几个星期，成了一种新的沉淀，同时旧的来路并没有断，两股沉淀在较劲。哪股力气大，哪股赢。

如果验证完就结束，这场较劲就没有人看，也没有人帮。

用本书的话说：方案做完那一刻，不是终点，是一次新的回写的开始。S 要沉回 E，才算站住；站不住，E 就按原来的惯性回去。

所以缺的那一步，不是「再验证一次」，而是**回写**：让这一轮得到的新样子，真的沉淀进土里，并且在下一轮出现新的固化点时，能被重新看见。

回写不是写日记。日记写的是「发生了什么」，回写写的是「什么东西留下来了」。一块摆在门口的浅柜，是留下来的；一句「以后注意」，不是。判断一件事有没有被回写，只问一句：如果全家人明天都忘了这回事，它还在不在那儿?

在，就是写进土里了；不在，就还只是一个打算。

这一步补上以后，五阶段就不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个圈。

◆ 四、换成一圈：六步循环

把五阶段的好东西留下，把缺口补上，就是本章要给的方程诊断法。它是一圈，一共六步。

第一步，**找固化点**。不是找「问题」，是找冻住的地方：哪一处，一家人已经好久没有动过，或者想动动不了，或者动了又回去。

第二步，**查三方程**。三条里，哪一条已经走成了不等式：新的 E 和已有的 D 对不上，还是日子的走法和想要的样子对不上，还是眼下的样子是被土拖出来的。

第三步，**查六路径**。这块 E 对六条起手的路线，哪几条在促进，哪几条在拖住、卡住。

第四步，**查三原理**。三种转换里，哪一种转不动：矛盾有了，但第三者没有变。

第五步，**定方案**。方案不是从「这间屋子缺什么」里长出来的，是从前四步查出来的那个堵点里长出来的。

第六步，**住后回看、回写**。方案住进去以后，隔一段时间回头看一次；看的不只是效果，还看这一轮在土里留下了什么，哪里又有新的冻住的苗头。然后回到第一步，进入下一轮。

和五阶段对一下：

五阶段的第一步「识别问题」，被第一步「找固化点」取代。问题是人觉得别扭，固化点是别扭背后冻住的地方。别扭可能搬来搬去，固化点则能指给人看。

五阶段的第二、三步「诊断环境」「分析关系」，被第二、三、四步取代，拆成三个层次：方程，路径，原理。由浅到深，一层查不出来才往下一层。

五阶段的第四步「制定方案」，仍是第五步，但根子换了。

五阶段的第五步「验证效果」，被第六步取代，多了「回写」，并且接回第一步。

这六步放在一起，没有哪一步是神秘的。每一步都能问一句大白话，每一步都能动笔写下来。下面一步一步讲。

◆ 五、第一步：先找固化点

冻住的地方，不好找。因为冻得久了，它就成了「本来如此」。

方晴住了二十三年，走廊就是走廊，没觉得它有什么好说的。是货回来了，她才看见：这条走廊，原来一直在被占着。

所以第一步不靠眼睛看，靠几个问法。

第一类问法，问「**动不了**」。家里有没有哪样东西，想挪，一直没挪成？有没有哪块地方，一说起来就有人叹气？有没有哪句话，「这个先别动」，已经说了三年？

第二类问法，问「**动了回去**」。哪次大扫除，扫完过两个月又变回原样？哪次说好要改的规矩，说了几次，又都没改成？

第三类问法，问「**绕着走**」。家里有没有一块地方，大家默契地绕开，不去那里坐，不去那里放东西，也不提？绕着走的地方，往往是有东西沉在那里，不好说。

第四类问法，问「**只有一个人在管**」。哪样东西、哪块地方、哪件事，只有一个人在管，别人不碰也不问？这个也是线索：它是一条单独的D，没和别人的日子接上。

这四类问法，分别对着 E、D、S 和三者之间的关系。不用都问，问三五个就够。关键是**不要一上来问「哪里风水不好」**。这个问法，会把人拉回旧书的路子，去找一个「凶位」。

问出来的东西，不要立刻解释，先写成一句话，放在表格的第一栏。写成一句话的好处，是它从「一团别扭」变成了「一个可以指给别人看的东西」。

比如方晴的答案，写成一句话就是：**走廊堆货，清了又回来**。

写完以后，还要多问一句：这个固化点，是 E 的固化，还是 D 的固化，还是 S 的固化？

一般来说，找到的第一个点，几乎都是 E 的：一件东西，一块地方。因为 E 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最容易被发现。但这一句里，要留意它背后连着谁。走廊的货，E

上是货；货是因为仓库放不下，这是 D；仓库放不下，是因为店里的生意在变，这又往外连到 S 的目标。

先记下，不急着分，后面三步会一层层分开。

◆ 六、第二步：三方程，哪一条成了不等式

找到固化点，下一步是拿三条方程去量它。

先回忆一下，三条方程各是什么意思，用杜家的话来说：

S=F(D, E)：一家人过成的样子，是日子的走法和这块土一起显出来的。

D=G(S, E)：日子怎么走，是想要的样子和这块土一起定的路。

E=H(S, D)：这块土怎么长，是样子和日子一起沉下去的结果。这一条，是风水的主方程。

三条方程，每一条都可以问一句：成立吗?

「成立」的意思，不是「完美」，是**三个量能彼此对上**。「不成立」，就是不等式：其中一个量，和另外两个合起来，对不上了。

拿走廊来试：

问 E=H(S, D)：走廊这块土，现在的样子，和一家人想要的样子、日子的走法，对得上吗?

想要的样子是什么？方晴想要的是一进门就松快，女儿回来时有地方放行李；杜明远想要的是货别压家，但店里的账也得顾；两个目标放在一起，S 并不矛盾。

日子的走法是什么？杜明远早上七点开店，晚上八点半收铺，回家路上顺手把当天卸下来的货带几箱回来。这一条 D 和 S 是对不上的：目标是「货别压家」，路却是「每天带货回家」。

于是 E 上的那排箱子，不是随机出现的，是这个不等式留在土里的字。

再问 D=G(S, E)：日子的走法，在这块土上顺不顺？走廊窄，堆了货以后只剩半个人宽，晚上方晴备课起来倒水，要侧着身子过。日子的走法被土挤歪了。一家人吃饭，原本的餐桌靠近走廊口，货堆过去，餐桌一边被挡，坐不满，三个人吃饭，常常有一个人端着碗站着或者去客厅。这条也走向了不等式。

再问 S=F(D，E)：一家人过成的样子，是什么？这个要问得更宽一点：这个家现在是什么气氛？方晴说：「像个中转站。」

这三条的结论，不必一起说得多满。每一条，写一个「成立」或「走向不等式」，再写半句理由。写不出理由就写「待查」。

这一步的目的，是**把固化点的位置，从一个东西，挪成一条关系**。走廊上的货，是东西；「E 和 D 对不上」，是关系。方案要对着关系下手，不能只对着东西。

◆ 七、第三步：六条路径，哪条堵了

三条方程查完，往下一层：六路径。

方程是一张静态的照片，路径是动态的过程。同样三个量，从哪一头起手，能不能顺顺当当把另外两个带起来？

六条路径，用大白话说：

SDE：先有想要的样子，再排出日子的走法，最后落到土上。比如，先想好「这个家要能团圆吃饭」，再排每周几天一起吃，再去买桌子。

SED：先有想要的样子，再看土能给什么，最后排日子。先想「要能团圆」，看看客厅能摆多大的桌，再按桌子的大小排吃饭的次数。

DSE：先有日子的走法，从中显出样子，再落到土上。比如，一家人每晚都在客厅看电视，慢慢显出「以电视为中心」的样子，再去买更大的沙发。

DES：先有日子的走法，再看土能不能撑得起，最后显出样子。

ESD：先有土，土里显出样子，再排日子。搬进一套新房，摆设一定，家里的样子就出来了，然后照着这个样子排日子。

EDS：先有土，土上排出日子，日子里显出样子。

六条路径，每一条都是「从哪里起手」。**通**，就是从这头起手，走到另外两头，每一步都接得上；**堵**，就是走到某一步卡住，接不上。

这一步要问的，和一般人以为的不一样。不是问「哪条路径有毛病」，是问：**这块 E，对每一条路径，是在促进，还是在卡住？**

这里要把一个常见的误会拆掉。六条路径里都有 E，E 不是站在路旁看热闹的背景，是路上的一段。土怎样，路就怎样：土给得出力，路就走得顺；土拖着后腿，路就走得慢，甚至走不下去。所谓六六大顺，就是这块 E 高度促进六条路径的顺利运行。风水差，就是 E 拖住了、卡住了其中某几条。

所以查六路径，是给每条路径记一笔账：E 在这里是推，是不推不拉，还是拽。

拿杜家旧房，一条一条试：

SDE，从想要的样子起手：想要一进门松快，再排日子，再落到土。E 在这里卡住了。走廊窄，加上货，「一进门松快」这个样子，落不到土上；落不下去，倒逼着回头把日子也改成「货不进门」，而日子偏偏改不动。E 拽着这条路。

SED，从想要的样子起手，先看土能给什么，再排日子：想要松快，看土，土只给出一条窄走廊，再排日子，只能排成「货靠一边」。E 在这里是勉强放行，路通，但通得窄。

DSE，从日子起手：每晚带货，显出中转站，再把空房间正式变成仓库。E 在这里是**推**，而且推得很顺：空房间等在那里，货一进来就有位置。这是一条被 E 高度促进的路径，只是它通向的样子，不是一家人想要的。

DES，从日子起手，再看土撑不撑得住，最后显出样子：土撑得住货，也就撑得住中转站。E 同样在推。

ESD，从土起手：窄、暗、有空房，土先定下一个样子，再按它排日子。E 在这里推得最有力，因为一家人二十三年都是这样住过来的。

EDS，从土起手，土上排日子，日子里显出样子：同样顺，同样被推。

六条账记下来，是一个有点出人意料的结果：被 E 推得最顺的，是 DSE、DES、ESD、EDS 这四条，它们都通向「中转站」；被 E 卡住、拽住的，是 SDE、SED 这两条，都是从「想要的样子」起手的路。

一块 E 好不好，不看它自己漂亮不漂亮，看它推着哪几条路走，又卡着哪几条路。杜家这块土不是不推，是只推了一个方向。

这一笔账有一个用处：它把「风水差」说清楚了。差，不是哪里有煞，是这块土把「想要的样子」那一头的路卡住了，却把「现状」那一头的路推得飞快。

找到卡住的路径，也就找到方案要对着的地方：不是走廊本身，是让 E 肯在 SDE 这条路上推一把。具体说，是日子（D）那一环：D 不是一家人能随便排的，里面有店里的货、仓库、生意。这是一个真实的外部约束，不能假装它不存在。

◆ 八、第四步：三原理，哪里没劲

路径查完，再往下一层：三原理，也就是动力。

方程是照片，路径是路线，原理是**发动机**：是什么力量，推着东西从这一步走到下一步？

三原理的意思，在第4章讲过。这里用杜家的话再说一遍：

第一种：S 与 D 顶撞，E 变。想要的样子，和日子的走法，撞上了——想要货别压家，可日子是每晚带货回家。这一撞，应该逼着土去变：走廊该腾，或货该有别的去处。

第二种：D 与 E 顶撞，S 变。日子的走法，和这块土撞上了——每晚带货回来，走廊窄，过不去。这一撞，应该让家里的样子起变化：比如一家人开始换一种方式吃饭、进门。

第三种：S 与 E 顶撞，D 变。想要的样子，和眼前的土撞上了——想要松快，土是窄暗。这一撞，应该逼着日子换一种走法：货另寻去处。

动力足，就是这三种撞，撞完之后，第三者真的变。动力不足，就是撞了，第三者没变。

杜家的情况是：**撞得很勤，变得很少**。

方晴每周都和明远撞一次：「又堆这么多。」这是 S 与 D 在撞。撞完以后，E 变了吗？变了，周末清一次。D 变了吗？没有，下周照旧带货。所以 E 的变化只是暂时的。

这里有一个很要紧的观察：**第一种原理转了，第三种原理没转**。

第一种，S 与 D 顶撞，E 变：转得动，所以周末能清走廊。第二种，D 与 E 顶撞，S 变：转不动，因为一家人对「中转站」这个样子习以为常，不再觉得它是「样子」，当成「本来如此」。第三种，S 与 E 顶撞，D 变：几乎没转，因为 D 上的货，有个堵点（仓库），不是一家人单凭意愿能变的。

这样一查，方案要补的就不是「再清一次」，而是**让第三种原理动起来**：想要的样子，要有办法逼着日子换走法。

怎么逼？不是靠谁下决心——决心是这类事里最不可靠的东西——靠的是让「货不进门」这件事，有一个**哪怕很小的、不靠意志的支撑**：比如，在门口放一个固定的位置，只放当天要处理的货，放不下就不能再带；比如，每周有一个固定的时间，由店里的人负责把家里的货带回店。这些都是小东西，但它们是**把第三种转换所需要的那个第三者，先放进土里**。

这就进入第五步。

◆ 九、第五步：方案从堵点里长出来

前四步查完，应该有几条清清楚楚的线索：固化点是什么，哪条方程成了不等式，哪条路径堵在哪里，哪种原理转不动。

方案，就是对着这几条线索，一条一条答。

这里有三个原则，是从前四步里自然长出来的。

第一，**方案要对着关系，不要只对着东西**。　走廊的货是东西；「货和仓库」是关系。只搬货，是动东西；给货找一个去处，是动关系。

第二，**一次只动一个点**。　一个家里同时动三处，哪处起了作用，谁也说不清；也容易让人累，累了就退回去。选最堵的那一处，动一次。

第三，**方案里要有一个小而具体的支撑，让新的样子不靠意志也能站住**。　前面说过，决心不可靠。一个放货的固定位置，一把钥匙，一张贴在门后的纸，都比「我们以后注意」可靠得多。

有了这三个原则，方案的动法，大致只有三种：

动 E：改土。搬东西，改动线，换灯，加柜子。最直接，也是最容易回流的。

动 D：改路。换一种日子的走法。慢，但一旦换成，土上的东西很难再回去。

动 S：改目标，也就是重新问一遍「我们到底要什么样子」。往往最难，也最容易被跳过。有时候，查完一圈才发现，一家人想要的两个样子本身就互相冲突。这时候，动 S 比动 E、D 都重要。

有时候一家人在这三种动法之间会吵起来：有人说搬东西最实在，有人说得先改习惯，有人说根本是目标没想清。其实三个人都对，各自盯的是方程里的一个量。诊断表的作用，就是把这场吵，换成一张桌上摊开的纸。

三种动法，没有哪个更高明。用法是：**先看哪一处最堵，再看哪种动法最省力**。

回到杜家走廊，方案先不急着写。后面杜家旧房那一节，会把这一圈完整走一遍。

◆ 十、第六步：住后回看，再回写

方案落下去，不是完成，是开始。

第六步分两件事：**回看**和**回写**。

回看，是隔一段时间，看一看这一轮的方案在日子里怎么样了。建议三个时间点：一周，一个月，三个月。每个时间点只问三句：

一，方案还在不在？（有没有被悄悄撤回去）二，它撑住的是哪一个点？（走廊空了，还是货少了，还是争吵少了）三，有没有新的苗头？（有没有哪里开始变得难动）

第三句最要紧。新的方案落下去，很少是风平浪静的。走廊的货一撤，原先被货挡着的墙角露了出来，一家人才第一次看见：那面墙，二十三年没刷过。这是新的固化点，是第一轮留下的礼物。

回写，是回看之后的下一步，也是本书特别想加上的一步。

回写的意思，是**让这一轮学到的东西，沉进土里**。方案里有效的那一部分，要变成一件摆在那里的东西，一条贴在那里的规矩，一个固定的时间，而不能只留在人的记忆里。因为记忆会褪，土不会。

比如，方晴发现「每周六上午由店员把家里的货取回店里」这个办法有效，就把它写在一张纸上，贴在鞋柜侧面，并且在手机日历里设一个周期提醒。这就是一次回写：把有效的 D，沉成了 E 里的一个符号和一个节律。

回写还有第二层意思，容易被忽略：**留一个复查日**。

被回写进去的东西，本身也会冻。今天觉得很好的办法，三年后可能成了新的枷锁。所以每一次回写，都要给它标一个「到期日」：三个月后看一眼，半年后再看一眼。到期日一到，这条办法要重新过一遍前五步：它还成立吗？

这样，六步就接成了一个圈。最后一步指向第一步，不是为了把一个问题「解决到底」，是为了**让这家人的日子一直保持可以改的状态**。

这一点，就是本书的母题落在实处的样子：风水不只能看，还能写。写，不是一次写完，是一遍一遍地写、一遍一遍地改。

风水诊断的终点不是「好了」，是这家人的方程始终还有人在看、有地方能改。

◆ 十一、走偏的四处，和一张诊断表

这套做法看上去清楚，真用起来，有四个地方最容易走偏。先说在前头。

第一处，**一上来就找凶位**。　旧书教过的习惯很深：进门先看方位，哪个角缺，哪个角冲。这个习惯带进诊断，第一步就歪了。找固化点，问的是「哪里动不了」，不是「哪里不吉」。动不了的地方，可能是最吉的角落，一家人太舍不得，所以冻住。

第二处，**把一个人的毛病当成家的毛病**。　走廊堆货，很容易说成「杜明远爱囤东西」。这么一说，诊断就变成了批评，批评完了，谁也不想再填第二栏。本书的口径是：货在走廊上，是这家人的日子一天天排出来的结果，不是某一个人的性格。表格里不写人名，只写事和地方。

第三处，**每一步都停在符号上**。　查到最后，写下「走廊朝向不利」「大门对厨房」，就觉得查完了。符号是 E2 里的一态，不是全部。采光、距离、动线是数学态，推演是逻辑态，家规和记忆在 E1 的另外两界。表格里有一栏问「卡点是外面的约束还是家里的惯性」，就是提醒你别只低头看符号。

第四处，**一圈做完，当成一生的结论**。　诊断表填完那一天，是那一天的样子。三个月后孩子换了学校，老人搬来了，生意换了方向，同一张表要重新填。留下上一张表，不是为了对答案，是为了看这家人的方程怎么一圈圈变的。

还有一条不属于「走偏」，是一条界线：**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诊断表查的是日子和空间之间的对不对得上，替代不了医生。夜里长期睡不着、情绪压得抬不起头，那是另一类事，先去看医生，再回来谈走廊。

四处说完，把整套做法收成一张纸。下面是一张诊断表。不用一次填完，可以今晚填一栏，明晚填一栏。

步骤	要问的话	填写处
一、找固化点	家里有什么，想动动不了，或者动了又回去，或者大家绕着走？写成一句话。	固化点：_____
	这一处是 E（东西/地方）、D（日子的走法）还是 S（家里的样子）的冻住？背后连着谁？	属于：_____；连着：_____
二、查三方程	E=H(S,D)：这块土，和想要的样子、日子的走法，对得上吗？	成立／不等式；理由：_____
	D=G(S,E)：日子的走法，在这块土上顺吗？	成立／不等式；理由：_____
	S=F(D,E)：现在家里的样子，是我们想要的吗？	成立／不等式；理由：_____
三、查六路径	想走的那条路径（从哪头起手）是哪条？这块 E 对它是促进还是卡住？	想走的路径：_____；促进／卡住：_____
	SDE、SED、DSE、DES、ESD、EDS 六条，逐条记：E 在这条路上是推、不推不拉，还是拽？	推：_____；拽：_____
	卡住的地方，是外面有约束，还是家里自己的惯性？现在被推得最顺的路径通向什么样子？	卡点：_____；通向：_____
四、查三原理	S 与 D 顶撞→E 变：转得动吗？	转／不转；证据：_____
	D 与 E 顶撞→S 变：转得动吗？	转／不转；证据：_____
	S 与 E 顶撞→D 变：转得动吗？	转／不转；证据：_____
五、定方案	最堵的是哪一处？这一次只动它。动 E、动 D，还是动 S？	方案：_____
	有没有一个不靠意志的小支撑？	支撑：_____
六、回看回写	一周后：方案还在吗？一个月后：撑住的是哪一点？三个月后：有没有新的苗头？	记录：_____

步骤	要问的话	填写处
	有效的部分，沉成了什么东西、什么规矩、什么节律？复查日是哪天？	回写：_____；复查日：_____

填表有几条小规矩。

写不出来，就写「待查」，不要硬编。

每一栏尽量用家里人说的话，不用术语。表里的 E、D、S 是给你看的，不是要写进去的。

一个人填一遍，再让家里另一个人也填一遍，对一对。对不上的地方，往往就是 S 里的分歧。

不要追求一次填满。填到第三步，往往就已经看见方案了。

◆ 十二、杜家旧房，完整走一遍

下面，把杜家这套县城旧房，按六步完整走一遍。这一节有点长，但值得，因为下一章还要接着用。

先交代房子。九十平米，三室一厅一厨一卫，二〇〇三年住进来的，老小区六层楼的三楼，坐北朝南偏东。一进门是一条九十公分宽的走廊，左边是厨房和卫生间，右边是小禾原来的房间，走到头是客厅，客厅后面是一间主卧和一间书房。小禾读大学以后，她那间屋子慢慢成了仓库。

第一步，找固化点。 一家人坐下来，各自说一件「想动动不了」的事。

方晴说：走廊堆货，清了又回来。

杜明远说：小禾那间屋子，一直说要收拾，一直没收拾。

方晴又说：我们俩一年多没在餐桌上坐满过。

三条放在一起，写成三句话。

固化点甲：走廊堆货，清了又回来。固化点乙：小禾房间成了仓库。固化点丙：餐桌坐不满。

三个看起来是三件事，一问「背后连着谁」，指向同一个地方：店里的货和仓库。固化点乙，是货的第二个落脚点；固化点丙，是货把餐桌边挡了一半。

所以这一圈，其实只有一个固化点，三个影子。

第二步，查三方程。

E=H(S，D)：走廊、房间、餐桌这三块土，对不上他们想要的样子，也对不上他们的日子。**不等式。** 理由：想要的是一进门松快、女儿回来有地方住；日子的走法是每晚带货回家。

D=G(S，E)：日子的走法在这块土上不顺。晚上方晴过走廊要侧身，吃饭要有人站着。**不等式。**

S=F(D，E)：家里现在的样子，方晴用「中转站」形容。不是他们想要的样子。**不等式。**

三条都走向不等式，而且来源是同一处。这说明问题不在某一块土，而在那个把三条方程同时拉歪的力：货。

第三步，查六路径。 这一步问的是：这块 E，对六条路径，是推，还是卡。

方晴把六条路径写在纸上，一条一条问。结果和前面算的账一样：从「想要的样子」起手的 SDE、SED 两条，被走廊和货卡住；从日子或土起手的 DSE、DES、ESD、EDS 四条，被 E 推得很顺，而且全都通向「中转站」。

卡点在哪？SDE 这条，卡在第二环：日子（D）没办法不带货。这个卡点，一半是外部的（店里仓库不够），一半是家里的惯性（图方便）。

杜明远听到这里，插了一句：「那照你这么说，家里这块地方，不是没用，是太好用了？」

方晴愣了一下，说：「对。它把现在的日子推得太顺了。」

这一句要记下来。**一块 E 把「现状」推得越顺，想要的样子就越难挤进来。** 固化，常常不是土太差，是土太顺。

第四步，查三原理。

S 与 D 顶撞→E 变：转，只是转得浅。每次撞完，周末清一次走廊，E 变了一阵。

D 与 E 顶撞→S 变：不转。一家人对「中转站」已经习惯，没有从中看出「我们不想要这个样子」，也就没有一种力把样子改回来。

S 与 E 顶撞→D 变：不转。想要的是松快，眼前的土是窄，撞了，但没有把日子的走法撞出新路。

三种原理里，第二、第三种不转。动力不足，集中在这两处。

第五步，定方案。

最堵的一处是什么？是「货」这条路。所以这一轮只动这一点，别的先不碰。

动法选哪种？走廊和房间是 E，搬走容易；但前面已经试过，会回流。货的来路（D）才是根，但根里有一半是外部约束，一家人没法单靠意愿解决。

这时候，先动 D 里能动的那一半：**货的最后一公里**。

具体方案三条：

一，在店里清出一个「家用货暂存」的位置，不大，一个货架的两层。杜明远每晚要带的货，先放这里，当晚再决定带不带。这是给 D 加一个缓冲，不靠忍耐。

二，家里门口放一个浅柜，容量固定，只放当天要处理的货。放满了，第二天不再带。这是一个不靠意志的支撑。

三，小禾那间屋子，先不整体收拾，只搬出最占地方的三箱，腾出一张床的位置，换上干净床品。目的不是改造，是让「这间屋子还可以住人」重新成为一个看得见的样子，给第二种原理（D 与 E 顶撞→S 变）一个可以撞的东西。

三条加起来，花不了多少钱，一个周末能做完。

周六下午，一家人真的做了。杜明远搬货搬到一半，停下来问：「这个浅柜放满了怎么办？」

「放满了就不带了。」方晴说。

「那店里的货不是更压？」

「压在店里，和压在家里，不一样。」方晴说，「店里的货，压的是店里的钱；家里的货，压的是家里的人。」

这句话后来被杜明远讲给老周听，老周咂了咂嘴，没有评价，只说了一句：「你们这是把话说到土里去了。」

要留意的是，这一轮方案并没有把「货的总量」解决。那是店里的生意，不是这张表能管的事。诊断法诚实的地方，就在于它允许一轮只解一半，并把没解的那一半，明明白白写进下一圈的第一栏。

注意三条里没有一条涉及方位、颜色、摆件。不是因为这些没用，是因为这一圈查出来的堵点，不在符号态，在日子的走法。

第六步，住后回看，再回写。

一周后：浅柜在，货在店里暂存区的有一半，家里的走廊空了。杜明远说：「也没那么麻烦。」

一个月后：走廊没有再堆。可是店里暂存区有两层变成了四层。杜明远说：「怕是不够。」这是一个新的苗头：货的总量没变，只是挪了位置。

三个月后：方晴发现，小禾那间屋子空出来以后，杜奶奶来县城住的那几天，终于有地方睡。这是原来没有想到的好处。同时发现，走廊露出来的那面墙，需要刷一下。

回写：方晴把「周六上午店员取货」和「浅柜装满即止」写在一张纸上，贴在鞋柜侧面。复查日，写在日历上：一月十五日。

新的问题也记下了：货的总量。这是下一轮的固化点。它已经不是家里的事，进入店里的事，进入第25章要讲的店铺。

还有一件小事值得记。三个月后复查，方晴把当初那张表翻出来，发现自己写在第二步的「S=F(D，E)：不等式」，已经可以改成「基本成立」了。她没有划掉，而是在旁边加了一行小字：「走廊空，但客厅现在成了最乱的地方。」

这行小字，就是下一轮的固化点。土是活的，一处松了，压力会去别处找出口。这不是诊断失败，是诊断在转。

这一圈走下来，花了一个半月。表是三页纸。走廊没有变成什么「好风水」的样子，但它能转了。

表填完，方晴去镇上办事，顺路把三页纸拿给老周看。老周六十出头，在镇上看了三十多年风水，说话直，也有几回说中过。

他没有先看表，先问了一句：「你们家大门朝哪边？」

方晴说了。老周点点头，在心里算了算，没有说吉凶，只说：「朝向我不跟你争。你们这个走廊，我进去过，一进门就觉得压。」

「那就是煞？」

「我不叫它煞。」老周说，「我年轻的时候会叫。后来看多了，发现压的不是房子，是人心里那口气。货堆在那里，人进门先想的是『又多了』，气怎么顺得了。」

他把表翻了两页，停在第三步那一栏，看了很久。

「这个『被推得最顺的路径』，这话有点意思。」他说，「我们这行，常说『顺风顺水』。你们这个，是顺着往不想去的地方去。」

方晴没有接话。她想起另一件事：老周说中过的那几回，大都是在这类地方，一间屋子把现状推得太顺，人在里面越住越回不了头。他看见了，用的是他那行的话；本书看见了，用的是方程的话。说法不同，指着的是同一块冻住的土。

老周把表还给她，只提了一个意见：「你这个复查日，别定在正月里。正月里谁家都乱，看不准。」

这个意见很实在。方晴当场把复查日从一月十五日，改到了二月底。

可见这套做法不排斥老周，也不排斥邬燕琴的五步。它们是几种不同的眼睛：有人看符号，有人看动线，有人看日子。诊断法只多做了一件事，就是把这些眼睛看到的东西，放进同一个圈里，每看一圈，就回写一次。

◆ 放回日子里

回到开头那个国庆的晚上。

方晴合上笔记本，在最后一页写了六行字，每行一个步骤。杜明远凑过来看，看到第六行，笑了一下：「怎么又回到第一行去了？」

「因为没有做完的时候。」方晴说。

这话不是丧气话。一个家里的方程，本来就没有「解完」的一天。今天对得上，明天有人上班时间变了，对不上；后天老人搬来了，又对上另一个；再往后孩子离家了，又变一次。每一次，都是一次松动的机会，也是一次重新冻住的风险。

所以这一章要带走的，不是一张表，是一个习惯：**住在一个地方，定期问一句，哪里冻住了？**

明天能试的办法，只有一个，花不了十分钟：晚饭后，家里人各拿一张纸，各自写下一件「想动动不了」的事，写完交换着看。不讨论，不解释，不急着出方案，只看。三件事摆在一起，常常有两件指向同一个地方。

指向同一个地方的那一处，就是这一圈的起点。

带 走 的 话

房子不是被诊断的病人，是日子写下的字；先找冻住的地方，再改，改完还要回写、回看。

小　账

这一章里的 E，让方程更和谐了，还是走向了不等式？ 杜家的走廊、房间、餐桌，三条方程都走向了不等式，来源是同一个：货的来路。

固化在哪里？ 解冻从哪一处下手？固化在「每晚带货回家」这条 D；先动货的最后一公里，不先动走廊。

◆

24

第 24 章

几次松动的时机：买房、租房、装修、搬家、分房

◆ 一、三件事挤在一个秋天

国庆过后，杜家的饭桌上有三件事，谁也绕不开。

第一件，县城的旧房，要不要卖了，换一套新楼盘。中介来过两次电话，说小区这两年的行情「不算差」，再等等也不一定更好。杜明远听了，不置可否；方晴听了，也没有明确的态度。

第二件，乡下的老宅。杜奶奶七十八岁，一个人守着老宅，屋顶漏过两回，灶间的墙裂了一道缝。要翻修，还是索性把奶奶接来县城？电话里一提，老太太就一句话：「我不走。」

第三件，小禾。女儿二十六岁，在深圳做室内设计，与人合租。她前两天在微信里发来一个小户型的户型图，问爸妈：「我想买，你们觉得呢？」

三件事，三个方向，搅在一起，晚饭吃得很慢。

方晴把筷子放下，说：「这三件事，你有没有觉得，其实是一件事？」

杜明远问：「哪一件事？」

「我们家的样子，要换了。」

这句话说得很轻，却是这一章的起点。

买房、租房、装修、搬家、分房，看上去是几件互不相干的大事，各有各的价钱、各的手续、各的麻烦。可是放在本书的尺子上看，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它们是一个家里，E 最容易松动的几个时刻。**

平常日子里，E 是冻着的。墙在那儿，柜子在那儿，走廊的窄在那儿，谁也没想过动。只有到了这几个时刻，旧的土被撬开一道缝，新的土还没落定。这时候，方程可以重新写。

也正因为可以写，这也是最容易写坏的时刻。

读到这里，你也许想问：我家并没有要买房，也没有要搬家，这一章跟我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解冻的时机，不一定是大事。换一张床，挪一个书架，孩子升学后换一间房，老人来住一阵子，甚至只是春节前的一次大扫除，都是小一号的缝。大事给的缝宽，小事给的缝窄，但窄缝一样能伸进手去。

杜家的三件事，放在这里当例子，是因为它们大，容易看清；真正用的时候，可以从最小的一件开始。

◆ 二、这几个时刻为何会松

先问一个朴素的问题：平时冻得那么结实的东西，为什么到这几个时刻会松？

第一，**要花一大笔力气。** 买房、装修、搬家，都要家里人腾出整块的时间和精神，把平日里压着不碰的事，一件件翻出来：东西往哪放，谁住哪间，钱从哪里来。力气一花，冻住的东西就被扰动了。

第二，**要说话。** 平日里，一家人各过各的，沉默也能过日子。可是买房要讨论，装修要拍板，分房要定谁住哪。说话，就是把原来不说的 S 和 D 摆到桌面上。方程一旦摆上桌，哪条对得上，哪条对不上，就藏不住了。

第三，**新的 E 要进来。** 新房子，新家具，新邻居，新的路线。新的 E 进来时，还没有跟谁的日子磨合过，它和已有的 D、目标的 S 能不能对上，是一道真问题，而不是惯性替人答了。

第四，**旧的东西要被看一遍。** 搬家的时候，每一件东西都要被拿起来，问一句：带不带？这是平日里最难得的一次「全家体检」。

所以这几个时刻，在本书里叫**解冻的时机**。时机来了，不一定会解冻；它只是给了一道缝。

可是缝有两面。松动，能把冻住的东西解开，也能把新的东西，更快地、更结实地冻上。新家具摆好的第一周，往往是最随意的一周，随意摆下的位置，三年后就成了「本来如此」。

解冻的时机，同时也是重新冻住的时机。区别只在于：这个时候，有没有人问过那个问题——这块新的土，要不要和我们的日子对上？

往下谈买房、卖房、装修之前，有一条边界，先交代清楚。

本书不给投资建议，不给财务建议，不告诉你哪个楼盘值得买，不判断房价是涨是跌，不替任何一户人家算贷款、算首付、算该不该卖。这些事，要找懂行的人，要看自己的收入和家底，要和银行、中介、律师谈，本书一句也不插嘴。

本书只问方程：**一个新的 E 要进来，它和已有的 D、目标的 S，能不能形成一个和谐的方程？**

换句话说，这一章的所有做法，都是在「钱和手续都已经另外想清楚」的前提下，才谈的。杜家的三件事，也是这样处理：卖不卖，多少钱卖，小禾买不买得起，这些由他们自己和懂行的人去商量。诊断只负责一件事：不管最后怎么选，选完以后，那块新土能不能让一家人的日子走顺。

这样划界，不是推卸，是诚实。一把尺子只量它量得了的东西。

◆ 三、买房：签字前的三个问

先从买房说。

买房，在这套尺子里，是一个新 E 要进来。看房的人，通常看三样：位置，价钱，户型。这三样都重要，也都在本书之外。本书想加三个问，是平日看房很少问的。

第一个问：**这套房，能推哪几条路径？**

回忆上一章：六条路径，是六种起手的路线。一块 E 好不好，看它对每条路径是推还是卡。看房的时候，可以试着用这个办法走一遍：

从「想要的样子」起手：我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家？比如，想要一家人能在同一张桌上吃饭。这套房的餐厅，坐得下吗？厨房和餐桌的距离，顺手吗？

从「日子」起手：我们现在的一天是怎么过的？早上谁先起，谁用卫生间，谁出门最晚？把这些日子的走法放进这套户型里，走得通吗？

从「土」起手：这套房本身，有什么是动不了的？采光，噪声，楼层，窗外是什么。这些动不了的东西，会把日子往哪个方向推？

三个起手，各走一遍。走得顺，说明这块土对这家人是推；走不动，是卡。不要只问「房子好不好」，要问「它推我们往哪里走」。

第二个问：**带了哪些旧的 D 进去？**

搬进新房的，不只是家具，还有一家人已经走了二十多年的日子的走法。杜家每晚带货回家，这个习惯，会不会随着搬家，原封不动地搬进新房？如果会，新房再大，也只是换了一个地方堆货。

所以看房时要多问一句：**我们打算原样带进去的习惯，有哪几条？有哪几条，趁这次搬，想留在旧房子里？**

第三个问：**这套房里，有没有给「变」留位置？**

一家人的日子，三年、五年后一定会变：孩子长大了，老人来了，生意换了方向。房子要是把每一寸都排满，把每一个角落都定死，那它在入住的第一天，就已经冻住了。

不必看出多深的学问。看房时随手问一问：这间房，将来能不能换个用途？这面墙，能不能打开？这个角落，空着是不是也说得过去？留白，在这里是一个实在的东西。

三个问，一个下午问不完。建议：**看中的房子，至少要在非周末的傍晚，再去一次。** 看看下班时间的楼道，听听晚上八点的声音，闻闻做饭时间的气味。白天的房子是样板，傍晚的房子才是日子。

买下之后，还有一段容易被忽略的时间：**入住的头一个月。**

头一个月，家具往往还没配齐，东西还在箱子里，人对新房的态度是试探的。这个时候摆下的东西，位置多半是随手的：沙发靠这面墙，因为这面墙最空；餐桌放这里，因为搬运师傅说放这里；鞋柜在门口，因为不知道还能放哪。

随手的东西，三个月后就成了「本来如此」。

所以头一个月，建议一家人做一件小事：每周日晚上，花十分钟，一起在屋里走一圈，每人指出一处「用着不顺」的地方。不必立刻改，先记在一张纸上。到了第四个星期，把这张纸摊开看，会发现有两三条是重复的。重复的那几条，才是新土真正的脾气。其余的，多半是还没适应，过些日子自己就顺了。

这个办法的好处，是把「改」放在「记」后面，中间隔了一段时间，不容易为一时的别扭乱动。

◆ 四、旧房卖不卖，诊断一遍

现在回到杜家的第一件事：县城的旧房，要不要卖掉换新楼盘？

先强调：卖不卖，不由本书说。本书做的，是把方晴上一章填的那三页表，再翻出来，加几栏。

上一章的结论是，旧房的固化点是「货的来路」，一圈做下来，走廊腾开了，小禾的房间可以住人，但客厅又成了新的乱处。这说明旧房这块土，在一轮松动之后，仍然有它的脾气。

现在多一个问题：如果搬进新楼盘，这块土会不会重来？

方晴把问题拆成三条。

第一条：旧房的 E，对哪几条路径是推，哪几条是卡？上一章记下的账是：它把「现状」那几条路径推得很顺，把「想要的样子」那几条卡住了。这块土的毛病，不全是房子的毛病，有一半是它**太顺着旧日子**。

第二条：如果换新房，哪一部分是 E 的变化，哪一部分是 D 的变化？新楼盘户型方正，有电梯，有地下车位，这些是 E 的变化。每晚带货回家，是 D 的惯性，不会因为楼层变了就自动消失。

第三条：新房能不能给第三种原理（想要的样子顶撞眼前的土，逼日子换走法）一个更好的发动条件？比如，有电梯、有车位以后，带货回家变得更容易，反而会让货回流更顺。这个，值得杜明远自己想一想。

三条问完，没有出现「卖」或者「不卖」的结论。可是出现了几件很具体的事：

一，无论卖不卖，**货的最后一公里**这件事，要先在旧房里试通。试不通就搬，货还是会跟着搬。

二，新房如果选，**户型里要有一处专门放货的位置**，大小固定，写在合同之外的家规里。

三，如果最后决定不卖，旧房也可以做一次「小搬家」：不换房子，只把家具重新排一遍，把每个房间的用途，当成新房来重新分配。这样做，也是在抓住一次松动的缝。

杜明远听完，说了句挺实在的话：「也就是说，卖不卖，我心里的账不变，但无论怎么选，这三件事都得先做？」

「对。」方晴说，「这三件事，不花钱，也不影响你们怎么算账。」

这里有一个容易忽略的对照：**旧房的冻，和新房的冻，不是一种冻**。

旧房的冻，是二十三年沉下来的。走廊的窄、厨房的油烟味、阳台封起来的那一块，都带着日子的印子，要松，得一点点撬。新房的冻，是还没落定就被随手定下来的。第一个月摆下的位置，三个月后就硬了。前一种冻得深，后一种冻得快。

所以同样是「解冻」，两边的手法不一样：对旧房，要有耐心，一轮一轮地松；对新房，要有克制，别急着摆满。杜家如果最后换了新房，第一年最要紧的功课，不是布置，是**忍着不布置**。

◆ 五、租房：一块轻的试验田

租房在这套尺子里有一个特别的位置：它是**可逆的 E**。买房是一块沉的土，落下去，退出的代价很大；租房是一块轻的土，到期可以走，可以换，可以试。所以租房最适合做的事，不是凑合住，是当成一次试验。

说一个具体的人。

郑岚，二十九岁，在县城新开的一家连锁药店做店长，去年九月租了一套四十平米的一居室，租期一年。房子在四楼，朝西，客厅连着厨房，一张床，一个旧衣柜，房东留下一张折叠桌。

搬进去的头两个月，一切顺利。她下班晚，十点前后到家，洗澡，吃点东西，睡觉。第三个月的一个周四晚上，出了一件小事。

那天她难得八点到家，想煮点面。灶台在客厅一角，她站在灶前，背对着屋子，汤一开，蒸汽扑到身后那面墙上，墙角的壁纸卷起一道边。她转身，看见折叠桌上摊着没洗的杯子，床上堆着白天换下的衣服，衣柜门关不严，夹着半截袖子。她站在那里，忽然觉得这间屋子「不是她的」，像一个落脚的地方。

她没有叹气，拿出手机，在备忘录里打了一行字：「周四晚，煮面，转身，屋里什么都在眼前。」

这一行字，就是租房最值钱的东西：一条被记下来的别扭。

郑岚后来每月写一句。写到第五个月，备忘录里有了五句：煮面时背对屋子；衣服没处挂，堆在床上；晚上回家，没有一盏灯是「到家的灯」；周日想看书，窗边那把椅子只有下午四点前有光；朋友来过一次，站在门口说「你这儿挺小的」，她笑着说是，心里却记了很久。

五句放在一起，用第23章的话查一遍：固化点是「屋里一眼望尽，什么都在眼前」；E=H(S,D) 对不上，她想要的是下班后有个能松下来的地方，日子的走法是晚归，眼前的土是一间没有层次的小屋。这块土对 DSE、ESD 这些路径是推的：晚归，随手一扔，样子乱，再顺势乱下去；对 SDE 是卡的：想要一个松下来的地方，落不到土上。

她的办法很小。用一块布帘把床和灶台隔开，花了八十块；在门口放一盏小台灯，进门第一件事开灯，不开顶灯；衣服挂到门后一排挂钩，不再上床。三样东西，加起来不到两百块，是租房可以做、搬走又可以带走的。

一个月后她写下第六句：「煮面时，背后是帘子，不是床。」

郑岚的故事里还有一个细节值得带走：她那五句话，没有一句写着「风水」，也没有一句写着「不吉」，全是日子里的一个具体瞬间：背对屋子煮面，衣服堆在床上。**诊断从一个瞬间开始，比从一个方位开始，离土近得多。**

租房的好处就在这里：每住一个月写一句话，一年下来十二句，就是一份很具体的「我需要什么样的土」。到期前，翻出来读一遍，比任何户型图都说得清楚。郑岚后来续租了，没有搬。她说，不是房子变好了，是她知道了自己要什么，住着住着，房子开始往那边靠。

◆ 六、装修：先问日子再问样子

装修，是新 E 进来的最直接的方式。一面墙被推倒，一盏灯被挂上，一块地板被换掉，整块土的脾气，都会改变。

装修最常见的问题，不是做得不好，是**做得太快，做得太满**。

快，是因为装修有工期，有预算，设计师催着确认。满，是因为每一处都想「一次到位」。可是前面说过，每一处「一次到位」的地方，都在把 E 往冻住的方向推。

本书对装修，有四个提醒。

第一，**装修之前，先写一周的动线。** 一家人，一周之内，在这套房里怎么走：早上谁先起，谁去哪，几点；晚上回来，鞋放哪，包放哪，外套挂哪。随手画在纸上，不用精确。这是 D。装修图纸画的是 E，图纸要对着 D 画，不是只对着「好看」画。

方晴把这个办法教给小禾。小禾做设计，天天给别人画图，轮到自己，反倒是第一回认真记录自己一周的动线。她发现，自己最常去的地方，是窗边那一小块地方，每天十次以上。可图纸上，那里原来是一块「预留」。

第二，**留白。** 每个房间，留一块「现在还不知道干什么」的地方。装修时留，入住后不要急着填。这块空白，将来是给 D 的变化留的口子。

第三，**优先选择能改的做法。** 同样是做一面柜，固定在墙上的，和落地可移动的，是两种东西。前者更好看，也更结实，可是改起来很贵；后者朴素一点，改起

来很便宜。哪些地方用前者，哪些用后者，看这个地方将来变不变。厨房、卫生间，用途稳定，可以固定；书房、客房、储物间，将来可能换用途，尽量留活口。

第四，**不要只动符号**。 装修时常有人在颜色、摆件、方位上花很多心思。这些不是不重要，是它们在 E2 的符号态里，是整块土里最容易动、最不容易触到根的一层。如果动线不顺，光线不够，墙面隔不住声音，再对的颜色，也只是把问题涂得好看一点。

装修完以后，有一条建议：**入住后第一个月，不要买任何装饰品**。 先让一家人住进去，看看哪里空，哪里挤，哪里不顺手。一个月后，空出来的地方，才是真正需要东西的地方。

再讲一个杜家之外的例子。陈姐，三十八岁，在县里一家单位做会计，三年前装修了一套新房。她当时请了朋友推荐的设计师，图纸漂亮：整面墙的定制柜，电视墙做了造型，餐厅一盏大吊灯。

住了三年，她说了一句话：「房子很好看，可我总觉得它不是我的。」

问她哪里别扭，她想了半天，说：「我家孩子放学回来，书包没处放，往沙发上一扔，我就念叨。」

查下来，是柜子的格子，全按「展示」做的，没有一格是给书包的。动线图上，从门口到孩子房间，要绕过餐桌，书包没有一个落脚点，只好落在沙发上。整套装修，E 是漂亮的，可 D（孩子每天回家那一段）没被画进图纸。

这类事很常见。图纸画的是土，日子没被画进去，土就按自己的脾气长。三年里，沙发上的书包，念叨，争执，一回回把「我们家」这个样子写成了「总在催孩子的家」。

陈姐后来的办法很简单：在门口加了一个矮凳，凳下一格放书包。花了不到两百块。她说，那天晚上孩子放学回来，书包放好，她半天没念叨，反而觉得有点不习惯。

这件小事，说明装修最值钱的，往往不是大件，是**日子里那个最不起眼的落点**。

◆ 七、老宅翻修，奶奶去留

现在说杜家的第二件事：老宅。这件事比第一件难，难在它不只是房子。

先看 E。老宅是乡下的一座老砖房，坐北朝南，屋顶漏过，灶间的墙裂了一道缝。木门，木窗，院子里一棵枣树，是明远小时候爬过的。

再看 D。杜奶奶七十八岁，每天五点起床，先去院子里转一圈，再去灶间烧水。上午在院子里择菜，下午在门口坐着，和邻居说话。晚饭七点以前吃完，八点睡觉。这是几十年没有变过的日子的走法。

最后看 S。奶奶想要的，用她的话说是：「我在这里，熟。」

这里有一个要紧的地方：老宅对奶奶来说，不是一座房子，是**自我界**的一大块。第13章讲过：记忆、身份、情绪、意志，这些属于 E1 的自我界。奶奶的身份，是这座院子里的杜家老太太；她的记忆，在那棵枣树下、那口灶台边。她说「不走」，说的是「我不愿意把我自己从这块土上拔起来」，并不只是不愿意去县城住。

用方程看：

E=H(S, D)：老宅的土，和奶奶想要的样子、她的日子的走法，是**对得上的**。这是这块土的力量。只是屋顶漏、墙裂，是土本身在变差。

D=G(S, E)：奶奶的日子，在老宅里顺，因为每一步都在她手熟的地方。

S=F(D, E)：奶奶过成的样子：自在，熟，有一点倔。

三条都成立。老宅的问题，不在方程，在 E 的物理状态：屋顶，墙缝。

这时候，如果硬把奶奶接到县城，结果会是什么？县城的房子，E 变了；奶奶的 D（五点起床转院子，午后坐门口）在楼房里没有落脚的地方；S（熟，自在）失去了依托。三条方程，从全部成立，变成全部走向不等式。

这就是为什么老周常说「老人挪不得」。他的话里带着一点迷信的口气，但里面藏着一个真道理：**一块与老人的日子对得上的土，比一间新房更值钱**。

所以老宅这件事，诊断出来的方向是：

一，**先修 E 的物理毛病，尽量不动 E 的格局。** 屋顶补漏，灶间的墙缝处理，电线和炉灶的安全检查。这些是必须做的。院子、枣树、灶台的位置、门口那块坐的地方，尽量原样不动。

二，**修的时候，让奶奶在场。** 不是征求意见，是让她看着。因为这座房子对她是自我界的一部分，她看着它被修，是她参与了这次回写。

三，**给 D 加一个缓冲：安全。** 奶奶一个人住，真正的风险不在风水，在摔倒、在夜里不舒服没人知道。卫生间加扶手，夜里有小灯，手机上有一个最简单的联系办法。邻居、村里的卫生所，也可以说一声。这些不改 E 的格局，只给 D 补一道保障。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四，**把「接来县城」从「搬」改成「住几天」。** 杜奶奶来县城小住的那几天，睡在小禾腾出来的房间里，院子是没有了，但有人陪，有人说话。住几天，回去，再住几天。这样，两块土之间，有了一条往来的路。

老宅翻修，最后没有变成什么大工程。杜明远回乡下，找了老邻居的泥瓦匠，用了八天，把屋顶和灶间处理好。院子，一棵草也没动。

奶奶站在枣树下，看着新补的屋顶，说了一句：「还是这个样儿。」

这句话，是对老宅这块土做的一次最好的验收。

老周也被叫去看过一回。杜明远请他到老宅，说是「帮看看风水」，其实心里有点打鼓，怕他开口就说要拆要改。

老周在院子里转了两圈，在灶间门口站了一会儿，又蹲在枣树下看了看根。

「不用动。」他说。

杜明远愣了：「就这一句？」

「你要我说点什么，我也能说。」老周站起来，拍了拍膝盖，「可你妈在这儿住了五十多年，这块地跟她的脾气已经对上了。我要是现在跟你说东边缺个角、西边该挂面镜子，那是欺负你妈，也欺负这块地。」

他顿了顿，又说：「屋顶漏，你修。灶间那道缝，你补。别的，别碰。」

这一番话，若按本书的话翻出来，几乎是一字不差：土和日子已经对上，要修的是土的毛病，不是土的格局。一位看了三十年风水的先生，肯在一座老宅面前收起罗盘，说明他心里也有一笔账，只是那笔账用的是他那一行的话。

奶奶在旁边听见，难得笑了一下，说：「这个人说话还中听。」

◆ 八、搬家：带什么，留什么

搬家，是所有时机里最彻底的一个。

整间屋子的东西，都要被拿起来，一件件决定：带，还是不带。平时没有哪个时刻，让人这样认真地对待自己的东西。

搬家前，建议做一件事：**把家里的东西，分成三堆**。

第一堆：**还在用的**。就是这一两年里，实实在在用过的。这一堆，带走。

第二堆：**留着有话的**。一件东西，用不上，也不好看，但它背后有一个人、一段日子。奶奶的一把剪子，孩子小时候的一双鞋，朋友送的一个杯子。这一堆，不用急着处理，但要问一句：它是在支撑一段记忆，还是在占着一块地方？留可以留，留的位置要有名分，不是塞在柜子最深处。

第三堆：**说不清为什么留着的**。这一堆最要紧。说不清为什么留，往往是因为它在替一个没人说出来的 D 站岗：比如，「万一哪天用上」，比如，「扔了不吉利」。这些理由，大多数不经问，一问就散。

方晴搬家的做法，是把第三堆单独放进两个纸箱，写上日期，搬进新家，放在一个角落。半年后，如果谁都没有打开过，就送人或扔掉。这样做的好处，是不逼自己一次想清楚，又给了「放下」一个期限。

搬家的第二件事，是**新家的头一周，不要摆满**。 先把必须的东西放好：床，吃饭的桌子，常用的灯。其他的，一个箱子一个箱子地拆，每拆一个，问一句：这个东西，放在哪里，我们的日子会更顺？

搬家的第三件事，是**留意第一个晚上**。第一个晚上，是一家人和新土第一次对话。谁睡不着，谁半夜起来找水，谁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这些细节，是新的 E 和旧

的 D 第一次摩擦。记下来，不用多，一两句。一周后翻出来，可以知道新土的脾气。

至于选日子、看吉时，这类旧俗，不必一概摒弃。有一个现实的好处：一家人为一个日子商量、等待、一起做准备，这个过程本身，是一次共同的回写。日子选在哪天，不如全家人一起出了力。

搬家还有一个常被低估的环节：**旧房怎么交出去**。

旧房子里有一家人二十三年的沉淀。墙上的钉眼，门框上量身高的刻痕，阳台角落那块被油烟熏黄的地方。搬走之前，有人愿意在每个房间站一会儿，拍几张照，说几句话，这件事不是矫情，是一次体面的收尾：把这块土里写过的东西，认认真真读一遍，再放手。

读过一遍的东西，才放得下。没读过就硬扔，常常换来新家里的一阵莫名烦躁。这一点，自我界的那一章已经讲过：放不下的，多半是没被好好告别的。

杜家如果最后决定搬，方晴想好了一个小仪式：搬走前一晚，一家人在空了的客厅里，坐在地上吃一顿简单的饭。不说什么大话，只说各自在这套房子里最记得的一件小事。

这顿饭，是对旧土的最后一次回写，也是对新土的第一次开口。

◆ 九、分房：谁住哪间

分房常被当作小事：几间屋子，几口人，商量一下就行。可是房间的归属，会长久地塑造一个人在家里的位置感，进而塑造一家人的关系。

说一户人家。

吕建国，五十一岁，开货运车；妻子苏芳，四十八岁，在超市做理货员；儿子吕晨，十五岁，初三；还有吕建国七十岁的父亲，去年冬天从乡下接来同住。四口人，一套三居的商品房，原来是夫妻一间、儿子一间、一间做书房兼杂物。老人一来，书房腾出来给了爷爷。

分房那天，没有人吵架。吕建国说，书房朝北，小，可离卫生间近，老人夜里方便。苏芳点头，吕晨没说话。

三个月后的一个周六晚上，苏芳在厨房洗碗，听见客厅里电视声很大。她出来一看，爷爷坐在沙发正中间，吕建国坐旁边，吕晨缩在沙发最边上，膝盖顶着扶手，手里捏着手机，没看电视。

苏芳那一刻忽然看明白了：这个家里，爷爷有一间屋，夫妻有一间屋，吕晨也有一间屋，可是客厅沙发上，没有一个位置是吕晨的。以前书房是「公共」的，他写完作业常去那里待着，现在那里成了爷爷的卧室，他的位置，不声不响地没了。

她没有当场说什么。第二天，她用第23章的表，先写了固化点：「吕晨最近不爱出房间，出来也坐边上。」

再查三方程。E=H(S，D)：这块土给吕晨的，只有一间卧室，关上门就是他一个人；他想要的样子，是在这个家里有个靠得住的位置；日子的走法，是写完作业到睡觉前这一个半小时，原来在书房，如今无处可去。不等式。

查六路径，逐条问这块 E 是推还是卡：从日子起手的两条，现在被推向「回房间关门」；从土起手的两条，也推向同一个方向；而从「想要的样子」起手，想要的是一家人有个共同的地方，E 卡住了，因为客厅的沙发早已被排成「长辈主位」。

查三原理：日子与土顶撞，样子本该改，可是没人觉得这是个「样子」问题，当作孩子到了青春期的正常表现；这一条转不动。

方案只动一处。苏芳没有去动房间分配，她在客厅靠窗那一边，放了一把带扶手的单人椅，一盏落地灯。没有说是谁的。周日晚上，吕晨从房里出来，看了一眼，坐了上去。

爷爷看了看，没说话。吕建国张嘴想说什么，苏芳在桌子底下碰了他一下。

三周后，苏芳把住后回看写在手机里：「椅子在，他每天坐，大约四十分钟，不说话，但在。」

苏芳后来还做了一件事：每月第一个周日，让每个人在饭后说一句「这个月我在家里最舒服的地方」。吕晨第一次说的是「窗边那把椅子」，爷爷说的是「书房的床，朝北，凉快」，吕建国愣了一下，说「驾驶室」，一桌人笑了。笑是一个信号：位置有了名字，就开始被记住了。

分房，最容易冻住的不是房间，是房间之外的那些位置。房间可以小，位置要有。分之前，让每个人说一句「我最在意这间房的什么」；分之后，看一看每个人在公共的地方，有没有一个坐得下去的点。

◆ 十、小禾想在深圳买小户型

第三件，最容易出岔子的一件。先重申边界：她买不买得起，该不该买，什么时候买，房价如何，这些不是本书的事，要由她自己和懂行的人去算。本书只替她看一件事：她要买的那块土，和她的日子、她想要的样子，对不对得上。

小禾把方晴在老家用的诊断表，拿到深圳，自己填了一遍。过程分了三个晚上，下面按表的六步走。

第一步，找固化点。

周二晚上，小禾在合租的小屋里，对着手机备忘录写了三句：

一，周末想安静画图，隔壁总有人进出，一画就是半个小时被打断。二，想养一只猫，合租协议不允许。三，想请爸妈来住几天，没有地方，上次他们来，在附近订了酒店。

三句话她看了很久，发现是同一个点：**她在这座城市里，没有一块自己说了算的土。**她把它写成一句：「十二平米，什么都得商量。」

接着问这一处是 E、D 还是 S 的冻住。她写：属于 E（十二平米，共享客厅），连着 D（周末赶图要整块时间）和 S（想有个能待客的家）。

第二步，查三方程。

E=H(S，D)：对不上。想要的样子是安静、自在、有地方待客；日子的走法是早出晚归、周末赶图；眼前的土是一间小房和一个共享客厅。不等式。D=G(S，E)：日子在这块土上不顺，周末那段整块的时间，总被打断。不等式。S=F(D，E)：现在的样子，是「一个人在别人的房子里租了一间屋」，不是她想要的。不等式。

三条都不等式，来源一致：没有自己说了算的土。这说明需求是真的。

第三步，查六路径：这块 E，推还是卡。

她把要买的那套也拿来比。那是一套四十二平米的一居室，朝南，层高三米一，客厅不大，阳台封了，地铁十五分钟。她先查现在的合租，再查那套。

现在的合租：从「想要的样子」起手的 SDE、SED，被卡死了，想安静，土给不了；从日子起手的 DSE、DES，被推向「在别人的节奏里赶图」；从土起手的 ESD、EDS，同样被推向「将就」。这块土只推「现状」，卡着「想要」。

那套小户型：SDE，想要安静待客，她打算把客厅的一边做成工作区，另一边留出一张可以坐四个人的小桌，这条路，土看起来是推的，但要看窗外和隔音，待查；SED，先想样子，再看土能给什么，四十二平米给得起，但要看收纳；DSE、DES，日子是早出晚归、周末赶图，书桌临窗，能给一块像样的光，推；ESD、EDS，从土起手，层高三米一，有夹层的可能，这个她最熟，是推，也是陷阱，因为她会一进门就想怎么改，忽略这块土现在的脾气。

她在备忘里写：「六条里五条看着是推，一条待查（隔音），一条是我自己的职业病。」

第四步，查三原理。

S 与 D 顶撞→E 变：想要安静、日子要赶图，这两样撞上了，能逼出一块新土吗？买房就是这个动作，转得动。D 与 E 顶撞→S 变：日子在新土上，会不会把样子写成想要的？这要看她打算带进去的习惯。S 与 E 顶撞→D 变：想要的样子和新土撞上，能不能让她换一种日子的走法？

她在第二条前停了很久。她发现，自己合租三年养成的习惯是：吃饭不定时、工作到很晚、家里没有一个像样的吃饭的地方。这些 D，会原样搬进新家。如果不改，新家一个月后，就是旧家的缩小版。

第五步，定方案。

最堵的一处是什么？不是「买不买」，是**她带进去的那几条旧 D**。所以方案落在看房和入住前的四件事上，户型改造不在其中：

一，周末安静的条件：楼层、隔音、窗外的声音，傍晚去听，周六上午再去听一次。二，待客的位置：留一块地方，坐得下四个人，不是「以后再说」。三，留白：一个角落，现在不知道干什么，入住后三个月不放东西。四，不靠意志的支

撑：在餐桌的位置上，先定下来，每周至少有三晚在这张桌上吃饭，买第一件家具时，先买桌子，而不是沙发。

方案里没有一条涉及价格，价格另有人帮她看。

小禾给爸妈打了视频。方晴听了一半，问：「你是不是该给你爸画张图？」

「画什么图？」

「画你住进去以后，周末一天怎么过。」

小禾笑了：「我知道了，是 D。」

第六步，住后回看，再回写。

她还没有买，这一步她提前做了一半：把这张表存进手机，设了三个复查日，假设某一天入住，一周、一个月、三个月各问三句话（方案还在不在、撑住的是哪一点、有没有新苗头）。她又在表的最后一栏写了回写：把「每周三晚吃饭」写成一条贴在门后的纸，把「角落留白三个月」写进日历。

更实在的一步，是她租下了那个片区的一间短租房，住了一个周末。周六早上七点，她被楼下早点摊的叫卖声吵醒；周六中午十二点，楼道里很安静；周日晚上，隔壁的电视声透过墙传过来，不大，但听得出节目。

小禾在短租房的那个周日晚上，还做了一个小实验：她把带去的一块小桌布铺在餐桌上，摆了两副碗筷，给自己煮了一碗面。吃到一半，她发现这是她三年来第一次在一张属于自己的桌子上正经吃饭。她没有拍照，只是多坐了一会儿。

她把这三条写进备忘录，然后做了一件决定性的事：她没有立刻下结论。她把这份记录发给了爸妈，说：「我还要再看两个片区。」

杜明远回了一条语音，说得很慢：「你自己走过、听过的，比我们说什么都强。」

这一圈走下来，小禾没有买，也没有不买。她把一个模糊的冲动，变成了一张可以复查的表。买不买，之后再说。

她想要的，从来不是一套房子，是一块自己能写的土。

◆ 十一、三件事先后，十件小事

杜家的三件事，同时压在一个秋天里，很容易乱成一团。这里给一个排法，不是唯一的排法，是一个试着不乱的办法。

先排**最不可逆的**。老宅翻修，一旦动了格局就回不来，所以放在最前面，且只做必须的：屋顶和灶间。这一步不用想太多，做完就完。

再排**最容易回流的**。旧房的货，走廊的货，这是上一章的第一圈，要先试通。因为它不通，后面不管卖房、搬家，都会把同一个毛病带到新地方。

最后排**最需要时间的**。小禾买房，要写一年的话，要傍晚去看，要反复问。这件事越急越容易出错，放最后，慢慢来。

这个排法，背后是一个简单的原则：**先做改不回来的最小的那一刀，再做最容易回流的那一件，最后做最需要想的那一件**。

另外，三件事之间，有一条看不见的线：它们都牵着同一个人的位置。杜明远是儿子，是丈夫，是父亲，同时也是店主。旧房的货，是店主的事；老宅，是儿子的事；小禾，是父亲的事。三个身份挤在一个人的一天里，难怪他吃饭慢。

所以方晴提了一个建议：每周日晚上，一家人（小禾视频连线）开十分钟的会，只说一件事：这周，三件事里，哪一件往前挪了一点。不要求挪多少，不要求做决定，只要求说出来。

十分钟，说出来，就是一次小的回写。三件事因此有了共同的节律，而不是各自在杜明远一个人的心里打转。

三件事的先后排好了，最后把这一章所有的做法，浓缩成十件明天就能试的小事。不花钱，不需要谁同意，一个人也可以先试。

一，**记一周动线**。　在一张纸上，画下一家人一周内在家里怎么走：谁早起，谁晚睡，鞋放哪，包放哪。不用精确，只要看得见。

二，**每个月写一句话**。　这个月，这个家里，用得最顺的是什么，最别扭的是什么。写满十二句，就是一份很具体的需求。

三，**问一遍「六条路径」。**　看着自己的家，问：这块土，推我们往哪个方向走，卡我们往哪个方向走？

四，**找一块「说不清为什么留着」的东西。**　一个箱子，一件家具，一个角落。写上日期，半年后再看。

五，**给一个房间留白。**　选一个角落，在未来三个月里，不放任何东西，看看会发生什么。

六，**找一个「位置」。**　看看家里每个人，有没有一个只属于他的位置：一个座位，一个柜子，一块墙。没有的，给他安排一个。

七，**傍晚去看房。**　如果正在看房，换一个时间，下班后再去一次。听声音，闻气味，看灯光。

八，**搬家前三堆。**　还在用的，留着有话的，说不清的。第三堆，放进纸箱，写上日期。

九，**第一个晚上记两句话。**　搬进新家，第一个晚上，谁睡不着，谁起来了，各记一句。

十，**给每一次改动标一个复查日。**　不管是一盏灯，一张桌，还是一条家规，都在日历上标一天：三个月后，再看一眼。

这十件事，不必都做，也不必按顺序做。挑一件今天最顺手的，做了，再看。做的时候，别想着「这样能改运」，想着「这样日子会不会顺一点」。后一个问法，更贴近方程，也更不容易失望。

如果试了一件，发现什么也没变，也不要紧。没变，本身就是一条信息：说明那一处的冻，比想的深，需要换一个入口。入口换了，再试一次。

十件事里，有七件不花一分钱。其中最小的一件，是第十件，也是最有用的一件：**给改动标一个复查日。**　因为只要有复查日，每一次松动，就都留着再松一次的口子。

◆ 放回日子里

回到开头那个秋天的晚上。

三件事，三个方向。方晴说它们其实是一件事，杜明远当时没有听懂。过了一个月，他听懂了。

旧房那边，货的最后一公里试通了，走廊空着，小禾的房间可以住人；卖不卖，他和方晴还在慢慢商量，没有结论，但商量的时候，他们谈的不再是「房价」，而是「我们想要什么样的日子」。

老宅那边，屋顶补好了，枣树还在，奶奶在院子里择菜，邻居每天上午会来看一眼。

小禾那边，她按自己填的那张表，租了一个周末的短租房，听了一晚上的声音，决定先不急着定，再看两个片区，再多写几句话。

三件事，没有哪一件有了「结局」。可是三件事，都从「要不要」，变成了「怎么让这块土，和我们的日子对得上」。

今晚能试的，只有一个：找一张纸，写下家里这几件难事中的一件，在旁边画三个小圈，分别写上 S、D、E，问一问：这件事里，是哪一个圈冻住了？

只问，不答。让这个问题在家里放一晚上。

带 走 的 话

每一道缝，既能松开旧的冻，也能冻上新的；要紧的是先问一句：这块新土，和我们的日子对得上吗？

小　账

这一章里的 E，让方程更和谐了，还是走向了不等式？ 杜家老宅与奶奶的日子对得上，强行接来县城会让三条方程都走向不等式；旧房把现状推得太顺，要先试通货的最后一公里；小禾的小户型要先看它推哪几条路径。

固化在哪里？ 解冻从哪一处下手？固化在「新土会带着旧习惯搬家」；先写动线、留白、给每次改动标复查日。

◆

25

第 25 章

店铺、办公室、学校、村落——公共空间的风水

◆ 一、二十年没挪过的货架

杜明远的五金店开在惠州县城的老街口，二十年了。

你要是进去过，大概会记得那股味道：机油、铁锈、新锯开的木头，混在一起。进门左手是螺丝和钉子，一格一格的小抽屉，贴着手写的标签；右手是水管接头，再往里是电工用品；收银台在最里面，靠着后墙，抬头能看见整条通道。

这个格局，是开店头一年定下来的。那时店里只有他和方晴两个人，货也少，货架怎么摆都顺手。后来货多了，新货架一排一排往里加，老的不动，因为一动就要把上面的货全搬下来，再一件件重新上架，一个周末干不完。

于是二十年没挪过。

前几年，小区里装修的年轻人开始来了。他们进店站在门口，往里看一眼，不知道该往哪走。有人问一句"有没有……"，明远从后面应一声，他们就站着等。也有人什么都没问，转身走了。明远说，现在的人真怪，进来看一圈就走。

方晴有一回帮忙看店，说了一句："他们不是看一圈就走，是没看见他们要的东西。"

明远没接话。他看着自家的货架，看了很久。那些货架在他眼里从来没有"格局"这回事，就是店。

这一章要讲的，就是这种"就是店"。

前面二十四章，我们看的多半是一家人的屋子：一间卧室，一条走廊，一座老宅。屋子里的 E 是这家人一代代回写出来的，认识它、松开它，说到底是一家人的事。可是你想一想，店铺、教室、办公室、村子，这些地方不属于哪一个人。它们的 E，是许多人的日子一起写进去的，也一起冻住的。

所以这一章问的是：**许多人共用的 E，冻住以后，从哪里下手去松？**

◆ 二、店铺的旧说法和新问题

先把旧书的说法摆足，它在这里是有道理的。

讲店铺的风水，常见的说法大致有这么几条：门要开得敞亮，气进得来；收银台要放在"财位"，通常是进门斜对角、能看见整个店的位置；收银台后面要有靠，不能背对大门；货物要摆得"聚"，不要散；门口不能有尖角对着，不能被电线杆、大树挡住。

这些话你拆开来看，大半是做生意的人几代下来的经验。门敞亮，顾客愿意进；收银台看得见全场，防贼，也方便招呼；货摆得聚，好找；门口被挡住，人家根本没看见你开着门。

旧书把这些经验收成"财位""聚财""挡财"，是它的语言。可它抓住的东西是真的：**一家店的样子，决定了顾客怎样走进来、怎样停下来、怎样掏钱。**

问题出在两处。

第一处，旧书给的是一张通用的图。门向、财位、水口，写在书里，不随时代变。可是顾客变了。二十年前进五金店的，是师傅、工头、懂行的街坊，他们知道自己要什么，进来直奔货架，喊一声老板就行。现在进来的，是头一回装房子的年轻夫妻，他们不知道自己要什么，要看见，要摸到，要有人问一句。同一个门、同一个财位，二十年前是和谐的，现在不是了。

第二处，旧书默认"店"是店主一个人的。财位对不对，是老板的运。可店不是一个人的。顾客、伙计、送货的师傅、隔壁的铺子，都在往这个空间里写。老板自己并不是那个唯一的写者。

接下来，我们换成方程看。先问一件事：公共空间和一个家，到底差在哪里？

回忆一下前面讲过的：风水是 E 对方程运行的影响，而 E 是被 S 一遍遍回写出来的。

在家里，这件事的主角比较清楚。一家人的日子（S）显出来，沉到房子里，成了走廊的走法、厨房的用法、客厅的座次（E），再反过来影响一家人往后怎么过。回写的人就是这几个人，彼此认识，吵得起来，也谈得拢。

到了公共空间，有三处不同。

第一，写的人多，而且互相不认识。 一间教室里，四十个孩子，一位老师，加上上一任老师，加上学校的总务、装修的工人、定课桌尺寸的教育局文件。这些人谁也没有和谁商量过，却都往同一间教室里写。教室的 E 不是哪一个人的意思，是一层一层叠上去的。

第二，写的人里，有很多是"早就不在场"的。 货架是二十年前摆的，课桌的排法是上一代人定的，办公室的隔断是十年前的装修队留下的，村口的水塘是祖辈挖的。他们早已不在这里，可他们回写的东西还在，而且在这里最硬。

第三，要改的时候，得许多人点头。 在家里，夫妻两个商量好，周末就可以挪一张床。在公共空间，挪一个货架要和伙计商量，改一间教室的桌椅要过校长，动一个村的祠堂要开全村的会。每一道点头，都是一道"不等式"的缓冲：谁都不愿意第一个担责任。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一条记下来：

公共空间的 E，由许多人的 S 一起回写；写的人越多、越早，E 越硬，固化越深，解冻越难。

它难，不是因为风水更"凶"，是因为改它需要的同意更多，而每个同意都有自己的理由。

接下来，一个空间一个空间地走，每个都问同样三件事：哪里固化了；三条方程里哪一条成了不等式；从哪一处能松开。

◆ 三、五金店：货架成了一堵墙

先回到杜明远的店。

哪里固化。

固化的不是货架本身，是货架背后的一整套东西。我们按 E 的三个层面一层一层看。

在现实界里，是那几排顶到天花板的铁架子，是靠着后墙的收银台，是那条窄窄的、两个人错身都要侧一下的通道。

在理念界里，是明远心里没说出口的规矩："货是按进货的先后摆的""老顾客知道在哪""新货往里放"。这些没有写在任何纸上，可二十年来伙计都是这样摆的。

在自我界里，是"这家店就是我的"那份感情。每一件货放在哪，他闭着眼睛都摸得到。这份熟悉本身就是他的内能，是店里最实在的东西。可也正因为它实在，它最难松。

这三层缠在一起，货架就成了一道墙：不只是物件的墙，也是一道"没有人想到可以不是这样"的墙。

哪条方程成了不等式。

三方程里，成问题的是 S=F(D,E) 和 E=H(S,D) 这两条。

先看 S=F(D,E)：店显出来的样子（S，也就是顾客进来之后的感觉：好找不好找，敢不敢问），由顾客的走法（D）和店里的布置（E）一起定。现在 D 变了：顾客从"直奔货架的老手"变成了"站在门口张望的新手"。E 没变。D 变、E 不变，S 就掉下来了：店显出来的样子，是"不知道往哪走"。

再看 E=H(S,D)：新的 E 应该跟着目标的 S（顾客容易找到、愿意买）和现有的 D（新顾客的路径）一起写。E 却二十年没写过。它在回应的，是一个已经不存在的 D。

更细一点，用六路径来看。在这家店里，从 E 起手的路线（E→S→D、E→D→S）几乎是通的，因为货架在那里，谁进来都先碰上它。只是从顾客的 S 起手的路线（S→D→E、S→E→D）堵了：顾客的感受（"我找不到"）传不回货架那一头，因为没有谁的工作是把这句话转成"挪一挪"。明远听见了，当成"现在的人真怪"；方晴听见了，在家里说，没有回到店里。

三原理里，动力也缺在一处：顾客的 S 和货架的 E 顶撞了（顾客找不到），本该转成 D 的改变（换个摆法、换个走法），只是这个转换没有人来做。顶撞是有的，天天有，转不动。

从哪一处解冻。

不能从整个格局下手。把二十年的货架全拆掉重排，明远的内能先垮了，伙计也不知所措，顾客一进来更乱。

要从一处小的、顾客第一眼就碰上的地方下手：**门口**。

门口那一块，现在是几个堆着的纸箱和一台落灰的电风扇。把它清出来，放一张齐腰高的台子，上面摆十来样装修最常用的东西：胶带、螺丝刀套装、插座、小号水管接头，每样一块手写的牌子，写着用途。不挪货架，不动收银台，只在门口开一格"新顾客的入口"。

这一格有一个好处：它是在 E 上加一个新的小 E，而不是拆旧的。旧的 E 里，明远的内能还在；新的小 E 对着的，是新顾客的 D。方程里多了一个可以重写的位置。

门口摆好以后，会发生什么？这里要慢一点说，因为它说明了公共空间的"回写"是怎样一点一点接上的。

头一个星期，什么也没有发生。纸箱清走了，台子摆上了，顾客照旧站在门口看一眼。

第二个星期，有个小区里装修的年轻女人，在台子前停下来，拿起一卷胶带看了看牌子，问了一句："这个能贴瓷砖缝吗？"

伙计答了她。她买了。

这一笔很小。可它是一次完整的回写：顾客的 S（她停下来、问、买）沉到了台子上——伙计看见这一格有人停，下一回进货时多备了一份瓷砖缝专用的；明远看见，在台子旁边加了一块牌子，写"装修新手先看这里"。台子本身这时已经变了：它不再是明远一个人摆的，它被顾客的脚步和伙计的手一起改着。

你注意到了吗？没有人"决定"要改变这家店。是门口那一格，让顾客的 S 有了地方落下来，落下来的东西又一点一点改了 E。

后面的事情还在发生，不能写成圆满。货架还是那些货架，纸箱有时又堆回门口，明远有一回嫌台子碍事，把它往里推了半米。方晴去看了一眼，没说话，下午又把它推回来。这家店的 E 还在两股力量之间拉扯：一股是二十年的熟悉，一股是新顾客的脚步。哪一股占上风，要看以后一年一年的回写。

可是方程已经松动了一格。一格，就够了。

◆ 四、教室：四十张桌子朝前

方晴教了二十五年语文，现在教的是一间在二楼走廊尽头的教室。

这间教室你大概不陌生：黑板在前，讲台在前，四十张桌子排成六列，全朝着前面。靠窗是一排，靠门是一排，最后一排挨着后墙。哪个孩子坐在哪里，学期初排一次，之后一个学期不动。

旧书讲学校风水，常说的是"文昌位""书桌朝向""座位不要背对门""不要坐在横梁下面"。这些话里有一点值得认真对待：**孩子坐在哪里，的确会影响他怎样读书**。窗边的孩子会走神，最后一排的孩子容易被忽略，坐在老师眼皮底下的孩子不太敢举手。这是教过书的人都知道的事。

换成方程看，教室的主方程是这样的：孩子们学得好不好、愿不愿意开口（S），由教学的路径（D：这节课怎么上、孩子们怎么互动）和教室的布置（E）一起定。

教室里固化得最深的，是**理念界**。

桌子朝前，是因为"老师讲、学生听"这个规矩（理念界的 E）。这条规矩不在方晴一个人心里，它在教室的尺寸里、在讲台的高度里、在学校检查"教室纪律"的评分表里、在家长进来看见"孩子们坐得整齐"才放心的那份心里。这些东西合在一起，把"老师讲、学生听"沉成了教室的物理形状。

方晴不是不知道别的排法。她参加过培训，看过小组围坐的照片。只是她一回到教室，面对四十张朝前的桌子，就发现事情不在她：桌子是固定的尺寸，走道是固定的宽度，隔壁班的老师会看过来，检查的人拿着表格。

哪条方程成了不等式。

这里是 D=G(S,E) 出了问题。

D 是教学的路径。方晴想让孩子们讨论、互相读自己写的句子（目标的 S），但教室的 E 把路径限定死了：孩子们面朝前，要说话只能对着老师的方向，要和同桌说，得扭过头去，一扭头就是"违反纪律"。目标的 S 和现成的 E 顶撞了，本该转成 D 的改变（换个教法），转出来的 D 却很窄，只剩下"举手、站起来、回答、坐下"这一条。

六路径里，堵的是 E→D→S 那一条：教室的布置，限定了课怎么上，课怎么上，又限定了孩子们能显出什么样子。这一条路是通的，通向的却是一个单一的结果：安静、整齐、各自为战。

三原理里，动力是有的，方晴有想法，孩子们也有话想说；只是 S 与 E 的顶撞，转不成 D 的改变。动力在，出口没有。

从哪一处解冻。

不能动那四十张桌子。可以动的，是**一周里的一小块时间和一小块地方。**

方晴后来做了一件很小的事：每周五最后一节语文课，把后排的八张桌子拼成两张大桌，放在教室的后半部，孩子们轮流坐过去，读自己这周写的短句。前面的桌子不动，规矩不动，检查表上的"座位整齐"一项也不受影响。

这件事难就难在，它得是**能被所有人接受的一件小事**：校长看见不会皱眉，隔壁班老师看见不觉得越界，家长看见觉得孩子在读书。它是在一个空间里给"另一种 D"留一处可以发生的地方，而不是把整个空间改掉。

后半部拼起来的那两张大桌，就是教室的 E 里新长出来的一处。孩子们在那里的 S（敢开口、愿意听别人读），一周一周地沉下去，慢慢会变成教室的另一层记忆。

可你要记得，这是写在一间教室里的事，还要看一个学期、两个学期。一个学期以后，桌子是不是还在后半部，没有人知道。

教室里还有一层，容易被漏掉：教室的外面。

方晴的教室在走廊尽头，每天上下学，二楼四个班的孩子要从同一条窄楼梯挤下去。放学铃一响，楼梯口是全校最吵的地方，也是最容易出事的地方。学校的办法是排队、值日老师站岗、墙上贴"靠右慢行"。这些办法都管用一点。楼梯还是那条楼梯。

你看，这又是一个多人共写的 E：楼梯是建校时就定下的，铃声是教务排的，四个班的放学时间是各自的老师各自定的。四个班谁也没有错，合在一起却卡成了一团。

后来方晴和隔壁班的老师私下商量，把两个班的放学错开了三分钟。三分钟，什么也没有改建，只是在 D 里挪了一小格，楼梯口就松了许多。

这件事小到没有人会把它写进总结，可它说明了公共空间解冻的另一条门路：**有时候不必动 E，动一动不同的人踩进 E 的先后，E 就不再那样堵**。路径通了，土才显得宽。

当然，这也还在继续。第三个班的老师说他们下午有课后服务，没法提前，所以现在是两个班错开，两个班照旧。要不要四个班一起排，学校还没有人提。

◆ 五、办公室：一层楼没有墙

杜小禾的公司在深圳南山，一层楼，一百二十来个人，没有一间独立的办公室。

这是典型的"开放式办公室"：长桌子，一排一排，工位之间只有半人高的矮隔板。设计师组在靠窗的一头，市场组在中间，行政和财务在靠近电梯的那一头。中间有一小块"休闲区"，摆着沙发和一台咖啡机。

开放式办公室当初是怎么来的？它的道理很好：打破部门之间的墙，让人随时可以交流，让想法流动。这个道理在建筑和管理的书里讲得很多，不需要在这里重复。

不过小禾所在的设计组，有一个说不出口的难处：**她们要专注，同时又要被打扰**。

画图的时候要静，要把一个空间在脑子里转来转去。可是开放的环境里，旁边有人讲电话，对面有人在开小会，身后有人来问一句"那个文件在哪里"。每个人都在耳朵里塞上耳机，把一个没有墙的办公室，用耳机各自隔成了一个个小小的个人空间。

哪里固化。

这间办公室的固化，有两层。

第一层是现实界：长桌、矮隔板、固定的工位。装修的时候，这些东西就跟水电线路一起做进了地面和天花板，挪一张桌子要找物业、找行政、找装修队。

第二层是理念界，也是更深的一层："开放"这个词本身，已经成了公司的一种身份。它写在招聘启事上，挂在前台的墙上，老板在新员工的欢迎会上讲。你要是提出"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安静的角落"，听上去就像是在反对公司的文化。

哪条方程成了不等式。

主方程 E=H(S,D) 的问题是：这个 E，是为"交流"这个 S 写的，小禾她们现在的工作 D 却有一大半是需要专注的。

用三原理来看：S 与 E 顶撞（想专注，环境不让），本该转成 D 的改变（比如错开时间、换个地方画图），只是公司的 D（上班时间、会议安排）是整个公司统一的，设计组改不动。结果是，顶撞转成了另一种东西：**每个人自己戴上耳机**。

耳机，是这个办公室里的"化煞物"。它让每个人在自己身边勉强造出一点局部的安静，却没有改变 E，也没有改变 D。大家都戴着耳机，交流反而更少了，要说话得先拍一下肩膀，等对方摘下来。开放办公室想要的 S，反倒更远了。

这和第22章讲的"只动符号，解不开固化"是同一件事：耳机只是在 E 的边上贴了一层，没有动里面。

从哪一处解冻。

小禾自己是做室内设计的，她知道不能提"我们要隔墙"。那会撞上"开放"这个身份，也撞上租约和装修预算。

她们设计组做了一个很小的试验：每周二、四下午两点到五点，设计组在休闲区旁边那一小块空地上摆一张可移动的矮屏风，屏风里面是"静音时段"，外面的人不拍肩膀、不问问题，有事先发消息。屏风是行政部门原本就有的，借来用，用完收回去。

这个办法里，有几件事是对的：它没有碰"开放"这个词；它没有动现实界里那些做死了的东西；它在 D 里加了一条小路径（两个固定的下午），让 E 里那块可移动的屏风有了用处。

三个星期后，市场组有人也来借屏风，用来开他们的小会。屏风就不再只是设计组的了。公共空间的回写，就是这样从一个小组，慢慢变成两个小组、三个小组的。

◆ 六、村子：老宅外面那口塘

最后说村子。

杜奶奶住的老宅，在惠州下面一个村里，三十来户，一条主巷，巷口一棵老榕树，树下是一块晒谷场，晒谷场旁边是一口塘，再过去是祠堂。

老周来过这个村子几回。他不是为杜家来的，是镇上人家做事请他看日子，顺路走过。他站在榕树下，指着那口塘说过一句：塘是村子的"财口"，塘水清，村里就兴旺，塘要是被填了，就不好。

老周这话，旧书里有，叫"水口""明堂"。你可以不信，可是请你听完它背后的事。

这口塘当初是怎么来的？是祖辈挖出来的。挖它有很实在的用处：积雨水，养鱼，洗衣，防火，夏天牲口有水喝。它不是地里"本来就有"的风水宝地，是一代一代人的日子（S）沉下来、挖出来、守出来的。村子的好，是塘养出来的，塘的好，是村子养出来的。

哪里固化。

这个村子的 E，是三十来户几代人一起写的，固化得很深，而且是分层的。

现实界里：塘、榕树、祠堂、主巷的走向，还有每户老宅的朝向。这些没有人能一家说了算，一家的墙往外挪半尺，隔壁就有话讲。

理念界里：祠堂里的族规，红白喜事的座次，初一十五谁家出钱出力，谁家的媳妇回来要先拜哪一位。这些规矩有的写在族谱里，有的只在老人的嘴里。

自我界里：每个在这个村子长大的人，对它都有一份放不下的记忆。杜奶奶为什么不肯搬，第13章已经讲过。这份放不下，不只是她的，村里每一个老人都有。

哪条方程成了不等式。

这里最要紧的，是**回写的方向变了**。

我们在第6章讲过：人旺宅旺，人去宅衰。村子的 E 是人的日子一遍遍写出来的；可是现在，村里的年轻人几乎都出去了，常住的多半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和留守的孩子。回写的人少了，回写的内容也变了：以前是耕田、办酒、办学堂、修塘，现在是守着，等人回来过年。

用方程说，E=H(S,D)：E 本来是跟着 S（村子的日子）和 D（村里人的路径）写的。现在 D 的主要路径已经搬到了县城、深圳、东莞，村里的 E 却还在按老 D 的样子存着。于是塘没人清，淤了；晒谷场没人晒谷，长了草；祠堂的屋顶漏了，没钱修，因为"该出钱的人都不在"。

S=F(D,E) 也一并垮了。村子显出来的样子，是安静、空、年轻人一年回来两次。这个 S，进一步让更多年轻人觉得"这里没有什么可回来的"。回写是反着走的：不是 S 写进 E，让 E 更好，而是 E 的衰败，反过来把 D 推得更远。

六路径里，堵得最厉害的是 S→D→E 一条。村里人的日子（S）本来应该走成路径（D），再沉成修塘、修祠堂这些具体的 E。现在这条路，在"没人在场"这个地方，断了。

三原理里，D 与 E 顶撞，本该转成 S 的改变：路径变了，土没跟上，样子就该变。样子没有变好，只是变了：由热闹变成了寂静。

从哪一处解冻。

这里要特别老实：村子的解冻，比店铺、教室都难。因为改一口塘，要全村点头；点头的人，一半在外面。

难归难，也不是没有下手的地方。

下手处，不在塘，也不在祠堂，在**一个每年都会把人聚齐的日子**。

杜家村里，每年春节前后，在外面的人都会回来。这几天，晒谷场上有人摆桌，祠堂开门，塘边挤满孩子。这是全年唯一一个"回写的人"到齐的时候。

杜家老宅要不要翻修，奶奶要不要接出来，这件事的下手处，也在这里。如果明远、方晴、小禾利用这几天，不是只讨论杜家那座老宅，而是跟村里几个同辈人一起，提一件"大家都用得着"的小事：比如把晒谷场边那一小段塘沿，由大家凑钱修一修，立一块石板，写上谁家出了多少、谁家出了力。

这一小段塘沿，就成了村子 E 里新写的一笔。它是村子的"另一种回写"：外出的人，隔着距离，把自己的日子重新沉进村子里。写的人多了，E 就会慢慢松动；E 松动了，D 才有可能重新走回来。

这件事要写成"正在发生"，而不是"已经解决"。到目前，杜家村里的这一笔，只停在去年过年时几个人在榕树下的一次闲谈里：谁说起了塘沿，谁说"也该修了"，谁说"那就修"。今年过年会不会真的修，没人说得准。

村子里的这几件事，有一点值得单独提一句：它们的"下手处"，几乎都不在村子里面，在村子和外面的接口上。

春节回来的人，是接口；清明扫墓的人，是接口；村里装的那根宽带、微信里的那个村群，也是接口。一个村子如果还有这样几个接口，回写就没有断；接口都断了，E 才真的成了一块没人再写的土。

所以，对杜家来说，翻修老宅的决定，说到底也是一次接口的决定：老宅要是修好了，春节有地方住，清明有地方落脚，外出的人回来，就有了一个具体的、可以停下来的位置。老宅不只是奶奶一个人的屋子，也是杜家和这个村子之间的一个接口。这样一想，修不修、怎么修，就不再是"孝心"与"花钱"的拉扯，成了一道要放进村子这个大方程里一起算的题。

这是公共空间教给私人空间的一件事：你家的 E，从来不只是你家的，它同时是一个更大的 E 里的一格。你动了你家的这一格，大的那一块，也被动了一点点。

◆ 七、四处并看，为什么要小

现在把这四个地方并在一起。

	哪里固化最深	哪条方程成了不等式	从哪一处下手
五金店	理念界："货就这样摆"	S=F(D,E)：顾客路径变了，布置没变	门口一格新顾客入口
教室	理念界："老师讲、学生听"	D=G(S,E)：教学路径被布置限死	每周一小块时间、一小块地方
开放办公室	理念界："开放"成了身份	E=H(S,D)：E 为交流而写，D 需要专注	两个固定下午加一块可移动屏风
村子	自我界与现实界：放不下，动不了	S→D→E 路径断：回写的人不在场	一个把人聚齐的日子，写一小笔

你会看到几件事。

第一，**四个地方，固化最深的都不是砖和铁，是理念界里一句没有人想改的话**。"货就这样摆""老师讲、学生听""我们是开放的公司""村子就是这样"。这些话比任何摆设都难动，因为它们同时是四个空间里所有人的共同背景。

第二，**四个地方，堵住的都是"S 回写到 E"这一头**。顾客的感受、孩子的话、设计师的专注、外出者的牵挂，都有，都在天天发生，只是没有一条路把它们送回到空间里去。顶撞每天都有，转换没有。

第三，**四个地方，下手的方式都很像：不动整个，只开一处**。一格、一块时间、一块屏风、一小段塘沿。每一处都小到不会触动那句"没有人想改的话"，可又大到足以让回写重新开始。

这是公共空间解冻的核心。我们把它写成一句：

公共空间不能被一次改掉，只能被一处一处写活。

有人会问：既然问题是这样清楚，为什么不一次改到位？请个设计师，重新规划一遍，不就好了？

这个问题值得认真回答。

一次改到位，通常会遇到三个麻烦。

第一个麻烦是，**设计师看到的是现在的 S，不是用的人往后的 S**。设计师可以把店铺重新排得漂漂亮亮，顾客怎么走，要等顾客真的走过才知道。公共空间的好用，不在图纸上，在一天天的使用里。

第二个麻烦是，**一次改得大，就会碰到所有人的内能**。明远的熟悉，方晴的二十五年，村里老人的记忆，都是他们在这个空间里守得住的东西。一下子全拆，是把内能一并拆了，换来的是抵触，而不是和谐。

第三个麻烦是，**一次改完，容易再冻住**。新的格局又一次成了"就是这样"，下一代人又要从头去松。真正的解冻，是让这个空间重新有了可写的状态，让它能够跟着日子一直写下去。

所以公共空间的解冻，有这么几条做法，你可以拿去试：

一、**先找"最小可共写的一处"**。它要小到没人反对，大到有人走过会注意。一格货架，一个下午，一块屏风。

二、**让用的人来写，而不是为用的人来写**。台子上的牌子，让伙计和顾客都能添；教室后半部的桌子，让孩子们自己拼；屏风让用的组自己借。每一笔都有人的手。

三、**给它一个期限和一条退路**。"先试三周，不合适就收回去"。这句话能卸掉一大半反对的理由，因为谁都知道，试验是可以收回的。

四、**把回写的路接上**。每隔一段时间，问一句："这一处，有谁用了？怎么用的？"把答案放回去，再改一笔。这就是第23章讲的"回写一步"，在公共空间里，它的意思是让这件事有人记着。

五、**别急着把它叫成"制度"**。一旦叫成制度，就会成为新的"一句没有人想改的话"。让它先是一件事，做得久了，自己长成习惯。

◆ 八、三个常见的误会

做到这里，有三个误会值得单独拆一拆，因为公共空间里的人很容易掉进去。

第一个误会：以为问题出在"某个人"身上。

店里生意不好，说是老板守旧；教室沉闷，说是老师不肯变；办公室吵，说是同事没素质；村子荒了，说是年轻人没良心。

这些话听着有理，可它们都把一个多人共写的 E，压成了一个人的毛病。老板守旧，是因为二十年的货架替他守着；老师不肯变，是因为检查表、桌椅尺寸、家长的目光替她守着；同事没素质，是因为没有墙的楼层替大家守着；年轻人不回来，是因为村里已经没有一处接得住他们的位置。

把账记在一个人头上，E 一点没动，下一个人坐上同一个位置，会走同一条路。换了老板，货架照样不挪；换了老师，课桌照样朝前。

所以诊断公共空间的时候，先问的是"这个地方让谁只能这样走"，而不是"谁错了"。

第二个误会：以为多开一次会就能解冻。

公共空间的人多，于是大家习惯开会。开会有开会的用处，只是开会常常只在理念界里转：大家同意"要开放""要创新""要把村子建设好"，同意完了，货架还在，桌子还在，塘还淤着。

理念界的共识，不会自己沉到现实界里去。从"同意"到"那张台子摆在门口"，中间隔着一件具体的事、一双具体的手。没有这件事，共识就像一张贴在墙上的告示，越贴越旧，最后成了 E 的一部分，成了又一句"没有人想改的话"。

这也是为什么上一节说，解冻要从"一处"开始：一处是可以动手的，一个会不能。

第三个误会：以为化煞物能顶替回写。

办公室里的耳机，店里挂在收银台后面的那只招财摆件，教室墙上贴的"安静学习"，村口新装的一盏太阳能路灯。它们都不坏，有的还很有用。它们的共同点是：它们站在 E 的边上，没有进到 E 里面去。

耳机让人暂时躲开噪音，却没有让设计组和市场组的话路通起来；摆件让老板心里踏实一点，却不会让门口的新顾客知道往哪走；标语让孩子们收了声，却收不来一句真话。

第22章已经讲过，只动符号，常常解不开固化。这里再补一句：**在公共空间里，一件化煞物之所以让人安心，恰恰是因为它让大家觉得"已经做了点什么"，于是真正的回写就更晚到。**

◆ 九、六条路几个人同时走

最后，我们把六路径放回公共空间里再看一遍，因为这里有一个家里不太明显的特点。

在一家人的屋子里，六条路径常常是一个人或两个人在走：先有想法（S），再排日子（D），再动屋子（E），或者先有屋子，再有日子，再有样子。路径就是那几个人的先后。

到了公共空间，六条路径是**被不同的人同时走着的**。

对店铺来说：店主常常从 D 起手——先有做生意的套路，再有货架的摆法；顾客是从 S 起手——先有"我想买什么"，再看店里让不让他买到；送货的师傅从 E 起手——货往哪里卸，路怎么走，是哪个门；伙计则夹在三者之间。四种人，四条不同的路，同时压在同一间店上。

六六大顺在这里的意思，就变得很具体：**不是你自己这条路通了就行，是几条路同时撞在这间屋子里，不要互相卡住**。店主的套路不能卡住顾客的看见，送货的路不能卡住顾客的进门，伙计的忙乱不能卡住新顾客的一句问话。

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好的公共空间看上去"很自然"：不是它设计得多么巧，而是各种人的路径在里面各走各的，却不打架。E 在这里的作用，是让不同的人从不同的位置起手，都能走到自己要去的地方。风水好，就是 E 高度促进这些路径一起顺利运行；风水差，就是 E 拖住了、卡住了其中某几条，别的路径再努力，也要撞墙。

反过来，一个公共空间如果只照顾了一种人的路径，别的人就要绕。绕路的人多了，就会有人干脆不来：这是店里的"看一圈就走"，是办公室里的"戴上耳机"，是村里的"一年回来两趟"。

这给了我们一个很实用的办法：**想看一个公共空间的风水，不要只站在店主、校长或者老板的位置上，要轮流站到几种人的位置上，各走一遍**。哪一条走不通，卡点就在那里。

◆ 十、先护住守得住的，再说老周

还有一件事，要在解冻之前说清楚，免得好心办成坏事。

公共空间里每一处固化，几乎都同时是某些人的内能。明远闭着眼摸得到的螺丝抽屉，方晴二十五年练出来的那套讲课节奏，设计组里某位老设计师靠窗的那个位置，村里老人坐了一辈子的榕树根。它们让这些人在这个空间里站得稳，守得住自己。

内能是真，是不能轻易动的。动了，人会觉得连自己也被动了。

所以松的时候，有一条次序：**先指出哪些东西不动，再说哪一处要试**。门口那一格，不碰螺丝抽屉；教室后半部，不碰前面四十张桌子；屏风借来用三个下午，不碰"开放"两个字；塘沿修一段，不碰祠堂里的族规。

这样说一遍，反对的声音会少很多。因为听的人最怕的，不是改，是"自己守着的那一点也要被拿走"。把守得住的先圈出来，剩下的才有商量的空间。

这一点放在村子里尤其重要。村里老人的内能，就是那些"一直这样"的东西。外出回来的年轻人若是一进门就说"这里该改、那里该拆"，话还没说完，门已经关上

了。比较稳的开头，是先问一句："这棵树，这口塘，您小时候是什么样？"问完了，回写才有人肯接。

回写不是一个人把别人的东西改掉，是许多人把各自的东西，一点一点写到同一个地方去。

你大概想知道，老周对这些怎么看。

有一回杜明远跟老周说起门口那一格台子。老周听完，摸着下巴，说："你这是把财位挪到门口去了。"

明远笑了："你这么说也行。"

老周没笑。他说："我看过的店，兴旺的，多半是门口让人进得来的。你们城里人讲得细，我们讲得粗，说的是一回事。"

这句话，我们不去证明，也不去反驳。只是请你留意一点：老周说的"让人进得来"，和我们说的"S 能回写到 E"，是不是在讲同一件事的两头？旧书从结果讲起——兴旺的店是什么样；这本书从过程讲起——店是怎样被写成那样的。

结果可以抄，过程才能用。你抄了兴旺店的门向，可你的顾客和他的顾客不是同一批；你弄明白顾客是怎么走进来的，才知道你的店该从哪里开始松。

◆ 放回日子里

回到杜明远。

那个周六晚上，他关了店，没有马上锁门。伙计都走了，店里只剩他一个，灯只开了门口那一盏。

他站在门口，往里看。这是二十年里，他第一次站在顾客的位置，看自己的店。

第一排是螺丝抽屉，标签是他自己的手写，他认得，却忽然发现，要是不认识这些字，他根本不知道"M6 × 30"是什么。里面那排水管接头，他一直觉得整齐，从这里看过去，一排灰色的铁疙瘩，没有任何一个会让人停下脚。

他没有动手挪任何东西。他只是把门口那台落灰的电风扇搬到了里面，把一个空纸箱拆平，叠好，靠在墙角。

门口空出来一块地方。

明天，他想，先摆一张凳子，上面放一卷胶带，一把螺丝刀，写一张牌子。

如果你家里、你工作的地方，也有一处"二十年没动过的地方"，今天晚上可以试一件很小的事：**站到一个新来的人的位置上，从门口往里看一遍，看他先看见什么，看不见什么**。不用改，只看。看完，选一处，最小的一处。

带走的话

公共空间的土是许多人一起写冻的，所以改不得一次到位，只能从最小的一处下手，许多人一起一处一处写活。

小　账

这一章里的 E，让方程更和谐了，还是走向了不等式？货架、课桌、隔板、塘沿，都是为过去的 D 写的，对着今天的 D，都成了不等式。

固化在哪里？解冻从哪一处下手？固化在理念界那句没人想改的话；解冻从最小的一处下手：一格、一个下午、一块屏风、一小段塘沿。

◆

第　九　编

应用：风水在教育、健康、事业上

导　语

前八编，本书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尺子造好：风水是新的 E 如何与已有的 D、与目标的 S 形成一个和谐的方程；风水好，是三条方程都不走向不等式，六条路径通顺，三种动力转得动。另一件是拿这把尺子重读旧书、学会解冻：形煞、飞星、化煞都重新看过，方程诊断法也摆上了饭桌。

尺子造好了，不能只放在柜子里。这一编把它拿到三件最切身的日子里去用：孩子怎么学，身体怎么养，事业怎么做。这三件事，每个家里都有，每天都在发生，而且都在某一间屋子里发生：书桌前，床上，店里的柜台后面。

先把规矩立在前头。这三章都不给吉凶预测，不保证成绩，不保证健康，不保证生意。本书没有这个本事，也不认为谁有。三章要做的事只有一件：看 E 与 D、S 这条方程成不成立；不成立，卡在哪一处；从哪一处小地方可以松开。成绩、身体、生意是日子长出来的样子，要靠很多条件，房间只是其中一块土。

第26章讲教育。

26

第 26 章

那张书桌，是在帮孩子学，还是在盯着孩子

◆ 一、小禾坐回了那张旧书桌

国庆的第四天，杜小禾从深圳回了县城。

晚饭后她收拾自己原来的那间屋子，把仓库似的纸箱挪到墙角，腾出一块地方。床靠着墙，衣柜在门边，书桌靠着北窗，桌面上还压着一块她初中时的玻璃板，板底下有一张发黄的课程表。

她在书桌前坐下，想把手机充上电。坐下去的时候，她自己愣了一下。

背挺得很直。两只手没有放在桌面上，放在腿上。耳朵朝着身后，听着走廊。

她今年二十六岁，做室内设计，独自在深圳的合租房里，常常对着电脑坐到半夜，从来没有这样坐过。

方晴端着一盘切好的橙子经过走廊，走到门口，停了一下。

「你坐那儿干什么？」

「不知道。」小禾说，「一坐下来就觉得，你要从后面过来看我作业写完没有。」

方晴没说话，把橙子放在床头，转身走了。走廊里的脚步声，比平常慢。

这件事，后来方晴想了很久。她没有做错什么：那几年，她每天晚上都在走廊里走四五趟，都是端水、收衣服、问一句「写完了吗」。她只是怕孩子开小差。可是十三年之后，女儿坐在那张书桌前，身体先于脑子，摆出了十三岁时的样子。

这一章要问的就是这件事。一张书桌，一间屋子，一套家里的规矩，究竟是在帮孩子学，还是在盯着孩子？

先说一句话，免得读偏。本书不诊断任何孩子，不谈怎么提分，也不给「这样布置，孩子就爱学习」的保证。本书只做它做得了的事：用 E、D、S 这条方程，看一间屋子和一套家规，怎样参与了「学」这条路。

◆ 二、旧说怎么讲书桌

先把旧说摆足，它对的地方不少。

风水书里讲读书，有几样东西是反复出现的：文昌位，书桌朝向，桌子不要背对门，不要坐在横梁下面，床头不要对着镜子，案头可以摆一座文昌塔或四支毛笔。这些话传了很久，不是没有原因。

一来，它看见了一件真事：孩子坐在哪里，的确会影响他怎样读书。坐在窗边的容易走神，坐在门口的容易被打断，坐在最暗的角落里的，不太想坐。凡是带过孩子的人都知道，这不用谁来证明。

二来，它给了读书一份郑重。把书桌的位置当成一件要紧的事去选，择一个日子去摆，摆好了还要对孩子说一句「这是你读书的地方」，这件事本身，就把「读书」从日子里提了出来，放在一个有分量的位置。

三来，它很实在地提醒家长：别只盯着成绩，也看看孩子坐的地方。

老周对这一类事，说话向来直。有一回他在镇上的茶摊上说：「文昌位我也摆，可我先看孩子背后。背后空的，孩子坐得住；背后三天两头有人过，位置再好，也是白搭。」

方晴后来把这句话抄进了本子。老周这句话，其实已经走到方程的门口了：他看的是孩子背后的动线，不是罗盘上的方位。

那么旧说缺了什么？缺的是一件事：它把「读书」看成了方位的结果。方位好，读书就好；方位不好，摆个物件去化。孩子在里面只是一个被摆放的对象。

本书的读法不同。孩子不是被摆在好位置上的物件，孩子是在这间屋子里一天天把「学」走出来的。屋子是土，家规和作息是路，学成的样子是形状。三者一起，才有读书这件事。

◆ 三、学这条路，方程怎么写

先把方程写清楚，后面每一节都要靠它。

在这一章里，S 是孩子学成的样子，也是亲子关系的样子。比如：能自己坐下来做事，遇到不会的敢问，错了不怕被笑，和爸妈说话不像在交差。注意，S 不是分数。分数是 S 的一小部分，常常是最容易被拿来量的那一部分。

D 是学这条路上的步子：几点放学，几点吃饭，作业从哪一科开始，写不出来怎么办，什么时候睡，家长在旁边怎么陪，写完谁来看。这些步子排起来，就是孩子每天走一遍的「学」的路。

E 是这条路铺在上面的土：书桌放在哪，背后有什么，灯和椅子怎样，隔壁在干什么，家里有什么规矩，孩子心里对「我是不是读书的料」记着什么。

三条方程，在教育里各问一句话：

E=H(S,D)：这块土，和我们想要的样子、孩子每天走的步子，对得上吗？

D=G(S,E)：孩子每天的步子，在这块土上走得顺吗？

S=F(D,E)：现在孩子学成的样子，是我们当初想要的样子吗？

三条里有一条走偏，先别急着看孩子。孩子往往是最后被怀疑的那一个，其实常常是最先察觉到不对的那一个。

再看六条路径。教育里最常见的起手，有三条。

一条是从 S 起手：先有一个想要的样子，家长说「我希望孩子自己能安排时间」，再去想怎么走，怎么布置。

一条是从 D 起手：先排步子，作息表，作业顺序，再看屋子是否托得住。

一条是从 E 起手：先把书桌买好，房间布置好，再指望孩子在里面走出样子来。这是最常见、也最容易落空的一条，因为它默认土一铺好，路自己就通了。

三原理在教育里更好认。想要的样子（S）和日常的步子（D）顶撞，该转成土的改变：换一盏灯，挪一张桌。步子（D）和土（E）顶撞，该转成样子的改变：孩子学成了另一种样子。想要的样子（S）和土（E）顶撞，该转成步子的改变：换一种陪法，换一种节奏。

动力足不足，要看这三种转换转不转得动。转不动，就是我们常听见的那句话：「家里什么办法都试过了，孩子还是那样。」

◆ 四、现实界：背后那扇开着的门

现实界是 E1 里最容易看见的一界：身体、器具、地理，也就是书桌、椅子、灯、门、墙、声音。先走一遍小禾那间屋子。

她的屋子在走廊右边，进门靠左是床，窗在正对面，书桌贴着北窗。朝北，光线稳，不晒，白天写字不刺眼，这是好处。晚上开台灯，小小一圈亮，别处暗，桌面以外的屋子沉下去，这是另一回事，下面再说。

要紧的是书桌的位置：背朝门。孩子坐下，面对窗和墙，门在身后。门没有关过。

为什么没关？不是谁立了规矩，是一件件小事叠出来的。屋子朝北，冬天冷，关了门暖气不够；方晴要给孩子送水、送水果，推门麻烦；明远晚上要去卫生间，路过会往里看一眼，看见灯还亮着，就念叨一句「早点睡」。

你看，没有谁决定「要盯着孩子」。可是这间屋子的结构，一天天把「盯」排了出来：门敞着，桌背朝门，走廊直通，脚步声一趟一趟从背后经过。

孩子的身体，对这件事比脑子快。背后有动静，手就会停；停几次，就学会了一种坐法：脊背绷着，耳朵朝后，眼睛盯着本子，注意力分了三分去听身后。

这就是现实界对「学」的最直接的影响。书桌的位置不是主题，主题是三件事：

第一，背后有没有人走动。坐下去，背后的空间是封着的，还是流动的，直接影响能不能沉下去。很多孩子喜欢靠墙的位置，或者桌前有一块能看见门的地方，原因大多在这里。

第二，光和声。光要稳，桌面有够用的亮，不刺眼，不晃。声音要看是哪一种：连续的低噪声孩子很快就能适应，忽高忽低、带内容的声音，像电视里的对白、隔壁的吵架、厨房的锅铲和人声，最容易把人从本子里拽出去。

第三，离哪里近。离客厅近，意味着电视、客人、笑声；离厨房近，意味着气味、碗筷、大人的话；离卫生间近，意味着夜里不断的开门关门。远，不一定好，

太远了孩子觉得被放在一边；近，也不一定坏，在厨房边的小桌上写作业，有的孩子反倒觉得踏实，因为能听见家里有人，心里不空。要看这家的 D，也就是步子：如果这家的晚饭恰好卡在孩子写作业的时候，那张小桌就要换个时间用。

还有一件很容易被漏掉的事：这间屋子谁说了算？孩子的房间，门是谁的？进去要不要敲？抽屉能不能被翻？桌上的东西是谁在整理？这些事，墙上没有字，却是现实界里最重的一块。房间若处处是大人的，孩子在里面就只是「被安置」，不是「在住」。

◆ 五、理念界：墙上没有的家规

理念界是 E1 的第二界：概念、规则、制度，也就是家规。不过家规往往不写在墙上，写在每个晚上的做法里。

教育里的家规，大致有四条。

第一条，作业时间。几点开始，几点结束，中间能不能休息，写不完怎么办。

第二条，手机和屏幕。放在哪里，什么时候收，谁先放，大人要不要一起放。

第三条，几点必须睡。这条最硬，也最容易被拿来当成孩子「有没有自觉」的试纸。

第四条，谁来检查。写完以后，谁看，当晚看还是次日看，看到错了怎么说。

四条加起来，是孩子每天走的那条路的骨架。它们本身不坏。没有规矩的日子，孩子也不舒服。要问的是：这些规矩是谁定的，为什么定，现在还成立吗？

杜家当年的家规，其实只有两句，都是方晴随口说的，说了就成了：「作业写完才能玩。」「十点前必须关灯。」

这两句话，今天看，每一句都有道理。可是放在小禾那间屋子里，放在那几年的日子里，发生了另一件事。

「写完才能玩」，在一个八点才开始写、写到九点半还写不完的晚上，意思就变成了：玩，是一件你不配拥有的事。「十点前必须关灯」，在一个作业还差两页的晚上，意思变成了：我有两页没写完，可是我必须停，不然就是不听话。

你看，规矩没有变坏，它撞上了一个具体的晚上。规矩（理念界）、书桌背朝门（现实界）、作业写不完（路），三样东西合在一起，才是孩子那个晚上真正面对的东西。

还有一条，也容易被忽略：谁来检查，是规矩里最带着温度的一条。同样是检查，站在身后看，和写完放到桌上、第二天早上再看，给孩子的感觉是两回事。前一种，检查是正在发生的审判；后一种，检查是一件已经交出去的作业。

家规需要定期问一句：它现在是在托着孩子，还是在拦着孩子？问的办法很简单，要选对时间。不要在孩子刚被说了一顿的晚上问，也不要在饭桌上当着全家的面问。找一个周末的下午，坐在孩子旁边，随口带一句就行。不是问孩子「你觉得这条规矩好不好」，孩子多半答不好。问「这条规矩让你哪一个晚上最难过」，答案才是真的。

◆ 六、自我界：房间怎样写下「我是不是读书的料」

自我界是 E1 的第三界：记忆、身份、情绪、意志。

对孩子来说，这一界最容易被房间悄悄写满。因为孩子对自己的看法，还没有定型。他们要靠很多零碎的、重复的经验，慢慢拼出一句话：「我是个什么样的孩子。」

方晴在班里见过不少这样的例子。

有一个孩子，在本书里叫阿凯，四年级，男孩。他爸妈在菜市场口开一家小吃摊，晚上收摊要到九点多。阿凯放学以后就在摊子后面的折叠桌上写作业，油烟、顾客、爸妈的吆喝，都在三米以内。他写字很潦草，经常写到十点。方晴给他批作业，总觉得这孩子聪明，作业却老是「看着像没写完」。

有一次，她随口说：「你字写得认真一点。」

阿凯低着头，小声回了一句：「我写字就是难看。」

那句话，方晴听进去了。因为他说的不是「我今天写得不好」，是「我写字就是难看」。

这就是自我界里的回写。一个孩子，每天在油烟、喧闹、赶时间的桌面上写字，每次写出来都潦草，每次老师都说「认真点」，一年下来，这些经历沉到一

起，变成了一句关于「我是谁」的话。那句话不再描述一个晚上，描述的是他自己。

这里要小心，别把话说过头。阿凯的字潦草，不能说全是折叠桌的缘故，也不能说他的聪明被油烟耽误了。本书不下这种结论。本书只指出一件事：桌子、声音、时间、老师的话，合在一起，在他心里写下了一句话。这句话一旦写下，以后他对每一次动笔的态度，就先被它定了调。

杜小禾的情形不同，样子却相似。她在那间北屋里写了六年作业，背后始终有动静。她并不觉得那几年不好，成绩也过得去，她后来读了美术，做了设计。可是她到现在，一坐在一张背对门的桌子前，手就会先停。她自己说，那是「被人看着写字」的感觉，写进身体里了。

所以在自我界这一层，房间留给孩子的，不只是好或坏的体验。留下的是一种默认的姿势：怎样坐，怎样听，怎样面对一件需要集中的事。这种姿势会跟着孩子走很远，换了房间也不一定消失。

方晴班里还有另一个孩子，叫朵朵，三年级，女孩。她家住一楼，窗外有一棵桂花树，书桌紧挨着窗，旁边是外婆的缝纫机。外婆做活的时候，机器嗒嗒地响，朵朵就在旁边写作业，写累了抬头，看外婆踩踏板。她的字不算好看，可是她说起写作业，用的词是「陪外婆」。

同样是有声音的桌子，阿凯那张是赶时间的，朵朵这张是有人在一起的。声音一样杂，写进孩子心里的话却不一样。这也是为什么本书总说，看一间屋子，不能只看它的物件，还要看物件所在的那个晚上，有谁在，在做什么，彼此之间是什么样子。

房间教给孩子的，常常不是知识，是坐下来做一件事时，身体该摆出的样子。

◆ 七、符号态：文昌塔摆在那里，对在哪里

现在回到旧说里最醒目的那一部分：文昌位、书桌朝向、文昌塔、毛笔、四支竹。这些都属于 E2 的第一态，符号态。符号态的意思是：离散的条目，一个符号一个意思，见到就认。

本书不嘲笑它们。把一座文昌塔摆在书桌的东北角，这件事对孩子，至少有三层作用，而且是真的。

第一层，仪式感。摆之前，家人会商量，会挑一个日子，会请它进来。这一套动作，让「读书」从日常琐事里被拎出来，成了一件有分量的事。孩子看着大人那么郑重，心里会掂量：读书，是被家里当回事的。

第二层，被重视感。孩子知道，那座塔是为他摆的。一个孩子能感觉到屋子里有一样东西，是专门为他的前途准备的，这份感觉不小。很多家长一辈子没有跟孩子说过「我在乎你读书」，可是一座塔摆在那里，替他说了。

第三层，提醒。符号立在桌角，看见它，就想起「我现在是该坐下来的时候」。符号起的是一个小小的开关作用。

这三层都不依赖「塔真的聚了文气」。它们依赖的是：家里人一起相信了它，并且为它做了点什么。

那么符号态的限度在哪里？

在于它只是一个符号，不是一条路。塔摆在桌角，桌背朝门，门敞着，脚步声一趟趟过，塔也挡不住。符号立在那里，土的其他部分没变，方程里的 E 只多了一个小点。若指望这一个点，去抵消现实界和理念界里的一大片，那等于要一枚小铃铛去拉一辆车。

所以本书的读法是：**符号可以摆，摆的时候知道它给的是什么：一份郑重，一份被重视，一个提醒。它不替代对书桌背后那扇门的关心。**

如果一家人愿意摆，就把摆的过程做足。让孩子参与，让孩子选放哪里，让孩子知道这件事是为他而做。摆好以后，别天天盯着问「塔灵不灵」，更别在成绩不好时怪塔。

◆ 八、逻辑态和数学态：能推的，能量的

E2 的第二态是逻辑态，第三态是数学态。

逻辑态，是推演链。风水术里的飞星、挨排，推的是「某一年，某个方位，旺什么，损什么」。放在教育上，它的推演会得出：今年某个方位是文昌星到，书桌

放那里，学业有进。这条推演链在它自己的规则里是自洽的，只是它的前提，是把读书看成方位的函数。

本书里有另一条能推的链，也是逻辑态，却推得更近日子：

孩子背后总有动静 → 注意力分一部分给身后 → 一道题要拆成几段才做得完 → 写得慢 → 睡得晚 → 第二天早上赶 → 家长催 → 背后动静更多。

这条链推到最后，是一个圈：越慢，越被盯；越被盯，越慢。圈推出来以后，破它的办法也就看得见了：不必去换孩子，只要让「背后动静」少下来，圈就松一格。

数学态，是能计算、能量的。这一态在教育里最实在，也最容易落地。可以量的有这几样：

能量的东西	量什么	怎么量
照度	桌面够不够亮，有没有眩光和阴影	晚上坐下来，看书本上有没有自己手的影子；左手写字的孩子，光要从右边来
噪声	写作业那一个小时，屋里的声音有多大、多杂	同一时间连续几晚，记下听见了什么：电视、人声、锅铲、门响
座椅高度	脚能不能踩实地面，桌面高度和手肘是否合适	孩子坐下，脚掌平放，小臂平放桌面，肩膀不用耸
走到书桌的距离	从门口、从床边、从饭桌，走到书桌要几步	步数不重要，要看这几步是不是顺的

这四样，本书不给标准数字，因为房间不同、孩子不同，数字也不同。要的是自己家用同一个办法量几晚，得出自己家的数。

数学态的好处，是它不吵架。「你就是坐不住」，一句话能吵起来；「桌面上有一块影子，是我的手挡的」，一句话吵不起来。量出来的东西，家长和孩子可以并排看着，谁也不是被告。

这是本书特别想强调的一点：**遇到孩子学不进去，先让数学态上场。能量的先量完，再去谈孩子的态度。**

◆ 九、三种能量：坐得住、流得动、想去学

E3 是能量三状态：内能是真，动能是善，势能是美。放在教育里，各问一句话。

内能，问的是坐得住的踏实。孩子坐在这里，心里是不是稳的？桌子、椅子、背后的墙，还有家里的气氛，有没有给他一块可以放心沉下去的底子。内能薄的孩子，坐下去总像随时要起身；内能足的孩子，哪怕题目难，屁股也沉得住。

内能怎么存？前面第17章讲过，靠便宜的重复：同一个位置，同一件事，每天一样。孩子的书桌若今天在房间，明天在饭桌，后天在沙发，内能没有机会存。倒不是饭桌不好，是换来换去，没有一个地方记得住他。

动能，问的是家长与孩子之间的流动，是互相成全，还是互相碰撞。

晚上八点，孩子写作业，家长在旁边「陪」。陪，可以是两种东西。一种是：孩子卡住了，家长递过一句话，孩子接上继续走，这是流动。另一种是：孩子刚拿起笔，家长就说「这个字不对」，孩子刚停下，家长就说「别发呆」，话是好话，节奏全被踩乱了，这是碰撞。

这里要说清楚一点：家长并没有恶意。碰撞常常是爱太急、怕太重造成的。可是动能看的不是用意，是结果：这一小时里，是谁也没被谁耽误，还是彼此都累。

势能，问的是向往：屋里有没有一个能让人想学点什么的角落。

这个角落未必是书桌。可能是窗边一个放着几本好翻的书的矮架，可能是墙上一张孩子自己喜欢的地图，可能是桌角一盒没用完的颜料，可能是客厅里一块家长也在读书的地方。

势能最容易被误解成「摆满书」。一整面墙的书，孩子看着像一堵墙，反倒没有想翻的念头。真正的势能是弓拉开着，箭还没出去：有一点够得着的东西，在前面轻轻拉着人往前走。

小禾那间屋子里，初中时曾经有过一块这样的地方。是书桌左边墙上，她用图钉钉了一排杂志上剪下来的房间图片。方晴看着不顺眼，说过两次「墙上弄得乱」。小禾后来不剪了，那排图片也慢慢掉光了。

这件事，方晴到现在没有跟小禾说过，是她自己心里记着的一笔。

三种能量，可以用一句话收：**内能让孩子坐得下，动能让一晚上过得顺，势能让他明天还想再坐下。**

◆ 十、小禾那张桌子，过一遍方程

现在把杜家的这个例子，完整走一遍。用的是第23章的那套顺序：先找固化点，再查方程、路径、原理，最后看怎么动。

固化点。 这张桌子至今在小禾身上留下的，是一个很具体的东西：背后有动静，手就停。它没有影响她的才华，也没有影响她的工作，只在她面对「被人看着做事」时冒出来。这个固化点，连着的是现实界（书桌背朝门，门敞着），理念界（「写完才能玩」「十点关灯」「谁来站着检查」），自我界（「我做事是要被看着的」）。

三方程。

E=H(S,D)：当年的 S，是一个能自己坐下来做事的孩子；D，是放学、吃饭、写作业、检查、睡觉；E 是北屋、背朝门、敞着的门、两句家规。E 与 S 对不上：想要孩子自己做事，土却时刻有人过来看。这一条，不成立。

D=G(S,E)：孩子的步子在这块土上走得顺吗？作业一个字一个字写，写几行就被打断一次，每一次打断都要重新拾回来。不顺。

S=F(D,E)：当时的样子是，成绩过得去，也能按时交，可是写作业的时候总像在等人来看。这个样子，不是家长当初想要的。

三条里，第一条是源头。后两条的不顺，都是从它流下去的：土对不上想要的样子，步子就被土拖慢，样子也就长偏了。

六路径。 家里当年走的，其实是 E→D→S 这一条：先有了房间，再排出步子，最后看孩子成什么样。这条路是通的，可是它通向的，是「按时完成、随时被查」。而想要的那条路，从 S 起手，要走 S→D→E：先有一个样子，再排步子，再让土去托。这条路，当年没人走过。

三原理。 想要的样子（S）和现实的步子（D）顶撞时，本该转成土的改变，比如换个位置、关上门、改个检查的办法。可是这个转换没有转起来，因为每一个当事人都在忙别的事，也没有人发现需要转。动力有，出口没有。

怎么动。 若放到今天，这一圈查完，不需要大动干戈。最堵的那一处，是书桌背朝门。最省力的动法，是动 E，转个方向，让孩子坐下时能看见门，或者靠着一面实墙。再配一个小支撑：门虚掩而不全开，进屋之前敲一下。检查改在次日早晨。三件小事，一件一件来，不同时动。

这个例子里，没有谁是错的。方晴爱孩子，明远忙生意，奶奶怕孩子冷。每个人都在做对的事，合在一起，却排出了一个让孩子手停的晚上。

这才是风水发生学要看的东西：不是谁的错，是一个日子被怎样排出来。

◆ 十一、「坐不住」怎样被写成命

小禾的例子比较温和。更值得认真看的，是另一类情形：一句话，被一间屋子和一套家规，写成了命。

「这孩子就是坐不住。」「他不是学习的料。」「她从小就心不定。」

这些话，家里人说起来，大多不是恶意，是疲惫之下的总结。试了很多办法，孩子还是那样，大人累了，就拿一句话把事情收起来。

这句话，在方程里是一次回写。S 的样子（孩子在书桌前总是动来动去）沉回 E，沉进了家人对他的看法里，沉进了孩子对自己的看法里。以后，这句话就成了 E 里的一块固定的土。

固定下来的土有什么后果？它会反过来影响 D 和 S。

D 变了：家长对「坐不住」的孩子，安排会少等一会儿、少给一点时间、多催一句。孩子在这些安排里，很容易真的变成「坐不住」。

S 变了：孩子看自己，也用这句话。遇到难题，第一反应不是「我再试试」，是「看吧，我就是这样」。

三者咬在一起，一个原本可能只是某一阶段、某一间屋子、某一套家规里的状态，变成了一个固定的「样子」。这个样子，被家里人称作「命」。

这里要把话说得很稳。本书不是说「坐不住」都是屋子造成的。孩子有天性，有年龄，有各自的节奏，有时候是身体或心里的难处。本书只说一件事：**一间屋子、一套家规，加上一句家里人反复说的话，足以把一个正在变化中的孩子，冻成一个说不动的样子。**

遇到孩子长时间没有精神、总是焦虑、情绪很低、睡不好，那就不是房间能解决的事了。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先去看医生，再回来谈书桌。

在这之外，还有一条路是家长自己能走的：先别急着给孩子下判语。把那句「他就是坐不住」换成一句可以验证的话，「周二晚上，他在饭桌上坐了二十分钟没起身」。前一句是命，后一句是事。事可以改，命不好改。

◆ 十二、从一处小地方松开

方晴把这一章的想法，慢慢收成了三个原则。

第一，不动孩子，动土和路。孩子正在长，最不应该被当作要修的东西。能动的是书桌的位置、灯、门、检查的办法、陪的方式。

第二，一次只动一处。同一周改书桌、改家规、改作息、改陪法，孩子会晕，大人也会累，改完了不知道是哪一处起作用。选最堵的那一处，改一次。

第三，让孩子有一票。这一点最容易漏。孩子的房间，布置时问问他：你觉得桌子放哪里坐着舒服？门开着还是关着？灯换哪一种？孩子的答案，有时候很出乎大人意料，而且常常是对的。他对「背后」「声音」「光」的感觉，比大人灵敏。

按这三条，从最小的地方开始，有这么几种做法，家里可以挑一样试：

动 E：把书桌转个方向，使孩子坐下时背靠实墙或能看见门；门不全开，也不全关；桌面清空，只留当晚要用的东西；椅子垫高或加脚踏，让脚踩得实。

动 D：作业开始前五分钟，先只做一件事——坐下，把明天的第一件事写在纸上；中间留一个固定的歇息；检查改在次日早晨，当晚只放在桌上。

动 S：和孩子坐下来问一句：你想要的学习的晚上，是什么样子？答案常常是三个字、五个字，比如「别催我」「安静点」「有人陪」。这就是 S，这就是方程的起点。

家长有时候会担心：改了之后，孩子更不学了怎么办？这个担心很真实。回答是：改完了，不保证孩子成绩变好，也不保证孩子更爱学。本书只能说，改完之后，方程里至少少了一处不成立的地方，孩子在路上少了一块石头。后面的事，要靠很多别的条件。

改完以后，三个时间点回看：一周，一个月，三个月。每次只问三句：这个改动还在不在？它撑住的是哪一点？有没有新的苗头？有效的部分，沉成一个固定的位置、一个固定的时间。三个月后，再看一遍。

◆ 放回日子里

对门的老袁家，儿子叫阿杰，初二，十四岁。

十月的一个周三，晚上九点五十，阿杰的妈妈袁姐来敲方晴的门，手里拿着半袋瓜子，说是借个剪刀，其实站在门口没走。

「方老师，」她说，「我家那孩子，现在一写作业，我就想站在他后面。我知道不好，可是不站着，他就看手机。我一站，他就火。昨天晚上我们俩在饭桌边吵了二十分钟，作业到十一点还没写完。」

方晴把她让进屋，倒了一杯水，没有讲道理。她只问了三句话。

「他在哪里写？」

「客厅饭桌。」

「你站在哪里？」

「他后面，大概一步远。」

「手机呢？」

「他的放在桌角，我的在手里。」

方晴听完，没有说「你不该站在后面」，只是点了点头，因为她在教室里见过太多这样的家长，也在自己家里站过同样的位置。她说：「你今晚回去，试一件小事。别的都不动，就动一样：你坐到桌子对面去。」

袁姐问：「就坐着？」

「就坐着，做你自己的事。看书，记账，剪指甲，都行。手机放进厨房抽屉，你的和他的，一起放。」

袁姐想了想：「他要是不愿意放呢？」

「那就问他：你想放厨房，还是放玄关？让他选。」

第二天早上，袁姐隔着门说了一句：「昨天晚上，他十点四十就写完了。」

方晴说：「那很好。不过一晚上说明不了什么，你再试一周。」

她没有说「这样能提高成绩」。她也没有说，从此以后阿杰就会自己写。这一晚，她只是帮一户人家，在一个具体的晚上，把一处不成立的地方改了：家长的位置，从身后挪到了对面。身后是看着，对面是在一起。

那天夜里，方晴躺下以后想起小禾坐在旧书桌前的背影，想起自己当年在走廊里的脚步声。她想，明天给女儿打个电话，不讲道理，只说一句：「那张桌子，下次回来，转个方向放吧。」

这就是放回日子里的小办法，你今晚就能试：

> **孩子写作业的那一小时，家长不站在身后。坐到桌子对面或侧边，做自己的事；所有人的手机，一起放进另一个房间。只改这一处，试一周。**

一周以后，回头问三句：这一小时，比以前安静了吗？孩子问你话的次数，多了还是少了？你自己，在桌子对面坐得住吗？

坐不住，也别急。那是你自己的 D，也在学。

> **带 走 的 话**
>
> **书桌是在帮孩子学，还是在盯着孩子，看背后；家规是在托着他，还是在拦着他，看那个最难的晚上。**

小　账

这一章里的 E，让方程更和谐了，还是走向了不等式？ 书桌背朝门、门敞着、家规里的「写完才能玩」，让 E=H(S,D) 不成立；转个方向、虚掩门、次日检查，是让它重新成立的三处小改动。

固化在哪里？ 解冻从哪一处下手？固化在「我做事要被看着」的身体记忆和「他就是坐不住」的那句话上。解冻从最堵的一处下手：背后那扇门，或者家长站的那个位置。

◆

27

第 27 章

老人夜里起来三次，这条走廊替她做了什么

◆ 一、杜奶奶说：我怕的是夜里那几步

入冬以后，老宅的墙缝又进风了。明远打电话回去，说让奶奶来县城住一阵，住到过完年再回。电话那头静了一会儿，杜奶奶说：「去也行。」

这三个字，是她这几年第一次松口。

她跟着又补了一句：「我睡不惯。夜里要起来几回，你们那个房子，我摸不着路。」

明远在店里握着话筒，一时没接上话。他想的是县城有医院，有暖气，有人照应。母亲想的是另一件事：天黑以后，从床到厕所，那几步，她认得不认得。

老宅里的那几步，她走了五十多年。从卧房出来，手在墙上一摸，是堂屋的门框；过堂屋，脚下是踩平了的泥地；再过一道天井边上的石阶，灶间旁边就是厕所。灯泡的拉线挂在手边，闭着眼都够得到。这条路上哪一块石头翘，哪一级阶矮半寸，她的脚知道，不用想。

八点睡，夜里醒两三回，是她这个年纪的常事。每醒一回，就得走一趟这条路。

县城的房子呢？三楼，九十平米，一米一宽的走廊，卫生间的门开在走廊右手，正对着主卧。她一次也没有在黑里走过。

这一章，就从这几步问起。它不替谁看病，也不预言谁会怎样，只看一件事：同一块土，对一位夜里要走三趟的老人，留了多少余地。老人夜里起来三次，一间屋子能替她做什么，又会替她做错什么？

◆ 二、先立一条纪律：不诊断，不开方，不替代医生

这一章要谈到睡眠、起夜、跌倒、吃药、生病。谈这些之前，本书先把边界划清楚，划在一开头，免得后面谁读偏了。

本书不诊断。一家人谁睡不好、谁夜里起得勤、谁最近走路不稳，这些是身体的事，要由医生去看，本书没有这个本事，也不装有。

本书不开方。哪样东西能吃，哪样不能吃，哪种办法对哪种难处有用，都不在这一章里。

本书也不说「房子让人生病」，不说「房子能治病」。这两句话看起来方向相反，其实是同一种说法：都把一座房子，当成了身体毛病的原因，或者身体毛病的解药。本书不这么说。

本书只说一件窄得多的事。

E 怎样让「过日子的身体」这条路走得更顺，或者更堵。

路堵了，风险就大一点；路顺了，风险就小一点，小到一家人可以坐下来商量。就这些。

这里的「过日子的身体」，先给一句大白话：不是医院里被检查的身体，是一家人天天在用的身体，要睡觉、起床、吃饭、走动、洗漱、吃药、看病的那一个。它显出来的样子，是 S：睡得怎样，精神怎样，脸色怎样，一家人情绪怎样。它走的路，是 D：几点睡，几点起，怎么吃，怎么动，病了怎么办。这条路铺在什么土上，是 E。

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这句话，本章后面还会说几次。说多了不嫌烦，因为它比本章任何一个判断都重要。

◆ 三、旧书怎么说健康，这里只当旧书的说法

先公平地摆出旧书。

本书手边的那些现代通俗风水书，谈到房子和健康，大体是这样的路子：每个方位、每一处山水、每一类形状，后面都挂着一串身体上的说法，什么方位主什么

毛病，什么位置不利什么人。第21章已经把这件事拆开读过，这里只取它的结论，一句话带过：那些清单整齐得像从对应表里排出来的，不像从病房里记出来的，所以本书一律只当「旧书的说法」，不转述为事实，也不拿来给任何人对号。

先承认它对在哪里。

旧书对的第一处，是承认了房子和身体不是两回事。冬天屋里冷，老人关节不舒服；夏天屋里闷，一家人都睡不好；楼梯陡，膝盖就怕。这是住过几年房子的人都懂的，不用旧书教，旧书至少没有装作看不见。

第二处，是它把屋子当成需要「查一查」的东西。哪里暗，哪里潮，哪里风直直吹着床，这一查，常常真的查出东西。老周就是这样。杜家的人听他说话，十句里有两三句是常识，常识这一类的话，他说得比谁都直：「老人的床头别对着门缝，夜里的路要亮，地上别有东西绊脚。」

这三句，本书一句都不反对。

旧书缺的地方，是把这些常识，连同一大串说不清来路的病名，打成了一包，一起交给「方位」去解释。常识那一半是对的，说不清的那一半被常识的对给撑住了，于是整包都像是对的。读的人一旦对号入座，就容易把一家人身体上的事，全算到一个位置头上，而漏掉真正在起作用的东西：灯亮不亮，路滑不滑，有没有人问一句「你夜里睡得怎样」。

再从机制上看一眼这个包是怎么打成的。符号态的特点，是一条一条离散的挂钩：位置对病名，形状对结局。挂钩一旦立住，读的人遇到事，就倒回去找钩子。家里谁睡不好了，找到「那个位置」，对上了，说「准」；没对上，说「还没到时候」。每对上一回，这条挂钩就被回写得更牢一点，下一回更容易对上。准不准的账，是这样一笔笔记出来的，账本里没有那些没被记下的夜晚。

所以这一章的做法，是把包拆开：常识那一半，换成方程，认真对待；说不清那一半，放在一边，不背书，也不吓人。

◆ 四、起居是一条路，房子是它铺的土

现在把「过日子的身体」放进方程。

王德生博士的方法论里有三条方程：S=F(D,E)，D=G(S,E)，E=H(S,D)。风水的主方程是第三条，新的 E 怎样和已有的 D、目标的 S 配成一个和谐的方程。

放到杜奶奶身上，三条各是什么？

S 是她想要的样子：夜里起来，不慌，不摔，回到床上还能再睡着；白天有精神，能择菜，能坐在窗边。D 是她的路：八点睡，夜里醒两三回，五点起，白天活动，隔几天有人问一问。E 是新来的这块土：县城的小屋、床、走廊、卫生间、灯、地砖、楼梯。

E=H(S,D) 问的是：这块土，配不配得上她的样子和她的路？

再看六路径。六条路径，是 S、D、E 三样东西六种排列的起手路线。放在起居这件事上，家里最常走的是两条。一条是 DSE：先有日子的走法，再看显出什么样子，最后落到土上。老人起夜，就是这条：夜里醒是日子，走一趟是路，床和灯和地面是土。另一条是 ESD：先动了土，再看样子，再问日子。搬家、换床、改格局，都是这一条。

杜奶奶搬来，两条同时发生，所以格外要紧：她的日子（DSE）原封不动地搬进来，可是土（ESD）是全新的。

再看三原理。三原理讲的是动力：两样东西顶撞，第三样就得变。奶奶的路（八点睡，夜里三趟）和县城的土（黑的走廊，滑的地砖）顶撞，该变的是谁？奶奶的路没法变，她七十八了，夜里醒就是醒。所以土得变。变的方向很小，就是让这几步更容易走。

还有一件事要先说在前头。杜家在三楼，没有电梯，从楼下到家要爬两层半的楼梯。这是奶奶来了以后，白天最实在的一条路：下楼晒太阳，要有人陪着；买菜回来，要歇一口气。楼梯这块土，硬得很，改不了。能改的只有扶手有没有、台阶边有没有亮、中间转角能不能放一张小凳。

这条逻辑，一旦摆出来，本章余下的事，就都有了落点：不去问房子的「好坏」，去问这块土给这条路留的余地够不够。

◆ 五、现实界：光、声、温、风，哪一样在夜里最要紧

第11章讲过，现实界是 E1 里硬的那一界：地理、房子和器具、身体。对健康来说，它有四样东西最先该看。

第一是光。白天的光，管的是醒和睡的节奏。屋里白天太暗，人容易昏沉；夜里太亮，人又睡不踏实。窗帘缝里漏进一道路灯，正落在衣柜把手上，方晴在第17章里就是被这样一道光，一夜夜地醒着。老人家的光，更要分成两种：睡觉时尽量暗，起夜时刚好亮，亮到能看清地面和门槛的边沿。这两种要求碰在一起，是一个需要专门解的小题。

第二是声。冰箱一阵一阵地响，水管偶尔一过，隔壁的电视，这些白天听不出来的声音，在夜里被放得很大。老人睡得浅，被声音拖醒的次数就多，醒一次就是一趟起夜的机会，也是一次出事的机会。

第三是温湿。冬天的县城，屋里和卫生间的温度差，夜里从暖被窝出来的那一下，老人最能觉出来。梅雨季的潮，地砖上的一层水汽，脚底下滑不滑，也在这里。

第四是风。通风管着空气，也管着温度。床头正对窗缝或门缝，夜里一股冷风直直吹着，一家人都难受，老人更是。

四样东西，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能量出来的，不用猜。 灯亮不亮，站在床边一眼就知道；风从哪里来，点一支线香看烟往哪边走；脚下滑不滑，湿着脚踩一踩就知道。这些事，用王德生博士的话说，已经是 E2 的数学态，可数，可量，不靠断语。

可量的东西，只要量了，就不再需要谁来替你「感觉」。

杜家那一晚，方晴用手边的东西量了几样。床到卫生间门口，数脚步，六七步；夜里走廊的暗处，站在床边看得清看不清门槛的边；卫生间的地砖，湿着脚踩一踩；床头的风，点一支线香看烟往哪边飘；屋里的声音，手机上随便一个量声音的小程序，只当参考，不当标准。没有一样需要懂风水，也没有一样需要断语。

夜路体检	怎么查	查出来是什么
光	关灯，站在床边看	看不看得清门槛和地砖的边

夜路体检	怎么查	查出来是什么
路	从床走到马桶，数步	几步，中间碰到什么
地	湿脚踩一踩	滑不滑，门口有没有垫子
风	点线香	床头有没有直吹的风
声	夜里站着听	哪一种响声会把人拖醒
扶	伸手摸	路上和马桶边有没有能扶的

这张表不诊断任何人，它只查土。

◆ 六、起夜那条路，一步一步走一遍

这一节，让杜家人真的走一遍。

方晴有一天晚上，没有睡，关了灯，自己扮作母亲。她从小禾的那张床上起来，脚去找拖鞋。

第一步，拖鞋。小禾留在房里的拖鞋是软底的，鞋头一翘，鞋帮松垮垮。方晴脚伸进去，差点没站稳。这一步，母亲回头想起来，是后脚跟一滑。

第二步，门。小禾的房门，开出去是走廊，门槛和走廊的地面差了一个很小的台阶，白天看不见，黑里一抬脚，脚尖会磕上。

第三步，走廊。一米一宽的走廊，右手是鞋柜的角，左手是主卧的门。明远这些年每晚带货回家，走廊里常放着两个纸箱。方晴伸手一摸，摸到的是箱角。

第四步，卫生间的门。门轴有点松，一推，吱的一声，在半夜的屋里响得很远。主卧里躺着的人，一听见这个声音，就醒了。

第五步，地砖。卫生间的地砖，白天擦得干干净净，晚上一旦有水渍，脚底下是很滑的。

第六步，坐下。马桶旁边没有一个能扶的东西。墙是光的。

这六步，从床到马桶，前后大概是六七步远的路，对一个腿脚还利落的年轻人来说，什么事都没有。对一个七十八岁、八点钟睡下、半夜刚醒、眼睛没适应黑的

老人，每一步都是一点小小的风险，叠在一起，就成了「老人最怕的夜里那几步」。

方晴走完，在床沿坐了很久。她想到的不是风水，是一件极具体的事：这些东西，她天天住在里面，从没有一样挡过她。

因为她的路，是白天的路。

一间屋子对谁友好，要看它是按谁的路排出来的。 杜家的这套房子，是按两个上班的大人和一个上学的孩子排的，二十三年里一点点定型。杜奶奶的夜路，在它的排法里没有位置。

这不是谁的错，是这块土没有被问过。

老人的日子里，还有一条线要看：吃和排。

旧房子的格局里，厨房和卫生间常常挨得很近，或者隔着一条窄走廊。老周对这个有一句老话，大意是厨房属火、卫生间属水，不要靠近。这是旧书符号态的说法，水火相对，就叫「冲」。本书不拿它当结论，却也不想把它扔掉，因为它背后有一个很实在的东西：一个管吃的地方，一个管排的地方，它们之间的距离，就是老人每天要走的路。

距离近，老人吃完饭、倒完水，两三步能到，不用走远。近有近的难处：厨房的湿和油，会漫到走廊上，地面有水有油，脚底下就滑。距离远，倒是干净，老人夜里想喝口水、起来吃点东西，要多走几步，路上多几个可能碰着的地方。

所以问题不是「近好还是远好」，是这两个地方之间，那一段路干不干，亮不亮，有没有东西可扶。

杜家的情形是：厨房在客厅另一头，卫生间在入户的走廊上，隔着整个客厅。奶奶夜里想喝水，要从小禾房里出来，穿走廊，过客厅，到厨房。这是一条比起夜更长的路。

这一条，不靠改格局，靠一个小办法：把水放到床头。 一只带盖的杯子，放在伸手够得到、不会碰翻的地方。这样夜里想喝口水，不用走这条长路。

一只杯子，替她省下了十几步。

◆ 七、理念界：谁管药，几点睡，病了谁说了算

到这里为止，说的都是土里看得见的东西。一家人的身体，还被另一样东西管着，是看不见的：家里的规矩。

第12章讲过，理念界是 E1 的第二界，包括概念、规则、制度、家规宅规。家规不一定写在纸上，可是全家都知道。对健康来说，有四条家规最要紧，每家都有，只是谁也没有开口说过。

第一条，谁管药。杜奶奶在老宅，药是自己管的：一只旧饼干盒，放在枕头旁边，什么时候吃，吃几粒，她心里有数。来了县城，这只盒子往哪里放？明远说「我帮你收着」，方晴说「还是放你自己手边」，两个都出于好意，两个说法不同。药归谁管，是一条没商量过的家规，没商量就会各按各的来。哪天乱了，不一定是谁错，是这条规矩没有人说清。

这里只讲谁管，不讲吃什么、吃多少。那是医生的事，不在本书。

第二条，几点睡。奶奶八点睡，县城一家人十点才收拾完。八点的电视声，九点的洗碗声，会不会成为她的难处？奶奶不会说「你们小声点」，她只会躺着听。久了，睡眠就薄。几点睡，是家规，也是 D，应该有一次摊开来的商量。

第三条，病了谁说了算。家里有人说不舒服，是自己去，还是儿子带去？是去县城医院，还是先问村里的卫生所？是明远拿主意，还是全家商量？这条规矩平时看不出来，一出事就全家站在原地。事先问一问、谈一谈，到时候少走很多弯路。

第四条，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条：忌讳说病。

很多家里，有一条没有说出口的规矩。

病这个字，不要提。

一说，就像在招它。大过年的不说，家里有喜事不说，当着老人更不说。这个讲究由来已久，里面有一份很朴素的心意：怕说出来，大家难受。

本书对这个心意是尊重的。可是它在健康这条路上，有一个很具体的后果：它让「不舒服」迟迟变不成「去看看」。

杜家对门住着一位陈阿婆，八十一岁，去年夏天夜里起夜，在卫生间门口滑了一下，崴了脚。她儿子儿媳都在外地，是邻居半夜听见动静才发现。后来她说，崴脚之前其实已经有一阵子，夜里起来觉得脚下发飘，她没跟任何人讲。

问她为什么不讲，她说：「讲了又要大家担心，万一说成什么毛病，倒不好了。」

「万一说成什么毛病」。这一句话里，有怕给子女添麻烦，有怕被说成「老了不中用」，有怕一说就成真。三样怕缠在一起，压成一句话：先不说。

陈阿婆后来被儿子接去住了两个月。回来以后，她跟对门说：「那回要是早讲一句，也不至于躺那么久。」这句话里没有怪谁，也没有谁真的知道早讲一句会怎样，只是一点遗憾。本书记下它，不是要替谁判对错，是要说明：家规的代价，常常在很久以后才付。

这就是家规怎样拖住就医的样子。它不是谁下了命令，是每个人都为了不让别人担心，把话咽了下去。人人都在体谅，合起来却是一堵墙。

墙的两边，都是好意。

这里不做任何诊断，也不替陈阿婆猜她身体上有什么事。本书只看这条家规本身的形状：不说，就看不见；看不见，就不去看医生；不去看，就拖。拖的是路，不是病。

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这一句，在一个「不说病」的家里，尤其要有人替老人先说出口。

杜家的这条规矩，倒没有陈阿婆家那么硬。明远母子之间，也有。奶奶在电话里，从来都说「我好」。明远听了二十年「我好」，也就信了二十年。

◆ 八、自我界：病痛的记忆，添麻烦的身份，读成凶宅的焦虑

第13章讲过，自我界是 E1 的第三界：记忆、身份、情绪、意志。这一界对健康的影响，往往比光和地砖还要大。同一盏夜灯，装在一个怕添麻烦的人屋里，她未必舍得开；同一个扶手，装在一个觉得自己还很硬朗的人屋里，她会觉得是在说她

老了。土是一样的土，读它的眼睛不同，用起来就不同。因为它决定了这家人怎样「读」自己的屋子。

先说病痛的记忆。奶奶在老宅里，经历过一些事：老伴走的那一年，屋里那张床；自己住院的那几天，回来后屋子有点陌生。这些记忆沉在老宅的灶间、床边，成了她的一部分。到了县城，她睡在小禾的床上，床边没有任何记忆，却有一层说不清的不安，因为身体是在新地方，最容易想起从前不舒服的时候。这不是房子的问题，是记忆被新地方唤醒了。

再说怕添麻烦的身份。奶奶一辈子的身份，是照顾人的那个。她养大了明远，伺候过婆婆，如今让她被人照顾，等于要她换一个身份。她夜里宁可忍着不起，或者摸黑自己走，也不开灯、不叫人，因为开灯会吵醒别人，叫人就成了「麻烦」。这一个身份，比任何地砖都更容易让她摔。

最后说焦虑把屋子读成凶宅。这一条，是风水里很容易出现的东西。一个家里只要有人身体不舒服，或者接连有几件不顺，焦虑一上来，人就会回头去翻：这房子是不是有问题？当初买的时候有没有看？老周怎么说的？

焦虑一旦开了头，每一件小事都能被读成证据。夜里的一声响，是「不干净」；睡不好，是「煞」；老人起夜崴了脚，是「这房子不养人」。

这时候，屋子没有变，是读屋子的眼睛变了。焦虑把一座普通的房子，一点点读成了凶宅。

屋子里的怕，常常是人带进去的，再被屋子还回来。　这话不是说怕是假的，怕是真的，是说怕的来路，值得先问一问。

这一点上，老周倒是帮了忙。杜家人有一次问他，奶奶夜里睡不好，是不是这房子冲了她。老周看了看，没说「冲」，说了句实在话：「先把夜里的路照亮，再来问我。」

◆ 九、三种能量：睡得踏实，互相照看，起床有个理由

前面两界说完，把 E3 放进来。E3 是能量的三种状态：内能是真，动能是善，势能是美。放到健康上，各是一件很家常的事。

内能：睡得踏实。　内能是一间屋子能把人「存住」的那份底子。对健康来说，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睡眠：躺下去，身体知道这是安全的地方，不用半睁着一只眼。第17章说的，就是这个。老人家更需要，因为她们的睡本来就浅，一点不踏实就放大。内能薄的屋子，夜里每一个声响、每一块暗处，都在提醒她：这里你不熟。

动能：互相照看的流动。　动能是一家人彼此成全的那股流动。放在健康上，它是「有人问一句」。早上谁先看一眼奶奶的脸色？夜里谁听见她起来了，轻轻应一声？吃药有没有人顺口提醒？这些事不需要大动作，只需要一条通：家里的人，能不能在不打扰她的前提下，知道她今天好不好。动能足的家，这些话是顺着日子流的；动能堵的家，每个人都在忙，每个人都以为别人问过了。

势能：愿意起床的理由。　势能是向往，是前头有什么牵着。对老人，这一条最容易被忽略，却可能是最重的一条。早上起来，为什么起？老宅里，有鸡要喂，有菜要择，有枣树下的位置要坐。到了县城，没有鸡，没有菜地，没有熟人，一天从早到晚，没有一件事非她不可。人没有了「起来的理由」，白天会懒，夜里会乱，睡眠也跟着薄下去。

方晴想起自己在第17章里的那些夜晚。她醒着，听冰箱响，其实也是内能在薄的地方漏。母亲来了，这块土同时要托住两个夜里会醒的人，一个四十九，一个七十八，各有各的难处，各有各的路。

这三样东西，没有一样能用尺子量，也没有一样是医生开得出来的。它们是土里的力气。力气足，路好走；力气不足，路上同样的坑，摔的概率就大一些。

◆ 十、「这房子不养人」，是怎样被写成命的

现在来看风水里最顽固的一件事：叙事。

假设杜奶奶在县城住了一个冬天，中间有一回夜里起来磕了一下，没摔倒，只是吓着了。明远一家人松了口气。

可是过了几天，有人说：「你看，这房子对老人不好。」

这一句话，落下来的方式很轻。它开始被回写。下一回奶奶睡不好，有人想起这一句；再下一回她闷闷不乐，又想起这一句。每一回想起，这句话就往土里沉一层。

第5章说过，风水是 S 一遍遍回写进 E 的沉淀。这里的 S，是「奶奶夜里不太好」这个样子；这里的 E，是对房子的看法。每回写一次，这个看法就更硬一点。几个冬天以后，「这房子不养人」，就从一句闲话变成一家人的常识。

这个过程，换成另一个家，换一句话，样子也一样：

「我们家就是体弱。」

谁家没有过几个人先后不舒服的年份？一旦「体弱」成了家里的话，它就开始工作：小病不去看，因为「我们家本来就这样」；孩子感冒了，家长说「随我们」；老人不舒服，说「到年纪了」。每一句，都是一次回写。每一次回写，都让「我们家就是这样」更像事实。

注意这里没有人说错话。每一句听起来都是常识，都是体谅，都是顺嘴的宽心话。正因为顺嘴，才没有人拦。命，就是这样被一句句顺嘴的话，慢慢写成的。

第8章到第10章讲的固化，就是这样发生的。E 冻住，D 跟着冻住（不去看，不去查，不去改），S 也跟着冻住（体弱就体弱）。三样东西锁在一起，一家人管它叫「命」。

这里被冻住的，不是身体，是「去看看」这个动作。

有人会问，那句「这房子不养人」，到底对不对？本书不去判它的对错，也无从判。一座房子养不养人，不是一句话能答的，要看灯、路、话、人一起怎么走。本书只看这句话做了什么：它把一个可以拆开处理的难题，包成了一个只能认的结论。拆开的难题，有人能动手；认下的结论，只剩叹气。

身体怎么样，要医生说了才算。可是「去看看」这条路，是一家人自己走通或走堵的。路堵了，什么事都变成命；路通了，很多事只是事。

◆ 十一、杜家这一回的安排

回到杜家。明远和方晴商量了三个晚上，把奶奶这一冬的安排定了下来。下面只写土和路，不涉及任何身体上的判断。

有一条是第13章留下的规矩，这回也照着办：先不布置好，先问奶奶。方晴把小禾房里的家具图画在纸上，请奶奶用手指着说，床往哪边靠，旧柜子放哪一面。

奶奶指了指靠窗的那面墙，又指了指门边：「柜子放这儿，我摸得着。」于是柜子成了夜里的一处扶手，床靠窗，两样都是她自己点的位置。这样安排下来，布置不是谁替她定的，是她参与回写的。

房间选在哪里。　有两间可选，小禾的房间和那间九平米的书房。书房小，离客厅近，离卫生间远；小禾的房间稍大，离卫生间只有五六步，可是要路过主卧的门。最后选了小禾的房间。理由很简单：夜里那几步，越短越好，宁可路过主卧门，也不要穿客厅。

床怎么放。　老周来看过，说床头别对着门缝，也别对着窗。方晴照着量了一遍，把床头靠到实墙，床边留出一人侧身站的空地，床高能让脚平放着地。床边留的这块空地，是给脚落地的，也是给夜里扶一把的。

夜里的灯。　一只小夜灯，装在床边到门口的墙脚，一只在走廊，一只在卫生间门口。亮度不用大，能看清门槛和地砖的边沿就够。灯的颜色选暖的，免得一醒就彻底醒了。这一件事，成本极小，却是整个安排里最要紧的一项。

路上的东西。　走廊里那两个纸箱，明远搬去了店里。门槛处贴了一条防滑的带子。拖鞋换成鞋帮贴脚、底有纹路的一双，是方晴下楼买的，试了脚才买。

卫生间。　地面干湿分开，门口放一块吸水的垫子，垫子边压牢。马桶边的墙上，装了一根能扶的把手，高度请奶奶自己比划着定。门轴上了点油，不再吱呀响。

水。床头一只带盖的杯子，夜里不用走长路。

家规。　药盒仍然放在奶奶枕边，她自己管，方晴只在每周日问一句：「够不够？」要是哪天觉得哪里不对，由谁带着去看，也当面说好了：明远带，方晴陪，去县城医院。「不说病」那条，明远在饭桌上，当着母亲的面，先破了个口：「妈，你要是哪天夜里不舒服，敲敲墙，隔壁听得见。」

晚上小禾视频打来，奶奶凑到屏幕前，说了一句「我在你的床上睡」，小禾在那头笑，说「那床板硬，你垫厚点」。一家人隔着手机说了几句夜里的事，这也是动能：话顺着屋子流过去，又流回来。

明远那句话说完，奶奶没说话，低头吃饭。过了一会儿，说：「墙薄，我敲得轻。」

这就是回话。老周后来听说，在电话里笑了一声：「那堵墙，比我画的符管用。」本书记下这句，是因为它出自一位风水先生之口，也因为它说的是实话：能起作用的，是隔壁听得见这件事，与符无关。

势能。　方晴找了一个办法，在阳台上放一个旧竹筐，让奶奶每天择菜。菜是方晴下班带回来的，不多，刚好够晚饭。奶奶坐在阳台的光里择，择完把筐递给方晴，说「这个葱老了」。

这一筐菜，在整个安排里，不算最要紧，却是奶奶一天里最有劲的一刻。

安排定下来以后，杜家没有人说「这下保险了」。风水不是保险。这块土只是比之前更诚实一点：它知道了有一位七十八岁的人，每晚要在黑里走六七步。

安排写完，还剩一个问题，是读者读到这里常会问的：房子的格局那么多，哪里先动？这就是解冻从哪一小处下手。

本书的回答，对任何一个家都一样：先动最小、最便宜、最能当晚见效的那一处。

第一处，是起夜那条路。灯、门槛、地面、扶手，一周之内可以全部做完，几乎不花钱，也不动格局。做完以后，一家人心里的第一块石头，先落了地。

第二处，是家规里的那条缝。「不说病」不用一下子废掉，只要松开一条缝：每个人，在饭桌上，说一回「我这几天哪里不舒服」。说什么都行，说「肩有点酸」「夜里醒了两回」也行。不是要谁立刻去找谁，是让「说」这件事，先变得平常。

第三处，是先去看医生。家里谁有一点点放不下的难处，别等它大，别等它有了名字，先约一个时间去看看。看医生这个动作，是整个健康路径里最管用的一步，也是风水管不到的一步。本书写到这里，不再往前走了，往前的事，是医生的。

这三处，都不在「风水」两个字的字面上，却都在风水的定义里。因为风水是 E 对方程运行的影响，能让这条路更顺的任何一处，都是风水。

至于那一句「这房子不养人」、那一句「我们家就是体弱」，不用去反驳它。只要夜里的路亮了，小病有人去看了，不舒服的话有人接了，这些话自己会慢慢没有分量。

回写，也是这样回去的。慢一点，也不要紧。冻了几年的东西，不会一晚上化开，一条缝一条缝地松，已经算在动了。杜家这一冬什么格局也没改，只是灯亮了，话松了，奶奶夜里走得稳了一点，这就是解冻该有的样子：小，实，当晚就看得见。

也别急着给它下结论。这个冬天过去，奶奶回不回老宅，下一个冬天怎么办，这块土会不会再变，都还要看日子往哪里走。方程没有解完的一天，今年对得上的，明年可能要重新问一遍。

◆ 放回日子里

回到开头那个晚上。

杜奶奶搬进小禾房间的第一个夜里，八点钟，就躺下了。方晴在隔壁，没有睡，听着。

十一点多，隔壁有动静。很轻，是脚落在地上的声音。方晴屏住气，没有开门，也没有出声。她听见门开了，一盏小夜灯在走廊脚下亮着，那一小团暖光，从小禾房门口，一直铺到卫生间的门边。脚步很慢，一步，一步，到了卫生间。

门轴没有响。

过了一会儿，水声，又是脚步，慢慢地回去了。隔壁的门轻轻合上。

方晴躺在床上，眼睛看着天花板，心里想的是：原来这几步，是这样走的。

第二天早饭，奶奶喝着粥，忽然说了一句：「夜里那个灯，亮得正好。」

明远没抬头，说：「是方晴装的。」

奶奶看了儿媳一眼，没再说什么。她把碗里的粥，喝得干干净净。

明天能试的办法，只有一个，花不了十分钟：今晚关灯，自己从床边走一遍家里老人起夜的路。　不开手机的灯，闭着眼走也行。哪里磕了，哪里滑了，哪里摸不到东西扶，当场记在纸上。记完，明天先改最容易的那一处。

走完以后，把纸条贴在冰箱门上，让全家人都看见。这张纸条就是一次小小的摊开，它替那条「不说」的家规，先松了半扣。

此外，如果心里冒出什么担心，别自己憋着，找机会跟家里人说一声，必要时去看医生。

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带 走 的 话

房子不让人生病，也治不了病；它只能让起居这条路更顺或更堵。先照亮夜里那几步，再松开「不说病」，该看医生就去看。

小　账

这一章里的 E，让方程更和谐了，还是走向了不等式？ 杜奶奶的日子原样搬来，土是全新的；夜路、拖鞋、地砖、家规都曾走向不等式，灯亮了、路清了、话说开了，才重新配上。

固化在哪里？ 解冻从哪一处下手？固化在「不说病」和「这房子不养人」两句回写里；先照亮起夜那条路，再松开一条缝，先去看医生。

28

第 28 章

收银台后面那盆发财树，换了三回，生意是它带起来的吗

◆ 一、小禾半夜发来的一条消息

十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十点四十，杜明远的手机亮了一下。

是小禾发来的，一行字：「爸，你的店有没有想过开个线上的？不用多，就先把常卖的几十样挂上去，街坊微信下单，你送货。」

明远把手机放在柜台上，没有回。店里已经关了灯，只留收银台上方一盏小的，照着那只招财猫。猫旁边是那盆发财树，叶子有点垂，是第三盆了。前两盆都是养着养着黄了叶，换掉的。

今年县城新开了两家连锁五金店，门脸亮，货摆得平，价签一律朝外。明远的货走得慢了些，这是他自己知道的事。他已经不止一次想过：店要不要缩，要不要挪，要不要照小禾说的，一只脚踏到手机里去。前年隔壁商场请他搬过去，他没答应，这一回，那个念头又冒了出来。

他把卷帘门拉下来，锁好，走回家的路上，对自己说了一句：「也许是这个位置不行了。」

到家，方晴还在批作业。他在饭桌边坐下，说了小禾的消息，又说了一句：「老周以前讲过，收银台那个位置是财位。要是财位真旺，怎么会越来越差？」

方晴把笔放下，没有马上答。她问了另一句：「你说的是『财位不旺』，还是『这几年来买东西的人变了』？」

明远愣了一下。他说不出来。这两句话在他心里是缠在一起的，分不开。

这一章，就是替他把这两句话分开。先配一句大白话：S 是事业显出来的样子，比如生意、口碑、一个月收入稳不稳、店里的气氛；D 是做事业的一步步，进货、接单、待客、算账、决定转不转型；E 是这些步子踩在上面的那块土，铺面、货架、收银台的位置，也包括摆在上面的符号、定下的店规、做事的人心里的「我是个什么样的」。本书的一句话是：风水好，就是 E 高度促进了事业这条路上六条路径的顺利运行。

◆ 二、旧说里的财位、收银台、门前开阔

先把旧书和老生意人的说法摆出来，它们在这里是有来头的。

讲到做生意的铺面，常听到的有几条。门前要开阔，不要被柱子、电线杆、大树挡着；收银台要放在能看见整个店的位置，常说是进门斜对角，背后要有靠，不能背对大门；货要摆得「聚」，不要东一堆西一堆；店门不要正对尖角和直冲的路。这些说法归到一起，就是「财位」「聚财」「挡财」。

附件书二讲大门的那几条，也有同类的话。其中第一条说「门要开在财位」，括号里还补了一句：财位的找法要通过复杂的排盘才能找到〔附件书二·347 页〕。第二条说大门口要朝向来水处，说这样「财源滚滚而来」〔附件书二·347 页〕。这两条放在一起看，有一点值得留意：书里的「财位」，不是随便站在店里指一个角落，是要排盘算出来的。后来流传到店铺里的「进门斜对角」，是通俗版本，把一套推演链压成了一个固定的点。

这一点，本书在第 14、15 章已经讲过：符号态的好处是好记，缺处是它把「怎么算出来」留在了盘里，只把结论交给人。

所以第一句公平话：旧说里这几条，大半是几代做小生意的人，把亲眼见过的事编成了口诀。这是经验的压缩，不是胡编。

接着要问的，是它压缩了什么。

◆ 三、它们对在哪里，先摆足

把这几条一条条拆开，看它到底对在哪里。

门前开阔、不被挡，对的是**看得见**。路过的人先看见门开着，才可能走进来。被电线杆、广告牌、停着的车挡住半张门脸，顾客是真的没看见，不是运气差。

收银台能看全场、背后有靠，对的是**看得住**。店主在这个位置上，对每一个进门的人、每一件被拿起来的货，都有数。这份有数，让店主不用时时提着心，是实实在在的踏实。背后有一面墙，也是同样的道理：人背对空处，难免要时不时回头。

货摆得聚，对的是**找得到**。货分散，顾客找不到，伙计也找不到，慢一点，错一点，口碑就薄一点。

门口不对尖角和直冲的路，对的是**安心**。一进门就觉得有东西冲着自己来，客人待得短，店主待得累。

你看，这几条说到底，是给两方面的人做安排：给店主一份稳定感，给客人一条走得顺的路。旧书把它记成「财位旺」，是用的它自己的话。

这里要说清楚一件事，免得往后说岔：承认它对，并不等于承认「财位上放什么，钱就往哪里来」。前一半是 E 对 D 的安排，是看得见、数得出的；后一半是从前一半里推出来的断语，推多了。

店主的稳定感是真的，顾客的顺路也是真的，可它们是一家店和一批顾客之间的合拍，不是一个角落自己的能耐。

合拍这件事，会随着顾客一起变。所以财位旺不旺，要看这家店此刻对着的是谁。

老主顾的熟路，也该算在这里。明远的店里，老主顾进门，眼睛不往货架上扫，脚直接往里走，三步一拐，到那一排前站住，手一伸就是要的那样。这条路，是几年里无数次来来回回踩出来的，货架和客人的脚是互相迁就的结果。这条熟路，本身就是一份很值钱的合拍，要护住；新顾客的路，要在它旁边另开，不要从它上面碾过去。

◆ 四、事业这条路，换成方程看

现在把事业放进三方程里。

第一条，S=F(D,E)。店显出来的样子，是做事的路和脚下的土一起长出来的。一家五金店，今天的样子是：老主顾进门不用问，新顾客站在门口有点茫然，月底的流水比去年薄了一些。这个样子，是每天进货、接单、待客、算账的那一串步子（D），踩在铺面、货架、收银台这块土（E）上，一天天显出来的。

第二条，D=G(S,E)。想要的样子（S）和现有的土（E），一起定下这条路该怎样走。想让新手也愿意进门，货架又是旧的，那待客的办法就得多一步，伙计要多问一句，台子要多摆一格。

第三条，E=H(S,D)。要让土跟得上路和目标。顾客变了，路变了，土要重新写一遍，才算对得上。这是风水的主方程。

再用六路径看事业。事业这条路，从哪里起手都是可以的。有的店从 S 起手：先听见顾客说「找不到」，再想怎么改路，再改土。有的店从 D 起手：先是进货的路变了，再去看货架摆得对不对。有的店从 E 起手：先换了铺面，再慢慢看生意怎样跟上。这六条路，通得越多，这家店越灵活。风水好的店，是六条里没有哪一条被卡死。

三原理的样子也很具体。顾客的感受和货架的位置顶撞了，要转成待客方式的改变；进货的路和钱袋子顶撞了，要转成货架上货的改变；店主的想法和铺面的现状顶撞了，要转成店规的改变。动力足不足，看的就是这三个转换，是不是真的有人去做。

这里还要补一句，免得读成「事业全靠摆布」：事业有它自己的外面。行情、对手、进货价、街上的人流，都在土之外，是 E 管不着的那一圈。风水只管这一圈里面，E 对这家店自己那几条路径帮了多少、拖了多少。分清了里外，既不会把行情的账算到收银台头上，也不会因为外面的风大，就把里面能改的一格也放弃了。

于是「财位旺不旺」这个问题，就被换成了几个能一件件去看的问题：这家店显出来的样子，和顾客想要的对不对得上？土有没有跟着路写？顶撞转没转成改变？

◆ 五、三界里的店：店规、身份和铺面

事业里的 E，也是三层。

现实界最好懂：铺面的位置、门脸的宽窄、货架的高度、收银台的朝向、过道的宽度，还有门前的路、斜对面新开的连锁店。这一层，有的改得动，有的改不动。门前的路改不了，货架挪一格改得了。

理念界往往藏得最深。它说的是：这家店有些什么规矩。比如，货是按进货先后摆的，新货往里放；赊账只赊给老主顾，赊多少老板心里有数；退货要老板点头；价钱老板说了算。五金店里这类规矩，大半不写在纸上，是靠一天天的习惯传下来。

合伙的店，规矩更要紧。谁管进货，谁管收钱，谁对外谈，谁在店里站着，这是合伙分工。分工要是没有说清，账就容易糊，气氛就容易僵。「老板说了算」在小店里是很常见的一条，它的好处是决定快，一句话就办；它的代价是，伙计看出了问题也不开口，话在心里压着，转不成路。

明远的店里，有一位老伙计阿平，四十出头，在店里干了十四年。货架上哪样货缺了，他比明远先知道。可是他从不在晚上算账的时候开口说「这排该挪一挪」，因为那是「老板的货架」。这样的店规没人写过，却一年年被默认着，写进了店里。

自我界要更轻地碰。事业的 E 里，有一层是做事的人对自己的看法：「我是做小生意的」「我是守摊子的」「我就是做不了大生意」。这类话听起来像是性格，其实是摊位一年年写进去的。守了二十年的摊子，每一个早上，卷帘门拉上去，收银台一站，货一件件点过去，这些动作就是在对自己说：我是这样的人。回写了几千遍，身份就成了土的一部分。

明远说过一句话，被方晴记了很久：「我这辈子，就是个卖螺丝的。」说的时候没有苦，也没有得意，像报一个货号。可是你要看到，这句话一旦成了土，后面的路，「转线上」「换铺面」「做工程配货」，都要先越过这一句，才走得动。

所以事业上哪一层冻得最紧，往往不是铺面，是店规，是身份。

这也解释了一件常见的事：同一条街上，两家铺面差不多的店，一家年年有新花样，一家二十年一个样。门脸、位置、朝向，两家都差不多。差的，是店规里允不允许「试一试」，是身份里有没有「我也可以变一变」这一句。风水先生看铺面，看的多是现实界；日子过下来，真正拖住脚的，常常在理念界和自我界。

◆ 六、发财树、流水账和进店的步数

再看 E2，信息的三种样子，在事业里各占一格。

符号态，是财位、发财树、招财猫、貔貅、铜葫芦。它们在事业里的用处，要说得老实。

明远每天早上开门，第一件事是擦一遍招财猫，不管有没有灰。方晴说，他擦的不是猫，是给这一天找个开工的仪式。这个读法，落在方程里很准：猫没有招来一分钱，明远这一天的头一步，被它排成了一个固定的、稳的开头。D 的第一格有了锚，后面的几步就更顺。

发财树换了三回，每回换树，明远要想：往哪里摆，浇不浇水，叶子黄了是不是店要出事。这一串心思，是树在 D 里生出来的小段落。树本身长得好不好，和流水多少，没有一条算得出来的线。可是树养得好，店主心里的踏实，会让他在柜台后面站得直一点，说话稳一点，这是真的，也是它能做的全部。

貔貅、铜葫芦一类，也是同样的道理：它们是符号，符号是靠约定起作用的。约定的另一头，是店主愿意被它提醒什么。它们的作用，也止于这一层。

逻辑态，是店里的推演链：流水账、进货单、赊账本、动线。流水账是一条链：什么货走得快，什么货压着，哪个月缺了什么，上一回为什么亏。动线也是一条链：顾客从门口进来，先碰到什么，走到哪里停下，再走到哪里掏钱。五金店的好处，是这两条链明远都「在心里」，闭着眼睛能背。只是「在心里」的链，有一个缺处：它是单人的，别人看不到，也改不了。写到纸上、画到图上，才成了几个人共用的土。

数学态，是店里能数出来的东西。从门口走到收银台，大约二十来步。最上一层货架，要踩凳子才够得着。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进来的多是赶着开工的师傅，要的是快；周末上午，多是头一回装房子的夫妻，要的是问。傍晚下班后，又换了一拨。灯光的亮度，店后头仓库的潮湿，卷帘门拉起来的响声，都是可以量的。

这一层的好处，是不吵架。「这个货架挪一格，顾客会不会更好找」，不用争，可以试：数一数一天有多少人在这一排前面站住，几天后再数一遍。数学态给了店一个不靠断语的商量办法。

数学态还有一样好处：它不看人脸色。明远开口说「现在的人真怪」，阿平不接话；可是柜台后面贴一张纸，记一周里每天上午、下午各有几位新面孔站在门口、几位问了话、几位买了东西，一周后摆出来，话就好说了。数是死的，不伤和气，也不认「老板说了算」。

三态合起来，是这样用的：符号态给店主开工的稳，逻辑态把心里的链摆到桌面上，数学态让商量有个可看的东西。哪一态缺了，哪一态就容易被另外两态顶替成「说不清的玄」。

◆ 七、守得住、成全、聚：事业里的三种能

E3 是能量，事业里也是三种。

内能，是守得住的底。 一家店开了二十年，货架、熟客、手艺、「靠得住」的名声，都是内能。明远闭着眼睛认得世上大多数螺丝，老主顾进门不用问，这是不能从账上一笔勾掉的东西。转线上也好，换铺面也好，要先问清：这份底，搬得动吗，搬过去要多久才能存回来。第 17 章讲过：内能清零的代价，是店主和客人一起付的。

动能，是流动与成全。 事业里的动能，是店和客户、伙计、家人之间互相成全的那股劲。顾客在这里买到了合用的东西，伙计在这里学到手艺也有盼头，家里人知道这家店为什么还撑着。这股劲通，事业走得顺；这股劲堵，同样的货卖不出同样的价。

明远的店里，动能有两处特别紧：一处是老伙计阿平，他知道的比明远说出来的多；一处是方晴，她在家里听见的，比店里谁都多。这两处，都是话流向店的通道。通道窄，土就写得慢。

势能，是向往，是口碑的聚。 一家店有没有「聚」，看的是顾客提起它时说什么：「老杜那儿东西全，靠得住」，这是一个聚。但如果新顾客说起来是「老店，挺旧的」，这个聚就停在旧人那里，没有往新人那儿走。势能是向往，向往要有新鲜的人愿意靠过来，才是活的。

势能还有一层要提：它常常来自一件很小的事。一位顾客买到了合用的东西，回头对邻居说一句「那家店肯问」，这句话比门口挂多大的招牌都管用。口碑是一

点一点聚的，聚起来的向往，会把新的人一批批引到门口。这样的势能，是顾客替店写的，店主只能在自己能写的地方先写好：问一句，答一句，送一趟。

三种能放在一起看，这家店的现状很清楚：内能很厚，动能偏窄，势能偏旧。厚的那一头不要动，是命根；窄的那一头是明远最该下手的地方，也是最便宜的地方，因为它只需要几句话，不需要花钱。

◆ 八、「这铺面旺不旺」怎样长成了命

现在回到那个最扎手的问题：这铺面到底旺不旺？

这个问题的难处，是它的答案，本身就是被回写出来的。

举一件小事。去年夏天，店里有三个星期生意特别淡，赶上收银台边那盆发财树掉了好些叶子。明远心里嘀咕了一阵，后来树换了，生意也回来了。他对这件事的记法是：「换了树，就好了。」可是翻一翻那三个星期，前后正碰上学校放暑假、老街那一段修路、不少人出门。树和生意，只是在时间上排在了一起。记忆喜欢把排在一起的事，连成一条因果，连好了，就成了店里的一条「经验」，下一回再淡的时候，第一个动作就是换树。

生意好的那几年，明远的店里，一切都像风水灵。财位摆对了，门朝对了，发财树长得旺，招财猫擦得亮，客人一个接一个。他回头想，会觉得每一样都有来由。老周说一句「这铺面当运」，听着像是准的。

生意差的这两年，同样的东西，一件件换了读法。收银台的位置，成了「是不是压着了」；发财树黄了叶，成了「是不是店里出了煞」；门口那根电线杆，二十年没人提，现在成了「挡财」。眼睛是同一双眼睛，看的东西没变，变的是读法。

读法一旦定下来，会往回写。「这铺面旺」被几年的好生意写成了一种安心，「这铺面不旺」被几年的差生意写成了一种泄气。安心的时候，店主敢进货，敢赊账，敢多雇半个伙计；泄气的时候，店主少进货，少说话，早关门。这些动作又一次次落在店里，货少了，灯暗了，顾客来了看一眼就走。断语于是成了真的。

办法在哪里？不是去争「旺」还是「不旺」，这是两本互相印证的账，吵不出结果。要做的是把断语拆回它的材料：这个月进了几次货，门口停了几个人，货架上哪一排空了多久。材料拆开，断语的劲就泄了，剩下的是一件件能处理的小事。

本书第 7 章、第 10 章讲过这个过程：断语是被结局喂出来的，喂得久了，就像规律。

生意好时，一切都像风水灵；生意差时，一切都像风水坏；两种读法，都是 S 回写给 E 的，不是铺面自己说的。

这不是要说「风水完全是心理」。铺面的位置、门前的路、旁边新开的店，是实在的土，是真会影响生意的。只是要把两件事分开：土的实在影响，和读法回写的那一层。实在的那一层，要用数得出来的办法看；读法的那一层，要从一处小地方慢慢松。

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比如连着几个月睡不着，一想到店就喘不上气，那已经不是改一格货架的事了。

◆ 九、明远桌上的三条路

回到杜家的饭桌。小禾发来消息后的第三天，明远把三条路摆了出来。

第一条，**转线上**：把常卖的几十样挂到手机里，街坊下单，他送货。第二条，**换铺面**：商场那边又来问过一回，位置亮，租金还给得下来。第三条，**照旧**：什么也不动，等行情。

方晴没有帮他选，只是拿了一张纸，画了一个小表，问他三个问题：这条路要用到店里哪一份内能，它和现在的顾客对不对得上，它让哪一处的话流得更通。

先看**换铺面**。商场那个位置，从门前开阔、人流多的角度看，的确是旧书说的「亮堂」。可是对明远的店，这是换一块整的土：货架要重排，顾客要重认，阿平要重新记货位，二十年积下的「老街口老杜」这个名头，要在新地方重新存一遍。内能清零，要付的代价是两边一起付。更要紧的一点：商场里来的，多是逛的人，不是缺一个合页就急着要的人。五金店的老顾客，大半是急用的，认的是熟路。新的 E 进来，对着的 D 是另一批人。

按不等式看：旧 E（街口铺面、熟路、老主顾）与新 D（商场里逛着买的客）对不上，要先有一个很长的磨合期，方程才能重新成立。这不是说商场不好，是说这条路更适合一家本来就卖「逛着买的东西」的店。

再看**照旧**。照旧不是错，内能是完整的。只是顾客在变，E 不变，S 会一年年往下掉。第 25 章里门口那张台子，已经在这条路上开出过一格，它还在，有时被推进去半米，又被推出来。这说明照旧里也有可以动的缝。

再看**转线上**。小禾的想法，难处在对的地方：它不动内能，只是在 E 上加一块新的小土。几十样常卖的货，是明远最熟的货，他不用重新认；街坊是老顾客，微信里本来就有；送货上门，是他本来就会做的事。新顾客那一头，也多了一条路：不必站在门口张望，在手机里先看一眼，知道这家店有什么、什么价。

这样看，三条路里，最小的一步是线上，最大的一步是换铺面，照旧是不动。三条路没有哪一条是「风水对」的，要看它们各自对内能、对动能、对势能做了什么。

方晴把表给他看。明远看了半天，说了一句：「这么看，我先不动店，先把线上试一试。可那个收银台的位置，是不是该换换？」

方晴说：「你先问问阿平，他站在这个位置看过什么。」

第二天，明远问了阿平。阿平想了一会儿，说了一件明远从来没听过的事：「老板，你站在收银台后面，进来的人第一眼看见的是你的后脑勺——你在算账，头低着。新来的人不敢开口。」

这一句话，比任何财位的断语都准。它是一个站在店里十四年的人，看到的数学态：从门口到收银台，那二十来步里，客人先看见的是什么。

这时候，解冻有了第一处，很小：**明远每天开门的头一个钟头，把算账的位置从收银台后面挪到店里侧边的矮桌，收银台那里，抬着头站着。** 收银台没动，位置没换，换的是他站着的样子。再加上一条店规：新来的顾客进门，谁先看见，谁先说一声「想找什么」。这条规是阿平提的，他怕是自己多嘴，是方晴在饭桌上劝明远「先和老伙计商量一条店规」，明远才在第二周把这件事说给阿平听的。

第三周，阿平又提了一件小事：门口进来右手那排水管接头，最常被装修新手问到，却放在第四排。他说，能不能只把那一排的位置和最里头的电工用品对调一格。这一格换下来，不用搬全店，一个周日下午，两个人，半天。明远站在旁边看着阿平一件件搬，心里有点发紧，货是他二十年的手感。搬完，他在原来的位置上

站了一会儿，伸手去拿，摸了个空，又笑着缩回来。这一下摸空，是内能在松动时的真实滋味，不要当它是坏事，它说明老手感正在学新位置。

线上那边，小禾说先试三十样、试两个月。方晴替他在小区业主群里发了一条，只说「老杜店里的常用货，可以送上门」。头两周只有五六单，其中有一单，是住在隔壁小区的一位阿姨，要换一个厨房水龙头的软管，不知道买哪一种，在微信里发来一张照片。明远看了照片，回了一句：「型号我知道，下午送过去。」

这一单很小。可是你要看，它是一次完整的回写：顾客的难处（S）进了手机，路（D）变成了「看照片、认型号、送上门」，土（E）上多了一块能让她开口的地方。

线上这一块，还有一层要老实说：它也是一种新的 E，也会固化。手机里的货架一旦排定，几十样货的顺序、图片、说法，也会被几个月的下单一点点写成「这家店线上就是这样」。所以小禾叮嘱爸爸，每个月只动一次排序，让它保持能动的样子。

后面的事还没有写完。有的周一单也没有，有的周三单、四单。线上这一块，能不能成一条稳的路，要一个季度、半年之后才知道。

◆ 十、小禾的桌子：合租房里的工作角落

事业的 E，不只在铺面里。小禾这一代，很多时候，事业是在一张桌子上做的。

小禾在深圳合租，一个小房间，十来个平米，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折叠桌。公司有两个星期是居家办公，她就坐在这张折叠桌前，对着电脑画图。

这张桌子，要问几件很具体的事。

先是**桌子和床的距离**。床就在桌子边上，转个身就是枕头。居家办公的头几天，小禾发现自己中午总想往床上倒一下，一倒就是一个小时。这一点，用不着断语，是数学态的距离：床与桌隔着的步数，是零。晚上睡觉的时候，眼睛一闭，白天没画完的图又在脑子里转起来，因为桌子也在视线里。

再是**光**。房间只有一扇朝北的窗，白天要开灯画图，色温偏冷，眼睛酸。夜里关了灯，桌上笔记本的光又晃到墙上。光是数学态，是可以调的：灯的位置，色温，亮度。

再是**噪声**。合租的客厅就在隔壁，室友做饭、看剧、打电话，声音一阵一阵从门缝里过来。设计要看线、看比例，不能一直被打断。

最后是**边界**。居家办公最容易失掉的，是「上班」和「下班」之间那道线。桌子是同一张，房间是同一间，下班了，还是坐在那里。工位上的边界，不是墙，是一小套固定的动作：开始时打开某盏灯、戴上某副耳机，结束时合上电脑、把它推进桌下，再坐回床边吃饭。

小禾是做室内设计的，她自己心里有数，不需要谁来告诉她把桌子摆在某个「文昌位」。她做的，是几件小事：桌子往窗边挪了半米，让光从侧面来；床和桌之间拉了一块布帘，坐下时看不见床；桌上放一盏专用的小灯，亮着就是上班，灭了就是下班；室友的做饭时间，她排进了自己的午休。

这几件事里，有一件值得多说一句：布帘是她从公司的样品间里要来的一块旧样布，没买新的。她对这件事看得很清楚：布帘挡的是视线，挡不住心里的那条线，心里那条线靠的是那盏灯，亮了就是上班，灭了就是下班。工位上的边界，一半在物上，一半在每天重复的那几个动作里。

这几件事，没花几个钱，也没有动租来的墙。它们只是在 E 上，把「工作」这条路和「睡觉」这条路，分开了半步。

小禾后来在电话里说了一句：「我现在才明白，我给客户画的小户型，要先问他们的路，再画他们的墙。」

这一句，也是写给她自己以后那间小户型的。要是将来真有一间四十来平米的小户型，工作角落在哪里、和床隔着什么、光从哪边来、声音往哪边去，这些要先过一遍路径：工作的路、睡的路、吃饭的路，各自占哪一角，哪里会互相顶撞。小户型的好处和难处，都在这里：每一寸都是共用的，所以每一条边界都要被认真画出来。

◆ 十一、换城市、换行业：旧土与新路对不上

最后说一类更大的时刻：转型，跳槽，创业，搬办公室，换城市，换行业。

这类时刻的方程，只有一个共同点：旧的 E，跟新的 D 对不上。

有一位林姐，四十一岁，在一家会计事务所做了十五年账。她想开一间小的烘焙店，辞职，租了一个铺面，在一条陌生的街上。头三个月，她发现自己的手一直在抖：不是不会烤，是整个人的「土」都换了。过去的土里，有安静的办公桌、一本本账、一个个固定的月底；新的土里，有早晨四点的炉子、顾客的脸、卖不完的面包。路换了，土还是旧的：她习惯独自把账做得滴水不漏，却没习惯顾客站在柜台前等她抬头。

这里的不等式写得很清楚：旧 E（算账的耐心、独自做事的习惯、「我是做事细的人」）与新 D（站柜台、应酬、熬夜）对不上。对不上，不是她不行，是土还没有跟着路写。

她后来能把店撑下来，用的办法很平常：先把早上的流程，写成一张纸，贴在炉子边上，让账的耐心用在这里；再让一位熟客，每周六早上帮她站一小时柜台，她站在后面学着抬头。这里没有大的改动，只是让旧土里最好的那一块，搬到新路上去用。

换城市、换行业，都是这个样子：**不能指望旧的土一夜换新，也不要把旧的土全丢掉；要在旧土里挑出还能用的一块，让它先跟着新路走。**

搬办公室也一样。新的办公室，光好、地段好，可是同事们从前去茶水间的那条路没有了，午饭的小圈子也散了。这时候，要在新的 E 里，先给原来的 D 留一个位置：一张共用的桌子，一个固定的午饭时间。

搬到新的办公室，还有一处常被漏掉：旧办公室里，每位同事的「路」是和那块土一起长的。谁的桌子靠窗，谁最先接电话，谁习惯在走廊里碰到领导，这些都是土里的暗线。搬了以后，桌子重新分，暗线全断。头两个月，大家觉得「气氛不对」，其实是路还没在新土上重新踩出来。给它一点时间，也给它几件小事：先定下谁坐谁旁边，先留一个固定的碰头时刻。

这一类时刻的另一个风险，是把「对不上」读成「命不好」。对不上，是一道可以量的缝；命不好，是一个封了口的断语。缝能补，断语补不了。

◆ 放回日子里

回到开头那个晚上。

十月快过完的时候，明远在收银台后面站了一个早上。他没有换位置，也没有换树。他只是把头抬着，看进来的每位客人，说一句：「想找什么？」

那天上午，有一位年轻的女人，站在门口，往里看了很久。明远说了那句话。她笑了一下，说：「我想买个能挂东西的钩子，贴墙上的，不要打孔。」

明远说：「跟我来。」

他从货架中间抽出一小包，递给她，说了价钱。她付了钱，走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那盆发财树，说：「这树长得挺好。」

明远没有答，低头擦了一下柜台。

晚上回到家，方晴问他：「今天怎么样？」

他说：「一般。」

停了一会儿，他又说：「那个人说树长得挺好。」

方晴笑了：「是你擦得勤。」

这件事，没有谁说这是风水。收银台还在那里，树还在那里，财位还是旧书里那个排盘排出来的、没有人真正排过的位置。可是店的土里，多了一个小小的东西：一位新顾客，第一次，没有空着手走出去。

你也可以拿自己的事业试一下，一个明天就能开始的小办法，分三步：

第一步，**在店里、办公桌前、工位上，站或坐到客人、同事、第一次来的人的位置，看三十秒**。看见的第一样东西，是什么？

第二步，**问身边最老的那位同事或伙计一句话：「你在这个位置，看到过什么我没看到的？」**记下来，不争，不辩。

第三步，**只选一处，改一格**：把一块货架的顺序挪一挪，把一个话头固定下来，把桌子往窗边挪半米。一周后再看一眼，什么变了，什么没变。

哪一步都不用花钱，也不必等到一个好日子。要是三步走下来，什么都没有变，也不必沮丧：那恰好说明，这一处的土要么已经很对，要么冻得比想的深，可以换一处再看。

不必买摆件，不必大改铺面，也不必先去问财运。事业的土，是被每一天写出来的，也是能从一天里松开的。

带 走 的 话

事业旺不旺，要看人、路、土对不对得上；换位置之前，先把一格货架、一句话、一条店规改顺。

小　账

这一章里的 E，让方程更和谐了，还是走向了不等式？ 杜明远的店，内能很厚，顾客的 D 已变而铺面的土没变，方程在新顾客一头走向了不等式；站姿、店规和线上那块小土，让它松动了一格，还没有成。

固化在哪里？ 解冻从哪一处下手？固化在店规（「老板的货架」）和「我是卖螺丝的」那句身份里；从收银台前抬头那一格、和老伙计商量的一条店规下手，不先动铺面，也不先动内能。

◆

结语

从趋吉避凶，到解冻与重写

◆ 一、一年以后

一年过去了。

县城那套旧房还在杜家名下，没卖。惠州乡下的老宅还立着，屋顶上换了三十几片瓦。深圳那边，小禾的合租房里多了一个纸箱，里面是她看房时攒下的户型图。

这本书开头的时候，杜家为三件事犯难：旧房要不要卖了换新楼盘；老宅要不要翻修、奶奶要不要接出来；小禾想不想买一套小户型。一年以后，这三件事没有一件"办完"。

可是它们都不在原来的地方了。

先不说它们到了哪里。请允许本书先把前面二十八章走过的路，收成一条线。你读到这里，手上已经有了很多东西：定义、判据、路径、原理、回写、固化、三界、三态、三状态、旧书的重读、一套诊断法。它们看上去很多，其实只是一件事的不同面。

◆ 二、七条话，收成一句话

回头数一数，王德生博士给风水立下的承重命题，一共有七条。

第一条，是定义：风水，就是新的 E，如何与已有的 D、与目标的 S 形成一个和谐的方程，也就是三方程里的第三条，E=H(S,D)。你搬进一间新房，装一面新镜子，开一家新店，都是往一个已经在走的日子里放进一块新的土。这块土和你走的路、和你想去的样子合不合，就是风水。

第二条，是再宽一点的判据：风水好，就是三方程不走向不等式。S=F(D,E)，D=G(S,E)，E=H(S,D)，三条都还成立。哪一条成了不等式，日子就在那一处硌脚。

第三条，是藏在里面的两层。一层是六路径的通顺，就是常说的"六六大顺"；另一层是三原理的动力充足：两者顶撞，第三者转得动。合起来说，所谓风水好、六六大顺，就是 E 高度促进六路径的顺利运行。E 不是六路径之外的背景，是推着六条路一起走顺的那块土；风水差，就是 E 拖住了、卡住了其中几条路径。

第四条，是焦点：风水的焦点是 E。E 有三层，这三大元素怎样影响三方程、六路径、三原理，是全书一直在看的事。E1 三界（理念界、现实界、自我界），E2 信息三态（符号态、逻辑态、数学态），E3 能量三状态（内能是真，动能是善，势能是美）。

第五条，是合起来的一句：风水，就是 E1、E2、E3 对 SDE 方法论具体运行的影响。好，是正面的影响；不好，是负面的影响。

第六条，是来路：风水是 S 不断地回写 E 而形成的。它不是地里本来就有的，是一家人的日子、一个村子的日子、一间店的日子，一遍一遍沉下去，沉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第七条，是结局：风水固化，就是 E 固化；E 固化，就会连带固化 D 和 S，于是整个 SDE 被冻住，形成所谓的"命运"。

这七条，你可以收成一句话：

风水不在地里，在样子（S）一遍遍回写进土（E）的沉淀里；土一旦冻住，就把路（D）和样子一起冻住，人们管这个叫命。

所以风水不只能看，还能写。

请留意"写"这个字。它决定了这本书和旧书的分岔。

◆ 三、一条走廊，从头走一遍

七条放在一起，容易显得抽象。不如拿杜家旧房里那条走廊，从头到尾走一遍。

那条走廊从大门直通客厅，不到八米。搬进来的头一年，它只是一条路。

先是**回写**。一家三口每天在这条走廊上走，下班的人把包随手放在走廊尽头的柜子上，放学的孩子把鞋甩在门边，一天，两天，一年，十年。这些走法一遍一遍

沉下去，柜子的位置、鞋架的位置、灯开关的位置，都被走法定了下来。走廊的样子，是这家人的日子写出来的，不是建房的时候就有的。

接着是**固化**。二十多年后，孩子走了，两个人的作息松了，走廊还在按"三个人匆匆进门"的样子排着：窄，直，一进门就看见客厅的电视。进门的人，一路走到沙发，不停，不看，不说话。这条路把人"送"到了沙发上。D（作息和动线）被它固定成了"进门、坐下、开电视"，S（这家人显出来的样子）也跟着成了"各自一块屏幕"。这时，旧书的断语就会说：直冲的走廊，家人不和。这句断语在这里"准"了，因为固化在这里最深。

然后是**方程**。S=F(D,E)：样子是路和土一起定的，这家人的样子成了沉默；D=G(S,E)：他们想有一点晚饭后的闲话，可路径被走廊限死了，没有一处可以停下来；E=H(S,D)：走廊本该跟着他们现在想要的日子重写，却二十多年没动过。三条方程里，至少有两条已经成了不等式。

再是**六路径**。从 S 起手（想要晚饭后能坐下说话）的路，卡在没有地方坐；从 E 起手（先动走廊）的路，卡在拆不得；只有从 D 起手（先改晚饭后的习惯）的路是通的。六条里只通一条，所以日子里总觉得使不上劲。**这就是 E 拖住了、卡住了几条路径**。

三原理也跟着转不动：想说话的 S 和直通的 E 顶撞，本该转成 D 的改变，只是没有人知道从哪里改，顶撞就变成了各自叹气。

最后才是**解冻**。他们没有拆走廊，只在走廊中间靠墙放了一张窄凳，上面一盏小灯。头几天没人坐，后来方晴下班回来，坐在上面脱鞋；明远有一回坐下来，把手机翻了一遍，抬头问一句"今天怎样"。

你看，七条承重命题，在一条走廊上全用到了。它们是同一条线上的七个点，不是七件事。

◆ 四、旧书对在哪里，停在哪里

本书从头到尾没有把旧书当作敌人。

旧书里的很多话，是几代人真真切切地住出来的经验。门敞亮，家里不憋；路冲到门上，进出不安；屋后有靠，心里有底；墙角抵着人，日子久了让人烦躁。这些话有道理，有的道理甚至比我们今天的说法更直接。

它们的难处，不在对不对，在于它们讲的是**结果**，没有讲**过程**。

旧书说"这样的房子，住着如何如何"。这句话是一个断语：一张图配一个结局。它能抄，也好记，所以流传得广。可是断语背后那条路——这个结局是怎样一步步长出来的——旧书很少讲。它不讲，读书的人就只能去"信"或"不信"。

信了，就把断语当成地里本来就有的东西，照着去避、去镇、去化。不信，就当成迷信放在一边，连里头那些实在的经验也一起扔了。

本书做的事，是把断语还原成过程：这个结局，是哪块土、哪条路、哪个样子，在什么样的顶撞里一步步写出来的；又在哪一处冻住，才让后来的人觉得"准"。

还原了过程，断语就不再是判决，成了一张地图：这里有一处固化，那里有一条路堵着，这边的动力转不动。地图上的每一处，都是可以下手的地方。

这就是书名里"发生学"三个字的用处。

◆ 五、旧房：不卖，也不是不动

现在回到杜家。

先说县城的那套旧房。

一年前，这件事是一个二选一：卖，换新楼盘；或者不卖，继续住。全家吵过几回，明远说旧房住惯了，方晴说孩子都大了，房子该换，小禾在电话里说你们先别急着决定，每一次都没有吵出结果。

本书给了他们另一种问法：这套房子，现在到底哪里冻住了？

答案没有写在房价里。一点一点看下来，冻住的是几件很具体的东西。一条从大门直通客厅的长走廊，二十三年里被一家人走成了"下班回家一路走到沙发"的习惯；朝北的那间小房间，堆满了小禾读书时的东西，门一直关着，成了家里最不用的一间；饭桌靠墙，三个人吃饭，总有一个人背对门。

这些都不是"凶"，是方程里的三个小小的不等式。D（作息和动线）变了，孩子走了，两个人的日子比以前松了，E 还按三个人、带着一个念书孩子的家排着。

所以他们的第一步，没有去中介那里。他们只是把朝北那间屋子的门打开，把小禾的旧书搬走一半，腾出一张书桌，让方晴有了一个晚上批作业的地方。她以前在饭桌上批，一边批一边听电视。

就这么一件事。

那张书桌是几天以后才有人坐的。头一个晚上，方晴还是端着作业本去了饭桌，走到一半才想起来，退回去，在朝北的屋里开了灯。屋里有一股放久了的纸味，窗台上落着一层薄灰。她擦了窗台，把作业本摊开，电视声被两道门隔在外面，只剩一点闷闷的响。批到第三本，她听见客厅里明远关了电视，过了一会儿，门口探进半个脑袋，问她要不要喝水。隔着一道门，有人问另一间屋里的人要不要喝水，这在这套房子里，已经好些年没有过了。

可是这一步也卡过。腾书的那个晚上，明远站在门口，看着一摞摞旧课本，说了一句：“这些你妈留着干什么，小禾都工作了。”方晴没有应，把最上面一本翻开，里面夹着小禾十二岁时画的一张全家图，三个人站在走廊里。那个晚上，书只搬走了一半。剩下一半为什么留着，谁也没说清，这是到现在也没解开的一点：东西里压着的是旧日子，还是一家人不想承认孩子已经走远了。

后来他们又添了一条小规矩，也没有写在哪里：晚饭后的半小时，电视不开。起先谁都不习惯，明远翻了两回报纸，方晴剥了一个橘子，话是一句一句挤出来的。头一周只说了些柴米油盐，第二周，明远说起五年后退下来的事，说他不想一直守在店里。这句话，饭桌上他讲过一回，没人接；在这半小时里讲，方晴接了。

接下来的事还在发生。旧房卖不卖，现在没有定论，账还在算。可是有一点变了：这笔账里，原来只有"房价"和"学区"，现在多了一栏：明远五年后退下来，这套房子里，两个人想过怎样的日子。方程里补进了一个原来没有写进去的 D。

卖，也许会卖；不卖，也许会不卖。不管是哪一种，这个决定都不会再是在不等式里做出来的。

◆ 六、老宅：奶奶两头住

再说老宅。

一年前的难题是：翻修，还是不翻修；奶奶接出来，还是留在乡下。

明远一直觉得是孝心问题；方晴觉得是安全问题；小禾觉得是奶奶自己的意愿问题。三个人说的都对，可是三个人说的是同一件事的不同面，没有一个面是方程。

后来，他们用了本书讲过的办法：先不问"改还是不改"，先问"老宅里，奶奶守得住的是什么？"

答案很小：灶间，门口那个矮凳，窗台上的一盆薄荷。那是奶奶七十多年里一遍一遍回写出来的东西，是她的内能。至于漏雨的屋顶，潮湿的墙脚，冬天没有取暖的卧室，是 D 变了，E 没有跟上的地方：奶奶老了，需要的是暖，是稳，是夜里起身不要摔。

所以翻修分了两步。第一步，没有碰灶间和门口，只换了漏雨的那一片屋顶，在卧室加了暖气和一个夜灯。第二步，要不要改厕所的位置，要不要把门槛放平，他们说，等第一步住一个冬天再看。

奶奶去县城住过一个冬天，又回去了。她说县城的房子"没有地气"。方晴一开始不理解，后来想：奶奶说的"地气"，也许就是那一排邻居的招呼、那口井、村里的狗叫。这些东西，一栋楼里不是没有，只是还没有被奶奶自己写进去。

奶奶回老宅那天是个晴天。明远开车送她，一路上她话少，到了村口才指着榕树说，叶子落光了。进了门，她先去灶间，手在灶台边沿摸了一圈，又去窗台前，把那盆薄荷转了半圈，让没晒到太阳的那一面朝外。明远站在天井里看着，忽然明白，她是在把屋子重新认一遍，认回来，这屋子才算又是她的。走之前，方晴往卧室里又看了一眼，夜灯亮着，暖黄的一小团，照着床沿到门口那一段地。她没说什么，只是把灯的位置记在了心里：下回来，先看这盏灯还亮不亮。

现在奶奶是两头住：冬天最冷的两个月在县城，其余时间在老宅。这个安排没有人说它是对的，它也不是最后的样子。只是三个人都知道，每过一个季节，就要再问一遍：这一处，现在怎么样？

老宅这边，卡住的是一句话。去年腊月，明远在电话里劝奶奶，说县城暖和，楼下就是医院。奶奶隔了一会儿，说：“我走了，这屋子就是一间空屋了。”明远在店里站了很久，没有再劝。这句话他至今没有想出该怎么接，因为奶奶说的不是屋子，也不是地气，是她自己要不要成为那个让老宅空下来的人。灶间可以不动，屋顶可以换，这一句，换不了。

这就是回写一步最朴素的样子：做完一件，回头看一眼，再改一笔。

◆ 七、小禾：看了三套房

最后是小禾。

她想买房。一年前，她的问法是：深圳的房价这样，我到底买不买得起，买了会不会后悔？

后来她的问法换了：我想要的日子，有哪几条路？我要买的那块土，能不能让这几条路都走得通？

她自己是做室内设计的，所以这一年里，她把本书的诊断法，用在了看房上。她看了三套。

第一套，采光好，价格也合适，可是只有一扇朝西的窗，夏天下午五点以后，客厅像一只烤箱。她想起第16章讲的数学态，没有说"这套房风水不好"，只是在表格上写：采光和通风，两条路径有一条堵了，补救成本是什么。算完，放弃了。

第二套，户型方正，朝向对，可是进门就是一堵墙。那堵墙她可以拆，也可以不拆。她留了一个问号：拆的话，这家人要多花多少，要不要先问物业？

第三套，她还没去第二次。

还没去的原因，说起来很小。第一次是周六上午去的，楼道里静，阳光从北边的窗斜进来，她站在客厅中间，觉得就是这儿了。回合租房的路上，她想起一句老话：看房子，要看它周三晚上的样子。她在日历上记了一笔：周三，晚八点，第三套。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她知道自己一旦兴奋，就会把没听见的声音自动补成安静。

三套里，她最看重的一个标准，不是哪套更好，是：**哪一套，让我往后的日子还留着可以改的余地**。她买不起一个什么都完成了的房子，她要买的是一块她可以继续往里写的土。

卡住的是一个晚上。第二套房看完那天，小禾坐在合租房的床沿，表格填到一半，忽然给方晴打了电话，问：“妈，万一我买了，过几年想回惠州呢？”方晴说：“那就卖。”小禾说：“卖了亏呢？”电话两头都静了一会儿。表格里没有一栏能填这件事：这块土她写进去之后，会不会反过来把她留在一座她还没决定要不要留的城市里。她把那个问号留在了表格最下面一行，没有擦。

这件事还在进行。首付还没有凑齐，哪一套会是她的，一年后的今天，没有人知道。可她看房的方式已经变了，她看的不再是"这套房的断语是什么"，而是"这块土，现在冻在哪里，我能松开哪一处"。

三件事放在一起，有一处相同：每一件卡住的地方，都不在房子里，在一句话里、一个晚上里、一摞书里。

这不奇怪。E1 的自我界，本来就是记忆、身份和情绪沉下来的地方，它比墙更晚松，也比墙更不肯被人催。本书没有给这三处卡点任何办法，因为它们现在还不该有办法。能做的，只是不绕开它们：承认这里冻着，承认这一笔暂时写不下去，让方程在别处先松几格，等这一处自己慢慢有了缝。

有些事，要等一个冬天，要等一次电话，要等一个人自己翻到那张画。等，也是回写的一部分。

◆ 八、九编回望：一路上换过的眼睛

收线之前，值得回头看一眼这本书走过的路，因为每一编，都在换你看房子的眼睛。

第一编先给了一把尺子。一座房、一块地、一面镜子，都是一个新的 E；它好不好，看三条方程还成不成立，看六条路径通不通，看三条原理转不转得动。从这一编起，"这房子好不好"换成了"这房子和这家人的日子合不合"。

第二编讲来路。风水不是地里本来就有的，是日子回写出来的；人旺宅旺，人去宅衰，是回写的方向变了；历代的断语，本身也是回写，是一代一代的结局被沉

淀成了"规律"。读完这一编，你再看一句断语，会先问：这句话是谁的日子写出来的？

第三编讲冻住。房子、规矩、习惯一起冻住，同一条路走三十年，D 和 S 也被带着冻住；整个 SDE 冻住，就是命。断语"准"的地方，常常正是固化最深的地方。这一编是全书最沉的一编，也是最需要你读得慢一点的一编。

第四、五、六编，把 E 拆成三层看。E1 里有山水门窗，有家规宅规，也有老宅放不下的记忆；E2 里有罗盘八卦的符号，有飞星的推演，也有采光通风这些可以算的数；E3 里有守得住的内能，有流动成全的动能，有向往聚拢的势能。拆开以后你会发现，旧书讲得最多的是符号态，最少的是数学态；讲得最多的是现实界的形，最少的是自我界的人。

第七编用这把尺子重读旧书。三箭射屋、路冲、蛇行路，是哪条路径被堵；旺丁旺财、八运九运，是 D 一变，等式成了不等式；化煞镇宅，只动符号，常常解不开固化。旧书没有被推翻，被放回了它该在的位置。

第八编把尺子交到你手上：先找固化点，再查方程、路径、原理，最后加回写一步，连成循环；买房、租房、装修、搬家、分房，每一次都是一次解冻的机会；到了店铺、教室、办公室、村子，许多人共写的 E 冻得更深，只能一处一处写活。

第九编把尺子带进三件最切身的日子：孩子的书桌，老人夜里的那几步，铺子里的货架和收银台。三件事都没有风水师能替你断，也没有摆件能替你办，只能一处一处看方程成不成立，一处一处松开。

九编，讲的其实是同一件事：**房子是日子写出来的，所以日子可以再写。**

◆ 九、那么命呢

你也许还有一个问题：说到底，命是不是真的能改？

本书对这个问题，只能老实回答三句。

第一句：**命是 E 的长期稳定化。**这不是否定命，是给命一个出处。命，是日子被一遍遍写进土里，土又一遍遍把日子推回来，推了几十年，成了看上去"自己长出来的"样子。所以命是真的，它有分量，有惯性，不是想改就改。

第二句：**稳定化不等于不能动**。固化再深，也有一处是松的；松的那一处，往往就是最近的一次顶撞：一个孩子的一句话，一场病，一次搬家，一封辞职信。这些都是命上的裂缝。本书的所有方法，说到底，是教你认出这种裂缝，然后在裂缝上写一笔。

第三句：**能改的是写法，不是结局**。本书没有说，你一改，运就好了。它只说，当你把一块冻住的土松开，方程重新可写，路径重新有通的可能，这时日子会有它自己的走法。这个走法是好是坏，要看接下来的许多遍回写。

所以，命不是被"改"掉的，是被一笔一笔"写"开的。写开了，也不会成为新的命，因为你已经知道，它随时可以再写。

这大概是本书最想说的一点：**不是逃出命，是知道命是怎样写成的**。

◆ 十、从趋吉避凶，到解冻与重写

三件难事，三种走法，有一个共同的地方。

没有一家人是被某个"高人"点了一下就好了的；也没有一件是"一次改到位"的。每一件，都是先找固化，再查方程，再看路径和动力，然后从最小的一处下手，做了，回头看，再改。

这就是本书说的：**从趋吉避凶，到解冻与重写**。

趋吉避凶，是旧书给的一条路。它的前提是：吉凶是地里本来就有的，你的事情，是去看清楚，躲开凶的，靠近吉的。这条路有它的用处，可是它有一个隐藏的问题：它把你放在了"被动的看者"的位置上。

解冻与重写，是另一条路。它的前提是：吉凶不是本来就有的，是许多遍的日子一遍遍写出来的；写出来的，就可以重写。这时要做的事，是找到那一处冻住的地方，松一点，写一笔。

这两条路，并不互相排斥。看，仍然是第一步；本书从头到尾，也没有劝你不看。可是只看不写，就容易把现在的样子当成命。

有一点请你特别留意，这也是本书反复说过的：这里的"写"，不是某一个人坐在那里拍板决定。杜家三件事，没有一个"决策者"。是一条走廊、一张饭桌、一盆薄

荷、一份首付，加上一家人的日子，在一次次顶撞和回头里，慢慢显出了现在的样子。风水从来是这样来的，也只能这样改。人在里面，是被日子显出来的，也是一笔一笔写日子的。

还有一件事要说得老实：这套方法，不保证任何结局。它不会告诉你生意一定好、孩子一定考上、病一定会好。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它能给你的，只是一个比较清楚的问法：这块土，现在冻在哪里？

◆ 十一、读完以后，留下什么

最后，说说你读完这本书之后，可能会留下什么，也可能什么也没留下。

也许你会把旧书上的断语看成另一种东西：不再是吓人的判词，成了一个线索，指向某一处可能冻住的地方。

也许你再走进一个房间，眼睛会先去看那条走廊、那扇门、那张桌子，问一句：这是谁写的，为了哪一种日子写的？

也许你会发现，那些你怎么也解不开的难处，其实是方程里的一条不等式，只要找到那一处，就可以松开一点点。

也许什么也没有。你合上书，日子照旧。这也很正常，因为冻住的东西，本来就不是一本书能松开的。

可是请你记得一件事。这本书的每一个例子，都是从最小的一处开始。杜明远没有拆货架，方晴没有换教室，小禾没有辞职买大房子。他们都只是在一处，写了一笔。

一笔，就够了。

说完这些，再给三种读者各一句话。读到这里的你，大概属于下面三种里的一种，或者几种都沾一点。每一种，本书都想单独说一句。

如果你本来就信风水。请继续看，也请继续请教像老周那样的人。他们手里有几代人住出来的经验，这些经验是真的。只是下一次听到一句断语的时候，多问一句：这句话，说的是哪一块土、哪一条路、哪一个样子？问清楚了，你既不必惶恐，也不必花冤枉钱去镇一个并没有冻住的地方。老周有一回说过，他看房子，一

半在看房子，一半在看住在里面的人。这句话，本书只想接着往下说：看清了人，也就看清了方程。

如果你一向不信。请你至少留下一样东西：房子会写人，人也会写房子。你不必相信罗盘，也不必相信飞星，可你总不会否认，一条走廊能把一家人送到沙发上，一间没有墙的办公室能让人戴上耳机，一口淤了的塘能让一个村子更冷清。这些，不需要神秘的东西来解释。这本书做的事，是把你本来就知道的这些，排成一套能用的问法。

如果你正处在一件难事里：卖不卖房，搬不搬家，该不该把老人接出来。那么请不要急着找一个"答案"。先把那个答案要落脚的地方看一遍：它冻在哪里？有哪条路堵了？守得住的是什么？有时候，这三问问完，原来的问题就换了模样。如果是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这本书能帮你看清房子，帮不了你治病。

有一种读法，本书希望你不要用。

不要把这本书读成一套"更高级的风水术"，拿去给自己的房子打分，给邻居的房子挑毛病，给亲戚的难处找一个"原因"。这样用，它就又成了一张断语表，只是换了几个字母。

这本书里的每一条方程，都不是用来判别人的，是用来问自己的。公共空间里的人，家里的人，常常是一道写出这块土的人。你指着一处冻住的地方说"这是谁的错"，指着的手，也是写过的手。

所以，更好的用法是：把它当作一个问题，一遍一遍问给自己和你身边的人听。这个问题不吓人，也不需要谁来背书，它只是：这块土，现在冻在哪里？

◆ 放回日子里

最后，本书要把一件事交到你手上。

请你想一想，你现在住的、工作的、每天走过的地方，有没有一处，是你从来没有认真看过的？

可能是一条每天经过的走廊，一张用了很多年的桌子，一个总是关着的房间，一个"一直是这样"的角落。

请你找出这一处。

然后问它三句话：

第一句，它是为谁、为哪一种日子写的？现在的日子，还是那一种吗？

第二句，它冻在哪里？是砖和铁，是一句没人想改的话，还是一份放不下的记忆？

第三句，如果只能松开最小的一处，是哪一处？

不用马上改。先写下来。过一两个晚上，再看一遍。如果这一处小到不会让任何人觉得被冒犯，大到你每次经过会注意，就从那里下手。

做完以后，别忘了回头。过一个月，问它一句：这一笔，有谁用了？怎么用的？然后再写一笔。

这是一件很小的事。可是你看，杜家的一年，也就是这样的一些小事。门口一格台子，朝北屋子的一张书桌，奶奶窗台上的一盆薄荷，小禾表格里的一个问号。

这些小事，没有一件改变了命。可它们让方程重新可以写了。

风水不是等着人去遇上的，是日子一笔一笔写成的；写得下去，就还有得改。

◆

附录

本书附录两件：方程诊断表，本书引用的两本附件书的页码对照。

附录一

方程诊断表（第 23 章）

◆ 一、这张表怎么用

第 23 章讲过，诊断不是一次填完的事。今晚填一栏，明晚填一栏，一圈填完，三个月后换一张新表再填一遍，留下旧表，看这家人的方程怎样一圈圈变。

步骤	要问的话	填写处
一、找固化点	家里有什么，想动动不了，或者动了又回去，或者大家绕着走？写成一句话。	固化点：_____
一、找固化点	这一处是 E（东西、地方）、D（日子的走法）还是 S（家里的样子）的冻住？背后连着谁？	属于：_____；连着：_____
二、查三方程	E=H(S,D)：这块土，和想要的样子、日子的走法，对得上吗？	成立／不等式；理由：_____
二、查三方程	D=G(S,E)：日子的走法，在这块土上顺吗？	成立／不等式；理由：_____
二、查三方程	S=F(D,E)：现在家里的样子，是我们想要的吗？	成立／不等式；理由：_____
三、查六路径	想走的那条路径（从哪头起手）是哪条？这块 E 对它是促进还是卡住？	想走的路径：_____；促进／卡住：_____
三、查六路径	SDE、SED、DSE、DES、ESD、EDS 六条，逐条记：E 在这条路上是推、不推不拉，还是拽？	推：_____；拽：_____
三、查六路径	卡住的地方，是外面有约束，还是家里自己的惯性？现在被推得最顺的路径通向什么样子？	卡点：_____；通向：_____
四、查三原理	S 与 D 顶撞→E 变：转得动吗？	转／不转；证据：_____
四、查三原理	D 与 E 顶撞→S 变：转得动吗？	转／不转；证据：_____
四、查三原理	S 与 E 顶撞→D 变：转得动吗？	转／不转；证据：_____

步骤	要问的话	填写处
五、定方案	最堵的是哪一处？这一次只动它。动 E、动 D，还是动 S？	方案：_____
五、定方案	有没有一个不靠意志的小支撑？	支撑：_____
六、回看回写	一周后：方案还在吗？一个月后：撑住的是哪一点？三个月后：有没有新的苗头？	记录：_____
六、回看回写	有效的部分，沉成了什么东西、什么规矩、什么节律？复查日是哪天？	回写：_____；复查日：_____

这张表查的是日子和空间之间对不对得上，替代不了医生。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附录二

本书引用的两本附件书：页码对照

◆ 一、先说清楚这两本书

本书引用的旧书，来自著者邬燕琴提供的 20 页书页照片，是两本现代出版的通俗风水书。附件书一讲玄空飞星，书名不详；附件书二是《图解寻龙大侠赖布衣真传阴阳宅风水绝断》。它们不是古籍原件。书中凡引用，每处不超过十五字，其余是转述大意；页码是照片上能看到的页码。

◆ 二、本书用到的页码

书	页码	书页上是什么	本书用到的章
附件书一	192 页	下元九运辰山戌向，各山各水断语	第 6、7、15、21 章
附件书一	170 页	下元八运壬山丙向，各山各水断语	第 6、7、15、21 章
附件书一	283、282 页	坤卦、兑卦的天劫、案劫、地刑位图解	第 14 章
附件书一	257 页	先天八卦与后天八卦的对照	第 14 章
附件书一	225、224 页	申庚八煞、庚申八煞	第 20 章
附件书二	347 页	室内设计必知风水知识：大门、大厅、厨房	第 8、9、11、12、18、20、22 章
附件书二	346 页	室内设计必知风水知识：开篇论气	第 9、11、14、17、22 章
附件书二	400 页	房子与断语的篇目，页上附九宫盘	第 5、7、10、14、15、21 章
附件书二	208、209 页	长生水法出水图	第 10、19 章
附件书二	33 页	水字房、拆屋只拆一半	第 7、8、11、13、22 章
附件书二	43 页	屋顶主梁不直的图示	第 16、20 章
附件书二	61 页	三箭射屋，门前蛇行路	第 4、7、11、16、20 章
附件书二	85 页	屋西有水池，屋后有山	第 1、3、5、6、7、11、16、19 章

◆ 三、读这张表要小心

凡健康、凶事类断语，本书只分析它们是怎样被写成的，不把它们当事实，也不据此给任何人下判断。旧书说的「当运」二字，是本书第 21 章用的主要书页证据；两页山向不同，不能当作同一座房子前后两运的对照。

参考书目

1. 附件书一：玄空飞星类通俗风水书，书名不详，著者邬燕琴提供书页照片（见附录二）。
2. 《图解寻龙大侠赖布衣真传阴阳宅风水绝断》，现代通俗风水书，著者邬燕琴提供书页照片（见附录二）。
3. 德麦国际第 425 号《器官发生学导论》，王德生、胡敏著。本书沿用其中的三方程、六路径、三原理与三维九宫的用法。
4. 德麦国际第 448 号《何谓生理适应？》，王德生著。本书沿用其中固化、结算的用法。

本书的参考书目只列直接用到的材料；书中的陪读人物与情节均为虚构。

判　词

风水不在地里，
在日子一天天
写进土里的痕迹里；
写稳了就冻住，冻住了人们叫它命。

——本书判词

一座房、一块地、一面镜子，进到一家人的日子里，都是一个新的 E。它和这家人已有的走法、想要的样子配不配，是不是让三条方程都还成立、六条路都走得顺，就是风水好不好。

本书不看吉凶断语，看它们是怎样被写成的：历代住户的结局，一笔笔沉进土里，又被当成了先天的规律。

写得下去，就还有得改。从看风水，到写风水。

解冻，然后重写。

ISBN 979-8-90690-173-6

德麦国际出版社 ·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德麦国际专著第 482 号 · 九编二十八章 · 约 28 万字
定价 US$20.00